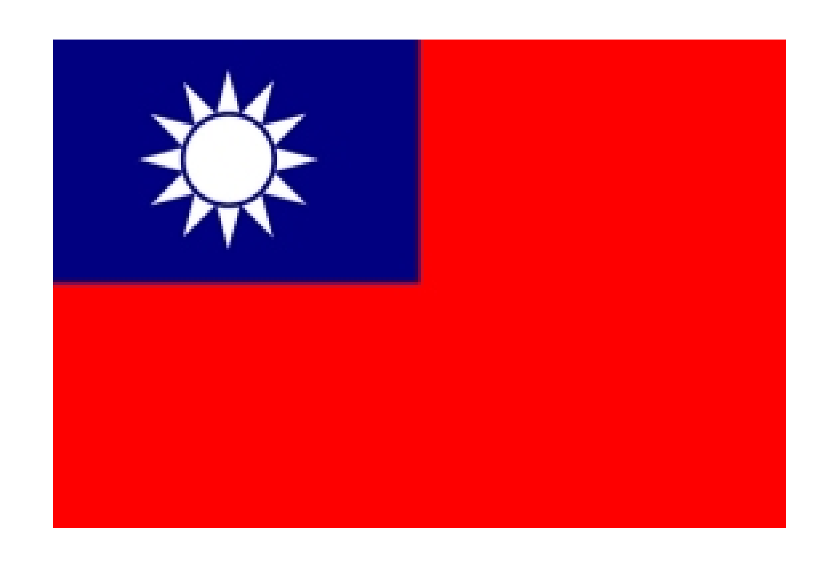


目　　录

原第1卷《边境会战与迟滞行动》

原第 2 卷《确保釜山防御圈》

原第4卷《仁川登陆作战》

原第5卷《联合国军反攻和中国军队介入》

朝　鲜　战　争

——边境会战与迟滞行动（原第1卷）

〔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 编

高　培　裴山　译校

第一章　作战背景

“力量的均势一旦被打破，就往往容易发生纠纷。”

——汉森·保尔德温

一、一般形势的发展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解除驻朝日军武装的美苏两军的分界线，定为北纬38度线（下称三八线）。可是，这条三八线原封不动地成了苏美两军占领朝鲜的分界线，它们各自推行不同的占领政策，不知不觉地便成了边境线。美苏两国企图以各自的立场统一全朝鲜，表现为当时东西方的冷战，终于未取得一致的意见。

1948年8月，南部的大韩民国（以下简称南朝鲜，引文用韩国）独立，第二年9月北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北朝鲜）宣布独立。朝鲜终于出现了两个国家，彼此主张本国政府是全朝鲜的政府，各自为在本国的领导下统一对方而斗争。

南北朝鲜围绕着统一的斗争，从建议美苏两国撤军，或开始部分撤军时起，也就开始表现在军事方面。如1948年10月，丽水发生南朝鲜军队叛乱事件，接着，波及到浦项、大邱、春川等地。叛乱失败的革命军，以智异山、普贤山、太白山、五台山等为根据地转入游击活动。这支游击队，当初估计约有2500人，到1949年春增加到约2万人，控制南朝鲜约40%的地区，宣称：“白天是大韩民国，夜晚是人民共和国”，曾一度达到威胁南朝鲜独立的程度。但是，这些游击

活动受到南朝鲜军队的讨伐，到第二年春已大体被平息下去。另外，象是与游击活动相呼应似地，从1949年春天起屡次发生边境纠纷，其规模从瓮津半岛的团级交战，发展到开城的师级交战。关于这一点，南朝鲜公开史料称："包括6次交战在内共发生300余起"，北朝鲜史料称："在1949年1年之内，南方即向北方越境达1836次之多"。

二、南北朝鲜的国力概况

南北朝鲜除军事方面的纠纷以外，还继续进行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争端，遂于1950年6月开战，开战直前南北朝鲜国力（军事力量除外）之概况如下表：

开战时南北朝鲜国力之概况（军事力量除外）

	南朝鲜	北朝鲜	比较
地理	1.面积为全朝鲜的42% 2.耕地为全朝鲜的60% 3.海洋性气候，温暖 4.资源有钨、煤等。缺乏铁矿和水力资源是致命的弱点。除农业外，别无特长。	1.面积为全朝鲜的58% 2.耕地为全朝鲜的40% 3.大陆性气候，严寒 4.资源：水力资源、铁矿、煤、黑铅都很丰富，钨、锰占世界生产量的70%。木材、石灰石也很丰富，可以工业立国。	北方具有工业立国、自给自足的条件；南方除农业外，缺乏建设现代国家的自然条件。

（续表）

开战时南北朝鲜国力之概况（军事力量除外）			
人文	1. 人口2100万人，其中，二次大战后从北方来南方约200万人。 2. 据说祖先为海洋系种族，忠厚老实的人多。	1. 人口900万人。 2. 据说祖先为大陆系种族，富于积极进取的气质，勤劳的人多。	北方的人受自然的锻炼程度高，南方的人在温暖的气候风土条件下生活，性情温和。
经济	1. 是农业国，70%的人从事农业。 2. 由于农具和肥料不足，灾荒年多，贫农多。 3. 因缺乏电力，轻工业也不发达，失业者很多。 4. 因不可能自立，只能靠美国的援助维持生计，通货膨涨严重。	1. 具有自立态势，1948年度的生产额达到1945年度的5倍，充满活力。 2. 过去粮食不足，也有可能自给。 3. 可以进行军需生产，重工业非常发达。 （摘自1949年9月9日金日成将军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时的报告）	
国际支援	美国想把南朝鲜作为自由的橱窗。提供的军备只可防御，而不能进攻。	有迹象表明，苏联从一开始就提供了用以武力统一朝鲜的军备。	部队的素质不同。

三、南北朝鲜的军事力量概况

北朝鲜军队的建立与发展　北朝鲜军队的核心，据说是金日成从苏联带领回来的约500名有战斗经验的骨干分子。

金日成在苏联军队的全面支援下，首先依靠手中掌握的警察和保安队登上首相的宝座，但到1948年2月苏军开始撤

军之前，便公布已经有了朝鲜人民军。其速度之快是相当惊人的。不过，实际上他们于1945年12月已暗地里在苏军的指导下，创建实质性的军官学校，同时在朝中边境附近建立起军事基地，在江界、中江、甲山设立空军、坦克、炮兵、游击队等训练所，培养出了一批中坚干部。

苏联在撤军时，留下了3000人的顾问团，起初，在北朝鲜军队中直到连一级都设有顾问，1个步兵团的顾问多达30人。北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中有斯米诺夫少将（后为瓦里西科夫中将）以下数十名顾问，顾问团长为前占领军司令夏科夫上将。这位上将兼任大使，而实质上相当于北朝鲜的元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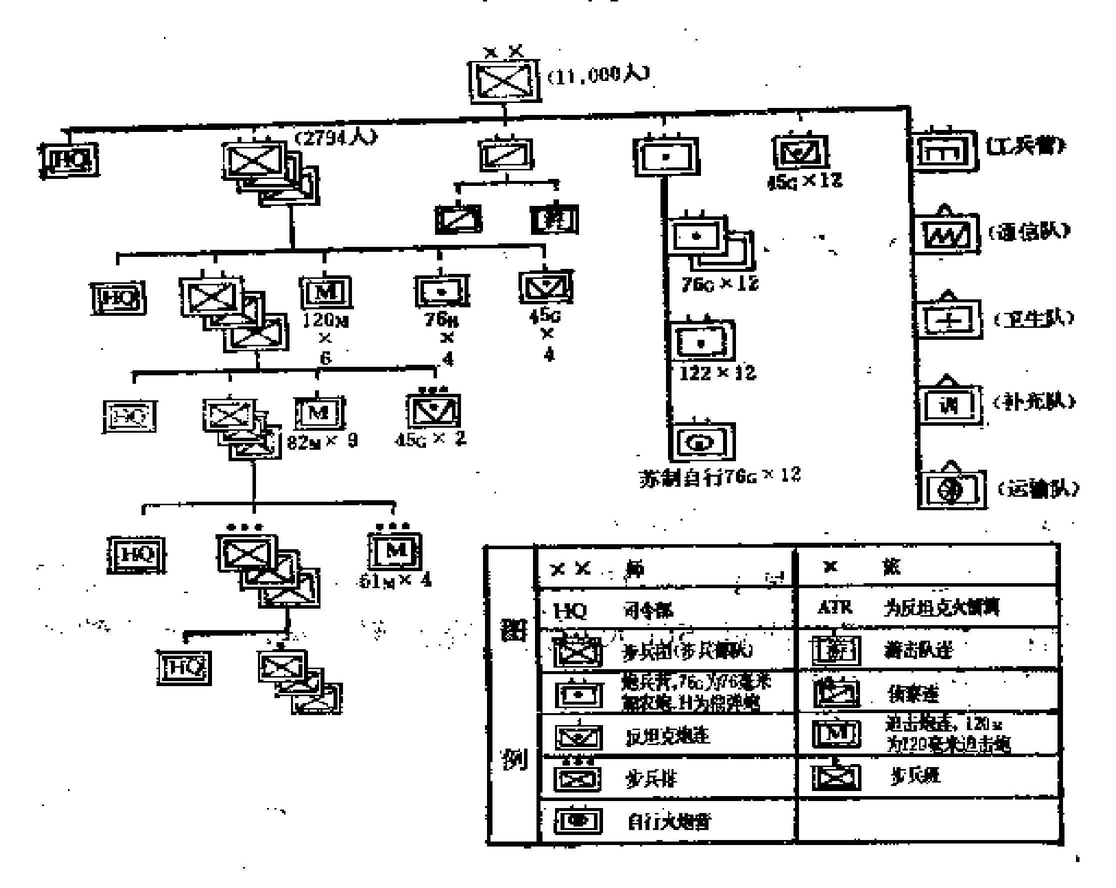
北朝鲜军队的编制、装备、训练及战术都是按苏联模式，条令是翻译的苏军条令，并特别重视政治教育。

在南朝鲜有影响的报纸《东亚日报》上连载的“某反共俘虏的手记《望乡》”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苏联教官的工作情形、教育方法、对北朝鲜人的态度及北朝鲜人对苏联的感情。

北朝鲜军队，以保安队为基干，在1948年2月以前即建立起4个师和5个边境警备队，并在秘密基地大力加强了空军、坦克、炮兵和游击队。

美国公开史料称：“1950年1月初，苏、中、北朝鲜首脑在北京会晤，似乎决定了武力进攻南朝鲜的问题”。从那时起，北朝鲜军便加紧扩充和训练，军需工厂开始疏散到山里。1949年末，北朝鲜只有4个师的兵力，到爆发战争的1950年6月，6个月的时间内兵力增加约2倍。开战时，北朝鲜军队的总兵力为：人员13.5万人，坦克150辆，火炮600门，飞机196架，齐装满员的步兵师8个，简编的步兵师2个，独立团2个，装甲旅和装甲团各1个。此外，还有5个警备旅和国内治安部队。各部队的概貌如下。

北朝鲜步兵师编制表



北朝鲜步兵师的编制如上表，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军师的缩小。与苏军编制显著的不同点是缺少坦克、重炮和补给维修部队。这大概是考虑到朝鲜的地形和对付南朝鲜的军队。

北朝鲜军队的特点是：发展壮大的速度快；新编的部队虽多，但素质很高。看来那是因为把参加中国军队的朝鲜人部队和兵员编入了北朝鲜的军队。例如：北朝鲜军队中担任进攻的7个师，有1／3的兵员是经历过抗日战争和中国解放战争的老兵。但是由于各师中，原中国部队（兵）的数量不同，编成时间有早有晚，所以各师的素质也有差别。

第1师　是最老的师之一，创建于1947年3月，大都是从苏联回国的军官。有1个步兵团是原中国团，其余的团里也编有相当数量的原中国兵。

第2师　是与第1师同时创建的师。军官和军士中的很多人是从中国回国的，但没有原中国部队。

第3师　创建于1948年2月，从最初就是齐装满员师。大部分军官是从苏联回国的，原中国的军官很少。据说，部队士气高昂，战斗力最强，进攻时同第4师一起使用于主攻正面。

第4师　这个师的军官也大都是从苏联回国的，称为精锐师，有1个团是原中国团。

第5师　是原中国第164师，1949年7月从中国东北调到清津，在那里征召3500人新兵补充到部队里，完全改编成北朝鲜军队的编制。

第6师　也是原中国的第166师，是1942年从日本关东军逃亡的朝鲜人集中起来编成的师，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部队。

第7师　是把编入中国的第139、140、141、156师的朝鲜人集中起来，于1950年4月上旬在元山编成的。只有这个师是1.2万人，超过定员1000人。因为它是在开战前2个月编成的，所以在团结上和训练上都存在些问题。开战后不久即改称第12师。

第10、13师　这两个师都是以从中国东北回国的部队为基干编成的。第10师于1950年3月在肃川创建，第13师于同年6月在新义州创建，满员率都很低，开战时每个师只有60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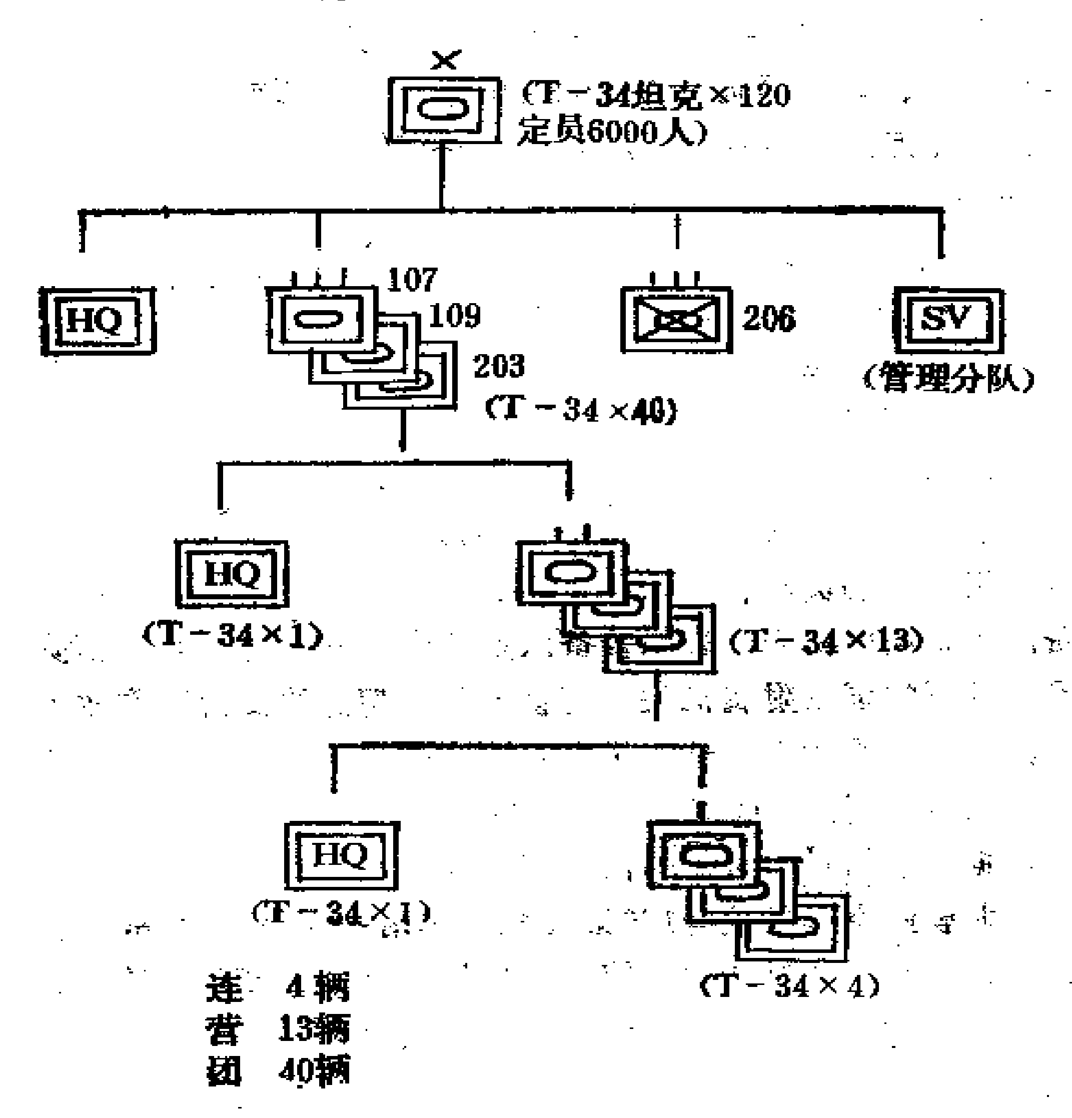
第15师　是以从苏联回国的军官和原中国的军官为基干，于1950年3月在会宁编成的。但是由于离开战只有3个

月的时间，所以训练很不充分。

2个独立团　是游击部队第766团和第12摩托车侦察团。游击团由在甲山训练过的3000名游击队员编成，第12团由2000人编成。

装甲旅　编制如下表。这种编制，看来与苏军的旧坦克

第105装甲旅编制表



旅一样，其主要任务是直接协同步兵行动，而不是独立运用。

独立装甲团　由30辆新型坦克编成，在即将开战的时候出现在中部战场上。据说，这个团是由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坦克学校训练的第二代朝鲜人编成的团。

北朝鲜军队中的大部分坦克兵都是从苏联回国的，这些朝鲜人大部分不会说朝语。他们被称为苏朝人。

坦克是1949—1950年制的T—34。这种坦克是称为莫斯科保护神、苏联军队引为自豪的坦克，重量35吨，主炮85毫米，装甲厚度40～45毫米，时速53公里，装备弹数55发，行程约30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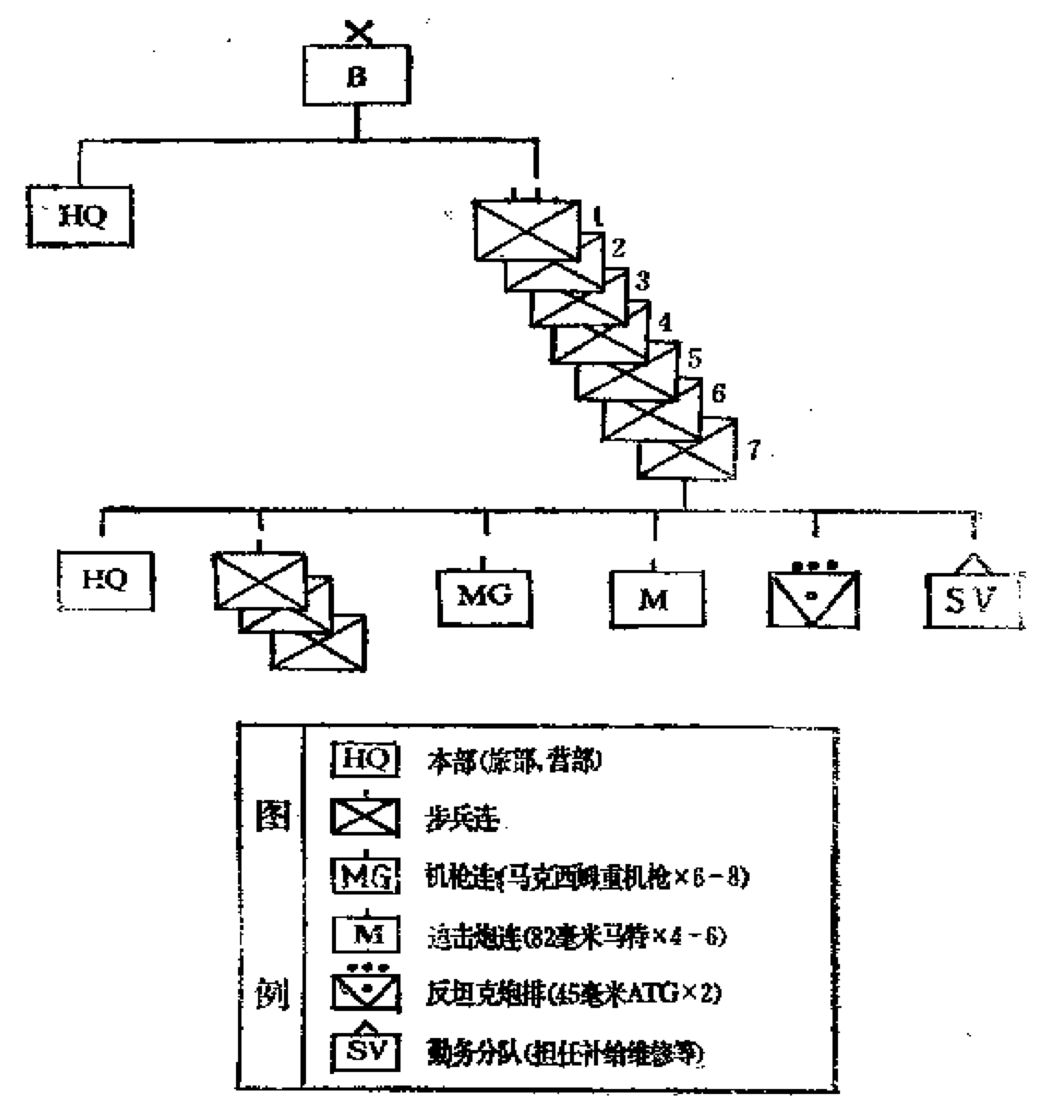
除上述之外，据《望乡》报道，还建立了独立炮兵团、120毫米高射炮团、通信、工兵、铁道兵团等。

除正规军以外，还有保安部队，定员5万人，由边境、正规、思想警备队组成。边境警备队战斗力较强，实际上它是开战后建立的师的前身。由第1（5000人）、第2（2600人）、第3（4000人）、第5（3000人）、第7（4000人）各旅组成，满员率各不相同。编制7个营，如下表。正规警备队负责国内治安，思想警备队是秘密警察，这些特殊部队是北朝鲜的国家附属机关，南朝鲜对北朝鲜的秘密工作做不通，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机关的活动有关。另外，北朝鲜进入南朝鲜以后，在占领区域内能够迅速地进行人力物力动员，据说也与这些机关的活动有很大关系。

北朝鲜空军总数有180架飞机；实用机为雅克型战斗机40架，战斗轰炸机70架，侦察机10架；全部是苏联制造的。

北朝鲜海军有16架巡逻机和鱼雷艇等小艇，并没有什么威胁。

北朝鲜警备旅编制表



共产党军队的特征　北朝鲜军队中也配备有政治军官。两名副指挥官中的1人就是政治军官，称为担任文化的副职，负责政治部门的工作。其地位和编制系统，与苏联和中国不同，属于参谋，实际上是直接负责党的工作的干部，后来改称政治委员了。

北朝鲜军队的人事有许多不明之点，主要职位都由从苏联回国和从中国回国的人占据，日本的旧陆士①和伪满洲国军队出身的人未被录用。据说，也有特殊的例子，北朝鲜第5师的工兵营营长金元奎上尉是陆士58期的，是个多年的上尉，在洛东江渡河作战中溺死了。根据《望乡》报道，非工农出身的不任用为军官，军官不足，就把以往的联络员和勤务员一举提升为连长或翻译，昨天的少尉，有的今天就成了少校。

北朝鲜各军的装备都是苏联制造的。有人认为，是苏联撤军时留下来的。但从战争初期缴获的武器、通信器材、车辆等直到药品却都是1948年～1950年的苏联制品。这些装备和补给品，肯定是1950年春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运到清津港一带卸上岸的。

1950年春末，这样发展起来的北朝鲜军队，一边勤奋地进行苏联式的训练和政治教育，充实装备和补给品，一边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南朝鲜军队的建立与发展　南朝鲜军队的前身是1946年1月创建的朝鲜警察队，1947年1月的实力约为5000人。尔后，为了加强镇压不断发生的暴动、游行示威等，1947年4月增加到1万人，同年7月达到1.5万人，名称也改为国防警备队、海上警备队。而且在1948年8月独立的同时，把以往的8个团改编成5个旅，其名称也改为“国防军”。以后在继续改编成师的过程中，发生了丽水的叛乱事件。为了镇压叛乱和随之而来的讨伐游击队，以及受到多次发生的边境争端的刺激，到1949年5月便发展成为5个师又1个旅，同

① 陆士系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人。——译注

年8月又进一步增强为8个师。但是，这些增强和改编工作，都是在肃清部队内部的共产党分子、加强政训工作及讨伐游击队的过程中，一面对付边境争端一面进行的。1950年春，南朝鲜军队的总兵力已达到：人员9.8万人，装甲车27辆，火炮89门，飞机32架。

南朝鲜军队的领导人员构成极为复杂。有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有出身日军志愿兵的，有些则是学员兵出身的。以上总称为日本派。其中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刘升烈、蔡秉德等七、八个人是南朝鲜军队中的核心力量。此外，还有像白善烨等出身伪满洲国的将军等。

据说，一般的官兵有应征在日军中服过役的，有原来的警察，也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北朝鲜逃过来的人（称为"越南人"），大部分军士都是应征在日军中当过兵的人。

师的编制如下表。北朝鲜军队各师基本上按编制编成；而南朝鲜军队的师，其编成、装备、训练均各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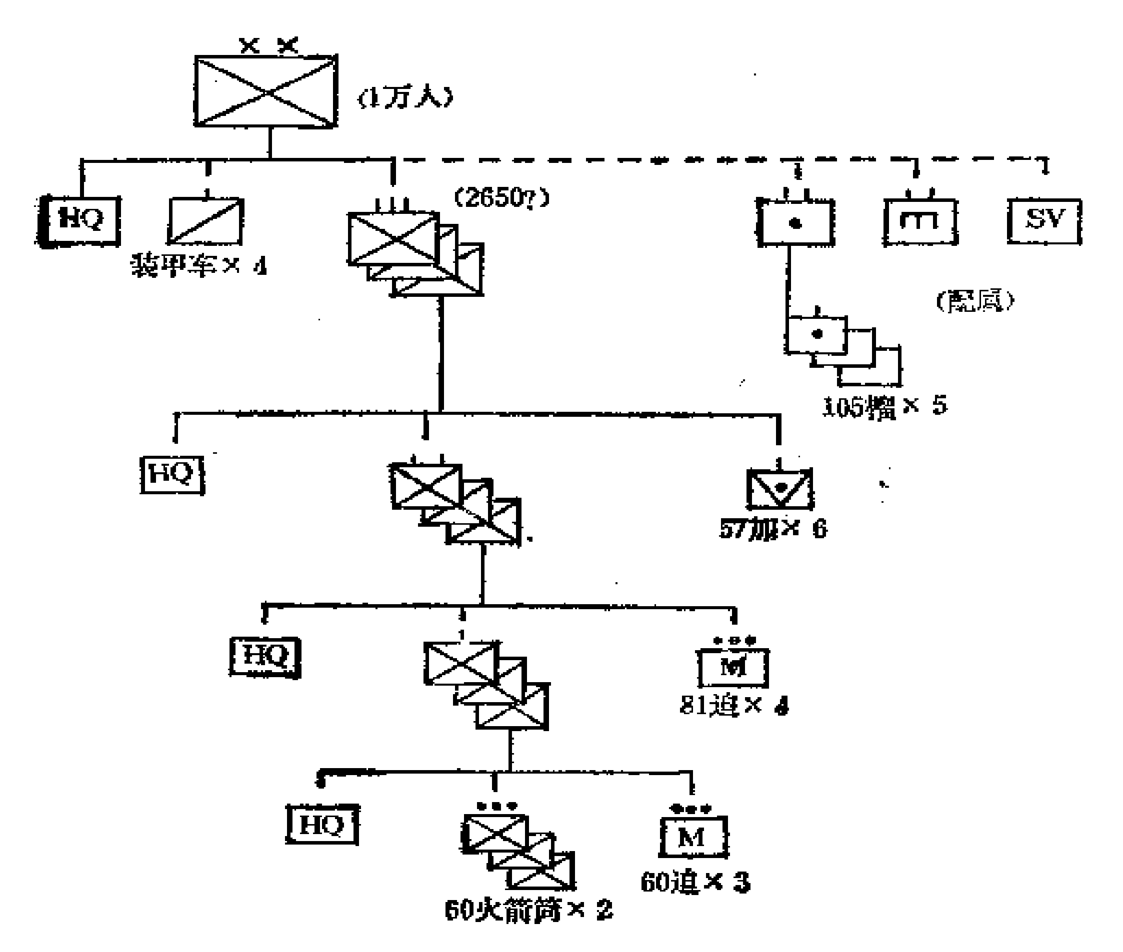
第1师　配置在最重要的正面开城方向，由第11团（2527人）、第12团（2728人）、第13团（2578人）组成，配属有炮兵、工兵营等，现有人员9715人，师长是当时28岁的白善烨上校。

第2师　由第5团（1895人）、第16团（2408人）、第25团（2210人）组成，有炮兵、工兵营，现有人员7910人，驻扎在大田周围，专门讨伐小白山脉的游击队。师长是李亨根准将。

第3师　由第22团（2646人）和第23团(2587人)两个团编成，无炮兵和工兵，现有人员7059人，驻扎在大邱一釜山附近，专门讨伐游击队。

第5师　由第15团（2119人）、第20团（2185人）和第1独立营（698人）组成，无炮兵和工兵，现有人员7276人，驻扎在光州附近，专门负责维持全罗北道、全罗南道及智异山周边的治安。师长是李应俊少将。

南朝鲜军队的师编制表



第6师　由第7团（2411人）、第8团（2288人）、第19团（2168人）组成，有炮兵和工兵营，现有人员9112人，守备春川正面的中部山岳地带。师长是金钟五上校。

第7师　由第1团（2514人）、第3团（2487人）、第

9团（2419人）组成，有炮兵和工兵营，现有人员9698人，守备据认为最重要的议政府正面。师长是刘载兴准将。

第8师　由第10团（2476人）、第21团（2467人）两个团和炮兵、工兵营组成，现有人员6866人，守备东海岸道正面。师长是李翰林上校。

首都师　由第17团（2500人）、第2团（2615人），第18团（2778人）组成，现有人员7061人。第17团由白仁烨上校指挥担任瓮津半岛的警备，师主力是仪仗队，驻扎在汉城市内的龙山，不可能期望它有什么战斗能力。师长是李钟赞上校。

装备　守备三八线的师有足够数量的步枪和卡宾枪，并配备有塔载37毫米加农炮的装甲车（侦察队用）。但是，负责讨伐南部游击队的3个师，装备是很差的，主要的步枪都是旧日军99式步枪。

补给品　由于边境纠纷和讨伐游击队，基本上已经消耗完了。据1950年6月末估计，15%的武器、35%的车辆已到报废的程度；缺乏备用件；弹药和油料只有战时所需的1～2日份。据说，美军担心李承晚总统的北伐论，更加限制对它提供补给品。

训练　各部队有很大的差别。在部队创建时期，由于北朝鲜地下工作的干扰，发生了丽水叛乱及春川的逃亡事件等，又由于忙于讨伐游击队及对付边境纠纷，没有时间进行统一的现代化的训练，开战时刚结束连训练开始营训练。特别是反坦克战斗、陆空协同训练等尚未进行，据说，大部分军官还没有见过坦克。但是，有一部分选拔出来的青年军官，已派往驻日美军部队接受现代化的教育。

海、空军　都在摇篮时期，作为战斗力还不能指望它

们。

两军的战斗力对比　南朝鲜师和北朝鲜师的火力对比，如下表所示。

师的武器装备比较表

武器＼国别		南朝鲜	北朝鲜	备考	
定员		1万人	1.1万人	比	分析
迫击炮	60毫米	81门	108门	1：1.3	多山的国家，这个比例有重大意义
	81～82毫米	36	81	1：2.3	
	120毫米	0	18		
野战炮	76榴 76加	0 0	12 36	门数比 1：4	如果加上质量问题，其差距大得无法可比
	105榴	15	0		
	122榴	0	12		
反坦克炮	57加	18			
	37加	数量不明	0		
	45加	0	42		
掷弹筒等	14.5毫米掷弹筒，60火箭筒	约200	36＋a		掷弹筒是步兵用，a表示数量不明
通信		无线电开通率差			注：榴是榴弹炮，加是加农炮

引人注目的是，北朝鲜师中有18门 120 毫米迫击炮，而

南朝鲜师中没有，火炮的门数相差很大。南朝鲜师的105榴弹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步兵团使用的，有效射程为6525米，是M3型。与此相比，北朝鲜师炮兵的射程是：122榴弹炮11710米，76毫米自行火炮11260米，76加农炮13090米。在多次边境纠纷中，北朝鲜军队的炮兵在南朝鲜军队的炮兵射程之外从容不迫地射击，其秘密就在这里。进行火力比较时，往往使用每分钟的弹药发射量比，而按弹药发射量比，则北朝鲜师为10，南朝鲜师为1。

以上是南北朝鲜的师在编制上的比较，南北朝鲜军队的综合战斗力概要如后表所示。这个表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北朝鲜军队有坦克，而南朝鲜军队中没有坦克，也不掌握有效的反坦克手段。这一点对边境会战的胜败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其中有这样的理由：驻朝鲜的美军顾问团判断"韩国的地形不适于使用坦克"；由于缺乏关于北朝鲜军队的坦克的情报而发生了估计错误。南朝鲜方面从多次边境纠纷和秘密情报中了解了北朝鲜军队的实力。而且似乎也查明了北朝鲜的坦克是T—34。因此，为了对抗T—34，国防部长申性模于1949年10月，向美国军事顾问团提出了提供193辆M-26坦克（3个营分）的请求。但是，顾问团回答："你们国家的地形、道路网特别是桥梁不适于使用坦克……北朝鲜的坦克是旧日军的，不必担心"，而没有答应这个请求。在此之前，李承晚总统在1949年4月，向美国派遣特使赵炳玉，为了把当时只有6万人的国防军扩编成10万，请求提供必要的装备时，美国也只是提供了5万人的装备和6个月份的补给品。

判断　南朝鲜判断："北朝鲜军队的兵力为17.5万人，拥有优势的炮兵、坦克和空军，出现万一的情况很危险"。

但是，美国顾问团却判断："北朝鲜军队的兵员是117357人。可能拥有炮兵和旧式坦克，韩国军队可以击退它"。（美国公开史料）就是说，美国军事顾问团始终抱有这样的见解："韩国军队攻则不足，守则有余"。这个判断上报华盛顿和东京，它就原封不动地成了美国政府和远东战区司令部的判断。关于这个问题，战后出了许多回忆录，其中有如下的记述。

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情报部长威洛比少将在他编著的《麦克阿瑟和朝鲜战争》一书中写道："东京曾多次警告过华盛顿，而华盛顿总是不介意。华盛顿认为：'朝鲜是世界上第7位的危险地区'"。

对此，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麦克阿瑟报告韩国军队能够抵抗北朝鲜军队的进攻，报告韩国军队的训练处于令人满意的状态，因此，留下500人的顾问团后撤军了。……对南朝鲜军队加强军事援助的问题，由于共和党的反对未获通过。……我们知道，如果北朝鲜军队发动全面进攻，李承晚政权是危险的"。

与此相反，我认为北朝鲜方面对敌我双方战斗力对比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南朝鲜有无数北朝鲜的地下工作者、间谍和南朝鲜共产党员，特别是因为有以1950年4月叛乱罪被检举的宋虎声准将、第6师副官宋渊岩少校、以及国防部情报处的军官等约100名内应，取得南朝鲜军队的情况，做了报告。

四、两大阵营在远东的军事力量概况

美国军队的状况　当时的美军已迅速完成复员工作，根

据大规模报复战略和削减军事预算的要求，美国陆军的员额削减到63万，现有人员59.2万人。这些兵员编成为11个师和9个团战斗群①；部署在西德2个师，地中海方面相当于1个师，日本4个师，本国4个师（1个装甲师、1个空降师、2个步兵师），冲绳、夏威夷、阿拉斯加等各1个团战斗群。

远东美陆军主力是第8集团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尔顿·沃克中将，司令部设在横滨，直接指挥东北、北海道的第7师、关东的第1骑兵师、关西的第25师、9州的第24师等4个师。

远东空军的主力是第5航空队，其主力是防空战斗机，为了防备苏联，主要是部署在北日本。

远东海军以巡洋舰为旗舰，由4艘驱逐舰和若干艘运输舰组成。

远东的这些美军，都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之下。麦克阿瑟将军既作为联合部队指挥官，统一指挥美、英、澳军统治日本，又作为美国远东部队司令官指挥陆、海、空三军，负有确保远东特别是日本的责任，还作为远东陆军司令官，负责日本、琉球的安全。

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对朝鲜的防务却不负任何责任。南朝鲜是由国务院管辖，以威廉·罗伯特少将为首的48名军事顾问团成员，都在美国驻南朝鲜大使莫西奥的指挥下工作。因此规定，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获得的军事情报，直接报告华盛顿，抄件送东京。

苏联军队和中国军队　远东苏军的装备是二流水平，拥

① 团战斗群，就是加强团。——译注

有35个师的陆军和多达数千架飞机的空军。据认为，其登陆和空降作战能力不足，但是，它的庞大的陆军，对南朝鲜、对美国却都是不安的因素。

中国在1949年12月把国民党政府赶到了台湾，1950年4月解放了海南岛，完成了大陆的统一。其第3野战军集结在台湾正面，表现出要解放台湾的气势；第4野战军的主力正在返回华中和华北。

两大阵营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及其配置，如下表所示。

两大阵营在远东的军事力量配置表

	社会主义阵营		资本主义阵营	
陆军	北朝鲜	10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1个坦克团，2个独立团，5个警备旅。(13.5万人，150辆坦克)	南朝鲜	8个师（其中有实力的是4个师）（9.85万人）
	中国	约200个师300万人，其中东北30个师,40万人	美国	4个师和1个团战斗群
	苏联	远东苏军约35个师	台湾	约10个师
海军	北朝鲜	巡逻艇×16，其他	南朝鲜	巡逻艇×4，其他
	苏联	第5舰队	美国	远东舰队：巡洋舰×1,驱逐舰×4,其他。第7舰队：巡洋舰×1,航空母舰×1,驱逐舰×6,其他
	中国	若干		

续表

	社会主义阵营		资本主义阵营	
空军	北朝鲜	战斗机×40，战斗轰炸机×70，侦察机×10，	南朝鲜	F—15×10
	苏联	陆军飞机约2500架 海军飞机约 700架	美国	第5航空队(战斗机×350～400， 轻轰炸机×200，侦察机×150，运输机×100）（日本） 第20航空队（战斗机×75，轰炸机×36）（冲绳） 第13航空队（战斗机×75）（菲律宾） 战略空军（B—29）（关岛等地）
	中国	若干		
概观		陆军极为强大，有进攻能力，但是海、空军处于劣势		(1) 美国已声明，南朝鲜在其防线之外。 (2) 陆军极弱，但海、空军占优势。 (3) 陆军长期担任占领任务，满员率低，缺乏临战态势。
其他				日本已无能力，台湾一筹莫展

五、气象和地形的影响

地形　朝鲜半岛几乎全是山。耕地占总面积的22%，这个比例虽然比日本稍多一些，但却没有象日本的关东平原与长野盆地等那样的广阔平地。即使在汉城至釜山铁路和公路

干线的沿线，要找到一块4公里平方的盆地也是很费劲的。

南朝鲜的脊骨是太白山脉和小白山脉，从这里又分出东岭、芦岭山脉等分支，这些高山地带生长着落叶的针叶和阔叶等原生树木。在这些山脉与山脉之间，也全是顶部较平坦而坡度很陡的山和丘陵。而且其坡度一般都在40～60度，所以，坦克无法攀登。大部分丘陵，步兵攀登起来也很困难。

水系从北到南有临津江、汉江、锦江、蟾津江、洛东江等5条江；流向为由东向西或由北到南；都形成战术上的重要地线。村落周围的小山，是红褐色的秃山，据说，这是李王朝500年的弊政之一。自生小灌木的山也很多，但还不足以利用来遮阴和隐蔽。因此，下大雨时小河就会一下子泛滥形成急流，所以山间的河流象天然防坦克壕一样冲刷的很深，山间的水田也大都是没膝深的湿田。

地质是水成岩，除山顶的露岩部分外，构筑工事比较容易。

道路网较少，汉城—仁川，汉城—大田—大邱—釜山，釜山—马山—晋州公路是双车道，除此之外，大都是自然的单车道路。而且多数桥梁是负荷2吨的木桥。

村落大都是木质家屋，贫农的房屋是土墙草顶，看上去象跪伏在大地上似的。这些家屋易起火燃烧，很少能作为防御据点利用。

气象　是大陆性气候。1950年是30年以来的梅雨期无雨，夏季特别炎热。从7月中旬到8月，在无遮阴处的战场上，好多天气温都高达42～44.5摄氏度，由于这异常的高温，山间的水田往往都笼罩着晨雾。

给战斗带来的影响　最重的是坦克只能沿道路通行。因此，进攻的坦克除了在道路上前进之外别无他法，防御者不

过在道路的两侧摆开四、五辆坦克。美国军事顾问团断定"在朝鲜不能使用坦克"，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次，是树木少，便于监视和观察，容易发扬空中和地面火力。但是反过来，遮阴处少，天气炎热，会加剧体力的消耗。

另外，30年来少有的梅雨季节无雨，便于美国空军活动，但山间的晨雾却常常妨碍空中和地面发扬火力，不利于依赖火力的防御者，有利于以机动为主的进攻者。

从北面通往釜山的主要接近路和适于阻止其接近的重要地线有：东海岸公路，中央公路，汉城—釜山公路干线，以及通往全罗道的迂回路，都是重要的道路；河流和山脉，形成了交互阻止来自北面的进攻的重要地线。战斗就是在这些道路和重要地线进行的。

第二章　边境会战

"一个将军，即使在一千当中只有一分危险时，也必须做好随时对付它的准备。"

——拿破仑

第一节　战争爆发前南北朝鲜的形势

一、南朝鲜方面

危机说与统一提案　1950年春，南朝鲜治安当局估计："有组织的游击队不过577人"，但是，尽管如此，3月初的一周之内仍有29次游击队袭击，在边境上发生了18次纠纷。（美公开史料、《韩国的动乱》）而且，北方就要进攻的传说纷飞，北朝鲜军队似乎已集结到三八线的情报资料开始到手。这就是所谓三月危机说。但是，3月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5月10日，国防部长申性模发表声明说："北朝鲜军队已把兵力集中在三八线。据判断，侵略的危险正在迫近。"与此同时，向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和美国军事顾问团发出了警告。

5月11日，李承晚总统会见内外记者团，警告说："北边危机已经迫近。为预防不测事件，保障韩国的安全，除靠美国援助以外别无他法，但美国的援助量不能满足需要。因此，5、6月不知道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并再次要求美

国提供援助。同一天，海军部也发出警报，说有“国籍不明的舰船出没在近海”。

而且在5月14日，苏联的大型船舶在东海岸的朝鲜领海内航行，同南朝鲜海军发生了摩擦。

5月末，陆军部作战处长姜文奉上校，把对敌我战斗力分析比较的情况向国会提出了报告，说明了增强军事力量和做好防御准备的必要。下面的记录，是当时南朝鲜方面的估计。

> 兵力　北朝鲜军队由人民军、警备旅、游击队、民主主义青年训练所及海、空军组成，合计为18.4万人。而南朝鲜军队则约有10万人，国家警察约4万人。
>
> 装备　北朝鲜军队有609门野战炮，而我只有91门。敌人有坦克、装甲车272辆，而我只有装甲车27辆。敌人空军飞机有168架，而我只有联络机10余架。
>
> 训练　北朝鲜军队几年来专门进行了教育训练，而我军创建2年来，由于忙于对付叛乱和讨伐游击队，没有时间进行充分训练。
>
> 后方　在北方，军需工业已纳入轨道，并已生产武器。但是，我方的武器生产还处于试验阶段。
>
> (《韩国的动乱》)

这个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符合后来判明的北朝鲜军队的实际情况。这大都是靠情报局长张都暎上校的本领。据说，张上校也在多次秘密参谋会议上强调了“6月危机说”。但是，在面临5月末选举的国会上，几乎没有人考虑姜上校、张上校的建议。

5月30日，举行了第2次大选，执政党大败，其议席减少到总数的1／4，相反，左翼的大人物当选。总数210名议员名额分配是：执政党54，在野党23，无党派（倾向于在野党）130，左翼3。

但是，6月8日，北朝鲜方面向南朝鲜国民发出了呼吁，建议实现"除李承晚匪帮以外的全朝鲜的和平统一"。南朝鲜政府不予理睬，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出面调停，在开城西侧的砺岘，会见了北方的代表，但也无可奈何。

6月10日，北朝鲜建议交换软禁的"朝鲜独立运动的长老"曹晚植和被南朝鲜逮捕的李、金两名地下工作队长。南朝鲜予以响应，双方进行了会谈，最后未达成协议而告吹。

19日，北朝鲜再次提出了"为建立统一政府而派遣协议团"的建议。

由于这种和平攻势，南朝鲜方面的危机感象伊索寓言中"狼来了的故事"那样不知不觉地淡薄了，但是也流传着象暴风雨前的寂静那样令人可怕的消息。

人事变动 6月9日，南朝鲜军队的师长、团长级干部进行了较大的变动。这是蔡秉德总参谋长于5月中、下旬视察南部的治安状况和视察第2、3、5师等部队后做出的决定。前述的各位师长，都是这时任职的。据说，这一措施是加强边境师的人事措施的一环。另外，也有人说，是5月17日就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张景根出的主意，真实情况不得而知。

被任命为边境师师长的将军们虽然都是当代一流的人物，可是当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掌握部队，了解当面敌情和熟悉地形的时候，就迎来了战争。

联合国和美国当局表示乐观 在此之前，联合国为了对

多次发生的边境纠纷及南北朝鲜侵略的说法等不稳定的形势进行监视，1949年10月末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设立军事观察小组的决议。1950年3月4日，该小组由8名观察员构成，但是尚未到达南朝鲜。因此，由于南朝鲜5月危机的说法，紧急赶到南朝鲜，6月9日，其部分成员（澳大利亚的皮兹少将）前往三八线视察。

但是，6月8日，美国军事顾问团长罗伯特少将，在回答要证实危机说法的记者团的提问时，说明："韩国军队已达到世界水平。万一北朝鲜军队前来进攻，象以往的事例（瓮津、开城事件等）一样，韩国军队有力量将其击退"。

6月12日，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受到南朝鲜声明的刺激，询问美国军事顾问团："消息的真相如何？"回答说："没有遭受进攻的现实性征候。万一受到侵略，韩国军队也能够将其击退"。

6月19日，顾问团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得到了关于北朝鲜准备进攻的重要情报资料，不过缺乏用以判断的资料。这个情报资料的出处虽未加说明，但似乎有决定性的意义。

美国国务卿顾问约翰·杜勒斯于18日视察了三八线，未发现异常情况，19日在南朝鲜国会上发表了旨在"美国将在物质上和道义上援助韩国"的演说。22日在东京同麦克阿瑟将军会谈后，又表明了他的见解，他说："对于远东的形势，我是乐观的"。6月23日，中央情报局局长希伦凯塔海军上将在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上作证时说："据情报局所知，朝鲜是平稳的，现在和可以预料的将来，我认为不会发生问题"。另外，6月9日以来一直在视察三八线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小组，23日返回汉城，24日向联合国提出了如下要点的报告。

“北朝鲜军队在三八线南侧占据有利的突出据点。韩国军队进行了防御编成，因而不具有对北朝鲜军队实施大规模进攻的态势”。（南朝鲜委员会报告书）

部分人的焦虑　6月21日，南朝鲜情报局长张都暎上校，指示第1师师长白善烨上校和第9团团长尹忠根中校（驻扎抱川）要特别注意警戒；23日命令现地的谍报队潜入哨城里和梁文里正面；24日命令本部谍报队长金炳李从哨城里正面潜入，但是却始终未能获得预见25日事变的资料。

关于情报收集的缺陷问题，《韩国的动乱》的作者芮琯寿中校指出：一是由于谍报费少，二是无法把携带电台的间谍配置在北朝鲜。南朝鲜军队的谍报费，1950年4月比过去削减了2／3，只有几百万日元。相反，据被检举的北朝鲜地下工作员陈述，北朝鲜的1个谍报队，1年就花费1亿数千万日元。另外据说。无法把携带电台的间谍配置在北朝鲜，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有独特的警察机构和居民组织。

正是因为这样，南朝鲜军队直到最后的一瞬间，也未能查明北朝鲜军队的能力和进攻准备的程度。

陆军部的一部分人强调：“需要把南部的3个师迅速推进到议政府正面。议政府走廊自古以来就是从北部南侵时的进攻路线。”可是，美国军事顾问团的见解是：无需刺激北方”，大多数人仍固执己见：“担心南部的治安维持”，因而他们的意见被忽视了。（《韩国的动乱》）

南朝鲜军队知道北朝鲜军队拥有重型坦克，空军和炮兵也都占优势。而且，自叹自己的部队缺乏对抗手段。但是，军事首脑却既不加强阵地及准备破坏手段等，也不下令挖掘反坦克壕，更不积极研究反坦克战斗、加强训练及发展战斗

技术器材。南朝鲜军队虽然制定了紧急情况下的作战计划与动员计划，但是很不完备。而且，大部分军需品集聚在离三八线只有44公里的汉城。据说，国防部和陆军部许多人，热中于事务性工作，口若悬河地审议出入高级饭店禁止令和汽油节约令等。

开战前夜　6月24日（星期六）夜晚，南朝鲜军队的高级将领和美国军事顾问团参加了庆祝龙山兵器厂开厂宴会。当宴会结束时已临近深夜。在东京的热闹场所，第1、第7师的官兵们参加了昼间的庆典，又有比平时多的官兵度过欢乐的周末。据未加证实的消息，各师还接到了这样的电报："明天是值得庆贺的日子，可以允许比规定更多的人外出和外宿"。因此，除了春川正面的第6师以外，其余部队都允许比平时更多的官兵外出了。

24日夜，南朝鲜军队的61个营的兵力之中，实际上进入边境阵地的只不过是11个营。另外有25个营作为第一线师的预备队，驻扎在汉城—原州—三陟之间地区，下剩的25个营分散配置在南部地区，仍在讨伐游击队。各部队驻地的星期六之夜是和平、宁静的。

三八线上的步哨未发现任何异常情况。边境守备部队自6月11日以来虽然处于紧急状态，但由于3月以来屡次发出警报，所以，官兵们并没有感到特别紧张。官兵们虽然也有一种不知何时要发生什么事情的预感，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早晨发生。深更半夜，静静的天空开始下雨，黎明象往常一样雄鸡开始打鸣，三八线的北侧仍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以上主要是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料记述的情况，它论证南朝鲜方面受到了突然袭击。但是，北朝鲜方面则作了如

下论述。

北朝鲜方面的史料　根据“北朝鲜公开史料”① 第一章和《金日成选集》第二卷之一，北朝鲜方面认为“美国和李承晚匪帮按下列顺序准备了进攻”。

（1）4月末，以三八线的5个师编成2个军，并增强了炮兵和工兵。而且，把南面的3个师集中到汉城附近。

（2）从5月下旬起，频繁挑起边境争端，派遣间谍，加紧进行进攻准备。

（3）美军首脑相继集中到东京，研究作战，增强远东战区的部队，转入战时态势。

（4）我方在5月上旬查明了敌人的企图，在采取对策的同时，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方案。

（5）6月17日，杜勒斯前往南朝鲜，指示开战。

（6）李伪军6月21日下达战斗命令第29号，命令：“一、二、三地点的部队在6月25日5时一起发起进攻”。

敌人把大批兵力和战斗技术器材集中在三八线沿线地区。主攻为开城→平壤，助攻为涟川→元山。敌人为了严守有关突然进攻和作战的军事秘密，特宣布从6月11日起在三八线一带实行戒严，并下令：“不管任何人，来往三八线者，一律逮捕，如不服从就加以射击”。（李伪军“陆军部作战命令第78号)

① 主要指《朝鲜人民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史》。——译注

二、北朝鲜方面

南朝鲜方面的史料　南朝鲜的各种文献及“美国公开史料”等记述：北朝鲜军队进行了如下进攻准备。

（1）在民族保卫部工作的军官，起初约有200人，而到1949年秋已增加到4000人。(《望乡》)

（2）这年冬季，第6师在新义州，第5师在镜城进行了进攻演习。苏联军事顾问的讲评说：“是实战性的，但尚未达到现代化战斗的水平。（《望乡》）

（3）1950年初在北京会谈中，好象协商了武力进攻的问题。从这时以后，北朝鲜加紧扩充军备，并开始迅速加强了训练。（美国公开史料及其他）

（4）1950年2月，在中国东北部的间岛，工兵举行了突破筑城地带的演习，接着又在大同江上游实施了渡河演习。（《望乡》）

（5）3月中旬，撤走了离三八线5公里以内的居民。

（6）4月中旬，开始受领苏联提供的军用物资。受领地为罗津——清津地区，发送地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大部分武器是1946—1948年制造的，其中也有的是1949年制造的。渡河器材，要求提供渡大河所需要的4套，结果提供了1套。（美公开史料，《望乡》）北朝鲜军队似乎从这时起决心实施南进，并且直接着手做进攻准备。（《望乡》，《韩国的动乱》）

（7）从5月上旬开始，突然改变了教育训练

的内容。政治教育，开始增加了正义的战争，并且广泛地研究南朝鲜军队的情况和地形。特别是详细研究了河流和桥梁。另外，从这时起，对出入民族保卫部长崔庸健、参谋长姜健办公室及作战局的人，加以限制。而且，进攻师的先遣队开始向三八线南下。（美国、南朝鲜公开史料，《望乡》，《韩国的动乱》）

（8）6月10日，举行师长会议，下达了部队移动和展开的命令。完成展开日定为23日。（《望乡》）

这一天，编成第1军司令部，原训练局长金雄中将被任命为军长，柳新少将被任命为参谋长。（美国、南朝鲜公开史料，《望乡》）

另外，这一天又向南朝鲜建议交换曹晚植和李舟河、金三龙。

（9）6月11日，下令实施"大机动演习"，并说明演习时间为两周多。（《望乡》）

（10）6月12日，编成第2军司令部。军长是原作战局长金光侠少将，文化副军长是林海，参谋长是崔鳞少将，作战部长是李学九上校（当时28岁）。（美国、南朝鲜公开史料）

（11）6月15日至24日，北朝鲜军队的7个师基干在三八线展开完毕，准备进攻。（美国公开史料）

（12）6月18日，北朝鲜军情报处长向进攻部队颁发了用俄语书写的侦察命令第1号。要求担任主攻的第4师查明议政府走廊地区南朝鲜军队的兵

力和配备。而且，这一天再次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建议。

(13) 这一天，金日成元帅发表开战的训示。《望乡》的作者朱荣福少校翻译出了用俄文写的有关工兵的作战计划。

(14) 6月19日，再次向南朝鲜国会提出了为实现和平统一而派遣协商团的建议。

(15) 6月22日，各师下达进攻命令：6月23日完全进入进攻出发阵地。（美国、南朝鲜公开史料）

(16) 6月24日，苏联军事顾问视察第2军的进攻准备情况。苏联军事顾问当初从未到过三八线以南。（《望乡》）

部队加紧进攻准备，军官告诉士兵："这是演习"。据说，大多数士兵在23～24日的夜晚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象。（美国公开史料）

北朝鲜军队的8万名战斗兵员，在南朝鲜方面未察觉的情况下，已完成了战斗部署。

（参考） 侵略的动机 美国公开史料说，1950年初的北京会谈决定要侵略，从那以后便加紧进行作战准备。但是，富冈元海军少将则认为，1949年6月，北朝鲜从罗马尼亚进口300万吨石油，这就是作战准备的开始。如果是这样，就是在1949年3、4月已下决心进行作战准备了。这种说法的证据是，7月中国的第164师、第166师变成了北朝鲜的第5师、第6师。但是，其他的资料大都肯定是1950年初。

侵略的动机，根据下决心的时间，其推测也不相同。如果按1949年春天的说法考虑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当时还有一部分美军驻扎在南朝鲜，北方准备什么时候侵略呢？

1950年初的说法，可以推测出两种动机。其一是，从丽水叛乱开始，以游击活动为主体的间接侵略在逐步取得成功，因此，如果就势向前一推，南朝鲜自然会垂手可得，此即瓜熟蒂落的办法。

其二是认为，对方看到间接侵略的效果有限，因而想利用这种力量的不平衡一举实施侵略。当然，也并不认为他们会无视间接侵略的效果。

但是，两者都无可争辩地认为：存在力量的不平衡，特别是共产党方面错误地认为美国不会也不企图直接插手南朝鲜的防务，是他们下定侵略决心的关键。

对北朝鲜军队作战计划的推测　北朝鲜军队认为"南进是报复行动"，而且从其特有的严守机密的观点出发，他们从来也不公开"作战计划"。南朝鲜和美军似乎也没有得到有关这方面的直接资料。但是，从以下史料中，也可以推测出北朝鲜军队作战计划的概貌。

"北朝鲜公开史料"第41页①写道："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根据党的战略方针制订了计划：顽强阻止敌人进攻后，迅速转入反攻……在汉城地区围歼敌人基本主力，继续扩大战果向南海岸挺进。"

① 《朝鲜人民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史》中译本、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61年版第38页

"第1次战役的基本任务是：从西北和北方，从东南和南方迂回汉城，把三八线的敌人同掩护横城、原州、利川和水原西南及南方地区的敌人分割开来，然后在汉城地区围歼敌人基本主力，解放汉城及其他汉江以北各城镇"。（按照原文）在该书的第46页写道："……中线进攻的联合部队要更加快进攻速度，在敌人加强汉城防御以前……"，这表明了第2军的任务。

另外，"美国公开史料"写道："敌人的步坦联合部队已经抵达原州。根据这一点，远东战区司令部估计：'北朝鲜军队为在大田附近切断京（汉城）釜（釜山）公路而进行包围作战'"。

从这些史料和战局的发展可以推测出，北朝鲜军队的作战方案如下图所示。

该作战方案，用文字表述如下：

我军在汉城附近围歼敌军主力之后，迅速解放釜山。为此，要在汉城北面把主力（第1军）作弧形配置，对汉城实施向心攻击的同时，以第2军主力突破春川正面，令其一部进至汉城东南方地区切断南朝鲜军队主力的退路。但是根据情况，也可命令第2军主力向大邱或大田方向挺进，把敌人围在小白山脉。

另外，还可以派出一部兵力沿东海岸公路突进，迅速占领釜山。

以上就是北朝鲜军队机动计划的要点，而其前提是，美军不介入，南朝鲜军队的南部集团都投入汉城附近，而且预计作战为期2周～3周即要结束。这些情况，后来被俘的北朝鲜第2军作战部长李学九上校也肯定了。另外，"美国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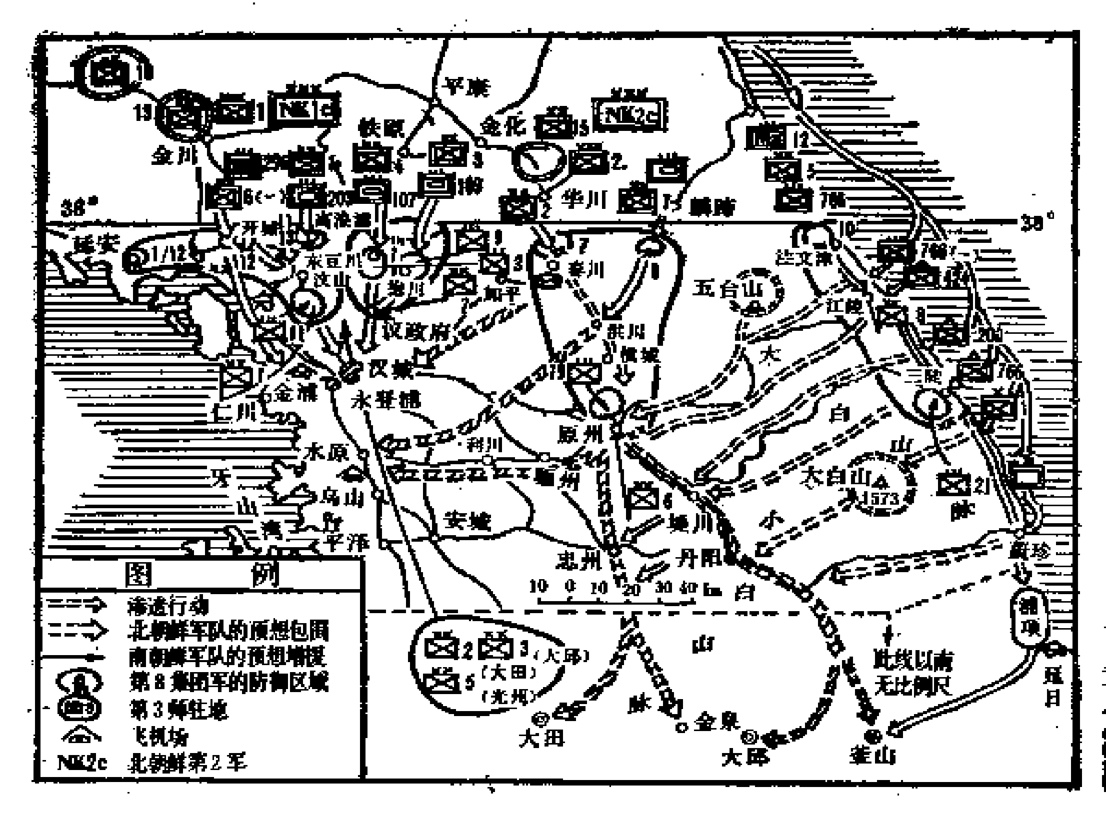


插图1　北朝鲜军作战计划预案图

开史料”就北朝鲜军队6月下旬的进攻日期推测：“这个时候是梅雨季节，不利于发挥北朝鲜军队优势的空军、坦克和炮兵的威力，同时其预备师的编成也未完成。因此，北朝鲜方面的‘和平呼吁’，是想号召在朝鲜解放5周年纪念日的8月15日完成统一。所以，6月25日，大概是从8月15日向前推算的一种政治性决定”。

第二节　边境的战斗

一、战争的爆发

1950年6月25日(星期日)早晨，三八线一带下起大雨，

汉城被朝雾笼罩着，有阵阵暴雨经过。梅雨季节开始了。

突然，北朝鲜军队的600门火炮和约 1000 门迫击炮吐出火舌。这种射击，4 时许在西边的瓮津半岛开始，按信号弹指示的方向依次向东转移，东海岸是在5 时许开始的。三八线全线统一进行了猛烈的射击，袭击了尚在睡梦中的南朝鲜兵。

坚守边境阵地的守备部队转入第三态势（对付敌人的全面进攻的态势），增援警戒阵地迟滞北朝鲜军队的进攻，以便为主力进入主阵地争取时间。

南朝鲜军队的警戒阵地是沿三八线构筑的简易野战阵地，在陆军部的防御计划中称为A线。主阵地是沿适于防御的地形构筑的，概略线是临津江南岸—高浪浦里—哨城—梁文里—加平北侧—春川北侧—注文津北面相联之线。这个主阵地的重要部位都是以水泥碉堡为核心，并把它与野战阵地连接起来，但是却未构筑防坦克设施。没有地雷场，没有防坦克壕，也没有防坦克鹿砦。

25日上午 6 时许，南朝鲜陆军部收到了位于瓮津半岛的第17团顾问的紧急电报："团受到北朝鲜军队的进攻，濒临溃败"。这封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星期日早晨的陆军部感到震惊。接着在 8 时30分，又接到议政府正面第 7 师的紧急电报。其要点如下：

"当面的北朝鲜军队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有发起总攻击的模样。敌人业已侵入主阵地的重要部位。请求紧急增援。其他正面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南朝鲜公开史料）

总参谋长蔡秉德陪同美军顾问詹姆斯·霍斯曼少校，前往议政府的第 7 师司令部，听取了师长刘载兴准将的情况报告。这时，陆军部开始纷纷收到了三八线各师的紧急报告。

到上午9时30分为止，陆军部已得知如下情况。

瓮津的第17团有陷入溃败的模样，情况不明。顾问于上午9时，来电请求突围。

第1师在临津江南岸的既设阵地，在同伴随坦克的优势敌人激战中，开城的情况不明。

第7师的第一线团已被突破，第二线团在东豆川和抱川北侧，正同拥有坦克的敌人交战，好容易阻止住敌人的南下。

第6师坚守着春川北面的阵地，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原州的预备队在增援中。

第8师以第10团坚守三八线南侧的既设阵地，并命令正在讨伐游击队的三陟的第21团集结。敌人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在注文津、江陵、三陟、墨湖、蔚珍、九龙浦登陆，切断了第8师的退路。

上午9时半，蔡秉德总参谋长返回陆军部，判断："这不是过去多次发生过的边境纠纷和'抢夺粮食'。北朝鲜军队发起了总攻击。议政府正面的敌人是北朝鲜第4师"，根据早已制定的防御计划①，决定把南部的3个师集中到汉城

---

① 北朝鲜军队全面进攻时，南朝鲜的防御计划要点如下：

(1) 以配置在三八线的师把敌人的入侵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为此，在沿三八线南侧的警戒阵地（A线），尽可能长时间地迟滞敌人前进，利用这个期间完成主阵地线的配备。主阵地线定为临津江南岸—春川—注文津北侧（B线）。瓮津半岛暂时放弃。

(2) 集结南部的3个师，从最危险的敌人开始依次反击，恢复三八线。反击的顺序预定为汉城正面、春川正面、东海岸正面、瓮津半岛，但要视情况而定。汉城正面的反击是沿京义铁路干线地区实施还是在沿议政府公路的地区实施，要根据当时的情况而定。不过应首先考虑从议政府正面开始实施。

北侧，对最重要最危险的议政府正面之敌实施反击。而且，在会见记者时公布："敌人的地面部队是4～5万人，伴随有坦克49辆。我军目前在将其击退中"。

但是，实际上北朝鲜军队的进攻规模如下图所示是很大的，并非象南朝鲜军队估计的那样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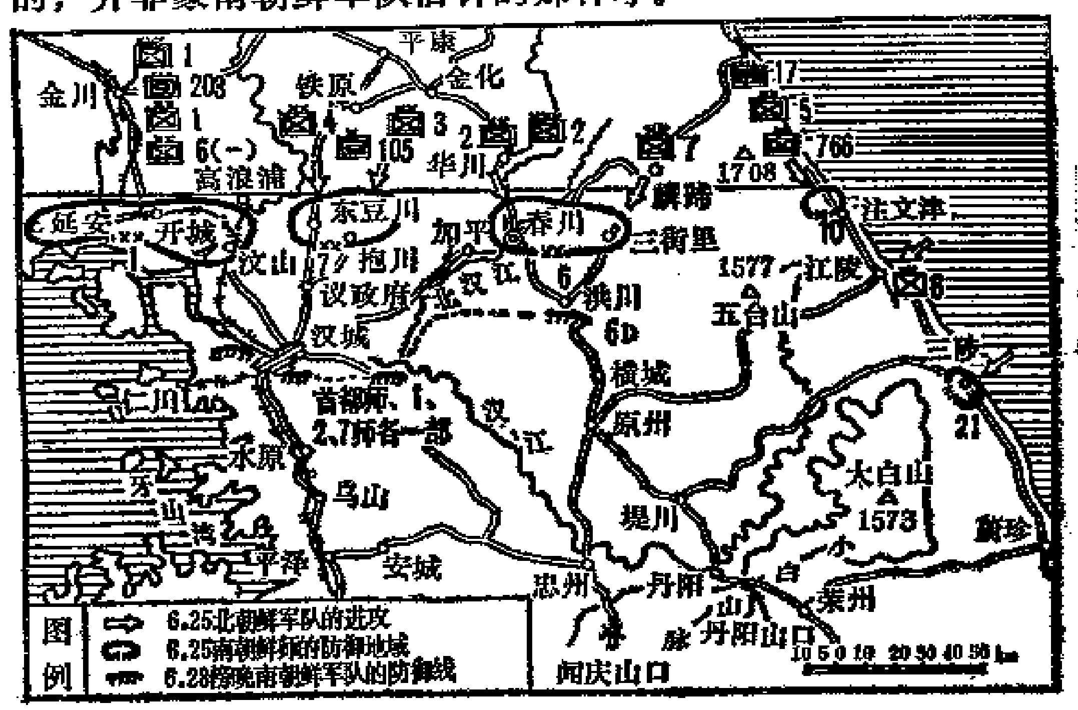


插图2　北朝鲜军的入侵

在此期间，有报告说，敌人也在浦项登陆了。到了下午，天气刚转晴，北朝鲜的飞机就来进行空袭，使金浦机场发生了大火灾。另有报告说，北朝鲜军队的一部兵力渡过临津江在南进中。陆军部充满了暗淡的气氛。

下午，蔡秉德总参谋长同由东京返回的顾问团参谋长赖特上校会谈，报告了反击的决心。然后再次同霍斯曼少校一起前往议政府，向第7师师长刘载兴准将传达了第二天的反击计划。

但是，不一会，对反击的时机出现了异议。这时，在大田的第2师开始加紧北上，下午2时30分，第一梯队已乘火车从大田出发，但其主力却由于游击队活动的干扰和运输计划的不周，不知何时才能出发。师长李亨根准将被召到陆军部，就蔡秉德总参谋长讲的翌日的反击计划，受领了如下的令命：

"国军于明日即26日早晨，以第7师从沿东豆川公路的地区，以第2师从沿抱川公路的地区向三八线进攻。为此，把目前坚守抱川附近的第9团转用于东豆川公路方面，首先击破东豆川公路正面之敌后，再击破抱川公路方面之敌。第2师明晨以可以使用的一切兵力，从沿抱川公路的地区向三八线实施进攻"。

听完命令后，李亨根准将表示坚决反对。蔡秉德将军是陆士49期，李亨根将军是56期。李将军常把蔡将军尊为老前辈，但这次却难以从命。因为从大田到议政府有160公里。即使第2师的一部兵力已开始紧急北上，从主力的情况看，预想以它实施进攻也是不合适的。

李准将用尽言词说明，这种进攻在时间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按命令的时机开始反击，很显然会陷入逐次使用兵力。李亨根准将强调："至少要把进攻延期到师的主力集结完毕之后"。

同时，与蔡秉德将军形影不离、常提建议和忠告的霍斯曼少校，情报部长张都暎上校及作战部长金白一上校也都同意李亨根准将的意见。

但是，蔡秉德将军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心。蔡将军出于他的责任，命令翌日即6月26日早晨，按计划实施反击。这时，从政治方面考虑，有需要火速实施反击的道理。

第2师紧急北上；第5师傍晚从光州踏上北上之途；第

3 师的第22团、第 3 工兵营及57毫米反坦克炮连，当夜也从大邱出发向汉城推进。但是，全军的集中并没有如愿以偿。

当汉城下达反击命令的时候，第一线的官兵开始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感。对手与以往多次交手，而每次都将其击退的敌人完全不同。当面的敌人是有坦克引导，得到数十门火炮支援，并在空军掩护之下的现代化军队。

二、边境阵地的战斗

瓮津半岛的战斗　瓮津半岛位于深深凹进的海州湾中，与南朝鲜本土隔水相望，大体上是个低湿地的粮仓地域。在宽达40公里的三八线上，很久以来是南朝鲜第17团和北朝鲜第 7 警备旅相对峙。第17团以 1 个营守备边境的警戒阵地，主力集结在瓮津附近。

北朝鲜军队的进攻，是在上午 4 时起进行约30分钟的进攻火力准备后开始的，进攻部队是北朝鲜第 6 师第14团和第 3 警备旅计6800人。南朝鲜分散配置在边境的第一线营的分哨四处逃散，其主力也受到了包围。第17团主力同往常的边境纠纷一样转入反击，但未能击退兵力多2.5倍、装备也占优势的北朝鲜军队。对事态感到绝望的 5 名美国军事顾问，乘联络机退避到汉城。陆军部根据防务计划，决定撤退第17团，于是派出 3 艘坦克登陆舰，26日晨把白仁烨上校以下 2 个营约1750人撤退到了仁川。撤退行动进行的极为顺利，不过在25日一天的战斗中，损失了约 1 个营计 750 名人员和装备。

开城的战斗　因朝鲜人参而闻名于世的古都开城，本来是座宁静的城镇，自从划定三八线以后，突然变得喧嚣不安起来。1949年 7 月，北朝鲜的 1 个师包围了该城，南朝鲜第 1

师进行反击，激战数日后虽然将敌击退，但当时南朝鲜军队的爆破十勇士却在松岳山顶的南侧长眠不起了。在决定命运的6月25日，开城驻扎着第1师的第12团主力，其1个营分驻在位于西面32公里的粮仓中心地延安。

开城的第12团阵地，位置十分不利。制高点松岳山（486米）在三八线以北，北朝鲜第3警备旅在其山顶上构筑了阵地，居高临下瞰制着开城和南朝鲜军队的阵地。

北朝鲜第6师的主力，隐蔽在松岳山的棱线上做了进攻准备。师长是八路军出身的方虎山少将。他的进攻计划是，在松岳山正面展开1个团担任正面进攻，并把平时在三八线处拆卸的京（汉城）义（新义州）铁路的铁轨秘密修理好，当南朝鲜军队被牵制在松岳山正面之机，命令另1个团乘火车突进到开城车站，对南朝鲜军队实施腹背夹击。这位八路军出身的将军想出的是，一个出乎南朝鲜军队意料之外的大胆的计划。

这天早晨，南朝鲜第12团因有许多士兵休假和外宿，所以，其实力只有平常的一半。因此，兵力配备到处薄弱。团里有5名顾问，这天早晨在开城东北部办事处的只有约瑟夫·达里格上尉一人，其他顾问都应邀去汉城参加庆祝会去了。

北朝鲜军队的进攻是从上午5时起的炮兵射击开始的。达里格上尉被命中办事处的枪炮声惊醒，没穿鞋子就乘吉普车逃进开城的街上。他在途中未遇到1个士兵。松岳山周围的枪炮声，显然表明北朝鲜军队的总攻击开始了。

达里格上尉到达南去的公路分进点时，从开城火车站方向飞来了步枪子弹。上尉很吃惊，回头往开城车站方向一看，看到北朝鲜军队正从约有15节车箱的列车上下车。上尉

估计有2～3个营的兵力，他便全速逃往临津江南岸的汶山里。据后来调查，这支部队是北朝鲜第15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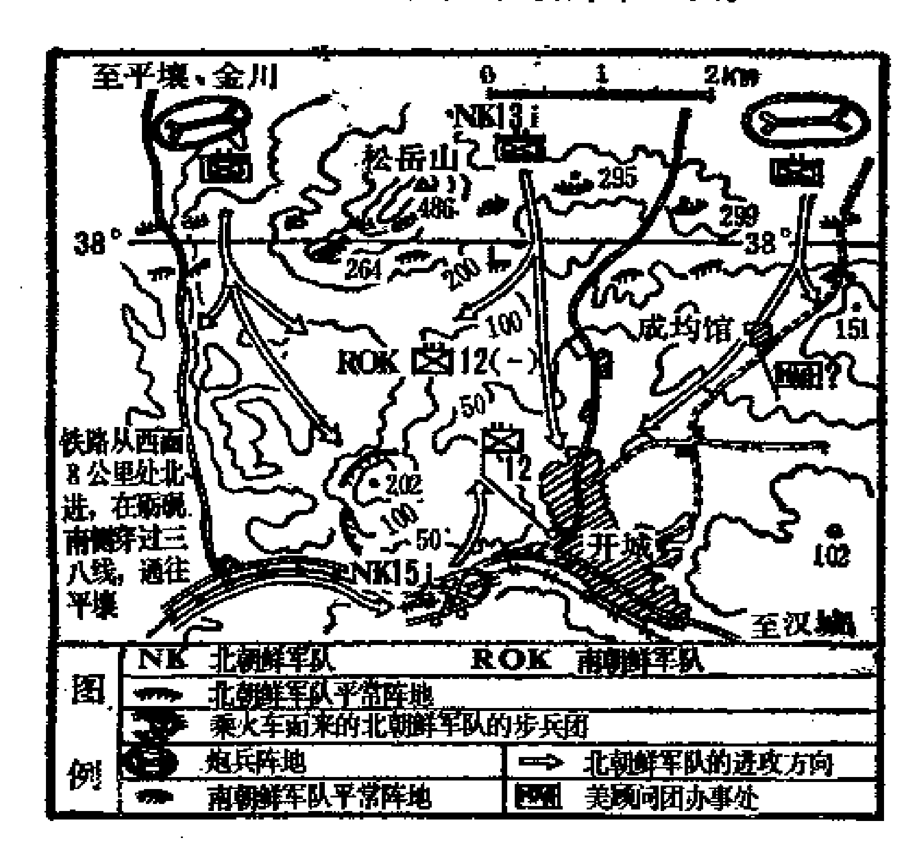


插图3　开城战斗推进图

南朝鲜第12团腹背受到突然袭击，陷于混乱，已溃不成军。开城在上午9时30分被完全占领，逃出虎口后退的只有团长和两个连。

高浪浦里正面的战斗　高浪浦里位于开城以东24公里处，在此处担任守备任务的南朝鲜第13团，突然受到约30分钟的进攻火力准备，接着，遭到了由北朝鲜第203坦克团(40辆T—34)支援的北朝鲜第1师(师长是从苏联回国的崔光少将)的急袭。

该团对突进的北朝鲜军队的坦克，首先用57毫米反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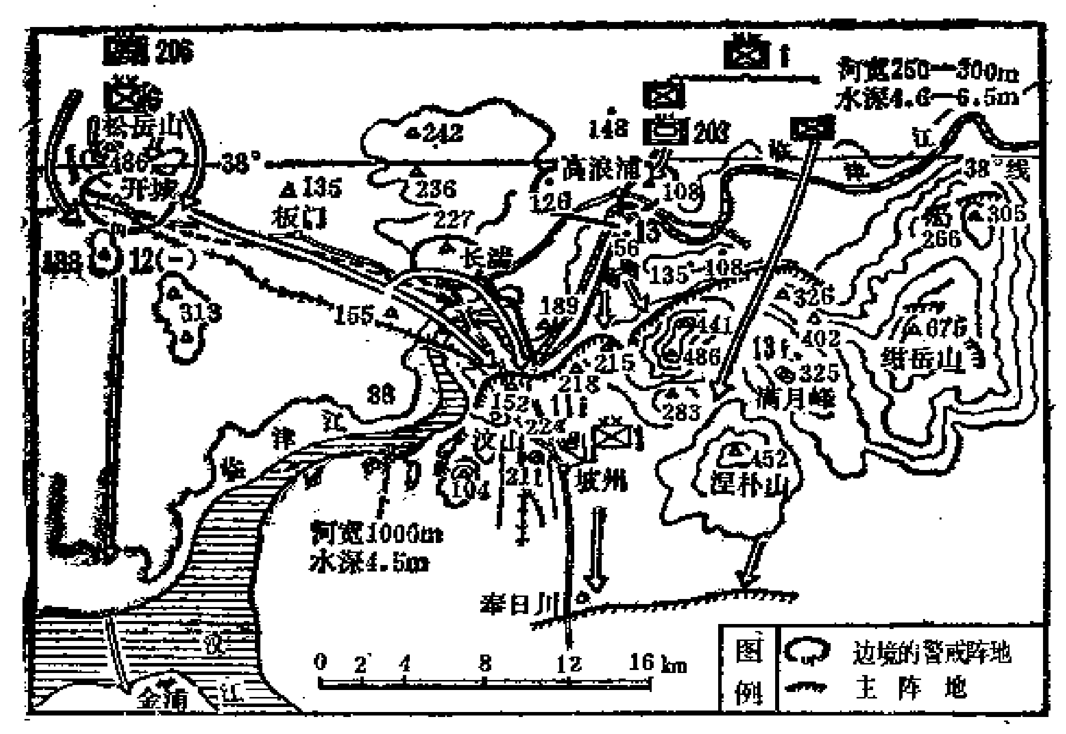


插图4　开城、汶山、高浪浦正面南朝鲜第1师防御略图

炮射击，但效果不大。于是，等候着的官兵便自动展开近战攻击；有的用反坦克雷，炸药包、爆破筒贴近坦克攻击；有的投身于履带下，想与坦克同归于尽；还有的爬上坦克，想掀开炮塔盖向里投掷手榴弹，表现得非常勇敢。正如顾问团长罗伯特少将所说的那样，南朝鲜军队的确是一支达到世界水平的具有勇敢战斗精神的部队。在这种最初的近战攻击下，北朝鲜军队的坦克被南朝鲜兵破坏了数辆。但是，由于其第1波几乎全部阵亡（据白师长追述，战死约90名），所以这种近战攻击马上就后继无人了。北朝鲜军队的坦克便突破阵地，从边境阵地的背后开始射击。第13团当夜巧妙地撤出阵地，进入临津江南岸的既设阵地。

临津桥的战斗　另一方面，位于汉城以北20公里的兵营中的第1师司令部和第11团，按照白善烨师长的简要命令，

井然有序地北上，与第13团的左翼相连，占领了临津江南岸、汶山里附近的既设阵地。

该师的顾问劳伊德·罗克韦尔中校和白师长先行到达汶山里，听到了从开城和高浪浦里方向传来的枪炮声。也许是心理作用，似乎枪炮声在逐渐南下。两人都认为，不久配置在开城和延安的第12团就会一边迟滞敌人前进一边后退下来。因为白师长曾向各部队长明确过：在发生问题的时候，师的主要抵抗线是临津江南岸的高地线；开城、延安，高浪浦是警戒阵地，所以，他认为第12团会慢慢退下来的。而且决定，第12团通过临津桥以后，要把这唯一的公路桥炸掉。

翌日即26日，等待已久的第12团的一部来了，在其直后，象是团主力的大纵队南下而来。不久，这个纵队开始过临津桥，但后方的大纵队是北朝鲜第1师的一部。同临津桥南侧阵地的第11团之间，开始了战斗。受领了爆破桥梁任务的工兵慌忙拨动电纽，可是这时电缆已被切断，在西海岸方面具有最重要价值的临津桥，转眼之间便完好无损地落入北朝鲜军队之手。北朝鲜第1师乘此机会发起了猛攻。

但是，由于这个地域小高丘、水流和湿田纵横交错，限制了北朝鲜军队坦克的行动，又由于师长临阵指挥，官兵们受到鼓舞，英勇战斗，因而南朝鲜第1师在坡州南侧的阵地上一直坚守到28日。

议政府正面的战斗 议政府走廊是朝鲜少有的宽500～1000米的走廊。因此，在这条路线上，坦克可以稍微横向散开行动，而且也没有象临津江那样大的障碍。在这个重要而危险的正面担任守备任务的南朝鲜第7师，以第1团警备三八线，把第3团配置在东豆川，第9团配置在抱川，师司令部设在议政府。师的任务是，在反击部队到来之前，确保议

政府。

这条走廊是北朝鲜军队的主攻方面。最精锐的第3师（师长为李英镐少将，参谋长是八路军出身的张平山上校）沿抱川公路，第4师沿东豆川公路，分别在1个坦克团的支援下，以议政府为目标发起了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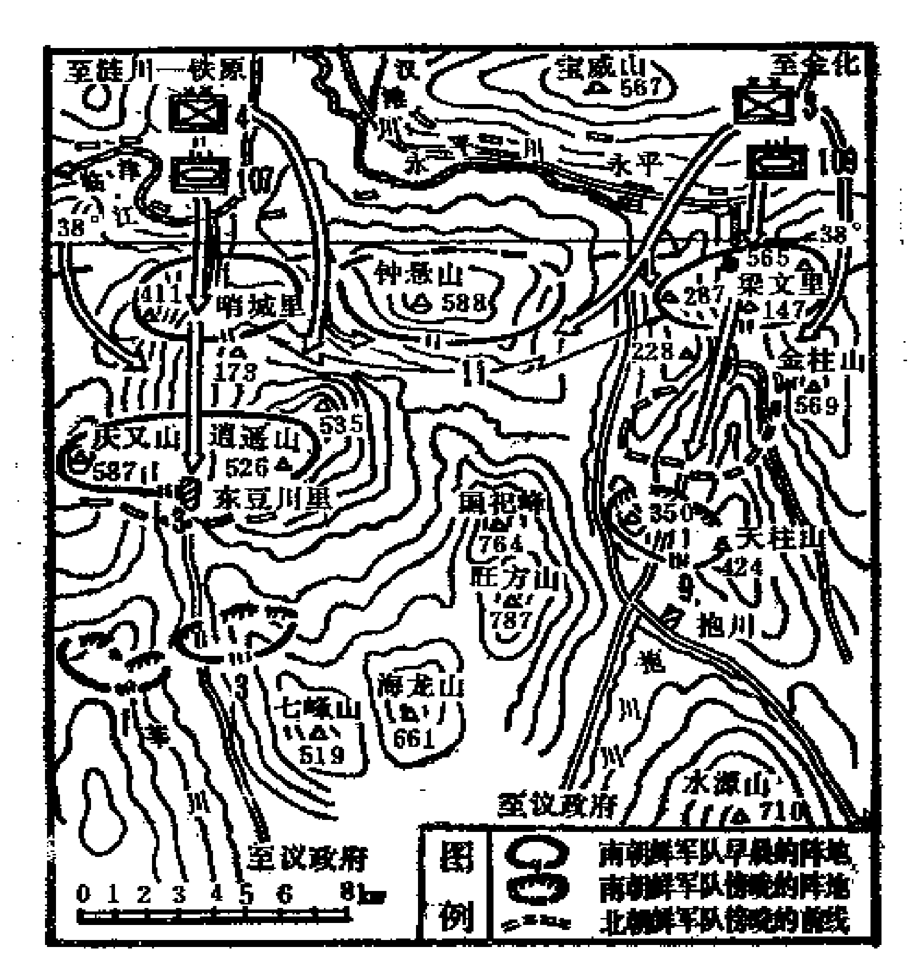


插图5　议政府正面的作战

北朝鲜第4师师长李权武少将（一说朴性锡）于6月22日，下达了进攻命令，要点如下。

“师与右翼第1师、左翼第3师相联系，向汉城实施进

攻。师的前方，有得到工兵支援的坦克队和自行火炮队挺进，引导师前进。突破当面的敌人阵地后，预定沿议政府—汉城公路向汉城前进。”

继30分钟的进攻火力准备之后，北朝鲜的两个师于上午5时30分发起了进攻。坦克和自行火炮首先进到南朝鲜军队阵地直前，掩护工兵破坏了道路两侧的碉堡。在此期间，步兵登上险峻的崖顶，进到阵地的背面，在与工兵协同沿公路突破而来的坦克队的支援下，北朝鲜军队遂于上午8时许，占领了第1个目标—边境阵地的要点。

守备边境阵地的南朝鲜第7师第1团被坦克突破，被步兵包围，不得不后退；在后退过程中又遭受到北朝鲜军队的坦克和自行火炮的重大杀伤。

驻守抱川的第9团和东豆川的第3团，在第1团防御期间，分别进入各自的既设阵地，阻止北朝鲜军队突进。第6团在抱川北侧阵地坚守到黄昏。但是，东豆川的第3团却遭到有数十门火炮和坦克，自行火炮支援的北朝鲜第16团（团长是八路军出身的崔仁德上校，原中国团长）的猛攻而被突破，傍晚，东豆川被占领，不得不后退到它的南侧。

北朝鲜军队当夜与南朝鲜军队保持一定距离，并把坦克集结到后方以准备翌日的进攻。北朝鲜军队在开战的第1天，在东豆川公路正面突破8公里，在抱川公路正面突破10余公里。

春川正面的战斗 春川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被称为“朝鲜的京都”，是江原道政府的所在地，成为通往原州的中央公路的关口。春川位于由北汉江和昭阳江的会流点所形成的南北长8公里，东西宽4公里的月牙形盆地的东南端，三八线以南13公里处，是道路网的枢纽。北朝鲜军队一旦夺取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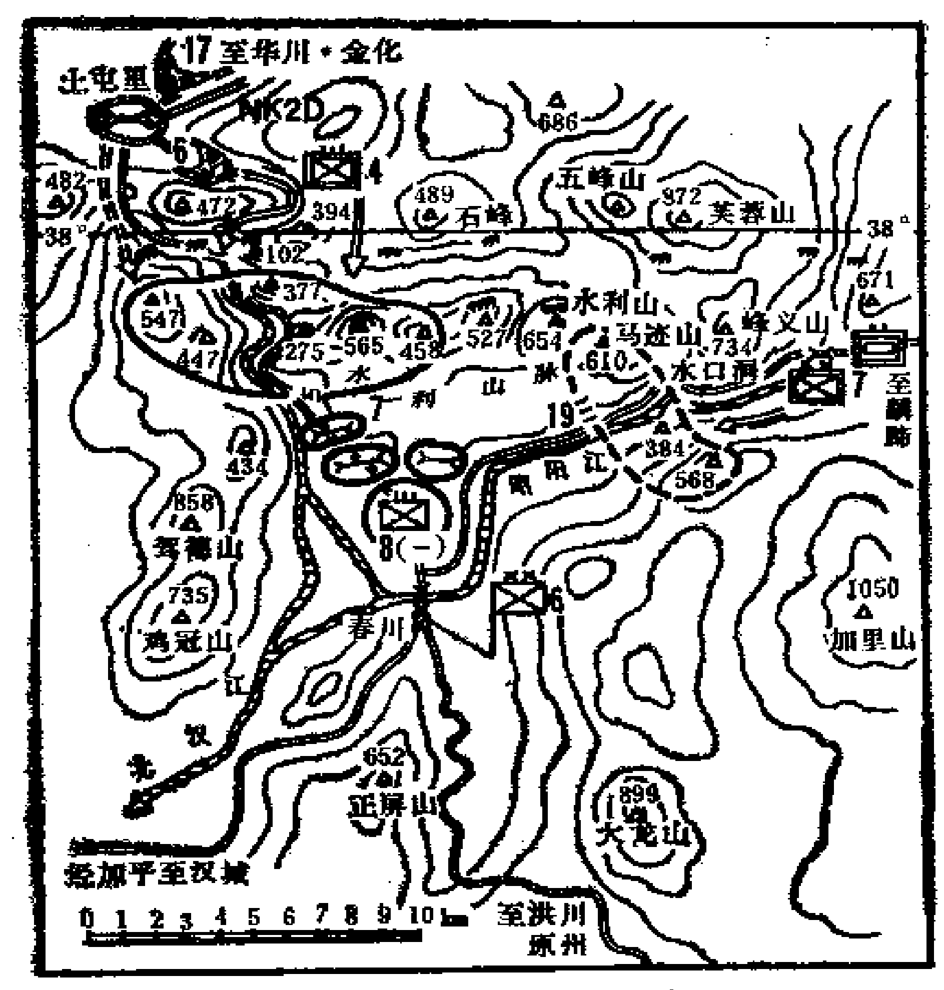


插图6　春川正面的战斗

川，就可能前出到汉城的东南方，经原州向大邱南下。不过，这些道路都是通过峡谷，或横穿太白山脉支脉的单车道，路线和路面都很差。

南朝鲜第6师以第7团守备春川北侧，以第8团守备麟蹄——洪川公路，师司令部和担任预备队的第19团位于春川以南50公里的原州。该师由于发生了一些事件，诸如，1949年有2个营逃亡到北朝鲜，1950年3月高级副官宋少校准备叛乱而被检举等，所以，在6月的人事变动中任职的金钟五

上校，特别注意了政训工作，重点整顿了纪律，加强了领导。

北朝鲜第2军受领了迅速占领春川，向汉城或原州方向突进的任务。于是，军长金光侠少将便赋予第2师"从北面进攻春川，25日上午加以占领"的任务；赋予第7师"沿麟蹄——洪川公路向洪川突进，切断敌人的退路"的任务。然后，为了加强第7师的突击力，在给该师配属由清津快速赶来的坦克团（30辆T—34）的同时，并命令盘踞在五台山的游击部队配合其突进。

北朝鲜第2师（师长是崔贤少将，参谋长是许波上校，两人都是八路军出身的）制定了大胆的进攻计划。当时所处的情况是：正面的南朝鲜军队在400～500米高的峭壁似的水利山系构筑了以碉堡为核心的野战阵地，用通常的手段在半天之内无法攻占春川。首先是缺乏友军的炮兵阵地。在南朝鲜军队的主阵地以北8公里的土屯里周围虽有南北3.5公里，东西1公里的盆地适合于用作炮兵阵地，但这个盆地的南侧有标高470米的山，炮兵主力的加农炮无法使用。因此，能在这个正面使用的主要是122毫米榴弹炮和迫击炮，而这些曲射炮又不能射击碉堡的枪眼。

有鉴于此，北朝鲜第2师便决定，以第4团从正面进攻牵制敌人，利用这个机会以第6团从北汉江的河床道路潜入，秘密地由阵地的中央突破。这种进攻的设想，近似于同样是八路军出身的方虎山少将进攻开城的设想。

北朝鲜第2师在实施进攻火力准备之后，按预定计划发起了进攻。第6团进入了北汉江的河床（北汉江本来是一条水量丰富的河流，河宽200米，水深1.8～2米，但是由于在上游的华川建筑了水坝，所以成了无水河）。可是，沿河床

前进的第6团遭到了预有准备的南朝鲜105毫米炮的狙击，由于两岸大多是断崖，想逃也逃不掉，转眼之间就受到了重大损失。另外，进攻水利山顶碉堡阵地的第4团，准备出其不意地实施突击，也遭到做好准备的南朝鲜军队的猛烈射击，造成重大伤亡。受到督战的第4团曾几度突击企图打开局面，但占据有利地形的南朝鲜军队的阵地却丝毫未动。河床道路上的第6团，想用各种办法前进，但每次都遭到集中射击，最后伤亡已达50%。师长把作为预备队的第17团投入右翼第一线，但仍未打开局面。

这样，就与成功地奇袭开城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其原因是，南朝鲜第6师师长金钟五上校禁止官兵们休暇外出，齐装满员地进行了配置。春川正面是便于侦察员和密探潜入的山岳地带，第6师也可能得到了确实的情报，不过金师长讲，他已预感到了。

北朝鲜第2师25日连续进攻了一天，但由于南朝鲜第6师傍晚也已将位于原州的第19团调来增援，所以，北朝鲜军队的进攻未取得进展。

另一方面，北朝鲜第7师（师长是八路军出身的崔仁少将）正在一边击破当面的南朝鲜第8团一边向洪川南进。该师是个很有特点的师，1.2万名官兵都在中国军队中当过兵，而且得到了30辆坦克的支援，其前进速度很快。南朝鲜军队曾试图依托险峻的地形和近战攻击进行殊死的抵抗，但是，由于战斗力相差悬殊，又缺少办法阻止沿道路勇往直前的坦克，所以到当天的傍晚，只好后退到麟蹄以南25公里的三街里附近。

在25日开战的当天，进入南朝鲜境内最深的北朝鲜军队，就是这个第7师，如果按这个气势前进，估计26日就可

以到达第1个目标洪川，切断南朝鲜第6师的退路。但是，该师当晚接到了军的命令："返回麟蹄，进至春川以东，与第2师协同进攻春川"。北朝鲜第2军军长金光侠中将，是很重视夺取春川的。他认为，如果不夺取春川，就无法完成北朝鲜军最高司令部赋予的"进至汉城南侧，包围南朝鲜军队主力"的任务；他判断，与其击破当面之敌，不如击退春川之敌，尽早派一部兵力突进到汉城东南方更符合全军的总的企图。通常，共产党军队认为："歼灭敌人是目的，解放城市是歼灭敌人后的必然结果"，而在这时，却优先考虑夺取春川的必要。北朝鲜军队总的作战方案是军长任作战局长时拟制的，所以，这个方案的成败，即由春川突进的成败，是军长最关心的问题。

北朝鲜第7师将其一部留置在三街里，主力返回山间的单车道，26日傍晚进至春川东面。然后，立即参加对春川的进攻，坦克队以纵队在道路上进攻，步兵进攻昭阳江两岸陡峭的高地，但因不久夜幕降临，进攻未取得进展。

27日，北朝鲜第2军协调两个师的进攻，实施总攻击，但由于山峦险峻，不能发挥赖以杀伤敌人的坦克和炮兵的威力，第2师的伤亡最后已达40%以上，失去了进攻能力。据说，该师的大部分伤亡，是被南朝鲜军队的105毫米火炮杀伤的。北朝鲜军队的炮兵损失很大，该师共有7门野战炮、16门76毫米自行火炮、2门45毫米反坦克炮及数门迫击炮遭到了破坏。其原因是：受地形的制约炮兵阵地有限；南朝鲜军队对可能作为炮兵阵地的地方都预先计划好了火力；北朝鲜军队硬把自行火炮等推进到前线，令其进行抵近射击。

北朝鲜第2军始终未能靠实力夺取春川，南朝鲜第6师坚守住了春川的阵地。但是，由于东海岸的南朝鲜第8师败

退，27日傍晚汉城的防御崩溃，形成了只有春川孤立于敌中的局面。因此，南朝鲜第6师于27日晚奉陆军部的命令，当夜井然有序地后退，进入洪川南侧的阻击阵地，掩护了从江陵向原州退却的第8师。此次战斗之后，南朝鲜第6师得到了"春川的磐石"的绰号，被誉为"显赫的6师"。

北朝鲜军队于28日早晨，以9辆坦克为先导进入了春川城。然后，第7师从洪川向原州南下，满身创伤的第2师经加平向汉城前进。

东海岸的战斗　守备东海岸公路的南朝鲜第8师，一直是以第10团利用三八线南侧的险峻地形守备边境阵地，以第21团驻守在三八线以南64公里的三陟，负责讨伐太白山脉的游击队，师司令部设在三八线以南24公里的江陵。

北朝鲜第5师(原中国第164师，师长是苏军出身的吴白龙少将）受领了沿着类似日本的北陆公路的东海岸公路迅速挺进，首先进至浦项附近的任务。北朝鲜军最高司令部为了给第5师这种非同寻常的挺进提供方便条件，决定命令在甲山等地经过长期训练的第766、第424、第200等游击部队在南朝鲜军队的后方登陆，并与原来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切断南朝鲜第8师的退路，同时，继续向内陆渗透，援助沿中央公路南下的第2军主力前进。而且，把唯一的1个摩托车团也配属给了第5师。

北朝鲜军队于上午5时发起进攻，同时，命令分乘渔船和小货船的游击部队，在江陵、玉溪、临院津港登陆。企图在三陟登陆的游击船队，有2艘被57毫米反坦克炮击沉而退散了。但在玉溪的约400人，在临院津港的约600人，在江陵附近的第766部队的2个营均登陆成功，切断了第8师司令部与各部队之间的联络。南朝鲜第8师当睡醒之时，已被分

割成数断。

守备边境的南朝鲜第10团，依托有利地形勉勉强强守住了自己的阵地，但是看来，被包围还是被突破，只是个时间问题。

26日，在江陵的司令部举行了部队长会议，美军顾问也全体出席，就师的尔后行动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实施“后退”，并且把退路选在内陆。由于东海岸公路已被多处切断，因而判断，排除敌人进行后退是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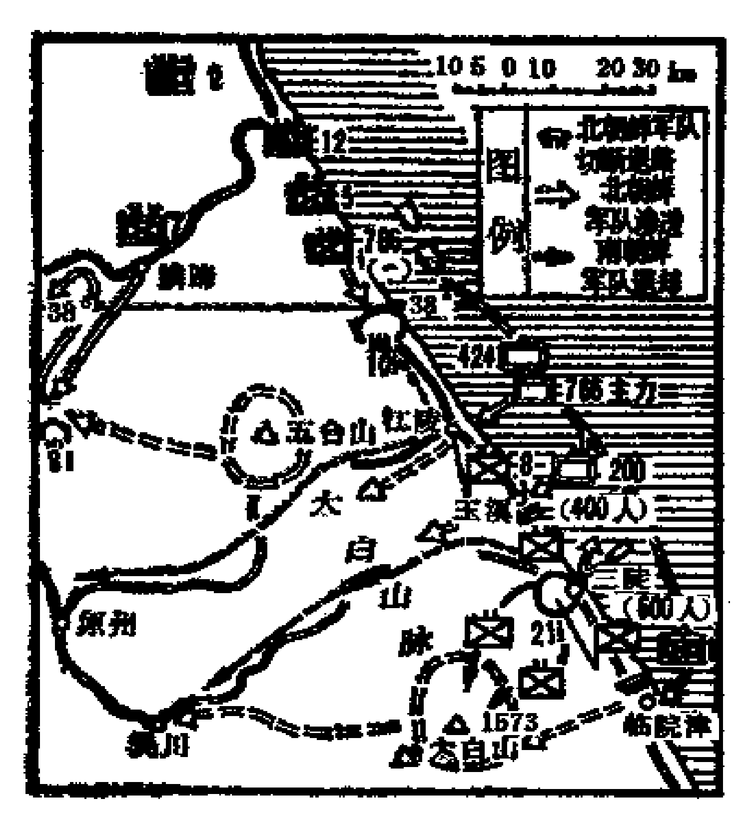


插图7　东海岸的战斗

美军顾问团于26日夜，由江陵向原州退却，在该地与第6师的后方司令部会合。南朝鲜第8师师长李翰林上校整顿后方，撤退了重装备之后，27日黄昏向陆军部报告：“确保

江陵已不可能。第10、第21团受压在逐次后退。将向内陆退却”。尔后，开始撤退，28日晨，转入有秩序地退却。第8师在这3天的作战中，损失兵员731人，29日掌握的兵员为6135人。但火炮、装备等大部分都带回来了。在这次战斗中，第8师也同第6师一样威名四扬。但是，东海岸公路却被北朝鲜第5师打开，已没有部队阻止北朝鲜军队向釜山进击。

三、开战之日的汉城

25日汉城的早晨，夜来的风雨已经停止，150万市民同往常一样迎来了平静的星期天。繁华的街道上人员混杂，休假外宿的第1、第7师的官兵也在这首都的热闹场所游逛。

上午10时许，突然有吉普车巡回呼唤："国军官兵立即归队！"宪兵站在街头巷尾向过往的军人呼喊："快归队！"

市民们开始感到气氛不寻常，似乎得到的印象是发生了"战争"，不过并不了解真相。所以，有人认为："又发生边境纠纷了吧？"也有人认为："大概发生了类似丽水叛乱的事件"。但是，从10时30分左右起，满载士兵、牵引着反坦克炮的卡车开始由汉城的中心街道全速北上，因而全城便充满了惊慌不安的气氛。

上午11时，《京乡新闻》的号外第1次向市民报道了事变的头条消息。号外写道：

> "北朝鲜军队，今日拂晓，从三八线全线开始南侵。我军立即与敌交战，正将其击退中"。

接着，市民们得知政府召开了紧急国务会议，虽然感到"事关重大"，但是，他们想起政府经常讲的："战争一

旦爆发，便立即占领平壤，在短时间内统一北方全境"的话，相信军队的训练水平和精良的武器，想到在瓮津半岛和开城的边境纠纷中均取得了胜利，所以似乎并不特别感到危机。市民们欢呼并欢送带着卡车和征用的公共汽车的部队，望着那威风堂堂的样子，怀着一种安心感。

到了下午，带有红色标志的北朝鲜侦察机开始飞来，出现了非同寻常的气氛。到了傍晚，往日熙熙攘攘的钟路和明洞大街也空无一人，人们都回到家中，守在收音机旁收听广播。据说，收音机里广播了如下消息：

> "傀儡军从瓮津到开城、长湍、东豆川、抱川、春川、江陵等地的前面南侵，并企图在东海岸登陆。我军在到处迎击敌人，正展开紧急而适时的作战。在东豆川正面，敌人反复使用了坦克，我军已将其击退。……"
>
> "在瓮津地区，摧毁敌人坦克7辆，缴获冲锋枪72支，步枪132支，机枪5挺，火炮2门，全歼敌人1个营。"
>
> "在三陟地区登陆的共军团长同部队一起归顺过来。另外，在00海上，击沉满载傀儡军的大型船舶1艘"。

市民们听了这些振奋人心的广播，安心就寝了。但是，从前线后送下来的伤兵却异口同声地说："坦克！坦克！可怕的坦克开过来了。可我们没有坦克"。有的士兵惊叹："我们也没有多少火炮。敌人射击很准。如果有足够的武器，本来不成问题……"

开战之日的汉城，早晨和平而热闹，白天充满了紧张和不安，傍晚气氛变得异常，夜晚听了政府和陆军部发表的战

果感到安心，又恢复成了和平的汉城。

上午11时许，平壤广播电台广播："无赖叛逆李承晚命令李伪军侵略了北方，人民军为了自卫将其击退，并开始正当进入南方。李承晚匪帮将被逮捕、被判刑"；下午1时30分，金日成首相发表广播讲话说："南方拒绝了北方的所有和平统一的建议，对海州附近发动了进攻……"。但这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四、议政府正面的反击

反击计划　蔡秉德将军反击计划的基础有以下3点。

（1）议政府正面之敌是，北朝鲜第4师1个师和数十辆坦克。

（2）第1师可以利用临津江障碍，因而可以坚守住阵地。

（3）第2师可以在明晨以前将其主力集结到议政府附近；第5、第3师也能在明日之内参加战斗。

而且，这样两个问题在他脑子里占很大比重：一是如不尽快击退敌人，可能会发生叛乱和暴动；二是按照政府的愿望，也需要及早将敌人击退。

25日夜，南朝鲜第7师集结到东豆川南侧，准备翌晨的进攻。但是，为此必须把抱川的第9团调来，可是第2师的部队又一直不来接班。没有办法，只好令第9团夜半撤出阵地，同主力会合。这样，就出现了暂时无部队守备抱川公路的危机，幸好北朝鲜军队没有尾追而来。南朝鲜第7师按预定计划完成了进攻准备。

然而，南朝鲜第2师到26日晨集结到议政府的兵力，只

不过是司令部和第5团的两个营。李亨根准将考虑，只用两个营的步兵进攻无论如何也不行，便决定叫这两个营防御议政府东侧的隘路，等主力集结之后再实施进攻。

游击队的干扰 南朝鲜第2师集结迟了固然是由于平时计划特别是铁路运输计划不完善，紧急调动办法欠妥，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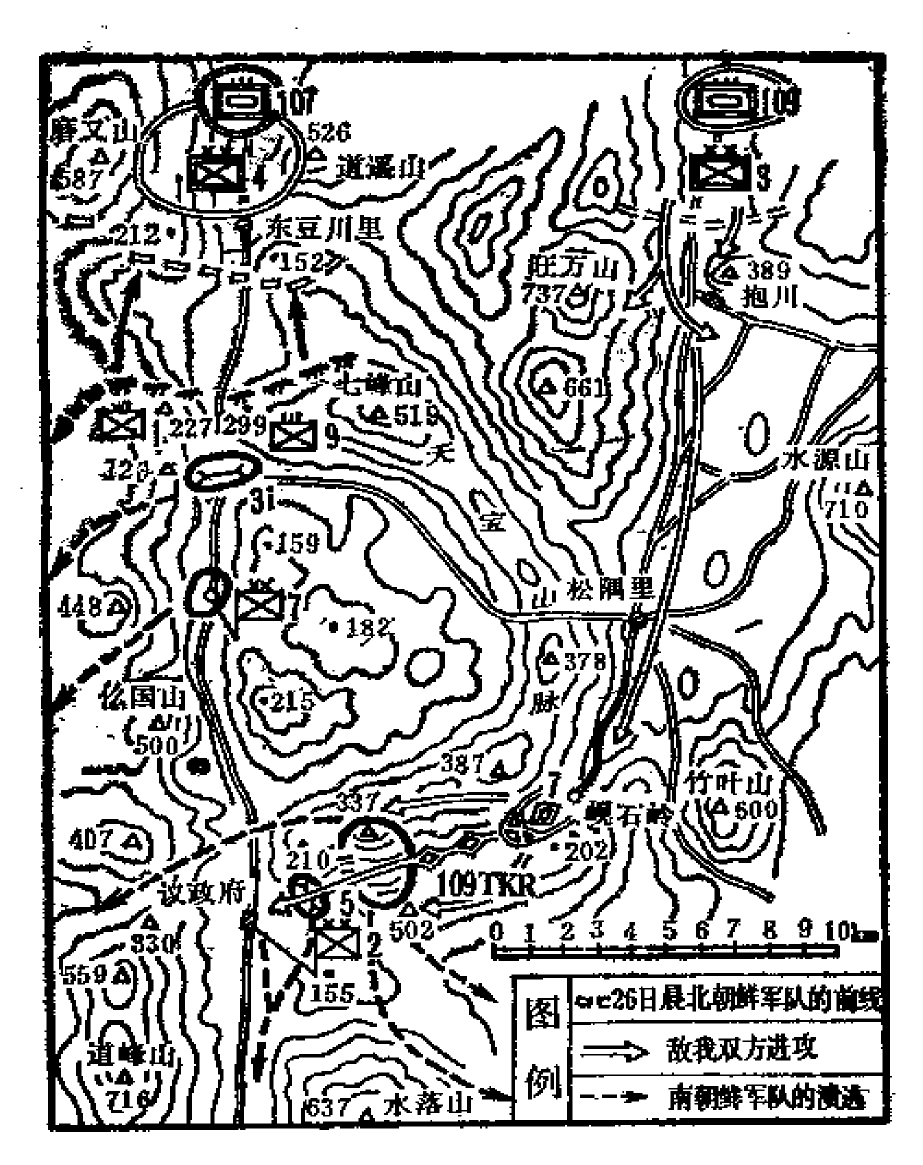


插图8 议政府的反击

休假、外宿的兵多等原因，但是据说，最大的原因却在于游击队的直接干扰和为家属采取保护措施耽误了时间。游击队对集合在营房中检查队容的部队进行扰乱射击；用地雷爆破车岭山中的铁路；对向火车站急行军的部队射击；或对乘车中的车站加以射击。当然这些活动只使少数人遭到零星火力的杀伤，但是，它牵制部队的直接效果却是很大的。

另外，当时部队为了讨伐游击队，都是以连、营为单位分散部署，因而留守家属的安全是个大问题。有人说："如果就这样走了，她们一定会都被杀掉"。据说，最后有的部队把家属收容到营房里，留下警卫人员才出发的。

结果，大约几十名游击队员，使南朝鲜第2师主力的前进推迟，对尔后的战局发生了看来是决定性的影响。游击队，自古以来是在心理上给敌人造成压力的势力，往往会被估计过高。这种场合，游击队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可以说，游击队对北朝鲜军队在边境会战中取得胜利，起了无名主角的作用。

北朝鲜军队的计划　开战的第一天的战果，对北朝鲜军队来说大体是满意的。北朝鲜第1军军长金雄中将希望，在南朝鲜军队的南部集团到达以前，占领议政府。他认为，越对汉城施加压力，南朝鲜军队就会越往汉城北侧投入兵力，从而如愿以偿。因此，在第二天即26日，他便指挥第3、第4师均并列2个团，企图一举攻占议政府。北朝鲜军队的士气高涨起来了。

反击　南朝鲜第7师按预定计划开始反击。这次反击，是正当北朝鲜第4师将要开始进攻的时候，先发制人发起的进攻，结果奇袭了陶醉于第一天战果的北朝鲜兵。当北朝鲜兵在进攻发起线睡醒之时，南朝鲜兵的刺刀已逼近他们的眼

前。刘载兴准将指挥的这次反击取得了很大成功，战局似乎在向有利的方向发展。陆军部惊喜若狂，向全国广播了如下消息，使大家高兴。

> “第7师实施反击，共杀伤敌军1580人，摧毁坦克58辆，并破坏或缴获了其他各种武器”。

但是，在抱川公路上却出现了决定性的破绽。北朝鲜第3师于26日晨占领了无人防守的抱川，接着又以坦克团为先头南下。南朝鲜第5团和支援炮兵于上午8时，开始对组成长蛇阵沿道路前进的坦克进行射击。炮兵和57毫米反坦克炮直接命中了数辆坦克，但均无效果。

北朝鲜军队的坦克队通过南朝鲜第5团阵地中央的道路，泰然自若地突入了议政府的市区。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T—34坦克的前进。南朝鲜兵从道路两侧的山上，无能为力地俯视着在眼前的道路上勇往直前的初次见到的坦克。不久，在坦克后面跟进的北朝鲜第7团，在炮兵的支援下开始进攻，逐次迂回了南朝鲜第5团的两翼。第5团被坦克突破之后，又要受到包围，便很快丧失了斗志溃败到东南方的山中。

东豆川公路方向取得了成功，而抱川公路方向却遭受了失败，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当南朝鲜陆军部大肆广播东豆川道路方向第7师的胜利的时候，第7师唯一的退路议政府已经被北朝鲜第3师占领了。第7师面临着受到南北夹击的局面，所以，丢弃重装备分散进入议政府西边的山中，不久又转到议政府的南边，但却只剩下了靠人力搬运的携行装备。因此这时，在议政府——汉城公路沿线，南朝鲜军队已没有比较完整的战斗力了。

陆军部动员从仁川撤退下来的第17团和士官学校、步兵学校的学生甚至教导队，投入到已暴露的敌人的主攻路线即

议政府公路上。

陆军部自认会战失败　北朝鲜军队在26日傍晚完全占领议政府，第3、第4师合一，采取了逼近汉城的态势。北朝鲜军队如果立即进击汉城，或许能在这天夜间进入汉城。但是，那样不符合当初的计划，所以北朝鲜军队停止在议政府，等待第6师向汉城西南方迂回及春川正面战况的发展，准备第三天实施进攻。

但是，在此期间，南朝鲜第1师依然坚守着汶山—高浪浦的阵地。虽然不断出现伤亡，但是白善烨师长没有后退。北朝鲜第1师放弃了正面突破的计划，开始向南朝鲜第1师的右翼迂回。另外，北朝鲜第6师的一部，似乎已横渡到江华岛。

南朝鲜陆军部因议政府正面反击的失败而动摇，把逐次到达的第2师的后续部队和第5师，甚至连缺乏战斗力的首都师也都投入到议政府公路方向，表明要拚死地保卫首都。但是，胜败的结局已很明显了。无论投入多少部队，也不可能阻止住因胜利而自豪的北朝鲜军队的前进：因为这些部队不具有反坦克手段，没有比敌人优越的炮兵，也并非训练有素的部队，更缺乏预有准备的阵地。

南朝鲜政府了解到事态的前景之后，于当天下午，决定要迁都大田。当夜，陆军部也决定撤出汉城。南朝鲜陆军部自认边境会战失败，知道保卫汉城已不可能了。

五、第二天的汉城

26日拂晓，汉城开始听到了炮声，但市民们尚未动摇，还在欢呼为陆续北上的全副武装的部队送行。

这天早晨，美国驻南朝鲜大使莫西奥在汉城中央广播电

台发表广播讲话，赞扬了南朝鲜军队的顽强精神。他说："南朝鲜能够保卫住。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尽到自己的责任"，给国民增加勇气。军事报道部公布了如下战果《韩国的动乱》，这些都是振奋人心的消息。

> "瓮津的第17团占领了海州市"（当时，第17团正在仁川登陆）；"国军的一部已从三八线北进20公里。……"

但是，在此期间，从议政府方面来的难民成群结队地进入了汉城。而且，开始流传敌人已突入议政府的消息。也许是心理作用，有的市民觉得炮声在逐渐接近，人们强烈地感到："难道是真的？"

北朝鲜飞机扫射了龙山的营房及汝矣岛（汉江的江心洲）和金浦的飞机场，接着又扫射了中央厅等，空投了劝降传单和写着"南方首先越境，所以进行报复"的传单。见此情形，南朝鲜空军的教练机勇敢地起飞，用没有武装的机体撞击对方飞机，造成了悲惨的结果。而且，上空的这种情形，同样也是地面战斗的情况。

然而，由于军方公布的都是鼓舞人心的消息，所以还没有人想逃难。不过，炮声在接近，一个不眠之夜降临了。

第三节　汉城附近的战斗

一、汉城陷落

陆军部的指挥　南朝鲜陆军部在27日早晨，把集中在汉城的所有部队都投入议政府公路方向的战斗，企图击败最危险的敌人，但是结果，只是把逐次到达的部队，逐次投到北朝

鲜军队的坦克和炮兵的面前。投入的部队很庞杂，却没有统一指挥这些部队的指挥官。最后，投入到汉城北侧的部队，除了第7师、第2师、第5师、首都师和第3师之外，还有士官候补生、步兵学校教导队等部队。这些部队名义上是直接在陆军部的指挥下战斗，实质上却是由各部队七零八落地分散实施反击或防御。在这危急之时，立即编成中间司令部固然很困难，但是由陆军部直接指挥各师等就更加困难。而且，蔡秉德将军于27日，在未给美军顾问团任何通告的情况下，就把陆军部迁移到了始兴里（汉城以南9公里）的步兵学校里。赖特参谋长惊奇地追赶上去，建议蔡秉德总参谋长最好返回汉城。几经交涉之后，蔡总参谋长以下的主要参谋和顾问，于当天下午6时许返回曾一度抛弃的汉城。

议政府公路的迟滞行动　27日白天，议政府公路上展开了悲惨而无秩序的迟滞作战。南朝鲜的官兵在祖国危急之时，挺身而出攻击敌人的坦克。但是，由于急造的炸药破坏不了T—34，好容易破坏的桥梁上忘记配置火力等，未能进行有实效的反坦克战斗。工兵学校校长严鸿燮上校编成了紧急爆破组，在桥梁附近等待敌人的坦克。在看到T—34勇猛地开过来时破坏桥梁，等坦克停下来时，加以攻击，共破坏了4辆坦克。当然，这样的事也是无法挽回大局的。

27日，在议政府——汉城32公里长的公路上进行的这场反坦克战斗，非常悲惨。与机械力进行肉搏战，胜负是显而易见和十分残酷的。《韩国的动乱》一书将其情况作了如下描写。

> “国军的青年官兵为阻止可怕的苏制坦克的前进，进行了肉搏攻击。但是，坦克中的野兽们却一边听着用履带压碎同胞骨肉的声音，一边向汉城突

进。坦克乘员是不懂朝语的朝鲜人。”

27日下午7时30分许，北朝鲜第3师第9团同坦克一起突入汉城的东北角，但受到猛烈的射击而被击退。南朝鲜军队占领了汉城周围的山，阻止了27日白天北朝鲜军队的猛烈攻击。其英勇战斗的精神，连北朝鲜军队也表示称赞。

爆破汉江桥　27日夜晚，赖特参谋长从始兴里返回汉城后，知道顾问们已经两夜没有休息，便叫一部分回宿舍睡一小会。赖特参谋长似乎认为汉城还不要紧。副参谋长格林伍德中校也是奉命去睡觉的人之一，他被作战局顾问塞德贝利少校的电话叫起，向他报告："南朝鲜军队要爆破汉江桥"。塞德贝利少校曾劝说金白一作战局长"在部队、补给品和装备等撤到汉江南岸以前，不要破坏桥梁"，据说金白一不听。格林伍德中校很吃惊。汉江桥是在汉江上架设的唯一的桥梁，南朝鲜军队的安危和进退全靠这座桥了。因此，美军顾问和蔡总参谋长之间，就爆破这座汉江桥的问题商定："由陆军部（可能的话，由蔡总参谋长）确认敌人的坦克接近桥畔时，再爆破"。

格林伍德中校刚急忙跑到陆军部，金局长就说："国防部副部长已下令要凌晨1时30分爆破，所以必须马上爆破"。这时，第2师师长李亨根准将跑来，说明第2师的部队和战斗技术器材还留在市内的实情，要求延期爆破。当时，蒋秉德将军已去汉江南岸，所以由金白一作战局长主持陆军部的工作，金局长听取李亨根将军提出的意见后，便命令副局长张昌国将军停止爆破。

于是，张昌国将军立即乘吉普赶往汉江桥，但途中的公路上挤满了难民，很难前进。张将军好容易接近到离汉江桥头150米处时，只见闪出一颗巨大的橙色"火球"，接着响

起了巨大爆破声。约10分钟后，又是一声巨响。这样，28日上午2时15分，汉江桥就被爆破了。当时，桥上有3列车辆长队和难民混杂在一起南下；桥北侧的大道上，排成8列的车辆和炮车等当中，军队和难民混杂在一起，挤得连身体也无法移动。

这次爆破，难民、军队、车辆和两节桥梁一起被炸飞，夺去了500～800人的生命，同时，切断了南朝鲜军队主力的退路。

汉城陷落　汉江桥被炸毁时，南朝鲜军队的主力第2、第3、第5、第7师和首都师都在汉城的外围防线，还有相当的战斗力。上午6时，美军顾问团用渡船逃出汉城时，这些部队还在利用汉城周围的山进行有组织的防御；北朝鲜军队突破这条防线，整整用了28日一个上午的时间。

北朝鲜军队突入汉城中心是在28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北朝鲜公开史料第48页），而南朝鲜军队第一线的官兵却仍在拼命保卫首都，还不知道这天早晨退路已被切断。而且，白善烨上校指挥的第1师，还在坚守坡州南侧的阵地。

但是，28日中午以前，汉城的各部队知道了汉城市内东大门附近的防御线已被突破及汉江桥被炸毁的情况，便争先恐后地撤退到江岸。然后，利用筏子和渡船，或者游泳渡过汉江。不过，几乎丢弃了所有的装备，成了光杆兵。

南朝鲜军队的主力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土崩瓦解了。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受到北朝鲜军队的强大压力，但是，自己过早地切断退路则起了决定性作用。开战时，拥有9.8万人的南朝鲜军队，到战争第4天的6月28日，在陆军部掌握下的兵员已减少到2.2万人。

白善烨上校指挥的第1师，28日下午，撤出坡州南侧的

阵地，29日在汉城西北20公里的金浦飞机场附近渡过汉江。师的兵员减到5000人，但是除了野战炮以外，可以搬运的兵器全部带回来了。28日，当第1师集结的汉江的堤防准备渡河时，受到美军飞机的误炸伤亡很大。据说，白善烨上校对身边的人说："不要认为美军会来救我们。正象现在所看到的。我们必须自己保卫自己"。白善烨上校是后来第1个晋升为上将的人。

在议政府走廊英勇战斗的第7师渡过汉江时，已减少到1200人，携行的部队装备只有4挺机枪了。

在汉城陷落时，也出现了壮烈的悲剧。在汉城的南缘是瞰制汉城全市的南山，约有1个连的南朝鲜官兵始终坚守阵地直到全部以身殉国。可以说是南朝鲜的"白虎队"。在《韩国的动乱》中写道："那些在南山抵抗到最后而死去的壮士们，一定是'花郎的后裔'"，称赞了他们英勇和悲壮的精神。花郎，是指成为统一新罗的核心力量的青年武士。

二、北朝鲜军队的伤亡和士气

28日下午，北朝鲜第3、第4师和第105装甲旅完全占领了汉城，在立即开始扫荡残敌，检举国家的叛逆（南朝鲜的官吏、右翼人士、资本家、地主、军人、警官等）的同时，着手准备横渡汉江。

开战以来，北朝鲜第3师损失约400人；第4师共损失1112人，即战死219人，负伤761人，失踪132人。这些损失主要是在议政府北面同南朝鲜第7师交战及在汉城进攻外城时造成的。损失虽大，但两个师的士气却很高。另外，装甲旅的损失，连同在汉城巷战中被破坏的数辆在内，估计总共

有4～8辆，不过未公布确切的数字。总之，坦克损失很少，装甲旅的士气极高。

7月5日，金日成最高司令官批准给攻占汉城时建立了丰功伟绩的第3师和第4师冠以汉城的荣誉称号；授予装甲旅以汉城第105装甲旅的称号。

三、汉城陷落时的情景

据《韩国的动乱》介绍，27日凌晨6时的广播，突然，一反过去广播巨大胜利的常态，公布了这样一条重大消息："敌人已侵入汉城郊外，政府和国会将临时迁往水原"。市民们一直相信军队的胜利，又听到这样的消息，转眼之间怀疑起了自己的耳朵，但是当清醒过来之后，确实听到炮声就在附近。

大混乱开始发生了。从市里逃出的难民由南大门经龙山朝唯一的大桥汉江桥陆续南下，在汉城车站，广大群众蜂拥而至，陷入难以收拾的大混乱。人们乘不上火车，就徒步或用自行车、货车、牛车、汽车等带着可以带走的行李开始南下，人和车辆挤满了道路。

北朝鲜飞机飞来刚扫射中央厅等处，美军战斗机即出现在空中将其击落了。这时，电台广播"夺回议政府"的消息，并且贴出了墙报。人们认为："原先迁都的消息，果然是误传"，刚安心地回家，马上又听说："军队没有办法阻止敌人的坦克"啦，"没有结合防坦克障碍物部署火力，北朝鲜军队接连不断而来"啦，"军队准备的战斗技术器材不能破坏敌人的坦克"啦等。而且枪炮声越来越近。下午3时许，又播送了一条好消息："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已设置在水原。从28日上午8时起，美军来直接支援，大家不要慌。"市民

们更加迷惑不解了。政府没有指示"市民们怎么做才好"，只是发布一些互相矛盾的消息。

27日上午，陆军部的军官们已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和以后的前景，顺便回到自己家里，说一声"如果活着，还会见面的"等，就出发去水原了，但是一般市民却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晚上11时，播放了李承晚总统关于迁都和希望国民奋起的录音，这时汉城市民也能清楚地听到枪声了。但是尽管如此，广播电台却仍在广播"我军的胜利"。

随着枪炮声的接近，道路上再次挤满了南下的难民。其混乱程度比白天还厉害，车辆和人都不能前进。据说，当时有消息说："人民军已解放了大田、群山、金泉、原州等地，逃难也没有用"，为此，有的人就不逃难了。

汉江桥被炸毁后，难民就开始用渡船和军用筏子渡河，据说也有不少人因绝望而投了汉江。由于汉江桥被炸毁，桥头上南朝鲜军队和难民呼救的惨叫声乱作一团，而且还遭到北朝鲜军队的火力杀伤。

从汉城逃难的市民约有40万人，其中80%是南北分裂后由北朝鲜逃到南朝鲜来的（称为"越南"人，据说共有200万），另外的20%约8万人是高级官吏、资本家、右翼政治家、自由主义者、军人、警官的家属们。这些难民，除了运气好的乘上火车以外，大部分都是徒步，一夜之间即形同乞丐，离开久居的首都一直向南逃去。

留在汉城的大部分市民认为，逃往农村要是遇上游击队和暴徒，反而危险。因为，多次陷入危难之中的汉城市民，历史告诉他们："留在汉城的最安全"。

留在汉城的市民大致有三种态度：一种是欢迎的，这些

人狂热地挥舞小旗，跑前跑后地为红军办事；另一种是静观的，这些人有的躲在各自的家里，有的逃避到山中；还有一种是潜伏的，即逃晚了的军人和警官等。这三种类型，无论何时、何地及在任何战场上都是常见的居民的动态，但是在汉城，欢迎的却格外多。这些人固然都是潜伏在地下的南朝鲜劳动党党员、同情者及随声附和的人等，但是有约48名国会议员留下，则突出地说明了当时南朝鲜的政情。这些议员相信："自已是中立的或左派，所以在共产党领导下也能工作"，其中有：金考锡（前内务部长）、金若水（原为共产党员，后脱党，前国会副议长）、赵素昂（社会党首领，南北协商派）、元世勳（民族派）、金奎植（重庆派的元老）等。这些人被劫持到北朝鲜，大部分人后来失去了消息。

发生这次突发事件后，大部分国民对政府采取的措施有两点不满。一点是，如果政府平时稍微认真地考虑一下"国防"，那么有2100万人的南朝鲜，也不会败给只有900万人的北朝鲜。另一点是，对政府和军队直到最后陷入绝境之时仍不公布真相感到愤恨。总而言之，如果公布真相，指示人们逃难的话，就不会遭受这样的苦难。

《韩国的动乱》写道："到底是谁杀死了数万名领导人物和善良的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深深刻在市民的头脑里，恐怕是终生难以消除的"。就这件事，该书还写道，即使政府和军队下令叫市民逃难，由于缺乏收容设施和衣食准备，人们仍然会认为，与其逃难，还不如留在汉城好。但是，因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谁也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谁也没有勇气把真实情况告诉国民。

北朝鲜军队占领汉城后，使它变成了一座红色的城市。

北朝鲜军队的坦克刚进入汉城，就直奔西大门监狱，释放了政治犯及一切囚犯，把他们树为人民的英雄，当作捕获反民族主义者的帮手。逮捕叛逆者（亲美、亲日派及资本家、官吏等）的，主要是紧跟北朝鲜军队入城的身分不明的部队（大概是思想警备队）。据说，有数以万计的人被逮捕。

军队对居民的政策并不注意表面。北朝鲜军队的纪律严正，以公价购置物品，没有进行掠夺。但是，军队所到之处总有枪声，进行清剿，有一群穿便衣的引导他们前进。

第四节　北朝鲜方面的史料

第三节以前关于边境会战的叙述，主要是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史料为基础。因此，边境会战的经过都是采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张，说北朝鲜进行了有计划的侵略。下面介绍的是相反的资料，即北朝鲜方面有关边境会战的主要史料。

"北朝鲜公开史料"第二章第一节

美帝国主义者和李承晚匪帮以武力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祖国解放战争开始。金日成元帅在6月26日发表广播演说。国家体制的战时化。

该书同一章的第二节

朝鲜人民军的反攻，解放汉城和强渡汉江，美帝国主义扩大武装侵略。金日成元帅7月8日发表广播演说。

一、祖国解放战争的开始

很长时间疯狂准备战争的美帝国主义者，终于在1950年6月25日嗾使李承晚匪帮开始了武装侵略。

敌人的进攻计划是，……把主攻方向放在金川和沙里院方面，主攻部队和从瓮津进攻信川、沙里院地区的助攻一起占领平壤，同时使另一支部队进攻涟川、铁原方面，占领元山以北地区。而且，在进攻平壤时，……使一部分部队在平壤西北的汉川登陆，从南北夹攻平壤；占领元山时，在永兴南面的河内里登陆，同从铁原方面进攻的部队进行协同作战。

李伪军……突然开始进攻，突破共和国警备队的阵地，从三八线向北进攻了１—２公里。警备队全力展开了壮烈的防御战。

共和国政府要求李承晚匪帮立即停止冒险的军事行为，并严正警告他们如不停止这种行为，那么我们就采取决定性措施；他们对这种冒险的军事行为的一切后果应负全部责任。……李承晚匪帮……不停止军事冒险，……在我们祖国和人民面前出现了严重的局势。……

因此，共和国政府根据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决定，6月25日，……命令共和国警备队和人民军要彻底制止李伪军的进攻，并立即转入反攻。这样，朝鲜人民为抗击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而进行的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开始了。

……

金日成元帅6月26日……号召全体劳动人民和人民军官兵一致动员起来，……指出李承晚匪帮在美帝国主义的嗾使下，拒绝我们实现祖国统一的建议，发动了同族相残的内战，揭露了敌人侵略的真相和他们所追求的侵略战争的目的，并明确指出："这场战争是保卫祖国的自由、独立和民主的正义的战争"。（《金日成选集》第二卷第13页）。……金日成元帅还号召南半部的游击队积极展开游击战，从敌后击

溃敌人，打乱敌人的作战计划，斩断敌人的前后方的联络；同时号召南半部人民拒绝执行李承晚傀儡政府的 命 令 和 指示，进行怠工和罢工，……积极支援向南挺进的人民军。

党提高全体党员和人民的革命警惕，同时加强地方自卫工作，组织以党员为核心的战时特别武装自卫队，使他们保卫家乡和自己机关，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二、人民军的反攻和汉城的解放

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一发动武装进攻，我们党和共和国政府就在金日成元帅的直接领导下，制订了如下战略方针。

> 打退敌人的进攻，迅速转入反攻，在美国侵略者把自己的大批兵力投入朝鲜战场以前，以迅速行动,连续打击李伪军，解放南半部全境。

人民军根据这个正确的战略方针和第一次战役的基本任务，……从涟川、铁原地区向议政府和汉城方向为主攻。这是因为汉城是李承晚匪帮的政治、经济、文化和 交 通 的 中心，敌人的基本进攻部队集中在其以北地区。

敌人对共和国北半部的进攻被阻止后，他们依据长期准备的防御阵地，在三八线以南地区迅速转入防御，企图阻止人民军的反攻。敌人调动 3 个师的作战预备队和直属部队，企图打击我军，而后重新进攻共和国北半部。但是，敌人用任何方法也未能阻止人民军的猛攻。

担任主攻的由朴金喆担任文化副师长的步兵 联 合 部 队（第 4 师）、由李永镐（少将）指挥的步兵联合部队（第 3 师）和柳京珠（少将）指挥的坦克联合 部 队（ 第 105 装 甲旅），在炮兵部队的积极支援下，在东豆川和抱川一带消灭

了顽强抵抗的敌人，继续从东北方、北方和西北方进攻了议政府。……与此同时，在西部战线右翼解放了瓮津和延安半岛、开城、长湍等地区后，强渡汉江，在金浦半岛登陆。在中部，26日已经进攻到加平、春川北部地区和三巨里地区。

在东海岸，也攻到注文津南方地区，从玉溪登陆的海军陆战队，插进敌后从南方威胁江陵。

但是，27日，敌人已把首都师、第2、第3、第5、第7师集中在汉城东北方，企图进行殊死抵抗。美帝国主义直接参加了地面战斗。而且，汶山的敌第1师依然进行顽强的抵抗。于是，人民军部队面临更复杂更困难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提出了战斗任务：在西线向金浦、永登浦方面进攻的联合部队（第6师）和春川地区的部队要加快进攻速度，分别进至汉城的西南侧和东南侧，从正面和侧面进攻汉城，围歼敌人的基本力量。最高司令部为了统一指挥前线的人民军联合部队，向前线派遣了崔庸健（保卫相、大将）。担任主攻的部队，击溃了在美帝国主义支援下的敌人，从东西两个方面进攻汉城。从东面进攻汉城的部队，28日早晨，以坦克为先头，发起冲击，一直进攻到汉城东大门区，同时切断了敌人南下的退路。同时，从汉城北侧弥阿里和西北方向逼近的部队也突入汉城，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我军歼灭了敌人，6月28日11时30分，完全解放了汉城。

我军部队占领了西大门监狱及其他监狱，拯救了被敌逮捕投狱的许多爱国人士。

这时，其他部队解放了金浦，……在汶山地区作垂死抵抗的敌人，受到我军部队的正面猛击，开始退却，28日下午退却到汉江南岸。

中部战线的我军步兵联合部队和摩托车部队（这点与美公开史料不同）进至横城东西一线。在东海岸的部队占领了江陵。

这样，解放了汉城的第一次战役，在6月29日以人民军的辉煌胜利结束了。……人民军在这次战役中给了李伪军主力以沉重的打击。在此次战役期间，人民军队毙伤俘2.1万多人①，缴获了大量的武器、战斗技术器材和军需物资。

以上是北朝鲜方面对战况的简要叙述。6月28日，金日成元帅就汉城的解放，向全国同胞、人民军官兵和汉城市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在其贺词的后半部分，突出地表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即心理战和思想战的比重比以往的战争更为广泛。其主要部分如下。

"活跃在敌人后方的南半部人民和游击队，要扰乱敌人的后方，进一步激烈地展开游击战，到处发动人民起义，不让美帝国主义者把给予李承晚匪帮的武器和军需品运进我们国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任命共和国内阁司法部长李承华②为共和国首都汉城市临时委员会委员长。……

① 南朝鲜自己认为损失4.4万人，北朝鲜公布的战果是2.1万人。这表明有2.3万名南朝鲜兵已离开部队四处逃散了。

② 李承华原属于南朝鲜共产党火曜会，是逃亡到北朝鲜去的，很熟悉南朝鲜的情况。他于29日同南朝鲜出生的同志一起进入汉城，实行了共产党的政治。但是，1953年同该派的领袖朴宪永一起，被定为间谍、叛乱颠复罪，并同其他一些干部一起被清洗。

插图9　汉城解放战斗略图

第三章　美国与联合国介入

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第一节　海、空军参加作战

一、美国和联合国的反应

麦克阿瑟司令部　“那是1950年6月25日星期日的凌晨，东京美国大使馆我的寝室里的电话铃响了。……值勤军官报告说：‘将军，今晨4时北朝鲜人已越过三八线大举向南进犯。’……当时我有一种离奇的恶梦似的感觉。在9年以前的一个星期天早晨，在同一个时刻，我在马尼拉，一个具有同样声调的电话铃把我唤醒。……我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一定是在做梦。完全相同的事情，不会重演吧！但是当时我听到了阿尔蒙德参谋长干脆而冷静的声音：‘有什么命令，将军？’”……这是《朝日新闻》连载的《麦克阿瑟回忆录》的一节“战乱突发”文章的开头。

当时，麦克阿瑟将军受领的关于朝鲜的任务是，对驻朝美军提供补给和出现紧急状态时把美国侨民撤退到日本，所以注视着事态发展的麦克阿瑟将军，首先指令，准备撤退美

国侨民和准备对南朝鲜军队提供补给。

美国政府的反应　“开战的第一个消息到达华盛顿的时间是6月25日上午9时（华盛顿时间是24日下午8时）”。这是新闻记者向自己报社发回的电报。美国驻南朝鲜大使莫西奥的正式报告，比它晚到1个半小时。

这些报告，使华盛顿大为震惊。杜鲁门总统、约翰逊国防部长的助理莱曼·兰尼兹尔少将（后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追忆这段往事时说："我们虽然知道北朝鲜在几个月前已具有进攻韩国的能力，但是我们没有查明它在何时、怎么发动进攻”，表明是出乎意料的。

杜鲁门总统周末休假回到堪萨斯自己家里，第二天为出席国家安全会议，返回华盛顿。根据总统的著作《考验和希望的一代》，总统在从堪萨斯返回华盛顿的3小时的飞行中，想起了满洲事变、埃塞俄比亚战争、吞并奥地利问题等，认为这些事例说明，杂草如不在其萌芽状态时除掉，它就会长满庭院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从而做出了如下结论。

> （1）南朝鲜一旦落入共产主义者的手里，他们下一个就会想把日本弄到手。
>
> （2）亚洲各国，如果看到南朝鲜受到共产主义者侵犯，就会失去自己保卫自己的热情。这样一来，侵略火焰将蔓延成为燎原大火，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苏联是在试探美国的力量和做法。苏联认为，美国害怕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介入朝鲜。
>
> （3）北朝鲜的进攻是对联合国承认的国家的侵略。容认这种侵略，联合国的基础及其理想就会

被破坏。从前一直让步，这次再不能让步了。要在这里划一条线。

总统定下了决心："必须援救韩国"。

总统回到华盛顿，立即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在会上，艾奇逊国务卿报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美国的提案，做出了要求北朝鲜撤兵的决议"。然后，作为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共同意见，提出了"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的如下方案。

(1) 请麦克阿瑟将军撤退在南朝鲜的美国人。为此，要击退妨碍撤退的北朝鲜的所有攻击，并确保金浦和其他飞机场。但是，空军的行动仅限在三八线以南。

(2) 请麦克阿瑟将军负责对南朝鲜军队提供弹药和粮食补给。

(3) 为了避免战火波及到台湾，在命令第7舰队抑制中国进攻台湾的同时，还要制止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

接着进行了讨论，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这个会议上如下两点给人印象最深而且最引人注目。第一点是："全体人员都在默默之中，同意了'援助韩国'的大政方针"。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一点与美国以往的方针即远东防线不包括南朝鲜的方针正相反，因而也未列为议题。第二点是援助南朝鲜的方法，因人而有显著的不同。例如："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和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的见解是，用空军和海军支援就足够了；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说，如果南朝鲜军队被打败了，那就需要地面部队。但是当时，南朝鲜军队怎么样了，实际上还没有得到详细情报，因而无从下结论。不过，大家都已认识到情况极为严重"

总统批准了国务卿艾奇逊提出的措施，对万一情况（需要武力介入时）下三军的处置作了指示，随即结束了会议。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立即用电传机同麦克阿瑟将军联系，按总统的决定下达了如下第1号指令。

> （1）为防止金浦、汉城地区丧失，迅速向南朝鲜军队供应弹药和装备品。为确保上述物品的运输，可用必要的空军和海军实施护送。
>
> （2）撤退在南朝鲜的美国人。
>
> （3）向南朝鲜派遣调查团，调查并报告：“如何才能最有效地援助韩国？”

联合国的反应　24日夜晚，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在私邸听取了北朝鲜军队进攻的报告后，立即大声说：“这是对联合国的侵略”。然后，25日下午2时（朝鲜时间是26日凌晨4时）召开了安全理事会，肯定：“北朝鲜的进攻是破坏和平”后，通过了“要求北朝鲜军队撤兵，会员国要协助这一决议的实行，不支援北朝鲜”的决议。但是，北朝鲜军队无视联合国的决议，继续进攻。

决心武力介入　因此，美国于27日（东京时间）决心进行武力支援（杜鲁门回忆录第26页），发布了命令美国远东海、空军参加作战的第2号指令。

> “为了直接支援韩国军队，要以远东海、空军攻击侵入三八线以南的北朝鲜军队。此项行动的目的在于，把北朝鲜军队从韩国赶出去。”

这天夜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项重大决议：“为击退北朝鲜的进攻，恢复和平安全，建议联合国各会员国‘向韩国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此时，联合国开始受到第一次考验。

二、远东海、空军初期支援作战

前进指挥所 麦克阿瑟司令部根据华盛顿的第1号指令，编成了以后勤部副部长约翰·查奇准将为团长的调查团（13名成员）。该调查团于27日上午4时从羽田机场出发，6时到达板付。可是，这一天由于收到了华盛顿的第2号指令，调查团便改称前进指挥所兼联络组，除调查任务以外，又附加了指挥驻南朝鲜美军顾问团和对南朝鲜军队实施支援的任务。前进指挥所兼联络组于27日下午7时到达水原，在该地设立了办事处。这件事，如前所述，南朝鲜报道为"美地面部队来援"。

28日上午4时，美军顾问哈茨赖特上校等出面，向前进指挥所报告：（1）汉江桥已被炸毁；（2）北朝鲜军队进入了汉城；（3）南朝鲜军队溃不成军正渡汉江；（4）大部分顾问团成员被困在汉城。查奇准将找到蔡秉德总参谋长，告诉他决定以海、空军直接支援南朝鲜军队及自己的任务之后，就作战指挥提出如下建议：

> （1）命令汉城附近的部队，在汉城继续进行巷战以争取时间。
>
> （2）把败逃中的官兵集中起来，再编成部队，配置在汉江一线，无论付出多大牺牲也要坚守到底。

美军顾问和南朝鲜军队的高级干部仅在28日1天，就集中了1000名军官和8000名士兵，重新编成了数个营，配置在汉江一线。在此期间，查奇准将综合了东海岸和中央公路方面的情况，认为有投入美军地面部队的必要，向麦克阿瑟司令部做了报告。

空军的支援 远东空军根据第1号指令，从26日开始为

掩护撤退而出击，击败来袭的雅克战斗机完成了自已的任务；接着根据第2号指令，又从28日起开始正式的作战，29日共进行了172次出击。从而，压倒北朝鲜空军，确保了南朝鲜上空的空中优势。

当时的驻日第5航空队由9个团组成，拥有飞机1172架（其中可出动的为350架），其主力是由18个飞行中队组成的防空战斗机（大部分是第1次使用F-80S喷气式战斗机）。但是，由于其主力部署在日本北部，所以战争开始时，能马上参加朝鲜上空战斗的只有4个中队。因此，26—27日，将其主力集中到九州，正式作战一开始，就深感战斗机不足，请求华盛顿增派164架F-80CS、64架F-51S等，当时因F-80缺乏库存，华盛顿便用"拳师"号航空母舰运送了145架F-51飞机。"拳师"号航空母舰创造了8天零8小时（一般是14—16天）横渡太平洋的记录。

远东空军在数天之内就确保了空中优势，7月3日，在板付设立了空地联合指挥部，当天，又向大田派遣了两个前进空中控制组，到第一线负责飞机和地面部队的联络。前进空中控制组，后来又在南朝鲜军队的军和师里各设立1个；美军地面部队介入后，美军师里又配置了6个，取得了空地联合作战的效果。但是，在当初空军对地面部队进行直接支援过程中，由于缺乏空地联络器材和训练不足，以及飞行员不够成熟，看错地形等，曾发生了多起误炸事件。前面提到的在汉江岸边误炸南朝鲜第1师，引起白善烨师长发怒事件等就是其中的一例。由于不断发生误炸事件，查奇将军便请求把空军的攻击限于汉江以北地区，决定给南朝鲜军队分发星条旗，以标示战线位置。但是，空军的误炸问题仍然没有立即得到解决。

海军的支援 远东海军首先出击，阻止沿东海岸公路南下的北朝鲜第5师。"丘瑙"号巡洋舰28日到达东海岸，29日起，开始对江陵—三陟之间实施炮击。200毫米的舰炮一起射击，炸塌断崖造成滑坡破坏了险峻的海岸公路，其效果很大。7月2日，在注文津海面发生小规模的海战，击沉北朝鲜军队的2艘鱼雷艇、7艘经过改造的拖网船。

接着，海、空军又根据第3号指令（后述），于3日，由美、英航空母舰的舰载机空袭了平壤，从7月4日开始对朝鲜半岛实施了封锁。但是，为了避免刺激苏联和中国，引起偶发事件，其行动限制在东海岸的吉州，西海岸的沙里院东西之线以南。因此，北朝鲜的重要港口仍在开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及大连和青岛的运输船可以自由地出入清津、镇南浦等港口。美国因为没有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所以，特别考虑防止战火蔓延及不给苏联和中国以介入朝鲜的口实问题。这就是所谓有限战争。

第二节 美国地面部队参加作战

一、美国投入地面部队的决心

麦克阿瑟将军视察前线 查奇准将关于"有投入美军地面部队的必要"的报告事关重大。虽然海、空军介入和陆军介入同样是武力介入，但其性质却有根本区别。

麦克阿瑟将军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总是要亲自查明事情的真相的。29日上午6时10分，麦克阿瑟将军乘坐C—54"巴丹"号专机冒雨从羽田机场起飞。随员有远东空军司令官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中将、参谋长阿尔蒙德少将、第3部

（作战）部长赖特准将等15人。

“巴丹”号到达九州时，麦克阿瑟将军通过斯特拉特迈耶中将，向第5航空队司令官帕特里奇少将下达了指令。发出的电文是：“斯特拉特迈耶致帕特里奇。立即攻击北朝鲜的飞机场。机密。麦克阿瑟已批准”。这时，还没有允许攻击三八线以北，但是这种越权行为以后也并未当作太大的问题对待。

“巴丹”号专机飞抵水原时，那里刚遭到“雅克”战斗机攻击不久，有1架C—54型飞机还在燃着大火。麦克阿瑟将军听取了查奇将军的报告后，判断：“南朝鲜军队有组织的部队只剩下2.2万人”，为了查明实情遂向汉江河岸而去。沿途的道路上挤满了数以千计的难民和纷纷溃逃的南朝鲜兵。麦克阿瑟将军向同车的查奇将军说：“这种情况，正象你所说的，必须立即投入陆军”。

麦克阿瑟将军登上了永登浦东面的小山。他亲眼看到前一天刚被北朝鲜军队占领的汉城和被破坏的汉江桥，在汉江堤防上，失去装备的南朝鲜兵，正在冒着敌人的炮火拼命地挖掘堑壕。汉城冒起的滚滚黑烟，似乎在苦诉朝鲜民族的悲惨命运。

麦克阿瑟将军在这次视察中得出的结论是：“韩国的防卫力量即将荡然无存。北朝鲜的坦克部队处于可一举南下釜山的态势。如果不允许共产党方面在韩国乃至全亚洲得手，除了投入美军地面部队以外别无他法。”

从此以后，关于投入地面部队的问题，在麦克阿瑟的头脑里酝酿了如下的方案，即：“一举变失败为胜利的反击行动——仁川登陆作战构想”。（据麦克阿瑟将军著：《麦克阿瑟回忆录》“决心”）

投入的决心　麦克阿瑟将军返回东京时，对南朝鲜形势深感忧虑的华盛顿发布了如下内容的第3号指令。

(1) 为了维持对南朝鲜军队的补给和联络，可以出动在南朝鲜的陆军补给支援部队。

(2) 为了确保釜山——镇海地区的港湾、机场，可以出动战斗部队和补给部队。

(3) 可以用海、空军攻击北朝鲜地域。但是，要限于离苏联国境有足够距离的目标。

(4) 保卫台湾，并且阻止国民党政府反攻大陆。

(5) 对南朝鲜军队，可随意提供必要的补给。

然而，在本指令的末尾，又附加了如下的重要关照事项。

"本指令一旦实行，苏联或许介入。这种危险性很大。但是，本指令并不是认为，那时也可以同苏联进行战争。那时，将有新的指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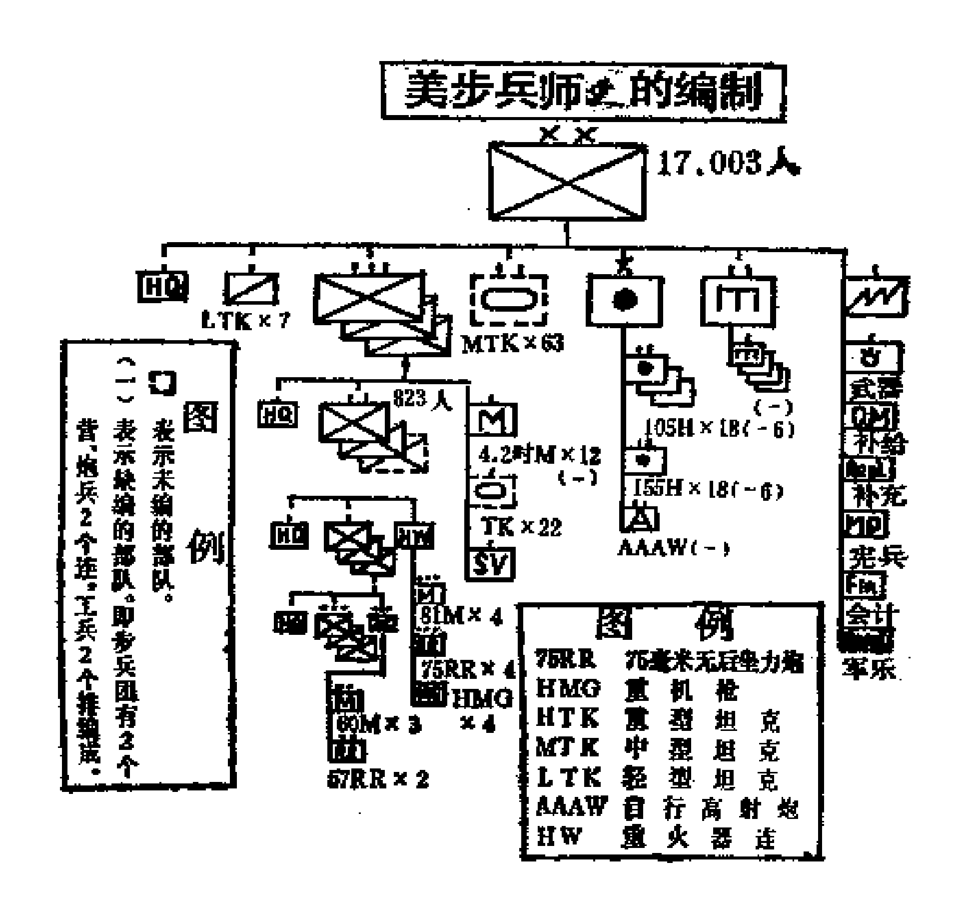
这个指令，批准用海、空军攻击北朝鲜，但却没有说可以使用地面部队战斗。战斗部队只能用于确保朝鲜的东南部。因此，麦克阿瑟将军于30日上午3时，把视察所得的结论即"有投入地面部队的必要"打电报报告了华盛顿。麦克阿瑟将军用电传机同陆军参谋长柯林斯上将取得联络，说明："时间很重要。不能犹豫不决，需要立即做出决定"。

杜鲁门总统于6月30日凌晨4时57分，批准了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1个团战斗群参加战斗的要求，接着又批准了投入2个师和对北朝鲜进行海上封锁，并且向全世界简洁地公布了投入地面部队的事。

当时驻日美国陆军的状况　由4个步兵师组成的美国第8集团军，5年以来一直在担任占领日本的任务，根据"美

国公开史料”，其状况如下。

满员率为70%，军官和军士当中有的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士兵都很年轻，全是19～20岁的青年。



当时各师是占领军，又由于缺乏训练场地，训练很少。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中将曾计划从1949年夏季开始进行有计划的野战训练，到战争爆发时，刚刚完成营训练的检验。当时，美军步兵师的基本编制如上表所示。驻日步兵师因满员率的关系，步兵团由2个营编成；支援兵种也与此相适应，直接支援炮兵营编制2个连，工兵连编制2个排。另外，步兵团的坦克连也集中编成师的坦克营，由师直辖；装备的坦克，由于是占领军，又考虑到日本的道路网特别是桥

梁关系，是M-24轻型坦克①。（制式坦克是M-4，M-26或M-46②）

二、美陆军参加作战前战局的变化

南朝鲜军队在汉江线的防御准备　汉江是南朝鲜的第一条大河，汉城附近的水流密度为300米～1200米不等，河面宽为1000～2000米，水深平均达3米，是丢失了汉城的南朝鲜军队可以依托的最好的地线。

南朝鲜军队在始兴的步兵学校建立了司令部，由作战局长金白一准将和顾问们把溃逃来的士兵集中在校园里，编成步兵营，把他们投入前线。用这种方法，给第7师师长刘载兴配属了4个营负责在鹭梁津方面组织防御；配属给首都师师长李钟赞上校2个营和第5师的一部防御永登浦，1个营作为总预备队。这两个师称为永登浦地区队，由步兵学校校长金弘一少将统一指挥，后来编成了南朝鲜第1军。

在金浦地区，由白善烨上校任金浦地区队队长，指挥隶属于他的第1师和首都师的第18团，防守江岸的防线，其散兵的间隔达30～50米。

另外，为阻止北朝鲜军队从汉城向东南方向推进，由成

---

① M—24轻型坦克　1943年制式化，全重18.4吨，75毫米炮，装甲37.5～12.5毫米，时速54公里，据说是为在日本作战而制造的。

② M—46中型坦克　是巴顿系列的第一代坦克，重43.6吨，90毫米炮，装甲厚度76～105毫米，时速48公里。成为取代M—4及M—26的主战坦克，1949年制式化的当时，是最精锐的新式坦克。

为第2师师长的林善河上校，指挥第2师的第16团和第3师的第2团，守备汉江和北汉江的会流点两水里。这时，南朝鲜军事首脑考虑的有如下三点：

(1) 希望能在美军地面部队来增援之前，尽一切手段保持住汉江防线。

(2) 努力预防叛乱、集体投降和恐慌。为此，要提拔工作有成绩的军官。为了消除坦克恐怖症，还要以高级军官编成近战打坦克突击组，进行示范。

(3) 封锁东海岸公路。

北朝鲜军队的第二次战役计划　根据北朝鲜公开史料第54页记载，北朝鲜军队根据南朝鲜军队的汉江防线情况和联合国海空军介入等意外的情况变化，决定了如下第二次战役方针。

“在美军来增援之前强渡汉江，突破汉江南岸的阵地，全歼敌军主力，解放平泽、安城、忠州、堤川、宁越等地区。为此，要在以永登浦——水原——平泽为主攻方向的同时，对其他若干方向实施助攻”。

为了实现这一方针，他们决定，把“在水原以北地区包围残存的南朝鲜军队的主力”作为直接战术目的，紧急渡过汉江。如果拖延了时间，美国陆军部队就可能加入汉江江岸的战斗。那样一来，战局的前景就会变得极为暗淡。但是，北朝鲜军队的弱点则是缺乏制式的渡河器材。要渡过临津、汉江、锦江、洛东等南朝鲜的4条河流，估计需要4套渡河器材，而苏联只给了他们1套。

北朝鲜军队渡过汉江和占领永登浦　北朝鲜第6师于6月28日傍晚在金浦以北地段渡过汉江，29日排除南朝鲜第18

团的抵抗，占领了金浦机场。

6月30日凌晨，北朝鲜第3师第8团利用黎明前的黑暗，在炮兵和坦克炮的火力支援下，开始在汉城东南侧的西冰库渡船场渡河。其方法是以徒涉、游泳为主，一部分人用卡车及可以塔载20～30人的木舟渡过去的。渡过汉江的北朝鲜部队驱逐南岸的南朝鲜部队后，立即在沙平里南侧台地占领了阵地，以后并没有进一步扩张战果。蔡秉德总参谋长总担心北朝鲜军队可能向永登浦方向进攻，而北朝鲜军队却没有南进，所以便根据查奇将军的建议，命令鹭梁津守备队实施反击。但是，反击部队没有炮兵，受到了北朝鲜军队的炮兵和坦克炮的压制。

中午时分，在美国的指挥参谋学院留学的丁一权将军回国，代替蔡秉德担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蔡将军被任命为有名无实的预备军司令官。

7月1日上午4时，北朝鲜第4师以第5团为先头，开始在汉城的西南侧渡河。第5团过去始终是预备队，被起用到第一线后精神百倍。该团一渡过汉江就开始进攻永登浦，但这次未能象过去那样轻而易举地占领。

永登浦是汉江南岸的交通中枢，说汉江线防御的成败取决于永登浦也并非言过其实，因而，南朝鲜首都师和第5师的一部兵力等利用工厂和围墙，以轻武器和手榴弹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北朝鲜军队如前所述缺乏渡河器材，炮兵和坦克无法渡江，对于由西至东在宽大正面上实施进攻的步兵，从北面不能进行有效的火力支援。因此，两军就成了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战斗。北朝鲜第4师遂展开全部步兵兵力实施攻击，在两天后的7月3日上午8时，才好容易占领了永登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战斗胜负的，归根到底仍

然是由于4辆T—34坦克加入了战斗。北朝鲜的工兵在敌火下修理好了铁路桥，铺上踏板把坦克开过去，南朝鲜军队立即开始撤退了。

在这次战斗中，据说北朝鲜军队共计损失2156人，即：战死227人，负伤1822人，失踪107人。该师从开战到占领汉城的4天间共伤亡1112人，相比之下可以看出，永登浦两天的战斗是多么激烈。

当永登浦进行攻防战期间，北朝鲜第3师已在西冰库渡过汉江；第6师于7月3日傍晚以1个营在6辆坦克的引导下占领了仁川。

7月4日早晨，北朝鲜军队总的态势是：把最精锐的4个步兵师（第1、3、4、6师）和装甲师集结在永登浦周围，准备沿着汉城——大田——釜山的主攻路线实施进攻；经春川西进的第2师正在经加平——京安里（汉城东南30公里），向龙仁（水原东北8公里）前进；在中央公路正面新投入战线的第15师，从原州西进进攻骊州，第7师从原州向堤川和忠州南下；在东海岸，第5师向蔚珍急进；总预备队第13师在向汉城推进中。

以上的战况，主要是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史料，而北朝鲜公开史料则作了如下叙述：

> “人民军工兵部队为保障我军渡河，不顾敌军的猛烈轰炸和炮击，修复了敌人破坏的汉江大桥。这座大桥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修复，是因为当时，铁路工人以及爱国市民充满了解放的喜悦，为歼灭和驱逐敌人而忘我地协助部队进行了修复大桥的作业。”（原编者注：可能是垒土袋）
>
> “先遣队于6月30日夜，在炮兵的支援下，从

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修复的汉江大桥和鹭梁津、汝矣岛方向开始渡河，在7月1日早晨以前，建立了桥头阵地。主力利用该先遣队的战果，并且在占领金浦的部队的掩护下渡河，于7月3日拂晓，开始猛烈攻击永登浦一带，解放了该地。”

“第2师击败两水里的敌军第2师，于7月3日推进到龙仁以北，在分割敌人战线的同时，威胁了敌人后方的左翼。”

水原陷落　北朝鲜第4师于7月4日上午6时，以在坦克引导下的第5团为追击队，开始南进。南朝鲜第2师的第5团（防御议政府东侧的团）企图利用军浦场附近的地形阻止敌军南下，而遭到14辆坦克的突击再次溃败，以后这个团再也没有恢复建制。

美、澳空军飞来，对北朝鲜军队特别是坦克拼命地进行了攻击，但命中的很少。从下午到傍晚，京釜公路上挤满了南朝鲜士兵和车辆。可是，美、澳空军的飞机再次在乌山附近，多次误炸了南朝鲜军队，造成了200人的伤亡。飞行员奉命攻击汉江以北，但据《韩国的动乱》介绍，“似乎他们错把锦江当成了汉江”。南朝鲜军铺上白布，把发给他们的星条旗展开，以标示战线，但毫无效果。据说，美军飞机纠缠不休地攻击他们，南朝鲜士兵忍无可忍，遂将其击落，把飞行员当俘虏对待。

在此期间，更加担心北朝鲜第2师进至水原以东，而且阻止T—34沿京釜公路南下的手段（地雷）尚未运到。丁一权总参谋长于7月4日下午，把陆军部撤到了大田（南朝鲜公开史料称，3日撤到平泽），同美第24师司令部设在一起。北朝鲜第4师于4日夜半，未受到任何抵抗即占领了水

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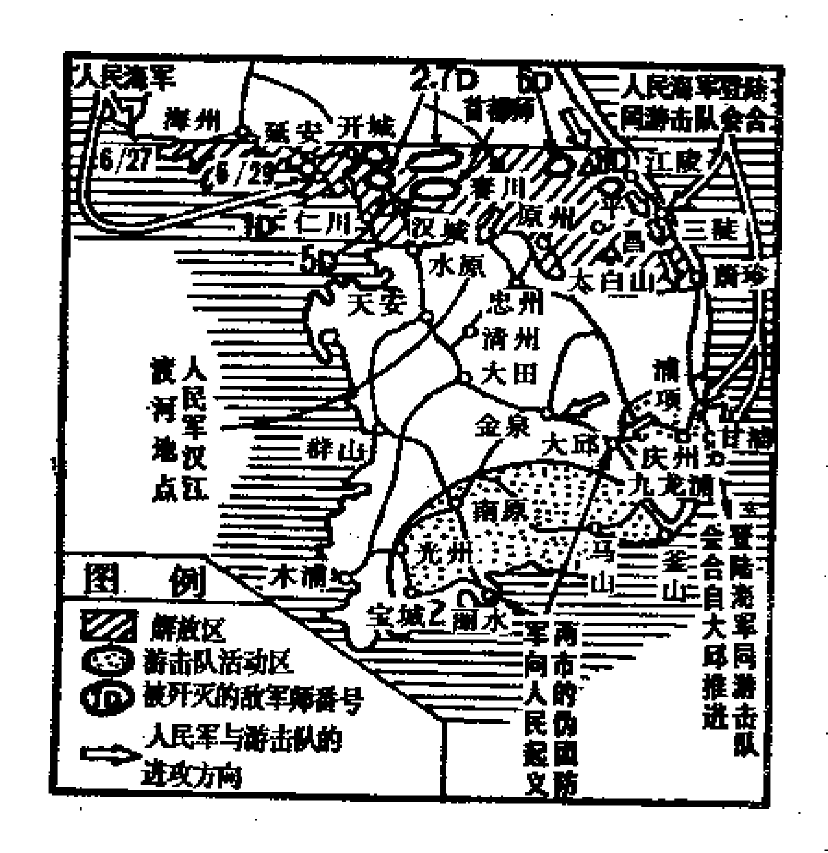


插图10　朝鲜人民军反抗美李伪军进展图

三、美陆军下达出动命令

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情报估计　北朝鲜军队开始南侵直后，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情报估计是："北朝鲜军队的入侵兵力为4个师和3个警备旅的7万人、70辆坦克"（6月25日总司令部公布）。而在麦克阿瑟将军视察汉江江岸直后，即发生如下变化。据《麦克阿瑟回忆录》之"传统"一节称：

> "入侵兵力为6个师和警察部队的3个旅及近200辆苏制坦克。其主攻方向是中央走廊（春川—原州—大邱），并且沿东西两海岸的道路实施助攻，同时到处都有水陆两用部队登陆。韩国军队

的汉江防线被突破，开始迅速瓦解”。

但是，他对北朝鲜军队的实际战斗能力，特别是对共产党军队所具有的特点，似乎还认识不足。给人的一般感觉是：“他相信，如果美军地面部队一出现，韩国军队的士气就会提高，北朝鲜军队就会后退”（《纽约先驱论坛报》刊载），麦克阿瑟将军在其《回忆录》中的“美军介入”一节中写道：“美军地面部队一出现在战场上，敌军司令官就会心惊胆战，除了依靠这样的策略即采取慎重而拖延时间的行动以外别无他法”。

麦克阿瑟司令部的作战计划　麦克阿瑟将军的构想是，首先在某地阻止北朝鲜军队南进，尔后在仁川登陆，一举将敌击败。这种想法，是在汉江江岸产生的，但这一点之所以成为他坚定不移的信念，据说是因为他返回东京后，从阅读的美国独立战争时沿弗洛伦斯河溯流而上的作战中得到的启发。这场弗洛伦斯河的战斗，是在本国军队的背后登陆，一举将其击败的战斗。而在太平洋战争中指挥过无数次登陆战役的麦克阿瑟将军，并不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定下的决心，而是因为他在这个时期阅读了大约170年前的战史，然后汲取战史中的经验教训，把它作为自己的坚定信念的，这一点我认为，的确是意味深长的。

根据麦克阿瑟将军的方针，第3部（作战）部长雷特少将制定了如下作战计划。

（1）用第24师和第25师的1个团战斗群，阻止敌人南进。阻止线以在车岭山脉——小白山脉以北一线为宜。

（2）命令海军陆战队和第1骑兵师于7月22日左右在仁川登陆，以夹击北朝鲜军队（称为“铬

铁行动”）。

（3）以第7师加强日本北部的防御，令第25师也担任九州的警备任务。

（4）从第7师等部队中抽调兵员，增强出动的师。

（5）要日本建立自卫能力。

下令出动　6月30日，麦克阿瑟将军得到投入地面部队的许可后，立即通过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中将，向第24师下达了出动命令；同时，命令第24师把第27团战斗群调往朝鲜，以第24团战斗群接替第24师的警备任务。

然后，于7月6日，把第1骑兵师师长霍巴特·盖伊少将召到司令部，命令他准备实施仁川登陆作战。盖伊少将在第2部（情报部）了解朝鲜的战况时，有关人员说：“请贵师赶紧准备登陆。如果一旦登陆迟了，贵师就可能无法在第24师之后进入汉城”。我认为，这句话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司令部当时的气氛。

四、美第24师出动

出动前的状况　第24师在太平洋战争中，曾由新几内亚转战到莱特、吕宋，因在莱特登陆时同第1骑兵师一起在塔克洛班—帕罗登陆而出名。战后，该师即进驻日本九州和山口县，司令部设在小仓，第19步兵团在别府，第21步兵团在熊本的伍德营地，第34步兵团在佐世保，炮兵部队在福冈的春日，侦察、坦克营和部分工兵在山口，其他的补给部队等在小仓。朝鲜战争爆发时，第19团战斗群正在神奈川县的辻堂海岸进行登陆演习。全师现有人员12197人，缺额约5000人。

6月25日是该师的创建纪念日，在师司令部举行了化装舞会，在那里收到了三八线爆发战争的通报。据第24师师长迪安少将的《回忆录》称，该将军条件反射似地直感到："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该师当时正担任南朝鲜军官的训练任务，所以请示第8集团军是停止训练，还是怎么办？得到的答复是："无需停止。准备接受下一期学员"。于是该师便消除了一度出现的紧张气氛，从事接受撤退到板付和福冈港的2001名驻朝美国人的业务。但是，由于朝鲜的战况日益恶化，当局考虑要出动陆军，所以该师又奉命从29日早晨开始处于准备出动的态势。

史密斯支队出动　6月30日夜，第8集团军司令官用电话对24师师长下达了向朝鲜出动的命令。这项口头命令，作为7月1日凌晨3时15分的第8集团军作战命令写进了战斗文书，其内容如下：

> （1）抽出2个步兵连由营长指挥，加强2个107毫米迫击炮排和1个75毫米无坐力炮排组成迟滞分队，空运到釜山，交由查奇将军指挥。
>
> （2）师司令部和1个步兵营立即空运到釜山。
>
> （3）师的其余部队依靠海上运输航渡。
>
> （4）尽快地建立可以实施攻势作战的基地。
>
> （5）第一项之分队的任务在于，在朝鲜着陆后，立即开始前进，排出万难北进，同由汉城向水原南进中的敌人接触，迟滞其前进。
>
> （6）迪安少将到达朝鲜后，将被任命为美国驻朝鲜陆军部队指挥官。

迪安师长把派遣先遣营的任务下达给了熊本的第21团。因为熊本的部队有优越的演习场和良好的驻地环境，在各师

当中它是最精锐、最守纪律的部队。

这时，决定命运的第21团第1营营长查尔斯·史密斯中校，由于部队已处于警戒状态，他一夜未睡，下午9时许才回到官邸，可是10时30分，团长里查德·史蒂文斯上校就来电话说："已经开锅了（已爆发战争的意思），马上来。"团长命令身负重任的史密斯中校："指挥除A、D连以外的营主力去板付。预定立即飞往朝鲜。师长在板付下达详细的命令"。

该营从第3营补充了军官，7月1日凌晨3时，冒着倾盆大雨乘汽车从熊本出发，上午8时05分到达板付。

迪安师长等待史密斯中校到达之后，立即命令：

> "到达釜山后，向大田前进。师要在尽可能远离釜山的地方阻止住北朝鲜军队。因此，你营要沿京釜公路北进，尽量在北面阻止敌人。同查奇将军取得联络，如不知道查奇将军在什么地方就去大田。成功后，从大田再向北走。很遗憾，我再无法提供更多的情报了。我所掌握的情报只有这些。祝你一路平安。上帝会保佑你和你的官兵们的。"

史密斯支队共有440人，由营部连的二分之一、B、C连、75毫米无坐力炮排（4门）、107毫米迫击炮排（4门）编成。（空运的是75毫米无坐力炮、107毫米迫击炮各2门）携行弹药为每枝步枪120发，口粮携带2日份。

史密斯支队乘6架C—54运输机，于上午8时45分从板付起飞。但是由于釜山上空有雾无法着陆，来回飞行了10次，最后才好容易于下午2时至3时着陆。支队受到南朝鲜国民的欢迎，下午10时从釜山乘火车出发，7月2日上午8时抵达大田车站。大田有查奇将军的前进指挥所、南朝鲜政

府和南朝鲜陆军部。

水原事件　实际上6月30日麦克阿瑟司令部的计划中，已决定要把史密斯支队和师司令部空运到水原，命令查奇将军7月1日全天确保水原机场。当时的战线在水原机场以北约24公里的汉江一线，而且美国空军拥有制空权，空路是安全的，所以空运到水原是一般常识。可是，以平时的心理难以理解战场的心理，因而这个计划就落空了。

前进指挥所自6月28日以来，同南朝鲜陆军部一起都在水原，30日下午美军飞机报告："敌军纵队正在从东面逼近水原"。这个通报，据尔后调查，判明完全是误报，但当时的情况是很容易叫人相信的。在此期间，前总参谋长蔡秉德和新总参谋长丁一权去汉江江岸视察，同美军顾问一起回来，说他们感到汉江一线似乎很难保持住。这时，在汉江江岸正是北朝鲜第3师在西冰库渡船场渡河，北朝鲜第6师占领了金浦的时候。因此，美军顾问和前进指挥所的军官们，内心变得很不平静。

下午8时许，查奇准将到水原以南14公里的乌山电话中继站去打电话不在场时，在夜暗中，北方500米处的线路上有带红色闪光的东西接近。有人说是"铁路信号"，一部分人便骚动起来。而且最后得出了敌人已包围水原的结论。然后有人说："去飞机场安全"，于是前进指挥所的军官和顾问们便一起往3公里以外的飞机场跑。象"河堤决口一样"，想制止也制止不住。刚开始跑时，有人说："把装备破坏了吧"，所以就用燃烧手榴弹破坏了通信机，因此把设有司令部的校舍烧掉了，把唯一可以和东京通信的电台也烧毁了。结果，就放弃了水原机场，史密斯支队也因此改为在釜山着陆了。

第四章　美第24师初期的迟滞行动

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孙　子

第一节　师到达战场

一、史密斯支队到达

7月2日上午8时30分许，史密斯中校在大田向查奇将军报到。查奇将军指着地图上的一点说："现在最重要的是阻止敌军突进。要把见了坦克不逃跑的士兵都放到这里。你到这里支援韩国军队，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吧"。史密斯说："那么我去看看地形"，便带领参谋向水原北上了。沿途的道路上，南朝鲜士兵和难民在络绎不绝地南下。

史密斯中校判断，大田以北约100公里的乌山北侧高地为"最适当的阵地"，进行必要的标示后返回设在大田飞机场的营露营地。这个高地是瞰制京釜公路和铁路的要点。

可是当晚，史密斯中校受领了查奇将军下达的"占领平泽—安城一线"的命令。不知道这天早晨查奇将军指的一点同乌山和平泽的关系是什么。史密斯支队再次乘火车北上，各以1个连占领了安城和平泽，营部设在平泽。

二、师主力到达

迪安将军于3日上午10时30分，煞费苦心地在大田着陆，肯定了查奇将军把史密斯支队配置在平泽和安城的处置。但是认为，1个连怎么也难以守住平泽、安城，为了督促当时在釜山乘火车的第34团北上，当夜即飞往釜山。

3日傍晚，第24师主力已由海路被送到朝鲜。第21团的直接支援炮兵第52野战炮营A连，7月2日在博多乘船，当天黄昏到达釜山，正通过铁路运输北上。7月1日第34团在佐世保乘船，2日夜在釜山登陆，正在搭乘列车。而且，熊本的第21团3日在门司和佐世保乘船，预定于4日早晨到达釜山。在辻堂海岸进行登陆演习的第19团，就那样向釜山急航，预定4日早晨抵达釜山。另外还决定第25师的第27团战斗群于下周航渡。

7月4日早晨，第34团第Ⅰ营乘列车开始北上，主力有可能于傍晚从釜山出发。第34团之所以推迟从釜山出发，是因为该团带来的驻地用的器材过多，为挑选一些留下费了时间。

迪安将军从4日凌晨0时1分起指挥在朝鲜的美军，查奇准将留作副指挥官。这一天，北朝鲜军队开始以破竹之势向水原进击。

三、迪安将军的阻止计划

迪安将军得知以上情况后，为考虑在哪一线阻止北朝鲜军队而绞尽了脑汁。师受领的任务是：“尽量在北方阻止敌人，建立用以发动攻势的基地”。因此，必须首先阻止住敌军，而问题是在何处及如何阻止。北朝鲜军队在半岛的全正

面向南推进，其主攻方向为京釜公路，以坦克为先导的2.5万名敌军在南进中，（该将军回忆录）中央公路、东海岸公路方面敌军的进展情况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但是，今明两天师可以使用的兵力却只有2.5个营。

从地形上看。由北向南以下各线适于防御：（1）平泽—安城—忠州—三陟一线；（2）车岭山脉；（3）锦江；（4）小白山脉；（5）洛东江一线。现在汉江一线已被突破，除在上述各线的某一线阻止敌军以外别无他法。

迪安将军决定首先在最北一线的平泽—安城一线阻止敌军。然后，于4日下午返回大田，与南朝鲜陆军部协商①之后，决定在龙仁—镇川—清州公路以东地区由南朝鲜军队担任。

迪安将军选择平泽—安城一线为最初阻止线的理由是，这一线由于牙山湾深深凹进去，在南朝鲜是最窄的地方。而且，安城河②形成一定程度的障碍。另外，由于牙山湾的南岸向西突出较大，所以如果北朝鲜军队夺取平泽，就可以利用经全罗北道、全罗南道向釜山的接近路。因此认为，为了控制这条路线也需要固守平泽。

但是，虽说狭窄，平泽—三陟一线也有约200公里，而

① 美军和南朝鲜军队的关系，在14日李承晚总统向麦克阿瑟将军提出请求："希望也一起指挥韩国军队"之前，是合作关系。当时，南朝鲜军队的兵力，把四处逃散的兵员集中在一起共有6.8万人。

② 中日甲午战争的初战就是发生在这个安城河畔的成欢里，是产生"安城河容易过……"这首军歌的古战场。另外，1951年正月，被中国军队打得往后退的联合国军，也是在这一线站住脚的。

且在安城—平泽一线，既没有战术上易于防御的地形也没有地形障碍。安城河正如军歌歌词中所说的那样，是容易涉渡的河流。

迪安将军的计划是，把北上中的第34团配置在平泽—安城一线，令其坚守。但是，该团5日早晨才能到达，所以没有时间展开和构筑阵地。于是就决定把占领平泽和安城的史密斯支队推进到乌山以北一线，令其迟滞敌人。史密斯支队，可以说是掩护部队，受领了全般警戒的任务。

另外，根据《迪安将军回忆录》，该将军“认为乌山以北的地形有利，所以用史密斯支队在战线上坚守要点，可能有助于制止不停地退却下来的韩国军队”。

曾任第25师炮兵司令官的乔治·巴斯准将，作为师炮兵司令官前来赴任，所以迪安将军便把这位将军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派往平泽，向史密斯支队传达占领乌山的命令。然后，迪安将军任命刚从日本飞来的哈劳德·阿伊莱斯中校担任5日拂晓前到达大田的第34团第1营营长，同时，直接命令其占领平泽。

不久，第34团团长吉亚·罗维莱斯上校到达大田火车站。迪安将军把任命阿伊莱斯中校担任第1营营长并令其占领平泽的事，告诉了罗维莱斯上校，并且命令达维德·史密斯中校指挥的第3营占领安城，团部设在成欢里。罗维莱斯上校于5日上午依照命令配置了部队。但是，该上校却尚未见到阿伊莱斯中校。

根据《迪安将军回忆录》中的记述，该将军曾向南朝鲜军队提出过阻止敌军南进的“建议”，但是，南朝鲜军队摆出了没有炮兵、没有反坦克手段、因为被包围了等等理由，表现出缺乏用自己的双手重新建立战线的气概，而且也不进

行努力。其"方法"是什么虽然没有写，但从前后的关系看，可能是类似南朝鲜军队的情报科长李中校提出的建议，即："坦克，可以允许它随意突破，但要用环形防御阵地阻止后续的步兵和补给车辆。当坦克通过后，要立即在其后方的道路上挖掘壕沟，使坦克无法返回补充油料特别是弹药，等待其自行毁灭"。但是，这种方法似乎一次也没有试用过。迪安将军追述道："当时，北朝鲜军队的坦克是单独地以纵队队形突击过来的，因此或许能建立奇功"。

第二节　乌山——平泽——天安的战斗

一、乌山的战斗

防御准备　史密斯中校根据内部指示，于7月4日下午把部队集合到平泽，并把前来支援的第52炮兵营掌握到手以后，便和炮兵营长佩里中校一起再次侦察乌山北方的高地，标示了阵地位置。该中校刚回到平泽，巴斯准将即前来下达了命令："在乌山北方高地占领阵地。就是你在这之前向查奇将军说的那个高地"。

史密斯支队于凌晨0时过后，即乘征用的卡车从平泽出发了。支队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而闭灯前进。途中的桥梁上都有南朝鲜军队的工兵安放的炸药，道路上充满了难民和败逃的南朝鲜兵，由于司机逃跑等原因，所以直到凌晨3时许，才抵达平泽北方18公里的阵地。

步兵开始按标志构筑阵地，炮兵在前一天侦察的山阴占领了阵地。而且，把一门带有6发反坦克炮弹的专门反坦克炮，配置在步兵后方约1000米处。

炮兵由第52野战炮营营长米拉·佩里中校指挥，由营部管理连的半数和A连组成，计有105毫米榴弹炮6门（一说5门）、车辆73辆、人员134名、榴弹1200发。但是，宝贵的反坦克榴弹却只有6发。原因是营里负责弹药的军官跑遍北九州收集反坦克榴弹，而只收集到了18发。于是，他就把18发的1/3即6发交付给最初渡海的A连。

7月5日早晨，乌云低垂要下小雨的样子，看来又无法得到空军的支援了。上午5时一出太阳，步兵便进行试射，炮兵进行测地。阵地只构筑了单人掩体，没有设置反坦克障碍。史密斯中校警惕地监视着通往12公里以北水原的公路。

反坦克战斗　5日上午7时许，出现了从水原方向来的纵队。起初较远看不清是什么纵队，到7时30分，发现是以8辆坦克为先头的坦克纵队南下而来，不久接近到阵地前约2000米处。上午8时16分，炮兵在3600米的距离上开始发射。据说，这时在步兵阵地上的巴斯将军认为"这个时刻是历史性的瞬间"，作了准确的记录。

由于步兵阵地上的炮兵前进观察军官的引导，炮弹开始命中了目标。但是，北朝鲜军队的坦克毫无停车的样子，依然在道路上前进。因为没有效果，炮兵便停止了射击。当敌人的坦克接近到630米左右时，史密斯中校又命令75毫米无坐力炮射击（据认为，当时75毫米无坐力炮的反坦克有效射程为700码即630米）。2门无坐力炮的首弹相继命中了先头的坦克。然后又有几发炮弹直接命中。但是，T—34坦克若无其事，一边用85毫米加农炮和7.62毫米机枪射击，一边毫不犹豫地沿着坡度很陡的道路爬上来。75毫米无坐力炮的弹药对T-34完全不起作用。

当坦克来到步兵阵地的前沿时，奥里·科纳中尉自己操

作60毫米火箭筒从射程14～15米处，对坦克的背面接连打了22发火箭弹。但是仍然没有显著的效果。史密斯中校说："因为炸药陈旧，所以性能下降了"。

T-34坦克越过山口开始下坡时，待机专门执行反坦克任务的105毫米榴弹炮开始射击，击毁了先头的两辆坦克。1辆履带被打断，1辆起了火。（打断履带的，也可能是火箭筒）。第3辆坦克把这两辆推到一边从山口往下开。

在先头纵队的后面，每4辆坦克为1群保持着较小的间隔继续跟进，毫不犹豫地突破了步兵阵地。坦克纵队总共有坦克33辆，先头的坦克于上午8时30分突破步兵阵地，最后尾的坦克在9时许通过。在这次战斗中，步兵伤亡约20人。但是在这短短30分钟的战斗中伤亡20人和我军装备不能破坏敌军坦克的事实，却给了步兵以相当大的冲击。后面的坦克上搭载着步兵，而史密斯支队似乎并没有射击。坦克通过之后，步兵开始用力挖起了壕沟。

佩里中校的炮兵队，根据前进观察军官的报告，完成了反坦克战斗的准备。他们把5个火箭筒配置在道路旁，其中1个组由佩里中校直接指挥。炮兵队对从山口下来的坦克纵队以普遍榴弹进行齐射，打断了第3辆坦克的履带。坦克队紧闭炮塔盖用85毫米加农炮和机关枪一边进行射击，一边同时沿着道路往下开，可能是因为展望镜被涂抹上了东西，其射击完全是盲目的。火箭筒组首发命中了先头坦克，但弹丸被反弹回来。这时，射手埃巴索尔中士看着坦克有战舰那样大。炮兵对通过的5辆坦克的背后，在射程140～270米的距离上进行了射击，但仍然没有效果。

佩里中校这时右脚负了伤，仍继续指挥，以准备对付后续的坦克。约10分钟后，分成数群的坦克纵队由山口下来。

这时，炮兵阵地上发生了混乱。大多数炮手和弹药手都逃跑了。在战斗开始之前，炮手们认为："敌军的坦克一旦知道进行战斗的是美军，马上就会向后转返回"，可是相反，北朝鲜军队封锁了炮兵唯一的退路，所以突然害怕了。军官亲自装填弹药，军士们瞄准。佩里中校和斯克特中尉身先士卒，亲自当炮手进行射击，使1辆坦克抛锚。但是，坦克纵队几乎未进行射击，就通过去了。坦克破坏了放在道路旁边农民庭院里的弹药库，向乌山直进。后续的坦克上搭载着1～2名步兵，炮兵虽将他们打掉，但结果仍有共计29辆坦克突破。这个坦克群是第105装甲师的第107坦克团。最后的坦克于上午11时15分许通过了炮兵阵地。

反步兵战斗　雨在继续下，不能进行航空火力支援。上午10时许，水原方向出现了在3辆坦克引导下、长达10公里的汽车和步兵纵队。据尔后判明，这个纵队是北朝鲜第4师的第16、第18团。

第4师师长李权武将军等是否知道前面的敌人是美军，尚不清楚。后来，被俘的北朝鲜第2军的主任作战参谋李学九上校陈述，如前所述，"没有预想到美国会介入这场战争。因此，美陆军介入对北朝鲜政府来说，可能是意想不到的"，所以据认为，第4师师长也还不知道。美国公开史料推测："好象是认为，又碰到了南朝鲜军队的小小的迟滞阵地"。

北朝鲜军队的纵队接近到阵前900米时，史密斯中校于上午11时45分发出了"猛烈射击那个纵队"的号令。107毫米迫击炮的效力射围绕着先头的卡车群，12.6毫米机枪的扫射打得纵队横倒竖歪。卡车起火，人员炸飞，遭到突然打击的北朝鲜兵跑进了侧沟。不久，3辆坦克接近到步兵阵地前

方270米处，开始用机枪扫射和85毫米炮速射，约1000名步兵在道路两侧散开发起了攻击，但其后边长长的大纵队却停止了前进。

这时，假如佩里中校的炮兵进行射击，可能会给北朝鲜军队以相当大的打击，可是炮兵连1发炮弹也没有打。一问前进观察军官才知道，有线电被前面的坦克压断了电线、便携式无线电台被雨淋湿而不能使用，车载电台也在上午11时左右不通了。通信中断，炮弹就打不出去。这是美军的射击方式，是在射击指挥所运用火力。炮兵队3次派出线路维护组进行修理，但在敌火下均未成功，结果失去了有利的战机。

北朝鲜军队的正面进攻并不猛烈，而从其后面上来的部队却包围了史密斯支队的两翼。史密斯支队认为这是紧要关头而拼命射击，但无法阻止敌人的包围。到下午0时30分左右，在有B连的1个排占领阵地的95高地的两侧高地上，出现了北朝鲜军队的大部队，开始居高临下地射击B连。史密斯中校把这个排撤回到连的主力中，同时把营集中到紧缩了的环形阵地上。这个当初正面宽达1200米的阵地，现已变成了直径700米的巴掌大的地盘。

北朝鲜军队的炮兵、迫击炮的射击越来越猛烈，进到东侧高地的北朝鲜军队的机枪也开始自上而下射击C连。到下午1时许，便迂回到了C连的右侧后。

后退的决心 下午0时30分左右，北朝鲜军队开始压缩包围圈。从史密斯支队的两翼渗透过去的北朝鲜军队，向阵地背后移动，其后续部队一直延续到水原。到这时，第一线经过约3小时的战斗，轻武器的弹药有的已用尽，炮兵不能射击，得到增援的可能性也没有了。假如空军的飞机飞来，不仅可以给在路上摆成长蛇阵待机的北朝鲜军队以打击，而

且可以攻击突破到后方的坦克部队。但由于乌云低垂，其希望也成为泡影。根据这种情况，史密斯中校定下了后退的决心。他认为："磨磨蹭蹭，就会遭到被全歼的命运。现在正是后退的时机"。

后退时的溃败　史密斯中校计划要梯次后退，后退的顺序是C连、卫生队、营部、B连，并决定以B、C连交互掩护其后退，各分队想赶紧离开阵地，沿铁路后退到乌山，只是因为是在白天退却，又加上既无炮兵支援，又无空军掩护。所以，从东侧进至步兵背后的北朝鲜军队，用马克沁重机枪横扫了成一路纵队后退的C连，并对陆续后退的美国兵进行了狙击。这样，史密斯支队便在此遭受重大损失，发生混乱，溃不成军了。

最初留下作为掩护部队的B连完成后退的准备时，史密斯中校已走出阵地，为贯彻自己的企图和了解步兵的状况找佩里中校去了。据说，史密斯中校认为，炮兵没有射击，可能是因为被敌人的坦克撞坏了。他一看炮兵阵地，所有炮车全都完好无损，反而感到吃惊了。而且，敌人的步兵还没有来到炮兵阵地附近。

炮兵得到史密斯中校的后退命令后，立即从火炮上卸下瞄准具和炮闩以使其不能使用，并决定用隐蔽在房屋背面的车辆撤退。估计"公路已被敌人的坦克切断"，便计划从乌山南端向安城后退，史密斯中校和佩里中校一起乘上了先头的车。

两位中校从乌山街里通过，来到岔路附近，忽然往前面一看，见有3辆北朝鲜军队的坦克停放在那里，两人很吃惊，慌忙调转车头，从乌山街北端进入通往安城的泥土路。

这样一来，费了若干时间，但是北朝鲜军队的坦克却未

发射1发炮弹。原因是坦克乘员到车外抽起烟来了。因此，两位营长以下大部分炮兵总算幸运地捡了一条命。不过，在战场上时常发生这种可以说是幽默的场面。

这个车辆纵队在乌山东北侧收容了三五成群败逃的步兵。

步兵是在约2公里的距离上，在敌火下翻山越岭、淌过水田而来的，所以有的跑掉了鞋子和钢盔，有的连衬衣也没有穿。史密斯中校等了一会收容了约100名步兵，日没后，到达了安城第34团第3营的阵地。

溃败的史密斯支队，在两三天以后点验了人员，结果查明在这场战斗中共战死和失踪约150人。未接到后退命令而留下来的B连第2排，剩下卡尔·巴纳德中尉以下13人，于7日黄昏回到天安。据说，该排途中曾6次同敌人的穿插部队遭遇。也有极少数的人步行到黄海或日本海海岸，乘小船回到了釜山。

步兵遗弃的部队装备有：2门107毫米迫击炮、2门75毫米无坐力炮、数挺机枪。另外，在敌人的交叉炮火之中无可奈何地留下了25～30名战死者和担架伤员。有个卫生中士主动地和伤员一起留下，以后便渺无音信了。

炮兵丢弃了所有火炮，31人失踪。

北朝鲜军队　在这次进攻战斗中，北朝鲜第4师和配属部队共战死42人，负伤85人。7月11日，北朝鲜军队让在乌山被俘的安布劳斯·纽根特炮兵上尉在汉城广播电台向美军进行广播。在当时的广播中说，在乌山被北朝鲜军队俘虏的共有72人。

史密斯支队退却以后，北朝鲜军队没有积极地进行追击。据望见乌山高地的人说："北朝鲜兵忙于收集战利品，

驱逐了美军，他们似乎就感到满足了。在后来缴获的北朝鲜兵的日志中写道：“7月5日，看到美军的车和俘虏。还看到几具美国兵的尸体。我军的4辆坦克受到破坏。在乌山有大战斗”。

北朝鲜公开史料把这场同美军的初战，作了如下叙述：

“美国侵略者在李伪军的掩护下，在平泽、安城北方地区把地面部队展开，企图以此在车岭山脉一线阻止我军的进击。因此，要求人民军进一步加快进攻速度，毫不留情地全歼抵抗之敌。”

“主攻方向追击敌人的部队，以坦克为先导击败顽强防御之敌，于7月4日解放了敌人的第2根据地水原；7月5日，尖兵在乌山以北同美第24师的先遣队遭遇。”

“第1次与美军地面部队遭遇的我人民军官兵，内心里燃烧着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愤怒和憎恶的火焰。”

“尖兵不待主力到达，立即转入突击战；坦克部队在行进间即以纵队突入敌阵，一举摧毁敌人的防御阵地，压制并消灭了敌人的炮兵阵地。”

“继坦克突进之后，转入突击的步兵在正面进攻的同时，迅速迂回到侧面打击了敌人。”

“这样，我军在不到2小时的战斗中，几乎全歼美军步兵和炮兵各1个营，使其陷入了瘫痪状态。”

“在尖兵坦克部队工作的文化副师长安东洙同志，直到停止呼吸的最后一瞬间还对坦克兵进行鼓动，保障了战斗的胜利。赵炯九同志勇敢地向敌人的堑壕突击，只身用刺刀消灭敌军官兵17人，用手榴弹消灭40余人。”

“这样一来，美帝国主义者认为美军一出动就会使战局发生根本的有利变化的企图，被人民军的英勇战斗给彻底粉

碎了。”

二、平泽—安城一线的防御

第34团　这个团长期驻扎在佐世保。由于附近缺乏演习场，以及前任团长不称职等等，团的士气不振。因此，罗维莱斯上校受领了“重建该团”的命令，于4月上任，但是在短短2个月内，部队是不可能马上有起色的。罗维莱斯上校本身似乎也不是擅长于战场指挥的人。于是迪安师长决定，把在欧洲战场上一起工作过的勇敢的罗伯特·马丁召到日本，接替罗维莱斯上校的工作。该团现有人员1981人。

平泽的战斗　7月5日早晨，指挥史密斯支队的巴斯准将回到平泽，指示阿伊莱斯中校说：“坦克可能突破过来，要派出火箭筒组予以阻止”。为此，查尔斯·佩恩中尉作为侦察军官北进，在西井里发现了坦克转弯的痕迹。这时，乘马的南朝鲜兵大声喊着：“坦克！坦克！撤退！撤退！”后退而去。

该中尉发现北面1500米处有坦克，便用火箭筒进行了远距离射击。可是运气不好，一等兵夏德里克被坦克的机枪打死了，因而立即归队报告：“没有战果”。敌人也没有前进，所以，以后就与敌人脱离了接触。

关于乌山的战斗，第34团向师长报告说：“史密斯支队正在乌山进行战斗，但是由于和支队断绝了联系，所以后来的情况不明”。迪安将军对此很担心，遂于5日夜驱车来到了平泽。可是，平泽的阿伊莱斯营也未能和史密斯支队取得联系。

迪安将军听说敌人的坦克已进至西井里附近，便考虑到：“那么，占领了乌山高地的史密斯支队怎么样了呢？”

直到半夜以后，尚未取得任何联系，迪安将军认为这是不祥之兆，遂于6日凌晨1时许从平泽出发，返回大田的司令部。该将军总认为，这是由于史密斯支队过于前出而遭到全歼的（回忆录）。迪安将军回去不久，在乌山幸存下来的4人到达了阿伊莱斯营营部，报告史密斯支队已被全歼了。这时，佩里中校顺便报告了事情的原委。

巴斯准将和阿伊莱斯中校受到强烈的震动。阿伊莱斯中校下决心："决不能一直顽强战斗下去，以致象史密斯那样被围歼"。阿伊莱斯中校当时虽是31岁的青年，但人们都说他是"沉着的人"。巴斯将军指示阿伊莱斯中校："要尽量长时间地保持现有阵地。但是，当出现营被包围，或被切断退路的情况时，也可以后退"，然后于6日上午1时30分由平泽出发往成欢里的团部去了。

将军到达团部，把平泽的第1营的情况告诉罗维莱斯团长后，命令其把团部集结到天安附近。罗维莱斯上校虽然没有听师长说过任何关于巴斯准将的指示权问题，也不明白集结的理由，但是，巴斯将军就在眼前下达指示，所以又不能不服从。罗维莱斯团长做了如下处置：命令两个营经过轻微的战斗后撤退；命令团预备队L连占领平泽南侧高地，收容第1营之后，一边迟滞敌人一边向天安后退。

阿伊莱斯营于凌晨0时30分爆破了阵地前的小桥，迎来了雨雾弥漫的7月6日早晨。阿伊莱斯中校来到A连指挥所的61高地时，忽然听到坦克的隆隆声，隐隐约约地看到坦克纵队在雾中开过来，不一会就停到破坏了的桥头上。共有13辆坦克。这时，出现了跟随坦克而来的步兵，开始在桥的两侧渡过这条小河。

见此情形，阿伊莱斯中校便命令107迫击炮射击，但因

射弹散布较大没有效果。这时，前进观察员已被坦克炮炮弹震昏过去，重迫击炮也不能射击了。北朝鲜军队的步兵逐次展开发起进攻，开始向两翼移动。于是，阿伊莱斯中校立即下后退的决心，命令在旁边的A连连长奥斯伯恩上尉退却，他自己返回了平泽的营部。

游击队切断通信网 当时，团的第3（作训）参谋组长约翰·敦少校来营部，传达了团的命令："在营不陷入危险的范围内，要尽量长时间地保持现有阵地，以后往天安后退"。敦少校来联络，是因为团部和营的联络一直没有构通。平泽和成欢里仅仅相距8公里，可是无线电和有线电都不通。特别是有线电，无论怎么护线都白费。因为，游击队混杂在络绎不绝地南下的难民和南朝鲜军队中，到处切断电话线。而且，电线又正好用来供难民捆扎行李。游击队这样破坏有线电网，不仅发生在这时，而是在朝鲜战争全过程中，到处发生的现象。在朝鲜，有线电大都只用于局部地区的电话网。

从平泽、安城向天安后退 阿伊莱斯受领了敦少校传达的命令后，立即命令B连后退，上午9时许，开始向天安退却。在夕阳尚高的时候即到达了20公里以南的天安，然后又根据巴斯将军的指示，在天安南侧的高地占领了阵地。这个营的后退行动纪律不太好，士兵们七零八落地后退，途中遗弃了许多装备、弹药、衣服之类等。

L连连长阿奇·斯蒂斯中尉虽然受领了收容阿伊莱斯营的命令，但是一看到营开始后退，便擅自急忙后退到天安。不过，当时并没有受到处罚。安城的第3营奉命撤退，从下午到夜间到达了天安。营尚未与敌人接触。

在这种情况下，师长企图阻止敌人的南朝鲜最窄的一

线，没有进行象样的抵抗就放弃了。于是，北朝鲜军队在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第二次战役目的的同时，可以从西面迂回直插釜山。

6日傍晚，在天安以南，巴斯将军指示：史密斯支队留下的第21团第1营的1部在公路东侧占领阵地，阿伊莱斯营在其西侧占领阵地，团部和第3营位于天安。不知道巴斯准将采取这种配置的意图是什么。

这天下午，迪安将军认为已被全歼的史密斯支队的兵员，逐渐集结到天安，报告："支队的损失比想象的轻，而且给敌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失"，以及听说："敌人来了40辆坦克，步兵破坏了4辆，炮兵也摧毁了4辆"等，这才稍微放了点心。迪安将军对40辆坦克的数目感到吃惊，但有关坦克的真实情况尚未得到任何报告，所以只知道北朝鲜军队的坦克是T—34。直到天安战斗之日即7月8日，将军才正确地认识到北朝鲜军队坦克的威力，提出了补给反坦克榴弹的要求。

将军的情绪刚好一点，下午4时许就接到了罗维莱斯的报告，说："放弃了平泽"。迪安将军很吃惊，为查明事实真相他跳上吉普，再次向63公里之遥的天安飞奔而去。将军在车中考虑："该团为什么没有扼守安城河一线呢？是不是弄错了？"一到天安，他马上把大家召集到团部查明事实，平泽一线确实是放弃了。将军非常气愤，他拍案责问："谁说可以从平泽后退的？"然而谁也不发言，过了一会，阿伊莱斯中校只说了一句"我负责任"。

迪安将军想马上叫该团返回去，可是又一想，这是在夜间，一旦遭到敌人"伏击"就更糟了。再说，无论怎么生气也没有办法，所以该将军命令罗维莱斯上校："明（7）

日，在日出之后，要派1个连北进，恢复与敌人的接触，团今后在接到别的命令之前要坚守现在地区”，说完即返回了大田的司令部。巴斯准将回到原属的第25师去了。

“北朝鲜公开史料”对这些战斗作了如下叙述：

> ……人民军联合部队歼灭了乌山的美军先头部队后，不给敌人以喘息时间继续猛追，到7月6日解放了平泽。与此同时，主攻部队左翼联合部队歼灭了在丰德川里（水原东北方）和金良场（水原东南方）地区抵抗的敌军，一直挺进到平泽和安城地区。中线部队解放了长湖院里、堤川等地区后，7月6日挺进到阴城、忠州北侧和堤川东南侧；沿着东海岸挺进的部队已进攻到宁越和三陟南方地区。”
>
> “我军海军第2鱼雷艇队4艘鱼雷艇7月2日，在注文津海上攻击美舰，击沉了敌重型巡洋舰1艘，击伤了轻型巡洋舰1艘（美方史料中，无此史实）。截至7月6日为止，我人民军胜利地完成了第二次战役任务。”

三、7月初南朝鲜军队的迟滞行动

7月初，在京（汉城）釜（山）公路东边，南朝鲜第1军由西往东并列第17团、第2师、首都师，迟滞汉城—龙仁、汉城—利川公路上的敌人；在中央公路正面，第6师防御忠州北侧，第8师防御丹阳北侧；在东海岸，第3师的第23团在平海里附近担任阻止任务。

汉城—清州公路方面的迟滞　7月5日，当史密斯支队在乌山战斗的时候，南朝鲜第17团在龙仁“伏击”了北朝鲜

第1师，给它的前卫造成了重大损失；从两水里后退的南朝鲜第2师进攻了进至利川的北朝鲜第2师的1个团，破坏及缴获了大量的迫击炮和火炮。对不伴随坦克的北朝鲜军队，南朝鲜军队的迟滞作战是积极主动的。

中央公路方面的迟滞　主动地从春川后退的南朝鲜第6师，对尾追而来的北朝鲜第7师，利用横向地形逐次进行抵抗，或反击或“伏击”，进行了有效的迟滞。而且报道，在洪川北侧的山里，通过反击毙伤敌人400名，击毁大量T-34坦克。但是，南朝鲜第6师由于后方受到北朝鲜游击队的威胁，补给中断，弹药缺乏，7月2日终于丧失了朝鲜中部最大的要冲原州，后退到忠州。

然而另一方面，北朝鲜军队也很困难，7月3日，以第7师的前进比计划推迟了为理由，罢免了师长崔仁少将，由八路军出身的崔春国少将接替他，而且把部队番号也改称第12师，以图扭转一下气氛。

7月5日，新第12师以一部向堤川，主力向忠州前进，协同沿汉城—利川—阴城公路南下而来的第1师，于7月7日攻占了忠州。

南朝鲜第8师从东海岸向原州、堤川移动，7月初在丹阳与北朝鲜第12师的一部进行了激战。

东海岸　6月末，2000～3000人的北朝鲜游击队在蔚珍登陆，渗透到太白、小白山脉。据认为，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在南下的正规军之先，夺取小白山中的战术要点，或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线，或阻止联合国军的增援，为北朝鲜军队的前进提供方便条件。不过，其行动是极其消极的，没有多大效果。这支游击队的消极行动使北朝鲜军队首脑非常失望。

在东海岸，南朝鲜第3师的第23团，从7月初开始在平海里阻止游击队的前进。北朝鲜第5师和第766游击团占领了江陵以后，主力沿海岸公路南进；为了保障师后方的安全，命令第11团沿江陵—平昌—宁越—春阳—蔚珍公路前进，以扫荡山里的南朝鲜部队。这次行军很艰苦，8天走了280公里的山路；北朝鲜第5师由于这次行军与美海军的炮击等，据说共损失兵员1800人。而且，由于海岸公路遭到美海军舰炮破坏，所以部队迟迟不得前进。不过，对重视浦项、延日的美军却形成了重大威胁。

麦克阿瑟将军对北朝鲜第5师的动向非常关心。并且于7月7日，提请驻朝美军司令官迪安少将注意：阻止敌人的沿东海岸南下，对延日机场严加警备。

因此，迪安少将遂命令当时正向大邱集结的第19团第2营担任飞机场和浦项洞的警备。但是这样一来，迪安将军的预备队却少了一半。当时，迪安将军曾希望作为京釜公路正面担任阻止任务的师长把兵力集中到该前线，但当他作为驻朝美军司令官视察整个战线后，认为即使如此也无济于事。该将军总有这样一种危惧感：不知南朝鲜军队的战线何时崩溃，北朝鲜军队何时拥入师的后方。关于7月5～6日南朝鲜陆军部的情况，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战争爆发不久，韩国的司令部事实上由第3部部长金白一少将掌握。但是由于他们内部互相猜疑'他是共产党员'，互相谩骂，因而很不团结。所以，韩国军队的高级官员希望由我决定他们的行动"。迪安将军对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特别是战斗意志抱有不信任感，经常感到师的右翼有危险，感到危惧。

四、天安的战斗

7月7日早晨，罗维莱斯上校根据师关于恢复与敌人接触的命令，给L连配属1个情报侦察排，令其北进。该连从天安出发时，是上午8时10分，太阳已高高升起了。就是这个连昨天没有执行上级赋予的收容阿伊莱斯营的任务而擅自后退下来。

L连出发后不久，师长发来了电报：

"7月7日上午10时25分发，致第34团团长。派1个营配属少量的运输工具北进，与敌接触，实施迟滞行动直至现阵地为止。据航空侦察，在安城河以南未发现敌人的装甲部队。第24师师长。"

罗维莱斯上校遂令达维德·史密斯中校指挥的第3营北上。

这时，迪安将军考虑让他接替罗维莱斯上校职务的罗伯特·马丁上校来了。他脚穿短靴，身着制服，头戴制帽，既没有带手枪也没有带别的什么武器。他的情绪显得很轻松。

第3营北进，下午3时许，遭到带迫击炮的敌人的伏击。营尽管有团作战主任约翰·敦少校等督战，仍然丢下伤亡的约翰·敦少校和营的作战参谋希格少校等官兵，遗弃了重火器，后退到天安。约翰·敦少校负伤当了俘虏。据说，北朝鲜军队到来时，第3营已后退2小时了。

在发生这些情况时，联络机向团部投下了通信筒。上面写道：

"致第34团团长。7月7日下午4时。要以最大的注意进行作战。在你的东侧和西侧都有敌军大部队；有一支装甲部队其中包括40～50辆坦克和许

多汽车已推进到安州附近。另外，在温阳（天安西南11公里）附近，敌部队正在集结。集结在成欢里的敌人，好象企图迂回你团。迪安署名。”

罗维莱斯上校和马丁上校为了把天安以北第3营的情况及其发生的急剧变化通知阿伊莱斯中校而来到营部时，副师长梅诺哈准将和查奇少将正在那里，梅诺哈准将把团长的交接命令交给了他们。

这时，第3营已陷入混乱状态败退下来，所以新任团长马丁上校在以团部连回收第3营遗弃在天安以北的装备的同时，命令史密斯营长防御天安市区。天安是通往群山的道路的交叉点，所以马丁上校很重视扼守这个地方。第3营返回来，于下午5时以前在天安市区周围占领了阵地。这时，由日本空运来的800个地雷的一部，第一次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埋设在天安以北的公路上。

接近黄昏时，北朝鲜军队缓缓迫近了天安，而这时，许多难民也在徒步或乘马不断地向南撤退。而且发现有许多部队在沿四周的山棱南下。据翻译说，那是南朝鲜兵。

当夜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天安和阿伊莱斯营的联络被游击队（？）切断，曾一度听说只剩下团部而出现严重混乱，但是，不久构通联络后，愁眉又展开了。

7月8日日出时，5～6辆坦克沿公路前进，并且通过昨天埋设的地雷场突入市区，随意进行射击、扰乱。当时，为什么地雷没有爆炸？是因为地雷陈旧引信失效，还是北朝鲜军队利用夜暗排除了？迄今不得而知。

据说，第3营用60毫米火箭筒和手榴弹摧毁了两辆坦克。但是到上午6时许，敌人的步兵也突入市区，因而营的指挥被分割，陷入了混乱。这时，马丁团长亲自操作60毫米

火箭筒在8米的距离上单枪匹马地与坦克对射，被85毫米坦克炮击中身亡，天安的防御部队因而陷入了难以收拾的境地。即使想退却，在四面被包围的情况下也后退不得。这时，炮兵施放了烟幕，从上午8时至10时，有部分人员好容易才突围出去，但是生还的只不过营长以下17个人，同马丁上校一起在天安团部的军官却1个人也没有回来。该营来朝鲜时有兵员近700名，这一下子就损失了70%。营长由于精神过度疲劳，9日即被后送了。因马丁上校战死，副团长罗伯特·瓦德灵顿中校被任命为代理团长；第3营资深的军官牛顿·兰特隆被任命为该营代理营长。

这时，迪安将军和沃克将军在阿伊莱斯营的阵地上，亲眼看到了第3营溃败下来的情形。迪安将军前一夜（7日夜晚）几乎彻夜未眠。因为，他收到的第34团的报告都是团长没有从天安回来以及缺乏弹药等令人担心的问题。正在这个时候，8日早晨，沃克将军首次来到朝鲜，告诉他："不久就来增援部队。第8集团军主力准备来朝鲜。不久，可能决定由我指挥驻朝美军"，以激励斗志，他们两人就一起来视察了天安的情况。

这时，美军的坦克第一次出现在战场上。是M-24轻型坦克。排长爬上沃克将军所在的小山包。将军问排长："你打算怎么干呢？"排长马上回答："我打算强袭"。在场的迪安将军似乎已清楚地明白了中尉决以死战的样子。将军告诉他："现在，我们不考虑进攻的问题。现在还不是突击丘陵、强袭等的时候。要在有利的地点，以火力迟滞敌人"，并且引用欧洲战场的战例，详细说明了坦克战斗的方法。从这段插话中可以看出沃克将军关于迟滞行动的想法。

交通要冲天安就这样丢失了。迪安将军昨天即7日到达

大田，命令正在车岭山脉占领阵地的第21团，在天安—全义—乌致院公路沿线地区阻止敌人前进；命令第34团在公州公路沿线地区进行迟滞行动。这时，另1步兵团第19团把主力配置在大邱，把第2营配置在延日飞机场，作为南朝鲜军队的后方部队在负责机场警备任务的同时，担任总预备队。

8日下午，第34团沿公州公路退却，第21团第1营的一部，占领全义东侧棱线，掩护主力占领阵地。此时，发现北朝鲜军队也在沿着与道路平行的棱线南进。

攻占天安的北朝鲜军队是得到第107坦克团支援的第4师的第16、第18团。北朝鲜第3、第6师在其后面跟进。

迪安将军这一天，在请求远东司令部紧急运送105毫米榴弹炮的反坦克榴弹和89毫米火箭筒的同时，坦率地告诉记者团，美军犯了过低地估计北朝鲜军队的错误。

第三节　总司令部情况判断的变化和联合国军的创建

一、情况判断的变化和增援要求

7月初，麦克阿瑟将军随着对战斗情况的详细了解，改变了对北朝鲜军队战斗力的认识。判明："北朝鲜军队并不是装备简陋、训练无素的部队，而是具有现代化装备，由训练有素的官兵编成的"（美公开史料）。而且，了解到北朝鲜军队战斗力的核心是，以现在的美军装备难以对付的苏制新式坦克，所以7月3日，麦克阿瑟将军请求华盛顿紧急装

备新式火箭炮和89毫米火箭筒①。幸运的是89毫米火箭筒已于6月10日完成，正转入批量生产。

但是，朝鲜战争既不象最初想象的规模那样小，也不是火箭筒之类的武器所能解决的。

远东战区司令部再次研究了所需兵力，于7月5日（乌山战斗之日）第一次向华盛顿申请增援。要求增援的兵力包括第2步兵师、1个空降团、1个海军陆战群、专门进行登陆作战的工兵旅，以及飞机700架、中型坦克3个营和12个连等11种部队。而且，所要求的大部分是登陆作战用的部队，只有最后的坦克是为第8集团军替换现装备的M-24轻型坦克队用的。

就是说，麦克阿瑟将军眼看布尔哈特计划无法实行，所以就考虑：（1）第25师主力和预定仁川登陆的骑兵师，都投入南朝鲜阻止敌人前进；（2）以从美国本土调来的增援部队实施仁川登陆；（3）第7师作为日本北部的守备部队不能动用。

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来问麦克阿瑟将军，为从南朝鲜击退北朝鲜军队所需要的兵力。既然前一天，麦克阿瑟已提出了所需兵力的要求，为什么又重新来问这个问题呢？原因是，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提供的兵力，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型的登陆作战部队。可是，布莱德雷上将刚刚在议会上作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式的那种登陆作战已不复发生。未来的战争将由战略核武器决定胜负……"，

---

① 89毫米火箭筒的研制，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就开始了，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弹头成型困难，很不容易完成。奇怪的是，它现在却赶上了朝鲜战争的需要。

刚刚通过了削减陆、海军的预算，增强战略空军的预算，所以华盛顿的气氛是对进行登陆作战本身就有疑问。况且，又由于注重增强欧洲，因而从世界战略的立场出发，要急忙算定所需的兵力。

7日，麦克阿瑟将军就情报估计和一般作战方针说道："敌军装备、士气都很优秀，战术能力也很强，正在使用所有的路线和手段南下。现在，最要紧的是阻止敌人前进。只有阻止住敌人，才能利用制海、制空权，在敌后登陆，一举将其击破"。于是回电说："要实现上述方针所需要的兵力为：编成4～5个满员步兵师，1个空降团，3个中型坦克营以及补充缺编的坦克、炮兵等等"，连同补充第8集团军的缺额所需兵力共要求增加3万人。

在《麦克阿瑟回忆录》中关于"建立联合国军"的问题，除这一时期的消息外，还记载了企图在"现在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麦克阿瑟将军和主张欧洲第一的华盛顿之间争执的一部分问题。

二、联合国军的创建

7月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美国关于设立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各国军队的提案，并委托美国提供人选。8日，杜鲁门总统任命麦克阿瑟将军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官，此时，有史以来第一支联合国军就诞生了。

另外，在7月7日这一天，麦克阿瑟将军为了维持日本的治安，向日本政府发出了创建警察预备队的信件。

第四节　车岭山脉中的迟滞行动

一、美第24师的企图

7月8日上午丢失天安后，迪安将军说："必须定下新的决心"。8日夜晚，他综合以往下达的口头命令和用无线电发出的指示，下达了如下书面命令。

> "师在公路干线和公州公路沿线实施迟滞行动，向锦江南岸的主要战斗阵地后退。
>
> 锦江一线，无论付出多大牺牲也要加以保持。越是反复抵抗越能最大限度地迟滞敌人。
>
> 第34团迟滞沿公州公路前进的敌人。
>
> 第21团配属第78坦克营的A连和第3工兵营的B连，在第11野战炮兵营（155毫米榴弹炮）A连的直接支援下，在乌致院正面阻止敌人的前进。为了掩护在清州北侧作战的南朝鲜军队的左翼，为了保障补给用的列车开到清州，乌致院无论如何也必须确保。在以后的4天之内无增援。
>
> 第3工兵营主力，准备断绝公州公路和破坏锦江的全部桥梁。"

（这时，南朝鲜第1军在天安东北24公里的镇川，完成了迎击敌人的态势。）

迪安将军鉴于平泽的失败，明确了自己的企图，即：依托车岭山脉，尽可能多争取一些时间，在此期间把第19团调来，在锦江一线阻止敌人。因为9日前后，第27团战斗群即到达釜山，所以11日～12日可以把第19团调到这方面来。

二、美第21团的迟滞行动

7月9日早晨，第21团在专心致志地构筑阵地。

史密斯支队剩下的第1营的一部(A·D连等的约500人)在连长查理斯·阿尔卡亚上尉的指挥下，在全义东侧200米的棱线上占领了前进阵地。卡尔·赞森中校指挥的第3营正在车岑山脉的主棱线部构筑阵地。而且史密斯支队正在大田进行重新编成，预定10日前后结束。

史蒂芬斯团长把指挥所设在乌致院，而他自己却在最前线的第1营的阵地上，照料这个缺少营长的营。这位上校是个不文雅的粗鲁人，但在战场上是靠得住的人物。

全义的战斗　9日下午，雨终于停了，开始见到蓝天，由11辆坦克和200～300名步兵组成的北朝鲜军队的纵队进入第1营眼下的全义镇，在其后方还有大纵队跟进。美军的步兵和炮兵一起向全义进行射击，召唤来的空军飞机也对此地进行了猛烈的轰炸。第1次参加战斗的155毫米榴弹炮摧毁了进入全义的11辆坦克中的5辆；空军飞机炸毁及烧坏了停在平泽至全义之间道路上的200辆车辆中的100辆。俘虏说："9日，在全义以北有20辆坦克遭到了飞机和炮火的破坏"。9日下午，北朝鲜军队受到炮兵和飞机的攻击而前进受阻。

这天夜里，全义镇燃烧起的火光，映出了第1营的阵地和活跃在附近的北朝鲜军队的侦察分队（?）。战场上很寂静，寂静得使人可怕。

10日的早晨来到了。浓雾由山间的水田升起，使得公路两侧小山上散兵坑中的美国兵无法观察到公路。

上午7时许，北朝鲜军队在朝雾笼罩下发起了进攻。主攻指向了公路南侧孤立的A连之比克斯拉排。北朝鲜兵利用

朝雾的掩护，悄悄地接近，突然一起投出了手榴弹。但是，比克斯拉排以107毫米重追击炮的弹幕射出为主体的最后拦阻射击，击退了这次突击。然而不久，北朝鲜军队从营的右翼迂回到公路上后，与同时沿公路突破营阵地的坦克协同，攻击并破坏了重迫击炮阵地。据说，山上的美国兵听到了坦克通过公路时的隆隆声，却因浓雾弥漫看不见坦克。公路上既没有设置障碍物、地雷，也没有部署火力，甚至连观察哨也没有配置。

上午8时，云消雾散，9时起，北朝鲜军队开始了全面的进攻。从正面进攻的北朝鲜军队被美军的步、炮火力击退了，但是由于担任左翼弹幕射击的重迫击炮排溃败，因而使比克斯拉排陷入了北朝鲜军队的重围。11时25分，比克斯拉中尉向团长请求说："伤亡很大。假如没有增援，希望允许我们退却"。可是，比克斯拉排一旦后退，营的左翼就会暴露，公路就会被切断，所以史蒂文斯上校回答："我打算坚守此地。马上派遣增援"。增援是5分钟后飞来的两架喷气式战斗机。喷气式战斗机攻击坦克，扫射并压制了包围比克斯拉排的北朝鲜军队，可是5分钟后，弹药用尽刚一返航，北朝鲜军队马上就开始了进攻。11时35分，比克斯拉中尉再度告急，但从此以后就断绝了联系，11时40分许，连枪声也没有了。比克斯拉排的大部分士兵，在此一直战斗到最后，全部战死在散兵坑里。

营的左翼据点崩溃，因而北朝鲜军队大举迫近了它的左侧后。另外，在此之前，由于炮兵阵地与前进观察所之间的电线被坦克切断，无线电也不通了，所以，炮兵错误地认为步兵阵地已被敌人占领，便从11时32分起开始猛烈地射击友军的阵地，尽管团长制止也迟迟不愿停下来。

最右翼的排，11时25分开始受到来自正面、右侧和后方三方面的射击，因而士兵们开始逐次撤离了阵地。见此情形，史蒂文斯上校积极加以制止，并想要里查德·奥卡达下士制止这种“恐慌”，可是，撤离的士兵返回来的很少。

12时5分，史蒂文斯上校定下退却的决心。士兵们根据后退的信号，开始顺着阵地后方的水田田埂象走钢丝般地后退。突然发生了不祥事件：有两架喷气机对这些散兵进行扫射。这场战斗的时间，是《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比加特与史蒂文斯上校同在一个散兵坑里，看着手表记录下来的。

在这次战斗中，A连181人中损失57人(失踪30人，负伤27人)；D连伤亡6人；重迫击炮排伤亡14人；装备几乎丧失殆尽。

反冲击　史蒂文斯团长后退到第3营的指挥所，向赞森营长下达了反冲击的命令。反冲击的目的是，救出尚未后退的第1营的兵员，收容伤亡人员及回收装备品。反冲击的目标是原第1营阵地。

第3营急忙转入反冲击，恢复公路北侧的阵地，救出了蹲在堑壕中的10名士兵，但是却未能夺回南边比克斯拉排守过的阵地。

在反冲击的途中，发现了重迫击炮连6名士兵的尸体。他们被反绑着双手，脑后挨了枪击。他们是在早晨为补给弹药而从乌致院返回阵地的途中，遭到游击队袭击的。

当时，M-24轻型坦克参加了反冲击。先头的坦克首发命中T-34坦克，使其不能行动了。但是马上遭到报复，被击毁了两辆，因而后面的坦克便后退了。在此期间，史密斯中校的第1营完成了重新编组集结到乌致院，全营一起于11

日早晨占领了乌致院北侧的阵地。

航空火力拦阻　第3营在进行反冲击的时候，F-80喷气机编队从平泽上空的云隙间俯冲下来一看，发现在被破坏的桥的北侧，有紧靠在一起停在那里的长长的坦克和汽车纵队。这座桥是6日早晨由阿伊莱斯中校组织破坏的。大概是曾一度修恢，而又被破坏了。第5航空队得到情况报告后，遂命令全部出动予以彻底攻击，据公布，取得了如下战果："击毁坦克38辆，半履带车7辆，汽车117辆，杀伤了许多兵员"。据说，这是朝鲜战争中一度攻击取得战果最大的一次。

赞森营的毁灭　11日上午1时许，赞森营刚返回原来的阵地，北朝鲜军队和一部分游击队便拥进了营的阵地。K连费了1个小时才把他们赶出去。

北朝鲜军队的进攻，是在11日早晨浓雾的掩护下发起的。其进攻是按以下顺序在步、坦、炮兵的密切协同下实施的。

（1）预先切断了步兵阵地与指挥所及炮兵阵地之间的电话线。

（2）派出穿插部队断敌退路。

（3）命令坦克在浓雾的掩护下突入（当时防坦克地雷没有爆炸。原因不祥）。

（4）同时，以迫击炮压制营部和炮兵指挥所，炸毁了通信车和弹药车辆。

（5）约1000名步兵攻击了赞森营的两侧和背后。

美军炮兵和重迫击炮的前进观察军官发现了有利目标想进行射击，而有线电被切断，无线电也不通了。步兵要单独

地坚守自己的阵地，但却既不能进行弹药补给，也无法实施伤病员后送。

到接近中午的时候，营的阵地已被北朝鲜兵全面摧毁。营的生存者四处溃逃，但其退路在前一天的夜间即已被切断，所以这一天，逃到乌致院的只不过约150人，而且都丢掉了武器、弹药、水壶、钢盔和鞋子。营长赞森中校和情报参谋组长战死，人事参谋组长和作战参谋组长及L连长失踪。在此次战斗中，还有两辆M-24型坦克被破坏。

有的军官用手榴弹破坏了敌人正在扫射退路的机枪以后，督促趴在道路侧沟里不想动的士兵们说："喂，走吧"，一名军士说："请你走吧。我已经累垮了。就是当俘虏也可以"，说完怎么也不想动了。

营在半天的战斗中，损失了总人数667名中的517名。不过，7月15日前后，逃散到山里的士兵返回，因而生存者共计有322名，占50%。9月下旬，第1骑兵师又夺回了此地，当时，还有许多尸体照旧丢弃在那里。

实施这次进攻的是，一直作为第二线兵团在第4师后面跟进的北朝鲜第3师。该师在这里与第4师换班，巧妙地操纵当地的游击队，并运用师建制内的游击侦察队，查明美军的阵地，进行标定之后，实施了步、坦、炮、工等各兵种协调一致的进攻。

北朝鲜军队为什么要把第一线师换下来，现在还不得而知。第4师由全义返回，转向了公州公路。在这换班的关键时刻，它为第34团后退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21团在7月10日和11日两天的战斗中，损失了两个营份的武器和物资器材，实际战斗力只相当于半个营了。

迪安师长于11日傍晚，详细了解了赞森营的毁灭情况

后，督促工兵队赶紧设置障碍物和做好破坏作业准备。而且，把担任大邱和延日警备任务的第19团战斗群，调到了锦江河畔。

放弃乌致院　第1营营长史密斯中校指挥全营占领了乌致院北侧的阵地。这个阵地，是防御乌致院的最后阵地。

据说，12日拂晓，营的官兵感到北朝鲜军队的大部队包围了阵地的两翼，因而定下了放弃乌致院的决心。

上午9时30分，约1个营的北朝鲜军队紧跟炮火炸点，开始对营的左翼发起进攻；接着约2000人的大部队又象要包围史密斯营似地进攻过来。

史密斯营虽然依托阵地进行了英勇战斗，但是，该营重新编成不久，其战斗力是不言而喻的。到了中午，战线开始出现破绽。然而，团又没有预备队。史蒂文斯团长于中午时分，打电报报告如下：

> “团就要被包围了。第1营的左翼开始崩溃，右翼方面情况也很危险。乌致院和锦江之间，缺乏可以作为迟滞阵地利用的地形。我已命令团一举后退到锦江一线。”

团在炮兵支援下有秩序地进行后退，要冲乌致院终于被放弃了。但是，北朝鲜军队并未紧追过来。下午3时30分许，史密斯营占领了锦江南岸，而其兵力却只剩下了216人。

三、美第34团的迟滞行动

在公州公路方面，阿伊莱斯中校的第1营在迟滞北朝鲜第4师的前进。北朝鲜第4师自6月25日以来，已有两个星期以上担任先头部队，因而连遭损失并疲惫不堪。特别是在遭受空袭时损失很大，其冲力受到了相当的削弱。

阿伊莱斯营得到4辆M-24轻型坦克和工兵D连的支援，利用车岭山口和公州北侧的地形多次伏击了敌人的尖兵，当就要被包围的时候，巧妙地摆脱敌人而后退了。但是，11日上午，在公州北侧水村里附近的战斗中，3辆坦克遭到了破坏。两辆坦克是被北朝鲜的炮兵破坏的，1辆坦克是在从被潜入之敌伏击的吉普车上收容伤员时，遭到北朝鲜步兵的近战攻击破坏的。

参加车岭山脉中的迟滞行动的M-24型坦克一共8辆，只把1辆T-34型坦克打得不能行动，而自己却损失了7辆。坦克兵的士气一下子低沉了。

第34团于12日下午转移到锦江南岸，与在大田重新编成的第3营一起，担负守备锦江一线的任务。

四、南朝鲜军队的迟滞行动

当美第24师受到北朝鲜军队的主攻而进行艰苦奋战的时候，在其以东地区进行迟滞行动的南朝鲜军队，于7月12日前后，在清州——闻庆山口——丹阳山口——平海里一线阻止了优势的敌人。

镇川——清州的迟滞行动　在离美第24师不远的东侧，担任汉城——龙仁——镇川清州公路的迟滞任务的是南朝鲜的首都师、第1、第2师、警官队等部队。这些部队，由在永登浦的防御中出名的前步兵学校校长金弘一少将统一指挥，称为第1军。金少将是从重庆回来的一位年长的勇士。

7月9日，首都师和警官队在镇川伏击北朝鲜第2师，缴获了4门火炮、27台车辆。以此为开端，展开了镇川攻防战，直到11日尚未结束战斗。但是，由于京釜公路上的美军接连不断地后退，到11日，北朝鲜军队的一部开始威胁到首

都师的左侧后。首都师终于放弃镇川，于11日傍晚撤退到清州。

进入镇川的北朝鲜第2师已极度疲劳，在政治军官的督促鼓励下，又继续向清州前进。当第2师企图进入清州时，突然遭到南朝鲜第1军的全部11门火炮的袭击，瞬间伤亡800人，丧失了进攻意志。但是，由于12日美军放弃了乌致院，所以左翼受到北朝鲜第3师一部兵力攻击的南朝鲜第1军，不得不在这一天放弃了清州。

中部战线　北朝鲜第12师和装甲团，如前所述，7月5日开始从原州向西南推进，压迫南朝鲜第6师，8日与北朝鲜第1师协同攻占了忠州。其进攻很有锐势，以至使联合国军司令部判断："这种情况表明，北朝鲜军队企图在大田以北地区包围联合国军主力"。

到7月12日前后，战线移到了小白山脉的两大山口——闻庆山口和丹阳山口。北朝鲜第1师和新投入的第15、第13师等3个师及第109坦克团，对南朝鲜第6师防御的闻庆山口正面实施进攻；北朝鲜第12师和在开战后不久新编成的第8师，对南朝鲜第8师防御的丹阳山口正面发起了进攻。

东海岸　7月1日，肩负着在东海岸地区建立人民政府的任务的工作队在蔚珍刚一登陆，北朝鲜第5师就派第766游击队渗透到了太白山脉。这个部队的行动被南朝鲜军队侦察到以后，推测它要进攻浦项洞。但是，后来根据抓到的俘虏陈述，判明这个游击团的任务就是："潜入南部地区，切断釜山——大邱间的后方交通线"，所以立即加强了清道隧道（长1500米）和无线电中继站的警备。清道隧道由美军军官指挥的两个南朝鲜警察排担任警卫。

担任东海岸公路阻止任务的南朝鲜第3师第23团，得到

压制智异山游击队的两个警察营的增援，在埃马里奇中校的指挥下，阻止北朝鲜军队南下。特别是这个方面的战况，麦克阿瑟将军也表现出深切的关心，所以海、空支援也很密切。顾问扎尔德·弗特纳姆中尉亲自乘侦察机，指示空中攻击和修正舰炮射击。

北朝鲜第5师于7月13日占领了平海里，为保障后方的安全，又重新把第10团分派到真宝——盈德公路上。

盈德是东海岸公路上的要冲，丢失了盈德，浦项洞就有危险。南朝鲜第23团团长金上校于11日下午，把指挥所撤到盈德以南，加强了盈德的防御。

北朝鲜第2军军长易人　7月10日，北朝鲜第2军军长金光侠中将降级为军参谋长，金武亭中将被任命为军长。金武亭将军，据说是参加过中共军长征的30名朝鲜人中唯一幸存的人，历任过中共第八路军的旅长、师长，是抗日战争的勇士。这次换班的理由，看来同第7师师长易人一样，是因为"军的前进，比计划晚了好几天"。

北朝鲜军队企图"以中央公路正面的部队，切断美军和南朝鲜军队主力的退路"的宏伟计划，已彻底破产了。

第五章　美第8集团军的迟滞行动

"军队的力量与力学中的动力相似，是质量与速度的乘积。营迅速而切实的战斗，往往对当天的会战有决定性影响，其原因就在于此。

——拿破仑

第一节　美第8集团军的展开

一、北朝鲜军队的计划

据"北朝鲜公开史料"记载，7月初，与北朝鲜预料的相反，美军地面部队急速地加入了战斗，北朝鲜因而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

（1）组织了前线司令部，负责第1、第2军的作战指挥。任命金策上将为前线司令官、金一将军为军事委员、姜健中将为参谋长。

（2）为了增强人民军的力量，并加强海岸地区的防御，……把警备旅和民主主义青年训练队（共产党青年部）改编为人民军第7、8、9、10师。

（3）为了加强对人民军的领导，加强党在军队内的政治工作，在军队内实行了军事委员制。……通过军队内党的政治工作执行党中央委员会的

决议和指示，以党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军人。

（4）制定防空、战时动员法，……动员后方人民加强支前工作，同时组织后方人民进行军事训练，以便随时动员他们参加对敌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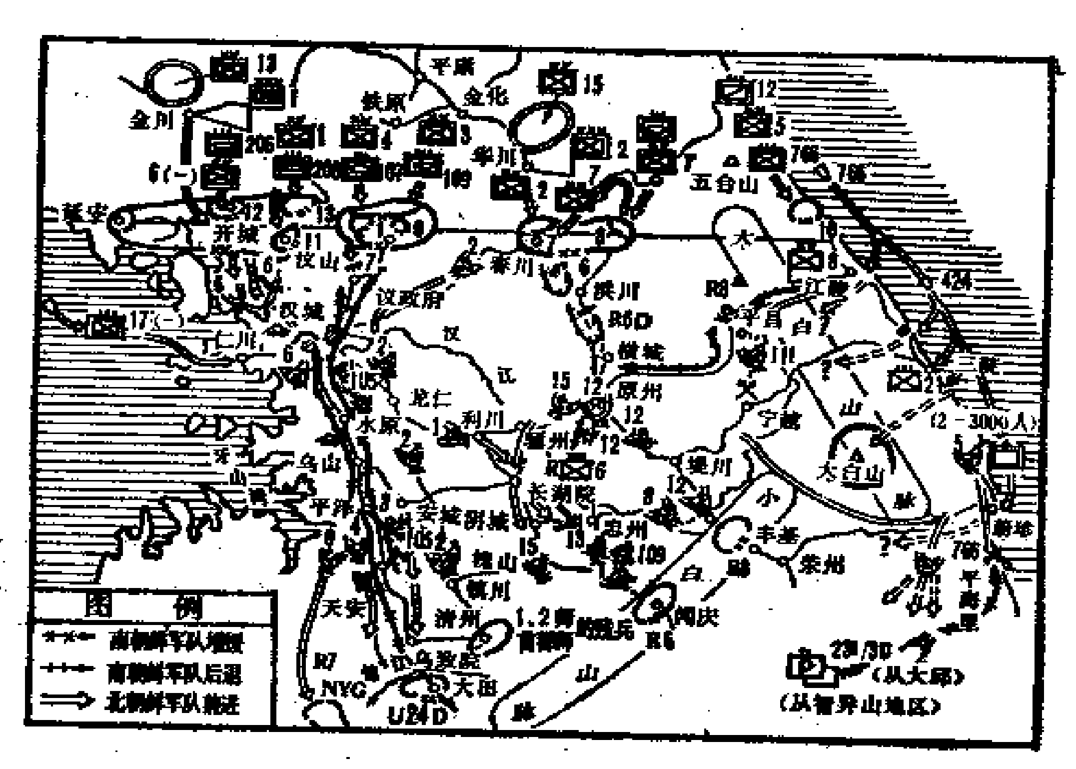


插图11　北朝鲜军队向锦江—小白山脉追击经过图

另外，为了不给美军和南朝鲜军队以占据锦江——小白山脉防线的时间，北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制定了如下第三次战役的方针。

> “不许敌人有占据新防线的时间，以神速行动猛烈打击敌人，迅速突破锦江和小白山脉一线，在大田地区和小白山脉一线围歼敌人的基本主力，以解放全州、论山、闻庆地区和蔚珍以南地区。”

这个时期，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来到汉城，直接指导了前线工作。……他命令人民军联合部队："无论遇到任何情况，都必须用各种手段迂回敌军，插入敌人后方，围歼敌人；要加强夜间战斗行动，进一步提高部队的进攻速度"。第三次战役于7月7日开始，最高司令部把作为预备队的第15、第13师投入中线，企图加快进攻速度。但是，北朝鲜军队的最终目标是釜山，所以把北朝鲜第6师投入到了因占领天安而打开的群山——全州——顺天——晋州——釜山的接近路上；为了掩护其机动，使用了许多游击队特别是智异山的游击队。美军和南朝鲜军队的情报网，都没有得到这个第6师的消息。

二、麦克阿瑟司令部的估计

7月9日，发现北朝鲜军队进至全义，并有坦克纵队从原州南侧南下后，麦克阿瑟将军进一步改变了对北朝鲜军队的认识，第三次提出了增援要求。

麦克阿瑟将军报告说："朝鲜的战局很严重。……北朝鲜军队装备的装甲车辆性能优良，具有类似过去德军那样的能力。步兵的素质也象是第一流的。北朝鲜军队今后可能进一步采取苏联式的领导方式、技术和中国式的战法相混合的那种战略和战术。不能认为北朝鲜军队是非正规部队而过低估计他们。……除了已经要求的兵力外，我进一步强烈请求紧急增援由4个师组成的一支部队。情况正在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作战"。据南朝鲜公开史料估计，当时北朝鲜军队的总兵力是15个师、170辆坦克。

但是，华盛顿回电说，由于以下理由而无法满足他的要求。即：（1）现在没有这样多的兵力；（2）急需加强西欧

的防务；（3）缺乏运输船只。通知他，第2步兵师和3个坦克营等可以按要求紧急增援到远东。麦克阿瑟将军认为，华盛顿的这种态度是“重复错误的先欧后亚政策”。

三、美第25师的展开

美第25师　该师曾经从夏威夷转战到瓜达尔卡纳尔、新西兰、北吕宋，有着悠久的战斗历史，由第27、第35、第24步兵团组成。师长威廉·基恩少将，53岁，是位身经百战的将军。

基恩师长于8日飞抵大田，接受迪安将军的指示，在大邱以东的永川开设了指挥所。决定部队在釜山登陆的时间是：第27团为10日，第24团为12日，第35团为13～15日。基恩将军于12日受领了迪安将军的如下命令：“师要以主力支援韩国军队，阻止北朝鲜军队向忠州以南推进；同时以1个营担任延日机场的警备；以1个团配置在金泉作为全军的预备队，准备随时可以向大田或清川方面实施增援”。为此，基恩将军遂把第27团配置在义城，把第24团配置在尚州以担任南朝鲜军队的支援任务；把第35团集结到金泉作为总预备队；以其1个营担负延日的警备任务。

四、沃克中将行使指挥权

行使指挥权　沃克中将于7月6日，奉麦克阿瑟将军之命，前往朝鲜负责指挥驻朝美军，司令部开设在大邱。7月13日上午1时，开始行使对驻朝美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当时的驻朝美军，由战斗力减掉一半的第24师和尚未遭受损伤的第25师及釜山后勤司令部等组成，人员共计1.8万人。总的态势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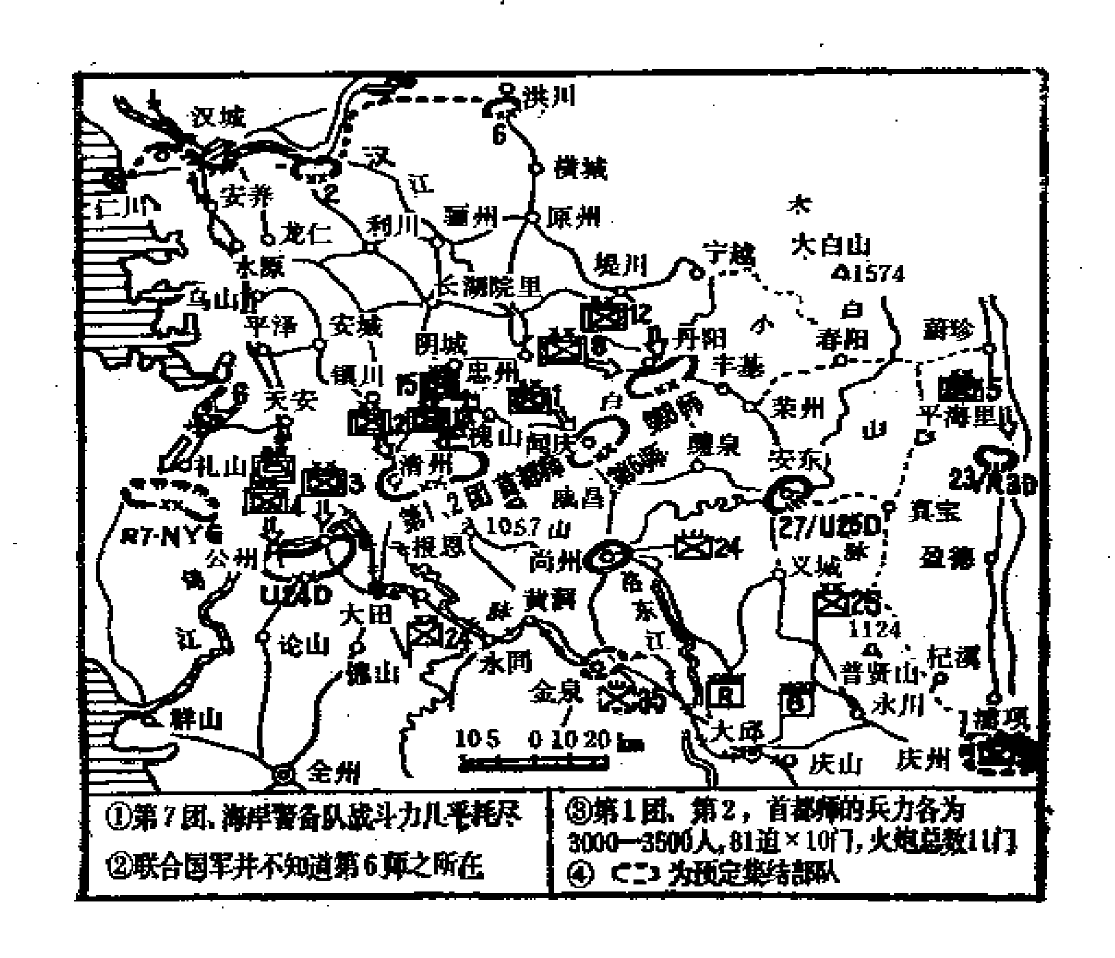


插图12　　月13日的态势

当时，南朝鲜军队的总部也决定由大田迁移到大邱，与美军协同作战。南朝鲜军队的兵力是6.5万人。

第8集团军的意图　沃克中将为了统一各队部的行动，下达了如下的作战命令第1号，表明了自己的企图。

> “第8集团军在迟滞敌人前进，确保现在的防御线，稳定战局的同时，要为以后发动攻势集结必要的兵力。”

> “第24师要阻止敌人向锦江以南地区前进。第25师要援助正在中央公路正面担任防御的韩国军队。另外，要以1个营警备延日机场及浦项洞。”

沃克中将的意图显然是要在锦江——小白山脉一线阻止北朝鲜军队南下。而且考虑，命令目前正在横浜乘船的第1骑兵师于18日在浦项洞登陆，增援已成为“半身不遂”的第24师。打算以骑兵师在仁川登陆的布尔哈特计划，遂于7月10日正式废止。

南朝鲜军队归美军指挥　沃克将军开始行使指挥权的14日，李承晚总统就向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提出："希望连韩国军队也一起指挥"，并且口头命令南朝鲜军总参谋长丁一权将军："你以后要接受联合国军司令官的指挥"。这项命令虽然没有成文的东西，但是现在仍然有效。17日，麦克阿瑟将军授权沃克中将一并指挥南朝鲜陆军。

五、后　勤

补给品的采购　补给品的采购在后勤基地日本实施，在日本无法采购的或没有的东西，在太平洋区域、甚至在美国本土采购。补给品中最优先的品目是反坦克地雷。反坦克地雷的制造于7月初在日本开始，7月18日，首批3000个海运到釜山。大部分弹药是靠在日本的储备品供应，照明弹等特殊用品，作为特需向日本的工业界订购。

维修　充分利用日本的工厂，从7月到8月一个月之内共修理了4000台车辆，在1951年6月底以前，共改装和修理车辆4.6万台以上。兵器的改装也是在日本进行的，M4-A3中型坦克装备的75毫米加农炮改装成76毫米加农炮；105毫米榴弹炮改为67度仰角，以便于在山多坡陡的朝鲜地形上使用；装备37毫米火炮的M-15-A型自行火炮改装为40毫米炮，变成了M-19。

运输　对朝鲜的补给品是按照下面的运输系统图运入朝

鲜的。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消耗的及尔后的攻势作战所需要的物资，数量很庞大。釜山连日平均有20艘船只进港，每天卸货10660容积吨，从7月2日至31日，卸货量共达30.9万容积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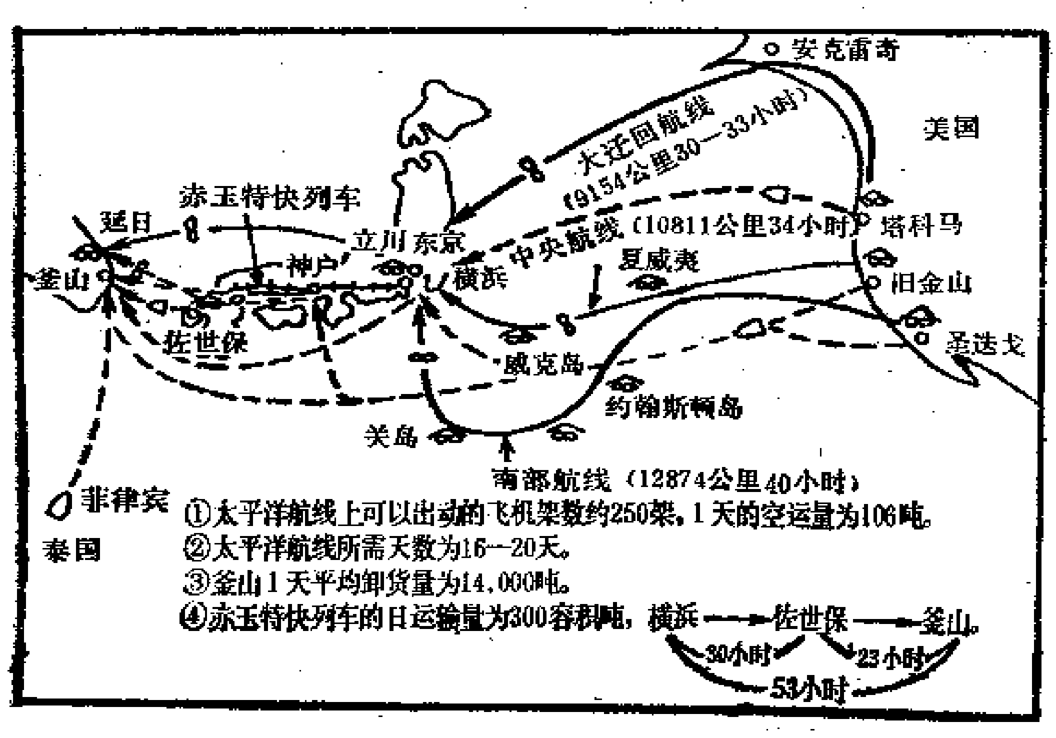


插图13　向朝鲜运输系统图

美军和南朝鲜军队之所以能够在釜山站住脚根，重要的原因就是，釜山港拥有如此巨大的卸货能力和北朝鲜军队不具备破坏与阻止这一运输的海、空军。釜山港有4个栈桥，同时可以停靠24艘货船；有可以停靠14艘坦克登陆舰的码头，1天的最大装卸能力是4.5万吨。但是，由于陆上处理货物能力的关系，每天的卸货量限制在1.4万吨。处理货物的能力不足，是因为缺乏熟练的码头工人，没有大型起重机，以及铁路和载重汽车运输力不足。

北朝鲜方面十分清楚，这1万吨补给品的供应，正是迟滞北朝鲜军队的原动力。北朝鲜方面在釜山的情报中心，逐一地报告了这一情况。因此据说，金日成首相曾请求斯大林用潜水舰封锁釜山港，而斯大林担心发展成为全面战争，拒绝了这一请求。7月18日，美国国防部公布："国籍不明的潜水舰，出没在九州、台湾、华北沿岸"，报道了当时紧迫的气氛。

另外据说，北朝鲜的工作队开始在码头工人和激进组织铁路工会中进行反战罢工及怠工活动，由于工会会员参加罢工马上就会失业，所以未能得逞。但是，这些潜入分子却制造了各种事件，诸如焚烧弹药堆集所、胁迫特种技术人员等。

第二节　美第24师在锦江一线的防御

一、防御准备

师的情报估计和北朝鲜军队的损耗　锦江也称大田的外壕。河宽达300～500米，水流宽一般为70～100米，多沙洲，水深2～5米，流速每小时5～10公里，从大坪里附近起，上游到处有徒涉场。河堤高1.3～2.2米。

第24师于7月11日黄昏，以俘虏的陈述为基础，估计敌情如下：

> "北朝鲜第4师进至公州正面，其第3师进至大坪里正面；这两个师得到50辆坦克的支援。两个师自边境会战以来均未得到补充，因而满员率已下降到60～80%，但士气高昂。

北朝鲜第2师正在进攻清州：如果把北朝鲜军队击退，这个师也很可能参加大田的战斗。这样一来，师的右侧后将随时都有遭受其进攻的危险。”

但是，北朝鲜军队的损耗比第24师估计得要大得多。实际情况是，开战以来始终担任先锋的北朝鲜第4师，兵员已减少到5000～6000人，支援坦克约20辆，火炮40～50门。第3师也因在行军中受到美国空军的攻击而损失了许多重装备，不少人得了飞机恐怖症，所以，政治军官拼命地鼓舞部队的士气。

师的战斗力和迪安将军的意图　迪安将军在8日的天安战斗过程中就曾企图把锦江一线作为不撤退线。考虑调动精锐的第19团，并集中第24师的全部兵力在锦江一线阻止北朝鲜军队。可是，由于将军所依靠的第21团在车岭山地区的战斗中丧失了战斗力，因而全师可使用的兵力，仅剩下了3个营，人员减到11440人。该师海运到朝鲜时为15965人，经过1个星期的迟滞行动，就损失了兵员4525人（其中1500人失踪）和3个营份的装备。到7月13日，各团的实有人数是：第21团1100人，第34团2020人，第19团2276人，师炮兵2007人。

由于出现了上述情况，迪安将军便认为，在锦江一线阻止敌人虽希望不大，可是还有锦江这道天然屏障，大概可以坚持几天；河岸一旦失守，就一面保持与京釜公路正面部队及公州公路正面部队的联系，一面向大田实施向心退却，在大田争取几天时间，等待第1骑兵师来援。但是，第8集团军的命令规定不准让敌人进至锦江以南，并且考虑到官兵们的心理，在表面上仍然强调不再从锦江后退了，只是向各团长暗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

防御准备　第24师于7月12日下午，把精锐的第19团和师炮兵主力配置在京釜公路的大坪里正面，把第34团配置在公州正面，命令第24侦察连担任锦江下游的警戒。然后，把第21团集结在大田飞机场，急忙进行了整编。同时，把A坦克连和第26自行高射炮营控制在大田担任预备队。

师长于12～13日夜，指示工兵队爆破大坪里的锦南桥、新村的铁路桥，并且准备爆破锦江至大田的所有桥梁。各队在师的指导下，所在地区的民船自不必说，认为可以利用渡河的平底船及筏子等一切器材，都烧掉或放流了。他们认为，这样，锦江就没有北朝鲜军队可以利用的渡河器材了。

二、公州正面的防御

第34团的配备和实情　12日下午，第34团由锦江北岸撤退之后，在代理团长瓦德林顿中校的指挥下，把在大田完成整编的第3营的3个连配备在公州①正面的河岸；把第63野战炮兵营配置在三桥里，将弓形的河岸完全置于其火力控置之下；以阿伊莱斯中校的第1营为机动预备队，令其在龙城里待机；团部设在风谷里。团的左翼由侦察连构成了警戒线，右翼配置了第19团的情报侦察排，对河岸到处都可以进行严密的监视。团利用河川采取了机动防御方式。不过，团要实施机动防御，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首先是通信器材几乎已全部损失。第3营内部的通信自不必说，就是团部和第3营营部之间，第3营和炮兵之间，炮兵阵地与前进观察员之间的通信联络也无法构通了。第二是士气低落。甚至团的情

① 公州是百济的古都，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位于公州和大田之间的鸡龙山同智异山一样，是朝鲜的三大圣山之一。

报参谋组长和作战参谋组长以及K连的40人，由于精神疲劳加重，不得不于第二天即13日后送到大田。K连因而解体，而营长兰特隆少校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这个阵地上的空隙，因此，在团的右翼和第19团之间，便出现了近4公里的间隙。

牵制　北朝鲜第4师早在11日，便派侦察分队潜入锦江河岸，12日把主力集结到公州北岸。接着于13日上午又把炮兵和坦克推进到河岸，下午，开始对南岸的美军阵地实施炮击。

14日拂晓，位于河岸的第3营听到北朝鲜军队的坦克在北岸行动的声音，非常紧张。上午6时许，北朝鲜军队便开始对L连和迫击炮阵地实施炮击，并越来越激烈起来。

团全神贯注于公州北岸，认为敌人渡河已迫在眉睫。但这时，两个主官都不在。代理团长瓦德林顿中校受迪安将军暗示，正在侦察论山东侧高地，以便作为下一道迟滞阵地；机动突击部队长阿伊莱斯中校也侦察去了。他们两人似乎没有想到，北朝鲜军队会有如此迅速渡河的能力。

渡河　北朝鲜军队开始炮击以后不久，L连的瞭望哨发现，北朝鲜兵在下游4公里的检详里渡场，正实施渡河。他们用两只小船，每次渡30人左右。天气晴朗，美军炮兵的观察机也发现此情，报告了射击指挥所。

第63野战炮兵营的作战参谋组长查尔斯·巴塔少校接到这个报告后，认为："这样的小目标，没有射击价值。不久，敌主力可能在公州北侧实施渡河，要等到那时进行射击"。1个155毫米榴弹炮排，由观察机指示目标开始射击，可是，不久北朝鲜军队的"雅克"式飞机飞来，这种射击也不可能了。L连的瞭望哨算定，从上午8时至9时30分之间，

共有500名北朝鲜兵横渡到了南岸。

擅自退却　L连连长阿奇·斯蒂斯中尉看到敌人的炮击越来越激烈，却找不到支援的重火器，也无法与营部取得联系。这时，发现数百名敌人已渡河到达连的左侧后，因而斯蒂斯中尉判断，这样很难保持住阵地，遂于上午11时前撤离阵地后退到论山。他由于无法与上司取得联系，才擅自退却的，也没有与右邻的Ⅰ连进行联系。15日，斯蒂斯中尉在论山遇见了代理营长兰特隆。营长解除了斯蒂斯中尉的职务，而在这次战斗期间，营长也并没有明确他在何处。

这个L连，就是在平泽过早地擅自退却，在天安以北又遗弃了约翰·敦少校等而退却的连。

野战炮兵营的毁灭　当L连后退时，排长瓦莱斯·瓦格奈布莱斯上士向炮兵的军官通报了数百名敌人已渡河到了检详里，但是这位军官没有引起注意。可是，到了下午1时30分，第63野战炮兵营的警戒哨报告敌人逼近时，他却指示："可能是友军，在未遭到射击之前不要射击"。营长因病已于前一天后送走了，所以由威廉·德莱斯拉少校指挥。

北朝鲜军队驱逐了警戒哨，把架设在那里的机枪调转180度，瞄准炮兵阵地进行了射击。与此同时，迫击炮弹集中倾注到营指挥所，破坏了有线电交换机和无线电通信车，炸毁了弹药车。然后，北朝鲜兵成群结队地从长满灌木和小松树的小山上跑下来，袭击了由北向南按照A连、营部连、B连、管理连的顺序配置的炮兵阵地。袭击炮兵阵地的北朝鲜部队约有400人。经过1个半小时的战斗，第63野战炮兵营损失了全部10门火炮和86台车辆以及代理营长、A连连长以下136名兵员。

北朝鲜军队大肆广播了这一胜利，宣称俘虏了86人，缴

获了火炮10门、车辆86台。据亲眼见到北朝鲜军队袭击的人讲，他们的袭击很象西部剧中印第安人的袭击行动。

反冲击 代理团长瓦德林顿中校完成论山东侧高地的侦察，下午才回到团部。下午4时许，从好容易逃回来的士兵那里听到炮兵队的惨状后，团长立即命令阿伊莱斯中校："马上实施反冲击救出炮兵队的兵员，回收装备，击退北朝鲜军队"，并且补充说："假如到夜晚还不能完成任务，可以撤退"①。

下午5时过后，阿伊莱斯营从集结地域出发，向北方4.7公里的现场前进。担任尖兵的C连刚接近到炮兵阵地以南约100米处，突然遭到轻武器的急速射击，C连便就地停止前进。当时已是下午7点多钟，接近黄昏。阿伊莱斯中交因此判断夜幕即将降临无法完成任务，遂一举后退到论山。

I连既不了解左侧的L连已经后退，也不知道炮兵队已经毁灭，一整天都在敌人的火炮和迫击炮的火力突击下，坚守着河岸阵地。代理连长托塞斯·希克斯中尉与营部和L连都联系不上，从重火器连的士兵那里听说"后方已被敌人切断"，但却没有动摇。该连直到晚上9时30分奉命后退为止，一直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在I连后退以前，北朝鲜军队没有从公州正面渡河。北朝鲜军队宣布，他们是从南面进至公州，于下午10时占领此地的。

北朝鲜第4师坦克部队从这天夜间开始在公州正面渡

---

① 阿伊莱斯中校接受团的这项命令时，才知道炮兵队已经毁灭。但是，炮兵队的通信军官赫尔曼·斯塔林中尉的证言却说，下午2时许，曾去阿伊莱斯营请求过增援，不过据说，这个情况没有向阿伊莱斯中校报告。

河，15日昼间仍在继续渡河。联合国空军对其进行了攻击，但并未取得大的战果。15日傍晚，北朝鲜军队分成若干小群向论山南下。

迪安将军的考虑　迪安将军期望能保持数日的锦江防线，在14日就很快被突破了。而且，该将军曾预想以第34团从河岸一线开始实施迟滞行动，可是该团已在15日早晨退却到公州以南28公里（大田西南22公里）的论山东侧的隘路口。

这样一来，大坪里正面的第19团左翼暴露了，迪安将军所设想的"第19团和第34团联合，退至大田以西8公里的甲川一线"的方案，便成了泡影。因此，将军知道保住大田更困难了。但是，如果因此表现胆怯，师的战线就会一举崩溃。将军命令各部队，在无别的命令之前，要确保现有阵地，接着，研究了防御大田的措施。

三、大坪里正面的防御

防御准备　第19团是一支历史悠久的部队，曾在独立战争的时候，因坚守要地奇卡冒加而被授予"奇卡冒加之岩"的荣誉称号。迪安将军在14年前还是上尉的时候，也在夏威夷这个团里工作过，所以感到特别亲切。团长是盖伊·梅尔上校（后为驻朝第8集团军司令官、上将）。该团共有6个步兵连，以其中4个连加1个连的1/3的兵力及情报侦察排占领河岸，以1个连加1个连的2/3的兵力作为预备队配置在中央，分别构筑了阵地。防御正面，直线距离为24公里，沿河岸测量达48公里之多。

团自12日夜晚至13日早晨完成了上述配置。这是师的重点方向，所以除了本来的支援炮兵第13营以外，还得到担任

全般支援的第11营（155榴弹炮）和第21团的支援炮兵佩里中校的第52营的增援。

14日早晨，公州的第34团被突破后，北朝鲜军队把11辆坦克推进到河岸，一面避过美空军的观察一面开始射击，在坦克的火力掩护下大批侦察人员实施渗透。下午，梅尔上校了解到公州正面的情况，加深了对左翼的关心。那里有一条从公州经团的左翼通往后方儒城的汽车路。

15日上午5时，梅尔团长在接到敌人开始在左翼的情报侦察排正面渡河的报告之后，又收到约300名敌人已进至上旺里北侧高地的报告。该团长认为，敌人已开始沿定石路攻击我左翼，便让担任预备队队长的第2营营长托马斯·麦克格莱尔中校，指挥预备队2/3的兵力，增派到其左翼。因此，团的预备队就剩下了F连。

大田——永同公路的警戒　这天早晨，迪安将军把集结在大田飞机场的第21团，调动到大田以东16公里的沃川，令其负责保护师的后方交通线。因为北朝鲜第2师已开始压迫清州的南朝鲜军队南进，切断师后方的危险增大了。对北朝鲜第2师的顾虑，在迪安将军的头脑中占居很大的比重，而这种考虑常常给师的作战指导带来重大影响。第21团已调走，师长可用于锦江线防御的预备队，就只有大田的1个坦克连和若干自行火炮了。

15日的夜晚　黄昏，北朝鲜军队的11辆坦克再次进至江岸，同炮兵一起开始射击。美空军对其进行攻击，把来不及逃走的1辆坦克打得起了火，并且在天黑以前一直压制着江岸，制约了北朝鲜军队的行动。到这时，联合国空军的阻止效果越来越显著，因而使得北朝鲜军队的车辆只能在夜间行动。

不久，夜幕降临，空军刚一返航，北朝鲜军队便开始渡河。他们分为小群渡河，有的徒涉，有的游泳。渡河点是在右翼C连占领阵地的槐花山正面和锦江桥正面。有的北朝鲜兵是从锦南桥上跑过来，从被破坏了的地方跳入河中游过来的。团集中步兵和炮兵火力击退了大部分敌人。不过，北朝鲜军队的这次进攻，似乎是企图实施战斗侦察和正面牵制。

退路被切断　16日凌晨3时，1架“雅克”战斗机飞来投下了照明弹，与此同时，开始了猛烈的炮击。据说，梅尔团长在评论这次炮击时说：“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没有受到过如此猛烈的射击”。

北朝鲜军队在这样的火力支援下，再次并用徒涉、游泳、小船与筏子等一切手段，又从锦南桥和槐花山正面开始渡河。团企图再一次集中步兵的火力将其击退，但就在这时，却发生了意外的差错。即：1门155毫米榴弹炮是被指定专门发射照明弹的。可是，当步兵要求在锦南桥附近照明时，他们弄错了联络信号，照明了与敌人的渡河点不同的地方。因此，关键的渡河点始终未能照明。北朝鲜军队渡河成功，突破了奥索·温斯泰德中校指挥的第1营的中央。团长和营长的注意力，专门集中到了这个方向。

但是，这时，团长和营长都不知道的最危险的渡河，却在未部署兵力的间隙进行。北朝鲜军队是在C连和E连之间的间隙芙江里方向，以及在B连和情报侦察排之间的间隙松院里渡口偷渡的。当C连发现敌人从它的西面渡河时，突然右翼受到了攻击。北朝鲜军队4次突击，打破了该连的右翼，摧毁了重迫击炮排和连部。C连在槐花山顶占领环形阵地，确保了这个要点。

拂晓，发现有300～400名北朝鲜兵集合在松院里对岸的

技洞附近，并有分为25～30人的若干小群在水深没胸的锦江徒涉。北朝鲜兵把武器和弹药顶在头上，一批一批地跳入水中。美军的炮兵集中火力进行了拦阻，但分为小群的北朝鲜兵却利用其间隙继续渡河。B连做好了不久将受到攻击的精神准备，可是这些北朝鲜兵在进行伪装及换上白色便服以后，沿棱线南进了。

在锦南桥附近渡河的北朝鲜部队于6时30分，突破河堤上的A连，于上午8时推进到营部所在地的佳洞里的高地。团长决定首先击退这股敌人，遂集中厨师、司机及总务会计等编成临时部队，在1辆M-24型坦克和M-16型自行高射炮的支援下，由副营长约翰·库克指挥实施反冲击。这次反冲击取得成功，于上午9时许夺回了佳洞里。北朝鲜兵突然遭到反冲击，惊慌失措，陷入恐慌状态，逃回了北岸。团长在钵山高地上看到这次反冲击的情况后，向师长报告："已击退侵入佳洞里的北朝鲜军队。保住了团的整个阵地。从现在的情况看，可以按师长所期待的那样在现有阵地上坚守到傍晚"。迪安师长本来打算在日没后，把该团撤退到甲川儒城的阵地上。而且，对于梅尔上校再三报告"集合在技洞的敌人正在南进"的情况，并未引起多大注意。

但是，这时，情况告急了。右翼的C连被包围，濒于毁灭的危险。由松院里渡河的北朝鲜军队，在以一部兵力牵制F连的同时，主力于上午10时许，开始进攻第52野战炮兵营。营长佩里中校编成反冲击部队，亲自进行指挥，并为炮兵指示目标，将敌击退。但是，被击退的北朝鲜军队，不久便占领了凤岩里高地，开始居高临下地射击在公路上通行的车辆。这样，就轻而易举地以中弹起火的车辆，堵塞了从龙秀川畔13米高的崖壁上穿过的公路。因此，该团唯一的后方补

给线被切断了。当时，正值中午时分。

打通措施　梅尔团长立即采取了打开退路的措施。计划令前一天增派到左翼的麦克格莱尔支队返回，从南面进攻，以F连和临时编成的部队从北面进攻，夹击敌人。但是，就在这重大时刻，空军的支援减少，炮兵在上午11时以前已将全部炮弹打光。士兵们由于连续3昼夜的紧张和土工作业、突然的激战、上午5时至下午9时盛夏阳光的照射，以及高达38摄氏度的酷暑等，已极度疲劳，再也不愿意动弹和考虑什么了。而且，F连四面遭到射击，已行动不得。这时，在现场指挥的梅尔上校脚部负了重伤。梅尔上校把团的指挥委托给了第1营营长温斯泰德中校。

下午1时许，团的作战参谋组长罗甘少校用无线电向迪安师长报告了情况，师长立即命令："现在，反冲击部队虽已集合起来，但到下午3时半才可能到达现场。你团要马上后退，带尽量多的兵员和装备突围"。这段话刚讲完，无线电通信车便中了枪弹，断绝了与师的通信联络。

罗甘少校集中在场的部队和人员，对凤岩里的敌人实施进攻，但由于受到己方飞机的误射，坦克兵擅自后退，而未取得任何进展。

连的追击炮排排长劳埃德·史密斯中尉，奉命指挥临时集中起来的50人的一支部队，为实施反冲击登上了小山，可是谁也没有跟来。士兵们都潜伏在公路两侧的排水沟中，一动也没有动。这时，士兵们已完全消耗尽了体力和气力而动弹不得了。

从南面的进攻，是在进到第13野战炮兵营阵地的迪安师长的指导下，由先行到达的麦克格莱尔中校指挥的2辆轻型坦克、4辆M-16型自行高射炮及若干步兵进行的。因为敌

军阵地是在龙秀川西岸的岸壁上，所以用这种机械化部队进攻是无济于事的。4辆自行高射炮遭到破坏，步兵四处逃散，坦克一消耗完弹药便后退了。

第2营的主力G连和H连晚些时候来到了儒城，在这里的副师长梅诺哈准将说，敌人的坦克可能会来，便命令他们在流经城内的河岸上占领阵地，部队依照命令进行了配置。但是不久，前方的师长下达了“进攻凤岩里之敌”的命令，部队便再次乘汽车北进。这时，站在汽车踏板上撤退下来的宪兵，一面喊着“坦克！坦克！”一面从眼前通过去。G连连长巴斯塞茨上尉把乘坐来的汽车推倒横在公路上，作为防坦克障碍。但是，北朝鲜军队缺乏渡河器材，他们的坦克是不会来的。在师长的催促下，这回只好徒步前进，不一会见到了师长。师长命令巴斯塞茨上尉“与敌人接触，击溃阻绝道路的敌人”。上尉急忙登上敌阵地东南侧的棱线，但是由于预定担任支援任务的坦克和炮兵早已把弹药打光，所以，连的进攻得不到什么支援。师长和巴斯塞茨上尉都认为，G连只在H连的支援下渡过龙秀川进攻是不可能的。师长放弃了反冲击的企图，命令G连撤退到儒城北侧，担任收容团主力的任务。第19团本身和师长企图打开退路的努力，就这样告终了。

第19团的毁灭　在被切断的路段的北侧，剩下了团部、第1营的全部、F连、重迫击炮连、第52野战炮兵营等，但是，由于代理团长温斯泰德战死，副团长霍马·秦德勒在此之前已同伤员一起乘4辆吉普车突围，所以无人指挥这些部队。

下午8时，天已黄昏，团的参谋用最后剩下的1辆坦克载着身负重伤的团长突围。收容梅尔上校的坦克把堵塞道路

的车辆残骸推到一边，佩里中校见此情形，迅速让1门105毫米榴弹炮突围出去。但是，因为后继的载重汽车遭到破坏，所以道路又堵塞起来，后面的车想把它推开，自己的车又遭到了破坏，这种情况接连不断地发生，道路阻绝得越来越严重，结果形成用自己的车堵塞自己退路的局面。这是共产党军队在朝鲜战争切断退路时常用的手段。

因为周围有敌人射击，在被切断的路段北侧的山背阴处，有大约500名人员和100余辆车自然地集结起来。作战参谋组长休斯塔马哈上尉，于上午9时许担任了这一群人的指挥。他准备烧掉这100余辆载重汽车，通过东侧的山里后退到大田。但是，不一会，上尉战死，因而士兵们也四处逃散了。

参加这次战斗的第19团战斗群，有兵力3401人，总共损失650人（占19%）。受损失特别大的是坚守槐花山之后，突破包围圈后退的C连。该连171人，有122人没有回来。团部、第1营、重迫击炮连的装备几乎全部丢失，第52野战炮兵营损失了8门火炮。关于这次战斗，梅尔上校认为，这次战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过早地使用了预备队，他追述道："假如不犯上述错误，就不会允许敌人切断退路，即使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将其击溃"。

第三节　美第24师在大田的防御

一、迪安将军的计划

16日傍晚的计划　大田有人口13万，是南朝鲜的第6大商业城市，是忠清南道的道厅所在地。该市位于小白山脉的

西麓，距离汉城160公里，距离釜山200公里，是交通枢纽，政略战略上的要冲。

16日傍晚，迪安将军认为："现在正处于北朝鲜第4师从大田的西方或南方，第3师从西北正面，第2师从北方或东北方对大田实施包围的态势。敌人采取的最危险的行动，是北朝鲜第2师在沃川和永同附近切断师的补给线"。并且判断，敌人的进攻方法，将会与往常一样，"首先推进坦克，在扰乱我的同时，用步兵和炮兵进行正面牵制，在此期间从两翼实施包围。进攻的时机，是在坦克渡过锦江的翌日，大概是19日前后"。

16日黄昏，第19团已溃不成军，迪安将军遂命令在论山东侧与敌接触的第34团，撤退到成为大田内壕的甲川一线，担任大田的直接防御，并把侦察连配置到南面的锦山担任警戒，以防敌人包围。然后，命令第21团占领位于大田和沃川之间的第1隧道南北一线，负责掩护主力的退路并收容主力；命令第19团撤退到大田东南方40公里的永同，进行整编，并负责掩护后方补给线。

这时，迪安将军并没有考虑要坚守大田，及在18日登陆的第1骑兵师到达以前坚守大田的问题。在锦江战斗之前，他确实曾企图并列第19、第34团防御大田，但是由于第19团已无法使用，因而感到用这样少的兵力坚守大田等于自杀行为，便改变了主意。于是计划，大田的防御只为采取迟滞行动进行一般的抵抗，在预想敌人坦克进攻而来的19日，从大田撤退。

第8团军的意图和计划的变更 可是，18日中午，沃克中将飞来，又改变了这个计划。

第8集团军不再撤退的锦江防线被突破了，所以便从15

日至16日埋头估计在何时何地可以阻止北朝鲜军队；仔细研究地形、敌人的兵力和可能采取的行动；研讨第25师、第1骑兵师、冲绳的第29团、由美国本土来的海军陆战旅与第2师及坦克营等的增援行程，南朝鲜军队的重建速度，补给品的卸货情况，海、空军的支援能力及其效果等。最后，在17日，沃克将军做出了如下结论：决定洛东江——盈德一线为不撤退线，在增援部队到达之前，要在小白山脉迟滞敌人前进。

因此，沃克将军决定，把18日在浦项登陆的第1骑兵师投入大田方向，接替成为半瘫痪状态的第24师，在沃川附近至锦山附近组织防御。而且还抱着这样的希望：第1骑兵师或许有机会可以在小白山脉阻止住敌人。

沃克将军在大田飞机场的第34团团部与迪安将军协商，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今晨在浦项洞登陆的第1骑兵师，到大田附近来与贵师换班，或前出到锦山附近能与贵师并列防御之前，请确保大田，掩护第1骑兵师进至隘路。为此，通知他："还需要争取两天时间，希望20日全天坚守大田"的"愿望"。这里之所以称为"愿望"，是因为沃克将军决定迪安将军命运的这项命令，不是以"要坚守大田直至20日"的决定的形式下达，而是留有较大的自由裁决的余地，即："您认为真正万不得已时，也不妨在20日以前放弃大田"。

但是，迪安将军是个谨慎正直的人，他似乎是把这个"愿望"作为没有自由裁决余地的"命令"受领的。

迪安将军决定改变计划，决定在20日黄昏以前确保现有战线，而当时在大田的却只有实力为1个半营的第34团。京釜公路由阿伊莱斯营控制着，但是在论山公路和来自北方的清州公路上，却只配置了L连的各1个排。因此，要在大田

坚守到20日黄昏，是很难想象的。将军把当时正在永同进行整编、在大坪里战斗中受损失不大的第19团第2营（麦克格莱尔营）和第13野战炮兵营的B连调到大田，交由负责大田防御的第34团团长查尔斯·比治普上校（前第7师第32团团长）指挥，同时，把在锦山防守警戒线的侦察连，也交给比治普上校指挥。迪安将军之所以把侦察连交给比治普上校指挥，是因为现有的通信系统是建立在侦察连与永同的师司令部、师司令部与大田的第34团团部之间，大田与侦察连不能直接进行联络，而锦山方面的情况又直接对大田有影响，所以希望侦察连与大田直接建立联系。于是，迪安将军便指示参谋，把侦察连交给比治普上校指挥。这样一来，通信系统自然会改变。当时，将军的确没有把侦察连从锦山调走的想法。

可是，18日下午，师下达给侦察连的命令却写道："明晨，在大田归第34团团长指挥"。侦察连遂于19日早晨撤离锦山开赴大田。为此，大田南侧的警戒线没有了。这天，北朝鲜军队的坦克在大坪里附近渡过了锦江。因此据认为，北朝鲜军队的进攻可能从明天开始。

二、7 月 19 日 夜

北朝鲜军队发起进攻 正如迪安将军所判断的那样，北朝鲜军队计划用占领清州的第2师、大坪里正面的第3师和论山的第4师等3个师包围大田。但是，由于第2师连续疲劳，前进过于迟缓，所以19日早晨，只用第3、第4两个师发起了进攻。首先，6架"雅克"式战斗机轰炸了沃川西北的铁路桥，同时，沿公州——儒城公路前进的第4师第5团，攻击了在儒城北侧占领阵地的阿伊莱斯营的战斗警戒分

队B连。该师的另一部分兵力沿论山——大田公路前进，击退侦察排追近甲川，时过中午，击溃增援的L连，追近了大田。

留在大田的迪安将军见论山公路出现危机，便亲自指挥两辆轻型坦克加以阻止，下午1时过后，指导前来增援的麦克格莱尔营，将敌人击退到甲川西岸，以后又令该营占领了甲川东岸的高地线。然后，迪安将军就这样留到了大田。将军留在大田的理由，据说是为了：（1）维持部队的士气；（2）为南朝鲜军队的指挥官做出榜样，取得他们的信赖；（3）亲眼直接观察北朝鲜军队的战斗情况。

那时，在儒城，阿伊莱斯营的B连受到敌人包围正在苦战。而且从中午前，北朝鲜军队的炮兵，同在大田飞机场占领阵地的美军混成炮兵营之间，开展了反炮兵战，美军炮兵被压制住了。北朝鲜军队炮兵的射击很猛烈，迪安将军评论说："今天敌人的炮击，同过去在欧洲战斗的德国炮兵的射击一样，非常激烈"。

阿伊莱斯中校看到B连苦战和炮战情形后，于下午2时许，确信北朝鲜军队的大规模进攻已迫在眉睫，便向团长建议撤退。但是，新任职的比洽普团长认为可以坚持一天左右，拒绝了这个意见。可是到了晚上，他采纳了参谋们的意见，让团部和炮兵转移到了大田。在儒城英勇善战的B连，利用黄昏突破包围而撤退，成了营的预备队。

包围　19日晚上，阿伊莱斯中校感到北朝鲜军队开始从本营和麦克格莱尔营之间的间隙渗透，便把管理用的车辆撤退到了大田。晚上10时许，阿伊莱斯中校听到有敌人坦克行动的声音。派出了巡逻哨，但没有回来。阿伊莱斯中校第二次提出了后退的请求。

午夜0时前，比治普团长接到侦察队的报告说，敌人的大部队已进入锦山公路上的朗月里（大田以南6公里）。凌晨3时许，派出侦察排查明情况，该排却遭到敌人伏击而溃败，不知道有多少敌人。另外，凌晨2时许，在沃川公路上也遭到了敌人的伏击。

后来想起来，才知道这两件事是北朝鲜军队迂回到大田东南方的征候，可是当时，这个情报似乎并未得到重视。主要是朗月里的敌情，大概没有向迪安将军报告，将军说完全不知道。在沃川公路上遭伏击的事他虽了解，但不久就恢复了交通，早晨，师的补给车辆已畅通无阻，因而也没有介意。但是，这时，北朝鲜第4师的主力却越过险峻的山坡，正在包围大田。

这天夜里、第34团以阿伊莱斯营守备京釜公路，以麦克格莱尔营守备论山公路，以L连的1个排守备清州公路，以侦察连守备锦山公路，以预备队第3营（兰特隆营）占领飞机场东侧高地。

三、毁灭、89毫米火箭筒

阿伊莱斯营撤退　7月20日凌晨3时过后，阿伊莱斯中校得知，营的观察所被破坏，敌人已侵入营的主阵地。北朝鲜军队以坦克和步兵沿公路实施突破，接着击溃营的右翼，不久，驱逐了重火器连，凌晨4时许，追近了营部。阿伊莱斯中校向团部派出传令兵，让他报告：“营已被敌人坦克突破。坦克正在向大田前进”。

实际上，当时在大田的部队装备了89毫米火箭筒，相信它可以摧毁当时的任何一种坦克。7月3日，麦克阿瑟司令部请求提供的89毫米火箭筒，装上训练组乘坐的飞机，于7

月8日从加利福尼亚起飞，10日到达大田。师于12日将火箭筒下发部队开始进行训练，好容易赶上这次战斗。

阿伊莱斯中校立刻把这种新兵器配置在公路上，可是当敌人的坦克一接近，就不知道这些火箭筒手到哪里去了。北朝鲜军队未受到多大抵抗即渡过甲川，把138高地的A连和北翼的B连之一部打得四处逃散。到凌晨4时过后，营开始混乱并溃败。阿伊莱斯营长决心后退，命令副营长里兰德·丹哈姆少校指挥营部连和重火器连等的兵员，经柳等川谷，到论山公路后，向大田撤退，自己带领作战参谋组在其后面跟进。但是这个撤退报告，尽管用了运动通信和无线电等联络手段，仍然未送到团部和师。而且，其理由也不十分清楚。

89毫米火箭筒的初战　团长比洽普上校由于同阿伊莱斯营的通信联络被切断，便自己前往联系。他刚来到京釜公路和论山公路的交叉点，突然受到坦克机枪暗火射击，吉普车中弹起火，而该上校却顺利后退，带领工兵的火箭筒组又返了回去。89毫米火箭筒开火。首发命中，坦克起火，俘敌5名乘员。以后，这个火箭筒组守备道路交叉点，又摧毁了随后来的两辆坦克。这就是89毫米火箭筒在实战中首次发挥作用时的情况。

通过这件事得知，敌人已侵入飞机场附近。可是当时，与阿伊莱斯营取得了无线电联系，所以团长和师长也就放心了。然而，根据以后的调查，那时阿伊莱斯营正在沿柳等川谷南下，而且阿伊莱斯中校也说没有做过这样的报告。因此判明，这个报告是北朝鲜兵利用缴获的阿伊莱斯营的电台车做的假报告。这个假报告，对迪安将军和团长以后的判断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因此，从那时以来，他们两人始终相信：

“阿伊莱斯营在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并依此指导了战斗。

反冲击　比洽普上校认为阿伊莱斯营还存在，判断侵入飞机场附近的敌人可能是从阿伊莱斯营和麦克格莱尔营之间的间隙渗透过来的、未带重装备的敌人，遂命令第3营营长兰特隆少校在日出后实施反冲击。兰特隆少校指示K连和重火器连的一部兵力发起了反冲击。然而，这支反冲击部队在飞机场南侧的路上，与得到6辆坦克支援的营级规模的敌军遭遇，其一部被坦克打垮，从而撤回到原来的阵地。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情况没有向团长报告。因此，团长和师长都认为，反冲击进展顺利。

这个情况未能报告的原因，数周以后才判明。营长兰特隆少校上午9时30分乘吉普车离开指挥所以后，再没有回来。数周以后查明他被俘，从而解开了这个谜。然而，团知道营长丢失，是在上午11时许，是在副团长瓦特林顿中校来到断绝了联络的兰特隆营的时候。杰克·史密斯上尉便被任命为第3营代理营长。

在第3营的阵地前还有分散的敌人，这些部队似乎是北朝鲜第4师的第5团和坦克部队，在师的主力完全进至大田的后方之前，好象没有打算进攻。

麦克格莱尔营撤退　另一方面，防守论山公路的麦克格莱尔营却整夜受到敌人的压迫，他们英勇善战，基本上保持住了自己的阵地。北翼的F连后退了大约200米，在道路北侧的小山上，反复展开了争夺战。

天刚亮，营长听传令兵讲，敌人的坦克已到达大田西端的三叉路口。另外，在山上的G连连长也报告，坦克已进入大田。于是，营长便命令G连的哈巴特排打开退路，而哈巴特排也没有送来任何报告。实际上，这些坦克就是比洽普上

校和工兵用89毫米火箭筒击毁的那几辆，似乎传令兵没有来得及弄清是完好的坦克，还是被破坏了的坦克。哈巴特少尉来到道路交叉点，看到着火的坦克很吃惊。但是听了工兵的火箭筒组介绍情况以后就放心了，随即和工兵一起担任了三叉路口的守备任务。然而，由于年轻的少尉只注意在北面1600米处有3辆敌人的坦克盯着这里，似乎就忘记了向营长报告。

这样，当麦克格莱尔中校认为后方已被切断的时候，阿伊莱斯营正好在丹哈姆少校的指挥下通过此处。他们交换了情报。丹哈姆少校放弃了退往大田的企图，登上了宝文山。在后面跟进的阿伊莱斯中校也随之而去了。

这时，麦克格莱尔中校得知F连开始退却，E连也受到强大的压力。大田的上空升起了黑烟，认为是大田被北朝鲜军队占领了。作战参谋组的蒙特斯克拉罗上尉去团里进行联络，也没有回来。麦克格莱尔中校也打消了退往大田的念头。营追随阿伊莱斯营登上了宝文山。当时是上午11时刚过。不用说，没有办法与团进行联系。这样，防御大田的主体——两个营未向自己的指挥官报告，便登上了宝文山。两个营于中午时分在宝文山顶会合到一起。

在大田市内的反坦克战　当时，在大田市内的师长和团长，相信第一线的两个营仍有战斗力，鼓励官兵们用新兵器——89毫米火箭筒，摧毁进入市内扰乱的坦克。北朝鲜军队在大田市内，采取了意料之中的常用战法。即：在天亮之前，首先由3辆坦克搭载5～6名步兵，从西北方进入市内。坦克在街中心让步兵下车后，便在街上横冲直闯。北朝鲜兵分散在市内，象游击队似地到处进行狙击。

到上午9时为止，共有5辆坦克进入市区，团摧毁了4

辆。大田市因敌我双方的炮火而开始起火，在上午市的中心部已化为灰烬。北朝鲜军队的坦克，从这以后或单车或三五成群地陆续进入大田。总共有多少辆坦克进来尚不清楚，不过，团用火箭筒击毁了8辆，用155毫米榴弹炮的反坦克榴弹击毁了两辆。另外，空军在郊外摧毁了5～6辆坦克。

结果，北朝鲜军队的坦克在大田被一举破坏了15辆以上，既没有象往常那样使美军产生恐慌，也没有使其后退。美军使用新兵器，使北朝鲜军队的坦克受到开战以来最大的损失。

但是，89毫米火箭筒正如性能表上所写的那样，并不是能轻易破坏T—34坦克的武器。例如：侦察连的3个火箭筒组，在30—60米的距离上，有7发炮弹命中敌人3辆坦克，而只有1辆坦克抛锚。还有的火箭筒组击中T—34坦克的正面，只是把装甲打得当当的响。假如命中点和射击角度不佳，就很难奏效。

这时，迪安将军自己指挥火箭筒组，追赶坦克达一小时以上，终于击毁了1辆坦克。这辆坦克的残骸现在仍停放在大田市内，其车体的侧面写着："50年7月2日，在W·F迪安将军的监督下将其击毁"。在将军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追赶坦克，是为了给部下官兵树立反坦克战斗的榜样，以及取得证据，证明没有步兵随伴进入市内的坦克，是可以用89毫米火箭筒击毁的"。

错误累积　如果冷静地加以判断，中午过后，的确相继出现了如下一些征候，很值得忧虑。

第一，炮兵观察军官由于考虑到团里的参谋作不了主，便直接找到比洽普上校报告："有一支大纵队正在从东方接近大田。确实是敌人"，而上校则提醒他："那是友军，不

要射击”。原因是说从东方来的，所以上校认为，那是“沃川公路”。他想起，早晨迪安将军曾说：“预定命令第21团前进到大田东侧，掩护第34团撤退”，因而认为，这支纵队肯定是第21团。迪安将军说的是：“以第21团确保大田东侧的隧道……”，而比洽普上校则错认为是“前进到大田东侧”。另外，迪安将军没有注意到有两个隧道。因此，说大田东侧的隧道，就可能是指第一隧道，可是，第21团却只坚守了东侧的第二隧道。结果，师长和两个团长三个人都弄错了。大纵队是北朝鲜军队。另外据说，战术航空兵目标引导员报告：“观察机通报，有一支约28辆车的纵队正沿锦山公路北上”，一位团的参谋却回答：“想必是侦察连，别射击”。但是，后来迪安将军通过锦山公路时，发现确实有北朝鲜军队，该将军才相信：“那是北朝鲜军队”。但是，另一方面，那时确实侦察排撤回到大田的东南端，遇到了比洽普上校，所以也可能是侦察分队。总之，事实上当时在大田的南边，实施包围的北朝鲜军队和被包围的美军相互交错，敌我识别是极为困难的。

下午1时许，阿伊莱斯中校在宝文山顶上，发现北朝鲜军队的大纵队正在沿着眼下的锦山公路北进，但却没有办法把这个情报报告给大田。该中校便命令丹哈姆少校，指挥150人左右的部队，下山到锦山公路掩护大田。他们受到一群游击队的攻击，丹哈姆少校战死，部队逃散到了无愁里河谷。阿伊莱斯中校一行也与北朝鲜军队遭遇，阿伊莱斯中校在草丛中，盯着架着机枪的北朝鲜兵，一直坚持到夜幕降临。

下午2时过后，迪安将军和比洽普上校一边谈论着“自己击毁坦克的情形”，一边吃晚午餐。两人都认为，阿伊莱斯和麦克格莱尔仍在坚守着最初的阵地，并不需要特别加以

警戒。然而当时迪安将军考虑，天黑后撤退车辆很危险，不如趁天亮时撤退，遂指示准备撤退。

团长着手做退却准备，想用有线电和无线电通知 3 个营，可是阿伊莱斯营和麦克格莱尔营是不会通知到的。当时，阿伊莱斯和麦克格尔都在宝文山上。因此，团认为两个营可能都在甲川南岸，便派出传令兵带上书面命令赶到那里，然而他们也没有联系上。可是，这个"没有联系上"的情况，既没有报告团长，也没有报告师长。因而他们两人都相信，这两个营都还在阵地上。

其余部队于下午 3 时许，受领了撤退命令。命令规定："退却顺序是：第34团第 3 营、混成炮兵营、卫生连、团部连、第19团第 2 营，后卫是第34团第 1 营"。

这时，战术航空兵目标引导员报告："飞行员讲，无论怎么寻找也没有发现阿伊莱斯和麦克格莱尔"，但由于参谋们忙于组织退却，似乎无人引起注意。那时，常发生遭到己方飞机误炸的事情，所以参谋们认为："那两个营都要求攻击近距离的目标，大概是害怕遭到误炸"。

第一梯队以前来接应的第 1 骑兵师的坦克连为先头，于下午 3 时30分～4 时许，从大田出发，退向永同。

当时，在西面的北朝鲜军队，进攻越来越猛烈；另有约 1 个营的北朝鲜军队，追近在大田西南端占领阵地的哈巴特排的阵地前500米处，准备进攻。哈巴特少尉立即请求后方的炮兵射击这支北朝鲜军队，而连长说："要经营的作战参谋批准"。于是又去请求作战参谋，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不愿意变换射向，结果始终没有射击。哈巴特排经过艰苦奋战阻止了北朝鲜军队。据说，迪安将军遥望着他们，认为是麦克格莱尔营来了，便判断战况取得了预期的进展。

下午5时许，迪安将军到了团部，团部里吵吵嚷嚷，说：“团长比洽普上校不知去向”。将军认为，上校大概是与阿伊莱斯营联络去了。

从此以后，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错上加错。哈巴特排被击退，眼看火炮就要被敌人缴获去，团部进行了反冲击，并想让停放在车站上的弹药列车后退，但由于在敌火控制下，未能取得成功。北朝鲜军队从北、西、南三个方向施加压力。这时，接到报告说，向沃川撤退的第一梯队后尾的车辆，在第1隧道下遭到射击，堵塞了道路。大田周围，枪声四起，看到在东方的道路上车辆起火，冒着黑烟。迪安将军向永同的司令部发了密码电报，电文如下：

“派坦克来。敌已切断大田的东端。迪安。”

迪安将军决定，命令因受到西方的压力而告急，刚完成退却准备的第34团第3营返回去，确保大田西侧，掩护主力撤退，并指示车辆纵队赶紧撤退。第3营代理营长杰克·史密斯上尉令L连返回，并亲自指挥其占领了大田西侧。但是，由于敌人压迫得很厉害，他便问师长：“必须掩护多长时间？”将军回答：“45分钟。以后就可以撤退”。当时，似乎将军认为，大田市里还很危险，出来就安全了。

下午6时过后，代理团长瓦德林顿中校开始指挥第二梯队撤退，由于市内发生火灾和穿便衣的北朝鲜军队的射击而弄错了路，走进了死胡同的校园里。再无法返回了。瓦德林顿中校丢掉车辆，进入山里，翌日抵达永同。后续梯队避开市内敌火的杀伤，好容易来到第1隧道之下，可是这个理应由第21团坚守的隧道却被北朝鲜军队占领了。车辆纵队在此受阻，人员四处逃散。而且，相继来到这里的纵队，也都上了圈套。

迪安将军一行弄错了通往沃川公路的拐角，走上了锦山公路，当察觉时，已遭北朝鲜军队的射击而措手不及了。一行进入山里。当夜，迪安将军就失踪了。

形形色色的戏剧性的事件到处发生。第34团L连在代理营长史密斯上尉的指挥下，按规定的时间防御大田西侧，以后走错了道路，误入锦山公路，一边打破北朝鲜军队的堵截一边后退，起初拥有153人的1个连，已减为46人。这个连在平泽南侧和公州曾有过不光彩的事件，可是由史密斯上尉领导后英勇奋战，象是变成了另1个连。另外，还出现了用自己的身体掩护驾驶员，使其从敌火下逃出来的管理车辆的军士。

参加大田战斗的第24师共有兵员3933人，其中损失人员1150人，以及第34团和炮兵的几乎全部装备。

21日，沃川的第21团，发现约1个团的北朝鲜军队企图向其左翼迂回，遂退到永同。师决定于22日中午，将永同的防御交给第1骑兵师，退至金泉、大邱地区实施整编。第24师来朝鲜时拥有兵员15965人，车辆4773辆，经过7月5日的乌山战斗至21日沃川战斗，这17天的战斗共损失兵员7305人（占45.6%）和装备的60%，现有兵员8660人。

这一天，认定迪安少将已经战死，便任命返回日本的查奇少将担任师长。

北朝鲜军队　关于这次包围大田，北朝鲜公开史料作了如下叙述。

> "进至论山的人民军联合部队，7月18日开始向大田南方迂回挺进。我军战斗员们背着1.5定量的弹药、3昼夜的口粮和一两发追击炮弹药等沉重的行装，穿过敌人的警戒线，越过崇山峻岭，渡过大小河川，隐蔽地进行了两天两夜的急行军，克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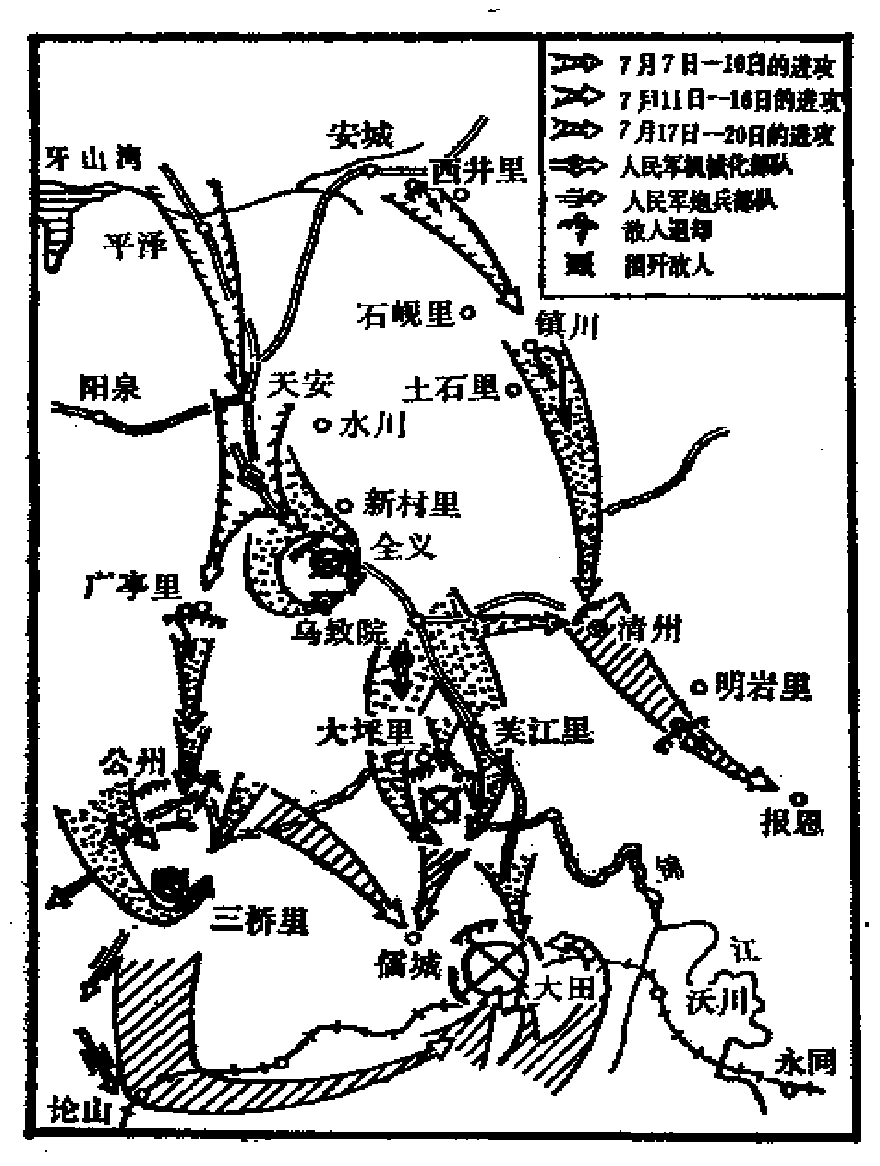


插图14　解放大田战斗略图

了一切艰难和困苦。

到大田附近的我军第18团，利用19日黑夜和20日黎明，隐蔽地潜入大田南部和东南部敌后，切断了大田～锦山之间和大田——大邱之间的公路；另

一支部队插进了大田西郊地区。与此同时，在大坪里渡过锦江的第3师，于19日解放了儒城，打进了大田西北地区。第2师攻进了大田北部地区。这样，在19日下午，我军完全包围了大田的敌人。……人民军于7月20日拂晓，对大田开始了大规模的围歼战。……"

北朝鲜第2师由于多次遭受损失和疲劳，未赶上参加这次战斗。北朝鲜军队在大田的战斗中伤亡情况的细节虽不得而知，但据俘虏供称，第4师损失了15～20辆坦克，15门75毫米加农炮和6门122毫米迫击炮；据说步兵损失较少。

四、迪安将军等后来的情况

徘徊的36天　迪安将军一行带着重伤员潜伏在山里。那天夜间，将军不听副官克拉克中尉的制止，下山为重伤员去找水，途中掉下悬崖失去了知觉，后来与大家走散了。该将军患阿米巴痢疾，肩部和肋骨骨折，头部也受了伤，他不顾这一切，千方百计地为寻找己方战线而在锦山南部地区徘徊，到了第36天的8月25日，由于疏乎大意受了青年的骗，在大田以南35公里的镇安附近被北朝鲜军队抓住。在此期间，有6名朝鲜人照料过将军，给过食物，他们都是30～35岁以上的男子。给将军指过路的妇女、小孩特别是青少年，不知是不是为了抓住将军得到奖赏，据说，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进行了告密、跟踪和追赶。在徘徊的36天内，将军共进餐12次。平常，将军的体重为86公斤左右，被抓住时已瘦成58公斤。将军被作为战死者，于1951年2月16日受予荣誉奖章。

迪安将军过了3年的俘虏生活以后，1953年9月4日回到了板门店。将军回国后，执笔写了一本《迪安将军的故

事》，这一部自传成了一部畅销书。将军，迄今仍作为一名勇敢而正直的将军保持着自己的名声。

阿伊莱斯和麦克格莱尔的两支部队　两者均于20日，通宵达旦沿着山路到达了锦山，但也因此产生意见分歧。第19团第2营的主力和第34团第1营营长阿伊莱斯中校向永同东进，21日至22日，安全回到了永同的第1骑兵师的战线。第34团第1营的主力和第19团的G连继续南进，相继乘坐南朝鲜军队的汽车、火车、船舶、火车，经丽水、釜山，于7月26日返回了大邱。

第34团的第3营，沿着迪安将军一行因敌火而四处逃散的锦山公路，边战斗边打通，经安义——晋州——釜山—大邱，与团会合。据说，史密斯上尉的领导能力是出类拔萃的。

比洽普上校　该上校并没有象迪安将军所想的那样，去阿伊莱斯营进行联络。上校是到大田的东南部，看看第一梯队是不是顺利后退。当时拥有4辆M-24型坦克的侦察连刚返回到这里。于是，上校便命令其"占领此处和大田东部，掩护主力后退"。可是不久，坦克队就沿沃川公路开始后退了。上校很吃惊，急忙追上去留下了两辆，可是在第1隧道下面遭到了射击。他登上小山往南一看，发现有无数的北朝鲜军队正越过大田以南的山野，向沃川公路蜂拥而来。

上校想防御这无人掩护的第一隧道，以确保退路，把留下的两辆坦克和自行高射炮以及正准备破坏隧道的工兵分队集中起来，进行了配置。时值下午4时30分。在眼前，为牵引大田车站的弹药列车而开往大田的机车，被敌火击穿了。

上校坚信第21团会来掩护后退的，所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快把第21团带来，便去21团第1营史密斯中

校的指挥所，给沃川的团部打了电话。可是，副师长梅诺哈准将在那里，说："电话听不明白，来沃川详细报告"。于是，上校便去沃川报告，带领着支援第21团的5辆坦克和在途中遇到的本团1连的60人返回来。当时，已暮色昏沉。刚一接近山口，一辆坦克就压上了地雷，同时，北朝鲜军队引发了一连串的地雷。相互射击了两个小时左右，但已毫无办法了。上校配置在山口的两辆坦克和工兵排全被歼灭了。

第四节　北朝鲜军队穿过小白山脉

一、整个战局的发展

北朝鲜军队　7月20日，占领了大田的北朝鲜军队，企图乘势一举通过小白山脉，推进到洛东江畔。

北朝鲜公开史料把这个期间的的作战，称为第四次战役，其作战方针如下。

> （1）情报估计　丧失了大田的敌人，在锦山、永同等地区和洛东江北岸一带极力加强防御。……敌人在中部战线的重要地区布置了美军第1骑兵师、第25师和第24师，同时在中部地区集结了李伪军，增大了防御的密度。
>
> （2）方针　击溃永同、咸昌、安东地区的敌军防御部队，解放洛东江以北和以西的广大地区并且迅速抢渡洛东江，为最终消灭敌人而创造有利条件。
>
> 这个时期，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亲自到前线，……指导了作战。
>
> "不应当只沿大公路追击敌人，而应该同时大

胆地利用山路和山背，迂回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来围歼敌人，进而加快进攻速度，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猛烈地追击敌人。同时指出，要加强各兵种和部队间的协作，正确地运用炮兵，改进侦察和通信工作，加强夜间作战活动，尤其要加强部队内部的党的政治工作。”

根据以上方针，前线总指挥官金策大将把司令部推进到忠州南侧的永安堡，从7月21日起，以大田～金泉方向为主攻方向，发起了总攻击。

北朝鲜军队，为此，把总预备队第13师和开战后立即新编成的第8师投入第一线，同时命令第6、第4师由全罗南、北道，经居昌、晋州地区向联合国军的左侧后机动。

北朝鲜军队展开其全部兵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道路突进，进攻了依托小白山脉的峻岭幽谷的联合国军。

北朝鲜军队知道，7月末从美国本土调来的增援部队到达釜山。而且知道，假如不在这些增援部队登陆之前占领釜山，就会错过战胜敌人的机会。对于北朝鲜军队来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北朝鲜军队的最高司令部，遂激励开战一个月以来频繁激战十分疲劳、战斗力即将枯竭的部队，一路直奔大邱、釜山。

美第8集团军的指导方针　对此，美第8集团军认为，要一并指挥南朝鲜军队，在永同——咸昌——安东——盈德等140公里的战线展开，阻止敌人进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要撤退到洛东江一线加以坚守，以集结进攻所用的兵力。为此，第8集团军于7月19日采取的主要措施如下。

（1）以第1骑兵师防御永同，以第25师防御尚州正面，把第24师集结到金泉、军威、义城地区，进行整

编。

（2）促进南朝鲜军队的整编，把现有8个师的番号，整编成为两个军5个师，命令其防御咸昌——礼泉——安东——盈德的山岳地带。

第8集团军在此之前赋予第25师的任务是，支援南朝鲜军队，做它们的后盾。现在判断，假如美军不到第一线，就无法阻止北朝鲜军队的进攻，因而采取了（1）项处置。采取（2）项处置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南朝鲜军队已成为如下状况，需要加以整编。把南朝鲜军队配置在山岳地带，是因为南朝鲜军队具有不以山地为苦的天性，补给量可以少一些，以及编制、装备适宜于山地作战等有利条件。

7月下旬南鲜鲜军队的状况

第3师　正从事盈德的攻防，步兵只有第23团
第8师　在丹阳山口南侧执行迟滞任务，实有兵力为50%
第6师　在闻庆山口南侧执行迟滞任务，实有兵力约为50%
首都师　正在增援第6师，实有兵力为1个团
第1师　在槐山——尚州公路上执行迟滞任务，实有兵力为3000人
第2师　在报恩——黄涧公路上执行迟滞任务，实有兵力为2000人
第5师　分散在各地，师不统一行动
第7师　分散在各地，约600人的闵支队在全罗道地区执行迟滞任务，但是战斗力很差。

战局的变化　自7月23日起，北朝鲜军队对永同以及咸昌、礼昌开始进攻，盈德的攻防越发激烈，利用险峻的丹阳山口进行顽强抵抗的南朝鲜第8师也不得不逐次后退。在此

期间，第8集团军的注意力已集中在对暴露的西侧面的防御上。因为，第8集团军是在从永同到盈德的140公里的正面上，面朝北部署的兵力，在从永同至朝鲜海峡的100公里的西侧面，只分散配置了被击溃的南朝鲜第7师的一部兵力等。

联合国军的侦察机于19日、20日和23日，发现从群山附近南下中的北朝鲜军队的大纵队，判断敌第4师正在采取从西侧面直插釜山的态势，遂于7月24日命令第24师防御晋州——居昌——智礼一线，同时将第29团的两个营配属给该师以弥补其兵力的不足。第29团是驻扎在冲绳的独立团，应第8集团军的请求紧急投入朝鲜的部队。

经过这一番处置，27日第8集团军的战线构成了晋州——永同——盈德等长达240公里的半圆形，看上去好象是一连串的、既无间隙又无翼侧的阵地。但是，这条阵地线只不过是据点式的，连预备队也没有，第8集团军所依靠的，只是当时在太平洋航行中的本国部队在釜山登陆。

北朝鲜军队运用其惯用战法，从阵地的间隙潜入，或混杂在难民中渗透到阵地内，攻击联合国军的侧后，切断退路，破坏补给等。

从23日至25日，第1骑兵师丢失了永同，第25师处处后退，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消耗更大，战局的发展已到了前途莫测的境地。这时，感到战局悲观的第8集团军于26日，内部传达了向洛东江后退的计划，并要求把司令部转移到釜山，因而，在27日，麦克阿瑟将军不得不飞抵大邱激励沃克将军，战局已不容预断了。

27日，在河东，第29团的第3营遭到伏击而溃败，安义的第1营也被击退。进攻永同受挫的北朝鲜军队，迂回过去正向知礼前进；在尚州正面，已开始对美第25师施加压力。

而且安东的攻防开始，盈德的防御面临着危险。

28日，第8集团军掌握了在晋州正面和居昌方面各出现1个师的北朝鲜部队的征候，但却未列入敌情估计，仍然判断："北朝鲜第4师正在进攻晋州正面"。29日，第34团被从居昌击退。然后，第1骑兵师放弃永同撤退到金泉，第25师放弃了尚州。同时，盈德和安东成为敌我攻防的焦点，多次变换了攻防的地位。在这困境之中，沃克司令官走遍第一线激励将士，可是当时，报纸以"或坚守，或死亡"为标题作了报道，引起了议论。

第8集团军的判断　7月30日，第8集团对战局作了如下判断。

防御西侧面的第24师，战斗力降低60%，正在晋州正面同北朝鲜第4师交战。

金泉的第1骑兵师、尚州东侧的第25师，都在击退1——2个师的敌人的进攻。

南朝鲜军队确保着大致洛东江上游一线，而安东和盈德的前途则尚未可知。

北朝鲜军队投入10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全面地发起了攻势。各师的战斗力下降了30～50%，但士气很旺盛。

从美国本土调来的增援部队①从7月底开始，

---

① 在此之前，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作战部，根据麦克阿瑟将军的指导方针，从7月23日开始研究铬铁作战行动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在太平洋航行中的第1陆战旅和第2师，于9月中旬，在仁川、群山或东海岸的注文津，进行登陆作战。但是，由于第8集团军情况紧迫，麦克阿瑟将军即中止了这个计划，改为29日把这些部队全部投入釜山。

逐次在釜山登陆，这些部队大概需要作为集团军的总预备队，调往最危险的方向即大邱正面。

现在，是最危险的阶段。敌我双方都在同时间展开竞赛：是来自美国本土的增援及时赶到，还是北朝鲜军队首先抵达大邱和釜山？

战争的关键时刻　这时，穿过小白山脉的北朝鲜军队，企图一举渡过洛东江，导致战局的结束，遂竭尽全力以釜山和大邱为目标突进。金日成元帅亲临忠州南侧的前线司令部，指导部队运用擅长的迂回及渗透战法；在占领地域内强行实施人力物力动员，努力维持和提高自己的战斗力；利用潜伏在釜山周围的党员收集情报，从事破坏活动和政治工作等；运用主攻和助攻的所有手段强行实施进攻。

这个时期，是战争的关键时刻之一，北朝鲜军队认为有成功的机会。特别是联合国军的西侧面，由于情报收集的欠缺和判断的错误，产生了很大的弱点。联合国军判断1个师正在东进，即用战斗力减半的第24师主力与其接触，但是实际上东进的是北朝鲜军队中誉为最精锐的第4、第6两个师。当联合国军被牵制在大邱正面时，作为其战斗力来源的釜山，却只有一个薄弱的掩护层。

二、美第1骑兵师的迟滞行动

称号和出动　第1骑兵师这个称号是与美陆军诞生的同时产生的，从那以后一直延用了下来。在太平洋战争中，该师转战阿德默勒尔蒂、莱特、北吕宋，战争结束后进驻东京。当时的骑兵师和普通的步兵师完全相同，团可以说也只是把步兵团称为骑兵团。但是，官兵们带着印有马的标志的部队徽章在有传统的骑兵师里服役，却引为自豪，上司也认

为是最值得信赖的师。（到1966年为止称为第 1 骑兵师，在越南战争中，改称为“空中骑兵师”。）

为在仁川登陆而加紧准备的第 1 骑兵师，补充了 1450 人，达到全员10027人（满员率为60%），12—14日在横浜乘船，15日起航，18日上午 6 时10分第 8 、第 5 骑兵团开始在迎日湾头登陆。但是，由于“海伦”台风，第 7 骑兵团登陆延期到22日。

第 8 集团军把骑兵师的登陆点定为迎日湾，是因为有如下三条理由。

> （1）釜山港由于卸补给品货位已满，不希望部队在此登陆。
>
> （2）盈德附近的南朝鲜军队不知何时就要溃败，为了及时对付这个方面的危机，迎日湾比较适当。
>
> （3）要增援第24师，迎日湾既交通便利，距离也近。

在上述三条理由中，第一条理由是决定性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海伦”台风使釜山港的装卸作业中断了 3 天，为此，第 8 集团军的粮食库存已减少到 1 日份了。骑兵师一旦在釜山登陆，就会造成严重的混乱和供应不足。

永同的防御准备　骑兵师师长霍巴特·盖伊少将，曾在欧洲战场上给第 3 集团军司令官巴顿当过参谋长，自称是装甲作战、攻势作战的权威，但不善于防御。19日，沃克司令官把盖伊将军召到大邱的第 8 集团军司令部，下达了坚守永同的命令。

> “要坚守永同。但是你不要忘记，在你的后面，没有部队为你保护补给线。补给线，必须保持

畅通。粮食没有了尚可生存，而弹药没有了就全完了……”

为此，盖伊将军对后方特别关心，对后方受到的威胁特别敏感，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骑兵师防御永同时，沃克将军把作战部麦克林上校派往该师，指示其各以1个营占领大田——永同公路，茂朱——永同公路，并将主力配置在永同东侧高地。师长和副师长都反对这个方案，认为分散防御，容易被各个击破，希望全力占领永同东侧高地，要求集团军司令批准。但是结果，还是按原指示进行了兵力兵器配置。

永同前面的防御战斗　北朝鲜第3师在大田休整了一天之后，于22日由大田出发，当天下午9时，与松川南岸的第8骑兵团的第1营（营长是罗伯里·卡尔中校）接触。沿这个公路前进而来的北朝鲜军，似乎是第16团和第107坦克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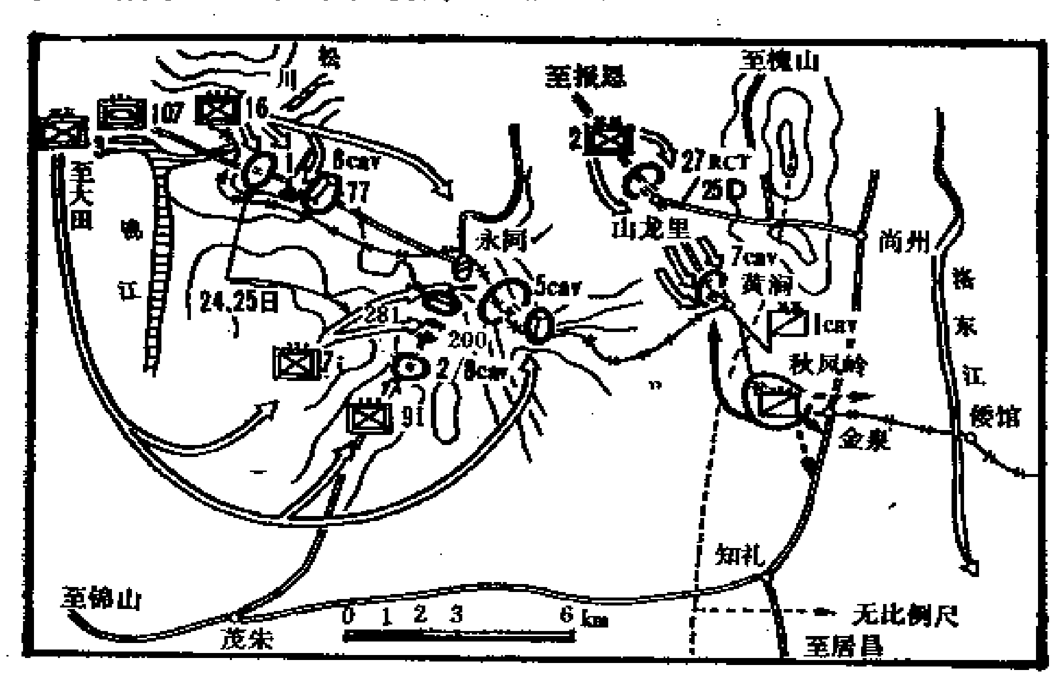


插图15　永同正面防御战斗

自23日早晨起，以坦克为先导的北朝鲜军队开始实施大规模的进攻。营用89毫米火箭筒击毁了突进而来的3辆T—34型坦克，阻止住敌人前进，在第77野战炮兵营、第92高射炮兵营的猛烈火力支援下，多次击退了北朝鲜军队的进攻。但是，到了25日早晨，从营的右翼迂回过来的北朝鲜军队，企图进攻重迫击炮阵地，切断美军退路。营奉命在卡尔中校的沉着指挥下，井然有序地后退了。

但是，南面的尤甘·菲尔德中校指挥的第2营，却从23日早晨开始，被北朝鲜第3师的主力包围。

24日，师派遣第5骑兵团第1营、第16侦察连和坦克队，奋力打开退路，但未能成功。北朝鲜军队渐渐渗透到师的阵地内，在进攻第99、第61野战炮兵营的同时，开始袭击永同——黄涧公路。

难民和游击队 当时，大批难民集中在永同，接着，向黄涧、大邱南下。北朝鲜军队和当地游击队混在难民群中，进入师的阵地内。有人装扮成孕妇的样子，经检查发现身上隐藏着无线电台。她们供认，负有观察美军炮兵位置和友军射弹的任务。行李中藏着轻武器，米筐中埋着迫击炮弹。难民中有人突然射击美军的步哨。补给车辆也常常遭到袭击，道路上埋设着地雷，炮兵突然受到攻击。为此，师决定命令配属的南朝鲜警官队控制难民移动，夜晚集中在收容所进行查问，昼间只准沿指定的道路移动。

突　围 菲尔德营长为了打开退路负了伤，弹药也快用光了，24日，营好容易坚守了一天阵地。25日凌晨4时30分，第5骑兵团在师炮兵主力的支援下，为营救被围部队实施攻击取得成功，打通了菲尔德营的退路。营的大部分后退到永同，但是担任后卫的F连、第16侦察连、第71坦克营的

一部却被留下。这次仍然是因为，载重汽车被北朝鲜军队的轻武器命中起火，自己堵塞了自己的道路。坦克排自己突围出去，侦察连丢弃了7辆坦克，同F连一起潜入山里，两天后回到了永同。

这时，第5骑兵团的第2营在永同南侧准备发起进攻营救被围部队，而遭到了潜入的北朝鲜军队的扰乱。因此发生了这样的惨事：F连走错了道路，进入北朝鲜军队集结的谷地，生还的只不过26人。在这次营救行动中，第5骑兵团受到重大损失，伤亡达275人。但是，第5骑兵团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在23——25日的这场战斗中，据说北朝鲜军队受的损失约达2000人之多。而且，其损失的大部分，是由于美军的炮兵和迫击炮的集中射击造成的。美军的炮兵开始真正发挥作用，使得北朝鲜军队心惊胆战。

北朝鲜第3师于25日夜晚，占领永同市，准备对在其东侧高地占领阵地的骑兵师主力实施进攻。

第7骑兵团的情况 遭到“海伦”台风袭击的第7骑兵团于22日在迎日湾登陆，把第1营留在延日、浦项担任警备，以团部和第2营在金泉西面的秋风岭占领阵地。团的任务是保护师的主要补给线。可是，25—26日夜间，传说“在报恩公路上担任阻止任务的第27团已被突破”，使人感到似乎北朝鲜军队已逼近眼前。于是，团长塞西尔·尼休上校认为，让缺乏战斗经验的团进行仓促的夜间战斗并非上策，遂立即定下了后退的决心。可是，当第2营准备后退的时候，发生了原因不明的恐慌而溃败了。119名兵员至今仍然下落不明。26日早晨，有位勇敢的中士开着卡车回到旧阵地上，回收了营遗弃的相当于1个连份的装备。但是27日，团却得到盖伊将军的鼓励，担任了师司令部所在地黄涧周围的防御任务。

永同失陷 北朝鲜军队似乎在25日夜已查明，骑兵师的主阵地得到炮兵和迫击炮的弹幕和大纵深地雷场的掩护。26日黎明，首先有数百名难民排成横队前进，4辆坦克和若干步兵在其后面跟进。难民们刚接近阵地，地雷爆炸，周围的人便逃跑了。于是，坦克和步兵就开始射击。

但是，骑兵师运用炮兵和迫击炮的火力，与地雷场的效果相结合，保住了自己的阵地。北朝鲜军队丧失了坦克的魔力和制空权，火炮和迫击炮的弹药也常常不足，未能从正面突破美军阵地。北朝鲜军队放弃正面突破的企图，恢复了他们惯用的战法。就是说，北朝鲜第3师把第9团留在永同牵制骑兵师，用主力经知礼向金泉进行了大胆的迂回。

盖伊师长鉴于北朝鲜军队实施迂回和报恩公路方面的情况，认为早晚必须撤退到金泉。但是由于尚未接到集团军关于后退时间的指示，所以，后退的时机是个问题。

28日傍晚，第25师的第27团团长米凯里斯上校来到黄涧的司令部，询问："团在迟滞行动中已达到抵抗的极限，想后退，不知可否通过骑兵师的作战地域？"对此，盖伊师长认为，第27团的进退，既影响到师的进退，也关系到集团军的意图，便打电话给集团军参谋长伦道姆上校，了解集团军的意向。

第8集团军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派遣作战参谋柯里亚上校去黄涧，在作了情况分析之后，批准了第27团退却。当时，关于骑兵师的后退问题是如何确定的虽然不太清楚，而盖伊师长却在29日，继第27团之后，把师撤到了金泉。然而，沃克将军得知骑兵师后退的情况后，飞抵金泉，严厉批评了师长。

金泉的防御 从永同后退下来的骑兵师，以第8骑兵团

防御尚州公路，以第5骑兵团防御知礼公路，以第7骑兵团防御永同公路。

这时，北朝鲜第3师的主力陆续到达知礼。29日，奉命侦察知礼的侦察连，进入约一个团的北朝鲜军队的伏击圈遭到了毁灭。沃克将军对事态感到忧虑，遂以第21团第3营占领金泉南侧，以掩护师的南翼。

30日，盖伊师长用第5骑兵团的第1营、第21团的第3营和第99野战炮兵营，进攻了知礼的北朝鲜军队。北朝鲜军撤离市区，在四周山上占领阵地，等待美军进入。这是个圈套。美军刚一进入知礼的市区，立即受到炮兵和迫击炮的射击，不一会，北朝鲜军队便从四周山上进攻过来。据计算，当时北朝鲜军队的兵力约有两个团。

31日，沿京釜公路前进的北朝鲜第9团和坦克队（24——25辆）昼间强袭了第7骑兵团的阵地，其一部逼近师司令部附近，蹂躏了第8工兵营的营部。但是，这次昼间进攻，成了美国空军和炮兵捕捉的目标，13辆坦克被破坏，6辆起火而失败了。在这次战斗中，北朝鲜第203坦克团的战斗力，一举损失了大半。

第1骑兵师的概况 骑兵师在迎日湾登陆时的总人数约有1万名，在23——31日10天的迟滞战斗中，战死78名，负伤419名，失踪419名，共计损失916名（约9%）。其作战方法，与第24师逐次增加兵力的方式完全不同，是以其全力在永同和金泉两个地方组织防御。而且，其阵地也没有被突破。它之所以必须从永同一举后退到金泉，是因为北朝鲜第3师以主力向金泉迂回了。

骑兵师毙伤敌人约2000名，主要是用炮兵和迫击炮的火力杀伤的。同时，由于敌人轻率的进攻，其坦克队受到沉重

打击，几乎陷入瘫痪状态。但是，骑兵师却没有实现沃克将军的期望：或许能在小白山脉阻止住敌人。骑兵师并未能阻止北朝鲜第3师的进攻。北朝鲜第3师在此立了战功，被批准冠以永同的称号。

三、美第25师在尚州正面的迟滞

总的态势　基恩少将指挥的第25师，7月中旬，奉命支援在小白山脉进行防御的南朝鲜军队，作他们的后盾。但是，北朝鲜军的4个师在闻庆至报恩之间的山岳地带展开，看来要采取对尚州实施向心攻击的态势，所以，7月20日，第8集团军便命令第25师在尚州正面实施防御。

第25师把第35团配置在闻庆——咸昌——尚州公路；把第24团配置在槐山——尚州公路和报恩——尚州公路；把第27团配置在报恩——黄涧公路，分别阻止敌人的进攻。

第27团的战斗　第27团，绰号叫“狼犬”部队，是个有光荣传统的团。在釜山登陆的7月10日，新团长约翰·米卡埃里斯中校到任。该团位于安东，负责支持防御丹阳山口的南朝鲜第8师，但21日，奉命急忙调往尚州，接着又调到黄涧，22日——23日夜间到达黄涧，23日下午，接替南朝鲜第2师（现有兵员仅2000名）担任报恩公路的迟滞任务。

沿这条路线前进而来的是北朝鲜第2师，21日许，在清州得到8辆坦克的配属，压迫南朝鲜第2师占领了报恩，接着向黄涧急进。如果不阻止其前进，那么全力坚守永同的骑兵师的后方，就会在黄涧被切断。

后来，沃克将军说明：“釜山周围防御的特点是，随时随地机动部队‘反复实施反击’”，而第27团的机动就是这种反击的开始。该团沿着自安东至黄涧的约180公里的山路行

军一昼夜，这种机动能力是出乎北朝鲜军队意料之外的。

第27团的第1营于23日早晨，作为前卫向报恩前进，下午5时许与在上龙里北侧占领阵地的南朝鲜第2师换班。营长吉尔巴特·切克中校既不能从南朝鲜军队那里得到任何情报，也没有发现敌人，因而决定，当夜命令以A连的约翰·布克莱中尉为队长的30人的侦察分队北进，与敌人接触。

布克莱中尉在报恩附近发现了南下中的北朝鲜军队的纵队。该中尉指挥部下在两侧的小山上展开，等纵队的先头来到阵地的齐头线时，一起射击。北朝鲜军队溃败，天亮之前再没有发起进攻。北朝鲜军队似乎认为碰到了坚固阵地。

24日晨，营等待着北朝鲜军队的进攻，但雾很浓，无法查明北朝鲜军队的接近情况。北朝鲜军队的步兵突然从雾中出现，在很近的离距上进行射击，伴随步兵的3辆坦克从公路上突破了营部。

这时，A连连长罗甘·威斯顿上尉自己操作89毫米火箭筒打坏1辆坦克将其击退，鼓舞了营的士气。不一会，雾散天晴，发现北朝鲜军队的5辆坦克已到达阵地前。营以火箭筒和火炮击毁其中两辆；另外的3辆，由根据营的请求飞来的F-86喷气式飞机，用刚刚研制出来的新130火箭弹，转瞬之间全破坏掉了。北朝鲜军队的8辆坦克，在一次战斗中损失了6辆。

从此以后，步兵对步兵直接展开交战，B连防御的308高地，在那一天就进行了三次反复争夺。但是，切克营在初战中英勇奋战，接连实施反冲击，坚守了自己的阵地。

日落后，营奉命后退，在第2营的后方占领了新阵地。因为米凯里斯团长和切克营长都判断，营如果这样坚守阵地，夜间或翌晨将会受到敌人的包围。营的后退是秩序井然

地秘密进行的，所以，北朝鲜军队未能察觉到这个情况。

25日晨，北朝鲜军队的两个营迂回过原来切克营的阵地，进至后方的平地，面向北采取了进攻的态势。可是，北朝鲜军队来到的地方是第2营阵地的近前方。北朝鲜军队当知道想要进攻的阵地上的敌人已“金蝉脱壳”后，立即发生了动摇。当时，第2营营长戈顿·马奇少校发出了齐射的口令。密集在平地上的北朝鲜军队，遭到12门105毫米榴弹炮和9辆坦克以及1个营的步兵的齐射，遗弃无数具尸体，留下30名俘虏，四处逃散了。

但是不久，北朝鲜第2师发起进攻，要包围马奇营，下午其一部已威胁到营的退路。米凯里斯上校于晚10时命令营后退。当时，营的阵地上平均每隔6～8秒钟即落下一发迫击炮弹，右翼的G连阵地得而复失，反复激战。营以F连和9辆坦克，负责收容第一线连，午夜零时起开始退却，井然有序地后退了。

25日，第35团第1营得到增援，团的右翼加强了。

27日晨，北朝鲜军队把主攻指向左翼的第1营发起了进攻。这一天战斗的焦点是，最左翼的C连防御的199高地。C连在这一天曾三度丢失199高地，但三度夺回。当初，连的总人数为100人，在这一天的战斗中，伤亡40人，右翼的第一线B连也减少到85人。

28日晨，C连被全面突破，以至不得不后退。团的左翼崩溃已迫在眉睫。米凯里斯团长认为，这就是迟滞行动中抵抗的极限，如前所述，遂通过黄涧的骑兵师受领了集团军的后退命令，29日拂晓离开自己阵地后退，集结到倭馆担任了集团军的预备队。

第27“狼犬”团在23日至28日6天的迟滞行动中，战死

53人，负伤221人，失踪49人，共计损失323人。但是，给敌人造成的损失，估计人员在3000人以上和6辆坦克。这个估计是不会错的。北朝鲜第2师的损失极大，因此，这个师没有参加8月洛东江的战斗。

第24团的战斗　这个团，除团长霍顿·怀特上校以外，其余全都是由黑人编成的。绰号叫："4平"，在第8集团军中，只有这个团是由3个营编成的。该团于7月12日在釜山登陆，立即推进到尚州，以主力守备槐山公路，以第3营守备醴泉——咸昌附近，而第3营却于21日放弃醴泉，擅自与南朝鲜第18团换班后退了。该营说是被敌人击退的，而前往查明情况的第35团团长费希尔上校则不认为该营曾交过战。

22日，第2营受领了与敌人接触的任务，和南朝鲜第17团一起从尚州向槐山北进。道路从愚山川这条很深的峡谷中通过，两侧是陡峭的山峰。先头接近葛岭时，突然受到轻迫击炮和机枪的射击，因此先头的两个连发生恐慌后退下来。怀特团长急忙亲临现场，掌握住从葛岭山口跑下来的第2营。不久，一同前来的南朝鲜第17团发起进攻，23日，包围这部分敌人，缴获2挺轻机枪、1门迫击炮，俘虏了约30名可能是游击队员。

26日，第24团接替了南朝鲜第1师守备尚州西侧的任务，为了阻止沿槐山——尚州公路南进的北朝鲜第15师，首先在尚州以西16公里的高地占领了阵地。该团集结3个营，并得到了两个炮兵营的支援。可是，兵员中有很多人离开阵地擅自后退，甚至曾出现过第3营全营莫明其妙地发生恐慌而溃逃的事情。另外，L连在占领尚州西侧高地时，曾有4名军官和105名士兵，而过了两三天之后，留在阵地上的则只有17人了。

7月29日，第1营受到敌人迫击炮的射击，伤亡60人之多，因此当夜发生恐慌而退却。支援该营的第159野战炮兵营的A连，不知情况有变，遭到北朝鲜军队的急袭，该连不得不在一夜之内发射3000发炮弹将敌人击退。7月30日，第24团撤到尚州以西6公里的阵地上。基恩师长于30日，把沿报恩公路后退下来的第35团第1营调到尚州，为对第24团进行督战，在其后方占领了阵地，31日即有人因放弃阵地被送上了军事法庭。第24团为防止有人擅自离队，似乎必须采取特别的措施。因为黑人士兵看来已没有战斗意志了。

7月31日夜，第24团经不住北朝鲜军队的压迫，在第35团第1营的掩护下，后退到尚州南侧。该团在尚州的西侧防守了11天，战死27人，负伤293人，失踪3人，共计损失323人。

另一方面，占领要冲尚州的北朝鲜第15师，损失高达4000～5000人，据俘虏供称，7月末师的兵力已减到5000人。看来其损失的大部分是被美军的炮兵和迫击炮杀伤的。

第35团的战斗　第35团团长亨利·菲舍上校被第8集团军的人事当局，誉为第一流的团长、值得信赖的人物。该团于7月13日——15日在釜山登陆，主力从金泉向咸昌前进，担任闻庆公路的防御。当时，在咸昌北部，南朝鲜第6师的一部兵力占领颖川的北岸高地，迟滞北朝鲜第1师的前进，而副师长巴纳德·威尔逊准将则排除其他意见，把F连插入南朝鲜军队的中央，作为其防御的支柱。

7月22日，在倾盆大雨之中，北朝鲜军队刚一发起进攻，南朝鲜第6师的部队即不通知美军擅自后退，致使F连突然被敌人包围。F连在M-24坦克排的火力支援下后退，渡过为降雨而河水奔流的颖川实施退却，包括溺死者在内战

死6人，负伤10人，失踪21人，共计损失37人。

23日晨，北朝鲜第109坦克团的5辆坦克突进到咸昌。第90野战炮兵营击毁其4辆，美国空军把剩下的1辆打得抛了锚。第35团于23日黄昏撤到尚州以北8公里的阵地上，29日又后退约3公里，30日后退到尚州以南13公里的阵地上。

第35团在约50公里的地域内，迟滞北朝鲜第1师前进达11天之久，但没有进行过象样的战斗。该团之所以后退，是因为左翼第24团的战线崩溃，右翼的南朝鲜军队受到压迫。

第25师的概况　根据《第25师史》记载，该师在最初的交战中，取得了如下的经验教训。

（1）要占领高地。

（2）要立即实施反击。为此，要经常控制必要的预备队。

（3）无论付出任何牺牲，也要确保通信联络。

（4）要取得情报，必须实施进攻。

另外，第25师对难民也大伤脑筋。部队移动的的速度降低，穿便衣的北朝鲜兵混在难民中渗透过来，潜伏在村落等处，等聚集的人数多了，便袭击美军的补给线和后方部队。美国兵把穿白色朝鲜服的游击队员，称为“白衣人”。第25师也和骑兵师一样，禁止难民夜间移动，昼夜只把审查合格的难民护送到军队的收容所里。

四、南朝鲜军队的迟滞行动和整编

盈德的攻防　东海岸的要冲盈德，是沃克将军决定的“不再撤退线”的右据点。如果此地失守，直到浦项也没有适当的阵地。

在盈德这个要冲担任防御任务的是，李应俊准将指挥的南朝鲜第3师。该师拥有12门75毫米山炮和4门105毫米榴弹炮。其火炮数量之多，当时作为南朝鲜师来说，是非比寻常的。不过，步兵则只有第23团。因此，注重这个正面防御的麦克阿瑟将军，命令以延日为基地的第35战斗机联队和美海军予以支援。该师设立了由顾问斯塔塔上尉主持的火力支援协调所，以统一运用陆、海、空军的火力。另外，师里还有埃默里奇中校作为顾问随师行动。有位美军军官说，南朝鲜军队所以能保住东海岸公路，多亏了埃默里奇中校。他是闻名于世的顾问之一。

7月14日，新师长刘升烈准将经受不住北朝鲜第5师的压迫，想把指挥所撤到浦项洞，把防线撤到盈德以南，埃默里奇中校说："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也必须确保盈德"，师长接受了这个建议，没有后撤。这样，便展开了大约为期3周的盈德争夺战。

但是，到了16日，南朝鲜第23团却因受到北朝鲜第5师的进攻而发生恐慌，按照埃默里奇中校的说法，75%的士兵溃逃了。17日，盈德回到了北朝鲜军队的手中。这个事件给予沃克将军以下第8集团军的首脑以冲击。"不再后退线"的右据点迅速崩溃，危险迫近了浦项和延日。美军赶紧派出第159野战炮兵营（第25师）的B连，实施直接支援，并集中了空、海军。18日凌晨4时45分开始反击，陆、空军的联合火力压倒了北朝鲜军队，使其遭到重大损失，并将其驱逐到盈德以北。但是，19日，北朝鲜军队再次占领了盈德。21日，南朝鲜第3师得到陆、海、空军的联合火力和第7骑兵团第1营的支援，在埃默里奇中校强有力的指挥下，再次开始反击。由1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实施舰炮射击，在延日的第

35、第40战斗机联队担任直接支援。

南朝鲜军队在这种优势火力的支援下，夺回了盈德，但日落后立即又被追赶到五十川南岸。从此以后，在被称为盈德的“南部屏障”的丸山（181高地）周围，展开了攻防战，23日，担任支援任务的第7骑兵团第1营也直接被卷入短兵相接的战斗。24日，南朝鲜军队三次夺回盈德，但又被赶走。这一天，第24师的第21团前来与骑兵换班。

当时南朝鲜军队的战法是，昼间在美军联合火力的支援下进行反击和火力侦察，夜间回到环形阵地上，抗击北朝鲜军队的夜袭。为此，北朝鲜军队则相反，昼间返回自己的阵地，夜间进攻丸山周围的南朝鲜军队阵地。但是，南朝鲜军队的阵地却不分昼夜地被弹幕包围得象铁桶一般，因而北朝鲜第5师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特别是舰炮射击的效果更大，据俘虏称，仅舰炮射击，21日即杀伤400人，24日杀伤800人。炮兵营因东方的舰炮射击和西方的空中攻击被彻底摧毁了。

在此期间，在大邱重新组建的第22团和1个海军陆战营增派到盈德，划归第3师的建制。

自27日起开始第4次夺回盈德。沃克将军很重视，以至每隔1小时听取一次战况报告。但是，由于必须把第21团转用于西侧面的居昌方向，再加上北朝鲜军队顽强的抵抗，尽管有绝对优势的火力支援，战斗仍出乎意料地不得进展。敌我双方损失巨大，凄惨的战斗到处发生。北朝鲜军队的炮兵射击准确，南朝鲜军队常常发生恐慌。8月2日，南朝鲜军在经过1周的进攻之后，第四次成功地夺回盈德。当时，北朝鲜第5师的战斗力下降到60%，南朝鲜第3师的战斗力也减少了一半。

安东失陷　北朝鲜第12师对7月上旬以来守备丹阳山口的南朝鲜第8师的侧后，发起进攻，好容易将其击退，26日，逼近中部山岳地带的大城市安东。北朝鲜第12师受领了军长金武亭将军下达的“26日前占领浦项”的命令。于是，该师为了挽回旧第7师当时的坏名声，反复进行了不适当的昼间行军和进攻，因而造成了不少损失；这样就再次同南朝鲜第8师，从7月27日起展开了历时5天的安东和洛东江渡河点争夺战。这场战斗非常激烈，8月1日，终于以北朝鲜军队的胜利而告结束。但是，北朝鲜第12师却只因遭受空中攻击就伤亡600人，担任主攻的第31团损失600名战士，据说炮兵第2营（76毫米加农炮）弹药打光，补给无望，便把火炮后送到了丹阳。在越过三八线时，拥有30辆T-34型坦克的装甲团，也已减少到了19辆，师长崔春国少将被炮弹破片打死，崔仁少将重新复职。由中国训练、经历过实战的人编成的这个师，也疲劳到了极点，看来似乎已丧失了进攻能力。北朝鲜军事当局把夺取安东看作在中线取得的划时期的成功之一，授予该师以安东师荣誉称号，平壤广播电台于8月3日公布了如下战果，在称赞该师建立了功勋的同时，一再鼓励其迅速推进到浦项。

> “8月1日，占领安东，毙敌1500名，俘虏1200名，缴获6门105毫米榴弹炮，13挺机枪，900支步枪，以及许多车辆。”

整编　南朝鲜军队的整编顺利完成，7月末的编组区分如下。

定　员　　94570名

现　员　　85871（伤病员8699）

陆军部（大邱）（总参谋长丁一权少将）　　3020名

第1军司令部(义城)(军长李钟赞少将,参谋长李翰林上校) 3014名

首都师(师长李俊权准将)(1、17、18团) 6644名

第8师(师长李正一上校)(10、16、21团) 8864名

第2军司令部(军威)(军长金弘一少将,参谋长刘载兴准将) 976名

第1师(师长白善烨上校)(11、12、15团) 7601名

第6师(师长金钟五上校)(2、7、19团) 5727名

第3师(师长刘升烈准将)(第1骑兵团、22、23团) 8829名

直辖部队 11881名

补充训练队 9016名

清州训练队 8699名

光州训练队 6244名

釜山训练队 5356名

五、西侧面的威胁

努力收集情报　7月6日平泽失守，8日天安失守之后，美军很重视北朝鲜军队是如何利用天安→礼山→群山→全罗道→釜山这条接近路的。在这方面，配置着南朝鲜第7师的数百名官兵、海军陆战队以及由越境到南方来的人组成的武装民兵队等。南朝鲜方面期待他们的战斗力，但他们既缺乏实力，又断绝了通信联系，所以几乎得不到这方面的情报。

第8集团军直到7月8日，还不知道北朝鲜第6师已在天安北部地区，因而，在每日情报摘要中记载着：位置不明，或在锦江北部地区。

7月20日（大田战斗之日），侦察机在群山附近发现大部队南下。第8集团军的情报部推断，这大概是北朝鲜第4师。但是，由于21日和22日下雨侦察机无法起飞，所以失去了目标。因此在21日由东京送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写道：“第4师似乎在南下”。22日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情报报告中，写了如下一段话：

> “北朝鲜第4师，把兵力集结在论山附近，一边驱逐南朝鲜警官，一边以营或团为单位南下……敌人的最高司令部认为已将联合国军赶进永同以北的小白山脉，为了攻击无防备的西侧面，似乎在进行大胆的机动。这部分敌人的机动极其危险。因为我方除了空军和南朝鲜警官队以外，没有兵力可以阻止他们”。

23日，天气转晴，沃克将军请求第5航空队，只要气象条件允许，就强行侦察朝鲜的西南部。但是，由于喷气式飞机续航距离短，在光州附近的滞空时间只有10—20分钟，所以既不能充分侦察也无法实施攻击，不过得知敌人的大纵队在从全州附近开始南进。

南朝鲜警方送来了许多报告，大多数报告是片断、笼统的、而且是互相矛盾的。因此，第8集团军认为：“南朝鲜方面提供的情报是夸大的”。所以，希望了解真实情况的第8集团军情报部，没有比这时更需要“有个装甲侦察团”了。他们想在第8集团军中编成一支侦察队，可是抽不出装备和人员。情报部每天派出两架L－4型联络机进行侦察，地面上的细节看不清楚。

西侧面的防御　第8集团军假定北朝鲜军队以3.2公里的时速前进，那么，北朝鲜第4师在7月25日就会推进到

智异山脉的东麓，安义——晋州一线。但是，这时第8集团军是在永同——报恩——咸昌——盈德一线展开的，在永同的以南至朝鲜海峡的100公里之间，没有美军的一兵一卒。沃克中将深切感到了集团军的危机。这样下去，以精锐部队著称的北朝鲜第4师就会进至釜山，制联合国军以死命。然而，集团军的预备队却只有22日从永同撤退下来，在金泉、义城、军威地区进行整编的第24师。该师的装备已损失了60—70%，部队很疲劳，兵员减少到1万人左右。步兵团的现有人员很少，营只有300—400名兵员。

24日中午，沃克将军把前一天（23日）被任命为第24师师长的查奇少将召到大邱司令部，说明情况，强调了集团军的危机，告诉他想请第24师防御集团军的西侧面。沃克将军为难地说：

> “叫你师担任此项任务，实在抱歉。但是，正如刚才所说的，集团军的左侧后已经暴露了。敌人，好象是第4师，顺顺当当地侵入过来。我想请你掩护晋州至金泉①的集团军的左翼”。

查奇将军立即命令位于金泉的第19团急行至晋州，接着在26日又命令位于军威的第34团防御居昌，并且把司令部转移到了陕川。这些地方都是小白山脉东麓的交通枢纽。

北朝鲜军队的实际机动情况　美第8集团军于7月24日，判断“北朝鲜第4师在朝鲜西南部3300平方公里的地区分散机动”时，北朝鲜第6师和第4师却在实施被称赞为“朝鲜战争中最成功的机动”的迂回运动。

① 金泉至晋州直线距离为110公里，其西侧是游击队的根据地智异山脉。

北朝鲜第6师是占领瓮津、开城、金浦、仁川的原中国第166师，是个精锐师，在到达天安之前在第4师后面跟进，从天安向西南前进，7月13日通过礼山，接着占领了群山，20日攻占全州。阻挡该师前进的只有第7师等的残兵败将，跟没有敌人一样。该师夜以继日地前进，23日进入光州。在此兵分三路，把13团派往木浦，14团派往宝城，15团派往顺天——丽水，控制了各港口城镇。占领这些港口城镇的目的是，为了接受海上的补给和阻止联合国军登陆。

25日，该师集合在顺天，准备以后向东方140公里的釜山前进。师长方虎山将军在从顺天出发时，作了如下训示：

> "同志们！敌人的士气沮丧了。我师的任务是解放马山、晋州，肃清残敌……解放晋州、马山是切断敌人咽喉、把刀插入敌人心脏的作战。"

前进时，智异山上下来的游击队担任该师的响导，掩护其行动，切断原有的有线电网，以防止泄漏情报。另外，游击队还在道中各地报复性地肃清了反共人士。有的游击队员在7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

> "本日逮捕12人。国会议员、警官、反共青年团干部等4人当场枪毙，其余的8人经人民审判后处决。"

朝鲜西南部的居民之中发生了恐慌，自认反共的人们争先恐后地逃向釜山。从汉城逃难到这里来的人们中，有不少人被游击队杀掉了。据战后调查，居民被杀掉最多的是全罗南道。在全罗南、北道几乎没有发生过战斗，所以看来这些被杀掉的人，都是游击队干的。

北朝鲜军队这次机动期间，其兵站没有跟随部队向前推进。因此，食粮已下降到定量的二分之一，师的非战斗减员

不少。

六、北朝鲜军队7月底的概况

在这个期间，北朝鲜军队受到的损失十分严重，7月下旬，北朝鲜军队出现了兵员不足和补给困难的情况，其战斗力直线下降。据战后调查，7月下旬北朝鲜各师的战斗力推定如下。当然，当时第8集团军无法知道这一实情，对其战斗力做了过高的估计。

第1师	3000人，正在咸昌整编，师长负伤
第2师	丧失进攻能力，正向金泉前进
第3师	5000人，正进攻金泉
第4师	5000～6000人，正进攻安义、居昌
第5师	4000～5000人正进攻盈德
第6师	1万人，正在西南部迂回
第7师	在进行整编
第8师	正进攻安东
第9师	在进行整编
第10师	在进行整编
第12师（原7师）	因伤亡惨重和缺乏弹药需要整编，但却在督战下对浦项实施强攻。
第13师	9000人，尚未进行激战。正在咸昌正面实施进攻。
第15师	5000人，受炮兵和迫击炮火力袭击伤亡大。正在尚州正面实施进攻。
第105装甲师	拥有坦克约60辆
独立装甲团	拥有坦克19辆

七、沃克司令官的焦虑

第8集团军向洛东江后退的预先号令　7月25日傍晚的一般情况，如"7月24日的态势图"所示，说明了联合国军的危机。北朝鲜军队正在穿过小白山脉，企图推进到洛东江。第1骑兵师的主力和第27团虽然在永同及其东北侧阻止敌人，但是相当多的北朝鲜军队在迂回过他们或实施包围，前景如何难以预断。

沃克将军于26日下达了向洛东江一线后退的预先号令，指示如下："集团军要转移到预设阵地①，以稳定战局，确保攻势作战所必要的地域。转移的时机另有命令，在转移期间，仍要努力与敌人保持接触，一边迟滞一边后退。"

司令官的苦恼　这个时候，沃克将军看到各部队的战斗情景和一再后退的情况，似乎心中很不平静。他担心，究竟能不能在朝鲜站住脚。特别是看到第25师接连退却，似已感到大邱危机就要迫在眉睫了。

26日夜晚，下达了向洛东江后退的预先号令之后，沃克将军打电话给东京的阿尔蒙德参谋长，商谈："大邱不可能总是安全的。现在，司令部中的通信装备是宝贵的装备，为安全起见，我想把司令部转移到釜山，你看如何？"据说，商谈这个问题，对阿尔蒙德参谋长来说，有如听到晴天霹雳。作为集团军司令官的沃克将军的苦恼，参谋长是十分了解的。他不认为，沃克将军是想把战线后撤到釜山附近，但是他担心司令部后退会使前线官兵的士气受到难以估量的挫伤。所以阿尔蒙德将军回答："我马上把你的请求向麦克阿

① 在洛东江——盈德一线，在南朝鲜国民的协助下构筑了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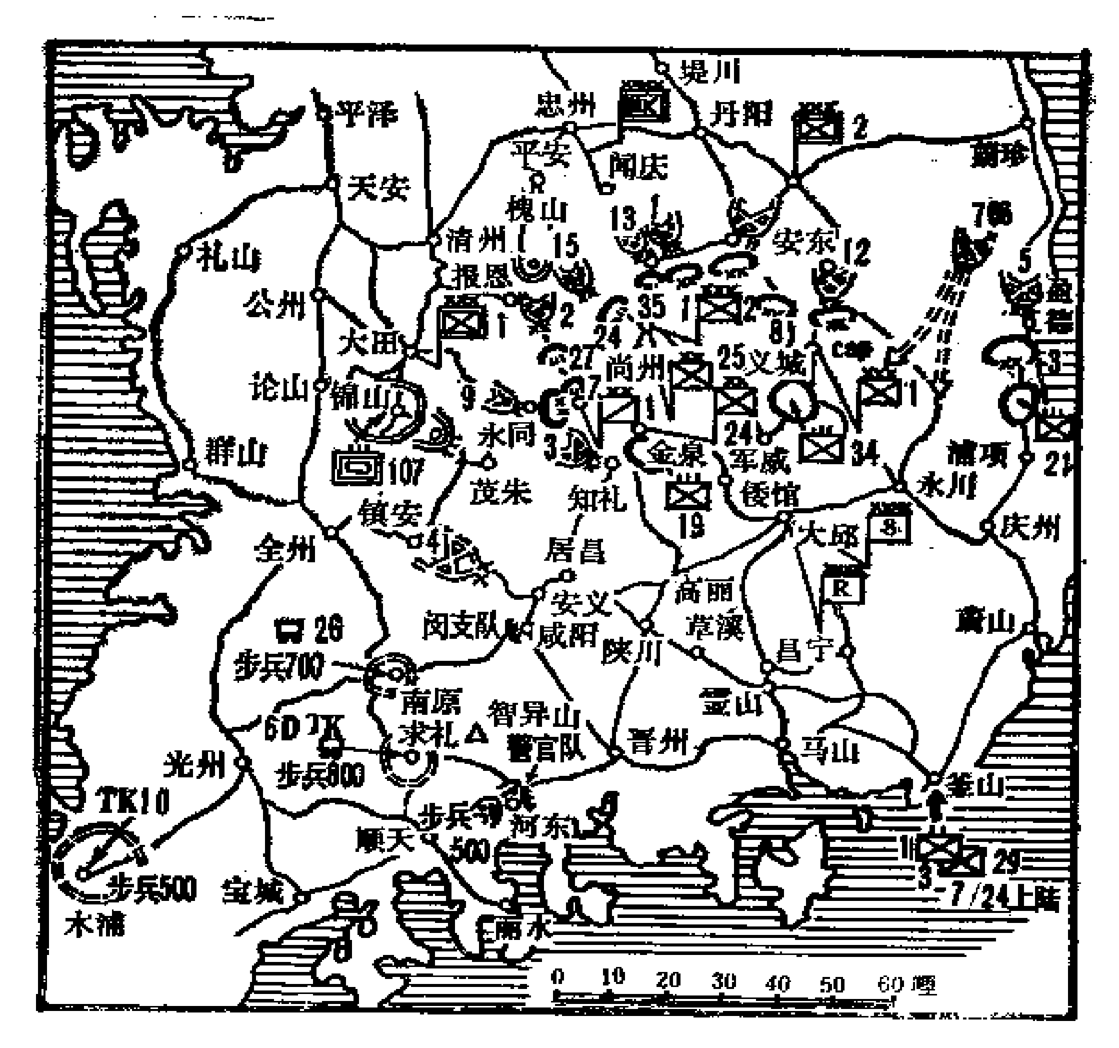


插图16　7月24—25日态势

瑟将军报告。但是我认为，司令部后退，不仅对美军官兵，而且对南朝鲜官兵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使第一线官兵感到：‘集团军在做最先往日本撤退的准备’，那就糟了”。

这个电话，是沃克司令官自己打的，没有同哪位参谋商量。就连与集团军司令官有亲密个人关系的参谋长伦道姆和作战部副部长柯里亚也说：“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当时，作战部和通信科都没有向釜山转移的计划”。艾森豪威尔写道：

“司令官是孤独的。负责任的只有自已一人”，好象沃克中将有着与此同样的心情。

电话刚打完，阿尔蒙德参谋长就向麦克阿瑟将军报告了沃克将军的请求，并提出：“立即飞往朝鲜，想和沃克好好研究一下，看究竟能不能在朝鲜坚持住。”

7月27日上午10时，麦克阿瑟将军飞抵大邱，与沃克和阿尔蒙德三人举行了内部会谈。会谈历时一个半小时。但是，在这次会谈中，麦克阿瑟一点也没有涉及到关于沃克请求的事项，也没有对沃克的作战指导及统帅提出任何批评。麦克阿瑟以往常那种令人信服的劝导语气，强调了第8集团军确保现实战线的必要，最后，只是说：“后退必须到此为止”。而且，在午饭后，把第8集团军的参谋们集合起来，表明了自己的决心，他说：“要确保朝鲜。不会出现朝鲜的‘敦刻尔克’”。他在赞扬了第24师和南朝鲜首都师的功绩后，返回东京。

或坚守，或死亡　沃克中将一向是积极敢为的人。将军看到尚州的第25师接连退却，前往该司令部，坦率地对基恩师长表示不满。29日，第1骑兵师撤退到金泉时，他又立即飞抵金泉，以责备的口气鼓励盖伊师长，他说“再不要那样干了”。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而就在这时，第25师下达了从尚州退却的命令。沃克将军得知此事后，赶到第25师司令部，把师的参谋们召集起来训斥了一番。将军似乎难以容忍，他说：“我们是在和时间战斗。从此不许再后退了。我们后面已经没有适于做阵地的地形了。各部队必须通过反冲击收复失地，坚守在那里。不要重蹈‘敦刻尔克’和‘巴丹’的覆辙。撤退到釜山，意味着将会出现历史上最大的屠杀场。我们必须战斗到最后。当俘虏比死了更坏……即使让给

敌人一寸土地，也必须以身抵偿数千名战友之死……我希望大家理解我的这种心情，坚守住现在的阵地。我们要为战胜敌人而勇敢战斗”。

这个训示，向第8集团军的全体官兵做了传达，官兵们有两种反应。一部分人批评说：“这个命令不可能实行”。另一部分人主要产生在团级的部队中。例如，有的军官为自己的理解做了如下辩解：

> “听到命令后，我和部下的士兵们都感到放心了。大家认为，退却的时间已经结束，要在此坚守到底。从此以后，士兵们就要挥舞铁锹，大挖堑壕了”。

这件事，在美国本土，用“或坚守，或死亡”这种耸人听闻的语句，而且以“下达了命令”的形式做了报道，因而也成了议会的问题，他们叫嚷什么无视人权啦，什么朝鲜这个地方有无价值必须用美国人流血加以守卫啦，什么民主主义的危机啦，等等。艾森豪威尔说过：“任何司令官也逃脱不掉国民的眼睛”，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例外。况且，第8集团军于8月1日，为对付西侧面的危机，下达了向洛东江一线总退却的命令。结果第8集团军就成了这样的情况：26日下达后退的预先号令，29日说要坚持，8月1日又命令退却，事态越发混乱不堪了。然而据说，麦克阿瑟斩钉截铁地讲：“军队里没有民主主义”，这才平定下来。

第8集团军的危机　7月31日，第25师放弃尚州，后退到尚州以东5公里的新阵地，同一天，防御金泉的第1骑兵师的一部擅自放弃了阵地。

这一天，《纽约时报》的记者劳伦斯问沃克中将：“战局到了什么阶段？这位中将回答：“是危险的阶段，是决定性的时期。”翌日的《纽约时报》在头版，以“朝鲜的危机”

为标题，作了如下报道：

“朝鲜的战局已接近惨败。以往我军为了赢得时间放弃了一些土地，但是如今已经没有土地可放弃了。而且，时间也即将用尽。”

8月1日，军事评论家汉森·鲍尔德温在谈到沃克中将关于“或坚守，或死亡”的命令时，讲了如下结论性的见解：

“战争爆发以来，陆军部很乐观，过多地散布了一些甜蜜而宽慰的好消息。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7月末，美国人民开始了解到：“（1）国家在进行真正的战争；（2）而且，这场战争的胜负难以马上断定；（3）未来有许多不确实的要素，因此，把北朝鲜军队赶回到北方去的这个目的，看来并不是可以轻易实现的”。美国正处在可以算作世界上五大战争之一的大战争之中。

朝　鲜　战　争

——确保釜山防御圈（原第2卷）

（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

潘友新　吕军　译校

第一章　开战以来战局发展概况

力量均势被打破的时间和地区，往往容易发生争端。

——汉森·鲍尔德温

1950年6月25日星期天的早晨，三八线①上燃起战火。南北朝鲜军队之间开始了战争。北朝鲜军队有13.5万人，600门火炮，150辆坦克；南朝鲜军队有9.8万人，89门火炮。

边境会战　开战第一天，北朝鲜军队突破南朝鲜军队沿三八线构筑的边境阵地，完成了向汉城向心攻击的态势。北朝鲜军队巧妙地组织起步兵、坦克、炮兵、工兵、飞机、游击队的战斗力，并以潜伏在南朝鲜境内的游击队等活动相配合，发起了一场现代化的综合战争。两军战斗力相差悬殊，尽管南朝鲜兵英勇战斗，但汉城仍在开战第4天的28日失陷了。以坦克为核心的北朝鲜军队的冲击力，是南朝鲜军队难以抵抗的。

美军参加作战　美国和联合国与共产党方面预想的相

① 系指北纬38°线——译注。

反，立即作出了反应。美远东海、空军从26日开始行动，美陆军7月1日参加作战。

美军的作战目的是将北朝鲜军队从南朝鲜击退，为此，初期作战计划是，首先以1个加强师的兵力阻止北朝鲜军队南下，接着以1个师稍强的兵力在仁川登陆，夹击侵入南朝鲜的北朝鲜军队。

美第24师的迟滞行动 美第24师受领的任务是："尽量在北方阻止北朝鲜军队的南下，为攻势作战建立必要的基础"。该师的最初阻止线选在平泽——安城一线，将史密斯支队（空运的步兵第21团第1营营长史密斯中校指挥的半个营和轻炮1个连为基干的部队）配置在乌山的高地，作为师的前哨。

7月5日上午8时16分，在乌山的美军炮兵发射了第一发炮弹，北朝鲜军队和美军在历史上第一次作战开始了。然而，史密斯支队突然被北朝鲜军队的坦克突破，接着步兵被包围而陷入混乱。而且，正在占领师阻击线——平泽至安城一线的美军第34团，受到史密斯支队混乱的冲击，6日经过轻微战斗后放弃了这条阻击线。

该师下一道阻止线选在锦江一线。为了等待后续部队到达，遂在车岭山中迟滞北朝鲜军队的前进。然而，以营为单位梯次占领师阵地，由于首先被游击队切断了后方，被坦克突破正面而乱了阵脚，然后又受到步兵包围而混乱了。师到12日为止，损失了可能使用兵力4个营中的3个营。

7月12日，美第24师调来第19团（实力3个营）占领锦江一线，实力3—4师的南朝鲜军队，据守小白山脉的天险。

美第8集团军的迟滞行动 美第24师单独苦战时，麦克阿瑟将军了解了北朝鲜军队的实力，决定改变最初的作战计划。为阻止北朝鲜军队南下，将美第8集团军的主力投入朝鲜南部。

7月13日，行使驻朝鲜美军指挥权的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中将，企图确保锦江至小白山脉一线，阻止北朝鲜军队南进。在此期间集结转入进攻所需的兵力，因而命令美第24师防御锦江一线、美第25师支援在小白山脉战斗的南朝鲜军队的同时，紧急派遣在东京周围做好出动准备的美第1骑兵师来援。可是，这个防线的全正面有270公里，仅美军第24师的防御正面宽达60公里。

北朝鲜第3师、第4师作为军的主攻部队正在猛追美第24师，出乎美军意外，14日偷渡了锦江，首先打垮公州正面的美第34团，接着16日又把大坪里正面的美第19团打得溃不成军。在这些战斗中，北朝鲜军队都是从美军阵地的间隙穿插进去，袭击其后方或切断其退路。北朝鲜军队运用了美军从未遇到过的正面进攻和奇袭同时进行的战法，使美军难以应付。

与美第8集团军的预想相反，锦江防线在3天之内就被突破后，它便企图以美第24师确保大田，并将在其掩护下将7月18日在浦项登陆的第1骑兵师展开在大田正面，但大田于20日被北朝鲜2个师围攻而陷落了。美第24师累计损失30%人员和60%的装备，师长迪安少将也去向不明，丧失了防御能力。然而，在这次战斗中，美军第一次使用了89毫米火箭筒，它却有效地制止了北朝鲜军队冲击力的核心——从开战以来发挥了巨大威力的T—34坦克的猛冲。

联合国军①决定的最后的防御线——不撤退线为洛东江一线。然而，要确保这条线就必须补充各师的损耗和减员，补充装备，调来能对抗T—34的中型坦克。另外，从开战以后，指挥系统紊乱，必须将分散混乱的南朝鲜军队重新编组。采取这些措施所需的时间必须在洛东江以西即小白山脉地带争取。

美第8集团军命令第1骑兵师在永同正面，第25师在尚州正面，南朝鲜军队在咸昌——安东——盈德一线防御，将在乌山第一仗以来战斗疲惫的第24师撤到金泉地区作为集团军预备队。然而，这条战线有很大的弱点。第8集团军必须在永同到盈德的160公里圆弧上展开，但从永同到朝鲜海峡120公里的西侧面却只有残败的南朝鲜军队防守。

另一方面，北朝鲜军事当局知道，如果不能在美国本土部队来援前夺取釜山，胜利的机会就遥远了。另外，也了解美第8集团军西侧面没有部署美军。因此，北朝鲜军队前线总指挥官金策大将，将预备队的3个师增加到前线奋力进攻

---

① 7月8日，麦将军奉命指挥全部参战部队（当时有美、英、澳、加等的陆、海、空军），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组成的联合国军。然而，由于南朝鲜未加入联合国，所以麦将军不能指挥南朝鲜军队。于是，李承晚总统7月14日将其国军交给麦将军指挥，麦将军17日将南朝鲜军队的陆、海、空军委托给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中将。因此，在本书中读到联合国军时，是指包括南朝鲜军队在内的全部联合国陆、海、空军的总称，读到第8集团军时，有时单指美第8集团军，有时是指包括南朝鲜军队在内的全部在朝地面部队的总称——编注。

第8集团军正面并以2个最精锐的师突向没有美军的西侧面。

担任正面进攻的北朝鲜8个师，一面反复地以局部包围、迂回和切断退路等手段将据守小白山中的第8集团军击退，一面前进，7月末前后进至金泉——尚州——醴泉——安东——盈德，准备抢渡洛东江。而且在没有美军的西侧面，北朝鲜军队的2个师正以釜山为目标，在湖南（全罗南、北道）的山野悄悄地疾驰中。联合国军未能掌握其确实情况。联合国军虽对这个正面的北朝鲜军队的动向给予了最大的关心，但由于缺乏地面侦察机构，所以没能获得可靠情报资料。

这些作战，是在估计有300—400万难民蜂拥南下，北朝鲜游击队在四周频繁活动的情况下进行的。北朝鲜游击队从联合国军配置的间隙渗透进来或混杂在难民的洪流之内，切断与干扰联合国军的交通和通信网。并且侦察联合国军的一举一动，或进行恐怖活动、放火、破坏和袭击等。迫使美第24师变成了哑巴和瞎子，以致招来以后的苦战。

因此，在朝鲜战场上，前方自不待言，弹丸还从后方及左右飞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到处受欢迎，而在朝鲜战争中，前来帮助的南朝鲜国民中混进了游击队和间谍，美军经常遭到意外的袭击。这就是朝鲜战争的特点——作战环境。据说，有位美国高级军官评论说："朝鲜战争是不同类型的战争"。

第二章　西侧面的防御

对我们军人来说，与其向凯撒·乔迈尼那样的世界军事家们学习，不如吸收战争中实际发生的、看来微不足道的一些教训更为有益。军事家们代替国家元首和陆军长官教给我们各种知识，但却无法教给我们最想知道的有关营、连、排战斗的任何情况。

——阿丹特·杜·皮克

第一节　沃克将军的指示

一、对西侧面的关心

大田战斗正酣的7月20日，美第8集团军的侦察机发现了在群山附近南下中的北朝鲜军队的大部队。美第8集团军不知为什么将其错误地判断为北朝鲜第4师在广大地域进行活动。可巧，21、22日偏偏下雨，侦察机不能起飞，结果未抓住这支北朝鲜军队的行踪。美第8集团军拼命地搜集情报，但由于南朝鲜方面提供的资料中，有的报告相互矛盾，有的过分夸张，所以不能信赖。美第8集团军痛感装甲侦察部队的必要，想以自己的部队编成，可当时又抽不出人员和装备来。实际上，这时北朝鲜第6师已经击破溃败的南朝鲜第7

师等①，于18日渡过锦江，19日突入群山，20日进入全州。

23日雨停了，美空军大举出动侦察，发现北朝鲜军队的大部队正由群山向全州南下。第8集团军情报部判断，这支部队可能是未参加大田战斗的北朝鲜第4师的一部，所以估计："如果继续照旧前进，25日可能进入安义——晋州一线"。集团军如果再不采取措施，集团军的后方基地"釜山"必定陷入危险境地。

24日，美第8集团军命令在22日刚刚作为预备队的美第24师担任西侧面的防御。"美国公开史料"将其命令下达的情况叙述如下。

沃克将军将新到任的美第24师师长查奇少将召来，难以启齿地说：

"让你师干这样的事，很抱歉。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别的办法。请你师立即转移到西侧面，占领晋州——金泉一线，掩护集团军的左侧后。"

美第8集团军将24日从冲绳调来在釜山登陆的美第29团2个营配属给该师，将美第21团作为集团军直辖部队控制在手中。

---

① 南朝鲜军队为了在湖南地区迟滞敌人，编成了由申泰英少将指挥的西部地区战斗司令部，指挥第7师（师长闵玑植上校指挥下约600人，称闵支队），吴德俊部队（在晋州，主要以学生兵编成的700余人的民兵），李英奎部队（以第5师的一部和青年防卫队为主体的约500人），再加上海军陆战队的金圣恩部队（371人）等。第8集团军好像没有掌握其实际情况。（韩国战争史研究）——编注。

二、美第24师的部署

美第24师应防守的正面是目前可以控制游击队根据地智异山的约100公里的正面。从湖南越过小白山脉追近岭南（庆尚南、北道）的接近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全州和南原经安义——居昌——洛东江畔；一条从顺天经河东——晋州——马山。安义和晋州位于金泉——晋州公路和这些公路的交叉点上。

因此，要防守西侧面，就不得不据守小白山脉的山口，或者防守居昌、安义、晋州等的道路网交叉点，二者必居其一。美第24师采取了后者。而且在25日令第19团的主力（第2营为基干）占领晋州，第1营（320人）占领安义，26日将第34团配置在居昌，师司令部配置在陕川。

25日，美第8集团军和第24师得知西侧面的情况如下。

北朝鲜军队的先头部队约500人在进攻河东的南朝鲜警察队，在求礼有坦克、汽车和步兵800人，在南原有汽车26辆和步兵700人，在木浦有坦克10辆和步兵500人。这表明北朝鲜第4师在湖南广大地域内分散东进。在咸阳有南朝鲜军队一部，在河东有民兵，但都没有战斗力。

然而，这时占领大田士气旺盛的北朝鲜第4师开始从锦山向居昌前进。北朝鲜第6师也在控制了南朝鲜各港口后集结到顺天，完成了东进的准备。

北朝鲜军队的实际机动情况和第8集团军的估计对比如下表。

第8集团军到7月底止，始终认为西侧面之敌是北朝鲜第4师一个师，并没有考虑到堪称精锐部队的第4、第6两个师已迫近西侧面。

北朝鲜军队在西侧面的实际机动情况和美 8 集团军的情报估计、对策的对比，美第29团的出动如下表

区分 日	北朝鲜第 6 师的行动（北朝鲜第4师的行动）	第 8 集 团 军			
		获得的情报资料	判 断	对 策	美第29团的出动
11日	在天安受领机动命令	无	位置不明	以2架L 型飞机侦察	在冲绳训练中
12日	从天安向礼山行军	无	位置不明		莱布尔少校去东京受领命令
13日	以2个纵队从礼山出发	无	位置不明		被预告：在日本进行 6 周训练后派往朝鲜
18日	渡过锦江向全州前进，19日占领群山、全州并向光州前进（第 4 师占领大田）	无	位置不明	以2架L 型飞机侦察	
20日		侦察机发现在群山南岸行动中的大部队	北朝鲜第 4 师在机动中	痛感装甲侦察队的必要性	新募未训练的新兵400 人到达
21日	从全州向光州行军，占领光州	因雨不能进行航空侦察 从南朝鲜警察、海军陆战队、7 师的一部取得各种情报（以后每日取得一部分）	北朝鲜第 4 师在论山集结后南进	感到背后危险，设法加强侦察	第1、3营完成编组、从那坝出港，预定在釜山训练10天
22日			南朝鲜方面的情报是夸大的		预令投入到美第 8 集团军前线，预定在釜山训练3天

（续表）

区分 日	北朝鲜第6师的行动（北朝鲜第4师的行动）	第8集团军			
		获得的情报资料	判断	对策	美第29团的出动
23日	13团向木浦、14团向宝城、15团向丽水前进（第4师从大田出发，集结于锦山）	侦察机发现从锦江河口向全州进军中的北朝鲜军队的大部队	北朝鲜第4师如以每小时2英里（约5公里）的速度前进，预定在25日到达安义—晋州一线，实感左侧后的危险	请求第5航空队强行侦察	航海中
24日	各团分别占领目标，马上撤出一部占领南原			中午，命令美第24师防御西侧面，请求第5航空队阻止东进中的北朝鲜军队。第19团从金泉出发	奉命在釜山登陆后向晋州前进，归美第19团团长指挥。搭载火车
25日	在顺天集结，准备向晋州前进。以一部夺取河东，打垮南朝	进入木浦的坦克10辆，人员500名，	北朝鲜第4师在南朝鲜西	下午5时，命令美第24师	下午到达晋州，归美第19团团长

（续表）

日＼区分	北朝鲜第6师的行动（北朝鲜第4师的行动）	第8集团军			
		获得的情报资料	判断	对策	美第29团的出动
25日	鲜民兵400人（第4师从锦山出发，向安义、居昌前进，留下了坦克团）	进入南原的汽车26辆，人员700名，进入求礼的坦克、汽车、人员800名，进入河东的人员500名和所在的警察队交战中	南部3300平方英里的地域分散行动中	（欠21团）在西侧面正式防御。第19团团长穆尔上校上午6时到达晋州，下午3时第2营到达晋州，第1营主力防御牛鸣里，A连防御安义	指挥。黄昏时，第3营奉命夺取河东。
26日	向河东前进，在河东山口设伏	得知守备河东警察队的惨情	同上	美第34团从军威、义城出发去居昌，师司令部和直属部队向陕山移动	第3营上午零时30分从晋州去横川里

（续表）

区分 日	北朝鲜第6师的行动（北朝鲜第4师的行动）	第8集团军			
		获得的情报资料	判断	对策	美第29团的出动
27日	在河东山口打垮美第29团第3营 （第4师攻克咸阳和安义）	咸阳安义失陷	同上		第3营在河东山口被歼灭，第1营和在安义、牛鸣里的第19团第1营换班
28日	（第4师攻克牛鸣里）	得知北朝鲜第6师出现的征候 牛鸣里失陷	虽曾认为是第4师和第6师换班，但判断结论依然是第4师		第1营失守安义和牛鸣里
29日	（第4师攻克居昌）	由于居昌失陷，得知一个师在晋州正面，1个师进入居昌正面的征候	判断北朝鲜第4师以全力从晋州向马山进攻中		
30日	开始进攻晋州	大部队迫近晋州和山际里	？	向晋州增派M—26中型坦克	第1营向山清后撤
31日	攻克晋州	晋州失陷	北朝鲜第4师在山际里，6师在晋州	决心转用美第25师	

三、美第29团的增援（参照前表）

26日，美第29团的第2营到达晋州，归美第19团穆尔上校指挥。

这个团从冲绳起航到抵达晋州为止的经过情形，表明当时美军是如何苦于兵力不足，如何急于集中兵力的。这也是战时如何轻易变更“预定计划”的一个例证。

7月初，第8集团军请求增援时，首先选中的是冲绳的第29团。然而，由于这个团满员率很低，又缺乏训练，所以考虑立即派往朝鲜是不行的。7月13日，美远东军将第29团第3营副营长莱布尔少校召到东京时，作战部指示：“预定第29团在日本至少训练六个星期之后再派往朝鲜”。可是，到了15日，美远东军发来了加急电报称：“团编成2个营，迅速完成出动的准备”。于是，团将第1、第3营缺员补足，20日，把从美国本土调来的未经训练的约400名新兵编入这两个营，基本上补足定员（883人），完成了出动准备。（团部留下作防御冲绳的基干部队）。

此日，莱布尔少校在东京受领了如下命令：

“由于朝鲜战况紧迫，你团的2个营直航朝鲜。预定在釜山强化训练10天左右。”

两个营来不及让航海10天的新兵休息一下，消除旅途疲劳，即于21日从那坝起航，赶往未知的战场。莱布尔少校对情况的突变感到惊讶，22日飞抵大邱，向第8集团军作战部副部长麦克林上校报告了部队缺乏训练的实际情况，请求“按当初的预定计划，给该营6个星期的训练时间”。但由于当时第8集团军兵力不足，上校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莱布尔少校鼓起勇气直接向沃克将军申诉。然而，集团军

司令官虽表示同情，但说："无奈情况紧急"。莱布尔少校23日将要动身去釜山的时候才最后确定了2个营的行动，即：为了领取装备，校正火器的零点，进行火炮的试射，在釜山给3天时间。

可是，24日部队在釜山刚开始登陆，就接到了第8集团军发来的电报：

"2个营领到装备后，立即向晋州前进，归第24师师长指挥"。

因此，2个营立即开始搭乘火车，25日的下午到达晋州，根据查奇师长的命令纳入第19团团长指挥之下，但那时2个营还没有进行零点校正和试射，12.5毫米机枪连的机枪贮藏油还没有擦拭掉。

2个营被情况的突变而弄得目瞪口呆，25日黄昏，又受领了意外的命令：第3营（莫特中校）进攻河东；第1营（威尔逊中校）防御安义地区。2个营始终也没得到一天空闲时间就被投入到战争的旋涡中了。

第二节　河东的伏击（参照插图1）

一、向河东前进

第19团团长穆尔上校决心进攻河东，是根据南朝鲜军队的前总参谋长蔡秉德少将的建议。蔡将军于7月25日视察南原的战况后，到晋州第19团团部说明了河东的战略价值，强调"要阻止东进中的敌人，必须防守河东"。河东位于智异山块的南麓、蟾津江的东岸，成为从湖南向岭南接近路线的集中点。

穆尔上校经过考虑采纳了蔡将军的建议，以新来的莫特营（第29团第3营）进攻河东，给予骄敌头上一击的同时，尔后尽可能长时间地确保河东，为晋州防御争取时间。然而，莫特营长由于对没有战斗经验的营的战斗力缺乏自信，又没有得到重迫击炮和炮兵支援，提出："防御比进攻容易实施"。但是，穆尔上校似乎没有想到，一个新来的装备满员的营连这样的进攻也不能实施的不满情绪。

莫特营计划在26日天明前后进至河东，乃于该日凌晨零时30分乘车从晋州出发，前进路线采取了泗川——昆阳——院田——河东的迂回路。因为晋州——院田公路上的德川江突然涨水又没有桥而无法通过。营所选择的迂回路，按图上距离在天明前是可以到达河东的，但由于路面既狭窄又不好，所以掉进水田的车辆较多，到达院田以南天就亮了。

接近院田时，遇到了说是从河东撤退下来的民兵，接着得到情报说："在河东约有民兵400人，25日夜遭到北朝鲜大部队的奇袭而混乱了"。这个情报很重要。营领导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判断单独进攻河东是危险的，由于营和团没有无线电通信联络，所以决定派副营长莱布尔少校返回晋州，再次提出意见。

莱布尔少校向穆尔上校报告情况后，再次提出"请求转入防御"。两人和团作战组的罗甘少校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但穆尔上校仍未改变决心。上校认为："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以营为单位的防御是如何脆弱啊！相反，只有进攻才能发挥美军的真正作用的战法，才是鼓舞士气的唯一途径。敌人占领了河东，可能很骄横。因此，如果能给敌人以迎头痛击，营就会更容易争取到相当于以防御赢得的天数。首先是在河东和晋州之间没有适于防御的地形"。上校给莱

布尔少校下达了命令："营仍旧向河东前进，夺取它。随后增派炮兵连和战术航空兵引导组"。

营再次开始前进，但由于往返晋州浪费了许多时间，所以到下午才又出发，道路仍旧是不好。营到达院田以西16公里的横川里时，天全黑了。横川里位于河东东北8公里，距河东山口 4 公里的地方。营如果继续行军，到河东山口仅数分钟行程，但营决定在横川里宿营。他们认为，营缺乏训练，夜间和敌人接触是危险的。这一夜，营进行了严密警戒，但却未侦察河东山口及查明河东市区的情况。战术航空兵引导组赶了上来，传达了团的命令："空军27日上午 9 时45分轰炸河东，营要紧接着发起进攻"。这一夜没有发生问题，远处传来了吵闹的狗吠声，刺激着为明天战斗而兴奋的士兵神经，妨碍了他们的睡眠。士兵在24日夜和昨夜都没有睡觉，今晚又是个不眠之夜。

二、伏　击

27日上午 8 时45分前后，营以L连作为尖兵，按营部、K连、M(重火器)连、I连的顺序开始前进。以L连作为尖兵连是因为该连长夏阿拉上尉在欧洲战场上担任过步兵连长，有经验。出发10分钟左右，尖兵连到达桂洞时，看见12—13名北朝鲜兵从河东山口下来。尖兵以75毫米无坐力炮对其射击后向山口急进，占领了山口的两侧高地。

莫特营长看到了这种情况后，马上命令身边的K连连长占领屹立在山口北侧的 180 高地，然后进抵山口，命令夏阿拉上尉："确保山口，在上午 9 时45分进行航空火力突击后，紧接着进攻河东"。气氛异常紧张，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四周很寂静。不久，营的指挥机构和随行的蔡少将一行

猬集在营长的周围，形成了明显的目标。L连按夏阿拉上尉命令开始挖掘堑壕。

不久，夏阿拉上尉发现在180高地上有晃动的人影，莫特中校肯定那是占领180高地的K连。由于在营后尾跟进的莱布尔少校一行也到达山口，所以山口挤满了人群。莱布尔少校在途中看见K连才进到180高地的山麓，如果少校报告这个情况，就可以明白山上的人影是北朝鲜兵，但少校并没有报告。夏阿拉上尉看到人越挤越多，180高地的人影又像是敌人，预感到情况不妙，便离开人群走开了。

然而不久，从山口下500米处转弯的地方出现了大约150人，没有专门派出警戒，整齐地沿道路两侧行进。夏阿拉上尉命令准备射击，但没有开枪。这个部队大部分穿着褐色的北朝鲜军服，但也有穿着美军战斗服的，所以人们怀疑是不是南朝鲜军队(南朝鲜军队是美军供给的服装)。当该部队接近到100米处，蔡将军问是哪个部分的，有位象是指挥官的人没有回答，惊慌地跳入道路的侧沟内。夏阿拉上尉命令开始射击。几乎在下令的同时，180高地及其东南侧高地上的机枪、步枪和轻迫击炮同时对山口的人群开火。

扫射山口的机枪打得很准。在第一次齐射中，蔡将军头部被子弹打穿，莫特营长、莱布尔副营长、情报主任以下军官都负伤了。北朝鲜军队的迫击炮一开始就进行效力射，其第一批炮弹就将战术航空兵目标引导组的无线电通信车和营的指挥车击毁，其弹幕复盖了营的指挥所。营部军官没有受伤的只有作战主任弗林上尉。

接着，北朝鲜军队开始了进攻。北朝鲜兵跟着弹幕前进，突入占领山口北侧高地的莫里塞排阵地，刺死散兵坑中的一部分人。然而，莫里塞排奋勇战斗，击退了敌人多次突

击，坚守了阵地。另外，正在占领山口南侧高地的L连主力一面击退一部北朝鲜军队的突击，一面以火力支援莫里塞排的战斗。连在夏阿拉上尉指挥下，经受住了这个意外发起的冲击，击退了北朝鲜军队可以说是鲁莽的波状冲击。上午9时45分，盼望已久的友军4机编队飞来了。然而由于地面无线电被打坏，联络不上，只好让它白白地飞回去了。

免于灾难的弗林上尉，下到桂洞，将重火器连向前推进，督促K连进攻，同时将I连推进到L连和K连之间。然而，进攻毫无进展。I连和K连爬到180高地的腹部，但山上的北朝鲜军队意外之多，冲不上去。这时，北朝鲜军队的一部有从右侧包围K连的迹象，I连和K连开始后撤。在山口的莫里塞排也击退了北朝鲜军队的数次冲击，但人员减少到只有排长以下12人，似乎已经到了无力抵抗的限度。中午前后，营长的位置不明，弹药也快用完，士气开始低落。此时，营翘首等待的第13野战炮兵营B连，早晨已从晋州出发，但因道路很坏，陷了车而无法前进。

不久，在山口的散兵坑中发现了莫特营长，将其收容到L连指挥所。营长不仅负了伤，还扭了脚，不能动了。莫特营长对战局感到绝望，委托夏阿拉上尉指挥全营，命令迅速撤出战斗。夏阿拉上尉立即将该连撤到桂洞。然而，由于传令兵未能到达正在激战中的莫里塞排，所以莫里塞中尉以下十几个人和营长被留在山口上。

这时，弗林上尉返回山口，莫特营长委托弗林上尉指挥全营。弗林上尉跳入即将被包围的莫里塞排阵地，命令该排后撤，收容伤员撤向桂洞。在桂洞共集结失去连长放弃进攻念头的I连和K连士兵在内的400—500人，但不久尾追莫里塞排的500—600名北朝鲜兵对桂洞发起进攻，因而部队开始

向北溃退。可是，桂洞和豆田洞之间的无名河成了意外的障碍。这条河只不过7米多宽，但两岸是悬崖，水深超过2米而且流急。向豆田洞溃退的许多士兵，在桥旁被机枪扫射所击毙，跳进河里的几乎都被淹死。

弗林上尉在东山里大约集合360名官兵，占领了收容阵地，但不久受到北朝鲜军队的进攻而溃散了。弗林上尉仅带领3人于28日晨回到晋州（参见插图1）。

这时，配合莫特营进攻河东而侦察河东东北地区的第19团G连，到达横川里的东侧，收容了溃散的莫特营官兵，G连收容了354人，据说其中有的人携带的步枪没有射击过。据28日调查，莫特营的损失是：死亡2人、负伤52人、失踪349人。然而，9月末美第25师夺回河东时，发现了313具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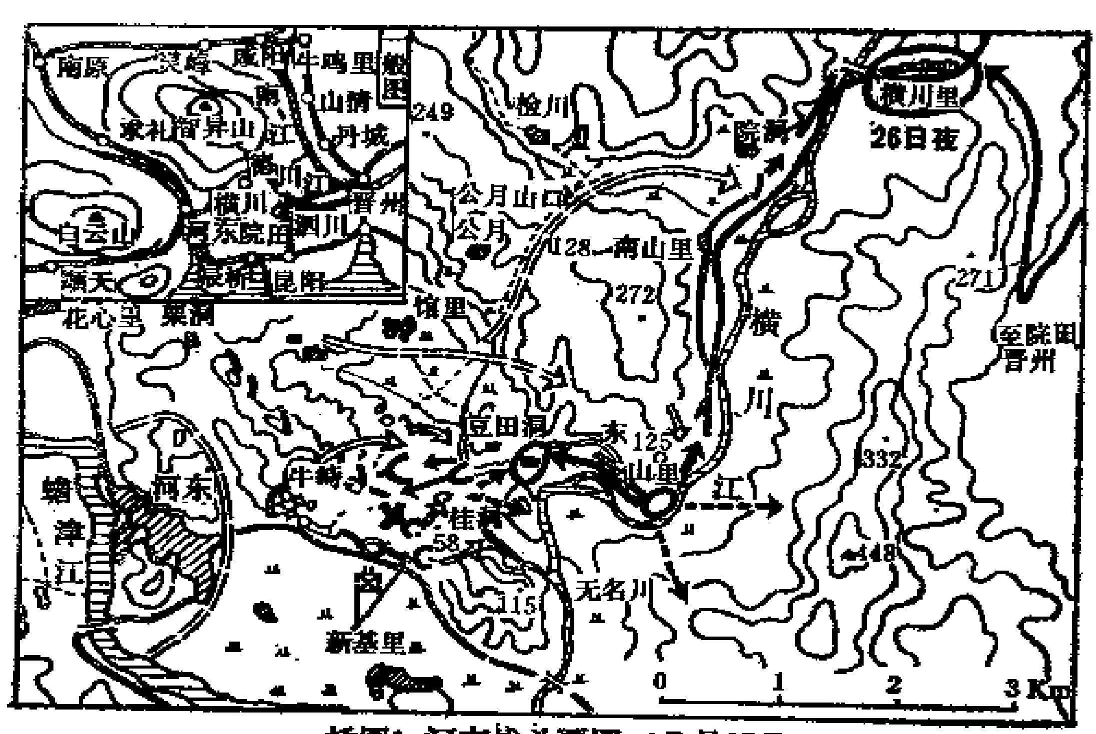


插图1.河东战斗要图（7月27日）

体，其大部分长眠在无名河畔。军官损失特别严重。营长、副营长、人事情报主任负重伤，团部连和K、M连连长阵亡，I连连长负伤后被俘（在平壤附近逃了回来），剩下的连长仅有夏阿拉上尉一个人了。

这是一次有名的战斗，北朝鲜军队故意开放山口诱使美军深入，一举将其打垮，因而美军称其为“河东的陷井”，以供各方面自戒。

在河东伏击莫特营的是北朝鲜第6师。然而，由于在前述的战斗中尚未查明这支北朝鲜军队的实际情况，所以第8集团军情报部28日仍判断为“北朝鲜第4师仍在东进中”。

在这次战斗中，值得怀疑的是：北朝鲜军队怎么知道美军来进攻河东？他们为什么不袭击在横川里宿营的莫特营而要在山口伏击？我们认为，北朝鲜军队所采取的战术，如果不知道莫特营的企图、任务，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虽有种种臆测，但仍然是个谜。或许是偶然的恶作剧。

第三节　安义、居昌的防御

一、包围安义

在发生河东战斗的7月27日，美第19团第1营（里尔中校）以主力占领牛鸣里附近，以A连占领安义，阻击经咸阳东进的北朝鲜军队。咸阳有闵支队（闵玑植上校指挥的南朝鲜第7师600余人）和海军陆战队的金圣恩部队(350人)等。

下午，美第19团团长穆尔上校考虑到：“里尔营减少到不足400人，在这个广大正面上防御可能很困难。还想保持团的建制”，因此，命令第29团第1营（威尔逊营）与里尔营

换班。

里尔营命令在安义进行轻微战斗的A连赶上来转移，但A连没有回来。下午4时后，A连在安义南侧2公里处受到北朝鲜军队的伏击，在第1次扫射中6辆卡车被击毁，因而便丢弃全部装备逃入山中，28日和居昌的美第34团会合。

这时，指挥安义换班的威尔逊营的作战组成员，前往居昌的第34团进行联络，在安义北侧也遭到了伏击。从锦山经镇安东进的北朝鲜第4师，包围了小白山脉东麓要冲的安义，完成了进攻准备。接替安义守备任务的威尔逊营B连，在下午4时后遭到进攻，巷战一直进行到午夜，28日天明前终于溃不成军，逃出安义的不过百余人。在此期间，营长以1个连两次进攻安义南侧的北朝鲜军队，企图救出B连，但始终未能成功。

这天上午，咸阳的闵支队被北朝鲜军队包围，他们突破包围撤退到晋州，所以北朝鲜军队一部开始进攻牛鸣里。威尔逊营营长以一部进行反击将敌击退，这时从抓到的俘虏中听到了安义的命运。不久，侦察机侦察到北朝鲜军队的大部队正在从咸阳向山清南进。营不得不向山清后撤。

二、居昌的防御

7月28日，第8集团军司令部和第24师司令部都认为，向居昌前进的不过是北朝鲜第4师的一部，居昌只有第34团防守。然而，当时第34团(比治普上校)的总兵力是1150人，第1、第3营的兵员不过各有300人。而且装备严重不足，很多士兵没有钢盔和铁锹。

是日黄昏，北朝鲜军队的大批车辆纵队从安义进入了渭水的河谷道路。炮兵(火炮5门)集中火力对它射击，给其很

大杀伤，在这个纵队的后方，估计至少有2个团以上的大纵队在跟进。

日落后，比冶普团长命令控制各接近路的第一线部队撤退到城市四周构筑的环形阵地上。团长害怕第一线被各个包围。然而，并不是考虑坚守居昌才采取环形阵地。而是认为，确保这个广阔谷地中的城市，那意味着团要全部被敌包围，所以想在翌日晨撤离居昌，以第3营作为后卫占领阳谷附近的高地。比冶普上校对能否在这个山中阻止以步兵战斗为主的北朝鲜军队是没有信心的。

可是查奇师长对这个计划表示不满，要求确保居昌。当时由于第1骑兵师确保永同，第19团确保晋州，所以，不战而放弃其中间的居昌，不仅在战术上是不利，就是对刚刚任职的师长查奇将军自尊心的伤害也是不允许的。

团的后撤迅速被制止，决定确保居昌的近郊，但北朝鲜军队却于29日上午4时，乘团立足未稳之际实施了围攻。居昌北侧I连的后方被切断，阳谷的第1营被急袭。居昌东南侧的炮兵阵地也受到轻武器的射击。当时，不知是谁在叫喊"想要命的快跑"，炮列的人不用说，连警卫的2个步兵班也跑了。然而，副营长检查炮列时发现他们没有受到特别的袭击，北朝鲜军队的射击也是极其零散的。副营长集合了附近的人，回收全部装备而后撤了。造成这次恐慌的那声"想要命的快跑"的喊叫，后来回想起来，朝鲜口音很重。这次骚动的原因似乎是六七名游击队员干的。

由于炮兵的后撤，占领居昌西侧的第3营，以没有炮兵支援为理由而擅自退却，终于发生了混乱。另外，I连被留下，它的1个排始终没有回来。

29日黄昏，第34团占领了山际里的三叉路。团在后撤

时，破坏了沿黄江险路的桥梁和断崖，摆脱了北朝鲜军队的追击。北朝鲜第4师以第18团进行了尾追，由于车辆不能通行，其追击的力量很弱。

居昌的失陷，使第8集团军司令部感到震惊。在集团军西侧面的中央出了个口子。假如按照第34团的报告，那么出现在居昌的北朝鲜军队就是1个师。从以往的战绩看，第34团的报告是难以完全相信的，但居昌的失陷是事实。沃克将军确实感到西侧面危急，决定将可以抽出的全部预备队投入到这个方向。即：从东部战线抽出南朝鲜第17团①和从盈德抽出正在支援南朝鲜第3师的美第21团转用到山际里。南朝鲜第17团于30日凌晨2时到达山际里，在美第34团两翼占领阵地，美第21团在第34团的后方占领阵地，由第21团团长史蒂文斯上校统一指挥。

第四节 马山危机

一、晋州失陷

7月28日晨，美第19团以麦克雷尔中校指挥的第2营防御河东道路，以从安义返回来的里尔中校的第1营占领泗川西侧高地。团的总兵力不足1000人，里尔营大约300人，麦克雷尔营大约290人。晋州有团部、从河东撤下来的莫特营残部和闵支队等，战斗力都不强。然而，穆尔团长同意上司的

① 南朝鲜第17团是由当时28岁的金熙俊上校（后为少将）指挥2000人的战斗群。第8集团军将其作为集团军机动预备队使用——编注。

判断，认为："当面之敌是北朝鲜第4师的一部，所以在一定时间内可以保住晋州"。集团军重视晋州的防御，把最初派到朝鲜的3辆中型坦克增派到晋州。这种坦克是在日本军工厂大修的M—26潘兴式坦克，它有可能阻止北朝鲜军队的突进。

29日中午前后，北朝鲜军队击退位于晋州西南10公里的F连，30日晨，从麦克格雷尔营正面北上。这显然是为包围该营而实施的机动。营请求空中的友军飞机实施攻击，但该飞机没有发现北朝鲜军队。因为北朝鲜兵用草和树叶伪装了全身，敌机来时就势蹲在地面上，从飞机上只看到乱蓬蓬地一堆。晋州西侧的炮兵开始射击，大约发射20发炮弹就停止了射击，原因是没有炮弹了。担心退路怕被切断的麦克格雷尔营后退到南江东岸的新阵地。

30日黄昏，空中飞机返航后，北朝鲜军队对麦克格雷尔营的进攻开始了。

北朝鲜军队以坦克和游击队夹击，击退防御公路的G连后，31日上午5时，在猛烈的火力支援下突入营主力的阵地。

31日上午6时许，晋州市受到了坦克、自行火炮各3辆的射击，一部北朝鲜军队推进到市区的北侧。此时，团判断："当面之敌得到坦克和炮兵支援的约有2000人"，但立即从南朝鲜方面获得的情报说："敌之兵力约4000人"。然而，北朝鲜军队的实际情况尚不了解。穆尔团长决定用正在泗川顽强战斗的里尔营来确保晋州山口，主力在其掩护下在中岩里集结，准备尔后的行动，上午6时45分下达了后撤命令。这时，被留在敌人之中的G连，除本连的40名伤员外，还带回了营主力和莫特营的20名伤员。其中有10人是以担架抬

的。夜间突破敌人包围本身就很困难，再抬着担架就更是奇迹。G连通过约1个月的战斗，成长起来了。然而，寄予希望的3辆潘兴式中型坦克的发动机运转不好，未发挥作用就被丢弃了。

防御晋州时，第一批从本国调来的补充人员约500人到达团里，问题是何时将这些补充人员分配到连。第一线连连长说："没经验的新兵总缠着老兵不放，他们不了解弹丸的性质，要受到无谓的损失"，反对分配给战斗中的连。但是团考虑："叫新兵做些杂务和劳务工作还是可以的吧。现在，连的成员只有50—60人，即使稍微增加第一线的兵力，也可以加强晋州的防御的力量，因此，给每个营分配了150人。补充人员于30日黄昏前后送往各连，但尚未到达连队之前即遭到敌人火力的袭击，受了很大损失。G连补充的60人，在即将到达时遭到机枪扫射，死伤45人。泗川的第1营，是在北朝鲜军队进行夜间进攻时到达的，有的人尚未登上连的花名册就战死了。从此以后，向第一线连补充兵员都是在情况较稳定时进行。

二、马 山 危 机

马山位于釜山以西45公里的马山湾的最里面，人口15万，是座商港城市，是通往釜山的门户。如果将釜山比作东京，那么马山就相当于小田原。马山——晋州地区一向是在野党的天下，即便现在，事件之多，仅次于汉城地区。这次战争期间，居民反美容共的倾向也很突出，成了非正规战和谋策的温床。

7月30日，联合国军主力从金泉到盈德进行激烈战斗时，由于晋州危急，所以釜山门户马山的防御成了燃眉之

急，不过那时从美国本土调来的增援部队恰好即将到达釜山。预定7月31日夏威夷的第5团战斗群①和第2师第9团，8月2日暂编的美第1陆战旅、3日第8072中型坦克营、5日第23团、7日3个中型坦克营等分别到达釜山。然而，如果北朝鲜军队明天蜂拥而至釜山，这些增援部队就没有登陆的港口了。"是北朝鲜军队先夺取釜山，还是增援部队先登陆"的竞争，以及"同时间战斗"的高潮正是在这里。若保证釜山安全必须守住马山，但第24师已没有这种力量了。

沃克将军了解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决定于7月30日夜，除将前一天结束报恩公路迟滞任务集结到倭馆的集团军唯一的预备队美第27团（米凯利斯上校）增派到马山正面之外，还将预定31日登陆的第5团战斗群投入到马山。

"美国公开史料"在描述这场"同时间战斗"时写道："据沃克将军追述：当得到情报说，北朝鲜第6师绕道木浦、丽水，是为利用这些港口对从湖南地区迂回的翼侧包围部队实施补给，我认为，'如果敌人不绕道占领南朝鲜的港口等，而竭尽全力打到釜山，那我是没有时间投入兵力制止住它的'"。北朝鲜军队因绕道浪费了两天时间，似乎是"功亏一篑"。

7月31日黄昏，由于第19团令里尔营占领晋州山口，将主力向中岩里集中，所以晋州——马山的公路被封闭了，但泗州——固城——镇东里——马山的公路（以下称海岸公路）没有警戒。因此，当夜第24师师长查奇少将和第19团团长穆尔、增援来的第27团团长米凯利斯上校两人在马山北侧的中里停车场进行了磋商，决定由两团分别防御马山公路和

---

① 相当于加强团——译注。

海岸公路。可是，各人的理解不同。查奇师长和穆尔团长认为第19团防御中岩里、第27团防御镇东里，但米凯利斯团长的理解却相反，认为本团防御中岩里，穆尔团防御海岸公路。因此，在8月1日天明前后，第27团也集结到中岩里，所以出现了海岸公路仍然开放着的危机。然而幸运的是8月1日上午6时许，米凯利斯上校在中岩里西南侧高地侦察阵地时偶尔遇到了前来侦察的第19团作战组长，弄清了两者不同的理解。米凯利斯上校向穆尔上校打了电话，商定由第19团防御中岩里附近，第27团防御镇东里附近。如不抓紧解决，北朝鲜军队就会从未部署兵力的海岸公路进入马山。然而，必须得到查奇师长的批准。或者由师在海岸公路采取其他措施。米凯利斯上校正想取得师或集团军的批准，但在这紧急时刻通信联络中断了。情况紧急，米凯利斯上校擅自决定转移自己部队，中午开始返回，经马山前往镇东里。

美第27团准备防御镇东里西侧的王女峰——夜半山一线，在谷安里西侧的隘路配置了部分警戒部队。米凯利斯上校到谷安里侦察，查奇将军也在那里，将军认为是第27团防御镇东里，为了指导该团占领阵地而来到镇东里，因该团不在，所以到谷安里来寻找。这时，北朝鲜兵已分散进至谷安里前面错综复杂的山地，再也不能允许侦察兵潜入警戒线了。

第三章　釜山环形阵地的构成

我对诸位能够提出的唯一建议是，在防御时，不要为处处掩护而过于分散兵力。

——乔米尼的战争术

第一节　决　　心

7月31日晨，晋州失陷，北朝鲜军队对金泉、山际里增强压力时，美第8集团军通过俘虏供述和无线电窃听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情报资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北朝鲜军队企图以第4师从安义、居昌地区包围第8集团军的左翼，以第6师经马山进攻釜山，切断我军背后的联络线"。在第一次查明了7月上旬以来一直去向不明的北朝鲜第6师的位置的同时，终于判明迫近西侧面的北朝鲜军队不是1个师而是2个师。

这个情报，不用说第8集团军，就连东京和华盛顿也感到震惊。美国公开史料称："这个情报改变了美国的战争指导计划"。因为最初的仁川登陆计划——兰心计划7月10日已停止执行，所以7月23日又制定了新的登陆计划——铬铁行动（以从美国来援的暂编第1陆战旅和第2师，于9月中旬在仁川或群山或东海岸的注文津登陆的计划），但联合国军司令部为了应付这种突变的形势，决心将铬铁计划所使用的登陆部队用于釜山的防御，再次改变了计划。因此，美国不得不将驻守在日本北部的第7师和预定增派到欧洲的第3

师也投入到朝鲜战场。加强欧洲的部队就需要重新动员和编组。这就是所说的："不得不改变战争指导计划"。美国公开史料还称赞说："北朝鲜第6师的机动是在朝鲜战争中最成功的机动之一"。

一、最大的决心

肯定马山正面为北朝鲜第6师（配属第105装甲师第83机械化团），使沃克将军确信："马山地区防御的成败是决定集团军命运的关键"。将军判断："敷衍搪塞的办法不能对付此种危机"。决心于8月1日将第25师转用到马山正面，决心把整个战线撤退到洛东江一线。美国公开史料称赞这个决心说："沃克将军和他的参谋们，在朝鲜战争中进行了最重要的情报资料的估计，做出了判断，定下了决心，并付诸了实施"。

8月1日下午2时，第8集团军给在尚州南侧实施防御的第25师下达了转移命令，要点如下。

"第25师迅速转移到三浪津（釜山以北35公里），在该地附近阻止敌人前进后，准备向西方反击"。

这时，第8集团军认为，在马山正面只有第19团和第27两个团将无法阻止北朝鲜第6师东进。首先，以第25师利用三浪津附近的洛东江障碍，阻止北朝鲜军队的突进后，再投入来自本国的增援部队实施反击。

二、美第25师的转移

第25师8月1日黄昏开始向三浪津转移，但2日拂晓前，第8集团军已将第25师的目的地改为马山。如后所述，因为估计第24师可以确保中岩里和镇东里。而且，为了在第

25师到达马山前，第24师尚能坚持防御，遂将刚从釜山登陆的第5团战斗群增派到该正面。

第25师徒步行军到达倭馆，从倭馆到马山是铁路输送，这次机动存在四个问题。

其一，如果北朝鲜军队得知第25师转移，向金泉实施强袭，战线有出现破绽的危险，第25师会不会无法转移；其二，师的后退道路和骑兵师的补给干线是同一条道路，如何调整其交通；其三，和从东海岸向山际里转移的第21团等交叉行军如何处理；其四，如何取得铁路器材。

关于第一个问题，美军曾努力隐蔽转移企图，令防御金泉的第1骑兵师严密警戒，掩护其转移，不过北朝鲜军队没有进攻。因为金泉正面的北朝鲜第3师于7月31日轻率地发起昼间进攻①受到重大打击，与第25师接触的北朝鲜第15师也由于美军炮击而受到很大损失。

关于第二和第三个问题，给第25师以优先权，集团军司令部将工作不忙的军官全部抽出来编成交通控制组，控制其行动。授予控制组长以特殊权限。

关于取得铁路器材的问题，也采取了非常手段。当时，为了运输集团军补给品、后送难民、伤病人员以及向山际里输送南朝鲜第17团和美第21团等，铁路已充分使用，输送第25师的列车必须另外编组。因此，集团军运输处征用来大邱的全部列车回倭馆，甚至牺牲了其他一切后退。这样，2日上午7时才最后搭载完毕。师从2日上午9时15分至3日下午7时30分到达马山车站，基恩师长从3日开始负责统一指挥南江南岸的所有部队。这次机动，是以36个小时转移了

① 参见第1卷第177页（金泉的防御）和182页——编注。

240公里，所以沃克将军吹嘘说："正是这次有史以来的机动挽救了釜山"。实际上，这次机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未曾见过的快速机动，完全出乎北朝鲜军队的意外。

这次机动的成功，不容忽视的是联合国空军和南朝鲜的国家警察，以及警备营等有效地保护了铁路的安全。北朝鲜游击队不断寻机破坏铁路，但由于上述努力铁路没有发生事故。

将这个机动与日本对照来看，相当于在白河北侧向北战斗的师，当天黄昏脱离战线，徒步向黑矶附近后退，再通过铁路从黑矶经上野运输到八王子。这次机动的成功，使北朝鲜军队失去胜利的机会。

第二节　环形阵地的构成和兵力

各师根据8月1日黄昏下达的占领洛东江阵地的命令，2日开始后撤，3日至4日晨转移到指定的阵地，构成了所谓"釜山环形阵地"，或"洛东江阵地"，或"釜山防御圈"等防御线，但在完成这个配备之前曾有过种种考验。

一、马山正面的阻击

挂榜山阵地　8月1日，占领晋州山口的第19团，一面给予尾追的北朝鲜军队以小的反击一面后撤，占领了位于中岩里西南侧的挂榜山棱线。

团后撤时，有的参谋建议，最好长时间坚守晋州山口，不一举撤退，而是一面在途中的武村里和凤岱里等线逐次抵抗一面后撤。但穆尔团长则决定一举撤出。穆尔上校的观点是："逐次抵抗在理论上看来不错，实际上，在哪条线上都

是小部部队孤立作战，往往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这一点美第24师已经证明。一举撤退的方案，初看好像不那么艺术，但却既能在最好的阵地争取更多的准备时间，也能集中使用兵力。这一点永同和金泉的骑兵师也已证明”。8月1日黄昏，第19团以第1营（里尔中校）作为右翼第一线，以闵支队（闵上校指挥的约600人）作为左翼第一线，将战斗疲惫的第2营（威尔逊中校）和在河东遭到打击的第29团第3营（莫特中校）集中到中岩里作为预备队。这时，全团共有1273人，威尔逊营745人，莫特营的残兵317人。

团要占领阵地时，认为万事进展顺利。然而，第一线部队为了占领阵地而开始登山时已是夜晚了，所以谁也不知道第一线会发生如下的错误。

闵支队的阵地是山口东侧棱线，这个棱线是从五峰山（525米）延伸出的支脉。因此，闵支队在选择高处占领阵地后，其整个阵地已经偏左，于是和右翼的里尔营之间形成了2.5公里的间隙。里尔营的右翼依托挂榜山（455米），奉命占领该山山顶的B连，由于夜间向陡峭的山顶攀登困难，当夜放弃登顶，决定明晨占领，遂在山高十分之八处的山洼里休息了。

穆尔上校期待的挂榜山阵地，中间出了个大口子，右翼的据点还没占领。

战斗侦察　第24师师长查奇将军同样于8月1日下午在前沿阵地侦察了敌情和地形，他不认为前面有了不起的敌人，表现也并不活跃。而且穆尔团正面也没有重大敌情。因此，将军怀疑，是否北朝鲜第6师真的来到了这个正面上？他认为，如果是北朝鲜第6师，不可能不在这个战局的关键地点上采取积极的行动。他还认为，如果真是北朝鲜第6师

来了，必须先查明其主力的位置才能便于尔后的战斗指挥。在他考虑采取什么妙策的时候接到了中型坦克队到达马山的报告①。因此，查奇将军决心以坦克进行战斗侦察，并得到了集团军的批准。沃克将军称赞这个决心，鼓励说："这个积极的构想是十分重要的"。

查奇将军给两个团下达了如下命令：

"在2日上午6时以可使用的全部坦克向晋州进攻，实施战斗侦察"。

第27团团长米凯利斯上校决定以第1营（切克中校）进行侦察，为便于其进攻，将E连推进到钵山山口。

另一方面，第19团团长穆尔上校，受领侦察命令时，似乎心情不好，他决定由威尔逊营进行侦察，配属给坦克排（中型坦克5辆，M—8装甲车4辆）和工兵排以及卡车22辆。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命令没有传达给正在占领山口阵地的里尔营营长。

冲突 威尔逊营8月2日上午6时30分，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从中岩里出发，7时通过了里尔营的第一线。沿弯曲道路而下。先头的坦克排下到离山口大约100米处，13—14辆卡车越过山口时，突然受到200米前方树丛中3挺机枪的扫射。尖兵排下车时遭到袭击，瞬间受到歼灭性的损失。一部分人员跳入路旁的沟内，但那里潜伏着北朝鲜兵。很快在沟中展开了白刃格斗。

---

① 这个坦克队是将留在太平洋地区的M4A1谢尔曼式坦克（75毫米炮）回收后，在日本改造成A4M3（76毫米炮）的50辆中型坦克临时编成的第8072坦克营A连。该连8月1日到达马山，当天黄昏，配属给第一线团各1个排——编注。

坦克也受到了从侧沟匍匐上来的北朝鲜兵的近迫攻击。坦克将蜂拥而来的北朝鲜兵驱散，一面以机枪扫射一面前进了大约450米，但由于开着炮塔盖的先头坦克中了迫击炮弹，这次进攻就停止了。

越过山口的13—14辆卡车和装甲车欲想调头返回，但被后尾卡车被反坦克炮弹击中起火所阻，全部车辆被破坏或烧毁了。

在山下面不远地方睡觉的里尔营长，在激烈的枪炮声中醒来，刚跑上山口，威尔逊营长也来了。里尔中校说："你要小心。从能看到水塘那一带起是敌人的范围，我支援你……"，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威尔逊营在北朝鲜军队即将发起进攻的正面仍旧以纵队突进。

山口南斜面的战斗刚告一段落，北朝鲜军队进攻开始了。正面的北朝鲜兵在路侧沟中以美军俘虏作挡箭牌，慢慢地开始前进。另外，在夜间占领挂榜山顶的北朝鲜兵，奇袭了睡在眼下凹地的B连，刺死连长以下数人并将其驱逐下来，这时进至公路附近的敌人开始封锁道路。另外，从里尔营和闵支队的间隙渗入的一部北朝鲜兵，在摧毁重迫击炮阵地的同时，切断了公路。

里尔营和威尔逊营混杂在一起坚守山口，受到四面的射击，被穿插进来的北朝鲜兵打乱，而且在中午又受到友军飞机的误炸，态势极其混乱，到处展开了白刃战。

据说，穆尔团长从早晨就进入里尔营的指挥所，这时正在敌人子弹横飞下来回跑着，鼓舞部属官兵的士气。

不久，威尔逊营C连夺回了挂榜山顶，排除了右翼的危险。这时，C连伤亡12人，据说这是由友军误射造成的。这个事实突出地说明，在当时情况下敌我识别是极其困难

的。

另外，对从里尔营和闵支队间隙穿插进来的北朝鲜兵，已由团预备队麦克格雷尔营以反冲击将其击退。然而，反冲击部队，把闵支队错当敌人进行射击，闵支队感到前后被夹击而后撤了。因此，穆尔上校在闵支队后面投入莫特营，虽然渡过难关，但却为此在山口四周累计有5个营的兵力，混乱不堪，难以收拾。

到了下午，北朝鲜军队停止了进攻。他们放弃了正面突破，看来又要实施迂回了。

在这次战斗中，美军受到的损失大约是90人。战斗结束时，对北朝鲜军队进攻兵力的判断，意见不一同。估计多的人说是"1个团"，估计少的人认为是"2个连"。两者差距是2个连到9个连。据后来调查认为，这支北朝鲜军队是第13团的至少1个营或者是2个营。

切克营的侦察 得到1个野战炮兵连配属的切克营，以4辆坦克为先导于2日上午4时从镇东里出发。在黎明前的夜暗中未遇到北朝鲜军队的抵抗。

刚接近武村里，见有约30名北朝鲜兵睡在路旁。营奇袭了他们，大部分被俘虏和打死，接着受到了轻微的抵抗。上午9时许，进入武村里，北朝鲜军队的车辆纵队从晋州山口下来了。营伏击了它，缴获了满载补给品的卡车10辆。此时，侦察机通报说："大的车辆纵队已从晋州山口返回"。友军飞机编队进行了积极的攻击。

切克营在4辆坦克引导下，沿公路向晋州山口进攻，但北朝鲜军队的兵力逐次增加，其配备也随时间推移而得到了加强。美军步兵停止了前进，只有谢尔曼坦克在前进，这时右前方65米处的村庄里有3门反坦克炮开始急袭射击。瞬间

第2辆坦克抛锚，接着第3辆起火。支援炮兵立即压制反坦克炮，步兵将其缴获。但据切克中校证实，是76毫米加农炮。切克中校命令抢修抛锚的坦克继续进攻，但进攻未取得进展。这时，营的背后开始受到射击。

另一方面，米凯利斯团长在上午7时即得知穆尔团的的情况，不久又得知切克营的后方被切断，进到钵山山口的E连也受到北朝鲜军队一部的攻击。到了下午，得到的报告说：进攻切克营背后的北朝鲜军可能是从穆尔团正面转移过来的部队，对钵山山口E连的进攻越来越激烈，派出封锁泗川——固城——长城店公路的工兵排也遭到北朝鲜军队的伏击。

米凯利斯团长，下午3时许，从俘虏供述和这些报告断定："北朝鲜第6师主力在晋州山口，即将进攻切克营"。由于达到了侦察目的，下午4时命令切克营撤回。

下午5时许，联络机给即将陷入北朝鲜军队重围的切克营投下了团的命令，要点如下：

"你营的后方全被敌人切断。以坦克为先导撤回。进入炮兵射程以内时给以火力支援"。

切克中校决定，以牵引着火坦克的坦克为尖兵，以完好的坦克为后卫，步兵沿退路两侧的高地前进，部署后即开始后撤。在上空有数架友军飞机盘旋掩护。北朝鲜军队在美军退路上到处堵截，进行多次机枪扫射。切克营以坦克和炮兵进行压制，步兵反复突击，且战且退。大约有1个营北朝鲜兵尾追而来，所以，后卫部队必须以大部兵力一面对后面战斗一面后撤。当接近钵山山口时，就得了主力炮兵的支援。

营在8月2日午夜前后，疲惫已极，宿营在团部所在地镇东里小学校院内。

在这次侦察中，伤亡约30人，但没有失踪的。营长的指挥和步兵、坦克、炮兵和工兵的协同行动是出色的。切克中校被授与殊勋十字章。

镇东里事件　第27团团部和切克营露营的镇东里小学校，位于255高地伸出的棱线下面、海岸公路和咸安公路的交叉点。校园里有155毫米榴弹炮A连，附近有第8野战炮兵营占领的阵地。

8月3日早饭后，突然受到了北朝鲜军队的齐射，曳光弹飞向在校舍和校园里睡觉的团部和切克营。射击是从附近的高地、咸安和海岸公路三个方向进行的，特别是255高地一带的机枪扫射非常凶猛。实际上在255高地的顶端配置有分哨，他们把像步哨那样若无其事而来的北朝鲜兵当成是邻近分哨来的南朝鲜兵，所以正在睡觉的分哨便遭到奇袭。

由于情况来得突然，所以校园中顿时发出呼救声、惨叫声不绝于耳，陷入一片混乱。当时，甚至发生了这样的异常情况："一个士兵疯狂地以冲锋枪将战友打倒，军官朝狂人的手腕打了一枪才制止住了。"

然而，米凯利斯上校和切克中校将钻到车下的士兵拉出来做了配置，调整步兵、坦克和炮兵的火力压制敌人火力，好容易才将这场混乱停止下来。然后，向在报恩公路阻击战中出名的A连连长韦斯顿上尉下达进攻255高地的命令。A连得到充分的支援，激战之后夺取了山顶。在这次战斗中，韦斯顿上尉虽三次负伤，但仍继续指挥战斗。

韦斯顿上尉占领山顶不久，满载北朝鲜兵的20—30辆的车辆纵队沿咸安公路南下，在镇东里以北1000米处开始下车。第8野战炮兵营发现这个有利目标，进行猛烈的集中射击。北朝鲜兵向山中逃散，到下午1时左右，连零星射击的

人也销声匿迹了。

切克营的损失：死亡13人，负伤40人。打扫战场时，发现了400具北朝兵的尸体，尸体最多的是炮兵射击的下车地点。

在这次战斗期间，北朝鲜军队主要使用了原来的电话线，所以米凯利斯因窃听了通话内容，可以一面了解北朝鲜军队的企图一面进行战斗。3日夜，团的作战参谋从电话中听到北朝鲜第6师师长方虎山训斥第14团团长作战失利和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况。而且，获得了北朝鲜军队的补给基地设在西北山中的旧矿山镇横向坑道多的屯德和鸟谷地区，以及第15团也计划进到马山周围地区等情报。

另外，对北朝鲜第6师在发生镇东里事件当时的行动作了如下推测（美国公开史料和南朝鲜公开史料）。

北朝鲜第6师，8月2日昼间，发现在镇东里有未设警卫的指挥所和炮兵阵地，查明马山没有战斗部队。当时，师命令第13团主力进攻挂榜山，第14团穿插到西北山一带，第15团作为预备队分散配置在后方广大地域内。切克营到达武村里虽出意外，但到黄昏它刚一撤退，方虎山将军当夜即制定了3日以第14团进攻镇东里和马山的计划。他认为，这次进攻可以利用美军的混乱态势，占领没有步兵设防的镇东里和马山将是很容易的。

北朝鲜第14团决定以一部进攻镇东里，以主力进攻马山，3日晨开始以1个营袭击镇东里。可是，同预料的相反，在镇东里有步兵并进行了反击，所以，袭击镇东里的营受到很大损失而被击退了。因此，北朝鲜第14团团长，迅速以车辆增援1个营，大概是由于营选错了展开线，所以被敌人抓住下车的机会，遭到了歼灭性的炮火打击。

这些战斗，给予开战以来从未打过败仗的第6师以重大打击，挫伤了它的锐气。实际上，北朝鲜第6师已多次受到损失，到8月3日黄昏止，其人数消耗到最初的一半。其推进力量的核心坦克和机械化团，由于汽油不足已无法行动。

在进行这样战斗时，美第25师和2日夜到3日夜直接从釜山开来的第5团战斗群，3日在马山集结完毕。第8集团军在西侧面的最大危机就这样避免了。

二、洛东江桥

美第24师和第1骑兵师，一面以一部进行激战一面后撤，从3日到4日晨占领了洛东江东岸的阵地，关于洛东江桥的处理有两三个插曲。

倭馆桥　铁路桥和倭馆桥架设在倭馆北侧。该桥的重要性，与汉江桥无法相比，所以破坏时机必须特别慎重。第1骑兵师师长盖伊少将决定："可以下令破坏这个桥的人只有师长"，他站在桥畔注视着部队后撤。

这时，联合国军为了防止游击队和穿便衣的北朝鲜兵混在难民中透渗到阵地内来，决定不准难民进入洛东江东岸。这个处置对难民来说虽然极其苛刻，但对于无论如何也要在南朝鲜站住脚的联合国军来说，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在西岸的桥畔请求到东岸的一千数百名难民，拥挤在那里寻找渡河的时机。

8月3日黄昏，后卫的第8骑兵团刚开始过桥，难民就尾随其后了。以"开枪"威胁他们也是徒劳的。难民留在西岸就意味着"死亡"，所以拼命地跟着过来。失去爆破时机的盖伊将军，想赶回难民进行爆破，可是多次赶回又都跟随

过来。不久，太阳西下，北朝鲜军队开始射击了。盖伊将军关于爆破时机的选择，在将军的生涯中，可以说是最难决定的一例。

龙浦桥　第24师完全破坏了草溪——昌宁公路上的桥梁，但高灵至大邱公路上的龙浦桥，却破坏了一半留在那里，并准备了火力。这是设下的"圈套"。奉命进行这个尝试的第7骑兵团，在8月12日和14日的战斗中取得了很大成果。

三、选定洛东江阵地线的理由

洛东江　釜山防御圈是一个以釜山为轴心南北约135公里，东西约90公里的矩形地区，其西正面大部分靠洛东江掩护。

洛东江是朝鲜的第二大河。从联合国军利用的洛东江至南江的会合点之间，像蛇行似的曲曲弯弯，其河宽约400—800米，流水部位从200米—400米间变化不定，水深达2米以上。然而，沙洲很多，特别是这一年是30年来仅有的梅雨季节无雨，所以渡口附近毫无例外地都能作为徒涉场。两岸峭立的山很多，没有河岸段丘和冲积平地。因此，渡河点由自己根据地形而定。并且，一般是西面山高坡陡，东岸比高为100—200米的丘陵，宽达4—8公里，连接岭南山块，给防御者提供了格外好的地形。

决定　在选定不撤退线时，第8集团军将如下两个方案作了比较。即：实际占领的洛东江线和达维道森线①。

① 达维道森线是从蔚山北侧经庆尚南、北道的道境山脉，从密阳到马山东侧山地正面约90公里的线。麦克阿瑟8月初曾指示第8集团军在这条线构筑预备阵地，所以第8集团军8月11日令工兵出身的达维道森准将准备构筑阵地。因此冠以其名。

达维道森线，正面狭小，可以利用险峻的道境山脉。并且靠近根据地釜山，有利点是易于将北朝鲜军队的后方在洛东江渡河点切断，但也有如下的缺点：

1. 阵地内交通网全是以釜山为起点的放射状道路。因此，横方向机动兵力严重受到制约，难以自由运用兵力实施反击。

2.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北朝鲜军队的山地渗透能力非常强，但联合国军发扬火力反而困难。利用山地来防御北朝鲜军队是不适宜的。

3. 不能利用天赐障碍洛东江，必须放弃延日机场，从战术上来说是不利的，失去大邱、马山等在政治上、心理上损失大。

4. 阵地内狭小，缺乏集中兵力的地域面积。与此相反，洛东江线正面宽达225公里之多，虽然与兵力比起来正面过宽是个大缺陷，但考虑有如下有利条件：

1. 阵地正面有四分之三能够利用洛东江这个障碍。北朝鲜军队的渡河能力有限，对付北朝鲜军队，利用河川的阵地比较好。

2. 可以利用釜山——大邱——庆州——釜山环形交通网和马山一线，所以便于阵地内机动，可随时随地指挥反击。

3. 包括大邱、马山在内，在政治上、心理上有利，确保延日机场，能更好地得到空中支援。并且有用以集中进攻兵力的足够的地域面积。

沃克将军选定了洛东江一线，据说将军做出这个决定的决定性因素，除了洛东江障碍的魅力之外，就是“利用交通网便于反击”这一点。

沃克将军是这种观点的信奉者，即“防御要靠反击来达

成”。将军认为：“防御无论怎样固守，也不及攻者的战斗力集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必定在某一地点出现破绽。防止这种破绽，击破敌人的方法，就只有实施反击”。于是选定了虽然正面宽大，但却易于反击，而且能够充分利用河川这个障碍的阵地线，而未选定正面狭窄却反击困难的阵地。当时各师占领的正面，和1941年冬莫斯科当面的古德里安装甲集团军各师占领的正面大致相等。

四、兵 力 和 配 备

在上述考虑中最重要的是机动反击力量——预备队。因此，第8集团军拒绝第一线师提出的切实可行的增援要求，决定把本国来的增援部队控制为预备队。而且认为，把预备队分别配置在两个地方是最理想的，一个配置在庆州附近（大邱东南8公里），应付东正面和大邱正面；一个配置在密阳、三浪津地区，应付洛东江和马山正面。

然而，理论上所期望的，实际上未必能做到，为了应付西侧面的危机，不得不将到达的增援部队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到马山正面上。集团军将于7月31日在釜山登陆的美第2师司令部和第9团战斗群配置在庆山，但第5团战斗群却投到马山正面，8月2日登陆的暂编第1陆战旅，为了防备万一也不得不作为集团军预备队令其推进到昌原（马山北侧）。海军陆战旅从加利福尼亚出发时，预定接替第25师担任东京、大板、神户地区的警备，并完成仁川登陆的准备，但7月25日为了应付西侧面的威胁，被改成直航釜山。

8月4日釜山防御圈的配置，美本土部队的到达情况及其运用以及8月初联合国军的现状如下表。在朝鲜战场上这是第一次组成连贯的战线，其两翼依托日本海和镇海湾。这

种阵地虽然没有纵深，像幕布一样，但却与以往那样孤立分散据点不同，这一系列的阵地如果不被突破就不会被打败。这条战线的构成，在心理上给官兵们造成了良好的影响。据说，以往的据点式阵地，固守就意味着被包围、被切断退路，所以，官兵们认为："即使认真地防御也无济于事"，而现在左右和后方都有友军，相信迟早会有增援部队到来，所以，在士兵中间产生了安心固守自己阵地的情绪。

另外，沃克将军认为："这条阵地线最危险的正面是美第24师的灵山正面"。因为从灵山可以迅速直取美第8集团军的动脉——汉城至釜山铁路，而且阵地纵深浅，部队已很疲劳。将军对这个正面的敏感性是极强的。

增援部队的到达情况和运用

到达釜山日期	部　队	出发地（出发日）	编　成	运　用
7月31日	第8072坦克营A连 第5团战斗群①	夏威夷（7月23日）	以3个营编成完整的团战斗群。配有潘兴式坦克14辆	向马山正面前进，先归第24师以后归第25师师长指挥。
7月31日	第2师司令部第8团战斗群②	塔科马（7月17日）	配属有第15野战炮兵营，完整的团战斗群	在庆山作为集团军预备队
8月2日	暂编第1海军陆战旅③	圣迭戈（7月14日）	由旅司令部和第5海军陆战团战斗群编成	进至马山正面，作为集团军预备队
8月3日	第8072坦克营主力	横滨	将在日本兵工厂的50辆M4—A1改装成M4—A3临时编成的	以后改称第89坦克营，编入第25师

（续表）

到达釜山日期	部　队	出发地（出发日）	编　　成	运　　用
8月5日（预定）	（第2师）第23团战斗群	塔科马（7月22日）	完全编成	在密阳作为集团军预备队
8月7日（预定）	第6坦克营	旧金山（7月23日）	坦克学校教导营（M—46坦克）	集团军预备队，以后编入第24师
	第70坦克营	同上	步兵学校教导营（M—4、M—26坦克）	最初为集团军预备队，8月12日编入第1骑兵师
	第73坦克营	同上	第1装甲师编成（M—26坦克）	支援庆州、大邱北侧的战斗、和掩护步兵线，作为集团军预备队
8月16日（预定）	（第2师）第72坦克营		M—26坦克	
8月19日（预定）	（第2师）第28团战斗群			

① 第5团战斗群是常驻夏威夷的独立战斗群，拥有由14辆M—2潘兴式坦克组成的坦克连和第555野战炮兵营等。兵员多是在美国的第二代日本人，其中有的人曾在意大利战线建立了功勋的二世部队，即第442部队和第100营战斗群中任过职。这个团平时就是步兵、坦克、炮兵和工兵一起训练，所以兵种之间很团结，其他部队是少见的，是有名的精锐部队。

② 第2师第9步兵团是美陆军中最老的团之一，参加过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所以有"满州团"的绰号，是精锐部队。

③ 暂编第1海军陆战旅，是第1海军陆战师的兵员，7月7日在加利福尼亚组建，7月14日从圣迭戈和长滩起航的。由旅司令部和第5陆战团战斗群编成，团辖3个营，但营只有2个步兵连。海军陆战队的精明强干是众所周知的，现在也以其光辉的传统而自豪。

八月初联合国军现状表

部队	占领正面或集结地	编成	兵力（人）	备考
美第25师	马山正面 37公里	将第29团的2个营充补给各团所缺的营，各团都由3个营编成，将89中型坦克营编入师内。 配属第5团战斗群	16928	包括第5团战斗群的兵力3793人
美第24师	灵山—昌原正面直线距离为34公里，河川距离为52公里	战斗力降低到40%以下，例如第19团的装备充足率为：吉普20%，4／3吨卡车50%，卡车67%	9685	截至8月4日为止的损失为：战死85人，战伤895人，失踪2630人，共计3610人
美第1骑兵师	大邱西侧面，直线距离为40公里，河川距离为56公里	战斗力降低到80%以下	10276	
南朝鲜军 1军 1师	大邱北正面 48公里		82570	
南朝鲜军 1军 6师				
南朝鲜军 2军 8师	义城正面 48公里			
南朝鲜军 2军 首都师				
南朝鲜军 3师	东海岸 16公里			

（续表）

部队		占领正面或集结地	编成	兵力（人）	备考
预备队	美第2师	庆山	美第2师司令部和第9团战斗群	4922	
	暂编第1海军陆战旅	昌原	旅司令部和第5团战斗群	4713	
釜山基地		釜山	釜山后勤司令部	5171	
美第8集团军司令部直属部队		大邱		2933	
总计		美军	55080	137650	
		南朝鲜军	82570		

备考　从开战到7月31日为止损失：美军：战死的1884人，战伤2695人，失踪523人共计6003人。南朝鲜军：推算约为70000人。

五、补 给 和 补 充

补给　多亏是有限战争，手中掌握着制海、制空权的联合国军，庞大的补给品像洪水一样流进了釜山。在7月份卸船的补给品总量达31万吨，7月下旬进入釜山港的运输船多达230艘（每天平均16艘）。而且89毫米火箭筒和空军用的新127毫米成型火箭弹等急需品，利用三条太平洋航线进行空运。另外，从日本东京周围运出的补给品，用每日定时从横滨发出的特快列车和从立川起飞的货机输送，不停地开往佐世保的货物列车命名为直达快车。运送到釜山所需的时间，平均在

60—70个小时，运输量最大为949吨。据说空运量最大时达106吨，但有时因天气不好而靠不住，所以直达运输就成至宝了。

这种补给品的运输和大量增援部队的到达，成了阻止北朝鲜军队的原动力，这一点北朝鲜首相金日成是最清楚的。因此，据说金首相曾要求斯大林主席以潜艇等封锁釜山，但斯大林主席担心那样会发展成全面战争，没有答应。

补充　从美国本土来的补充人员7月下旬开始到达第一线，7月的补充人员是，军官数百人，军士和兵为5287人。这些补充人员几乎都是空运到朝鲜的，这些合家团聚过着舒适的生活的人三天后就在地球的另一面拿起了枪。预定8月补充11400人，9月补充13000人，10月补充了17200人。美陆军部估计每日平均损失450—570人。据说，这种人员补充，是不预期战争中最大难题之一。

第三节　七月末北朝鲜军队的情况

8月初，北朝鲜军队焦急地向釜山突进。然而，在联合国空军控制制空权的情况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远距离作战，第一线接连不断地消耗和疲劳，加之89毫米火箭筒和凝固汽油弹等新兵器的出现，使T—34坦克失去了魔力，所以其进攻冲击力显著下降。但士气还是旺盛的。

一、兵　　力

根据战后的调查，从开战以来到7月初为止，北朝鲜军队的损失达5.8万人，火炮类的装备数减少到三分之一以下，开战时的150辆坦克，减少到40辆以下。8月5日前后

的第一线兵力减少到如下数量：

第1师	5000人
第2师	7500人
第3师	6000人
第4师	7000人
第5师	6000人
第6师	3600人
第8师	8000人
第12师	6000人
第13师	9500人
第15师	5000人
第105装甲师	4000人（坦克40辆）
第766团	1500人
总　计	6.9万人。

行军或编成中的第7、第9、第10师各约1.1万人(？)

然而，当时的联合国军还没有查明北朝鲜军队的真正实力，似乎受初战冲击的影响，做了过高地估计。联合国军估计北朝鲜军队开战以来的损失为3.1万人（比实际损失少2.7万人），依然反复声明："在数量上敌人占优势"。8月上旬两军实际上战斗力对比，在人数上，联合国军与北朝鲜军队的比例为2：1，如果加上空军、炮兵、坦克、补给力量特别是炮弹的数量，联合国军占绝对优势。当时，联合国军自已并没有真正感觉到这一点，但却在"同时间竞赛——集中兵力速度的竞赛中"逐步取得胜利。

然而，现时的战局是，北鲜鲜军队在一味地向前压，联合国军忙于占领"釜山防御圈"。一旦陷入被动地位，要扭转战局挽回主动地位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二、后　勤

北朝鲜军队的后勤供应线，随着战线的南下而延伸，现在即将达到300公里。而且，当初计划的海上输送已不可能，所以，不得不全部依赖贫乏的陆上交通。可是，朝鲜半岛的交通网在汉城形成蜂腰部，所以，从平壤运出的补给品，和在清津、元山卸船的补给品都一定要通过汉城。因此，北朝鲜军队动员数以万计的汉城市民修复汉江桥，使用从这里成扇形南下的补给路供养第一线的11个师。于是，美第5航空队如后所述，对这种有利目标进行了激烈的空中封锁，使北朝鲜军队的车辆恐怕连夜间都难以运行。

然而，北朝鲜军队却在联合国军掌握绝对制空权的情况下，仍然有数次列车和数百辆卡车利用夜间运行，进行了最低限度的补给，甚至补充了相当数量的坦克和野战火炮。这个事实表明空中封锁的效果是有限的。北朝鲜军队昼间将列车和卡车隐蔽在隧道和退避线内，把桥的横梁卸下来，看上去像是被炸坏的样子，夜间再把桥架上，拉出列车运行。美空军拼命进行夜间轰炸，但也无法阻止住它的运输。

北朝鲜军队还动员了30万民工担负补给运输任务。规定一个民工不管天气如何，一夜要把约20公斤重的东西运送20—24公里。这种人海战术拥有平均每天把大约400吨补给品连续送到第一线的能力。北朝鲜军队1个师1日所需的补给量是15吨，所以重量轻的物资的补给，只用这个方法就足够了。连美军也称赞这种补给能力"是值得钦佩的"。

然而，粮食是就地筹措，由于作战地区是山岳地带，断粮的农户多，搞到米很困难，各师的粮食不得不减少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定量。他们缺乏粮食，又正值酷暑季节再加

上被迫进行夜间行动，士兵的体力消耗达到了极限，这成了北朝鲜军队的致命弱点之一。

另据“南朝鲜公开史料”记载，北朝鲜军队随着伤病员的增多，征用了现地医生，以后又要他们去北朝鲜，其数目达南朝鲜医生数的三分之二。

三、北朝鲜军队占领地的行政

北朝鲜军队在占领地域进行的行政工作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占领地的人力物力形成战斗力非常快；其二是占领军的军政虽然苛刻，但却没有发生反抗它的群众性的集体行动和游击队。

行政组织　所谓形成战斗力快，是指行政组织的建立和它的职能发挥的快，北朝鲜方面采取的措施如下：

1．预先将在朝鲜出生的党员培育成占领地军政要员，而且加以组织（成为汉城特别市长的李承烨是南朝鲜出生的前北朝鲜的司法相）。这些机关跟随军队进入现地，迅速掌握了地方的行政机构。7月10日象登陆作战似地在东海岸珍蔚上陆的“2000—3000人的居民集团”，这些就是组织和游击队之一例。

2．洞和里的大部分委员都能够利用潜伏的共产党员和容共分子，所以北朝鲜的各项政策可以迅速地贯彻到基层。

3．部署预有准备的治安部队作为军政的后盾①。

① 治安部队约2.4万人，编成为12个团48个营，基干人员由北朝鲜人担任，其他人员集中了当地的党员、游击队、同情共产党的人和工会成员。装备除步枪外还有竹枪、棍棒、刀、枪等，但靠近第一线泗川的第104治安团、全州的第102治安团等装备有轻机枪等，也执行战斗任务。其配置见插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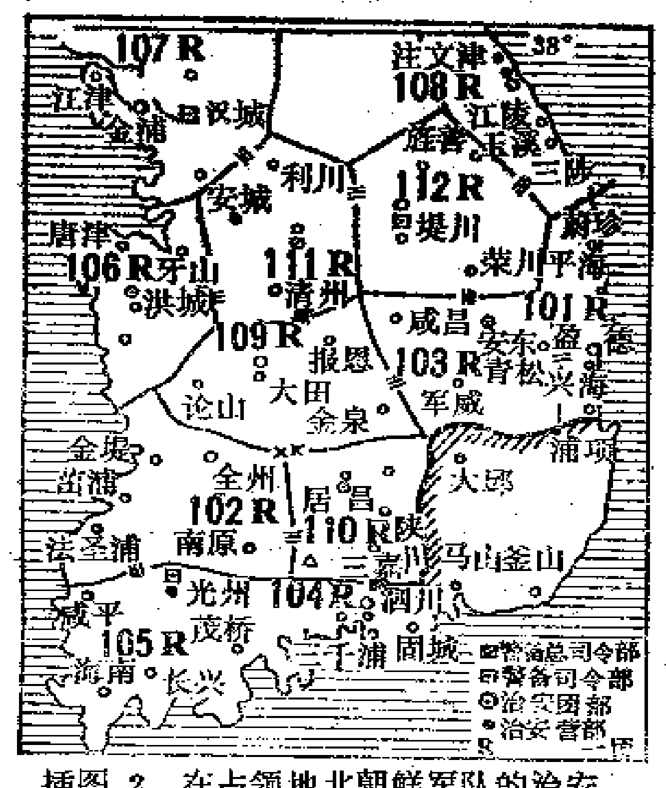


插图 2 在占领地北朝鲜军队的治安部队配置图

4. 在一般的司法警察之上，设立了共产党独特的检察组织①。这个检察网的基层，配置到各村落和车间单位，结合

① 作为共产党的检察组织，即有5种类型机关：（1）监察部是监察警察署送来的犯人，重要犯人要负责送预审部，换句话说，类似临时法院；（2）预审部检察重要犯人；（3）检事局检察思想犯；（4）政治保卫部处理政治和军事犯；（5）党秘密警察类似克格勃和盖事太保，是党直属的最高检察机构。

密告制度①和居民组织（类似居民联保组织）的建立，负责监视居民和揭发反对分子。这个检察网同样利用党员和同情分子，在掌握地方行政实权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

5．在通过上述组织进行了充分准备工作之后，7月中旬—8月，选出了洞、里委员会，村、邑委员会，郡、市委员会，道委员会和汉城特别市委员会，建立起来行政体制。

这样就在南朝鲜的占领地区内，转瞬间建立起来了共产党领导态势，在南朝鲜国民的头上卷起了总动员的风暴。

结果，南朝鲜人民受到洞、里等委员会控制，受到治安部队、警察以及各种检察组织的注意，受到秘密侦探和党的支部，或者自己的儿女的监视，弄得束手无策。据《韩国的动乱》记载，不久，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积极为党工作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人力的动员　人力的动员以征兵、劳役、赋役建立各种组织形式，不问男女老少，占领下的南朝鲜人都成了动员对象。

征兵从7月中旬开始。最初是志愿制，应募资格为党员及作为政治犯被投入监狱者等积极分子，年龄以16—25岁为限，是少而精的原则。符合条件的人，像是在这里重新创业一样，勇敢的应募了。这是第一次招募。

然而到7月末兵员损失不断增加，开始了第二次招募。

---

② 密告制度是鼓励和奖赏密告的制度。北朝鲜军队组织爱国少年团，通过有才能的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对其进行教育。这种教育首先从“检举父母在家庭的行动”开始，检举父亲、母亲的人奖励为“少年英雄”、“义烈少女”。据说，检举朋友而受奖励的是普遍的事。

这次以群众誓师大会的名义让到会的青年们以独特的全场一致通过形式参加义勇军的决议，当场填写参加志愿书，年龄也增加到30岁。不久，人员集中不起来了，又改为第三次招募，以村庄、车间及学校为单位，以义勇军应募者欢送会等名义召开集会，强行使参加集会的35岁以下青、壮年志愿参军。而且，在第四次招募时宣传："招募已经结束"，要国民放心，……。不久，……开始了第5次招募。……这样被招募的人数上升到约47万人。被招募的人作为士兵、劳役使用。作为士兵被送往第一线的人，推算为6—12万人，准确数目不清楚。然而，到了8月末和9月，北朝鲜的三分之一的兵员是从南朝鲜招募的，以此类推，北朝鲜军队经常有3—4万南朝鲜人服役。

前述的30万民工作为运输人力和铁路、公路的维修工使用。

另外，北朝鲜军队喜欢用服役制度。各洞、里按人口比例提供民工，用以打扫战场、架桥、构筑阵地、运输、防疫和水道修理等。据说，青、壮年都躲藏起来了，所以多是妇女和老人。这个制度无需对民工进行管理，所以很方便。

居民组织是按车间和居民组等的地区性单位，和按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民主主义女子青年同盟及原来的产业工会等职能单位组织起来的，每个人都要参加某一种或两种组织，以集会、义务劳动的名义服劳役。而且，转瞬间成为共产主义堡垒的民主主义青年同盟和女子青年同盟的青年男女就要作为人力、物力动员执行机构的成员开展工作，……

这样，被动员服役和服劳务的人数，估计达到百万人。在以往的战争中，直接使用占领地的居民作为战斗力的例子并不多。在南朝鲜是不得已而为之。在这里也表现出朝鲜战

争是所谓"意识形态的战争"，"国内战争"的特点的一个方面。

物力的动员　和人力动员一样，物力的动员也很彻底。根据"南朝鲜公开史料"和《韩国的动乱》记载，北朝鲜采取的最初经济政策是粮食的控制，即建立供给制和配给制。粮食全部由政府控制，同时制作了配给登记薄。然而，供应的米谷由党管理，配给第一线、党员和政府官员，基层组织的配给一次也没有。配给登记薄更多的是用于动员和肃清工作。七八月是青黄不接时期，这个季节南朝鲜本身就苦于缺米，如再配给数十万官兵和政府公职人员，没有东西配给基层组织是理所当然的。……

维持治安　人们往往会认为：如此严重的剥削和镇压，占领地的居民会进行反抗，掀起不服从运动和秘密怠工。因此，南朝鲜可能发生这种事件；北朝鲜游击队在南朝鲜进行活动，南朝鲜的游击队也可以在北朝鲜进行活动。

可是，南朝鲜的被占领地区没有发生暴动，他们也没有进行游击活动。南朝鲜人民，如前所述，由于受到察警网、密告制、居民组织等双重、三重监视，又加上生活困苦等，已身不由己，不能行动。称为太极队的20多人，在平泽附近山中秘密收听联合国军的广播，暗中进行散布，是个例外。在北朝鲜军队的占领地区，反共游击队是无法施展本领的，……。

第四章　八月的攻防

近来由于火力的增大，使防御能力得到了飞跃的增强。防御与以前相比，更容易达成其本来的任务——粉碎进攻者的战斗力，削弱敌人，强迫敌人付出伤亡代价，从而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转入进攻，即战斗中唯一的决定方式，以取得胜利。

——利特·劳·里弗

第一节　作战环境

北朝鲜军队从8月5日逐次对釜山防御圈开始了进攻。这就是所谓八月攻势。联合国军以连续不断地反击将其击退。其作战环境有如下特点：植被少的地形和40摄氏度左右的酷暑，可以作为朝鲜战场难上以忍受的两点，除此之外，还有如下两个特殊问题。

其一，北朝鲜游击队很活跃。联合国军不断受到北朝鲜游击队的威胁，不论前线后方，总处于紧张的状态。而且与此有关的，要特别考虑维持治安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其二，联合国海、空军掌握着绝对制空、制海权，是历史上第一次给地面部队以大量而紧密的海、空支援。

一、游击队和维持治安

北朝鲜游击队，是由自1948年丽水、顺天暴动以来，以

智异山和普贤山(庆州北方)为根据地继续活动在当地的游击队，和以北朝鲜训练的游击队编成的第766游击团与第402、第100营等的集团游击队，以及师派出的便衣队等组成。联合国军估计这些游击队总数约有3万人，其核心组织约5000人，当然，对其实际情况并不了解。这些游击队，在北朝鲜军队的八月攻势期间，有的在前线活动，直接支援正规军的进攻，有的在后方活动，扰乱联合国军的阵地，以支援北朝鲜军队的进攻。

前线活动　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切断通信网，袭击补给线、后方机关、指挥所等，观测弹着点，袭击要人和采取恐怖活动，特别是马山地区最活跃。

切断通信网　混入美军雇用人员和难民中进入阵地内的游击队，遇到哪段切哪段。在马山附近，有位美军尊称为"贵夫人"的亲切的老妇人，用藏在裙子中的钳子到处切断电线。以妙龄妇女为首的游击队，袭击了马山北侧的无线电中继站①。这种事件不断发生。这些就是典型例子。因此，在朝鲜战场上，很多场合不能依靠有线电。

因情报活动而出名的是政府执政党马山支部的文化部长，新闻协会的马山支部长知名的××，他从1948年以来就进行间谍活动。他实际是共产党的马山地区委员长。他在高

① 对马山北侧天地山中继站的袭击　在693米高的山顶上建立与大邱进行联络的中继站，有6名美国兵和2名南朝鲜人执勤，9月3日的风雨之夜，以妙龄妇女为首的15名游击队员袭击了这个站，让美国兵排成一列枪杀后，破坏了设施。奇迹般地苏醒过来一个美国兵归来才判明了上述情况。据说是因为下雨，步哨没有放哨。

级饭店请身居要职的人员吃饭，每次会议都出席，以搜集情报。据说，有两名貌似保守派的新闻记者是间谍，其中一人将自己的住宅作为游击队的荫蔽所。马山监狱的看守长借给犯人武器，使其破坏监狱引起暴动，他也是共产党员。以文身作为队员标志的极左分子活动得很厉害。他们搜集的情报，经釜山情报站审查后送往北朝鲜。

射弹观测　派遣特务潜入美军阵地内，观测和修正北朝鲜炮兵对美军的火炮、迫击炮阵地和指挥所等实施炮击。在马山地区，有使美国兵认为像吉祥物那样可爱的少年，常来指挥所要剩饭吃，人品不坏，有贵夫人风度的女人。可是，当那位妇女和少年走后不久，必定飞来炮弹。多次转移火炮和指挥所的位置也是白费劲。因此，检查了这两个人，结果两个人都暗藏着小型无线电台。

袭击后方机关和指挥所等　主要是混在难民中的游击队的任务。游击队以2—3人为一组跟随难民潜入，在指定的地点集合，组装武器，昼间进行侦察，夜间袭击美军后方机关和指挥所，日出前撤到山中隐蔽。这是惯例。武器和弹药是分解开隐藏在牛车、物品袋和铺盖卷中带进来的。这种袭击，使得马山北侧伤病员收容所遭到全歼，昌原的弹药补给所必须经常以侦察连和坦克实施警卫。另外，咸安的第24团第1营营部受到奇袭，副营长以下7人负伤，这种事例在釜山防御圈内是频繁发生的。

对补给线的袭击是激烈的。马山——镇东里公路，马山——检岩里公路上经常有人埋设地雷，破坏桥梁，用轻武器进行射击。美军还经常受到化装成农夫耕作的游击队的突然射击。因此，补给纵队不在前后配置坦克，没有步兵压车就不能行动。而且这种警卫方式，不知不觉地成了战争期间补

给纵队的标准警卫方式。

恐怖行动　著名的行动是基恩将军在马山市内遭到狙击事件。这是以文身为标志的民青团员干的。

后方活动的主要任务是破坏通信干线，袭击釜山后勤设施，破坏交通干线，组成第二战线，做政界工作等的思想及心理战。

破坏通信干线的主要事例有袭击美第8集团军用以同东京进行通信联络的位于大邱南侧915高地的中继站事件。这个中继站有7名美国兵执勤，70名南朝鲜警官队担任警卫，在8月11日上午5时15分遭到约100名游击队奇袭，美国兵死伤4人，失踪3人，设施被烧毁。

第二战线　马山、大邱、釜山等的铁路、通信、码头工人工会等有被唆使举行反战、罢工、怠工的迹象。建立所谓第二战线。然而，这些工会始终没有行动。当时，釜山的粮食非常紧缺，所以联合国军是给工人支付实物，供给当天的食粮。因此，工人罢工一天就一天吃不上饭，是无可奈何的。另外，在釜山地区虽时常发生潜伏的党员向弹药堆积所等放火等事件，但并未造成重大损失。

铁道　大邱——釜山干线每日运行30—50趟列车，是联合国军的大动脉，所以成了游击队袭击的主要目标。釜山——三浪津间和永州——庆州间的隧道、桥梁一次次地受到攻击。根据“南朝鲜公开史料”，从开战到9月30日为止的三个月间，发生48次以上的袭击事件，警察队的损失多达638人。这些袭击主要从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一个月间集中进行的。然而，北朝鲜游击队由于兵力和装备的不足以及潜入方法不当，未能击破警护队所掩护的目标，单用轻武器射击是无法阻止铁路运行的。清道隧道（大邱南侧，长达1500米

的大隧道）引起了北朝鲜军队的注目，7月中旬命令第766团将其破坏，该团于8月中旬在安康里被卷入正规战而被歼灭，结果未能破坏。

这样，北朝鲜游击队的后方活动同其前线活动的光辉战果相比是相形见拙的，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关于这个问题，金日成首相在1950年12月21日进行的题为“现在形势和当前任务”的演说中，作了如下自我批评并提出今后应吸取的教训说：

“在我空中处于劣势，机动性差的条件下，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是要破坏敌人的机动性，分散、歼灭敌人，袭击敌人参谋部和后方，在敌人后方组织第二战线，切断敌人的退路，使敌人陷入恐怖的惊慌之中。可是，不要忘记了这对战略战术上的意义是如何之大！但未能充分加以实现”（《金日成选集》第2卷祖国解放战争时期）。

对付游击队的措施 对北朝鲜游击队的活动，联合国军主要控制难民，转移和撤退居民，监视警戒雇用人员，担任反情报和铁路、公路、有线电干线等长形警卫对象（以下称延长物体）的警卫等，政府主要是把国民组织起来，形成战斗力，同时在接受联合国援助下，对难民进行收容、救护和防疫等，防止他们暴动。

延长物体的警卫 交通、通信网的警卫由联合国军和南朝鲜政府编成的“后方地域运输路防护调整局”，协调集团军的部分部队和警察大队①的行动，负责对其实施警卫，

① 警察大队是为了对付游击队而编成的专门治安部队，装备有轻迫击炮以下武器，编有500人，由美军军官指挥。开战前准备编成21个大队，开战时刚编成了2个大队。其后，急速增强，8月上旬仅在大邱附近就有6个大队；9月初有14个大队在活动。（美国、南朝鲜公开史料）——编注。

同时，调整军需品和民需品的输送工作。

铁道的警卫主要由警察大队担任。大队以警察队担任区间的车站、桥梁、燧道等的警卫，（清道燧道，由美军军官指挥的1个排直接警戒燧道入口），为了警卫线路分别设置了分哨，派出巡逻。各警卫队和分哨都用铁丝网、悬挂地雷、防步兵地雷、鹿砦等围绕编成坚固阵地。在列车上，前后部都有乘警小队，前面挂着无盖货车，以诱发前面埋设的地雷。

讨伐游击队　在采取上述警卫措施的同时，在釜山防御圈中开积极展了讨伐游击队的活动，其主要方法如下：

1．通过居民组织和配置秘密侦察人员侦察游击队；

2．如果发现游击队首先由国家警察（装备轻迫击炮以下武器的机动部队）迅速将其包围；

3．接着以联合国空军攻击隐蔽游击队的房屋；

4．警官队追击、捕捉逃散的游击队；

5．有时警察大队协助；

这种方法，从8月上旬至9月中旬，在釜山防御圈中捕获、打死游击队的人员总数达4000人，平均每天消灭100人（南朝鲜公开史料）。然而，轰炸游击队潜藏的村庄，引起了很多不幸事件。

居民组织　为了提高全民皆兵的实效，封锁游击队的活动，政府在7月20日以总统令施行《战时乡土防卫令》。其目的在于贯彻自己的乡土自己保卫的精神，在警察的管制下，以17—50岁的男女，组织村庄、车间为单位的自卫队，建立居民组织进行村庄的防犯、保卫和搜集情报等。队员除发给武器并负有训练、放哨、应征的义务外，14岁以上的全体国民都有义务向警察报告看到和听到的北朝鲜军队和游击队

以及一般的犯罪，违反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

南朝鲜国会在8月1日认为此令使国民负担过重，以难于实行而予以否决，李承晚总统作了一些修改，8月4日再次公布，国会再次修改，于9月16日通过。这个第158号法律虽然是战时法律之一，但却是必要的，不得已的。

难民的控制　美第8集团军为了控制难民，各师都配属有南朝鲜警官队（200—300人）控制难民的移动。警官队首先将难民集中到团收容所，进行审问。检查身体和携带的物品，然后沿集团军指定的路线，跟随护卫人员，只准他们在昼间移动。在盘问站使用地雷探测仪、妇女检查官等进行严格检查，对可疑的人，送到师接着送集团军收容所，但由于是在迟滞行动期间，所以难以根绝游击队的渗透。美军连难民都认为是游击队了。

因此，第8集团军，决定不准难民进入洛东江东岸。为此，数十万难民在洛东江西岸进退两难，要前进则受到美军炮兵弹幕拦阻，要停止则又被北朝鲜军作为叛逆分子虐待，真是进退维谷。

撤退　为了预防危害，消除游击队的温床，在第8集团军的阵地地域内，撤走了大批居民。在洛东江东岸，距河岸8公里以内的居民被撤走，在南江南岸阵地内的全部居民也都撤走了。然而，尽管如此，游击队活动仍很活跃，所以，在马山除政府官员和公共机关外，全市约12万市民都用火车、汽车、登陆舟艇等强制疏散到釜山和巨济岛了。

难民的救护　政府7月10日以"关于分散难民的文件"为题发出通知，指导各道厅等进行难民的收容、输送和救护等工作，但由于时间短，效果不大。8月上旬，联合国军构成釜山防御圈时，推算防御圈内约有70—80万难民沦落街

头。大邱平时人口为30万人，但这时却膨涨到70万人。这些难民收容在亲戚朋友和公共设施内，还是收容不下。另外，也不容忽视釜山居民多是商人，他们蔑视流浪的难民，将其作为榨取对象，事事予以刁难。因此，南朝鲜政府于8月4日公布第145号《关于收容难民的临时措施法》这个法律规定，把难民收容到宽裕的住宅、旅馆和饭店里。联合国也紧急送来米、药品和防疫物资器材，援助政府的救护活动。第8集团军司令部认为，除了弹药，其次就需要米。这些难民的救护、收容，无论在人道上还是政治上，作为政府及第8集团军都是一定要管的。但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些缺乏衣食住的难民，在北朝鲜秘密工作人员的鼓动下可能成为暴民或游击队的温床，或许是为了预防随着战争而来的传染病所采取的手段。

这样，北朝鲜以非正规手段搅乱南朝鲜内部，和设法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的南朝鲜之间，形成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但表面上却极其明显的只表现为防止“游击队的袭击”。

第8集团军实施釜山防御时的作战环境，如上所述，四周游击队很活跃，还面临着难以处理的难民问题，即国民生活的问题。另外，《韩国的动乱》指出，在防御圈内未发生罢工和暴动是釜山防御成功的三大因素之一。

二、海、空军的支援情况

沃克将军回忆说：“釜山防御圈的防御成功，多亏了海、空军的支援。我坦率地说，没有他们支援，第8集团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守住釜山”。这些赞颂之词中，也可能包含着对海、空军的外交词令，但我认为，这句话典型地表达了第8集团军官兵对海、空军支援寄予依赖和感谢的心情。

海军　海军对地面部队的直接支援包括：随着制海权的获得，实施补给、输送增援部队、掩护阵地翼侧、阻止北朝鲜军队的海岸补给线和威胁其后方以及实施近距离航空火力支援。航炮射击主要以驱逐舰的125毫米炮和巡洋舰的200毫米炮在东海岸进行。北朝鲜军队对于沿东海岸公路作战的第5师的进展寄于很大期望，但由于海岸的山腹公路因舰炮射击而崩塌，后方经常受到威胁，所以没有达到预期速度。另外，盈德的攻防持续了月余，南朝鲜第3师的海上撤退成功，制止了北朝鲜军确保浦项等，也都应看作是舰炮射击的成果。在马山正面有时曾以驱逐舰的探照灯支援陆军的夜间战斗。

空军　空军对地面部队的支援是以如下形式进行：直接参加地面战斗的近接支援，以拦阻火力干扰和封锁敌的补给和增援，对北朝鲜进行战略轰炸，协助友军运输、侦察等。

第5航空队为了实施近接支援，向美军的师司令部和团各派一个、向南朝鲜军队的军司令部和师各派一个战术航空兵目标引导组，同时在战场上空经常有两架飞机滞空。这种滞空飞机每隔15分钟从板付和芦屋起飞一次，飞到大邱上空时归空地联合作战指挥所指挥，以满足第一线按系统提出的紧急支援的请求。如需大量飞机支援时，在日本和延日基地待机的编队已做好了大举起飞的安排。

7月近接支援出动飞机为4346架次。而8月增加到7028架次（8月每1个师大约日平均得到支援飞机40架次），9月为6219架次。

对每个师出动支援飞机的架次，比在誉为世纪大战役的诺曼底登陆作战中，布莱德雷集团军的各师所得到的支援飞

机架次还多。7月30日，第5航空队拥有战斗机890架，其中F—80喷气战斗机626架，F—51野马式战斗机264架。

空军近接支援效果最显著的是对坦克的攻击。驾驶员喜欢使用130毫米火箭弹，根据他们的报告，用火箭弹击毁的坦克数相当于用凝固汽油弹烧毁的10倍。然而，根据战后调查，用凝固汽油弹烧毁的坦克数多达火箭弹击毁坦克数的3倍。如后所述，在朝鲜战争中最有效的反坦克手段是空军用凝固汽油弹的攻击。装入110加仑的凝固汽油弹燃烧时间为20秒，可使45平方米的地域内起火燃烧。凝固汽油弹不是靠它的火焰烧毁坦克，而是烧毁橡胶制的诱导轮，引爆装载的弹药或使油料起火，有时凝固汽油弹的飞沫从空气吸入口进入发动机内而引起火灾。

战略轰炸由B—29和B—26等飞机进行，对平壤调车场和兵工厂，占北朝鲜炼油能力93%的元山炼油厂，兴南的合成化学工厂，罗津码头，城津的钢铁厂，镇南浦铝厂等，从7月30日至9月19日共投下1761吨炸弹。这次轰炸将北朝鲜军工生产机构从根本上摧毁了。

封锁作战是对如下三条封锁线上的桥梁、调车场等32个目标进行的。第一条线为新安州——平壤——元山；第二条线为汶山里——汉城——春川——注文津；第三条线为汉城——乌致院——原州——三涉之线。第5航空队投入的力量最大的是平壤、汉城、元山等9个大调车场和成为咽喉的汉江桥梁。这些封锁是昼夜不间断地进行，对汉江舟桥共使用B—29轰炸机共86架次，投弹643吨才破坏掉。然而，北朝鲜军队则是炸毁了就修理，所以第5航空队在桥基周围投下定时炸弹，才使他们停止修理。据报告，7月份为实施封锁共出动飞机2500架次，仅汉城以南就破坏桥梁280座，车辆

1435辆。

战后发表的远东空军总战果如下：

1. 出动次数（1950年6月25日—10月21日）

机种	出动次数	日平均	投下物件	
战斗机	28297	240	弹药	2200万发
轻轰炸机	3215		火箭弹	75228发
中轰炸机	3867		固凝汽油弹	86.7万加仑（7872发）
侦察机	2086		炸弹	36474吨
运输机	11091		货物	28214吨
			传单	6850万张
			人员	39187人

2. 出动细目

出动种别	出动架次			
	1950年6月25日—7月31日	8月1日—8月30日	9月1日—9月30日	10月1日—10月21日
近接支援	4346	7028	6219	2069
拦阻切断	2555	3942	3926	4210
战略轰炸	57	613	247	77
其他	1676	4454	5906	5312
计	8634	16037	16298	11668

3．战果（1950年6月25日—10月21日）

摧毁战略目标	18
破坏调车场	82
破坏、损伤桥梁	399
破坏、损伤飞机	155
破坏、损伤坦克	1104
破坏、损伤车辆	6941
破坏、损伤机车	946
破坏、损伤列车车辆	432
破坏、损伤仓库	6117
破坏、损伤贮油罐	91
破坏、损伤隧道	47
破坏、损伤舟艇	128
打哑的野战火炮	946
压制的军队	18867

编注：根据战后调查，车辆特别是破坏坦克数是夸大的，参照第417页数字。

4．从询问北朝鲜俘虏中所了解的空中封锁的效果

（1）根据远东军翻译询问组询问2000名俘虏的结果如下：

①北朝鲜军队补给系统的瘫痪最大和唯一的原因是空中封锁与破坏；

②北朝鲜军队的油料、弹药补给极度紧迫，以

严格节约、利用缴获品和优先补给急需单位，继续进行艰难地进攻；

③向前线运送的补给品约一半在途中被破坏；

④食粮不足是士气低落的主要原因；

⑤夜间输送距离，每天不超过54公里，公路、铁路的破坏，通常要延迟1—2天，这些问题结合起来，就给向前线的后勤支援造成了重大障碍。

（2）根据上述（1）的方法，判明联合国空军取得的总战果如下：

①击毁敌兵力的47%；

②击毁敌坦克的75%；

③击毁敌车辆的81%；

④击毁敌火炮的72%。

5．北朝鲜军队俘虏讲士气低落的原因（1950年11月1日远东空军）：

士气低落的原因	人数	百分比
粮食不足	176人	21.4%
航空攻击的威胁	148	17.9
训练不足	93	11.3
武器装备不足	81	9.8
休息不好	68	8.2
胁迫的指挥	52	6.3
负伤	51	6.2
战斗目的不明	40	4.9
对炮火射击的威胁	39	4.7
由于逃亡较多，一般士气低沉	28	3.3

（续表）

士气低落的原因	人数	百分比
由于军官粗暴的对待	13	1.6
不换班（疲劳）	12	1.5
服装不合适	10	1.2
其他诸原因	14	1.7
合　　计	825	100

6．美空军的损失

机　　种	战斗损失	非战斗损失
战斗机（F）	93	(30)
轰炸机（B）	9	(17)
运输机（C）	2	(7)
其　他	4	(14)
计	108	68

编注：战斗机损失几乎都是由地面射击造成的。

第二节　北朝鲜军队进攻计划

“北朝鲜公开史料”将占领大田和小白山脉南麓的要冲闻庆、丰基称为第三次战役，将以后向洛东江的追击和8月20日以前对釜山防御圈的进攻称为第四次战役。这一点表明北朝鲜军的8月攻势不是预有计划的进攻，而是追击后期发起的不预期的进攻。

美国从7月20日的大田战斗后，对“下一步停留在哪

里？”，“哪条线是不撤退线？”议论纷纷。新闻刊物登载了美国第一流观察消息和解说，其中《时报》公布了“最后的防线”，指出：“在最坏的时候，将洛江一线作为最后防御线，确保釜山防御圈”。因此，如果认真加以领会，是会了解联合国军的企图的。但是，北朝鲜军队可能把它看作宣传和谋略了。北朝鲜军队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看到从美国本土来的增援部队即将到达釜山的情况，便前往位于忠州南侧水安堡的前线总司令部，下达如下战斗命令：

“在朝鲜解放第五周年纪念日的8月15日以前，必须夺取釜山。……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渡过洛东江占领釜山”。

接受此项命令的北朝鲜前线部队，以追击的态势乘胜前进，分别向釜山防御圈推进。因此，这次进攻并不是与所谓“○○攻势”的称呼相称的有计划的行动。表面上好象是同时一起在进攻，所以街头巷尾称之为“八月攻势”。

北朝鲜军队的主攻方向是大邱，但未形成真正的重点。从金泉北侧向盈德展开的第2军（自西向东为第15、13、1、8、12、5师共6个师）计划占领大邱、永川、浦项；从金泉向晋州一线展开了第1军（自南向北为第6、4、3、10师共4个师）计划占领密阳、釜山的同时，进攻大邱的背后，各军赋予属下各师的任务推断如下：

第1军（金雄中将）

第6师　迅速进攻当面之敌，经马山——三浪津，占领釜山。

第4师　迅速渡过洛东江，经灵山夺取密阳，切断釜山——大邱的道路。

第3师　迅速在倭馆南侧渡过洛东江，协同第10师进攻大邱。

第10师　迅速在倭馆北侧渡过洛东江，协同第3师进攻大邱。

第2军（金武亭中将）

第15师　在善山附近渡河，经游鹤山进攻大邱。

第13师　在洛东里附近渡河，经多富洞进攻大邱。

第1师　迅速占领军威，在第13师左翼配合进攻大邱。

第8师　迅速击破当面之敌，进至永川，尔后准备向庆州或大邱进攻。

第12师　迅速推进到浦项，尔后准备经延日或庆州向釜山进攻。

第5师　迅速夺取盈德后进至浦项，尔后协同第12师准备向釜山进攻。

第三节　美第8集团军的作战指挥

一、沃克将军的观点及其指挥

沃克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机枪连长建立了超群的战功，得到破格提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巴顿将军的领导下任第20军军长和装甲军军长，被称为进攻作战权威。将军积极果敢，责任心强，人们从其性格和风貌上给他起个“虎头狗”的绰号。

将军现在作为美国将军中有名的战术家和名将，得到了最高的评价。美国习惯于把本国名将的名字作为坦克的爱称（M—4谢曼、M—26潘兴、M—46巴顿），新轻型坦克

M—41的爱称是沃克·虎头狗。

防御构想　将军关于防御的观点是“反冲击才是防御的决定因素”。就第8集团军向洛东江一线后撤时，将军仍然训示说：“各指挥官一定要经常与敌人保持接触，以查明敌情，迟滞其前进。为了击破尾追之敌，立即采取积极的行动。……只有反冲击才是防御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在8月，沃克将军的任务是确保南朝鲜的一角，准备发动攻势，以配合仁川登陆。

根据这项任务，将军提出了执行任务的方针，最典型表明将军观点的是如下训示。他召集师长就防御方法问题谈了如下看法：

“诸位，我们必须经常注意‘制造转入攻势的必要条件’。绝不要错过进攻的时机。我的愿望在于把握必要的进攻能力和转换时机。”

“在可以采取攻势之前，我要求诸位的是进攻、挺进、捕捉俘虏，以不断地使敌动摇。如果一旦达成目的，给予敌人痛击的良机就会越来越快地到来，我军转入总攻的准备就一步一步地完成。”

根据以上的构想，沃克将军指挥了基恩作战，指挥了对洛东江突出部、倭馆、多富洞、安康里和浦项等的反击。将军在北朝鲜军队突破的地点，必然会出现其英勇姿态，集中反击兵力，运用空、地综合火力实施反击。釜山防御圈的战斗，就是处于内线的联合国军，向北朝鲜军队的突破正面机动兵力，经过反复的反击坚持下来的。

指挥与领导　因此，在釜山防御期间，沃克将军的工作就是决心在何时、何地投入预备队，如何建立新的预备队。为此，将军将司令部的经常业务几乎全都交给参谋，自己奔忙

于可能发生危险的正面。他黄昏时返回司令部，立即以不在司令部期间搜集整理的情报和参谋长按惯例进行的电话联系①为基础，确定翌日巡视计划，前往判断为战况严重的战线。而且和现场指挥官进行会谈，在自已弄清战况之后决定是否投入预备队。

要反击，必须解决下述这些困难问题：第一线的勇敢战斗，阻止敌人的突破，情报的搜集，准确地判断情况，反击部队的机动，果敢地进攻，后勤的跟进等。幸运的是，第8集团军在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可以满足这些条件。第一线部队有一个多月的战斗经验，增强了战斗力；情报工作由于空中侦察的发展、俘虏特别是投降兵的增多、文件的缴获、居民的协助、再加上第一线部队情报活动的增强等，取得了成效，成了正确判断的依据。另外，机动也由于环形铁路和公路并用，比较容易实施了。

因此，在这个釜山防御圈的防御中，第8集团军感到最头痛的是由于反复反击而新建预备队问题。参谋长伦道姆上校回忆说：“我最大的任务是抽调预备队。我埋头于掌握在190公里战线上展开的部队的情况，推断敌人的企图（按“美国公开史料”直译），判断可能暂时安全的战线，从那里抽调部队的工作。”据“美国公开史料”称，沃克将军每天早晨问候的话是：“伦道姆，今天给我找出了多少预备队？”另外，将军似乎决心与大邱共存亡，他鼓励盖伊师长说：“敌人打进大邱之后，我打算在街头战斗。你最好也做

① 第8集团军参谋长伦道姆上校，决定每天在午夜以前，给各师参谋长或顾问等打电话，直接了解师的情况，并且交换意见。根据这种电话联系对获取新的情况是非常有效的办法。

好准备。……到那时候，回到师里大干一场吧”。在一个激战之日，他还对呈报战况的某将军说：“我不愿意看到你从战场上退下来。你如果进入棺材那是另当别论。”

二、基恩作战的萌芽

8月4日，在马山正面集中了如下部队：

第25师（将美第29团的2个营编入师内，各团均编成了3个营，还编入第87中型坦克营—M4坦克）

美第5团战斗群（配属给第25师）

美暂编第1陆战旅（集团军预备队）

上述兵力合计为：兵员超过2万人，坦克超过100辆，火炮超过100门。

可是，当面的北朝鲜军队，自8月3日的镇东里战斗以来，平静下来了。研究各种情报后发现，北朝鲜第6师的损失超出预料，其现员估计为7500人，火炮36门，坦克20辆（实际为6000人，配属有第105装甲师第83机械化团，但美第8集团军没有查明这个情况）。马山正面两军兵力对比为：人员3∶1，坦克和火炮5∶1，美第8集团军占绝对优势。

当时，美第8集团军查明北朝鲜军队的主攻方向是大邱，从大邱西侧到北侧集中了6个师，但传说南下中的新编第7、第9、第10师向哪个方向增援是第8集团军注视的情况。这3个师如果指向大邱，大邱的防御必定陷入危境。

另一方面，第8集团军预定8月8日增援的第2师主力和3个中型坦克营到达。

沃克将军在研究了以上情况后，决定在马山正面采取联合国军的第一次攻势。

对于这个决心，似乎有种种异议。有的说进攻过早；有

的说由于大邱正面弱必须加强这个方向；有的说由于南朝鲜军队的防御力有问题必须以兵力支援他们；有的说全正面防御密度小，必须注意这一点；有的说集团军的预备队少，看北朝鲜军队的来势再决定为好等。然而，沃克将军和作战部长达布尼上校采取积极主动的攻势方案。因为其他的意见只不过是怕造成兵力分散。

进攻的目的在于击破对釜山形成最大威胁的马山正面的北朝鲜军队，保障集团军左侧后的安全，同时，通过击破这支北朝鲜部队，可将集中在大邱正面的北朝鲜军队和从汉城附近南下的后续部队吸引到这个正面，缓和对大邱的压力。据说，沃克将军认为："很多薄弱的地方需要加强，但那样做，结果只不过是分散兵力。……最后不能不发起进攻，但为了那时也需要使部队取得进攻经验。"

根据这个目的，第8集团军作战部制定了两个进攻方案。第一方案是8月5日—10日前后，以现有兵力向晋州出击的一种短促反击方案。第二方案是等第2师8月中旬到达后，以第25、第2两个师实施进攻，夺取晋州—顺天后向右转，以全州—论山为轴线推进到锦江一线的进攻方案。

第8集团研究这两个方案的结果，选择了第一方案。因为，采用第二个方案实施进攻，不仅两个师的兵力不够用，靠集团军的运输能力不可能进行后勤支援，而且北朝鲜军队的进攻征候表现明显，到8月中旬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也是难以预测的。

沃克将军8月6日将海军陆战旅配属给第25师师长基恩少将，命令"8月7日沿南江南岸地区向晋州进攻，以后作为釜山防御圈的南翼，确保南江南岸——晋州山口——泗川一线"，这次攻势命名为"基恩作战"。

然而，由于集团军预备队只有新到的美第9团，所以从美第25师抽出第27团作为集团军预备队。集团军打破第25师建制，抽出第27团是因为该团以往的战绩证明它是最可信赖的团。沃克将军希望集团军预备队是战斗力强、行动快、士气旺盛和有经验的部队。

以下首先概述8月攻防的全面情况后，再叙述各师的战斗情况。

三、全面作战的概况

8月5日　北朝鲜军队对釜山防御圈发起了进攻。昨（4）日晨，第8集团军刚刚完成部署，在准备尚未就绪的情况下就投入了激烈的战斗。

盈德战线的北朝鲜第5师，压迫南朝鲜第3师，占领了五十川南岸的要地181高地；在大邱北方，北朝鲜第13师排除南朝鲜第1师的抵抗，在洛东里附近开始渡河。第8集团军将这天到达釜山的第23团作为集团军预备队，配置在密阳，以对付灵山正面。

8月6日　在盈德正面，南朝鲜第3师进行反冲击，夺回181高地而摆脱危机；在大邱北方，北朝鲜第1师也开始渡过洛东江，对南朝鲜第1师施加压力。

该日上午零时，北朝鲜第4师向灵山开始了渡河进攻。

美第24师对穿插到灵山以西洛东江弯曲部（以下称“洛东江突出部”）的北朝鲜军队，以师预备队进行反击，但未成功。第8集团军根据第24师的兵力，将第9团的第1营增派到这里。

8月7日　众望所归的基恩作战开始了。马山公路正面的进攻取得了预期的进展，但在主力进攻的镇东里正面却与

北朝鲜第6师的进攻发生正面冲突，主要补给线被切断等，战局混乱得一言难尽。

在灵山以西的洛东江突出部，北朝鲜第4师击退美第24师的反击，大体上建成了用来渡河的桥头堡。

在大邱正面，于善山附近渡过洛东江的北朝鲜第15师参加了对大邱进攻。受到了3个师强压的南朝鲜第1师，不得已后撤到游鹤山—架山一线(大邱以北20—30公里)，从而给大邱带来了危机。第8集团军从第24师的右翼，将配属给该师的南朝鲜第17团抽调到大邱。

8月8日　基恩作战迎来了第二天，由于主要补给线没有打通，所以没有发起进攻。而且，在灵山以西的"洛东江突出部"北朝鲜军队的行动很活跃，所以第8集团军将第9团主力增派到第24师，参加了反击。然而，共计增援2个营，无法形成兵力优势，此次反击没有成功。

在这个危急中，联合国军官兵翘首等待的3个中型坦克营登陆完毕。预计的增援逐步到达了。

8月9日　北朝鲜第3师在倭馆南侧开始渡河。第1骑兵师予以迎击，阻止了主力的渡河，但北朝鲜第7师却进至锦舞峰，居高临下控制了倭馆——大邱的公路。大邱陷入了被包围的危机。第1骑兵师以其预备队（1个营）进行了反击，但未成功。

基恩作战进入了第三天，终于打通了补给道路，又按计划开始了进攻。各进攻纵队的突进顺利地发展着，支队击破了北朝鲜军队，出现了追击状态，第8集团军的愁眉总算展开了。

洛东江突出部的战斗，依然没有进展，相反，北朝鲜军队却很活跃。第8集团军派往突出部的增援部队，同冲破联

合国军空军和炮兵封锁而来增援北朝鲜第4师的部队，正处于相互对峙中。

可是，与南翼的情况好转相反，东海岸的南朝鲜第3师却错误地过早破坏了五十川的桥梁，致使其阵地从右翼开始崩溃。7月下旬以来成为争夺焦点的盈德，终于落入北朝鲜军队之手。这时，番号不明的北朝鲜军队的大部队出现在杞溪北侧。南朝鲜军队下令以新编的第25团实施进攻，但该团立即受到反击而溃败。这支大部队是北朝鲜第12师。美第8集团军认为："浦项西北侧的山岳地带，正规军难以通过，"所以，北朝鲜第12师突然出现在这个方向，是个很大的冲击。

8月10日　向长沙洞后撤的南朝鲜第3师，被进至浦项周围的北朝鲜军队切断退路而陷入危急。同时，使浦项和延日机场面临着直接威胁。第8集团军以唯一的集团军预备队第9团1个营为基干编成布莱德雷支队，负责直接警卫延日机场，同时，集中南朝鲜第17、第26、第25团、南朝鲜第1游击大队、浦项海军陆战营、美军75毫米榴弹炮连等编成浦项支队，担任安康里正面的防御。

这天，第24师在沃克将军的督促和鼓励下，对突出部再次发起的总攻恰好与前夜完成重装备渡河的北朝鲜军队的再次发起的进攻相冲突，激战之后，战斗陷入胶着状态。

然而，第1骑兵师给予进入锦舞峰的北朝鲜第7团以歼灭性的打击而将其击退，解除了大邱西北侧的危机。另外，基恩作战也进展顺利，海军陆战旅到达固城北侧，第5团进抵凤岩里，美第35团准备进攻晋州山口，釜山防御圈的防御，"除了浦项正面的危机之外，大体上正在顺利进行着"。

8月11日　浦项正面的危机加剧，从庆山向延日急进的

布莱德雷支队受到游击团的伏击而被切断；向杞溪进攻的浦项支队因受到反击陷入混乱，北朝鲜第12师的一部终于推进到浦项。沃克将军立即派空、海军对浦项进行集中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将其驱逐。布莱德雷支队虽然加强了兄山南岸的防御，但警卫延日机场的美第5航空队却开始撤离飞行队和器材了。

在突出部，美第24师以残存的力量再次发起总攻，但战局不仅依然没有好转，而且北朝鲜军队反而从师的左侧溢出，追近灵山南侧，转换了攻守地位。美第8集团军确实感到第24师的危机，将控制在昌原的第27团1个营增援给第24师，进攻溢出的北朝鲜军队。

这一天，基恩作战看来基本上已达到目的了。海军陆战旅占领固城，第35团占领师的进攻目标"晋州山口"。中央公路上的第5团，在凤岩里峡谷正与兵力不详的北朝鲜军队作战；他们在两翼进攻取得成功的这种情况下，没有想到中央的凤岩里正面会有大量北朝鲜军队。第8集团军决心从基恩支队抽出一部兵力，反击洛东江突出部的北朝鲜军队；预令基恩支队准备确保晋州山口南北一线，和转用海军陆战旅与第5团战斗群等。

在11—12日夜，令人一直担心的北朝鲜军队从大邱西侧渡河进攻开始了。新锐的北朝鲜第10师，对玄风西侧的突出部和龙浦进行偷渡。第7骑兵团进行反击，击退了龙浦的北朝鲜军队，但竭尽全力应战突出部的第24师，却没有兵力应付玄风的北朝鲜军队。北朝鲜第29团顺利地在玄风西侧突出部建立了桥头堡，威胁着大邱和灵山。从玄风既可迫近大邱西南侧，也可向清道挺进，切断第8集团军的动脉，当然还能迫近正在洛东江突出部苦战的第24师右侧后。沃克将军

深感忧虑。

8月12日　天明前后，在洛东江突出部，北朝鲜第4师约2个营进至灵山东侧，切断灵山——密阳公路，第24师的危机有达到极限之感，为查明情况而赶往密阳的沃克将军，立即命令第27团全力北上。然而，玄风的北朝鲜军队何时进攻何处尚不得而知。

在这个非常时刻，基恩作战突然呈现出停滞状态。海军陆战旅在泗川南侧受到伏击，第5团的炮兵部队在凤岩里峡谷被优势的北朝鲜军队所歼灭。

这时，孤立在东海岸公路上的南朝鲜第3师受到南北夹击，被压缩在一起，处于极端危险之中；北朝鲜3个师对大邱北面南朝鲜第1师的压力越来越加重了。这天是八月攻势的最高峰。第8集团军的基恩作战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在洛东江突出部的第24师陷于困境，大邱北侧战线接连后撤，东部战线已接近崩溃，而集团军已将全部预备队投入战斗，只剩下新来而又缺乏经验的2个营（第23团主力）。然而，正当灵山陷入危机的时候，位于密阳的这支最后的预备队，是不能转用到其他方向的。

沃克将军的苦恼加深了。他认为，在基恩作战中凤岩里的悲剧和泗川的被伏击等不测事件的发生，证明基恩支队没有击破当面之敌。因此，沃克将军决定停止这次作战，将支队撤到咸安——镇东里一线转入防御，把实施防御节约下来的兵力抽出作为集团军预备队。

第8集团军，12日黄昏，下令停止基恩作战。

8月13日　东部战线的战况越来越紧迫，北朝鲜军队第12师的一部再次进抵浦项，同时北朝鲜第5师的一部也已推进到浦项北侧。第8集团军再次以舰炮射击和轰炸将其驱

逐，并转用南朝鲜第17团进行扫荡，但这件事成了定下如下两个决心的因素。其一是空军决心撤出延日基地。空军擅自从即日开始撤走器材，麦克阿瑟司令部感到震惊，急忙劝告其停止，但空军的决心没有改变。其二是沃克将军决心从海上撤退南朝鲜第3师。该师的长沙洞阵地日益被压缩，呈现出被歼灭的征候。但第8集团军既没有救出它的期限，该师也不能独自突破重围返回。将军准备依靠海、空军于16日将南朝鲜第3师从海上撤出来。

这天，灵山附近的战斗越来越激烈，所以，第8集团军使用控制在密阳的第23团第1营和从南旨桥北上的第27团，夹击灵山南侧地区的北朝鲜军队，正在这时，第27团反击奏效，击破当面的北朝鲜军队，打通密阳至灵山公路，同时扫荡了灵山一带的北朝鲜军队。

这时，在大邱北侧的山岳地带，南朝鲜第1师正同8月7日以来的对手北朝鲜第1、第13、第15师进行勇敢地战斗。战斗中心是标高839米的游鹤山一带。南朝鲜第1师在白善烨准将的指挥下勇敢的战斗，无奈，由于兵力对比是1：3，所以其防线正面临着崩溃。

8月14日　该日早晨，在倭馆北侧渡河的北朝鲜第3师开始对倭馆北侧要点303高地施加压力，北朝鲜第10师以主力再次对龙浦勇敢地进行渡河奇袭。北朝鲜军队以5个师对大邱进行了向心攻击。骑兵师以预备营向龙浦进行反击，在强大的空、地综合火力支援下将敌驱逐，但北朝鲜第3师对南朝鲜第1师的压力越来越大了。第8集团军为防备大邱的危机，将刚刚完成灵山扫荡的第27团调到大邱。

这天，第24师用师的荣誉担保，开始了第二次总攻。可是，这次进攻又和北朝鲜军队的进攻相遇了。而且，北朝鲜

军队占居优势。

另一方面，停止基恩作战的第25师，返回规定的战线；作为集团军预备队的海军陆战旅向密阳移动。这时，可能是北朝鲜第6师耗尽了攻击力，未来追击。

这个期间，东部战线的危机越来越增大。因此，南朝鲜军队命令在安养里英勇战斗的首都师返回庆州，从15日晨和浦项支队并列进攻到达安康里走廊的北朝鲜第12师，但没有成功。另外，南朝鲜第3师的阵地越来越窄，进至浦项一带的北朝鲜军队，显示出再次进攻延日的气势。

8月15日　在大邱正面，倭馆北侧的要点303高地被包围。

在灵山西侧突出部，第24师竭尽最后的力量再次发起进攻，但由于伤亡增大和酷暑，兵员的体力消耗很大，该师终于丧失了攻击力，放弃了进攻而转入防御。这时，师的战斗力只有20%左右。

沃克将军视察突出部的战况，决定投入海军陆战旅结束这次战斗。如果再拖延下去，北朝鲜军队也会进一步增援，局面就更不好处理了。

8月16日　在东部战线，首都师和浦项支队对安康里继续进攻，在南面牵制住了北朝鲜第12师，在此期间，南朝鲜第3师向独石里周围收缩，准备乘船，在空、海军综合火力支援下，当夜一举从海上撤退成功。

然而，在大邱正面，北朝鲜军队对多富洞正面的压力加大了，并夺取了303高地。北朝鲜军队对大邱的进攻战斗正酣。这天，第8集团军预先研究的地毯式轰炸，以98架B—29重型轰炸机在倭馆西侧实施了。然而，其成果是个疑问。

8月17日　在东部战线，南朝鲜首都师和浦项支队在包围安康里，击破北朝鲜第766团的同时，击退了北朝鲜第12师。另外，南朝鲜第3师按预定计划在九龙浦里上陆，准备尔后的战斗。

这天早晨，在突出部，集团军孤注一掷的用海军陆战旅发起了反冲击。上午的进攻失败了，但下午的进攻突然有了进展，从而开始出现反冲击成功的预兆。

这天，在马山正面，北朝鲜第6师发起了局部的但却是激烈的进攻。

8月18日　东部战线的危机完全消失。北朝鲜第12师和第766团残存兵力约2000人，似乎是撤向飞鹤山了。南朝鲜首都师向杞溪开始追击，在九龙浦里整编的南朝鲜第3师，进至浦项南侧，准备夺回浦项。

然而，南朝鲜第1师的阵地是以大邱北侧的多富洞为中心，抗不住北朝鲜第13师、第15师的进攻，所以，沃克将军将调至大邱的美第27团插入了多富洞地区南朝鲜第1师阵地的中央。从这天夜间开始，北朝鲜军队前后7次对多富洞实施夜间袭击。

这天，大邱市内第一次落下了北朝鲜军的炮弹。南朝鲜政府迁都釜山，惊恐的难民拥到了火车站。大邱内外都发生了真正的危机。特别是以游鹤山为中心，和北朝鲜第15师进行殊死战斗的南朝鲜第1师的左翼，开始出现即将崩溃的样子。可是，这时北朝鲜军队前线司令部将第15师转用到永川正面，对部署进行了重大变更。这是由于沿义城—新宁—永安公路进攻的北朝鲜第8师，受到南朝鲜第6师的反击丧失了攻击力，调去弥补那里的不足。对大邱的压力急剧减轻，南朝鲜第1师左翼的危急缓解了。

另一方面，在洛东江突出部，天明前北朝鲜第4师进行了最后的反冲击；海军陆战旅将其击退，并发起尾追进攻，给精锐的北朝鲜第4师以沉重打击，将其驱逐到洛东江西岸。

8月19日　东部战线的南朝鲜第3师夺回浦项，首都师夺回杞溪，这个正面的战斗告一段落。

然而，由于北朝鲜第1、第13师前夜对多富洞地区的美第27团和南朝鲜第1师进行了猛烈的夜袭，所以沃克将军直到最后才将控制在密阳的美第23团主力推进到多富洞，令其在第27团的后方占领阵地，增大防御纵深。

这天，马山正面，北朝鲜军仍然继续进行局部的进攻，即九月攻势的前哨战。

8月20日　由于东部战线得到解决，沃克将军解散布莱德雷支队和浦项支队，将闵支队调到大邱。另外，又将海军陆战旅再次作为集团军预备队配置在昌原。

这天，由于第2师的最后1个团第32团战斗群到达密阳，第8集团军按预定计划下达了第2师和第24师换班的命令。

8月21—23日　北朝鲜第1、第13师对多富洞的美第27团的夜袭继续顽强地进行，但24日第27团击退北朝鲜军队的6次大规模的夜袭，多富洞正面的战斗似乎结束了。

24日以后　全线的战火停息下来。北朝鲜军队的进攻一败涂地，开战以来不知道失败的锐势受到挫败。然而，联合国军也极为疲劳，已经没有立即转入进攻的力量了。第8集团军着手做反攻准备，以便与预定9月15日进行的仁川登陆相呼应。

第四节 基恩作战

一、进攻计划（参照插图3）

地形 这次作战的战场是马山和晋州地区，没有一块象样的平地。这个地域夹在南江和镇海湾之间，南北16—26公里，东西约40公里，马山西侧的主山（763 米）和孤立的匡卢山（758米）山块耸立着，在咸安公路以西的西北山（738米）山块像屏风一样屹立着，在其以西是将军台山（482米）山块，其南麓是晋州山口。在这三个山块之间，覆盖着小灌木，凸凹的比高为100米—300米的小山群相连。这些山的坡度大多为40—60度。

马山—武村里—晋州的公路是全天候的双车线，和它平行的单车线叫庆全南线。马山—镇东里—武村里—长城店—固城—泗川—晋州公路、和国家公路连接的武村里—凤岩里—长城店公路、检岩里—咸安—镇东里的咸安公路都是单线的农村公路。

进攻计划 基恩作战的目的在于：①击破马山正面的北朝鲜军队，排除对釜山的威胁；②吸引搜集在大邱正面的北朝鲜军队和南下中的北朝鲜军队，缓和对大邱的压力；③将釜山防御圈南翼的防御线推进到晋州山口—泗川一线。进攻兵力约为2.4万人，由第25师(欠第27团战斗群)、第 5 团战斗群、暂编第 1 陆战旅和南朝鲜闵支队(约500人)组 成，还有 2 个中型坦克营（第25师的第87营〔M4—A3坦克〕和 海军陆战旅的坦克队〔M—26潘兴式坦克〕）以及第 5 团战斗群坦克队（M—26潘兴式坦克14辆），这支 强大 的101辆坦克

的部队，将成为攻击力的核心。

机动计划由集团军制定，8月7日上午6时30分从现接触线发起进攻，沿三条公路向晋州山口实施分进合击。具体计划是：坚守中岩里的美第35团作为右路部队向武村里进攻；镇东里的美第5团作为中路部队沿镇东里—长城店—凤岩里公路进攻；两个团在武村里会合后向晋州山口进攻。美海军陆战旅作为左路部队，沿长城店—固城—泗川公路沿线实施进攻，夺取晋州的东南侧。

另外，为防止可能潜伏在西北山山块和主山山块的一部北朝鲜军队出没在师的补给线上，所以决定令美第24团（配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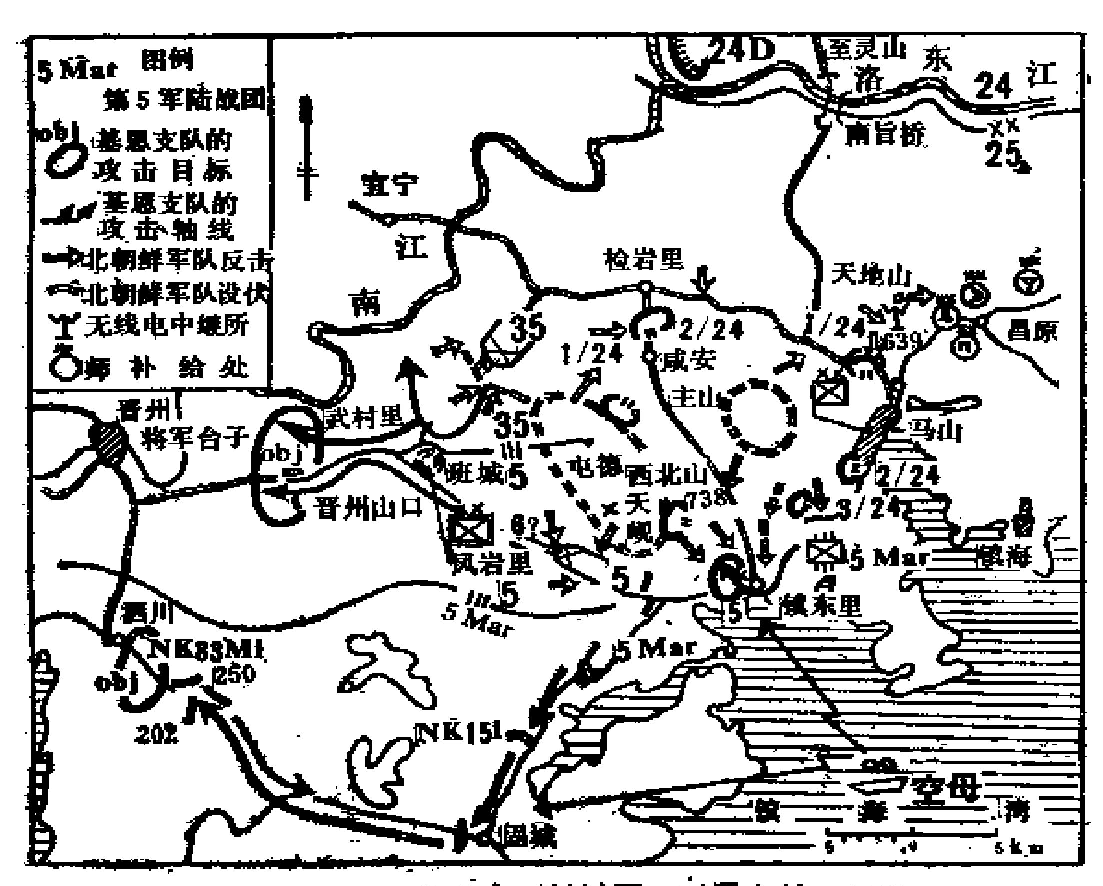


插图3 基恩作战全面经过图（8月7日～12日）

闵支队），扫荡西北山山块一带的同时确保咸安公路。

而且，第8集团军为了支援这个第一次攻势，请求第5航空队以其主力孤立战场的同时，还要攻击当面的北朝鲜第6师的后方。

进攻前夜 8月6日夜，作为右路部队的第35团占领挂榜山阵地；作为中路部队的第5团占领从镇东里以西3公里的王女峰至夜半山（342高地，称为狐高地）的阵地；作为左路部队的海军陆战旅和作为集团军预备队的第27团战斗群，集结在镇东里周围。因此，这个狭小的镇东里谷地被这些部队和炮兵以及师的后方部队等挤得满满的。另外，第24团（团长这天换为钱普尼上校）各以1个营配置在马山的北侧和南侧以及镇东里东北侧，担任马山及镇东里公路的警备任务。师司令部在旧马山，后方机关在马山—昌原地区。

可是，这天下午，企图进抵咸安搜集西北山山块敌情的第24团L连，在咸安北侧受到游击队的伏击，瞬间死亡12人，负伤多人，陷入混乱。另外，在西北山顶、笔峰和俯视中岩里的五峰山顶，各处看到北朝鲜兵的身影，使背向西北山块进攻的官兵有些不安。

这一夜，北朝鲜军队进攻狐高地，突破了南麓的阵地。狐高地只不过是从西北山块延伸过来的棱线上的一个突起点，但它却是可以将镇东里尽收眼底的要点。这里自8月3日下午以来，由第5团第2营防守，但北朝鲜军队驱逐了防守狐高地南麓F连的一部，进到其台端——智异山北侧高地。这个高地不仅能俯视第5团和第5陆战团团部和炮兵阵地，而且也能俯视配置在镇东里周围的各种补给所。然而，当时是在夜间，在台端上没有配置警戒哨，所以没人知道北朝鲜军队进占这个高地。

另外，这天夜里，在镇东里北侧和东北侧有游击队设伏，255高地（镇东里以北2.5公里）周围感到有不稳定的苗头。并且那时，第35团阵地右侧据点挂榜山顶受到奇袭而被敌人夺取，也没有人知道这些情况。

如果冷静考虑一下，6日的夜晚，有相当多的征候表明北朝鲜军队要进攻，但官兵们忙于准备明日的进攻，似乎没有留意这一点。

二、冲突（参照插图3、4）

基恩支队按预定计划8月7日晨发起进攻。然而，这次进攻又和北朝鲜第6师的进攻相冲突了。右翼的第35团击退当面的北朝鲜部队，按预定计划实施进攻，但左翼的镇东里正面却陷入了"不知道谁进攻谁"的混战状态。

右路部队　7日晨，第35团从天明起就受到来自挂榜山的射击，将其夺回后，以第2营沿公路开始了进攻。可是，这次进攻又与在数门自行火炮支援下的约500名北朝鲜军队的进攻相冲突，很快变成了白刃战。第2营的格斗持续了5个小时，在强有力的航空火力支援下总算将敌击退。因此，团展开全部兵力续继进攻，在班城附近奇袭了类似第6师的司令部后，黄昏前进到武村里三叉路的北侧。这次进攻的战果是：敌人尸体350具，坦克2辆，76毫米自行火炮1门，反坦克炮5门，弹药车4辆，文件箱数个，苏制大型无线电台1部，俘虏3名。

镇东里的混战　8月7日晨的镇东里海岸笼罩着浓雾。第5团战斗群，由于计划的轰炸停止了，所以从上午7时20分开始实施进攻火力准备后，沿公路开始了进攻。团的机动计划是：

1. 以第1营夺取谷安里西侧的高地；

2. 令占领狐高地的第2营和海军陆战旅第2营换班后，作为第2梯队夺取钵山山口；

3. 令第3营向武村里突进，协同美第35团进攻晋州山口；

这是3个营重叠使用。因为考虑到，团的进攻地区是一连串的峡谷，缺乏2个营并列进攻的地幅，沿不能通车的地区进攻又不是上策。

第1营同时发起了进攻。北朝鲜军几乎没有抵抗。营很容易地进到长城店的三叉路口，接着要向目标谷安里高地前进时，不知怎么搞的，向左转弯进入固城公路，中午前后占领了牛色山口。由于地图陈旧，加上不熟悉朝鲜地形，好象弄错了道路。

雾散后，镇东里东北侧的255高地一带出现了北朝鲜军队，不久就切断了马山公路。而且不久，镇东里的村庄和炮兵阵地上落下了迫击炮弹。在255高地山麓的陆战旅第3营和前进中的第24团第2营，在飞机、炮兵和坦克的支援下，夹击255高地一整天，但没有击破北朝鲜军队的拼命抵抗。支援这次进攻的第159野战炮兵2个连，7—8日间发射了1600发炮弹，打得255高地的山形好像变了样，但海军陆战营每次一发起冲击都遭到手榴弹和机枪扫射而未成功。

另一方面，海军陆战旅第2营为了和狐高地(342高地)上的第5团第2营换班，上午11时左右刚到达智山里就受到来自台地顶端的急射。因此，营一发起进攻，北朝鲜军队也开始进攻，所以，不久就陷入混战。海军陆战旅官兵们形容当时的情况说："要想弄清谁进攻谁是困难的"，这正说明了当时的混战情形。而且，这天非常热，达到44摄氏度，海军陆战

旅与其说是和北朝鲜军队战斗，莫如说是和酷暑战斗，据说中暑的人比受北朝鲜军队杀伤的人高达6倍。陆战旅的进攻没有进展。

在此期间，占领狐高地的第5团第2营，刚一天明就受到北朝鲜军队的围攻而不能动弹，即使想对目前战斗中的陆战旅的战斗进行支援也毫无办法。曾请求以空投方式补给水和弹药，但由于阵地地域狭小，第一次落到敌人阵地上，第二次在两军中间，第三次才算投到阵地上，情况就是这样。

镇东里村庄，整天被迫击炮袭击，周围的炮兵阵地和补给所也是炮击目标。连担任集团军预备队的第27团也被卷入这场骚乱中，炮兵忽而打西面又忽而打北面，接着又必须将射向改向东面。北朝鲜军队避开美军的正面，进攻它的右侧后。这说明北朝鲜军队对基恩支队的配置和行动了如指掌。

发生这场混战时，坦克压断了连结镇东里和马山的电话线，基恩支队长不可能指挥了。他便委托海军陆战旅旅长克莱伊洛准将指挥在镇东里周围的部队。

8日，担任解狐高地之围任务的陆战旅第2营，激战后在中午前后和山顶上的友军会合了。这次担任主攻任务的D连的损失是，阵亡8人，负伤28人；北朝鲜军队的伤亡估计为150—400人。因而解除了对这支攻击部队右侧的威胁，但255高地这天仍未夺回。北朝鲜军队经受着整天的炮击、轰炸和2个营的夹击，确保了山顶。北朝鲜军队似乎是不顾一切损失地投入兵力。

第5团第2营（营长恩罗克穆顿中校。1966年为援助南越军副司令，少将），将防守狐高地的任务交给第2营后刚一下山，等待他的是团的命令："立即进攻长城店西北高地。"该高地是在前一天第1营去牛色山口时，北朝鲜军队

随后占领的。思罗克穆顿营立即发起了进攻，但因在狐高地战斗一个星期，很疲劳，步炮协同事先也未组织好，进攻没有成功。于是基恩将军和第5团战斗群群长奥道尔上校到达第一线督促进攻，所以思罗克穆顿中校决心进行夜袭。营以坦克3辆、107毫米迫击炮4门、81毫米迫击炮4门进行火力支援，以2个连并列突击，由于白天准备周密，这次强袭很成功。这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第一次夜间进攻。

另一方面，第35团这天到达目标武村里，但基恩支队长担心该团过于突出，决定按计划确保武村里等待第5团的到达。该团根据命令占领阵地，击退北朝鲜军队微弱的进攻，并向南江河畔派出了强有力的侦察分队，但没有发现北朝鲜军队。

在镇东里，进攻第三天的8月9日，夹击255高地的第24团第2、第3营和陆战旅第3营，在航空兵的支援下，中午过后才夺取该高地。在历时两天半战斗中担任主要任务的H连，受到亡16人、伤36人的损失；但在山顶上有120具北朝鲜兵的尸体，其总的损失估计约达600人。

9日下午，镇东里周围平静下来，基恩支队按计划开始了进攻。

分进合击 9日下午，陆战旅梯次配置了3个营，向固城开始了进攻。从西西里号和巴顿·斯特雷德号起飞的F4U舰载战斗机（爱称为海盗式），经常在陆战旅上空支援其突进。北朝鲜军队的抵抗微弱，其前进是顺利的。可是，背屯里东侧的无名小河的桥梁，由于加固不够而被坦克压坏，因而把路线改到安谷里—背屯里公路，所以其前进中断了。

在中央道路上进攻的美第5团，一面排除北朝鲜军队的微弱抵抗，一面前进；由于北朝鲜军队的抵抗逐步加强，终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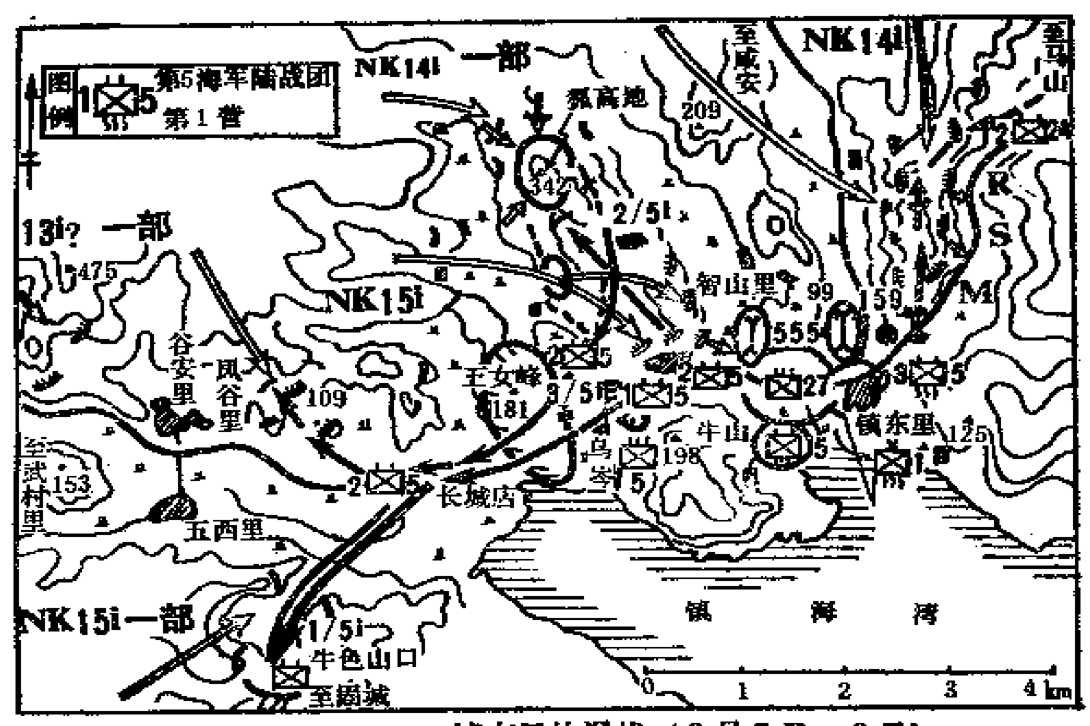


插图4　镇东里的混战（8月7日～9日）

不得不以2个营并列，逐个夺取两侧的小山前进，这样，速度就迟缓了。

8月10日，陆战旅在背屯里南方击破部分北朝鲜军队，接着开始顺利前进。虽然中暑的人不断出现，但陆战旅在其传统精神的鼓舞下没有减慢速度。这是美军在朝鲜的第一次快速进攻。所以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新闻公布："敌在退却中……"，"敌处于混乱状态……"。报纸也报道："追击状态……。"

然而，中央公路上的第5团，却依然为遭到兵力不详的北朝鲜军队的抵抗而伤脑筋。友军飞机正忙于轰炸凤岩里北侧和被视为北朝鲜军队补给基地的屯德附近，但究竟有多少北朝鲜军队也没有查明。对当面的北朝鲜军队有人判断最多

不过是2个连，有人则判断是师主力。奥道尔团长认为是一支有相当实力的北朝鲜军队，但基恩支队长和第8集团军从镇东里附近的战斗结果和第35团到达武村里的现状，似乎判断："第5团正面不会有大部队"。

第5团中午前后击退逐渐增加的北朝鲜军队，推进到凤岩里，所以命令控制在手中的第3营超越前面部队向武村里突进。第3营没有遇到抵抗即通过钵山山口。因此，团主力也想跟着前进，但在凤岩里北方地区出现了强有力的北朝鲜军队，不久，钵山山口被封闭，所以感到右翼威胁的奥道尔团长，便下令停止前进，把兵力集结到凤岩里—天井里地区的峡谷中，准备翌日的进攻。（参照插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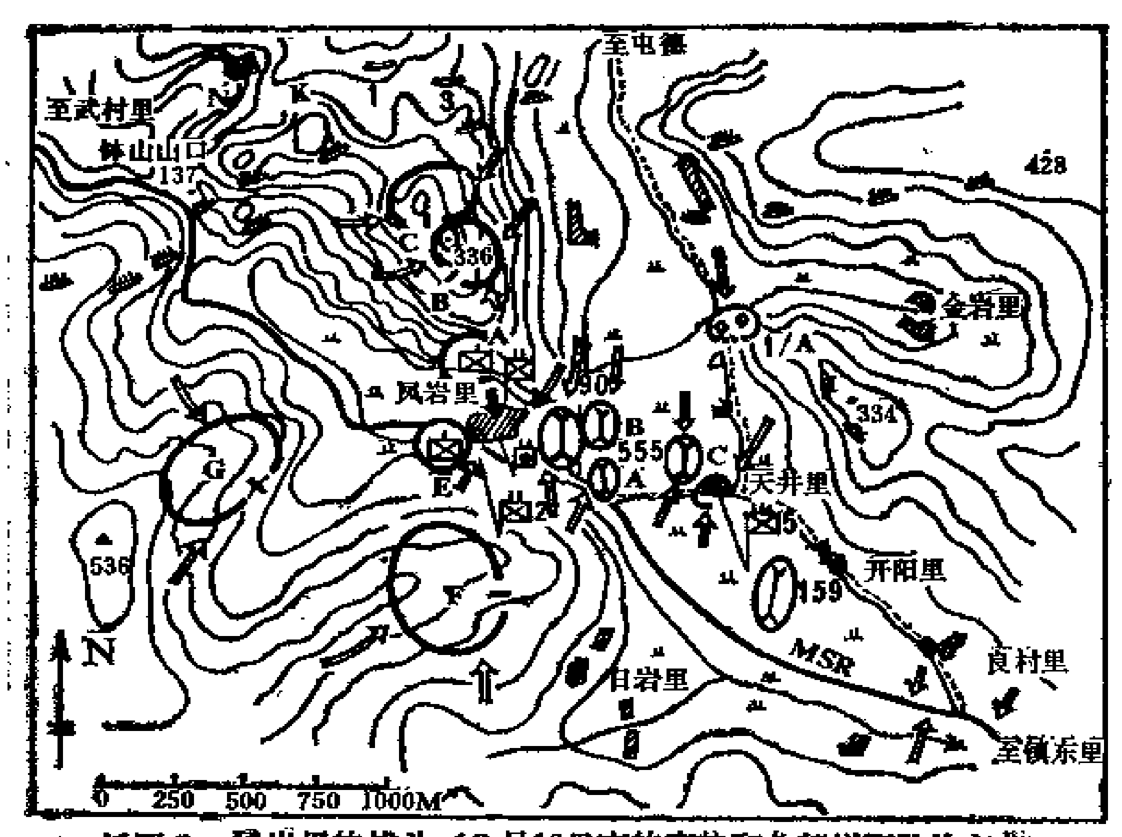


插图5 凤岩里的战斗（8月10日夜的态势和北朝鲜军队的夜袭）

这天夜里，北朝鲜军队包围宿营中的美第5团，从午夜开始了袭击。特别是对凤岩里村和炮兵阵地进攻猛烈，第1营营长和第555野战炮兵营营长都负伤了。这一夜的袭击持续到拂晓，11日天明时，联合国空军来援，北朝鲜军队分散到山中去了。炮兵受的损失很大。

染红了的峡谷　8月11日晨，第5团第3营进至武村里，和第35团并列进攻晋州山口，遥遥望见了晋州城，看来没有多少北朝鲜军队。

海军陆战旅，中午前后在固城市郊和海盗式飞机协同，急袭了由200台车辆组成的北朝鲜军第105师第83机械化团的车辆纵队，杀伤北朝鲜兵约200人，毁坏卡车31辆、吉普车24辆等，黄昏以前到达固城以西7公里处。

基恩支队占领了预定目标晋州山口，翌日很轻松地占领泗川，认为作战即将胜利结束。

这天在洛东江突出部，北朝鲜第4师前出到灵山东侧；在大邱西北侧的北朝鲜第3师在锦舞峰渡河；在东海岸，南朝鲜第3师在长沙洞被包围等，防御圈攻防战达到了顶点，集团军预备队告缺。因此，第8集团军决定迅速结束基恩作战，使其转入防御，并将节省下来的兵力作为机动预备队加以控制，向基恩支队下达了如下准备的命令：

1．迅速进至晋州山口—泗川一线，尔后作为集团军南翼的据点加以坚守；

2．把闵支队派往大邱；

3．按个别命令解除陆战旅和第5团的配属。

可是凤岩里的第5团前夜被敌袭击后，结果费掉了一个上午，想在下午令其前进也未能办到。北朝鲜军队从四周狙击这个团，在钵山山口似乎潜伏着大部队。奥道尔团长判断

白天前进是不可能的，计划下午晚一些时间以第1营夺取钵山山口，日没后通过山口。

然而，这个计划和集团军与支队的企图是相反的。基恩支队长以无线电话叫通了奥道尔团长，一味督促该团前进。奥道尔团长无论怎样详细报告目睹情况，基恩将军也不相信。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商讨后，基恩将军才勉强批准团的计划，为便于其前进决定以第24团第3营予以增援。

团在黄昏前，在全部火力支援下，第1营夺取了钵山山口北侧高地。因此，决定以第2营为前卫，按团部、炮兵、第1营的顺序西进，下午9时许，刚调整好部署，就接到支队的如下命令：

"令以第2营和炮兵1个连前进，其余的主力就地待命到天明。"

理由没有说，团长认为，如果按命令行事，留在凤岩里的部队很可能要吃大苦头，所以再次请求要全部西进，可是，在关键时刻无线电中断了。奥道尔上校经过深思熟虑，尝尽了指挥官的苦恼，最后意识到："集团军司令官和师长是以团长不了解的全局观点判断情况的。大概这项命令也是根据自己不了解的情况的变化下达的。作为团长只好忠实地执行命令"，遂按命令进行处置。第2营（恩罗克穆顿中校）扫荡潜伏在钵山山口的北朝鲜军队直到午夜，然后西进了。后面留下了在钵山山口南侧棱线的第1营（A连接替了F、C连阵地），团部和第555、第90、第159野战炮兵营，重迫击炮连，管理连和卫生连等留在谷地中。

8月12日凌晨1时，钵山山口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在升起信号弹的同时，和占领凤岩里北侧高地的C连中断了联络。有了一种非同小可的担心。

第1营营长请求团长："夜间必须从峡谷间撤出全部部队"，但团长受师命令的约束，未下定决心。然而，营长已查明C连被打垮（全连180人，只有23人返回），北朝鲜军队已追近四周，便再次主张前进，突破敌人包围。四周响起的零散枪声，报告北朝鲜军队已完全包围了该团。然而支队长约定的增援部队—第24团第3营还看不见踪影。该营是被占领西北山南麓天岘的一部北朝鲜军队所阻了。因此，在凤岩里的步兵分散在高地上；自卫能力较弱的炮兵群分散在谷地里。团长认为："就这样等到天明，炮兵群会出大事的"，但支队的命令是："停止前进"。再次陷入进退两难的奥道尔团长，这时根据现实情况定下了决心。团长在8月12日上午4时，决心命令整个部队前进。

看来再有20分钟纵队就可通过钵山山口，所以在天亮前有希望脱离这个可怕的峡谷。可是车辆纵队刚一开始前进，走了不远就又停止了。原因是卫生连强行插入团部纵队时，救护车翻入沟内，将这条单车线的道路堵塞了。早晨的太阳终于从秃山上露了出来，零散的射击开始射向一辆接一辆的车辆纵队。即将出事时，陷入道路侧沟内的救护车幸运地拉了出来，纵队开始前进，团长也越过了钵山山口。

不久，第555野战炮兵营在道路上编组纵队时，北朝鲜兵追近将其包围，从三个方向发疯似地开始进攻第555和第90野战炮兵营。这支部队是北朝鲜第13师。北朝鲜军队首先把先头车辆打得起了火，使纵队停止下来，接着四面开了火。而且，屯德道上出现的2辆坦克和数门反坦克炮，开始直接瞄准射击第90野战炮兵营（155毫米榴弹炮）的炮列。美军把屯德看作是北朝鲜军队补给处，所以在屯德道路上以配属有2辆坦克的A连1个排担任警戒，但排长说："接到了营

长的撤回命令”，所以放弃了警戒任务（排长在13日由于精神疲劳过度而后送了）。因此，北朝鲜军队的坦克轻易地逼近凤岩里，还狙击了已放列的中炮营。据说，想以155毫米榴弹炮射击坦克，但由于坦克过近，因俯角关系而不能射击。炮兵的自卫战斗打得很漂亮，出现很多美谈和英勇传说，但却未能抗住北朝鲜军队的白刃进攻。第555、第90野战炮兵营被歼，第159野战炮兵营也受到重大损失。

为了营救炮兵，恩罗克穆顿营调头返回，中午前后返回到钵山山口时，战斗已经结束了。另外，第25师炮兵司令官巴特斯准将，指挥工兵去营救炮兵，被阻止在安谷里西侧高地。基恩支队长知道这个惨情后，曾督促增援中的第24团第3营前进，结果前进不了，所以又将在泗川公路上作战的陆战第3营转用到凤岩里。陆战营和空军配合打垮在安谷里实施阻击的北朝鲜军队，黄昏时到达凤岩里东侧，但四周似乎还有北朝鲜兵猬集着。

陆战第3营在13日晨夺回凤岩里南侧高地后，准备进入凤岩里，但受到来自四周山上的射击而未进去。第5陆战团团长默里中校企图乘直升机落到现场，但仍然没有做到。陆战旅士兵们从山上凝视着友军的尸体，像是在远远地寻找尸体的人。营随着基恩作战的停止，奉命撤回，始终未能收容友军的尸体。

在凤岩里受到北朝鲜军主要攻击的炮兵，损失如下：“美国公开史料”将这个峡谷称为“炮兵的坟墓”和“血的峡谷”。

第555野战炮兵营（105毫米榴弹炮）损失2个连的全部8门火炮，战死100人，负伤80人，车辆全部；

第90野战炮兵营（155毫米榴弹炮）损失火炮6门，战

死100人，负伤60人，失踪30人，车辆26台。

北朝鲜军队广播这次战果说："缴获及破坏155毫米榴弹炮9门，105毫米榴弹炮12门，坦克13辆，车辆157台。"

泗川的圈套 12日晨，陆战旅向泗川急进。中午前后，将第3营派出营救凤岩里的友军，主力仍旧继续前进，下午1时许，刚接近泗川东南6公里处成U字型的昌川隘路口，发现像屏风一样的山上有北朝鲜兵。这是北朝鲜第15团第2营和第83机械化团，为了伏击陆战队而占领倒八字型阵地。陆战旅第1营开始进攻公路两侧的北朝鲜军队阵地，在海盗式飞机的紧密支援下，黄昏前后夺取了倒八字形阵地左右肩部的301、205、202高地，解开了北朝鲜军队设的圈套。

这次进攻轻易地取得成功，是海盗式飞机的支援的结果。陆战旅和海盗式飞机（海军航空队直接支援陆战旅的舰载机）的协同无比紧密。海军航空队平时就和陆战旅一起进行登陆演习，所以他们空地之间是心连心的。因此，步行在地面上的陆战旅和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行员之间团结得很好，支援机最得意的是对陆战旅进行无微不至的支援。据说，这时海盗式飞机编队除力求经常滞留在上空以外，如果紧急请求支援，会从游弋在镇海湾的航空母舰上起飞，数分钟后就飞来，比炮兵支援还紧密。

据认为，凤岩里悲剧和泗川的伏击，表明基恩作战未能收到预期效果。而且那时，洛东江突出部的战况告急，第8集团军已将预备队全部用光，战局不可预料。8月攻防的顶点就是这一天。第8集团军决定，12日黄昏坚决中止基恩作战，将基恩支队撤回到西北山一线转入防御，把由防御节省

下来的陆战旅作为集团军预备队。基恩支队13日零时刚过，命令各部队撤回。

补给道路的保持 这次作战期间，美第24团对被视为北朝鲜军队集结地的西北山块进行了扫荡，但团不仅没有夺取西北山顶，而且一步也没有进入山块的深处。北朝鲜军队的兵力虽未查清，但巍峨的天险和它顽强的抵抗，却使团的进攻不能进展。北朝鲜军队将西北山块作为根据地，将主山山块作为前进据点，反复进攻了基恩支队的后方。马山—镇东里—咸安—马山环形道路成为它进攻的主要目标，埋设地雷，狙击桥梁，通过公路的纵队几乎都受到射击。因此，补给车辆前后有坦克队的掩护，不派步兵搭乘就能不行动。配置在昌原—马山地区的补给机构，必须不断地派坦克警卫。联络车也因有危险而不得不改用坦克。因此，参加这次作战的坦克数，仅中型坦克就约100辆，但其大部分是用于担任后方勤务，用在第一线的坦克数，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在这个战场上，坦克不是向前推进的核心，而是警戒后方的主力。在这里出现了如此特殊的情况，以致使人认为："游击队的战法，使现代陆上兵器的象征之一的坦克无能为力了"。

作战的评价 "美国公开史料"将这次作战做了如下评价：

> "支队采取了为时7天的攻势，夺取了目标晋州山口，但却未能达成作战目的。支队不仅没有打垮当面的北朝鲜军队，也未能从西北山块将其驱逐，未能将防线推到晋州山口—泗川一线，相反，自己的后方却被袭击，遭受了意想不到的损失。而且，作为这次作战的主要目的之一吸引大邱正面之敌也没有做到。北朝鲜军队从大邱正面一个兵也没

转用，对判断为7500人的北朝鲜第6师，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集中2.4万人的大军进行的这次进攻，由于地形和北朝鲜军队战法的特殊性，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

然而，这次作战却实现了如下目的：击退北朝鲜军队的进攻，保障马山的安全，官兵们取得了进攻经验，为占领釜山阵地南翼的南江—西北山块—镇东里一线提供了有利条件。”

然而，北朝鲜军队的损失也达4000—4500人，残存的兵力不过3000—4000人。当基恩支队过高地估计自己的损失为作战失败而痛苦时，对手的损失则超过了这个数字。

三、转入防御和开始山地战

8月14日，基恩支队主力从北向南按第35、第24和第5团的顺序进行并列配置，沿南江南岸占领了十二堂山（271米）—战斗山（655米）—笔峰（743米）—西北山（738米）—狐高地（342米）—王女峰（181米）一线。

支队配置的特点是：①在装备车辆的美军一向不喜欢的700米级的西北山的棱线上选定主阵地；②支队没有预备队。实际上，选定西北棱线为主阵地时，出现了各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咸安公路东侧棱线好；有的说南旨桥—漆原—马山公路（漆原公路）的东侧棱线或西侧棱线好。特别是西北山和笔峰与战斗山（被称为凝固汽油弹山或血的山），必须靠绳索和链条攀登，单兵攀登需要3—4个小时，何况山顶有北朝鲜兵占领，所以不少人表示为难。

然而，考虑到需要确保阵地内的机动和反击所不可缺少的马山—镇东里—咸安—马山的环形公路，和对阵地补给的

难易、马山的政治上与心理上的价值等，大家的意见还是统一到原案上了。可是向700米级的山顶上补给用的唯一运输工具是背架，所以，师雇用了400—500名南朝鲜劳工。其中混进了一些游击队员和通敌分子，带来了种种灾难。

师为什么不设预备队尚不清楚。大概是由于第一线团各自设有1个营的预备队，所以师可能打算将这些预备队作为师预备队使用。然而，师没有统一的预备队，则给9月的防御带来了巨大的困难。16日撤销了基恩支队的编组，以后又称为第25师。

另一方面，北朝鲜第6师从北向南并列配置第13、第15、第14团与美第25师对峙，其第14团坚守西北山顶，居高临下将美第25师的阵地尽收眼底。该师在基恩作战中蒙受的损失是非同小可的，所以连同8月12日补充的约2000名新兵在内，实有人员也只有5000—6000人。而且这些新兵只受过7到10天的训练，其中半数没有武器。坦克剩下了12辆，但因油料不足而不能随意行动，食粮从7月下旬以来减到定量的一半以下，所以士兵的体力已接近极限。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北朝鲜第6师师长方虎山将军，8月18日夜，突然对十二堂山进行大规模夜袭。因为，要打通晋州—马山公路，向前推进，夺取这座山是先决条件。这次夜袭是持续到9月20日的山地战的序曲。从这时起，在这座巍然耸立于镇海湾的600—700米级的山群，展开了历时一个月的殊死的争夺战，北朝鲜第13、第14团团长在突击中战死。

第五节　洛东江突出部的防御

一、美第24师的防御准备（参照插图6）

地形　洛东江宽300—1000米，水流部分为200—300米不等，水深一般为2—3米。而且，两岸为不生长树木的山，几乎象陡壁一样耸立在江岸。

洛东江突出的地方是在灵山的西面，称为"洛东江突出部"，这里是从居昌、陕川地区经灵山至密阳和三浪津的重要路线。

判断　美第24师担任的正面，直线距离约34公里，河川距离约52公里。第24师师长查奇将军通观这个地区与道路网的情况，认为："北朝鲜军队的主攻可能是指向昌宁正面。这个正面徒涉点多，地形也适合步兵进攻，但由于道路少，防御一方以装甲部队反击和增援是困难的。因此，北朝鲜军队可能利用我军这个弱点实施进攻"。在战场上要格外地注意我们的弱点。关于进攻的时间，他认为："敌为乘我未完成防御准备之机可能提前进攻，但由于渡河器材少，也许不会那样快。"即判断："敌在8月上旬以后，可能将主攻指向昌宁正面而发起进攻。"

部署　这时，美第24师的兵力极度减少，步兵团仍旧只编成2个营，步兵营的人数不满500人，没有中型坦克，师炮兵有105毫米榴弹炮17门，155毫米榴弹炮12门，估计"师的战斗力已降低到编制的40%。因此，师鉴于防御正面和兵力的关系以及制空权、敌我机动能力、地形和交通网等情况，决定采取机动防御方式。命令第21团配置在判断为北朝鲜军队主

攻的昌宁正面，南朝鲜第17团在玄风正面，第34团在灵山正面分别组织防御，将机动预备队美第19团和侦察连配置在昌宁。

洛东江突出部是美第34团的防御正面。团的正面直线距离为13公里，河川距离达19公里，至少有6处徒涉场。团将第3营配置在河岸，将第1营作为预备队控制在讲里。第3营将3个连并列配置在河岸，营的防御正面也就是团的防御正面，所以连占领的正面达2—2.5公里，其阵地设置在陡峭的山上，由半个班为单位的阵地连缀而成。另外，连和连之间的间隙为4—5公里之多。营虽以车辆侦察分队和巡逻哨来警戒这些间隙，但夜间警戒却成了问题。

阵地是8月2日—3日以来构筑的，掩体等工事已经完成，但因器材少，敷设铁丝网和地雷的地方，仅是昌宁正面的一部分。

居民的撤离　师自乌山以来，尝到了居民和难民行列的苦头，所以在占领阵地时，距河岸8公里以内的居民都要立即全部撤走。师用传单和大功率扩音器宣布："不从规定的地域撤离，就要当作敌人一样枪杀"，然后将集中在昌宁和吴山附近的约30万人护送到釜山地区。另外，想从洛东江西岸逃往洛东江东岸的难民，推算有10万人；让这些难民过江就会放进游击队来，所以师在难民纵队前面展开弹幕射击，把他们赶了回去。

训示　查奇师长在占领这个不撤退的阵地时，向部下作了如下训示（这个训示和其他师长训示是大同小异的）：

"在防御中，要充分注意警戒道路和河川，建立好通信联络，各人熟悉自己的任务，无论何时发生任何情况，都必须有能够对付它的准备。"

"退却是不允许的。每个人都能做好规定的准

备工作，就没有必要后退了。在各自岗位上奋勇战斗就行。”

“每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有武器、弹药以及土工作业工具。没有这些，连自己也无法保卫。过去，即使有时间也不挖堑壕，因而受了很大损失。……”

二、北朝鲜第4师的突入（参照插图6、7）

在攻占汉城、永登浦、大田战斗中建立伟大功勋、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第4师师长李权武少将，在8月4日前将全师集结在陕川周围，准备渡过洛东江。据尔后调查，这时师的兵力在7000人左右，步兵团兵力约1500人，火炮12门，减少到30%，从锦山追赶上来的坦克数量也不多。可是，后来被俘的北朝鲜第16团团长白上校的证词说：团的兵力为2300人，第1、第2营各有500人，第3营为800人，炮兵营300人，其他为200人。

李权武师长希望，在进攻时，充分做好渡河准备特别是在搜集渡河器材，堆积弹药，准备好火力之后再实施渡河进攻，但是整个战局是不允许这样的。师奉命与在倭馆北侧渡河的第15师和进攻马山的第6师相呼应，在5—6日夜坚决渡河。

8月6日上午零时，洛东江上升起红、黄色信号弹，北朝鲜第16团以主力在釜谷里渡河点、以一部在乌项的渡河点开始秘密渡河。

在釜谷里正面渡河的主力荫蔽地渡过了河，但登上河岸即陷入地雷场里，并遭到炮击，受到12.5毫米重机枪的集中射击而被击退了。在这次战斗中，特别有效的是12.5毫米重

机枪的扫射。这里是美第34团和第21团的结合部，阵地的间隙有3公里多，所以美第21团团长史蒂芬斯上校特别配置了数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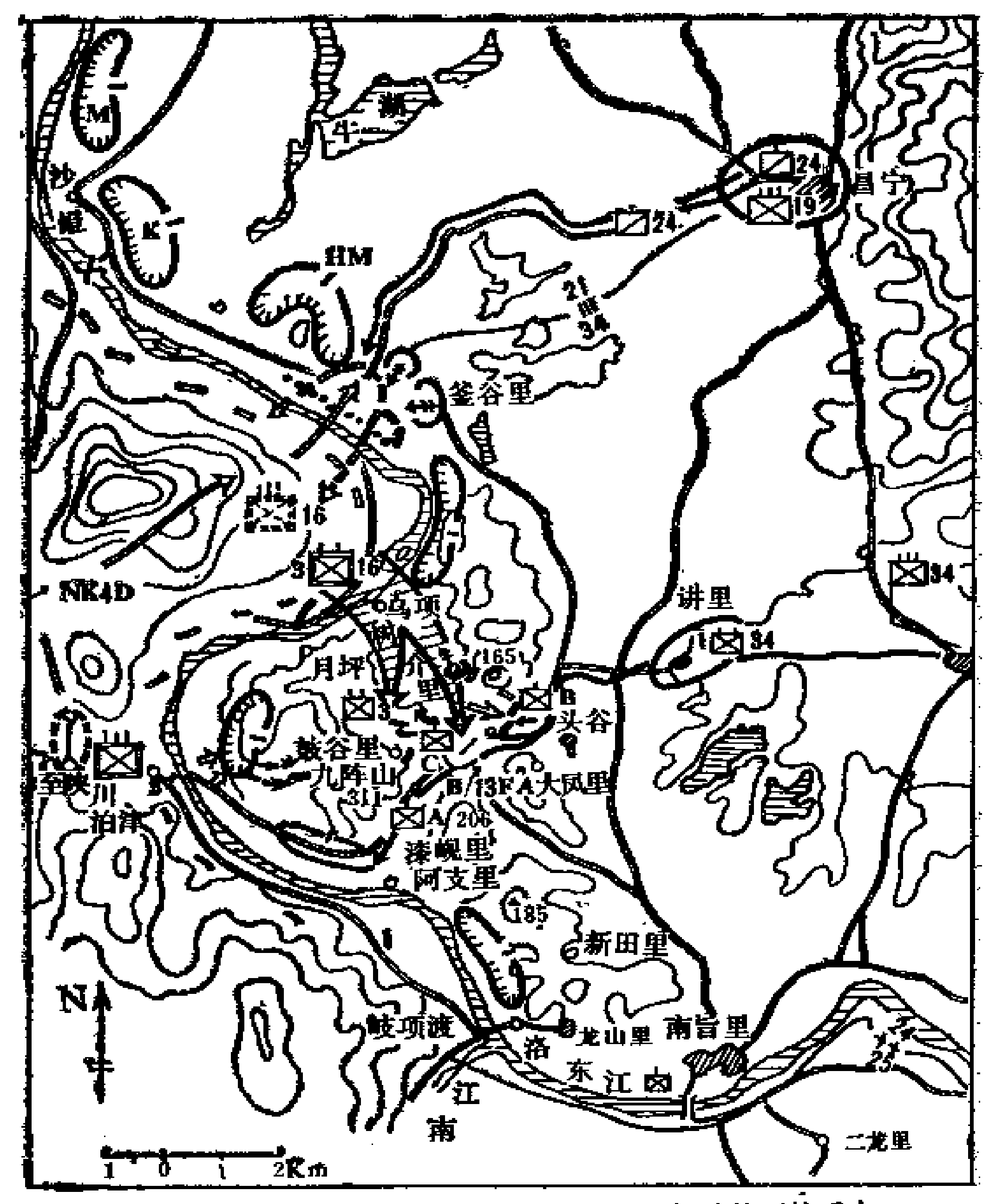


插图6　突击部的战斗（8月6日北朝鲜军队的团的反击）

机枪，就是它建立了卓著功劳。

然而，在乌项偷渡的北朝鲜军队，却在美国兵未察觉的情况下，继续肃静地渡河。不可思议的是，防御这个正面的第34团的I连，将全部人员都配置在标高130米的山上阵地里，在乌项渡口连观察哨也未派。

渡过河的北朝鲜军队是第16团第3营的800人。北朝鲜兵将枪和衣服举在头顶上，将装具和部队装备的轻武器放在木筏上，在齐肩深的浊流中徒涉。然而，这种临时御扎的木筏不能渡重机枪和中迫击炮以上的重火器，所以渡河部队只能携带轻武器。北朝鲜兵渡到东岸后，穿上衣服，以排为单位编成纵队，对俯视渡河点的北方700米的I连阵地连看也不看，沿河谷南下了。

8月6日凌晨1时刚过，107毫米迫击炮队受到奇袭，接着鼓谷里的第3营营部被奇袭。刚从步兵学校转来的第3营营长佩雷斯中校，由于营部已四散，所以跑到讲里的第1营避难了。

三、团的反击（参照插图7）

美第34团团长比钱普上校，凌晨2时许接到佩雷斯中校的报告说："重迫击炮队和第3营营部受到兵力不明之敌的袭击而溃败了。"因此，虽然搜集了情报并询问了第一线连，但没有发现河岸阵地有任何异状，也没有1个连察觉北朝鲜军队的侵入。因为是在漆黑夜里发生的事，所以没办法查明情况，也没发现北朝鲜军的渡河点、渡河方法和兵力等。不久，收到占领突出部尖端的L连的报告说："连的左翼受到敌人进攻，一部被驱逐了"。因此，团长判断："敌人是在唯一的汽车渡口、最重要的接近路泊津渡口渡河的"，

决定天明后用团预备队进行反冲击，在搜索敌情的同时将其驱逐，上午5时20分得到师长批准后，向第1营营长艾尔斯中校下达了如下反冲击命令："沿灵山—泊津公路地区实施反冲击，恢复河岸阵地"。艾尔斯营长指挥乘车的C连先行，对第3营营部所在地鼓谷里的北侧高地上射击的北朝鲜军队发起了进攻，但是，战斗很激烈，以至连长三次负伤，进攻没有进展。北朝鲜军队占居明显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C连的第一线部队进入水无川河床时伤亡渐增，上午10时前后连里健在的士兵仅有35人了。

上午10时30分前后，在头谷附近同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不久就停止了。这是在头谷山麓占领阵地的第13野战炮兵营的B连受到其西侧高地北朝鲜兵的射击，将4门火炮、9台车辆丢弃而后撤了。

艾尔斯中校认为："如果不以营主力进攻，就打不开局面"，遂于上午11时前后，从指挥所的暗沟里跑出去，迎接徒步追赶来的营主力。途中的炮兵阵地上没有一个人，仅有火炮对着南方。

这时副营长指挥营主力，连早饭也没吃，跑步前进，在东亭里击退北朝鲜军队的侦察兵后，以2辆M—16自行高射炮为先导，将A、B两个连展开在道路两侧，同时开始攻击前进了。虽遇轻微的抵抗，但因天气酷热，前进不够顺利。艾尔斯营长来回督促部队前进，但进攻道路北侧的B连，突然受到标高165高地周围①的北朝鲜军队的强有力的抵抗，一辆自行高射炮被打坏而停止了进攻，以后就固守165高地

① 标高165高地的周围，有三个外形相似的高地，总体是三叶草形，所以美军将这个高地群称为三叶草高地—编注。

东侧的台地。

另一方面在道路南侧前进的A连伤亡了2—3人，但仍继续前进，通过无人的炮兵阵地，进到传说C连被歼的鼓谷里东侧，开始进攻认为是北朝鲜军队占领的面粉厂。当时，轻型坦克赶上来了，A连和坦克同时突入，原来工厂中只有C连的残存人员。据说，他们从早晨开始击退了北朝鲜军队的数次冲击，为增补围墙的厚度，使用死者的尸体代替了土袋。

在A连的前面没有发现大股北朝鲜军队。连在日落后（下午8时）前后进至河岸，和正后撤的L连一部会合，占领了漆蜆里的河岸高地。四周是平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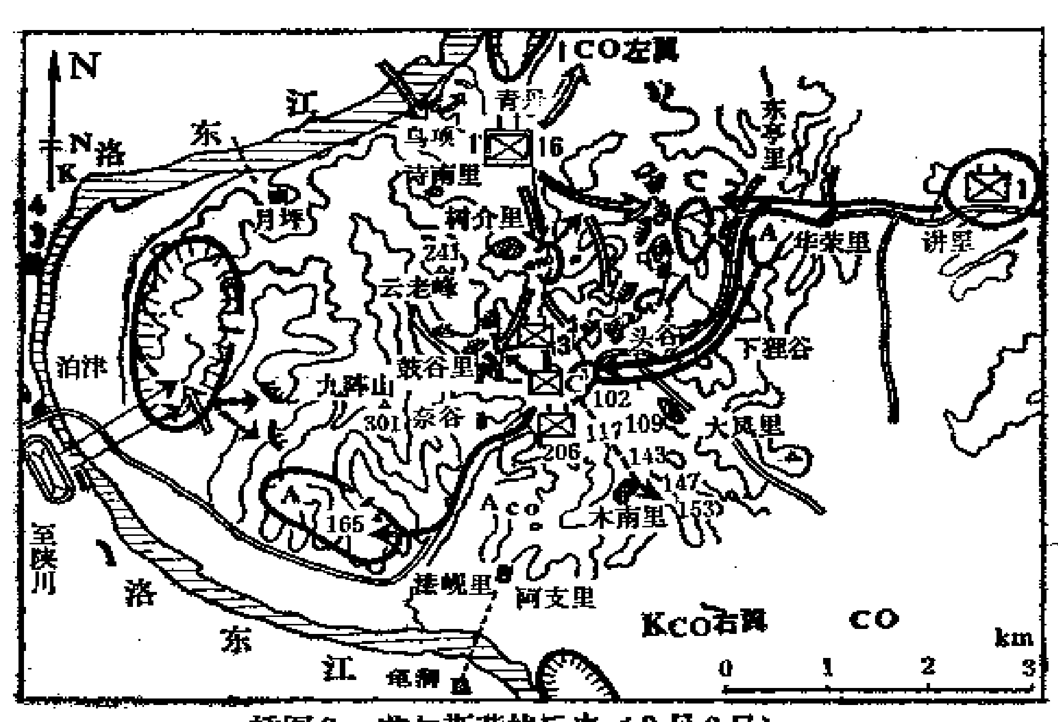


插图7　艾尔斯营的反击（8月6日）

四、师的反击（参照插图7、8）

天亮后，师以炮兵观测机搜索泊津渡口至釜谷里正面的渡河点，同时注视艾尔斯营的反击。上午9时前后，师长判断："北朝鲜军队是从突出部的泊津渡口附近渡河的，其兵力约800人"，遂命令预备队第19团首先向讲里前进，以便沿灵山公路反击。

当时，师了解到的情况是：L连和位于鼓谷里的第3营营部被袭击，艾尔斯营在鼓谷里苦战，头谷的炮兵阵地前面出现了北朝鲜军队，炮兵连退却等，全是北朝鲜军队在沿泊津渡口—灵山公路地区行动的情报，所以，师也将北朝鲜军队的渡河点误认是泊津渡口，企图以第19团进攻泊津渡口，首先令其向讲里前进的。然而，不久从L连的报告和I连的后撤①等得知，北朝鲜军队的渡河点是乌项渡口，所以又决定将第19团进攻目标改为乌项，封锁北朝鲜军队后续部队渡河。

第19团为夹击乌项而发起进攻，在青丹村庄急袭北朝鲜兵约300人，将其打得溃不成军，乘势进攻乌项北侧和青丹南侧高地，但未成功。占领乌项北侧高地的北朝鲜兵的抵抗非常顽强。

重视事态发展的沃克将军，鉴于第24师的实力和北朝鲜军队渡河点的位置，从预备队中抽出第9团第1营增派给该师。

---

① 6日晨，I连前面的乌项北侧高地出现了北朝鲜军队，接着看见向东北前进，没有受攻击，却说"被包围了"，便后撤到第21团的防御地区。副团长瓦德林顿中校急忙返回阵地。这一段插曲，以后似乎成为查奇将军解散第34团的重要原因之一。——编注

中午前后，查奇师长对残存在釜谷里东侧的一部北朝鲜军队以侦察连和第34团I连进行了扫荡，但由于必须通过广阔的水田实施进攻，加上北朝鲜军队的顽强抵抗，所以受到意外的损失而没有成功。这一天，北朝鲜军队的后续部队曾多次企图从泊津和乌项以及釜谷里渡口渡河，都被师炮兵以全部火炮展开弹幕射击将其击退，空军全天压制渡河点，阻止其渡河。

8月7日拂晓，一部北朝鲜军队向玄风正面的南朝鲜第17团的正面实施渡河进攻，南朝鲜军队乘敌在河中半渡之机将其击退。这天，第8集团军考虑南朝鲜军队需要整编，将南朝鲜第17团调至大邱，师紧急编成海萨尔支队〔第3工兵营主力、第78坦克营（欠坦克）、第24侦察连〕接替其阵地。这时，师和集团军都认为："进入突出部的北朝鲜军队的兵力并不大。"这一点，从集团军给师增派1个营的兵力也可以看出一些眉目。

查奇将军认为："6日，师进行反击的失败是因为进攻不协调"，7日晨，并列第19和第34两个团实施第二次反击。然而，第34团的进攻部队仅有B连，第19团不足编制的70%。而且，天气炎热，再加上粮食和水的补给不足，北朝鲜军队又在夜间进行了增援，所以师的进攻没有取得进展。这时，友军飞机又多次误射，第19团的进攻便自然停止了。于是北朝鲜军队转入攻势，驱逐B连，完全占领了三叶草高地，进而南下，也占领了大凤里的棱线①。

---

① 大凤里的棱线是向南伸展长4公里的马背形高地，从北向南为102、109、117、143、147、153高地相连接。这个高地和三叶草高地共同形成洛东江突出部的基部，可以望见8公里以东的灵山，是这个战场的要点—编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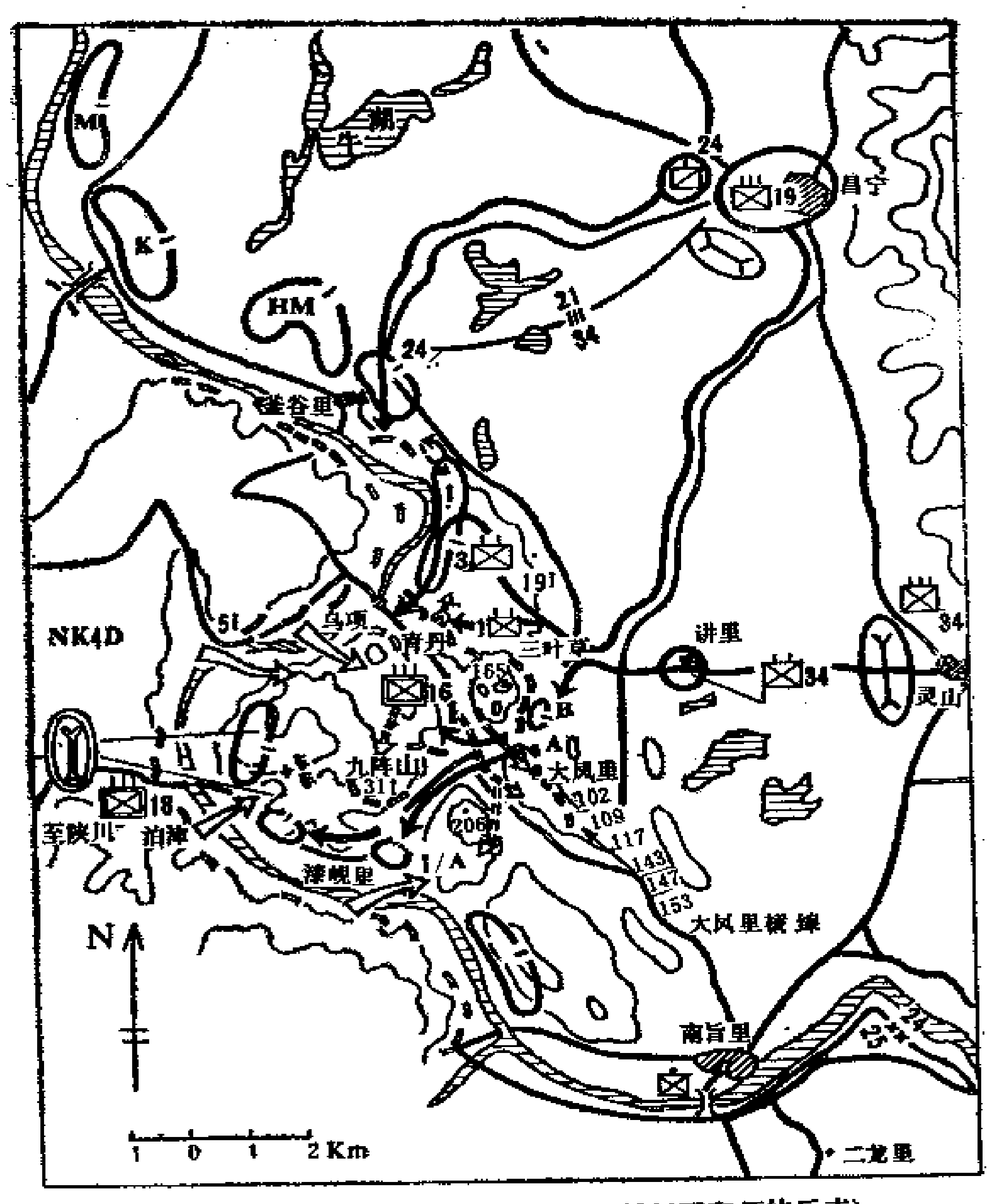


插图 8　突击部的战斗（8 月 6 日关于团和师的反击）

这样，北朝鲜军队在渡河第二天的 7 日中午前后，把美第34团的A、L两个连甩在突出部的尖端，以确保三叶草、大凤

里要点，基本上建立起桥头堡。

这天早晨，占领漆岘里东西高地的A连连长阿尔芬斯上尉，发现在北侧的九阵山（313高地）上有北朝鲜兵，知道后方被切断了。然而幸运的是炮兵前进观察组的无线电还畅通，便请求空投补给品；由于阵地狭小，回收很困难。四周山上有北朝鲜兵出没，但当夜是平静的。

五、集团军的反击

在第8集团军看来，北朝鲜军侵入突出部，好像在腰上被插上了一把短刀。集团军指望7日晨师的反击，但却失败了，并得知北朝鲜军队已基本上建立起了桥头堡。而且，这天早晨，集团军寄希望于自己发起的基恩作战，如前所述，没有取得迅速的进展，在倭馆北侧渡河的北朝鲜第15师还对大邱构成了重大威胁。第8集团军确实感到北朝鲜军队对西侧面发起了全面攻势，认为有必要迅速投入集团军预备队，驱逐突出部的北朝鲜军队，将位于庆山的第9团（欠第1、3营）增派到灵山。

可是，第8集团军将第9团主力增援到突出部的7日夜，北朝鲜军队也穿过美军炮兵间歇性的拦阻弹幕，推进大约2个营的增援部队。8日晨，在漆岘里高地的A连连长发现北朝鲜军队在眼下的渡口，用一次乘10—12人的6只小船①在晨雾中渡河，立即命令12.5毫米机枪扫射，将敌人打乱，但北朝鲜军队在前一夜也以这种方法进行了增援。两军向突出部集中兵力的竞赛开始了。

---

① 在大河里，民船必定已隐藏在沿岸，所以只处理水上的小船，一般不可能把全部渡河器材都处理掉—编注。

第9团团长希尔上校，8日上午8时30分刚到达密阳的第24师司令部，等得已久的查奇将军就命令他“立即实施进攻”。

然而，团在下午1时30分从庆山出发，目前在行军中，敌情和地形也不了解，何况团还没有战斗过。因此，希尔上校请求推迟进攻发起时间，但整个战局不允许推迟，进攻发起时间决定为下午4时。

第一次反击　第9团在灵山—泊津的两侧展开，以第34团B连的阵地线作为进攻出发线而发起了进攻。在空军和105毫米榴弹炮兵主力和12门155毫米榴弹炮的支援下，黄昏前即占领了165高地及其南侧高地与大凤里的北端高地（102高地），所以看来似乎反击进展迅速。可是，入夜的同时，北朝鲜军队开始了反冲击，团出乎意料被一举击退到进攻出发线。而且，团在初战中，军官伤亡极大，团在一天之中就丧失了骨干战斗力。

漆舰里高地的A连，下午受到炮兵和迫击炮的夹击。这显然是以交会法进行试射。接近黄昏，连长阿尔芬斯上尉发现对面山谷中出现了大纵队。上尉判断：“试射和纵队的接近是今夜北朝鲜军队夜袭的前兆”，下午11时请求撤退。艾尔斯营长和比钱普团长批准了A·L两个连的撤退。

A连下山不久，敌人即开始对原阵地进行了猛烈的炮击，不久就听到了冲击的喊声。连悄悄地向前行进。尖兵在大凤里高地的西端受到了认为是友军的北朝鲜军队的奇袭而溃散；幸运的是主力和L连走错了路，天明后回到占领大凤里东侧高地的艾尔斯营。

8日，第24师各团的兵力大约是：第34团1100人，第19团1700人，第21团1800人。

由于A·L连从河岸撤退，当夜北朝鲜军队即着手架设水下桥。水下桥是苏军在诺门坎和德苏战争特别是斯大林格勒战役时爱用并取得出乎意料效果的一种桥，这种桥架设在水面以下，空中侦察难以发现。北朝鲜军队学习这种故技，其高度位于水面下30公分，主要以岩石、木材和土袋等堆成土堤（浅滩）作为徒涉场。北朝鲜军队知道，没有重火器的渡河，进攻能力是有限的，似乎痛感快速架桥的必要性。

9日晨，希尔团再次发起进攻，但由于前一天损失了大部分军官，只夺取三叶草高地的一角，进攻没有进展。这时，作为师左翼据点的K连，突然受到围攻，观察所被破坏。K连连长请求撤退，但比钱普团长命令坚守，10日将整编过的L连增加到它的右翼。

9日夜，北朝鲜军队好像有了新的增援。然而，查奇师长判断："胜负各一半或四六开，于我有利。我艰苦，敌人更艰苦。再努一把力可以压制敌人。时间越长战斗就越困难。"10日晨，师以全部力量再次发起了进攻。

疲惫不堪的希尔团，竭尽全力发起第三天的进攻，但几乎在这同时，北朝鲜军队也发起了进攻，所以两军的进攻碰头了，战线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为此，希尔团的军官伤亡越发增多，第2营连队的军官各连都只剩下1—2名，精疲力尽的营终于从三叶草高地被击退。希尔团8、9两日进攻获得的战果都失掉了。

另一方面，右翼美第19团第2营，虽然受到重大损失，但仍继续进攻，终于夺取了瞰制渡河点的乌项北侧高地，但营的步兵合计减少到100名（E连30名、F连25名，G连40名）已无力再进攻了。

查奇将军研究了五天反击失败的原因，认为突出部的指

挥单位增多，师顾不过来，其指挥控制差也是失败原因之一，遂将突出部的所有部队全归资深的第9团团长希尔上校统一指挥。这个部队称为希尔支队，其11日晨的编组如下：

希尔支队部	（希尔上校）
美第9团战斗群（欠第3营战斗群）	（希尔上校）
美第19团	（穆尔上校）
美第34团	（比钱普上校）
美第21团第1营	（史密斯中校）
师炮兵（105毫米榴弹炮29门，155毫米榴弹炮12门）	
工兵	1个连

不屈服于10日失败的查奇将军，那天夜里和希尔支队长策划，决定从右翼第一线的第21团抽出第1营(史密斯营)加强支队的左翼，其他大体保持现在态势，11日恢复进攻。将军是想在最后五分钟决以胜负。可是，这天夜里完成水下桥的北朝鲜军队，已将火炮14门、坦克数辆等重装备和预备队第18团渡过河，准备11日晨的进攻（北朝鲜第4师在渡河的第五天将其主力渡完。）。

灵山的危机　河岸未设监视哨的希尔团，不了解北朝鲜军队已增强。11日晨企图按预定计划发起进攻，但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射击，在进攻出发线上进退两难。北朝鲜军队的进攻火力准备成了火力反准备。前夜，如象从右翼团转用来的史密斯营，正在大玄里高地南侧的成土里附近准备进攻，却在到达进攻出发线前遭到急袭，不得不后撤。

这时，第一次在东岸出现的北朝鲜军队的炮兵，沿灵山—泊津公路梯次配置6门、4门、4门三个炮群，实施了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弹幕射击。这表明，北朝鲜军队的决心非常之大，弹药也很充足。北朝鲜炮兵，这天第一次炮击灵山市

区，扰乱了希尔支队的后方。而且，好像与这次炮击相呼应似地，北朝鲜军队的一部和游击队出没在灵山—密阳公路上妨碍师的补给，同时，击退在灵山南侧地区担任警戒的侦察队的一部，袭击了师和第25师唯一的联络桥，即南旨桥，驱逐了担任警戒的K连的1个排。北朝鲜军队擅长的穿插战术开始了。成为优势的北朝鲜军队，是在希尔支队正面施加强大压力的同时，从其左翼插入开始袭击后方。查奇将军急忙以直辖的第14工兵营在灵山附近担任警戒，但恢复局势已没有希望了。

第8集团军对师的危机感到忧虑，将在马山的集团军预备队第27团第2营配属给查奇将军，使其担任夺回南旨桥和扫荡灵山南侧地区的任务。第2营（默奇中校）乘车驶向南旨桥，据说，由于途中的漆原—南旨桥公路上充满了难民，不得不一面拨开人群一面前进。这些难民是第25师在8月份从战线后方地区撤离的120335名难民中的一部分。营接近南旨桥时，慌忙横向躲避的难民的牛车翻了，当时滚出了15支步枪和一些弹药，发生了一场骚动。这是12名北朝鲜兵企图穿便衣潜入。营刚接近二龙里（南旨桥以南2公里）约有200名游击队设伏，顽强地阻碍营的前进，在山腰耕地的农夫也立即射击，战场情况变得极其复杂。当夜，默奇营冒着若干敌人的火力渡过洛东江，驱逐桥畔的北朝鲜军队，初步建立起了桥头堡，准备12日晨的进攻。

然而，在这8月11—12日夜，北朝鲜军队继续向灵山穿插，12日晨占领了灵山东侧高地，天明前后袭击了师的救急车队，同往常一样，起火车辆的残骸堵塞了师的补给道路。从俘虏的供词中推断，北朝鲜第4师当夜整个部队全部渡河完毕，其部署是：美第19团正面为第5团，三叶草和大凤里

高地为第16团，第18团的1个营作为师预备队配置鼓谷里附近，第18团主力似乎奉命穿插到灵山。而且，当夜北朝鲜第10师的一部在玄风突出部渡河，进抵南进可到昌宁，东进可抵清道，北进可至大邱的位置，这一点前面已经叙述过。洛东江畔的战斗现在正酣。

在这个12日晨的危机中，希尔支队长立即从前线抽出F连的基干部队进攻灵山东侧高地，F连反而受到压迫，只好竭尽全力防守灵山。这时，担心北朝鲜军队向密阳突进的查奇将军，以2辆坦克和从司令部的书记、炊事兵、宪兵等8个单位集中起来的150人临时编成的哈弗曼支队（司令部连连长）负责防御灵山—密阳公路上的元前岘山口。这个措施确实是得当的。哈弗曼支队整整一个下午受到北朝鲜军队的猛烈进攻，但他们得到装甲车三次补给的水、口粮和弹药，顺利将敌击退，科吉尔中尉由于奋战建立卓越功勋而获得银星章。

另外，在这危急之际，昨夜进抵南旨桥的默奇营，为了解救灵山之急，在空军的协助下，沿南旨桥—灵山公路进攻，打垮了得到迫击炮支援的强有力的北朝鲜军队，到黄昏为止，取得了毙敌100人、缴获机枪2挺的战果。但由于北朝鲜军队的顽强抵抗和坚决反击，没有取得决定性战果。

12日灵山南方及东方地区的情况是，既没有战线也没有战面。两军部队陷入混战，呈现出难以识别的状况。然而，第24师和第8集团军则都估计入侵灵山南侧的北朝鲜军队的兵力为2个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沃克将军命令控制在马山的集团军预备队第27团（米凯利斯上校）主力进攻灵山南侧地区。

8月12日这一天，基恩作战受到北朝鲜军队的反击，出

现僵局，在大邱西南侧的龙浦，新渡过河的有北朝鲜第10师，东海岸的南朝鲜第3师被压缩得越来越厉害，对于第8集团军来说，是感到四周受到强压的血腥之日，任何正面都需要增援的状态。但集团军重视突出部的战斗，向这里投入强有力的预备队。第27团主力有秩序地北上，13日晨和默奇营会合，为解救灵山之围发起了进攻。

实际上，这时沃克将军没有考虑到北朝鲜第4师已全部渡过河，到了突出部。集团军的情报部认为，基恩支队正面的北朝鲜军队过于顽强，根据以前的经验，北朝鲜第4师的一部似乎在这个正面，在玄风正面渡河的部队大概也是第4师的一部，第8集团军对突出部进行零星①增援的理由就是根据这样的判断。因此，作为集团军司令官来说，有些玩忽职守，因为这场战斗的情形是，第24师不仅无法扫荡估计有2个团兵力突入突出部的北朝鲜军队，相反会被敌所压倒。

13日中午前后，飞抵密阳师司令部的沃克将军，以直升机将在灵山的希尔支队长召来，研究了当面的作战。“美国公开史料”将其会谈的情况记述如下。

> 查奇师长报告说：“北朝鲜第4师渡河完毕，已全部进入突出部。……”，沃克将军立即反驳说：“没听说此事”。查奇将军对无视他的反驳意见的希尔支队长说：“你能打败那个灵山东侧之敌

① 第8集团军对第24师的增援是零星实施的，即：8月6日第9团第1营，8月7日第9团（欠第1、第3营），8月11日第27团第2营，8月12日第27团（欠第2、第3营）8月13日第23团第1营—编注。

吗？”于是，希尔上校郑重回答说：“可以，刚才飞到过它的上空，我想今夜以前，是能够扫荡的。”据说希尔上校的答复充满了自信，所以沃克将军很满意。然后，沃克将军下令：灵山周围的扫荡结束后，再发起总攻。

然而，报告来的情况却与沃克将军的预想相反，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将军也同意了查奇将军的主张，把刚到达密阳的第23团第1营加强给查奇将军，使之担任灵山东侧的扫荡。

这天早晨，和默奇营会合的米凯利斯团主力向灵山进攻了，这像是奇袭北朝鲜军队。团不仅缴获了4门火炮（其中2门是美制的105毫米榴弹炮，2门是苏制的76毫米榴弹炮）等战果，下午3时前后，夺取了灵山东侧高地。而且与集结在灵山的第23团第1营和第14工兵营配合，在黄昏前完成了周围的扫荡工作。由此挽救了第24师的危机。14日，第27团作为集团军预备队被调到大邱，第23团第1营加强给玄风正面的海萨尔支队。

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作为师的左翼据点坚守新田里周围高地的第34团第3营（原为K、L连）对师的战斗未做出任何贡献。2个连虽然被四面包围，但它既没有阻止有炮兵随伴的北朝鲜军队的东进，也没有能吸引住它。是所谓散兵游勇。因此，希尔上校认为确保新田里周围高地毫无意义，14日上午2时即令一度奉命固守的营撤出，作为天明后实施总攻的预备队。

第二次反击　查奇将军在灵山周围扫荡结束之后，于14日晨给希尔支队下达了第二次总攻的命令。这是13日的密阳会谈决定的问题，按计划预定首先以100架战斗轰炸机实施

轰炸，再加以充分的炮火准备后发起进攻。可是，14日晨不巧下雨，乌云低垂。因此，停止轰炸，以集结于灵山西侧的33门105毫米榴弹炮，12门155毫米榴弹炮进行10分钟的炮火准备后发起了进攻。然而，当时各团的兵力已减少到如下程度：

第19团　2个营的步兵兵力合计约200人；

第34团第1营　步兵兵力合计在1个连以下；

第9团　第1营599人；第2营609人，约为定员的70%，连里的军官几乎没有了（美军师步兵营的编制定员为883人）。

因此，其冲击力不强是没办法的，希尔支队的总攻未取得进展。作为支队左翼第一线进攻大凤里高地的艾尔斯营的B连，紧跟徐进弹幕突入109高地，但立即又被敌人夺了回去。主攻的第9团的2个营碰巧与进攻过来的北朝鲜军队相遇，经过近战格斗将其击退，好容易突入三叶草高地的一角，激战一个小时，进行反复争夺，伤亡达60人之多，由于白刃格斗的兵力不足而未能扩张战果。这场战斗的激烈程度，从E连的军官和上士相继伤亡，乔尔丹中士不得不五次指挥全连就是证明。结果，这次总攻的成果不过是占领了三叶草高地的一角。而且，这天夜里，北朝鲜军队经过全线的反复夜间袭击，再次将第9团从三叶草高地击退，南翼的第21团第1营也被驱向北方。

15日晨，希尔支队再次发起进攻，但由于雨下个不停，空军不能配合，没有成功的希望。然而，进攻部队并不是没有士气。艾尔斯营的A连第2排柯林斯中士指挥着35人，但该排突入大凤里高地中央的117高地，同反斜面的北朝鲜兵进行手榴弹战，只剩下10人仍然奋战。即使如此勇敢战斗，

艾尔斯营仍旧没能守住117高地。因为营里连一个增援柯林斯排的预备兵力也没有。第9、第19团也是同样情况。希尔支队几乎丧失了全部白刃战兵力，现在不过是勉强地支撑着其战线。

然而，北朝鲜军队士气低落的征候也到处可见了。据说，15日在三叶草高地的一角，某中士突然被堑壕里跳出来的北朝鲜兵抱住，瞬间他听天由命了，但当他知道北朝鲜兵是请求投降的才放了心。

查奇师长来到支队部，希尔上校在无外人的情况下研究了情况。两人认为，北朝鲜第4师似乎也将其战斗力消耗殆尽，继续进攻固然好，但不能不承认师也没有进攻能力了。两人决定放弃进攻，在恢复战斗力以前采守势。双方陷入所谓避战状态。

沃克将军得到第24师进攻不成功和暂时采取守势的报告后，立即飞往密阳听取详细的报告。将军大概感到第24师的进攻不得力，显出不耐烦的样子，秘令查奇将军说："我想把海军陆战旅配属给你，我要尽快地结束这个突出部的战斗。要快"。这个话像是带有几分怒气。

这个秘令，是沃克将军未同任何人商量自行决定的，将军为了突出部的战况而焦急，听到第24师的进攻情况和查奇师长想"暂时采取守势"的报告后，难以容忍而突然讲的话。沃克将军中午前后返回大邱后，召集参谋正式决定投入海军陆战旅，并指示：15日下午，把结束基恩作战向密阳移动的海军陆战旅配属给查奇将军，从17日晨开始反击。

这时，北朝鲜第4师的实际情况，正如查奇将军等所分析的那样，是凄惨的。由于美空军对渡河点的攻击和炮兵的拦阻射击，师的后方常被切断，轻武器弹药也得不到补充，

例如插入灵山的北朝鲜第18团，14日以来一发子弹也未得到补充。另外，食粮减少到定量一半以下，所以体力急剧下降。再者，由于卫生器材不足，伤员不能治疗，重伤员几乎不能脱险，所以加快了士气的低落。

另外，当时补充到师的新兵，没有武器也没受训练。因此，主要是作为挖掘堑壕、搬运、粮食征发等劳役使用。据说，随着战况的紧迫，逃亡者骤增，其数目达补充数的40%。

因此，北朝鲜第4师的士气非常低落，只是由于原来中共军队的班、排长的旺盛精神，才防止了第一线的崩溃。

美第24师认为，在自己处于山穷水尽的时候，对手也是同样的情况。

15日这一天，第8集团军情报部得知11日夜以来，盘居在玄风西侧突出部不动的敌人是北朝鲜第10师的第23团主力。第8集团军对这支北朝鲜部队的位置，早就对它的动向非常关心，如前所述，14日第23团第1营就调到这个正面与海萨尔支队对峙着，但这个北朝鲜团一直未动，相反倒感到它有点可怕了。

六、摧毁桥头堡（参照插图9）

进攻计划　得到海军陆战旅配属的查奇将军，15日夜一面组织与集团军和海军陆战旅的协同，一面计划17日晨的进攻。将军的原案是从北往南并列第19、第34、第9团、海军陆战旅、史密斯营，进行25分钟的进攻火力准备后，上午8时所有部队同时发起进攻，陆战旅和第9团作为主攻，两个部队从北朝鲜军队的两翼楔入进行夹击。这个方案是基于下述判断：“北朝鲜军队的主阵地在乌项—三叶草—大凤里高地

一线，特别是大凤里高地的北端和三叶草高地南端的头谷高地有相互支援关系，所以必须是同时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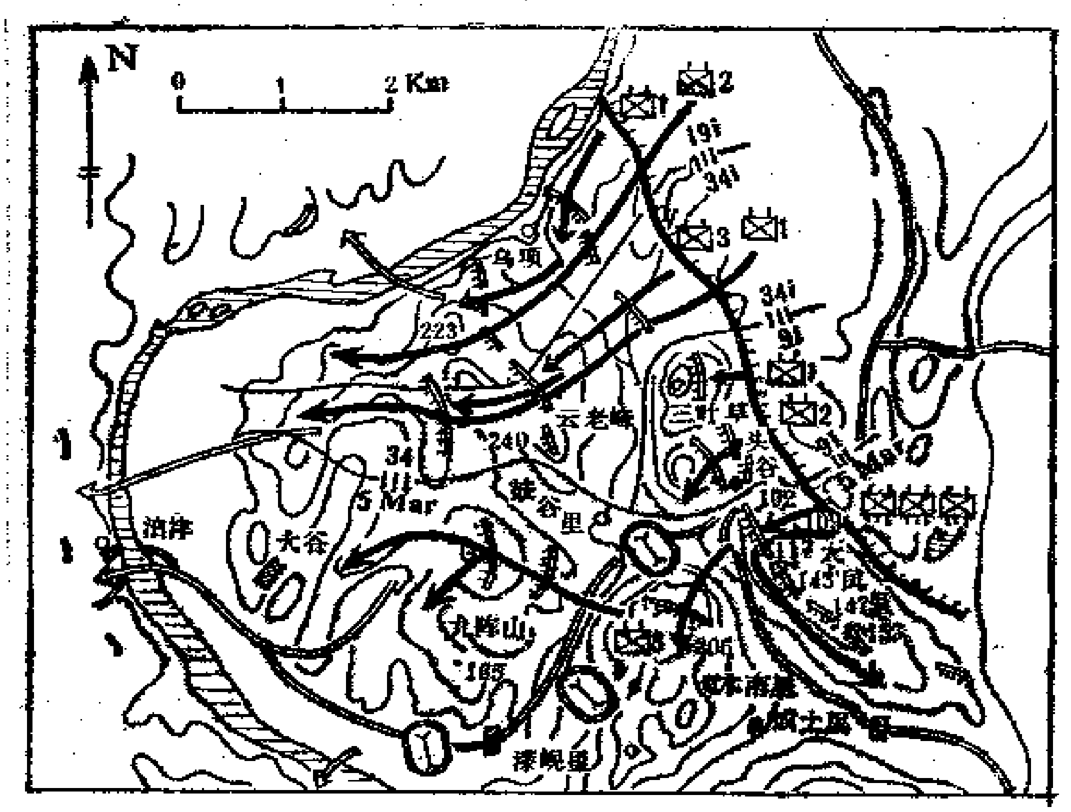


插图9　摧毁滩头阵地（8月17日～19日）

可是，第5陆战团团长默里中校认为，大凤里棱线南翼是暴露的，而且薄得像屏风一样，所以北朝鲜军队不会将其作为主阵地，北朝鲜军队的主阵地是其南侧最好的阵地线——206高地。

因此，中校认为最好首先夺取北朝鲜军队前进阵地的大凤里高地，尔后进攻后方主阵地，所以主张："应首先以海军陆战旅单独夺取大凤里，然后师主力再发起进攻。海军陆战旅进攻大凤里时，师以主要火力给予支援。"经过一番

争论之后，查奇将军采纳了默里中校的意见。

海军陆战旅的进攻 17日上午7时35分，进攻火力准备开始了。专门配合陆战旅作战的18架海盗式飞机轰炸了大凤里棱线，总数49门火炮对默里中校认为是主阵地的206高地进行射击。这次炮击和轰炸的方法与通常方式相反，据说，一是由于大凤里高地太陡，火炮不能射击其反斜面，二是为使北朝鲜军队误认为那是进攻目标而采取的苦肉计。

第5陆战团的机动计划是，首先以第2营占领大凤里高地后，以主力进攻206高地。25分钟的炮击、轰炸结束后，第2营的第一梯队2个连未受到敌火力杀伤，即并列通过大凤里村庄东侧谷地，开始攀登贴胸的陡坡。

第一梯队2个连各自并列2个排，每排由30人组成，所以，营正面第一梯队的兵力是4个排120人。当进攻的第一梯队排攀登102、109高地，到达该山高度的十分之五至十分之六处时，突然受到三叶草高地南端谷头村机枪的猛烈射击，接着受到大凤里村庄的侧打火力杀伤，不久，前面展开了迫击炮的弹幕射击。同第一梯队排一起行动的炮兵观察军官，想把射弹引向谷头和大凤里村庄，但这两个村庄都被棱线所围绕，所以榴弹炮的弹道打不到它。伤亡不断增加，照这样下去只有被全歼。士兵们都躲在沟渠中，潜藏在洼地里伺机突击，紧跟冲击支援火力突击到山顶的只有利用雨裂作为突击路的辛卡排的12个人。该排刚到山顶（北朝鲜兵因激烈的炮击而退出山顶），受到来自右侧的射击，接着潜伏在反斜面的北朝鲜兵将带把的手榴弹像雨点一样地投来。排在瞬间有5人负伤；辛卡少尉不得不后撤。这时，少尉将全部伤员用被子拖下山来。由此可见海军魂之一斑。

海军陆战旅指示海盗式飞机对大凤里棱线的西坡进行猛

烈的扫射和轰炸，向前推进坦克直接瞄准射击头谷和大凤里村庄后，再次发起进攻。这次没有受到侧射和倒打火力，但北朝鲜兵却从棱线上扔下手榴弹，从左右高地上用机枪扫射，这次冲击的只有辛卡排的9人。然而，排这次也受到三叶草高地的侧射和反斜面的手榴弹攻击，不久，被从山的棱线上打了下来。

这两次冲击，第2营有23人阵亡，119人负伤，这个数字相当于攀登棱线的第2营的240名步兵的60%。默里团长令第1营接替第一梯队营的班。

大凤里棱线，并不是默里中校想象的那种前进阵地。根据日后的调查，北朝鲜军队在大凤里棱线配置第18团和第16团的1个营，在三叶草高地配置第16团主力，决心不管付出多大牺牲也要坚守。

默里中校认识到关于北朝鲜军队阵地线的判断错了；同时，认识到突击不成功的原因在于没有压制三叶草高地的侧射和没有压制反斜面的北朝鲜军队；知道对三叶草高地的侧射机枪不能以步兵和工兵加以破坏，对反斜面散兵坑里的北朝鲜兵不能从三叶草高地进行侧射，不用空军和炮兵实施空炸是不能压制住的。默里中校改变自已的主张，请求全线同时进攻并提出了进攻方法。

查奇师长下午4时命令全线发起进攻，重新进行了进攻火力准备。这次为了以炮兵的主要火力射击大凤里和三叶草高地，射击潜藏在反斜面深壕里的北朝鲜军队，使用了变时信管①。空军几乎垂直俯冲扫射散兵坑中的北朝鲜兵。“美国公开史料”把这种情形称为“在头顶上过压路机”，表现

① 使用无线电控制，可在任意规定高度爆炸的信管—编注。

其凄惨程度。还有人说："这次炮击和轰炸，好像使大风里棱线翻了个一样"。

这次炮击似乎有显著的效果，中央的第9团很容易夺取了三叶草高地。左翼的陆战第1营，为敌人在陡峭的棱线上居高临下射击而伤脑筋，但这次没有受到斜射和侧射，而且得到了夺取三叶草高地的第9团从右侧进行的火力支援，所以，能够从北面围攻北部的102高地，下午5时终于夺取了该高地。因此，陆战第1营将高地作为立足点，接着按顺序夺取了109高地和有掩盖的117高地。傍晚因受到143高地的射击，被从117高地的顶端赶了下来。

右翼第19团夺取了乌项北侧高地，但第34团担任主攻的L连却因受到背后射击损失很大，进攻受挫。然而，17日的进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战果，对战局的发展很有利。

反坦克战　夺取大风里棱线北端102高地的陆战旅B连，为对付反冲击构筑了阵地，接近黄昏时，发现在夕阳映照下以4辆T—34坦克为先导的数百名北朝鲜兵，沿着眼下的公路向北开来了。营长立即将3辆M—26潘兴式中型坦克和75毫米无坐力炮以及2个89毫米火箭筒向前推进，在完成迎击态势的同时，通知了空军。

首先3架P—51野马式飞机进行攻击，但无效果。T—34坦克马达轰鸣，扬起一股尘埃前进，在102高地上的B连士兵自不必说，就是在山口前面待命的反坦克组也看清了这股尘埃。

先头坦克在山口转弯处出现了，火箭筒组首先以90米的射程射击。弹丸准确地命中了履带，但T—34坦克一面用机枪扫射，以85毫米主炮盲目射击一面继续前进。在第2发火箭弹命中的同时，75毫米无坐力炮炮弹也命中车体。坦克车

体被打了洞，嘎噔一下停了下来，但依然继续射击。于是，又遇到最前面的潘兴式坦克在100米距离上以90毫米主炮直瞄射击命中，这次突然起火，停止了射击。接着第2辆坦克出现，它被89毫米火箭筒首发击中，停了下来。然后，第3辆坦克刚一出现在山口转弯处时，瞄准那里的第2号潘兴式坦克1发将其击毁。第4辆被P—51飞机击毁在山口的南侧，随伴步兵也溃散了。102高地上的陆战队员，对眼下进行的这场凄惨的战斗看得出了神。这天陆战旅的损失是：亡25人，伤180人，共计205人。

大凤里的夜战　17日夜，陆战旅以B连占领102和109高地。以A连在109高地东坡斜面的左下方占领阵地，以防备北朝鲜军队的反冲击。可是，陆战旅的无线电台偶然收到了北朝鲜军队的通信内容，①从中得知突出部的指挥官以缺少弹药为理由请求退却，被激怒了的上级指挥官拒绝了他的请求，谆谆告诫他要战斗到底，而且命令其反冲击。当时陆战旅配置四分之一兵力，其他人休息，但立即进行了紧急配置，以等待北朝鲜军队反冲击。

8月18日上午2时30分，绿色信号弹升上天空，预期的夜袭开始了。陆战旅发射了81毫米迫击炮照明弹，将北朝鲜军队的夜袭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北朝鲜军队以多波次实施进攻。第一波同时站起来投掷手榴弹后，跑步前进10—20米，用机枪乱射正面和侧面，然后卧倒，这些动作反复进行；第二波以下在其后面如法泡制。恰好像波浪一般起伏。不久，第一波受到损失停止前进，第二波即超越过去，接着第三波接替它。

① 这时北朝鲜军队在使用缴获美军的电台进行通信—编注。

北朝鲜军队突破117高地东麓的A连，进入102和109高地的B连阵地。开始了混战。然而，A、B连勇敢战斗，经45分钟的战斗后，终于将北朝鲜兵驱逐出阵地之外。这次格斗的激烈程度是罕见的，仅遗弃在阵地内的北朝鲜兵尸体就有183具，陆战旅的伤亡也达180人之多，计A连95人（50%），B连85人（43%），然而，一个人也没有失踪，这一点证明了海军陆战队的传统。北朝鲜军队在天明前脱离了接触。

桥头堡的破碎　18日天明后，只剩下90人的A连，恢复了对117高地的进攻，因山顶上掩盖工事内机枪的射击而不能冲击。这种掩盖，用炮兵射击无济于事，因此要求空中攻击，海盗式飞机投下的500磅炸弹，奇迹般的命中了。

陆战队员待炸起的烟尘消散后突入山顶。

占领117高地所需的时间只是5分钟。尔后，第1营在航空兵和炮兵的支援下，依次夺取了143、147、153高地，黄昏前结束了8月8日以来连续不断的大凤里战斗。

第3营超越B连，尾追败敌进攻206高地，没有遇到抵抗。当时，北朝鲜军队以大约10—100人为一小群渡过洛东江退却了。炮兵对他们进行了集中射击，海盗式飞机乘其渡河时进行了扫射。

第3营开始继续进攻九阵山（311高地）时，北翼的第19团开始进攻223高地，第34团进攻240高地（云老峰）。突出部的战斗趋于结束，各部队并肩突进了。

19日晨，第24师结束了突出部的扫荡。陆战旅缴获武器有包括122毫米榴弹炮在内的火炮34门、重机枪18挺、轻机枪25挺、冲锋枪63支、75毫米无坐力炮1门等，埋葬尸体约1200具。

根据被俘军官陈述，在这次战斗后期，北朝鲜第4师步

兵团的兵力只有300—400人，师的总人数不过3500人。在北朝鲜军队中号称最精锐的第4师，在这一仗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再也不能参加洛东江畔的战斗。该师在中国军队介入后重建之前，再没有作为统一的战斗力出现在战场上。

另外，缴获的器材中有美军营和连之间联络用的SCR—300型无线电台。性能良好，频率与陆战第1营的频率相同。在大凤里战斗期间，北朝鲜军队以准确的射击有效地制止了美军的初期行动，其秘密就在这里。

第六节　大邱正面的防御
（参照插图10）

骑兵师的配置　美第1骑兵师担任的正面是从大邱西北约20公里的倭馆至大邱西南约20公里的玄风北侧的大邱西侧正面，直线距离为40公里，河川距离为56公里。因此，该师在河岸并列配置3个团，在大邱控制1个营作为预备队。但当时各团是由2个营编成，所以1个营担任的正面达9—13公里，第一线兵力极其稀疏。炮兵也不能以营为单位的火力复盖全师的正面，因而以5—6公里的间隔分散配置炮兵连，以便在任何正面上也能集中2个连的火力，弹幕的密度以发射速度快慢而定。倭馆是作为倭人（日本人）统治时代开设的城市而闻名于世的。

一、锦舞峰的反击（参照插图11）

老村的渡河　北朝鲜第1、第13、第15师从8月5日至8日间渡过洛东江，压追南朝鲜第1师，准备向大邱集中进攻。美第5航空队经过连日控制洛东江上空，或轰炸水下桥，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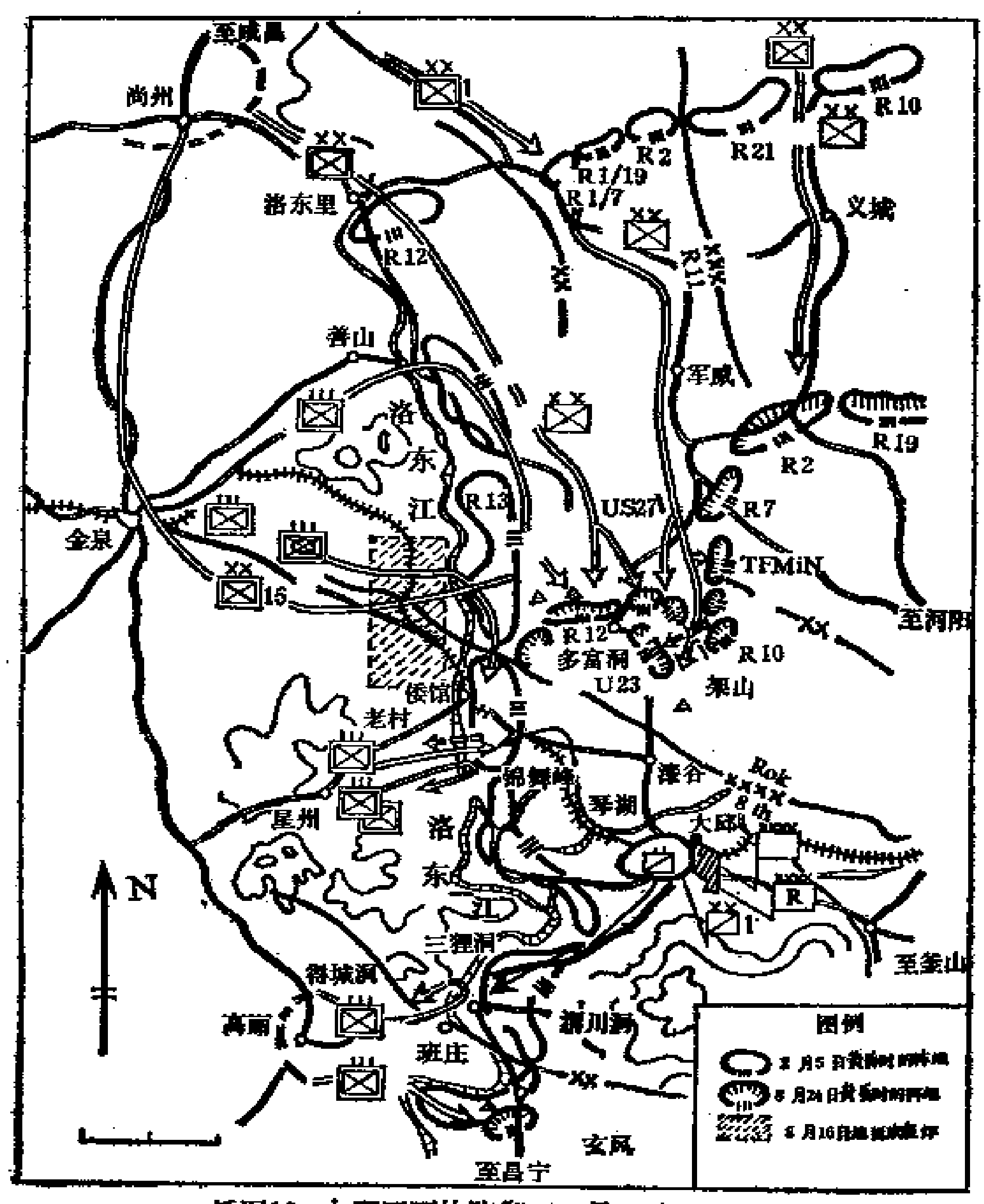


插图10 大邱正面的防御（8月4日~24日）

攻击夜间徒涉中的北朝鲜军队，但未能阻止其渡河。

8月9日夜，从8月2日集结在星州（大邱以西26公里）周围准备渡河的北朝鲜第3师，在倭馆南侧的老村、新基渡口开始进攻。该渡河点由于河岸靠山，没有道路，是个渡河后难以扩张战果的地点，所以，骑兵师判断这里是“北朝鲜军队在该正面进行主要渡河可能性很小”的正面。

北朝鲜第7团于8月9日上午3时，在当时水量减少到深1.5米的老村渡口附近的洛水下水，将轻武器和衣服顶在头上陆续开始渡河了。

第5骑兵团发现正在徒涉的北朝鲜兵后，以准备好的步兵和炮兵进行了拦阻射击，但由于兵力分散，火力也弱，发现时机又较晚，所以北朝鲜第7团大部渡河成功，并趁着黑夜登上锦舞峰（268高地）。

参加这次渡河，并且10日在锦舞峰战死的北朝鲜兵，在9日的日记中对这次渡河的情况记载如下：

> “我们静悄悄地向洛水前进了。敌人的炮击很猛烈。好容易才到达了河岸。可怕的敌人发射了照明弹。洛东江水没有响声地静静流着。”
>
> “渡河开始了。当渡到200米处时，敌人还在发射照明弹，接着就开始了机枪扫射。枪声几乎震聋了耳朵。渡河结束了。占领了小山。于是太阳重新升起，天亮了。”（他是7月20日在汉城征募的学生兵）。

第5骑兵团似乎只看到了北朝鲜渡河部队的后尾，就估计“北朝鲜军队渡河兵力不过是一部分”。因此判断是“继续进行主要渡河”，并且准备好火力等待着。

于是，30分钟后，大部队在新基渡口渡河了。这是北朝鲜第3师主力第8和第9团并排开始渡河。照明弹把河面

照得像白天一样，火炮和迫击炮的弹幕捕捉住了正在渡河的2个团。步兵、坦克和炮兵进行了最后的防护射击，洛东江水像红色血潮在流着。在新巷渡河成功的人很少，正在渡河的大部队遭到毁灭性打击，后续的人员也被阻止了。

这时，北朝鲜军队不用说压制猛烈射击的美军炮兵，就连扫射河面的东岸自动火器也不能压制了。北朝鲜军队以奇袭渡河为原则，似乎没有准备火力。北朝鲜第8和第9两团在这次渡河中一下子损失了一多半兵力。

老村和新基的渡河，时差30分钟。结果使防者预测到主力部队的渡河。但这一时差是有意安排的还是由于差错而产生的这一点还不知道。综合俘虏的供述来看，认为是由于差错而使主力部队的渡河推迟了。

锦舞峰的反击　8月9日拂晓前后，第1骑兵师师长盖伊将军收到的报告很不明确，不能作为指挥战斗的参考。然而不久，又听到召唤来的第5骑兵团情报军官布克莱中尉报告说："日出前45分钟左右，发现大约有750名敌人分四群急急忙忙地登上锦舞峰"。当时中尉附带说："阁下，我亲自数了敌人的人数，每四人之中有一个人持有自动步枪或冲锋枪。阁下，我不是头脑发涨的人。他们在哪儿看什么，去什么地方，我都亲自查清楚了"。锦舞峰是控制倭馆公路和铁路的要点。盖伊将军坚决反击的意图得到了沃克将军的批准。"美国公开史料"叙述当时的情况说：

> "盖伊将军报告说：'敌人在新基和老村渡口渡河，大约1个营的兵力到达锦舞峰。龙浦（大邱西南20公里）正面无异常情况。我想本师必须首先驱逐锦舞峰的敌人'。于是沃克将军同意了这个判断，但立即提醒他注意说：'可是，在进攻锦舞峰

之前，要再一次弄清楚判断是否正确。因为，老村的渡河可能是敌人的佯动，而真正渡河也许会在龙浦进行’。沃克将军似乎考虑到，大邱地形上的弱点在龙浦正面，而且得到报告说北朝鲜军队集结在龙浦以西12公里的高丽村附近，所以，‘北朝鲜军队的主要渡河点在龙浦桥正面的可能性很大’”。

不久，北朝鲜军队只在锦舞峰正面渡河了。盖伊将军确认同琴湖江会合点的龙浦桥方面没有异常情况，决心对锦舞峰实施反击，并且给预备队第7骑兵团第1营（查诺斯营）配属M—24轻坦克5辆，令其夺取锦舞峰和151高地。

查诺斯营在第61野战炮兵营的支援下，从中午前后开始了进攻。但在锦舞峰上丛生着1—1.3米高的榧树和到处长着2.7—3.3米的阔叶树，所以很难发现北朝鲜军队。从树丛里像短刀一样地进行阻击的北朝鲜兵的射击，阻拦步兵前进。此外，这天非常炎热，中暑的人很多，情况简直像同酷署斗争似的。进攻没有进展。

骑兵师在当天夜里，以炮兵和空军阻止北朝鲜军队的增援，并且于10日晨再次发起了进攻。进攻火力准备的炮击和轰炸覆盖了锦舞峰。据俘虏说，北朝鲜第7团已陷入混乱之中。

因此，查诺斯营的进攻虽然比前一天有进展，但还是遭到了来自树丛的射击与意外投来的手榴弹和荫蔽在棱线反斜面投掷手榴弹的北朝鲜兵的抵抗，未能突上山顶。这时，在公路上指挥战斗的副师长、参谋长和情报部长等人受到北朝鲜游击队的奇袭，都负伤了。

下午盖伊师长来了。在锦舞峰东北侧公路上听取了副营长汇报情况时，受到迫击炮的集中射击，除将军和副官脱险

外，其他人员全部伤亡了。

盖伊将军看着轻型坦克队从步兵后方进行支援射击后，命令坦克队向倭馆方向前进，并从后面对锦舞峰进行射击。于是，遭到夹击的北朝鲜军队迅速开始混乱，因而克莱诺斯营在下午4时夺取了山顶。被击退的北朝鲜军队为了回避炮兵射击和空中攻击，聚集在小龙洞村里了。炮兵和重迫击炮队发现这一情况后，以同时齐射轰击这个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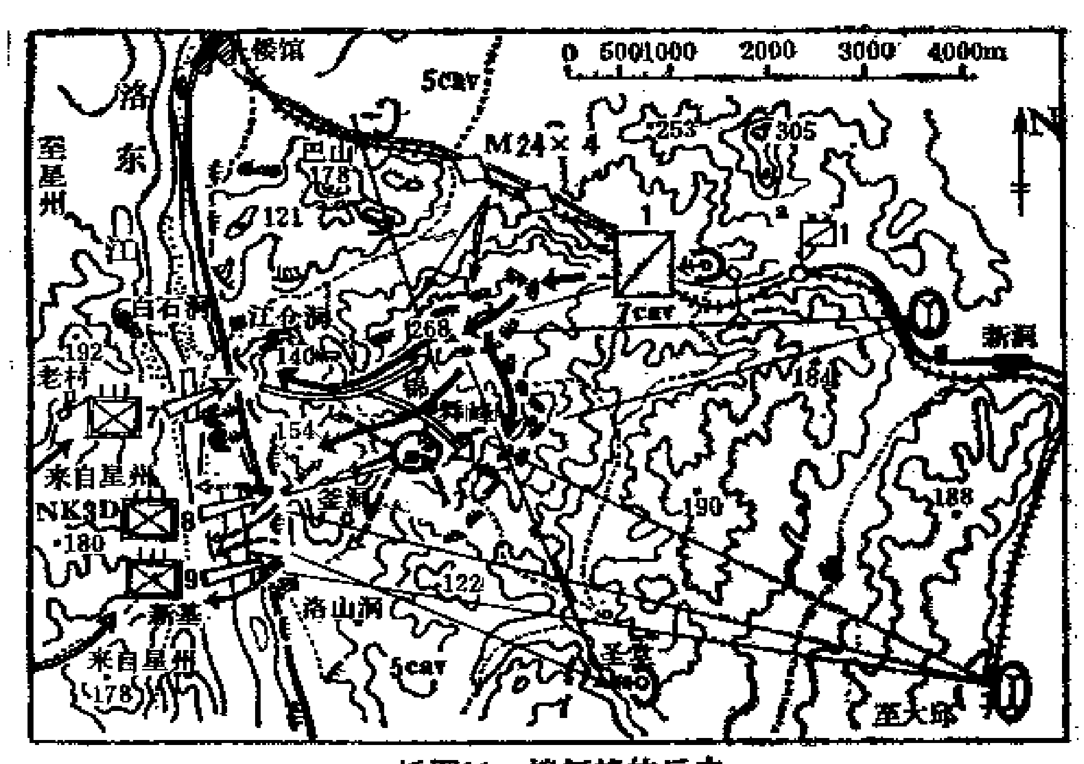


插图11 锦舞峰的反击

打扫战场时发现，北朝鲜兵的尸体在锦舞峰上有300—400具，在小龙洞村庄有200具。根据俘虏的供述和缴获的文件判断，北朝鲜第7团的渡河兵力约有1000人，但经过这次战斗约伤亡700人；特别是在小龙洞村庄，出现了地狱一般的景象。北朝鲜军队死伤人员大部分是由美军的火炮和迫击炮炮

弹所造成的。

而且，曾获得光辉荣誉的北朝鲜第3师也在洛东江战斗中遭到了严重的失败。8月12日，该师现有兵力不过2500人。

二、龙浦的防御

龙浦的渡河 北朝鲜第10师于7月25日从肃川（平壤以北35公里）出发，先乘火车到达天安，尔后以徒步行军经大田南下，并且于8月8日集结在倭馆对岸，准备渡过洛东江，协同第3师攻占大邱。

可是，北朝鲜第3师于9—10日夜实施的渡河进攻是很悲惨的，所以急忙改变预定计划，并且于8月10日受领的命令是："在龙浦附近渡过洛东江，向东方挺进，切断大邱—釜山公路，同时协同第3师占领大邱"。因此，该师瞒过美空军的夜间侦察，于10—11日夜向高丽（大邱西南32公里）附近移动，准备11—12日夜里渡河。然而，仅有半天的时间，不能进行充分的准备。而且该师连敌情侦察、搞清渡河点、准备支援火力以及收集渡河器材等都未进行，但整个战局要求师迅速渡河。

11—12日夜，师以2个团作为第一梯队开始渡河了。沃克将军所预料的"敌人的主要渡河"开始了。赋予右翼第一梯队北朝鲜第29团的任务是"在玄风西侧渡河，尔后向清道隧道挺进，切断大邱—釜山公路"。12日上午零时前后，以第2营为先头部队，在玄风突出部北面的午山洞、柏山和道东洞的渡口奇袭渡河，从265高地（玄风以西3公里）占领409高地，瞰视着眼下的玄风。然而，由于对渡河点侦察得不周密，营进入了1.65米深流速快的深渊，有20—30人被

淹死。该正面是在突出部进行殊死战斗的美第24师担任的地区，是南朝鲜第17团转移后，由工兵、侦察兵和没有坦克的坦克队等组成的海萨尔支队防御的正面，所以，集团军和师都非常关心北朝鲜这个团的动向，但不管怎么样，该团没有想从山上下来。在玄风正面没有发生有价值的战斗。

另一方面，赋予左翼第一梯队北朝鲜第25团的任务是“在龙浦桥附近渡河后进入大邱南侧，协同第3师占领大邱”。在12日上午3时，于龙浦桥附近开始渡河。这座桥美军作为圈套，破坏了一半，人能过但车辆不能通行。该正面是第7骑兵团第2营负责，但因龙浦和渭川洞高地的河岸阵地同流水部位相距2公里，加之雾大，所以营未能发现北朝鲜军队的渡河。12日日出前后，有300—400名北朝鲜兵忽然突入渭川洞高地，驱逐了H（重火器）连的一部，到处展开了白刃格斗，好象回到了原始时代的战斗。第7骑兵团（实际兵力只2个营）以火炮和迫击炮的弹幕切断了北朝鲜军队后续部队的渡河，并且勇敢地守住了阵地。12日天明后，在炮兵和航空兵的支援下进行反冲击，给敌很大打击后将其驱逐到西岸。没有随伴重火器的北朝鲜军队的战斗力是脆弱的。该骑兵团第2营是上陆后在秋风岭阵地丢丑的营，但在约3周后的这次战斗中完全站立起来，恢复了骑兵团的光荣传统。不久，北朝鲜军队强行实施了轻率的昼间渡河，但成了遭到预先周密准备的美军火炮与迫击炮的弹幕和联合国空军攻击的牺牲品。北朝鲜第10师的初战，右翼第一梯队获得了成功，但左翼第一梯队却以悲惨的结果而告终。

北朝鲜军队在玄风突出部占领了桥头堡，这对第8集团军来说是个极大的威胁。玄风正面在第24师和骑兵师作战分界线附近，只有拼凑起来的海萨尔支队。第24师和第8集团

军都没有能立即进行抵抗的部队。而且，从10日到12日，洛东江的水位突然下降了1米左右，任何地方的水位最深处只到肩部，所以更加使人担心。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北朝鲜第10师的渡河部队和位于西岸的师主力都没有做出积极的行动。

然而，14日拂晓前后，北朝鲜第3师和第10师各自先后在倭馆北侧和龙浦桥旁开始渡河了。第10师并列第25团和第27团，同上次一样悄悄地进行了徒涉。第7骑兵团的监视哨注视着沙沙作响的大豆地，但由于夜暗，什么也看不到。上午6时35分，北朝鲜军队天明时在推进到河岸的炮兵和坦克的火力支援下，同时向龙浦和渭川洞高地实施了突击。这时，第7骑兵团看见了在大豆地里蠕动的北朝鲜兵约500人。据说，这是北朝鲜第25团，实际人数有1700人。在渭川洞又展开了没完没了的白刃战，第2营阵地上的各连排被各个包围了。以往北朝鲜军队的进攻，通常是在联合国空军飞机出动时就停止了。但这天却例外。日出后，北朝鲜军队仍然继续悄悄地渡河，到9时前后，大部队已推进到河岸准备渡河，并且在龙浦桥旁边开始以小船运送重武器。北朝鲜第10师似乎已看到这一仗是在赌注师的命运。然而，第5航空队发现了这一有利饵食后，进行了猛烈的扫射和轰炸；第77野战炮兵营也以最大射速发射了1860发炮弹。在这次急速射击中，有的火炮损坏了炮身，但这次炮击和轰炸，使北朝鲜军队遭到了体无完肤的毁灭。

上午6时前后，得知北朝鲜军队已渡河的盖伊师长研究了北朝鲜第3师正在施加压力的倭馆北侧303高地正面的情况后，于上午8时将预备队克莱诺斯营增派到龙浦正面。可是，当时攻打不下渭川高地的北朝鲜军队已迂回过这里，正

在对三里洞高地展开攻击，所以，克莱诺斯营为了包围敌人的左翼而实施进攻，并且将其击退到江岸。受到压迫的北朝鲜军队试图拼命抵抗，并且还企图从西岸进行增援，但每次都被击退了，到中午开始向西岸总退却。然而，敌人无奈只好在白天渡河退却，所以骑兵师的炮兵、迫击炮和直接支援的飞机，在河面上捕捉住了敌人，并且给以巨大打击。第7骑兵团于黄昏前扫荡了东岸一带。据查，北朝鲜兵的尸体数是，在渭川洞高地H连的阵地内有267具，在龙浦G连的阵地前有150具。该团估计北朝鲜军队的损失为1500人，第25团和第27团两个团受到了再也无法恢复的打击。

另一方面，在这两次战斗中，防守龙浦高地的G连的损失，伤亡不过是3人，两军的损失极其悬殊。

在北朝鲜兵的尸体中有上校和中校的尸体；在缴获的文件中，有8月13日师长的训示。其内容如下：

> "最高司令官金日成指示，要在朝鲜解放5周年纪念日的8月15日前取得胜利。……胜利就在我们眼前。年轻的官兵们，你们能够参加这一夺取最后胜利的战斗是你们无上光荣。同志们，占领大邱的关键，首先在于本师能否渡过洛东江，祖国三千万同胞的眼睛正在注视着你们渡河。……我们宣誓：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付出多大牺牲，都要拼命地忍受住，倾注全力成功地渡过洛东江。我要求大家：彻底歼灭敌人，取得赫赫的战果……。"

北朝鲜兵被这个雄壮的训示所鼓舞，进行了壮烈的敌前渡河。但由于渡河准备特别是火力支援不足和渡河技术与战术的不熟练，可惜青年们饮恨沉入洛东江水中。

三、倭馆防御和地毯式轰炸（参照插图10）

303高地　倭馆北侧的303高地是轴长3公里的椭园形高地，能瞰视倭馆市区和铁路与公路桥，是控制北朝鲜军队主攻路线的要点，但也是骑兵师北翼的据点。

8月13日夜，在倭馆以北8公里的水岩山（标高518米）西侧水下桥渡河的北朝鲜第3师约1个团，驱逐南朝鲜第1师的左翼，于14日正午到达第5骑兵团防守的303高地，并且于15日晨包围了山顶上的G连和山麓的迫击炮排。第5骑兵团团长克洛姆贝兹上校估计北朝鲜军队的兵力约有700人，并亲自指挥坦克排和B连努力解围，但由于浓密的迫击炮弹幕的阻拦而未成功。16日晨的进攻每次被迫击炮弹幕所阻止。

地毯式轰炸　8月14日晨，北朝鲜第3师开始对303高地施加压力时，第8集团军情报部多次收到情报说："北朝鲜军队的大部队正在倭馆西北地区集结"。关于集结兵力的数量有各种各样的估计，但结果判定"有4个师和装甲部队共达4万人"。这个情报被认为是准确的，但作为第8集团军来说，却无计可施。而且，8月14日这一天，是8月攻防作战中流血最多的一天，是第8集团军到处碰壁的一天。因此，忙得不可开交的第8集团军作战部提出了一种想法，拟试一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诺曼底战场上进行的"地毯式轰炸"，并且将这个想法呈报给东京总司令部。

命令轰炸机队司令官奥杜纳尔少将进行研究，如在4.8×8公里（38.4平方公里）地域就能够进行有效的轰炸，所以16日对倭馆西北的5.6×12公里（67.2平方公里）的地域进行了轰炸。由于认为北朝鲜军队是在外面露营，以这一密

度进行轰炸也能收到效果。

关于这一轰炸地域，盖伊师长再三报告说，北朝鲜军队已渡河完毕，应该轰炸倭馆东北地区。但空军从地形上来看，担心误炸自己部队，因而拒绝了①。盖伊师长还提出以烟幕弹标示或者以联络机引导。这是他看到了对西岸轰炸的战果后提出来的。

8月16日，从横田和嘉手纳起飞的B—29重型轰炸机5个战斗群共98架飞机，从上午11时58分开始，在26分钟期间投掷了450—900公斤的炸弹约910吨。然而，肯定战果是很困难的。由于硝烟和砂尘的影响，从空中和地面上也看不见。由于北朝鲜军队的阻击，侦察兵也未渗透进去。实际得到肯定的战果，只是经这次轰炸后，北朝鲜军队的炮击暂时的减弱了。但北朝鲜军队对第一线的压力丝毫没有减少，具体的战果一个也没看到。

这次轰炸后，沃克将军、第5航空队司令官帕特里奇中将和奥杜纳尔少将等人对此次地毯式轰炸持有疑问，并且停止了预定19日对东岸进行的第二次轰炸。

据日后俘虏供述，当时北朝鲜军队的渡河已经结束，西岸仅留下了少数的后方部队。北朝鲜方面的出版物挖苦说，这次轰炸的成果只炸死了两只鸡。

悲惨事件　进行地毯式轰炸的16日夜，303高地上的G连突破重围，撤出来了。然而，追击炮排未能回来。G连撤回时进行了寻找，但未找到。

第5骑兵团团长克罗姆贝兹上校，于17日拂晓将第70坦

①诺曼底战场上对圣洛进行地毯式轰炸时，军长因被误炸而阵亡了——编者。

克营A连（M—26中型坦克）配属给第2营，并令其实施进攻，但还是因追击炮弹幕的阻拦而没有成功。因此，整个上午以炮兵进行了压制（1个营的发射弹数为1169发），从下午2时开始，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大规模轰炸后，再次发起了进攻。这次没受到任何抵抗，于下午4时夺取了山顶。在山顶上大约散乱着200具尸体。不久，侦察兵发现了……遭到枪杀的26名追击炮排士兵的尸体。

根据俘虏和奇迹般生存下来的5个人的报告，判明了这件事的经过如下：

8月15日晨，追击炮排排长得知北朝鲜兵正在利用夜暗逼近过来，并且以电话向山顶上的G连连长做了报告。可是，G连连长说："约有60名南朝鲜兵正在前来担任追击炮排的警戒，大概是他们吧！"。因此，一面期待增援一面吃早饭。就在这时，看见了200多名步兵随伴2辆T—34坦克在轰鸣声中顺着眼下的江岸公路向南开来。

不一会，像是前来增援的南朝鲜军队登上来了。排长刚要出来做响导就遭到了射击，但排长和士兵们都完全相信是自己军队。该部队很快地接近过来，不久就看见了帽子上的红五星。这才知道是北朝鲜军队，双方都没有射击。美国兵因意外的冲击，好像是被紧紧地綁住了。北朝鲜兵直接靠近了炮阵地。北朝鲜兵右手握着冲锋枪，左手像是要求握手的姿式接近美国兵，并且将枪口指向了他们的腹部。一名北朝鲜俘虏叙述当时的情况说："美国兵像是茫然自失的样子，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估计当时有40人当了俘虏"。他是俘虏追击炮排的北朝鲜第105装甲师第26机械化团的士兵。

另外，他还叙述说："当天夜里和第二天夜里，拟将俘虏撤向洛东江西岸，但由于美军的拦阻射击而未能撤走。可

是，17日下午美军进攻加紧了。由于带领着步履艰难，脚部受了伤的俘虏退却非常困难，所以按军官的命令在休息时以冲锋枪打死了俘虏。”……

另外，18日突进去的2辆M—26坦克，被北朝鲜军队的反坦克炮击毁，乘员也遭枪杀。

由于这种不祥事件的连续发生，麦克阿瑟将军8月20日在谴责北朝鲜军队暴行的同时，以运输机撒布了致北朝鲜军队总司令官的传单。然而没有证据认为北朝鲜军队公开处死了俘虏。实际上，北朝鲜军队的上级司令部似乎在为下级部队的过失行为而伤脑筋。这些暴行像是由于个人的敌忾心和对战况的悲观而产生的最后绝望感所造成的。在缴获的文件中有一份“关于处理俘虏的经验”。

四、滚木球球场（多富洞地区，参照插图10和12）

8月14日是非常艰难的一天。这天基恩支队被撤了回来，对突出部的第二次进攻遭到了失败，在龙浦和倭馆又出现了新的渡河进攻，东部战线濒临崩溃。而且，北朝鲜第1师和第13师分别沿军威公路和尚州公路南下，展开了对大邱的北大门——多富洞集中进攻的态势。大邱面临着直接危机，第8集团军在将刚结束灵山扫荡的美第27团（米凯利斯团）调至大邱的同时，为了直接加强大邱的防御，于16日将南朝鲜的几个警察大队配置在郊外阵地上。18日，摆脱了16日的“地毯式轰炸”的北朝鲜第15师进到游鹤山，第13师到达多富洞北侧，第1师前进到多富洞东北侧，开始向南朝鲜第1师施加全面的强大压力；随伴6辆坦克的北朝鲜第13师的一部突破了南朝鲜第11团阵地，进入了金华洞（多富洞北侧），而且北朝鲜第15师已楔入游鹤山，所以，南朝鲜第1

师的崩溃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此外，这时有迹像表明北朝鲜军队补充了相当数量的坦克。据日后调查，其补充的数量为21辆，是开战以来北朝鲜军队得到补充最多的一次。据说，这些坦克是从清津以火车运送来的（然而，这天夜里北朝鲜军队将第15师转用到永川正面）。

这天早晨，大邱第一次遭到了炮击。6发榴弹炮弹命中大邱火车站，器材和人员受到了一些损失。当时，由于大邱拥进了40万难民，人口膨涨到70万，政府宣布迁都釜山，道厅劝告市民避难，所以市内蔓延了经济恐慌。群众挤满了火车站，不久，人群挤满了去釜山的公路，所以集团军的补给部队也不能行动了。此外，第一线官兵知道了大邱市民开始避难后，士气开始低落了。因为，官兵中间产生了“只把我们留下来”的不安感，同时还流传着“政府对我们见死不救”的谣言。联合国军制止了市民的避难行动。这时出现了国防部长申性模和内务部的高级官员亲自到火车站前说服市民的场面。

面对着大邱北面的危机，沃克将军将美第27团（米凯利斯上校）投入到多富洞。该团得到M—26坦克1个连和炮兵2个连的支援，一面击退北朝鲜军队的警戒部队，一面经多富洞北上，并且不久就占领了448高地—365高地的北缘，同兵力不明的北朝鲜军队形成对峙状态。

在阵地的北面有宽200—400米的狭谷延伸着，小溪在其正中间流着，排列着朝鲜特有的白杨树的砂石路和河流平行北上，在卜谷分为尚州公路和军威公路。这是朝鲜司空见惯的地形。这个山涧里多是梯田，小河两岸是悬崖，只有一条坦克也不能通行的道路。

这天从黄昏开始，北朝鲜军队先后进行了7次夜间袭

击。北朝鲜军队进行了猛烈的炮火准备后，以2辆坦克和1辆自行火炮为先导，有几百人攻了上来。一部分步兵仍旧乘坐着卡车。北朝鲜军队的坦克好像是为了查明美军的阵地，一面进行试探性射击，一面向前接近。

当北朝鲜军队的坦克接近到50—60米时，89毫米火箭筒班击毁了第2辆坦克，接着有2发火箭弹命中第1辆坦克。这2发火箭弹都未爆炸，但乘员丢弃了坦克。炮兵以弹幕射击阻止了转入突击的北朝鲜兵，击毁1辆自行火炮和2辆卡车，给敌人造成100多人的伤亡而将其击退。这时，炮兵的前进观测军官米雷特中尉引导炮兵向突到阵地前45米以内的北朝鲜兵进行射击，建立了功勋。

这次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北朝鲜军队包括另外2辆坦克在内的大部队进行增援，但该增援部队看到像"河上放的焰火"似地弹幕射击，就原封不动地返回去了。这次战斗结束的时间是19日上午零时30分钟前后。但上午2时30分，北朝鲜军队进行了第二次小规模的夜袭。

19日，沃克将军判断北朝鲜军队的主攻正在指向多富洞，增强了南朝鲜第11师，同时命令最后控制的第23团（欠第1营）向米凯利斯团的后方推进，以增大多富洞阵地的纵深，并且掩护了炮兵群。该阵地是第8集团军在釜山防御圈中重叠配置各团，以构成纵深阵地的唯一的例子。

20日白天，地面战斗是平稳的。由于第5航空队全天不间断地进行攻击，所以北朝鲜军队似乎未能行动。沃克将军视察战线后向记者团发表谈话说："敌人的火力减弱了很多。也许能够守住大邱"。那天夜里，北朝鲜军队伴随坦克进行了第三次夜袭。沿道路跑在前面的T—34坦克，被微弱的月光照射着。战斗熟练的米凯利斯团将北朝鲜军队诱到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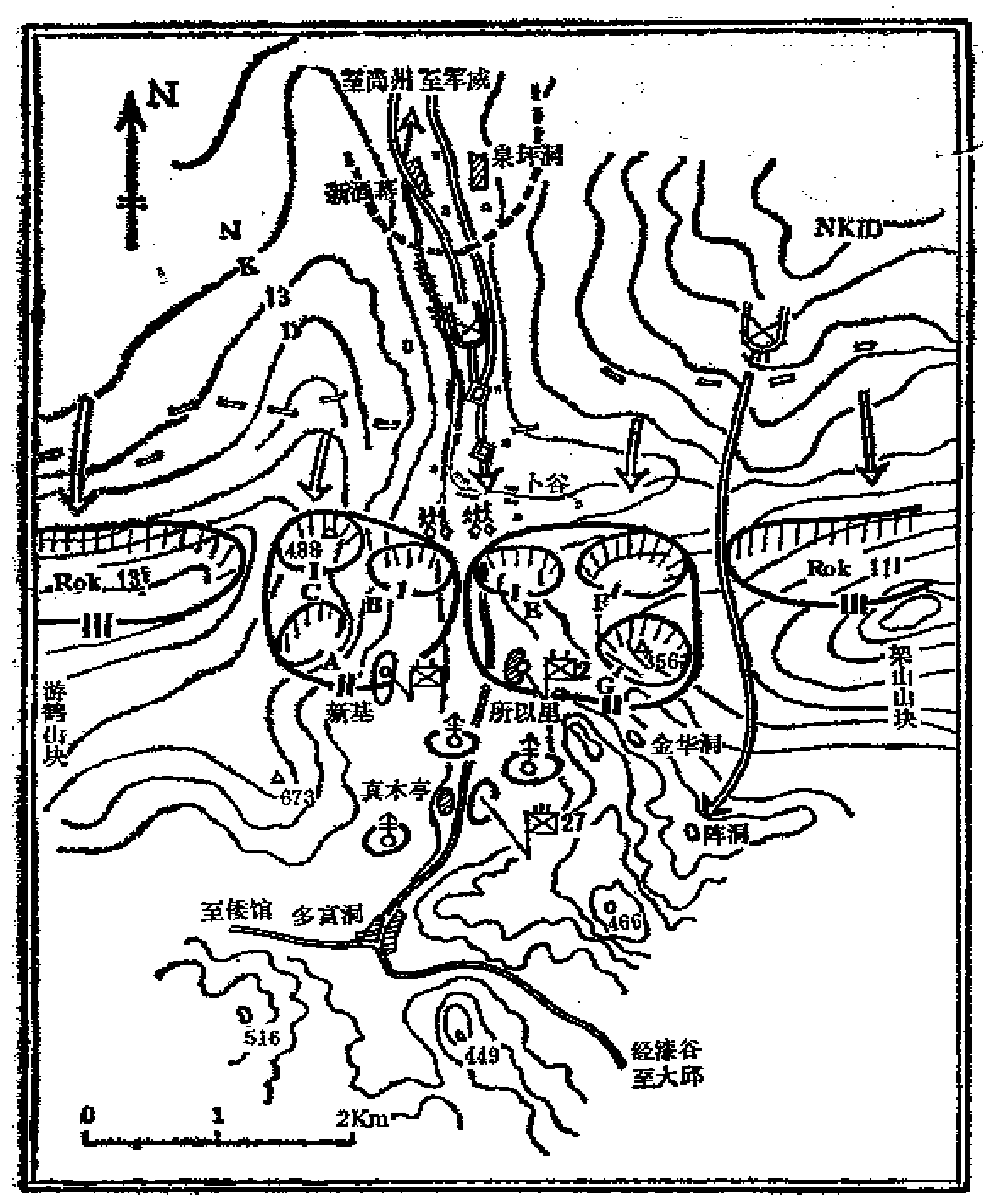


插图12 板球球场的夜战（8月18日～24日）

地前150米左右的地方，同时展开了最后的防护射击，并且很容易地将其击退了。可是，这次夜袭像是敷衍了事的进攻。而且，有人报告说："看见北朝鲜军队的前线有白旗"；居民也报告说："大部分北朝鲜兵是愿意投降的"。

米凯利斯团长于21日晨派出以2个步兵排和3辆坦克编成的侦察队，以查明这些传说，同时也调查北朝鲜军队的损失。侦察队一面受到零散的炮击，一面驱逐北朝鲜军队的警戒部队，进到了良平洞北端。在途中看到6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及卡车等被击毁或丢弃了，很多尸体散发出恶臭，但北朝鲜军队没有丧失战斗意志的征候，莫如说使人感到更有异常的活动。

米凯利斯团长预感到还会有大的夜袭到来，遂将那天分配的反坦克地雷敷设了两条地雷线。第一条线是埋设在阵地前面135米处的标准地雷场(纵深约33米)；第二条线是埋设在其前方90米处道路上的地雷场。各地雷场混合埋设有照明雷和反步兵地雷。

那天夜里，北朝鲜军队从日落后到午夜实施了炮火准备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夜间袭击。以9辆T—34坦克和数辆自行火炮一面进行急速射击一面接近，步兵在谷地和两侧高地上像波浪似的蜂拥而来。这次夜战持续了5个小时，结果北朝鲜军队未能突入而撤退了。后果是再次丢弃了7辆坦克、3辆自行火炮和数辆卡车。据估算，至此该团的战果为：击毁14辆坦克、4辆自行火炮等，杀伤人员1300人。综合11名俘虏的叙述，估计北朝鲜第13师残存的兵力为编制上的25%。

在这次大规模夜间战斗最激烈的时候，F连官兵只看到了沿公路而来的T—34坦克纵队，并以85毫米坦克炮进行了

速射。炮弹像火球一样撕裂夜空，不久就在后方爆炸了。但其爆炸声响彻了山谷，实在凶猛。其状况恰好使人想到滚木球击倒瓶子时的情景，所以官兵们不知不觉地称呼这个战场为“滚木球球场”。另外，在《韩国的动乱》一书中，将这里称为“东方的焊接器”。

此外，在这一夜的战斗中，美军有代表性的发射弹数是，某炮兵连为1661发，107毫米迫击炮排为1200发，60毫米迫击炮为385发。

22日晨，北朝鲜第13师炮兵团团长张中校投降了。他说投降的原因是“我的加农炮（76毫米加农炮）未能从游鹤山北侧炮击多富洞，师长斥责说他支援拙笨，因而感到自己有危险”。他还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说：“北朝鲜第13师尚有122毫米榴弹炮7门和76毫米榴弹炮13门，阵地设在游鹤山北侧的果园里”。因此，联合国空军和炮兵对这里进行了毁灭性的攻击。

那天夜里，北朝鲜军队对第27团正面进行了第五次小规模的夜间袭击。然而，这好像是牵制性的攻击。从军威南下的北朝鲜第1师第1团，从美第27团和南朝鲜第11团的间隙穿插进来，切断了公路，并从午夜前后开始了对第23团和炮兵阵地进行了夜间袭击。第23团这次战斗是第一仗，但击退了敌人的数次夜间袭击，并且在23日天明时，在第5航空队支援下进行了攻击。当时空军的攻击非常猛烈，仅B—26轻型轰炸机就投下约40吨炸弹。第23团在黄昏前打通了公路，并且击毁了聚集在炮兵阵地周围的北朝鲜军队。无重装备的潜伏部队没有力量和顽强性。此外，正在切断该团南侧道路的北朝鲜军队也被盖伊师长率领的M—24轻型坦克部队驱散了。北朝鲜第1团在这次战斗中约减员到400人。

这天下午，第27团发现北朝鲜军队还在破坏道路，埋设地雷，判断是退却的征候。但就在当天夜里有200—300人在坦克的支援下进行了夜间袭击。这是第七次，即最后的一次，似乎是为了掩护退却而进行的。24日晨，北朝鲜军队就消失了。在滚木球球场丢下了T—34坦克13辆、自行火炮5辆、卡车23辆和数不清的尸体。

在这七次夜战中，有两点做法可供参考。其一是反用信号弹。当时，北朝鲜军队为了调整攻击部队的行动，经常使用信号弹。例如，绿色信号弹是突击的意思，红色信号弹是射击开始的意思。因此，第27团识破了这些情况，在北朝鲜军队的进攻开始后不久，就发射了绿色信号弹。北朝鲜兵看到了绿色信号弹后，没有准备地慌忙发起突击，因而受到了很大损失。其二是地雷的用法。美军由于北朝鲜军队射击所造成的妨碍和路面坚硬的关系，只好将前方地雷场敷设在道路上。也就是说，只是把地雷放置路面上。可是，这样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其设想是，前进过来的北朝鲜军队的坦克看到地雷后必定要停在地雷场的对面。于是随伴的步兵要跑出来排雷，这样，美第27团就可对其瞄准射击。

另外，在这次战斗中，还出现了联合作战容易发生的小麻烦。在朝鲜战争中，通常是美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联合作战，无可非议地都是成功的，发生小麻烦的例子很少。在这一战场上，美第27团以道路为中心进行谷地防御，南朝鲜第1师占领其两侧高地。因此，南朝鲜军队一被击退，美第27团就会立即遭到包围。米凯利斯团长关心和注视左右两侧南朝鲜军队的动向是理所当然的。可是，由于南朝鲜军队白天经常离开高地上的阵地，到谷底村去寻找粮食，或者到小河里去洗澡，所以这期间有时会丢失阵地，而且每次都必须由美

军夺回那里的阵地。这种事情多次发生。8月22日夜，北朝鲜第1师从第27团的右侧穿插进来，切断了后方，所以米凯利斯上校极为不满，向沃克将军诉说："南朝鲜军队的战斗意志是不可思议的。……由于左翼部队也擅自退却了，所以大约有1000人的北朝鲜军队进到我团的左侧后。我团当然要遭到包围。……"

第8集团军感到惊奇，决定调查这件事的实际情况。如果南朝鲜军队失去战斗意志，釜山防御设想的基础就会垮台。然而，听到这种说法白善烨师长极为愤慨，并且反驳了所谓南朝鲜军队已丧失战斗意志这种说法。他说："好！那么将阵地换一换看。请美军在山上只以轻武器战斗看看。我们愿意接受第27团受到的那种支援，坚守谷地。那样做如何！"这又发泄了平时的积愤。第8集团军的参谋和顾问团勘察了白师的第一线。正如白师长所表明的那样，南朝鲜军队守住了高地。

另外，在这次战斗期间，南朝鲜军队9名军士侦察兵潜入到北朝鲜第13师司令部，杀伤数人，俘虏3人，然后安全地返回。白师长奖给这些侦察兵2500美元的奖金。

第七节　东部战线（参照插图13）

从大邱东北到盈德的80公里东部战线是有名的山岳地带，通向南北的公路只有两条，即东海岸公路和安东—义城—永川公路，以善贤山—飞鹤山为主要山脊的太白山脉内，只有荒芜的小路相通。因此，美第8集团军首脑部门认为："这个方向如能控制住道路，战斗力强的敌人也进不来"。于是，担任该正面防御的南朝鲜第1军（由第8师和首都师组

成，军长为李钟赞少将），以道路交叉点的义城为中心组织防御；第3师仍然固守盈德南侧。

对此，北朝鲜第2军军长金武亭中将企图以第8师进攻义城，以第5师进攻盈德，同时以第12师插进太白山脉，一举夺取浦项洞。另外，还特别命令第766游击团从蔚珍出发，破坏安康里桥(架设在安康里东面兄山江上的桥梁)和清道隧道(位于大邱南面清道附近的1500米长的铁路隧道)。游击团从7月末到8月上旬潜入到飞鹤山地区，所以第8集团军从8月初就听到传说，强大的游击部队已进入浦项西北的山里，并且收到了南朝鲜军队的侦察报告。但由于那里完全没有出现游击队，所以像伊索寓言中狼的故事一样，是不可靠的。

一、盈德的失陷

在釜山防御圈的右侧据点盈德，自7月中旬以来北朝鲜第5师和南朝鲜第3师连续进行夺取被夺取的拉锯战，但到8月初南朝鲜第3师控制住了盈德。然而，8月5日北朝鲜第5师同其他战线相呼应再次发起进攻，并在夺取盈德后包围了五十川南岸的核心阵地丸山（181米）。南朝鲜军队在沃克将军的直接指挥下于8月6日黄昏转入反击，7日进入五十川一线，但9日晨发生了意外的不祥事件。在五十川河口北岸地区作战的第22团一部，因遭到奇袭而处于混乱状态，惊慌失措的团长没有得到上级批准就炸毁了江口洞桥（170米）。这座桥是掩护丸山右侧后五十川北岸阵地的唯一补给道路，所以沃克将军极为关心，只有美军顾问才有权批准炸毁。将军之所以关心这座无名的桥梁，是因为江口洞桥的丧失关系着五十川北岸的放弃、丸山的失陷和盈德的战败。该桥炸毁时，北岸还有350人没有过来。这支部队是泅渡到南岸

的，但当时有很多人被水淹死了。由于放弃了北岸，北朝鲜军队的炮兵从江口洞北侧炮击了丸山背后和山麓的第3师司令部。至此，盈德战斗就结束了。南朝鲜第3师司令部于下午后撤到长沙洞，历时3周多的盈德攻防战，以北朝鲜军队取得胜利而结束。

可是，9日这天早晨，在杞溪抓到的俘虏说："飞鹤山地区的部队是北朝鲜第12师，正在准备进攻浦项和延日"。所以，第8集团军一面半信半疑，一面以新编的南朝鲜第25团主力扫荡飞鹤山地区，并且在掩护南朝鲜第3师左侧后的同时，增援该师。

该团于9日上午从杞溪向北进攻了。可是突然遭到了强有力的反攻，9日黄昏被击退到杞溪南侧高地。这天夜里，北朝鲜军队一部出现在延日南侧高地上，威胁着没有配置警戒部队的机场。担心这一事态的第5航空队，对机场的安全保障感到怀疑，下令准备撤走重装备。

当时，延日没有警戒部队。延日是美军在朝鲜唯一的飞行基地，配置有2个F—51战斗轰炸机中队。该基地的丧失，对地面战斗有重大影响。原来，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陆军首脑，从开战初期就很注意确保该基地，7月上旬以后经常以1个步兵营担任警戒。可是，7月30日将第21团转用到西侧后，兵力不足了。而且据判断，战斗力强的部队已不能通过浦项西北地区，情况一直是这样。

10日晨收到报告说，强大的北朝鲜正规军突然出现在飞鹤山地区，这同第8集团军原来的判断完全相反，所以迫切需要立即进行准备。但8月10日这一天，对锦舞峰进行反击，在洛东江突出部希尔支队的战斗陷入对峙状态，基恩作战正处在最激烈的阶段，所以集团军手里能立即使用的预备队只

有希尔团的残部（第9团第3营）。沃克将军带领第5航空队司令官帕特里奇中将和驻南朝鲜的军事顾问团团长飞抵延日，并以直升机将南朝鲜第3师副顾问埃英里奇中校召来，一起研究了对策。

问题是，南朝鲜第3师能否保住海岸公路？如果保不住，那么怎样组织延日机场的防御和怎样重新调整南朝鲜军队的部署？是否需要美军部队的增援？等等。

顾问团团长法雷尔准将，在这里再次介绍了浦项西北地区的地形，提出了山地插进来的渗透部队力量不大，并且重述了原来的看法："飞鹤山地区之敌人只不过是一些游击部队，所以仅以南朝鲜军队就够用了"。随行的第8集团军参谋长也支持这一看法。因此，决定集中南朝鲜部队进行反击，但当时收到报告说："强有力的敌人已进到兴海（浦项以北8公里），切断了南朝鲜第3师的退路。该师已被完全包围，士气沮丧，成了即将遭到毁灭的样子。但三天前上任的新师长金锡源准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7期毕业生，当时年近60岁）亲自防止了师的崩溃"。

沃克将军把当时第8集团军手里能立即使用的兵力全部投入了作战。将军命令南朝鲜第3师确保长沙洞，同时编成浦项支队①打垮飞鹤山地区的北朝鲜军队，打通南朝鲜第3师的后方，并且命令编成布莱德雷支队②直接保卫延日。

① 浦项支队由南朝鲜第17团、第26团（新编成）、第1游击营、浦项海军陆战营和美第18野战炮兵营C连（75毫米山炮）组成——编注。

② 布莱德雷支队由美第2师副师长布莱德雷准将指挥的第9团第3营、重迫击炮排、野战火炮、自行高射炮和工兵的各连组成——编注。

10日夜，布莱德雷支队的主力到达了延日。但在后尾行进的K连和炮兵连，因11日上午1时30分在安康里东侧的兄山江崖路上遭到伏击而陷入了混乱。I连为了进行援救，急速向延日前进，但该连也在德南里遭到了伏击。布莱德雷支队长在天明后增援了M—16自行高射炮，但该自行高射炮也没有回来。

得知延日告急的沃克将军，从浦项支队抽出南朝鲜第17团，并命令该团进入延日，同时还紧急派遣了刚在釜山上陆的第73中型坦克营（M—26潘兴式）的B连。

从延日起飞的F—51战斗机和从釜山紧急前进的潘兴式坦克，互相协同打通了延日公路。坦克队于下午8时30分进入机场，接着南朝鲜第17团也到达了，并且解救了延日的危急。在这次战斗中，担任先导的达里戈上尉建立了功勋。他是开战时驻开城的唯一的美军军官，当时是30岁，但过了一个半月的今天，看起来像50岁左右的老人。这天夜里，由于机场受到来自南侧高地的扰乱射击，决定在夜间将飞机退避到日本去。

这天切断延日公路的是北朝鲜第766游击团的一部。该部队是带着炸毁安康里桥的任务从蔚珍潜伏到太白山里来的。

另一方面，浦项支队于11日晨从安康里向杞溪展开了进攻。无奈，因该支队是新编成的团，所以转瞬间被北朝鲜第12师的一部击退了。从延日起飞的F—51马不停蹄地反复起降进行支援，但未能阻止住北朝鲜军队的急追。越过重叠山群而来的北朝鲜军队没有重武器，补给也跟不上，所以战斗力降低为几分之一，但士气却很旺盛，能在这个山岳地带进行相当激烈的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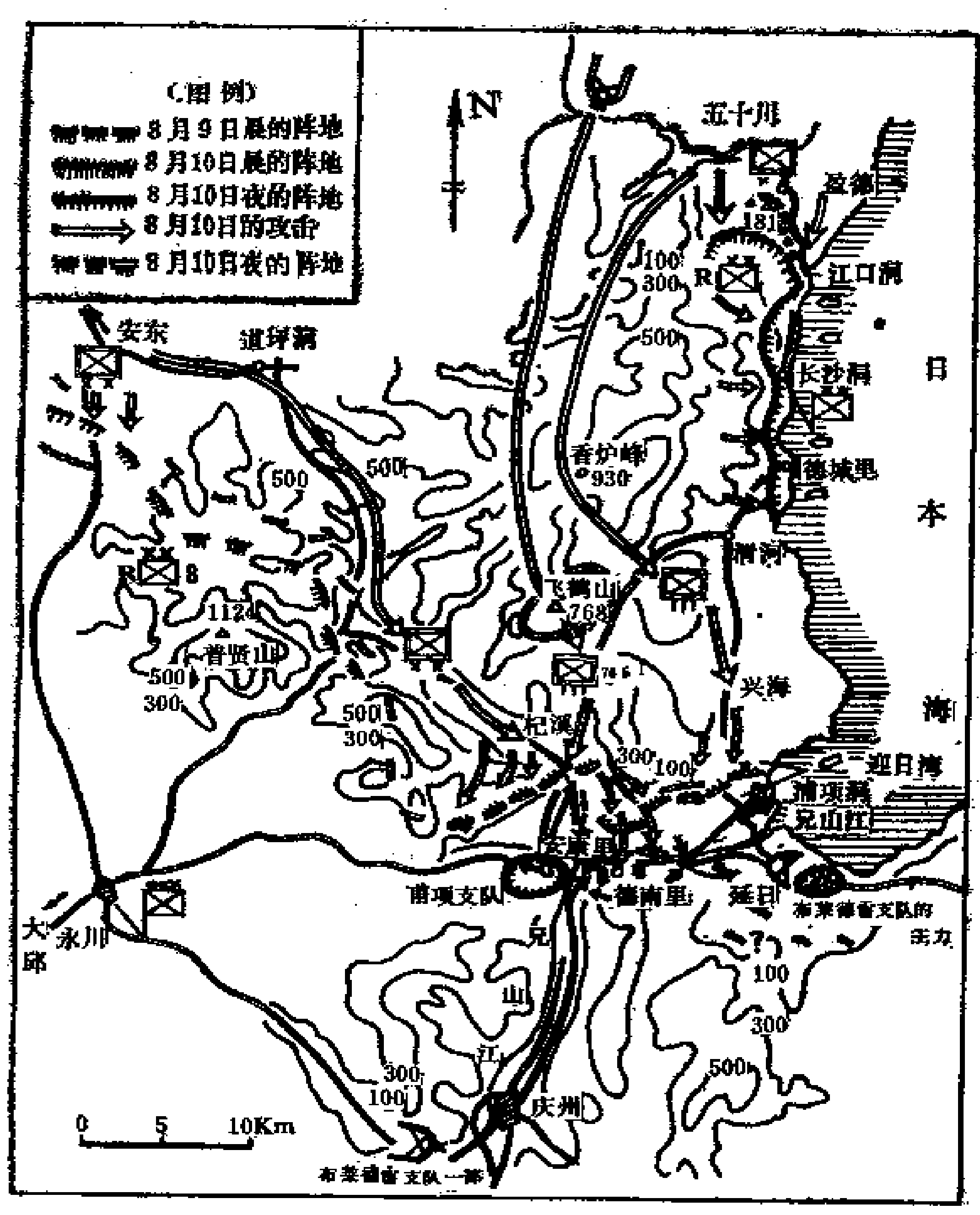


插图13　东海岸的危机（8月10日）

二、浦项的攻防（参照插图14）

8月11日，北朝鲜第12师的一部终于到达了浦项车站。第8集团军进行了全面的空中攻击和舰炮射击，将其击退了，浦项成了无人的城市，但兄山江北岸好像聚集着北朝鲜军队。

8月13日，北朝鲜第12师的第1团再次进到浦项洞；第2团到达浦项南侧高地，并且有南进迹象；北朝鲜第5师的一部也前进到浦项北侧。因此，第8集团军将南朝鲜第17团归建给从义城正面转用来的南朝鲜首都师，并令其驱逐进入浦项南侧地区的北朝鲜军队。但北朝鲜军队已大举进入浦项，这一情况迫使沃克将军做出了重大决心，令第5航空队放弃延日。

第5航空队虽有陆军的掩护，但地面的战况越来越不利，所以于13日中午采纳了延日基地司令的意见，决定放弃延日，并且在将飞行队转场到筑城基地的同时，下令撤走了重型装备。然而，这个措施好像没有通知麦克阿瑟司令部、第8集团军和警卫延日的布莱德雷将军。下午4时，麦克阿瑟司令部从合众社电讯中知道此事后，惊奇地调查了真相。当时，机场还没有受到任何袭击，但空军撤走的事实得到了证实。这一事件使麦克阿瑟将军和阿尔蒙德参谋长受到了冲击。将军立即劝告停止撤离，但空军到14日为止强行撤离了除燃料和弹药以外的全部装备，并且决定延日只做为紧急着陆场使用。空军独断地采取的这一措施，给地面部队的士气造成了微妙的影响。这是难以否定的事实。

沃克将军决心从海上撤退南朝鲜第3师。当时，南朝鲜第3师得到由1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和空军的紧

急支援，正在进行孤军奋战，但由于长蛇似的阵地正在天天被压缩，所以第8集团军企图以首都师摧毁浦项周围的北朝鲜军队，救出第3师，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14日，第8集团军从大邱正面转用了闵支队，和首都师、浦项支队与闵支队并列配置，并同时进行反击。这次进攻进展顺利。从16日到17日，为了使南朝鲜第3师从海上撤退，加紧进行攻击。

南朝鲜第3师从16日夜到17日上午7时，在德城里海滨沙滩登船。该师由第22团和第23团组成，共9000人，还配属国家警察1200人和劳工1000人。但由于夜暗和舰炮的支援，包括125名伤员在内，一个士兵也没丢下而撤走了。敌前撤退是最困难的作战，敦克尔刻、瓜达尔卡纳尔和德城里的撤退都是以较小的损失获得了成功。原因何在呢？该师于17日上午10时30分在九龙浦上陆，18日担任浦项南侧的守备。

那时，正在从安康里附近进行反击的首都师等部队，齐头并进到达杞溪东西一线；闵支队夺回浦项并向其北侧前进。在这里作战告一段落。据俘虏供述，北朝鲜第12师和第766团于17日下午8时开始退却，19日前后集结在飞鹤山（766米）周围进行整编。但由于第12师只剩下了1500人，所以解散第766团，编入该师，并且增补人员2000名，好容易才改编成了5000人的部队。这个师原是由中国归来的士兵编成的12000人的部队。但昔日的面貌不见了，实际战斗力降低到1个团。然而，即使如此，也没有一个逃兵，由此可以看出北朝鲜军队的一般特点。

南朝鲜军队报告说，从8月17日到20日期间，在东部战线的战斗中缴获火炮20门、迫击炮32门、机枪160挺、美造M—1步枪557支和日本造的99式步枪381支，还有尸体3300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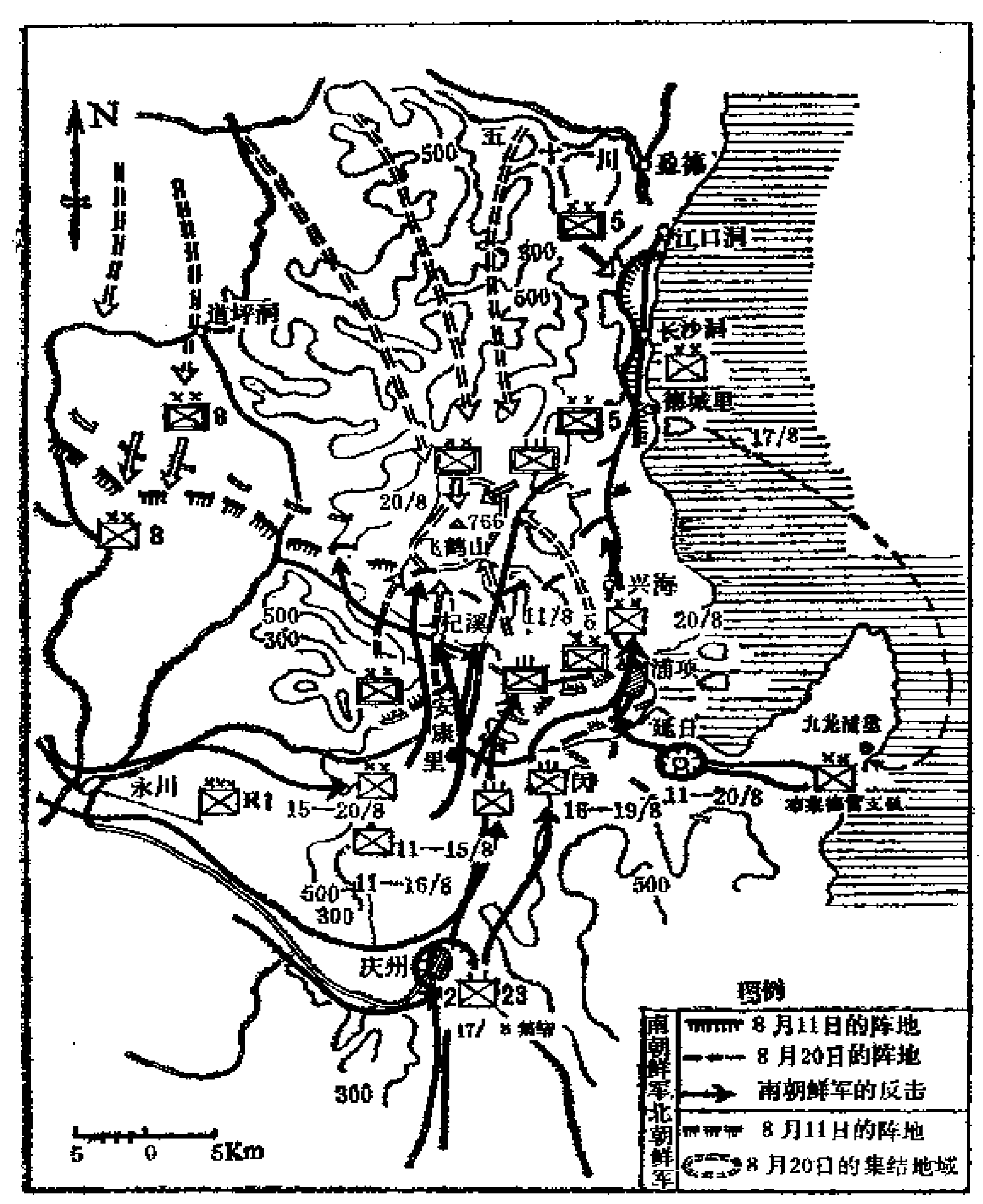


插图14　东海岸正面的反击（8月11日～20日）

和俘虏181人。

缴获的步枪为何只是美国造和日本造的呢？原来北朝鲜

第12师和第766团是以日本造的步枪装备起来的。但随着战况的进展，缴获了大量的美式步枪后，由于日本造的步枪弹药补给太慢，所以很自然地将主要装备换成了M—1步枪和卡宾枪。因此，在浦项附近一缺乏弹药，有时为了获取弹药就强行实施勉强的作战。

关于北朝鲜军队在该方向战斗失败的原因，"美国公开史料"例举了以下三点：

1．山地的夜行军和空袭造成疲劳；

2．没有炮兵等重型武器装备；

3．缺少粮食。

其中最致命的一点是缺少粮食。综合825名俘虏的供词来看，该方向上的部队自8月12日以后没有补给一粒米，而且在山峦重叠的当地征收不到给养，所以从15—16日以后似乎没有行动的能力了。另外，美军对浦项的炮击和轰炸是非常猛烈的；北朝鲜第12师第1团第2营8月13日到达浦项时的兵力是630人，但到18日减少到20人了。8月17日，第2团各营分别有250人。以此类推，没有重武器装备的北朝鲜军队硬是前进到浦项—安康里走廊，也许是一方面是任务的要求，另一方面更为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大米。

这时担负破坏清道隧道任务第766游击团，没有按命令执行规定任务，原因是它始终在安康里走廊进行正规战而遭到毁灭，这是一件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关于这件事，《韩国的动乱》一书说："第766团团长认为'分散渗透也不能保持战斗力，因而不能突破南朝鲜方面的警戒网。所以，必须作为正规部队实施突进，"。第8集团军扫荡了浦项—杞溪的北朝鲜军队后，于8月20日解散了布莱德雷和浦项支队，并且命令美第9团第3营继续警卫延日机场，将闵支队调去大邱了。

三、联合组织

在这个东线正面上必须是陆 海、空军协同作战，统一组织火力。其火力组织之一例如插图15所示。图中的“蚊子”是高级教练机的绰号，通常作为观测机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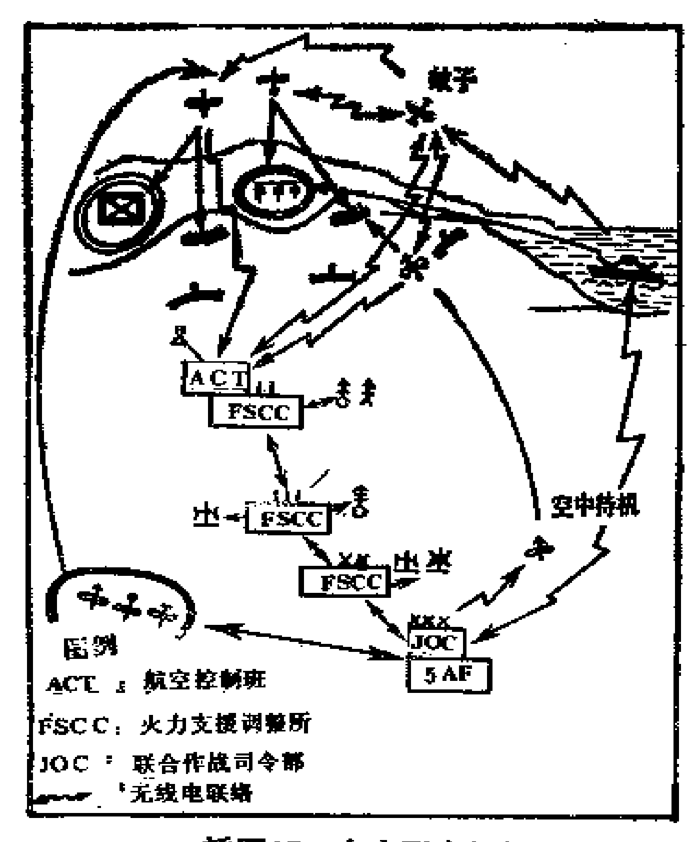


插图15 火力联合组织

第八节 北朝鲜公开史料摘录

关于这次的八月攻防作战，“北朝鲜公开史料”作了如下叙述。着重点部分是同西方国家的史料不一致的地方。

“敌人丧失了广大的湖南地区和洛东江右岸的主要防御

线，开始了垂死挣扎。他们命令一部分前卫部队坚守洛东江右岸一部分有利的地点，一面加紧加强了洛东江左岸的防御。”

“美第8集团军司令部命令第2师于7月30日在釜山登陆，增强西部战线的兵力。这样，敌人以美军4个师和伪军7个师的兵力，在狭小的洛东江对岸构成了坚固的防御阵地。”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各联合部队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为了迅速渡过洛东江在大邱和釜山的狭小地区全歼敌人，在整个战线上开始了猛攻。”

“从主攻方向（编注：金泉—倭馆—大邱）前进的我军联合部队（编注：第3师、第15师、第105装甲师等）在8月8日强渡了洛东江，击溃了在岸上顽抗的美第1骑兵师和美第25师，于8月15日到达了倭馆地区。”

“从主攻方向的右翼高丽地区进攻的人民军联合部队（编注：第10师）于8月11日渡过洛东江，8月14日到达了玄风地区；陕川地区的人民军联合部队（编注：第4师）8月6日迅速渡过洛东江，突破美第2师的顽强防御，8月11日占领了灵山西部地区。”

“晋州方向的我军又一支联合部队（编注：第6师）冲过顽抗在晋州东部地区的美第25师部队，于8月7日到达咸安和马山西部一线。”

“从东部战线咸昌、尚州东南方向进攻大邱方向的我军另一支联合部队（编注：第13师和第1师），8月4日成功地渡过洛东江，8月13日解放了军威和善山郡地区，进入多富洞和龙岫洞地区（编注：大邱以北23公里）。”

“其左翼醴泉南部的我军联合部队（编注：第8师）8

月3日和4日渡过洛东江，8月14日解放了义城，进入其南部义兴地区。”

“解放了安东的人民军联合部队（编注：第12师）8月2日渡过洛东江向东南方向挺进，击溃在浦项西北顽抗的敌人，8月11日解放浦项；沿东海岸进攻的我军联合部队（编注：第5师），在盈德南部消灭了敌人后也到达浦项地区。”

“由于人民军队的猛烈进攻而节节败退的敌人，为了阻止已经全面渡过洛东江的我军猛攻，进行了疯狂的抵抗。尤其是在西部和东部战线的人民军部队侧翼威胁大邱和釜山地区的情况下，美国侵略军一面企图在中部战线进行顽强抵抗，一面在西部和东部战线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敌人从8月7日起首先在咸安和马山地区开始反攻，接着于8月11日到15日在灵山、玄风和倭馆以及浦项等地区接连发起了反攻。”

“敌人为了阻止我军的进攻和掩护他们反攻，并且为了破坏我方后方运输线，出动大批空军开始了大规模的轰炸。特别是对前线的轰炸是极其疯狂的。仅在倭馆一地敌人在8月16日竟出动100多架B—29型轰炸机和数百架战斗机，整天不间断地投下了大量的凝固汽油弹，……。”

“然而，我们人民军战斗员丝毫没有为敌人的这种残暴的毁灭性战术所吓倒，反而更加英勇地进行战斗。……人民军战斗员们甚至用自己的肉体连接被炸断的电线，保证了指挥部的联络，用手雷炸毁逼近的敌军坦克，发挥了为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自我牺牲的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大胆无畏的精神。”

“西部战线和东部战线浦项一线上的人民军联合部队，8月7日到20日期间，同那些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炮兵的掩护下连续反攻的优势敌人进行了日以继夜的激烈战斗，并且

主动地撤退到洛东江右岸和倭馆、浦项以北的有利地区，粉碎了敌人的反攻，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特别是咸安、马山西部一带的我军部队，由于以坦克部队为先导的优势敌军的反攻，陷入了要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境地，然而我军机动地退到有利的地区，以猛烈的战斗和大胆的奇袭战，粉碎了敌人的反攻，迫使敌人退到东部地区（编注：基恩作战）。”

“……这样，人民军联合部队在7月21日至8月20日期间的战斗中，杀伤和俘虏敌人34400多人，结束第四次战役，……。”

“第四次战役的结果，我军解放了广大的湖南地区和岭南的许多地区，敌人被压缩在庆尚南北道的一部分只有1万平方公里的狭窄地区。”

第五章　九月的攻防

进行战斗时，如果盲从原则就必定会招致失败。……由于战斗器材和军队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战术也必须发展。

——格兰特将军

第一节　两军的计划

乘追击余势的北朝鲜军队的八月攻势，被没有预料到的美第8集团军的不撤退线阻住了。是北朝鲜军队先夺取釜山还是美国从本土增援先到这一“同时间的战斗”，好像是联合国军取得了胜利。然而，这似乎是第8集团军以“险峰”来阻挡了北朝鲜军队的怒涛，但还没有决定胜败。8月的后半月，北朝鲜军队想再进一步向前推进，并准备了九月攻势。客观地看，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北朝鲜军队的兵力已经到了不宜发动攻势的限度，除侥幸之外是不能期待胜利的。莫斯科、英帕尔、列宁格勒的例子不必看，进攻一方的固执似乎是万不得已的。对比，联合国军也预见到这个问题，在积蓄必胜的兵力的同时，为配合仁川登陆加紧进行转入反攻的准备。

一、联合国军的作战准备

联合国军促进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全面作战准备。应该大书而特书的事项是人员的补充（包括部队的整编与新

编）和战线的整顿等情况。

人员的补充　联合国军司令部9月1日提交的人员日报如下，显示出各师的满员率是非常高的（括弧内为陆军部计算的数字）。

陆军总计	176326人
美第8集团军	84630人（90092人）
第2师	17498人
第24师	14739人
第25师	15007人
第1骑兵师	14703人
集团军直辖部队	16815人
暂编海军第1陆战旅	4290人（4468人）
英国第27旅	1578人（8月29日在釜山登陆）
南朝鲜军队合计	91696人（126580人）
总司令部	2159人
第1军	
司令部	1275人
首都师	16376人
第8师	9106人
第2军	
司令部	499人
第1师	10482人
第6师	9300人
第3师	7154人
浦项支队司令部	575人
闵支队	4025人

特种部队	14641人
训练部队	1250人
空军总计	37584人
海军总计	36389人

8月，美国从本土补充人数为11115人。这个数字是美国陆军当时补给能力的界限。可是第8集团军在8月底以前受到的战斗损失累计达19165人①，所以仅以美国的补充数即使只填补损失也不够，而第8集团军所希求的定员补充数是不可想像的。

南朝鲜兵的编入 因此，采取了将南朝兵编入美军师的特别措施。这个措施根据下述情况想到的，即8月1日前后张中尉指挥下的137名警察队以领取补给为条件同第7骑兵团第1营一起战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时张中尉成了营的参谋，其他3名军官分别作为A、B、C连的副连长，

① 8月，第8集团军战斗损失的具体情况如下：

部队别：	美第24师	1941人	
	美第25师	1800人	
	美第1骑兵师	1503人	
	美第25师第9团	824人	（非战斗损失419人）
	计	6068人	
损失别：	阵亡	4599人	
	负伤	12058人	
	失踪	2107人	

南朝鲜军队的损失情况不明，但8月6日美军损失74人时，南朝鲜军队损失1328人；8月21日美军损失49人时，南朝鲜军队损失2229人，所以能推算出比美军损失大几倍——编注。

并且采取了"好朋友方式"，每个班编2名南朝鲜兵。采取这个措施9天后，营进攻锦舞峰时，南朝鲜2人阵亡、7人负伤，但6名独自步行的患者强烈拒绝后送。张中尉是在日本大学毕业的，腰间佩带着日本刀。

第8集团军于8月15日将3—4万名南朝鲜兵编入了驻朝鲜美军4个师和正在横滨地区准备仁川登陆的第7师。给1个师的编入人数以8300人为限，主要是向步兵和炮兵连编入3100人左右。这个限制数基本上是战斗定员的一半。

驻在日本的第7师，从8月18日到24日在横滨接收了8625人，并在武山进行了训练；驻朝鲜的各师，从8月20日到28日日平均接收250人，29—31日为1500人，进入9月后，在当地每隔3天接收500人。

编入的方式，第8集团军建议采取"好朋友方式"。好像希望加强友好的关系。因此，大部分师采取这种方式将南朝鲜兵编到班里，美国兵和南朝鲜兵的比例为1：1，非常友好地担任同一任务。但第25师有的团将南朝鲜兵编成排（作战时由美军军官或军士指挥），采取将其作为连的第3排的方式。此外，第24师以南朝鲜兵编成排或班，将其作为连或排的一部分。

不久后，对"好朋友方式"的评价不好了。不管怎么样，也有人种、语言、习惯和思考方法等种族差别，而且训练程度的差别和责任观念的不同会使之失去相互信赖。如后所述，南朝鲜的新兵只受到了7—10天的速成教育，同经受了两个月考验的美国兵并肩战斗是不合适的。因此，南朝鲜部队（兵）主要是担任重火器与弹药的人力搬运、补给工作、阵地构筑、警戒、侦察和巡逻等。关于这期间的动态，"美国公开史料"说："不清楚东洋朋友会不会在正合适宜

的时候给予掩护射击，美国士兵们不愿意把生命委托给他们"。

不久，美国兵的补充增多后，各师都不愿意编入南朝鲜兵，1950年10月以后就没有"好朋友方式"了。南朝鲜兵们仍属于南朝鲜军队，薪金也从南朝鲜领取，但管理及其他方面受到同美国兵一样的待遇。现在驻南朝鲜的美第8集团军编入了不少南朝鲜兵。

美军师的补充 这样，人员充足的美军师的补充编组情况是，将得到本国部队补充的第3师的营补充给骑兵师；第29团2个营补充给第25师的缺编营；解散第24师第34团①，补充给其他团的缺编营，代之将正在镇东里担任防御的第5团编入第24师。这样以来，驻朝鲜的美军师全部充实为正规的3个单位，第8集团军的兵力有了很大的增强。

南朝鲜师的增强和征兵 另一方面，南朝鲜军队也补充了缺额，而且着手增编新的师。南朝鲜师的新编计划是，从9月开始一个月建立一个师，拟组建三个定员15000人的师。前述的第25团和第26团等部队是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而组建的，尔后合编成第7师。按照这个计划，9月编成第7

---

① 第34团和其直接协同作战的第63野战炮兵营的战绩怎样考虑都好，所以第8集团军第24师师长查奇将军请求解散该团，将其编入第19团和第21团。解散该团时，7月3日在釜山登陆时的兵员只剩下184人，团的损失累计为阵亡98人、负伤569人、失踪773人、非战斗减员274人，共计是1714人。此外，该师没有坦克营，所以将控制在大邱的第6中型坦克营(M—46巴顿式坦克）编入了该师——编注。

师，10月编成第11师，11月编成第5师，随着战争的拖长又增编了第2师和第9师等。

然而，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必须有大量的补充人员。因此，在防御圈内作了动员并进行了速成教育。

南朝鲜是全民皆兵，所以最初采取街道、村镇分配任务的方式，但那样做赶不上紧急需要，所以后来在釜山和大邱的街头直接征募。据传说，有的学生手里仍然拿着教科书在横滨上陆了。有的新兵还拿着病妻的药在横滨上陆，并且在武山进行训练，编入美第7师，以后参加了仁川登陆、攻克汉城、在北朝鲜的利原登陆、向鸭绿江进攻和12月的兴南撤退作战，回到了釜山，但到那时为止，他一直将病妻的药收藏在背包里，坚持战斗到底。

征募来的补充兵员的教育时间为10天。训练由7月14日设在大邱的第一补充兵员训练所（收容能力为1万人，每日送走和接来各1000人）和8月20日新设在釜山的第二补充兵员训练所（收容能力为5000人）担任。这样，速成训练的补充人员是，8月每天1000人，9月每天1500人。军官的补充则是根据8月12日公布的《陆军军官补充令》，从5年制中学以上的毕业生和二等上士（二等陆军上士、旧军队的上士）以上的士兵并有2年以上军龄的人员中选拔的。这些士官候补生在8月23日设在东莱（釜山以北）的陆军综合学校进行速成教育，每周有250人毕业。

学生的志愿兵似乎发展得很顺利，《韩国的动乱》一书叙述学生上阵的情景说：

> “学生们为了挽救祖国的危急，争先恐后地投身于军队，……。这些学生们决心将一切觉悟付诸行动，好像不知道死，也不知道悲观一样。除了挽救

被共产党践踏的祖国以外，什么也不顾了。腰中挂着日本刀出征的人是在日本留学的，也有自己主动跑来参加的。……他们的战斗精神应当受到称赞。他们在东部战线上的英勇奋战，到现在还成为国民的谈话资料。……民族财富的学生上阵，给予后方的国民以很大的希望和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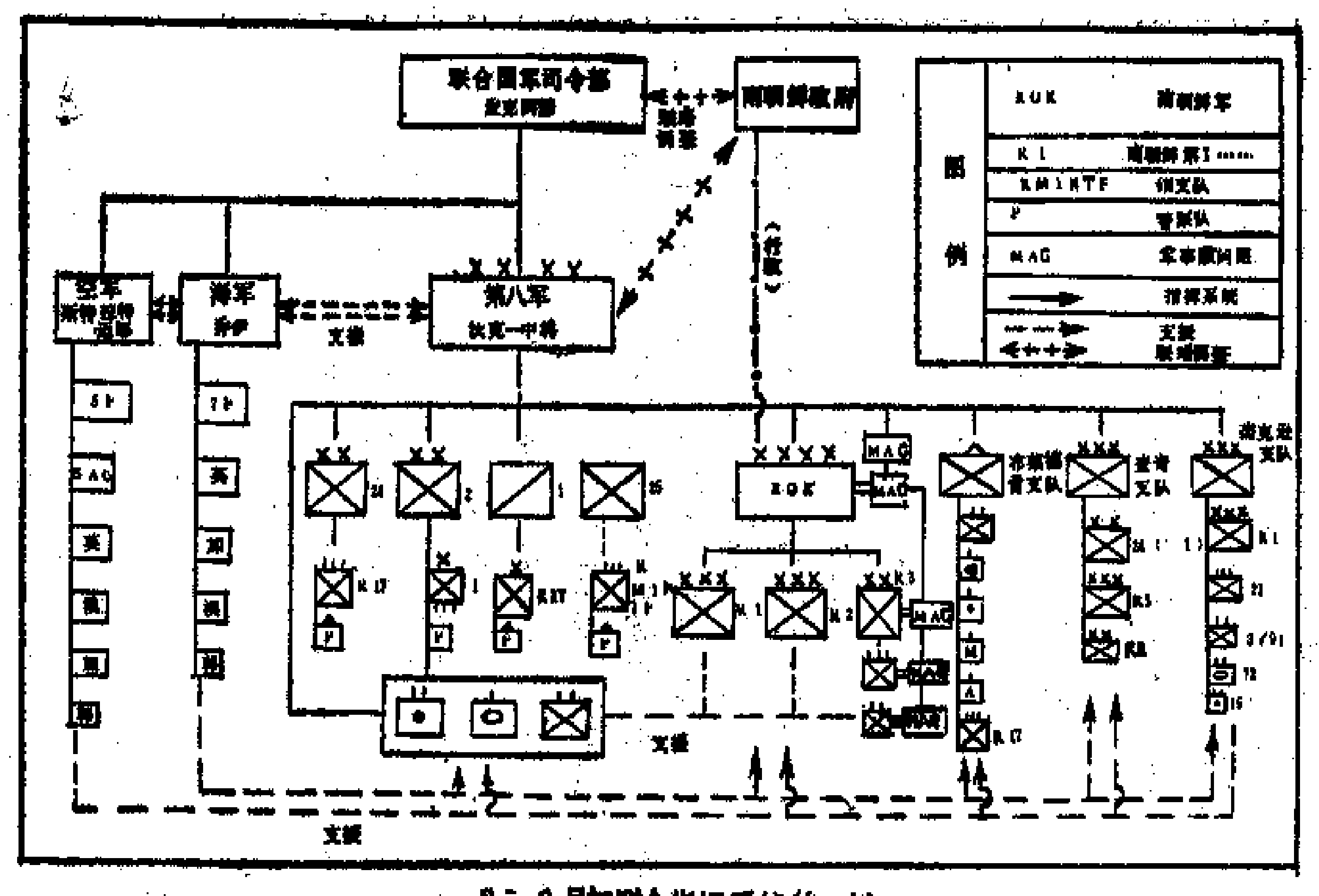
战线的调整　8月初，大邱北正面的部署很薄弱，而且到中旬以后，部队又处于混合配置状态，此外，由于强调临时应付式的使用部队，作为整个第8集团军，部队的建制打乱了，所以第8集团军决定进行调整。

首先，将在滚木球球场出名的美第27团归还原属的第25师，并且还将分散配置的第2师各团归属师长凯泽少将的指挥之下。此外，8月19日第2师的最后1个团在釜山上陆了，所以第8集团军于20日将战斗疲惫的第24师与精锐的第2师换班，第24师集结在庆山作为集团军预备队。这次换班原计划8月上旬进行，但因8月的攻防作战而拖延下来了。

为了加强大邱北正面的防御，决定以骑兵师担任多富洞正面的防御，尽可能缩小南朝鲜军队的正面。然而，这样会扩大骑兵师担任的正面，所以作为其弥补的方法，先后将第23团第3营和英27旅（实力为2个营）加强给该师了。

联合指挥系统　8至9月，美军师里大约有半数南朝鲜兵，所以也称为“融合作战”。实际上美军和南朝鲜军队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却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固守着釜山。

情报估计　8月末，第8集团军主要根据8月份捕获的1753名俘虏（其中南朝鲜军队捕捉1372名）的陈述，对北朝鲜军队的情况估计如下：



8－9 月初联合指挥系统的一例

“北朝鲜军队有12个步兵师，实际行动的兵力为82590人。其8月份的损失达26820人，但只补充了14770人，而且素质很低。各师的满员率不一致，第13师和第15师大约是27%左右，但第7师为96%，第2师则近100%。像这样战斗力不强的北朝鲜军队，是发动进攻还是进行防御是很难立即作出判断。”

二、北朝鲜军队的计划

8月中旬，承认进攻失败的北朝鲜军队为了在9月初再次发动进攻而加紧进行了准备。但补给品的不足和补充人员的素质低是其难以克服的障碍。

补给　补给品不足的原因是其补给物资本身不足和运输困难。本来，北朝鲜的经济能力特别是军需生产能力不能维持这样长期的大规模作战，而且由于联合国军的战略轰炸又遭到了很大的打击。此外，来自靠山苏联的援助物资往往到达得很晚，而中国也还没有下决心进行军事援助。因此，从北朝鲜装运的军需品本身就不足，加之北朝鲜军队的运输道路由于前述联合国空军的阻滞，被切成一段一段了。北朝鲜军队绞尽脑汁继续以铁路输送，并且还使用30万民工拼命地不断运送。9月初，送往前线的补给品到达情况如下：

弹药　细水长流地陆续到达，轻武器弹药比较充裕，但炮兵和迫击炮等重量大的弹药从8月中旬开始经常不足了。

武器　轻武器特别是步枪的补给只不过是所需的三分之一。坦克少数是由铁路运来的，如前所述，8月中旬曾一次补给了21辆。炮兵和迫击炮等9月上旬开始到

达，但汽车类的补给完全没有。

燃料　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数量到达了，没有训练用燃料，9月中旬以后退却时，很多坦克不得不丢弃。

粮食　基本上没有补给，必须依靠当地征集。因此，第一线官兵采取了一天吃一顿或两顿饭方式，9月攻势开始时，大体上接近了体力最低限度。

补充　如前所述，估计到9月初以前大约补充了3.3万多人，但这些兵员都是在南朝鲜征募的，没有装备，也没有进行教育，所以最初似乎主要用于劳役。这些征募兵的质量在逐步下降。

兵力　9月1日，北朝鲜军队加强了洛东江畔的兵力，以13个步兵师、1个装甲师、2个装甲旅为基干，总兵力大约9.8万人，其编组区分和兵力情况如下：

前线司令部（司令官金策大将，参谋长姜健中将，进入金泉）

第1军（金雄中将，位于金泉或居昌）

第1攻击集团

第6师（马山正面）　10000人

第7师　9000人①

第105装甲师的一部（T—34坦克约20辆）　1000人

① 北朝鲜第7师以第7边境警备队为基干，7月3日在肃川编成，8月1日通过汉城，15日前后到达丽水—晋州地区，其一部于17日占领了统营（马山以南40公里），但被南朝鲜海军陆战队击退，尔后集结于宜宁附近。

第16装甲旅（T—34坦克43辆） 500人[①]

第104治安旅 2000人

第2攻击集团

第9师（灵山正面） 9350人[②]

第4师（灵山正面） 5500人

第2师（昌宁正面） 6000人

第10师（玄风正面） 7500人

第2军（金武亭中将，位于闻庆或安东）

第3攻击集团

第3师（倭馆正面） 7000人

第13师（多富洞正面） 9000人

第105装甲师主力（T—34坦克20辆）

第17装甲旅（T—34坦克40辆） 500人[③]

第4攻击集团

第8师（永川正面） 6500人

第15师（永川正面） 7000人

第5攻击集团

第12师（杞溪正面） 5000人

第5师（浦项正面） 7000人

总计 97850人

---

① 第16装甲旅在苏联编成，经由中国东北于8月23日到达平壤。名称是旅，但其编成是2个营，营由2个连组成，拥有40辆T—34坦克，从平壤至金泉间由铁路运输。

② 北朝鲜第9师以第3边境警备队为基干，在平壤编成，将第87团留在仁川担任防御，8月25日集结于陕川，准备渡过洛东江——编注。

③ 同第16装甲旅——编注。

另外，估计9月1日双方的兵力对比大致如下表：

	北朝鲜军队	比　率	联　合　国　军
兵力	98000人	1∶2	176000人
炮兵	约250—300门	炮数无大差别，但弹药量有差别	约400门
坦克	约100辆	1∶6	600辆
空军	无		有绝对制空权，平均1个师可能得到40架飞机的直接支援
海军	无		以第7特混舰队直接支援

机动计划　8月中旬，北朝鲜军队决定了九月攻势的进攻部署，但在计划制定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由于联合国军构成了连贯的阵地线，以往作战的战术即在正面牵制敌人，以一部或主力进攻敌人侧后的方法已不适用了。无论如何也必须突破一点或数点，但为此又必须在企图突破的正面上集结足够的兵力。在丧失冲击力的核心即坦克魔力的现在，更应如此。可是，集结兵力是极其危险的。这是因为在联合国军掌握绝对制空权的情况下实施机动本身就非常困难，而且如果在狭窄正面上集中大兵力，很可能遭到地毯式轰炸。另外，北朝鲜军队的后勤保障能力不允许向一点集中兵力。因为，在就地获取粮食的现在，如果将兵力集结狭窄正面上，物资就会很快枯竭。并且，从八月攻势的经验来看，如果限定在局部突破正面，机动能力和兵力占优势的联合国军就会立即在其正面集中优势兵力挑起决

战，所以对没有机动能力的北朝鲜军队来说，似乎也是不利的。因此，北朝鲜军队一并考虑了这些因素和自己军队的特点后，似乎认为，如果不限定突破正面，沿着所有接近路线进攻，或许会在某一个正面上获得成功，就能从其成功的正面上扩大战果。

因此，根据以上考虑和在八月攻势中因进攻冲击力不足与洛东江正面兵力不足而功亏一篑的经验，决定不变更现在的态势，将新到来的兵力（第7师和第9师）增调到南部战线上。即自8月中旬以来将展开在晋州—丽水地区担任南部海岸防御的第7师、第16装甲旅和第104治安团（以后改为旅）推进到马山正面；将第9师、第16装甲旅一部和8月中旬在金泉进行整编的第2师推进到灵山正面，并且在北部的第2军正面上只留下配属的第17装甲旅（8月18日将正在争夺游鹤山的北朝鲜第15师转用到了永川就是这一措施的一部分）。

根据缴获的文件，前线司令官金策大将8月20日规定各军的任务如下：

第1军

第1攻击集团（第6师、第7师、第105装甲师的一和第104治安旅）

突破美第25师防线，按顺序占领马山和镇海，尔后准备占领釜山。

第2攻击集团（第2师、第4师、第9师、第10师和第16装甲旅）

突破美第24师防线①，经昌宁和灵山推进到密阳，

① 这一天下令美第2师与美第24师换班，但在北朝鲜军队开始进攻之前，似乎是没有查明这一情况—编注。

切断大邱—釜山公路。

第2军

第3攻击集团（第1师、第3师、第13师和第105装甲师主力）

突破美第1骑兵师和南朝鲜第1师防线，占领大邱。

第4攻击集团（第8师、第15师、和第17装甲旅）

突破南朝鲜第6师和第8师防线，占领河阳和永川，尔后向大邱或庆州突进。

第5攻击集团（第5师和第12师）

突破南朝鲜首都师和第3师防线，占领浦项洞和延日机场，同时准备由庆州走廊向釜山突进。

进攻开始的时机，在预测到近在日本的美第7师和从美国本土来的美第1陆战师以及美第3师等部队即将加入战斗的情况下，希望开始时机尽可能早一些。但在由于八月攻势已将兵力消耗殆尽的情况下，进攻的时机不可能那么早。特别是在8月18—19日北朝鲜第4师从洛东江突出部被击退、北朝鲜第6师进攻十二堂山和笔峰没有进展和从18日开始对多富河的进攻未像预期那样进展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结果，在考虑整编和补给品特别是弹药的储备、增援师和转用师展开完毕的时机等问题后，决定进攻开始时间是：第1军为8月31日下午11时30分；第2军为9月2日下午6时。两个军的进攻开始时间相差两天，其理由不清楚。

此外，这次进攻时，北朝鲜军事当局接受以往因天明后的炮击和轰炸而受到很大损失的经验教训，此后多在日落后立即开始进攻，天明时就在敌前100—150米处构筑阵地，以便使敌人飞机难于识别敌我而进行轰炸。

北朝鲜方面的资料　关于北朝鲜军队这个赌注生死的九月攻势计划，《朝鲜人民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史》第二章第五节“朝鲜人民军部队在洛东江一线的英勇斗争”作了如下叙述（着重点表示和西方国家资料的不同点）。

“面临灭亡的敌人，……慌忙向朝鲜战场投入更多的兵力，甚至开始动员了仆从国的军队。”

“8月29日英第27旅登陆，8月30日美独立第5团登陆，……强行以他们溃逃时劫走的青年和尚未解放地区的青年整补李伪军各师，并组织新的师。”

“这样，敌人在狭窄的洛东江战线集中布置了5个师和1个独立团的美、英军的兵力和8个师的傀儡兵力。在西部凭借洛东江，在东部凭借从倭馆到浦项的庆尚山脉，企图阻止我军的进攻。”

“敌人强迫未解放地区的人民构筑防御工事。……。”

“8月中旬，最高司令部制定了分割消灭被压缩在洛东江对岸的敌军基本部队的方针，下达了有关组织准备和进行作战的命令。”

“最高司令部为了保障作战的顺利进行，加强师和技术兵种，向前线运送多更的作战物资，并采取了使作战预备队投入战斗的措施。同时，还采取了加强元山和仁川地区的海防措施。”

“前线司令部根据最高司令部的作战方针，进行第五次战役，一面牵制从玄风到倭馆的洛东江右岸，同时用两个基本攻击部队从西北和北方发动攻击，在大邱、永川地区围歼敌军部队。……”

“前线司令部根据作战意图重新部署部队，在前线组织了强有力的攻击力量。西部战线的人民军部队周密地进行渡

河正面地区的侦察，作好了强渡洛东江的物资、技术上的准备。”

“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在广大军人中解释宣传金日成元帅在庆祝八、一五解放5周年时所作的报告和颁布的命令（注）以及这次作战的军事和政治上的意义，并组织和动员他们做好战斗准备。”

“金日成的命令，……深深地打动了正在准备最后决战的全体人民军官兵的心弦，更加坚定了他们要献身卫国的斗争意志。”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在这个时期通过的关于火线上吸收模范地执行战斗任务、对党和国家表现了无限忠诚的军人入党的决定，鼓舞了人民军军人建立更大的战斗功勋。”

“解放区的人民特别是洛东江地区的人民，在敌人疯狂轰炸下，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帮助人民军的战斗活动。”

（注）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第82号命令摘录（1950年8月15日）

> 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指挥官和文化工作者们！男女游击队员们！工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们！……未解放地区的兄弟姐妹们！
>
> 五年前的今天，苏军歼灭了日本军队，……在苏联的无私援助下建立了人民政权。但美国在三八度线上人为的一分为二，在南部建立了警察国家。……
>
> 敌人最初的进攻被人民军所粉碎，……蹂躏国际法开始进行侵略，但我们的陆、海军和警备队以及男女游击队的坚韧性和勇敢精神挫败了敌人的计

划。……现在南半部地区解放了80%。

……在我们面前，还面临着严酷的战斗。……

……要将更多的新部队派往前线，面对凶恶的敌人去组织和争取最后的胜利，必须加倍地进行工业生产。我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我们后方的全体人民……必须诚实而且努力献身。……我们从事铁路工作的人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不间断地将军需品运往前线。

陆、海军战士、指挥官以及文化工作者们！男女游击队员们！要将美国干涉者们及其走狗李承晚一伙消灭掉，从祖国的领土上将帝国主义者们清除出去，要靠同志们的坚定性和韧强性以及军事才能如何，对祖国完成自己的任务要看同志们的决心怎么样。……陆、海军军官和战士，……坦克兵、飞行员的任务，是要努力学习军事，精通各自的武器，成为本职工作的熟练者，在于学会无情地粉碎敌人的方法。……命令：

1．战士们要完全学会步枪和自动枪的使用方法，精通各自的兵器，对敌人要有百发百中的本领，歼灭外国侵略者们！

2．机枪手、步兵、追击炮手、飞行员要完全精通各自的兵器，成为本职工作的熟练者，……爱护武器，不浪费弹药，自己戒备敌人的轰炸……。必须利用缴获的战利品，……。

3．全体指挥官们，要很好地指挥军队，成为有经验的能够统率部队的指挥官，出色地组织各兵种部队的协同作战，充分地研究敌人，周密地组

织作为军队耳目的侦察，使参谋部的工作向高级阶段发展，巧妙地组织和灵活地运用各兵种部队的机动性和迂回战术，必须成为指挥作战的专家。

因此，朝鲜人民军是竭尽全力、忠于人民的真正军队，显示出了军队能够完成解放使命的胸怀。……要加强钢铁般的纪律和严格的秩序以及唯一的责任制。

4、全朝鲜人民军和海军，为最后消灭美国干涉者们的军队和傀儡残余部队，为完全解放我国领土而奋勇前进！

不给敌以喘息之机，不给敌人在新的防御线上以加强阵地的充裕时间，竭尽全力使敌人陷入混乱状态，摧毁他们的抵抗能力，破坏他们的器材，给敌人以最后的、致命的打击。

5、男女游击队员们，要在美国干涉者们的后方加强游击战，破坏敌人的通信设施，摧毁敌人参谋部和战斗器材。给侵略我们祖国的占领者们以致命的打击。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

1950年8月15日于平壤市

第二节　决　战

一、前哨战

南部正面　在马山正面从8月18日开始反复进行了制高点的争夺战，665米高的战斗山山顶19次改换其主人，十二

堂山和笔峰也没有一天不在战斗。而且到8月下旬后，洛东江正面北朝鲜军队的活动很频繁；美第24师于8月25日发现了北朝鲜第9师司令部好像进入新反里（突出部对岸）的征候。然而。这时由于北朝鲜军队正在对岸积极地构筑阵地，所以有人判断“北朝鲜军队正在进行防御”，但直感到进攻迹象的沃克将军，为了捕获俘虏查明其企图，为了破坏通信设施妨碍其进攻准备，下令进行渗透进攻。美第24师于8月31日夜制定了潜入1个连为基干的渗透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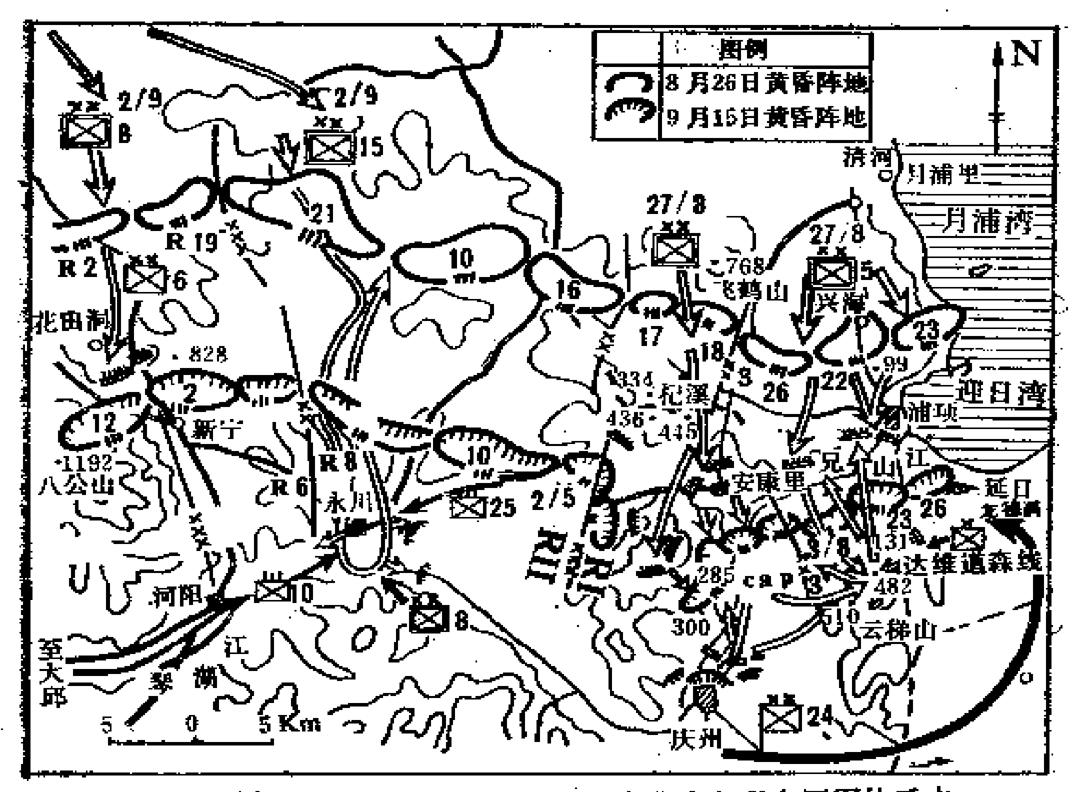


插图16　东部战线北朝鲜军的进攻和联合国军的反击

（8月27日～9月15日）

东部战线　（参照插图16）相反，东部战线是平静的。据说，正在飞鹤山进行整编的北朝鲜第12师，粮食、武器和弹药都不足，士气也很低落；有的报告说，北朝鲜第5师濒

临毁灭。因此，在该正面的司令部里有人表明见解说："北朝鲜军队已经转入防御，所以这场战争可能会在11月末的感恩节时结束吧"。

可是，北朝鲜第12师突然开始行动，于8月27日上午4时奇袭了杞溪北侧的南朝鲜首都师。南朝鲜第17团进行了英勇战斗，但以其左翼1个连的退却为契机，使全团陷入了退却的窘境，接着右翼的第18团也由于左翼受到威胁而不得不撤退了。

结果，首都师就这样在瞬间被击退到杞溪南侧高地上了。

美第8集团军在前一天，从这方面的顾问那里收到了极其乐观的报告，所以，这个意外的进攻是个很大的冲击。"美国公开史料"叙述其情况说："敌人的这次进攻，使第8集团军像被大铁锤打下来似地感到惊慌"。

沃克将军把在庆山待机中的美第21团和第73坦克营迅速派往庆州，同时还将军长科尔塔少将派往庆州，一并指挥在东部正面的南朝鲜第1军、南朝鲜第3师、警备延日的第9团第3营、去增援的美第21团、第73坦克营的主力和第15野战炮兵营等，控制了该正面上的战斗。科尔塔将军是作为采取攻势时的美第1军军长来朝鲜的。该部队被命名为杰克逊支队。支队的名称通常是以其长官姓名命名的。但这时仿效南北战争中称呼的"Stone Wall Jackson"（石壁的杰克逊）特别命名为杰克逊支队。支队的任务是歼灭突进来的北朝鲜军队，夺回杞溪，确保永川北侧—杞溪以北16公里—东海岸的月浦里一线。飞抵庆州的科尔塔将军巡视战线后，察觉到南朝鲜军队的士气异常低落。在战场上提高士气的捷径，首先是取得战果。将军为了恢复士气和战术上的需要，

要给北朝鲜军队迎头一击，阻止前进，启发①南朝鲜第1军军长李钟赞少将于28日向杞溪反击，但未考虑到首都师的损失已经很大，而且由于极度疲劳，所以没有力量发动进攻。

28日北朝鲜第5师开始进攻浦项，并且发现南朝鲜第3师有动摇的样子。由于连续打败仗，南朝鲜军队的士气低落下来了。

可是，恰好在这天，第8集团军主要以航空侦察，发现了在马山正面的南江上架设了三座水下桥和在陕川集结的20辆坦克以及正在从金泉附近南下的1—2个师的纵队。另外，还查明了在第25师的正前方出现了异常活动。因此，第8集团军综合以前获取的情报，作出了重大判断："敌人在南部战线上已做好了随时都能发动进攻的准备"，并且认为，"敌人在东部战线上的进攻可能是为了在南部战线发动主要进攻而实施的牵制行动"。然而，东部正面北朝鲜军队的进攻是否是真正的牵制行动？南朝鲜军队士气低落，从根本上推翻了釜山防御圈的构想，所以对事态感到忧虑的沃克将军，向申国防部长提出有关振作士气的下述特别要求。这个要求充分地表明了将军当时的判断和想法。

> "目前的情况是，联合国军正在一天天地得到增强，相反，敌人已陷入过度的分散，而且正在进行最后的挣扎。转入进攻的时机正在到来。……如果敌人攻入现在的阵地，就立即予以反击将其打垮，必须夺回阵地。……诸位，为了团结，为了诸

① 美国指挥官命令南朝鲜军队时，都是采取建议的方式——编注

位的国家，必须就地阻止当面的敌人。……”

29日，北朝鲜第5师继续进攻浦项，并且包围了南朝鲜第3师的左翼。联合国空军和海军优先支援了这次战斗，1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向被视为北朝鲜军队的补给点兴海发射了125毫米炮弹1500发，使那里成为一片火海，但北朝鲜军队的进攻力量并未减弱。

科尔塔将军以美第21团的主要部队反击了北朝鲜军队包围圈的左翼侧。首都师为配合这次反击而进攻杞溪，并在黄昏时将其夺回，但30日拂晓又被夺去了。这时北朝鲜军队自动换穿白色衣服和制服，以欺骗美空军和海军的眼目。

8月31日来临了。艰苦的8月已过去，酷暑也有几分缓和，预定9月15日的仁川登陆正在进行准备①。

第8集团军忙于反击准备。赋予集团军的任务是："9月16日转入反攻，将敌人牵制在洛东江畔，阻碍其向仁川转移，并击破当面之敌迅速与第10军进行协同……。"8月末，集团军控制了计划半个月后转入反攻的力量，拥有如下比较

---

① 8月27日，在东京下令编成第10军参加仁川登陆作战。远东军参谋长阿尔蒙德少将兼任军长，主要作战部队由美国海军第1陆战师、美第7师、南朝鲜第17团和南朝鲜海军陆战队等组成；预定作为先头部队的美第1陆战师由在本国编成的第1陆战团和第7陆战团（但第3营是从地中海第6舰队抽出来的，正在海上航运中）以及目前集结在马山北侧作为第8集团军预备队的暂编第1旅组成；登陆的第1波预定为经历过多次战斗的第5陆战团。因此，8月30日第1陆战师师长史密斯少将要求在9月1日前将暂编第1旅归其指挥之下，所以麦克阿瑟司令部约定在9月4日将该旅归还师的建制。仁川登陆的准备正在有步骤地进行着—编注。

大的预备队，这个预备队当然是用于防御时进行反击的。

美第24师（以第19团为基干）　　……庆山①

美第27团　　……马山②

暂编第1陆战旅（以第5陆战团为基干）

……昌原③

英第27旅（以2个营为基干）　　……庆山④

8月31日下午，美第2师正面的北朝鲜军队仍然继续在西岸高地构筑工事。美第2师根据沃克将军的指令正准备在"这天午夜进行战斗侦察(称为曼休作战)"。但第25师发现北朝鲜军队正在十二堂山正面进行结集，因而在进行炮击的同时，加强了严密的警戒。

二、北朝鲜第1军的进攻

8月31日午夜，在所担心的南部战线上，北朝鲜军队展

---

① 美第24师　8月末改编，随着第34团的解散而编入的第5团，仍旧配属给第25师在镇东里正面担任防御；由于第21团于27日编入杰克逊支队，所以第24师实际兵力仅有第19团。

② 美第27团　和第5团换班后归还原建制，8月31日下午8时30分从滚木球球场返回到马山，但为了防备情况的的骤变，仍将其作为集团军预备队加以控制。

③ 暂编第1陆战旅　归还原属第1陆战师的建制，准备仁川登陆，所以正在昌原准备向釜山转移—编注。

④ 英第27旅　由驻香港的米德雷克团第1营（1775年创建）和阿吉伊尔·安多·绍宰德郎·海兰戴团第1营（1776年创建）组成，在瓦西尔·A·科达准将指挥下于8月25日从香港出航，29日在釜山登陆，因正在庆山领取装备，所以还处于不能立即进入战斗的状态—编注。

开了进攻。

北朝鲜第6师在美第25师第24团正面上突破了宽5公里、深4公里的阵地，并且夺取了咸安；与此同时，北朝鲜第7师主力等插到右翼第35团的地区，切断了南旨桥—马山公路。另外，北朝鲜军队还从美2师的4个地点实施了强行渡河，突破了宽10公里、深13公里阵地，隔断了灵山和昌宁地区。北朝鲜军队瞬间占领了成为八月攻防焦点的三叶草高地和大凤里高地。然而，在玄风西侧的北朝鲜第10师却仍然没有行动。该部队成了第8集团军的大救星了。

9月1日晨以前，接二连三地收到南部战线的情况报告，使第8集团军确实感到北朝鲜军队的大规模进攻已经开始了，但所报告的北朝鲜军队突破速度之快是很难相信的。

基恩师长命令第24团进行的反冲击没有成功。没有预备队的基恩将军向沃克将军恳求将昨夜返回马山的第27团归建，但沃克将军只将1个营(第1营即切克营)归还其建制。因为，沃克将军这时正徘徊在下定重大决心的岔路口上。实际上是，认为全军正处在必须决定将哪个预备队投入到哪里，并且认为灵山正面是危险的，但把握战况是不容易的。这是因为，第一线连的确有的正在遭到毁灭（第9团的B、C、F连，第32团的B、C连和第24团的第2营等）；有的孤立在敌人之中，无法取得联络，所以战线很难辨认，必须靠航空照片来识别。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断定了灵山正面是最危险的正面。伴随有相当数量坦克的北朝鲜军队正在追近集团军的动脉，即汉城至釜山公路后面20公里处。实际上，这时得到2个轻炮营和第16装甲旅（T—34坦克43辆）配属的精锐部队北朝鲜第9师，作为第2攻击集团的主攻，一举突破了洛东

江突出部，逼近了灵山；北朝鲜第2师则正在配合其北翼突向昌宁。沃克将军没有将第27团全部归还给基恩将军的理由就在这里。

沃克将军于上午10时许决定集团军的反击正面为灵山正面，并于10时45分密令美第27团准备向灵山地区转移。

根据这个决心，沃克将军走访了马山的第25师司令部。可是，该师已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左翼第5团正面的压力不大，但中间的第24团几乎已溃散，而且右翼第35团各连、排都被包围了。此外，师炮兵也受到了穿插进来的北朝鲜部队的攻击，在马山周围游击队频频出没。基恩师确实已面临崩溃，如果不归还第27团，师很难进行防御。然而，灵山正面好像比这更为危险。再次拒绝基恩师长请求的沃克将军更加苦恼了。这时，将军似乎在考虑将第25师撤到南旨桥—马山公路南侧高地一线（达维道森线的一部）。

沃克将军在归途中又访问了武安里（密阳西侧）的第2师司令部，在这里也意外地了解到该师广大正面被突破的实际情况。正在防御洛东江突出部的第9团有两个地方被突破，三个连行踪不明，很难将残留的兵力集中起来。另外，昌宁正面的第23团在伞山里、梅里和木招里三个地方遭到了各个被包围。凯泽师长将被分割成两半的师分别交给布莱德雷副师长和海内斯炮兵司令部指挥，以阻止扩大突破口。但元山正面的布莱德雷支队，由于基干部队第9团已溃散，所以并列配置第2工兵营、第72坦克营和第2侦察连占领灵山东侧高地一线。

得知这一情况的沃克将军，于上午11时前后下了重大的决心，即“起用海军陆战旅”。将军考虑：“使用海军陆战旅可能影响仁川登陆，但是，既然确保釜山防御圈是仁川登

陆的前提，那就不得不那样做”。因为，对蜂拥进到灵山的北朝鲜军队，如果不使用海军陆战旅就未必能将其击退。

将军下午1时30分，命令海军陆战旅向灵山移动。然而，这时将军并不是命令海军陆战旅实施反击。这是因为，将军知道第5陆战团在未来的登陆作战中所担负的任务，考虑到投入陆战旅必须得到麦将军的批准，而且也想到“尽可能不使用陆战旅”。因此，在考虑到麦将军不批准的情况下，给第24师和第27团主力下达了向灵山正面转移的预令。

同这一措施相并行的是，沃克将军为了把正在进攻南部正面的北朝鲜军队吸引在大邱正面，缓和那里的危急，指示第1骑兵师以一部兵力于2日晨实施进攻。这一指示是将军在实践中一贯主张的所谓“防御要以反击来达成”（参照插图17）。

在第8集团军处于这一危急之际，第5航空队竭尽全力支援了第8集团军。另外，为轰炸北朝鲜地区而正在仁川海面作战的第7舰队（以菲律宾海号航母和福吉谷两栖攻击航母为基干）以27节（海里）的最大航速返回朝鲜海峡，协助第5航空队。这天对美第2师第25师进行直接支援而出动的飞机达200—400架次，阻止了北朝鲜军队的昼间进攻。

可是，1日下午北朝鲜第7师进入美第25师第35团地区，估计其兵力约有3000人，漆原公路被切断，作为第35团右翼据点的G连陷入了危机。担心师可能崩溃的基恩师长考虑到“对地区的防御负有责任者的应有行动”后，就独断地命令第27团第2营（马奇中校）解救G连和打通补给路线。事后收到请求批准的沃克将军感到意外，但泼出去的水已收不回来了。

然而，基恩将军督励的第27团第1营（切克营）对咸安

正面的反冲击获得了预期以上的效果。由于联合国军空军的飞机到处盘旋而使北朝鲜军队打消了昼间进攻念头，潜伏在咸安周围，但切克营跟随着使咸安变成火海的30分钟的轰炸和15分钟的炮击，以8辆潘兴式坦克为先导而转入了反击。经过激烈的火力战斗后，通过水田进攻的切克营又遭到火力阻拦，但该营以坦克和炮击与轰炸压倒了北朝鲜军队的火力，营在黄昏时夺回主抵抗线的一部分。这次反击之所以比较容易地获得成功，其原因是：北朝鲜军队昨夜为了打通晋州—马山公路，向十二堂山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但由于第35团第1营（蒂特斯营）的坚强防守而未能得手，所以北朝鲜军队战斗力的核心—坦克、自行火炮和炮兵的推进当然得不到补给，其突破的先头部队只是一些饥饿的步兵和轻武器。

9月2日　南部战线的危机达到了高峰。在灵山正面，上午3时北朝鲜军队对灵山东侧阵地开始了进攻。约1个营的北朝鲜军队全部穿着白色衣服装做难民，在4辆T—34坦克支援下急袭了芍药山的第2工兵营。工兵们没有炮兵和迫击炮的支援，但协同左翼的第72坦克营，使用了18门60毫米反坦克火箭炮，虽然受到了很大损失，但却阻止了北朝鲜军队的袭击。北朝鲜军的坦克同公路上的潘兴式坦克相遇了，而火力强的潘兴式坦克战胜了。昌宁正面的激战依然在继续进行着；玄风的北朝鲜第10师仍旧采取了可怕的“观望态度”。全面情况已陷入混乱，难以预测其发展趋势。

另外，马山正面的激战仍在继续进行；2日黎明前后对切克营的反包围式的反冲击非常猛烈，第35团的艰苦战斗一直没有缓和。对师炮兵和退到中里附近的第24团团部的进攻也越来越猛烈了。

南部战线的情况的确使人感到正在临近悲惨的结局。而

且可以认为，灵山正面的危急可能会致集团军以死地。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沃克将军终于下定了使用海军陆战旅，或者在不允许使用海军陆战旅时就以美第24师为主体向灵山正面实施反击的决心。

9月2日上午9时30分，沃克将军亲自给远东军副参谋长希基少将打电话，说明了不得不使用陆战旅的情况，请求其批准。这时沃克将军考虑到会影响到仁川登陆作战，似乎认为"麦将军不会轻易给予批准"。可是，希基少将答复说："麦将军昨天说过，'如果沃克将军要求使用陆战旅，什么时候都可以批准'"。因为麦将军已从昨（1）日的战况中洞察到了这一点。

沃克将军命令陆战旅准备反击，同时为防备万一，还命令第24师向守里山（密阳西南12公里）移动，加强准备，以便能向马山正面或灵山正面实施反击。

沃克将军定下决心后，刚松一口气，12时50分就收到基恩师长的报告说："已使用第3营（德豪中校，第27团剩下的唯一的1个营）实施了进攻，已救出师的炮兵"。基恩将军终于逐步地使用了集团军预备队第27团的全部兵力，并认为那样做是保持马山防御的方法，同集团军的企图是一致的，因而以自己负责的精神独断地使用了。但是，如果不允许使用海军陆战旅，那就会在集团军的战斗指挥上产生严重的问题。沃克将军收到这个报告后"默认"了，但当时将军的心情怎样是不清楚的。

大邱战线　另一方面，奉命为缓和对南部战线的压力而以一部兵力实施进攻的第1骑兵师，以第7骑兵团为基干进攻了大邱西北的水岩山（518高地）。但该团第2营并列两个连实施进攻，由于地形和敌人火力的原因，不知什么时候

成了一路纵队，突击兵力的尖刀只有一个班，所以突击没有成功。山上有北朝鲜第3师的主力，但骑兵师没有查明这一情况。

这时，获取了重大情报。即北朝鲜第13师第19团作战主任金成俊少校投降了，向多富洞正面的第8骑兵团透露了北朝鲜第2军总攻计划的全部情况。第8集团军向全军发出了紧急警报。

东部战线　9月2日晨，发现杞溪以北有北朝鲜军队的大部队，接着又发现估计约有2500人的北朝鲜军队已穿插到正在杞溪南侧高地占领阵地的首都师的阵地内。此外，由于北朝鲜第5师奇袭并夺取了浦项北侧南朝鲜第3师的核心阵地即99高地，所以南朝鲜第32团进行了反击，但陷入了苦战。因此，美第21团援助了对99高地的攻击；C连紧跟着追击炮的集中射击，进行了突击，但当时初次参加作战的两辆M—46巴顿式坦克被地雷和从最近距离发射的反坦克炮击毁，并且遭到了北朝鲜军队手榴弹幕的阻击，所以突击没有成功。

这时，在永川正面上防守新宁—永川公路的南朝鲜第6师，依靠险峻的地形和攻防交织的战斗指挥，粉碎了得到第17装甲旅主力（21辆坦克）支援的北朝鲜第8师的进攻，但其右翼的南朝鲜第8师由于北朝鲜第15师（3个团的兵力大约为3600人）的侵入而陷入了苦战。

三、北朝鲜第2军的进攻

大规模的夜间袭击　9月2日夜，金少校预告的北朝鲜第2军的进攻开始了。

北朝鲜第3师以一部兵力对倭馆北侧303高地再次展开

进攻，同时开始插入正在准备再次进攻水岩山的第7骑兵团的后方；北朝鲜第13师夺取了448高地，击退了滚木球球场的第8骑兵团；北朝鲜第11师驱逐了在架山山顶（902米）担任监视、警戒的第8骑兵团侦察排和警官队。

另外，北朝鲜第8师和第15师同时向永川和河阳实施进攻，第5师也再次对浦项发起进攻；与此相呼应的第12师则以主力插入南朝鲜首都师的背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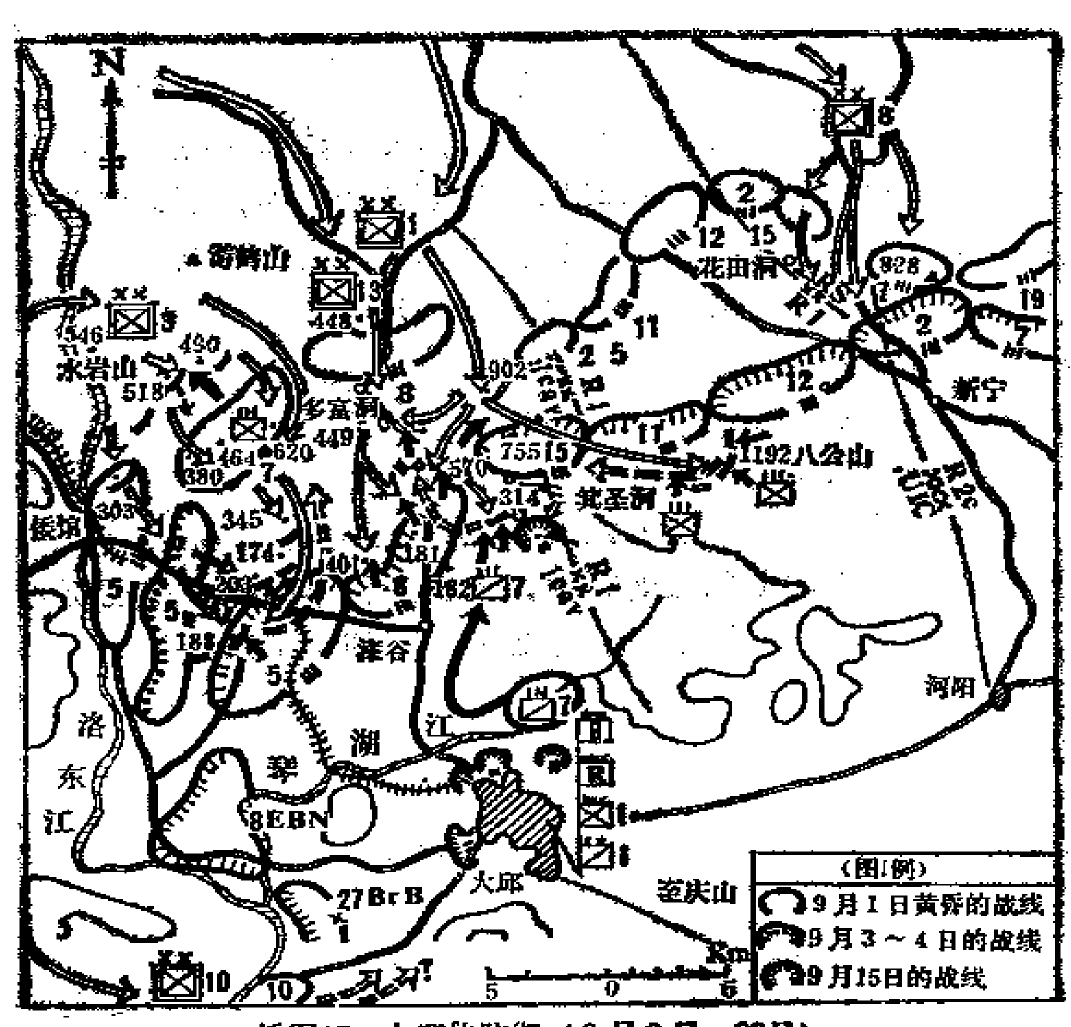


插图17　大邱的防御（9月2日～22日）

投入海军陆战旅引起的风波 9月2日夜，在东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第5陆战团已投入灵山战线，所以仁川登陆作战的负责人史密斯师长和海军方面的首脑认为"登陆计划会从根本上被推翻"，强烈要求将陆战旅归建。史密斯将军的要求是认真严肃的。这从下述情况中可以看出来，即他是极其严肃地直接向直属上级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提出的，而且还直接向第8集团军打了电报。

可是，阿尔蒙德将军从沃克将军的电话中得知第8集团军的苦境是"如果撤回海军陆战旅，不知是否能守住釜山防御圈"，而且将军自己也认为，即使没有第5陆战团，第1陆战团也能担任第1波登陆，所以向史密斯将军提出代替方案说："用配属第7师第32团代替第5陆战团，所以将第1陆战团作为第1波，将第32团作为第2波使用怎么样？"拒绝了史密斯师长的要求。激烈的争论仍在继续进行着。哪一方也不肯让步。史密斯将军认为，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仁川登陆①的第一波，必须由精锐的、经历过多次战斗的第5陆战团担任，而且，第1陆战团实际上是编成不久的团，正在神户进行作战准备；第7陆战团还在集中，作为该团第3营的一个营正在印度洋上急速航行中，史密斯将军的担心是理所当然的。史密斯将军终于极而言之说："如果不归还第5陆战

① 在仁川进行登陆，必须在通过约50公里的飞鱼航道，并夺取港外的月尾岛后，要在修筑在涨落潮差10米的、世界上第2个落潮后露出沙滩上的护岸和码头地区用绳索攀登上陆。在美海军的两栖作战教范里，作为适于登陆的技术条件列举了九条，如有海滩，潮流必须在几米以下等，但在仁川却连其中的一条都不具备—编注。

团，我就不去仁川”。然而，知道沃克将军苦境的阿尔蒙德将军也不让步。阿尔蒙德将军说明确保釜山是仁川登陆的前提和以第1陆战团进行仁川登陆的可能性，而史密斯将军则从仁川登陆的困难性及其实施的成功与否来论述第5陆战团从必要性，无休止的争论还未结束。

战斗的高潮　9月3日，战局接近高峰。

在马山地区，昨天夜里恢复了咸安西侧主抵抗线的第27团第1营（切克营）受到了北朝鲜军队4个营的围攻；正在坚守十二堂山的第35团第1营（蒂特斯营）从午夜到拂晓也不断地遭到了进攻。这两个营都在坚守着阵地，给北朝鲜军队以很大的损失，并将其击退了。但双方一时混淆在一起，进攻和反击的激烈冲突使战况极为混乱。天明后，发现切克营周围约有1000具尸体；十二堂山山麓约有500具尸体。另外，昨夜赶去支援炮兵的第27团第3营（德豪营）在马山北侧的中里附近同约有1000人的北朝鲜军队进行遭遇战；前往南江河畔援救G连的第27团第2营（默奇营），一面排除群集的北朝鲜军队一面前进。但其情况尤如在湖水中边划水边前进一样，营通过的地方很快被北朝鲜军队闭塞了。

在灵山正面上，所期待的陆战旅的反击开始了。9月3日上午8时55分，陆战旅集中了步兵、坦克、炮兵和飞机的战斗力展开了进攻。然而，经过广阔水田攻击前进的陆战旅受到了枪炮火力的阻击，盘踞在灵山西侧棱线的北朝鲜第9师试图拼命地进行抵抗。陆战旅得到空中支援，在黄昏前占领左面的91高地，击退了伴随坦克的步兵反冲击，但未能夺取关键的右面116高地。这天陆战旅的损失比较大，阵亡34人，负伤157人。然而，这次反击却先发制人地阻止了北朝鲜第9师的进攻，打垮了北朝鲜军队冲击力的先头部队。

在昌宁正面上，激战仍在继续进行。第38团团部受到北朝鲜第2师一部的围攻，双方相隔50米，进行了手榴弹战。然而，正在监视盘踞在409高地山顶上的北朝鲜第10师的第一线却是平静的。北朝鲜第10师这天也没有行动的迹象。

在大邱北侧，第7骑兵团对水岩山的第三天进攻，是由刚从福托贝宁古调来的第3营（步兵学校教导队）进行的，但由于该营麻痹，没有充分地进行侦察，也没有进行火力准备就发起了进攻，同前一天的进攻一样也没有成功。可是，在团的右翼多富洞正面上，第8骑兵团被全面突破，坚守架山的北朝鲜军队对配置在眼下漆谷走廊的美军炮兵展开了压制射击。架山是附近一带的制高点，能看到大邱一带，山顶上有古城遗迹，是一座受人崇拜的圣山。从战术上来看，该山作为观测点是非常有利的，但比较起来它给战场上心理带来的影响更大。现在感到被北朝鲜军队"看透内心"的沃克将军，命令第1骑兵师将其夺回。平时几乎不考虑的高山攻防作战开始了。

另一方面，东部战线已迅速开始崩溃了。北朝鲜第12师于9月2日上午1时30分对正在占领杞溪南侧高地的首都师，再次展开了夜间袭击。并且尾追着因陷于混乱状态而退向安康里周围的首都师，拂晓时进入了安康里走廊。杰克逊支队长转用了正在进攻浦项北侧的美第21团，并且以一个营在安康里实施防御，以主力在庆州进行防御，防止北朝鲜军队向庆州走廊突进。可是，一转用第21团，浦项就立即受到重压，而且已经顶不住的南朝鲜第3师金师长请求撤向兄山江南岸。东部战线上到处出现了破绽的兆头。感到忧虑的沃克将军要求部队每隔30分钟报告一次东部南朝鲜师的防御情况。然而，如果按现在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庆州就会很快失陷。

第8集团军想把为防备南部战线危机而正向守山里转移的第24师（以第19团为基干）再次转用到庆州正面上。但当时在东京，昨天的大论战仍在继续进行，气氛好像是要立即撤回陆战旅，所以美第24师的转用已不可能了。

决定　在东京护城河畔的第一生命大楼里，从早晨开始喧闹、直言不讳的激烈论战正在进行着。远东舰队司令官乔伊中将、被预定作为第7联合部队司令官负责仁川登陆的第7舰队司令官斯特鲁布尔中将、登陆群司令官杜伊尔少将和第1陆战师师长史密斯少将等海军方面的主张，同以联合国军参谋长兼第10军军长的阿尔蒙德少将、第10军参谋长鲁夫纳少将和联合国军作战部长莱特准将等陆军方面的主张，意见仍是不一致。麦将军很难裁决。麦克阿瑟将军在官邸（现在美驻日大使馆）的个人房间里平静地听着阿尔蒙德参谋长扼要利落地报告争论的经过。比较长的报告结束了。麦将军慢慢地将锥形烟斗离开了嘴，低声而强有力的说：

“告诉沃克，令陆战旅归建”

为了说服沃克将军，4日莱特将军飞往大邱。

从私下得知这个情况的沃克将军，脸上浮现出苦恼的样子。在灵山正面的反击没有收到决定性战果的现在，使海军陆战旅归建，将来会遗留下祸根，但已经决定了。沃克将军4日晨决定让第24师和陆战旅换班，并且下达了所需的命令。

直接空中支援　第8集团军虽有优势的兵力，但在处于被动地位的不利环境中进行艰苦战斗时，给予第8集团军的空中支援的规模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在战场上空经常有支援飞机盘旋，并且炮兵也同样进行了紧密地支援。基恩将军以感谢的话表示其效果说：“第5航空队今天挽救了师的危

机”。沃克将军后来在答复记者团质问第8集团军坚守釜山的主要因素时说：“我愿意解开这个谜，那就是由于有第5航空队的支援。如果没有第5航空队的协助，第8集团军想在釜山站住脚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个问题有人评论说，一部分是外国人特有的外交词令，但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空中支援的一般情况。然而，北朝鲜军队即使在不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也毫不畏惧地继续进攻。

3日夜晚　那天夜里下起了小雨，是个令人讨厌的嘈杂的夜晚。在东部正面，3日黄昏以新编的南朝鲜第5师在安康里北侧实施防御。但面临初战的该团，由于后方受到北朝鲜军队三辆坦克的扰乱和急袭，不久就溃乱了。下午1时20分前后，北朝鲜军队开始出没在安康里周围；首都师司令部也撤向庆州了。安康里只留下美第21团第2营，在市内从午夜开始展开了敌我交织在一起的夜战。

9月3日至4日的午夜，安康里的防御终于崩溃了。乘着余势的北朝鲜第12师的一部沿庆州走廊南进，迫近到了庆州北侧5公里处。庆州有杰克逊支队司令部、南朝鲜第1军司令部和首都师司令部，但战斗部队只有美第21团的两个营。南朝鲜第1军军长暗示要转移司令部，但科尔塔少将决心死守庆州，并且亲自使溃走的士兵返回来进入防御线。庆州非常危机，很快就会展开残酷激烈的战斗。

可是，出乎意料地北朝鲜军队东进了，并且经云梯山（482米）向延日方向挺进。北朝鲜军队可能认为，同夺取庆州相比较，夺取可作为燃料与弹药的补给和临时着陆场使用的延日更是先决条件。然而。由于首都师已从安康里撤退，同右翼第3师之间出现了约3公里的间隙，同左翼第8师之间出现了约12公里的间隙。但北朝鲜军队看清了这一点

后，似乎继续从那里突入。

另一方面，大邱北侧的北朝鲜第1师和第13师仍在继续突入；北朝鲜第3师的一部也在继续插入正在进攻水岩山的美第7骑兵团的背后。玄风正面的北朝鲜第10师还没有行动。但在灵山正面，北朝鲜第9师对结束第一天的反击后，正准备同美第24师换班的陆战旅进行反冲击非常激烈；在马山正面，美第25师的主力炮兵和第35团的整个部队都遭到了北朝鲜第6师和第7师穿插部队的强有力的夜间袭击。马山北侧的无线中继站受到游击队的袭击而被破坏；向南江河畔进行补给的补给纵队遭到了残酷的捕杀也是这天夜里发生的事件。

9月3日夜，是充满血腥味的一夜。

节节反击　停止换班的海军陆战旅于9月4日上午8时再次发起进攻，扫荡灵山西侧的丘陵，同时还袭击了北朝鲜第9师司令部。在北朝鲜第9师司令部的遗址上，帐蓬仍在支着，两辆完好的T—34坦克被遗弃，装备和尸体散乱在各处。黄昏时，陆战旅接近到大凤里和三叶草棱线，准备明（5）日的进攻。然而，昌宁正面的美第23团和玄风南侧的美第38团仍然在环形阵地上苦战。

在马山地区，聚集在师炮兵四周的北朝鲜军队，因遭到德豪营的反击而被击退了。但在美第35团地区，估计有几千人的北朝鲜第7师仍在继续活动着。

大邱正面的战斗，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非常残酷。这天早晨，美第7骑兵团对水岩山进行了第四天的进攻，但遭到了大约1200人的北朝鲜军队的阻击，没有成功的希望。不仅如此，北朝鲜第3师的主力也在占领该团的后方要点464高地的同时，对倭馆北侧的303高地展开了进攻。

另外，担任夺回架山任务的第8骑兵团团长帕尔马上校，使用工兵和步兵各1个连实施了进攻。工兵占领了该山的一角（755高地），但立即遭到了北朝鲜军队一个营（约400—500人）的反击。第1骑兵师的崩溃已迫在眉睫，司令部的气氛非常暗淡沉闷。

当时，美远东军作战部长莱特准将飞抵大邱，正式传达了下述内容，即解除陆战旅的配属，代之以预定9月6日从横滨起航的美第7师第17团在釜山海面待机作为第8集团的预备队，还配属给目前正在从本国紧急运送的第3师第65团。沃克将军虽然知道是徒劳的，但还请求留下陆战旅。

这天纵观整个战场情况，第8集军团的战线到处濒临危急。庆州陷落已迫在眼前，永川受到北朝鲜第15师的进攻，架山和多富洞已落入敌手，第7骑兵团同北朝鲜军队混杂在一起难以分辨。有的军官说，第7骑兵团的战况是"谁包围谁？认为有指望的人是愚蠢的"。而且，整个战况是灵山和昌宁已被北朝鲜军队楔入，马山正面陷入混乱状态，怀疑究竟能否守住釜山防御圈。对情况持悲观看法的后勤参谋们，将第1骑兵师用的补给品后送到釜山，马山正面所用的补给物资也都堆放在三浪津停止运送了。

而且，这时获取情报说，4月份结束海南岛作战的中国第4野战军的部分部队，在林彪将军的指挥下正在从中南地区向鸭绿江畔调动；在瓮津半岛海面上发生了这样事件，即涂有红星的双发轰炸机向美军飞机挑战而被击落，苏联军官坠死了。国际形势也是风云险恶，国内外都感到多灾多难。

危机　9月4日临近黄昏时，情况更加恶化，大邱北面的战线和东部战线，似乎都坚持不住了。在这里，第8集团

军开始认真研究是否应该后撤到达维道森线上。这时，在华盛顿和东京都有很多在推测“第8集团军能不能保持住现在的战线”问题。

夜里，沃克将军召集杰克逊支队长科尔塔少将和大部分师长讨论了整整一夜。作战部长达布尼上校是沃克将军最信赖的一位参谋。他虽然没有准确的情报，也没有坚定的信心，但要求最先发言，并且提出了如下建议：“的确是难以下定的决心，但我认为，仍旧坚守不走是能做到的。从过去的事例来看，北朝鲜军队的进攻，通常一天或两天就会减弱下来。也许这次也是那样吧！”

然而，主张退却的人占多数。战场的正面明显过宽，到处都有窟窿。按一般常识来说，是不想这样做的。我争你辩持续了一整夜。然而没有决定问题的人。沃克将军也没有做结论。朗德卢姆副参谋长的建议是，暂时看一看情况，为防止万一，决定起草了5日的退却命令。作战部用了一整夜起草了命令，准备于5日上午5时下达。但沃克将军始终也不允许下达命令。什么时候可以下达不清楚，但沃克将军于当天晚上再次下定不撤退的决心。将军警告从战线上归来的军官们说：“没有必要会见你们，除了进棺材没有别的！”；并且鼓励盖伊师长说：“我打算在大邱街头上战斗，你也这样做”。然而，这个重大决心的关键是将军准备牺牲。

骑兵师的退却　9月5日，整个战线上继续进行激战，这是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受到损失最大的一天。陆军阵亡102人，负伤430人，失踪587人，计1119人；海军陆战旅阵亡35人，负伤91人，计126人，总计为1245人。这是一天内受到的损失。

这天，第1骑兵师的战线开始崩溃了。第7骑兵团对水岩山的进攻已完全没有希望，恢复架山也不可能了。而且北朝鲜第13师已开始插到多富洞第8骑兵团的背后。决心退却的盖伊师长得到沃克将军批准后下令后撤。而且决定以对要点的连续反击阵地构成新防线。师如果没有构成新阵地的时间，就等于没有构成连贯战线的兵力。

第8集团军后方司令部的撤退　此时，沃克将军为了防备万一，将集团军后方司令部撤向釜山北侧的东莱。沃克将军的战斗司令部所需人员当然都留在大邱了。但采取这一处置是考虑到要保障集团军的主要通信器材，即电传打字装置等枢纽器材的安全。

这时，南朝鲜军队司令部也已转移到东莱，釜山后勤司令官卡尔宾准将为防备万一，开始在釜山周围和市内构筑阵地了。

釜山的经济恐慌　然而，这件事使不了解真相的南朝鲜国民产生了战败的印象。第8集团军的（后方）司令部已后退之事，被认为是准备撤向日本，釜山修筑工事则被看成是撤退的收容阵地。著名人士乘坐10—20吨的渔船去对马岛避难，或者准备乘小船逃往台湾。釜山市民每天看见不断得到补给和增援的联合国军，期待着无论如何也能把北朝鲜军队打回去，但现在也绝望了，战线是一天天地在缩小。在釜山很快传播起共产党的军队要打进来的流言；猜测南朝鲜政府要迁都济州岛，成为第二个台湾也是这个时候的事情。

此外，这天在东部战线上，南朝鲜第3师丢失了浦项洞，所以第5航空队下令全面放弃延日基地。

南部战线的好转　这天（9月5日），在灵山正面上陆战旅继续进行第三天的反击，夺回了三叶草东侧高地。当

时，伴随着2辆T—34坦克的北朝鲜军队约300人的反冲击非常猛烈。曾发生了这样的局部性事件，即2辆潘兴式坦克受到T—34坦克的奇袭被击毁了。但在全局上北朝鲜军队的攻击力量已消耗尽了，似乎是再次专心致力于三叶草高地和大风里高地的防御了。肖米特支队从8月31日夜到9月4日夜坚守住了能瞰视北朝鲜军队主要渡河点的大谷高地(150米)。9月5日这天，肖米特支队的22名生存者归来，并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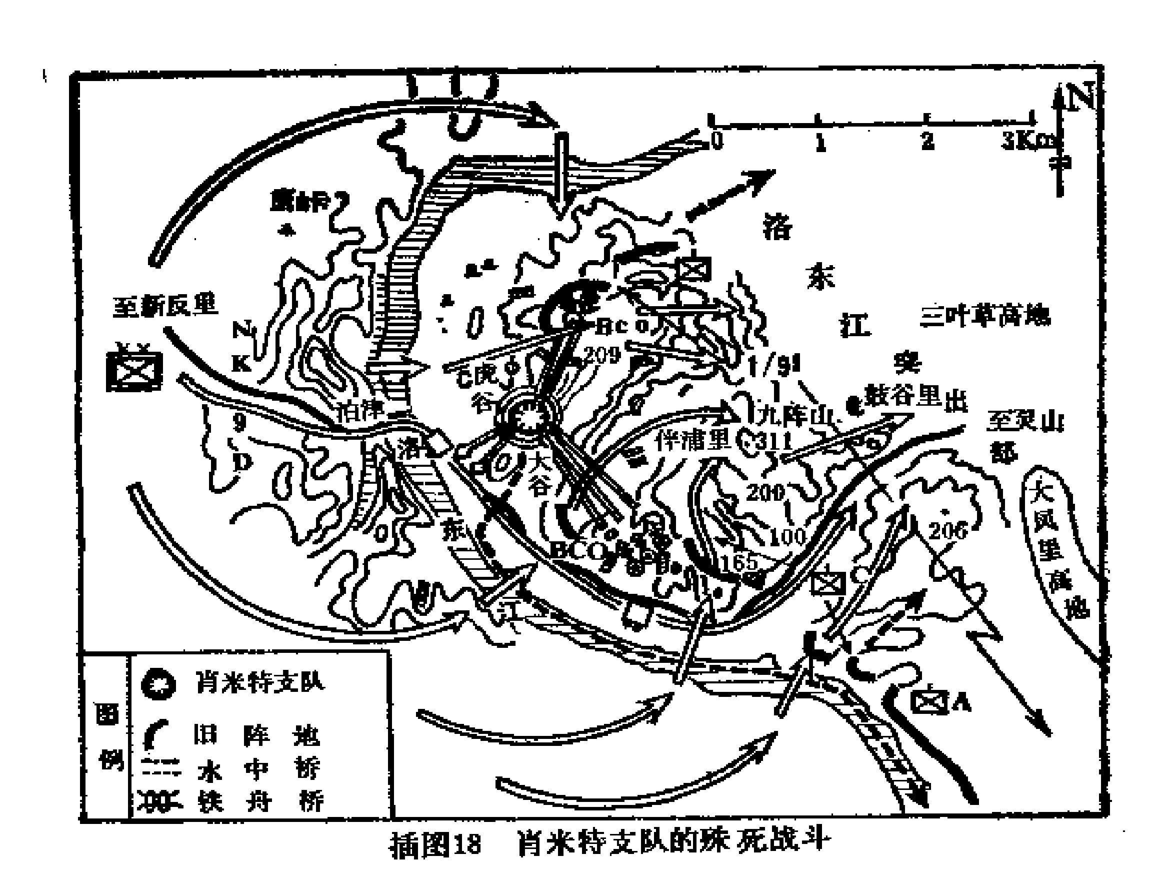


插图18　肖米特支队的殊死战斗

回了重要的情报。据该情报透露，北朝鲜军队利用夜间架设的铁舟桥和水下桥，一夜能通过800—1000人的运输队进行补给，因此，当夜美空军就破坏了这座铁舟桥。

陆战旅结束了历时三天的反击，于6日上午零时将其阵地移交给重新编组的第9团。撤离战线的陆战旅，为了去仁川首先开往釜山。

另外，马山正面的战况也似乎很快好转了。局部的流血激战正在继续，但攻防作战已改变了地点。北朝鲜军队消耗尽了攻击力量，似乎在竭尽全力确保进入的地点。第25师以27团的两个营开始对南江河畔进行扫荡。

这天，英第27旅开始被起用到了第一线。该旅接替第23团第3营对令人不解地采取观望态度的北朝鲜第10师进行阻击任务。第8集团军为了防备似乎掌握着决定权的这一不可思议的敌人，以实力两个营编成的旅力图保障大邱的安全，同时将第23团第3营归还第2师的建制，增加其战斗力。然而，英国旅很快受到了游击队的血的洗礼。无准备地派出的军官侦察队突然受到“居民”的袭击，认识到了这场战争是“类型不同的战争”。

北朝鲜军队之谜　第8集团军很关心给大邱和昌宁正面的战斗带来重大影响的玄风西侧第10师的动向。关于这方面的动静，沃克将军要求每天报告两次。或许是因为该师的动向决定着大邱和灵山的命运。然而，这个师始终也没有行动。第8集团军后来根据缴获的文件和俘虏的供述得知，该师的任务是“在北朝鲜第2军占领大邱之前确保409高地”，但俘虏们好像说过“师长是无能的”。“美国公开史料”把这说成是北朝鲜军队之谜，并推测说：“409高地是个很舒适的阵地，可能是无能的师长不愿行动吧”。

9月6日　在东部战线上，北朝鲜第5师击退了兄山江南岸的南朝鲜第3师；北朝鲜第15师以数辆坦克急袭南朝鲜第8师的后方，并将其驱逐出去了，随后开始进入永川。另

一方面，从灵山正面转用的美第24师已于上午7时在庆州集结完毕，所以这方面的情况基本上是很稳定的，但北朝鲜军队好像依然在继续向延日的西侧山地突入。

在大邱北侧，北朝鲜第1师推进到多富洞东南侧570高地和三山洞（多富洞南侧5公里）的隘路，切断了第8骑兵团的后方。此外，昨夜开始退却的第7骑兵团的一个营留在了敌人当中；掩护该团退却的占领303高地上的第5骑兵团这天受到了三次猛攻。大邱和东线的危机更加告急。

与此相反，南部战线逐渐恢复了平静。第2师地区的战斗处于平静状态，在马山地区对南江河畔的扫荡有进展，北朝鲜第7师逐次向南江北侧退却了。留在第35团地区的北朝鲜军队的尸体估计有2000具，主要散乱在阵地周围、渡河点和第27团扫荡的路上。视察战场的费希尔团长，评述其悲痛心酸的情形说：“尸体比留在诺曼底战场上法拉伊兹—托论地区的德国兵的尸体还要多。尸体上落满了苍蝇，一飞起来几乎遮住视线”。然而，局部的激战还在继续。这天夜里，北朝鲜军队作为牵制性进攻的一环，夺取了8月中旬以来尽力攻取的战斗山。进入马山港的美国驱逐舰在探照灯间接照明下，以6门125毫米舰炮支援第24团的防御，但始终也没有起作用。基恩师长命令第27团的德豪营将阵地夺回来。

此外，这天沃克将军承认了第35团各连、排虽然都受到了各个包围攻击，但却很好地守住了阵地，并且限制了北朝鲜军队的深入，在成为反击支撑点上有功绩，因而集团军司令官授予该团战功奖状。费希尔上校对记者团提出“贵团为什么能保住阵地的质问”时回答说：“我没有考虑后退的问题。也没有做后退的准备，只想死守环形阵地。”

纵观这天的战局，北部正面的战况尚难以预测，但南部正面的大局似乎已经决定了。正如作战部部长达布尼上校所估计的那样，被饥饿所苦恼的北朝鲜军队的进攻，失去坦克的威力，缺乏纵深战斗力，后勤供应又跟不上，所以说，要在正要再加一把劲时却未能坚持下去。北朝鲜军队实施突破的尖刀部队遭到了反击，由于联合国军不间断地控制着制空权而断绝了增援和补给，并且体力的消耗则加速其战斗力的衰减。

9月7日　在东部战线上，美第24师师长查奇少将接替了科尔塔少将的任务，杰克逊支队改称为查奇支队了。

在永川正面上，昨夜占领永川的北朝鲜第15师开始向庆州南进，所以查奇将军以派往庆州的南朝鲜新编第7师第5团（原来的闵支队）从东面进攻永川并将其夺了回来。

在大邱北侧，激战仍在继续进行。骑兵师以坦克排除了切断第8骑兵团后方的北朝鲜兵，但未能夺回570高地。被留在敌人中间的第7骑兵团第2营，趁着黑夜捕捉了迷失方向的北朝鲜兵，但有时会出现令人可怕的差错，有时则一面欺骗想冒充美国兵设圈套的北朝鲜兵，一面突破了敌人的阵地。然而，北朝鲜第3师对已退向标高345—188高地一线的第5骑兵团的尾追很快，345高地又未完成兵力配置，因而未能长期坚守。骑兵师认为必须进行增援，但第8集团军已用光了预备队。

这天下令9月15日进行仁川登陆，并且规定第8集团军于16日转入反攻，但集团军已没有转入反攻的兵力了。因此，集团军决定正式将美第27团归还给基恩师长指挥，抽出第5团（编制上是第24师的建制部队）作为集团军反攻兵力。

9月8日　拂晓，北朝鲜第15师再次发起进攻，并且夺

取了永川。南朝鲜第8师已陷入混乱，大邱侧面出现了大洞。沃克将军从在八公山（1192米）周围同北朝鲜第1师对峙的南朝鲜第1师中抽出第11团从永川西侧进行了反击。这次进攻是对正在防备东面和南面的北朝鲜军队进行了奇袭，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南朝鲜第11团摧毁了北朝鲜第15师的主力炮兵，并且迫近永川近郊，切断北朝鲜第15师的退路。

在大邱的北正面上，第8骑兵团的第3营对570高地进行了反击，并夺取其一角，但北朝鲜军队从其东侧涌了出来，威胁了标高314和660高地。此外，在西北正面上，北朝鲜第3师夺取了345高地，接着又突破了退向大邱西北15公里一线的203—174高地线的第5骑兵团的阵地。大邱真正陷入了危机。盖伊师长立即开始反击，在这里展开了历时两周多的203高地和174高地的争夺战。双方各自依托高地的东斜面和西斜面争夺山顶。

这天，在昌宁正面上的北朝鲜第2师进行了最后的进攻，战斗从天明前开始，持续到中午，但第23团守住了环形阵地。

9月9日　庆州正面发生了变化。该正面自7日以来一直保持着暂时的平稳状态。但几天来继续穿插延日西侧云梯山（482米）一带的北朝鲜第5师，协同北朝鲜第12师一部从南北夹击，并击退了南朝鲜第3师的左翼，其主力推进到延日西侧。此外，似乎是与此相呼应的，北朝鲜第12师主力夺取了美第19团第3营坚守的庆州北侧要点300高地。幸运的是，坚守其北侧285高地的南朝鲜第17团进行了反击，防止了战线的崩溃。但庆州正面突然陷入了危机。南朝鲜第3师占领了以机场为中心的环形阵地，但已没有反击的余力了。

查奇支队长得到沃克将军的暗示，指使以副师长丹尼道森准将为首的支队反击了延日两侧的北朝鲜第5师。

另一方面，沃克将军以南朝鲜第11团从西面、以南朝鲜第5团从东面、以南朝鲜第8师从南面对再次进入永川的北朝鲜第15师进行了包围进攻。这是沃克将军直接指挥的作战，战果是可观的。这次反击是从情况不紧迫的正面抽调兵力实施的反击之一，是沃克将军指挥战斗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昌宁正面上，仍然是北朝鲜第2师进攻美第23团，但好像在中午前后丧失了进攻力量，虽然一部兵力继续穿插，然而主力似乎已转入了防御。但这时，美第23团的残存兵力已减少到38%。另外，根据日后调查，北朝鲜第2师的损失情况为阵亡1300人，负伤2500人，平均每天后送伤病员达300人。

在马山正面上，自8日以来，德豪营尽力夺回战斗山，但在655米的山顶上约有4个连的北朝鲜军队坚守着，所以，似乎不容易获得成功，师打消了夺回战斗山的念头。决定以火力进行压制，将第一线退至其东侧下部反斜面的棱线了。8月中旬以来，持续了一个月的战斗山的争夺战，北朝鲜军队取得了胜利。然而，由于炮兵力量不足和美军连续不断地进行了压制，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战斗山似乎没有多大价值了。

这时，同第27团换班的第5团作为集团军预备队开始向三浪津移动。但当时基恩师长对第24团的战绩不满，申请解散该团，以第5团代替它。由于第24团的战斗方法有问题，所以集团军司令部讨论了这个建议，但不管怎么说，抽出进攻力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所以这个问题拖到1951年夏才解

决。

后勤方面的危机　这时，第8集团军在后勤保障上陷入了危机。作为防御战斗的主要武器轻型火炮已缺乏炮弹了。第8集团军以前使用的弹药都是事前储备在日本的。釜山后勤司令官卡尔温将军追述说："如果必须从本国送来弹药，第8集团军就不能坚守住釜山"。而第8集团军正在从日本装运也来不及的速度消耗着弹药。没有看到具体数字，但据说第8集团军在釜山防御圈一门炮一天消耗的弹药，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倍。第8集团军规定轻型火炮弹补给量每天每门火炮为50发，但9月10日降低为25发。

9月9日，两艘装载17万余发轻型炮弹的弹药船从横滨出港，但当时第8集团军的安危完全决定于这两艘船的速度。该船预定于11日到达釜山。但为事态感到忧虑的麦克阿瑟军将发出了亲自署名的紧急电报：

"在船体允许的范围内，以最大速度航行。"

9月10日　担负进攻云梯山任务的丹尼道森支队（第19团战斗群为基干），一旦南下后就经九龙浦里北进，并且于下午7时前后到达延日南侧，准备了明晨的进攻。乍一看，云梯山距庆州很近，而且如果从庆州进攻，就能进攻企图夺取延日的北朝鲜军队背后，但如果从庆州方面进攻，炮兵的射程又达不到，所以不得不从延日方面实施进攻了。

在永川。自9日以来，由南朝鲜第8师、第5师和第11团持续实施的包围进攻奏效了，终于给北朝鲜第15师以歼灭性的打击。仅南朝鲜第8师的战果就达击毁12辆坦克和6门野战火炮，并且击毙了参谋长金延上校。

可是，这天在大邱北侧标高1192米的八公山上发生了兄弟相杀的战斗。北朝鲜第11师第2团的1200人强袭了八公

山。……然而，由于没有任何火力支援的盲目的突击，所以南朝鲜第1师轻而易举地杀伤其三分之二，并将其击退了。但打扫战场的南朝鲜兵发现了身负重伤正在呻吟的亲弟弟，感到非常不幸。这的确是内战的一个场面。

9月11日　丹尼道森支队进攻了云梯山，但因山势险峻，未能完全占领。然而，在庆州走廊南朝鲜第17团夺回了300高地。这次反击好像是最后粉碎了北朝鲜第12师的战斗力。北朝鲜第12师开始退却了。

在永川北侧，由于北朝鲜第13师到达314高地，威胁了660高地，所以第8骑兵团不得不后退了。骑兵师以第7骑兵团进行反击准备，但当时骑兵师的步兵大大减少。第5骑兵团的E连为66人，第7骑兵团的C连为50人，第8骑兵团的步兵连都在100人以下。

9月12日　丹尼道森支队在以飞机和火炮将云梯山变成一片火海后夺取了该山山顶。这天，沃克将军三次飞来延日，强调这次进攻要结束东部战线的激战。作为集团军预定16日转入反攻的主力，拟起用美第24师，所以要尽快结束该正面的战斗。丧失云梯山的北朝鲜第5师迅速崩溃，似乎已开始撤走了。

在永川正面，中间的南朝鲜第8师已到达永川北侧13公里处，其左翼前进到在花田洞隘路上粉碎北朝鲜第8师进攻的南朝鲜第6师的右翼，同时其右翼能同安康里正面的首都师相配合。东部战线事实上已结束战斗了。向浦项退却的北朝鲜第5师将尾追的南朝鲜军队阻止在兄山江，……。

南部战线上仍然继续对峙着，但北朝鲜第10师也没有进一步行动的迹象。

大邱的关键　看清了全面情况的沃克将军，命令骑兵师

和南朝鲜第1师对架山一带实施总反击。将军命令在敌我双方都达到疲劳界限，战斗处于僵持状态时要坚决地实施反击。

第7骑兵团第3营进攻了被称为“大邱的关键”的314高地，并且以半天的战斗夺取了该高地，尔后的6天中坚守住了。但这次战斗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由于炮弹少，没有进行炮火准备。在飞机轰炸后，营将I连和L连并列配置，以位于阵地前面500米高地脚下的第8骑兵团的阵地作为进攻发起线，于12日上午11时开始了进攻。斜面为60度的陡坡。不久，120毫米迫击炮开始射击。接近到阵地前250米处时，展开了有组织的弹幕射击，但一停止前进，就有大约400名北朝鲜兵对L连进行了反冲击。营要求航空兵支援，但不巧，飞机正在地面上加油。营使用所剩无几的迫击炮炮弹击退了敌人，但当时L连受到了很大损失，右翼的I连也损失了25%的士兵和大部分军官。

飞机从下午2时重新进行了轰炸后，营再次发起了进攻。但迫近到阵地前150米处时，北朝鲜兵就从工事中跳出来进行阵前反冲击，全线展开了白刃格斗。L连击退了敌人，一部分人冲到了山顶，但立即遭到猛烈的集中射击而被赶了回来。不久，再次登上山顶，但这次又因遭到反冲击而被打了回来。L连连长沃克上尉请求航空兵支援。飞机对高地北斜面进行了地毯式轰炸。沃克上尉一并指挥I连登上到150米处的60度斜面地方发起了冲击，并且驱逐了已钻进山顶工事中的北朝鲜兵。这时正好是下午3时30分。占领山顶时，I连和L连两个连的幸存者总共不到80人。这次进攻经过了四个半小时，但受到的损失是，美国兵阵亡38人、负伤167人，南朝鲜兵伤亡24人，总计达229人。山上有北朝鲜兵

尸体约200具，给北朝鲜军队造成的总损失估计为500人以上。北朝鲜军队的尸体全部穿戴着美军的服装、钢盔和战斗鞋，大部分人手里拿着美军的M—1步枪和卡宾枪。……。

盖伊师长对这次进攻中的损失情况感到异常，命令部下对损失的发生率进行特别研究。其结果是，进攻时间是四个半小时，但损失大部分发生在最初的两个小时期间，而且其中大部分人是在第一次进攻受挫，遭到敌人进行阵前反冲击时伤亡的。此外，负伤的原因80%是迫击炮炮弹的破片造成的。这就说明必须考虑一下进攻方法特别是反迫击炮战的问题。

反击的开始　南朝鲜第1师同骑兵师对314高地的进攻相呼应，从八公山沿着山脊向架山展开了反击。

9月13日，大邱西北正面的北朝鲜第3师振作起最后的勇气，果敢地进行了拂晓进攻，夺取了第5骑兵团防御阵地的全部要点174、203和188高地等。该团面临着最后危机，但下午夺回了188高地，14日又以只有82人的I连进攻了174高地。I连在尔后的一周间确保着174高地的南斜面，同北斜面的北朝鲜军队展开了手榴弹战。

第5骑兵团的危机也就是大邱的危机。第8集团军集中南朝鲜新编的14个警察大队，直接用于大邱的防御作战。另外，这天北朝鲜第6师以400—500人的大部队实施进攻，并夺取了马山正面的笔峰（743米）。这样，西北山块的主棱线就落到了北朝鲜军队的手里。但北朝鲜军队即使能利用这一带，但也没有扩张战果的余力了。整个战局清楚地表明，北朝鲜军队的进攻受到了挫折。

这天，第8集团军为了转入反攻，以第24师、第1骑兵师和南朝鲜第1师等编成了美军第1军。

14日，南朝鲜第1师夺回了架山的一角，第8骑兵团再次开始进攻570高地。当天夜里发现了北朝鲜第1师和第13师退却的征候。

9月15日，仁川登陆开始了。“麦克阿瑟的赌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第8集团军将第24师调至大邱附近，美第1军准备从明（16）日开始转入反攻。

第8集团军保住了釜山防御圈。“美国公开史料”称赞沃克将军的这一伟大功勋说：

“9月上旬，沃克将军必定经受了其他将军们没有遇到过的考验。……在他的很多上司们都认为第8集团军难以守住釜山时，他就下定坚决不撤的决心。……他是作为以装甲部队实施进攻作战的提倡者而闻名的，但同样也是精通防御战斗的人。他的积极敢干的性格，正适合操心大的持久作战。他是一位意志坚强的人……。”

沃克将军追述釜山的防御作战时说：

“釜山防御圈的防御是通过反复地实施反击来达成的。……”将军就是根据其一贯的主张，“搜集情报、判断决战正面情况、断然定下决心，下达命令，并指挥其实施的。”

四、北朝鲜公开史料的摘录

以上战况是根据西方国家的资料编写的，但在北朝鲜公开史料第二章第五节“洛东江一线的英勇斗争”的后半部分里对九月攻势的情况作了如下叙述。着重点表示同“美国、南朝鲜公开史料”不一致的地方。然而本文仍旧引用原文。

“8月31日，人民军联合部队紧接着强有力的炮火准备开始了总攻。”

“西部攻击部队的人民军各联合部队（编注：第2军）派出的先遣队，在8月31日夜开始强渡洛东江。……占领了对岸的敌军阵地。”

“……我军主力部队在9月1日发动总攻，按照已编成的梯队次序完成了渡河任务，开始突破对岸敌人的防御阵地。”

“美第25师、美第2师、英第27旅、美第1骑兵师等部队，尽管花费一个多月时间构筑的防御阵地，但却未能挡住我军联合部队的渡河。”

“西部攻击部队的我军联合部队，……深入敌人纵深10—15公里，扩大了战果，9月3日进入灵山、昌宁和玄风地区。”

“在南海岸地区进攻的人民军联合部队（编注：第6师），9月1日解放了咸安，9月3日进攻咸安以东地区。”

“9月1日转入攻击的北部攻击部队的人民军各联合部队（编注：第2军），突破凭借庆尚山脉顽抗的敌人防御阵地，消灭李伪军部队，深入敌人纵深，扩大了战果。”

“在北部攻击部队的右翼进攻的人民军联合部队，……9月10日到达倭馆、多富洞以南地区和八公山地区，一部先遣部队逼近了大邱以北琴湖江右岸地区。于是我军以炮兵火力压制了大邱市内敌人。”

“北部攻击部队的右翼进攻的人民军联合部队击溃敌人，在9月4日—6日间前进到永川、庆州地区和浦项以南地区。”

“张惶失措的敌人甚至调动作战预备队的全部力量，……进行了疯狂的反冲击。”

“我军部队遇到了优势敌人的顽抗，不得不暂时转入防御，……。”

“敌人从9月10日起，在飞机的掩护下，以坦克为先导，开始转入反击。”

“……敌人在前线上空投了大量的各种炸弹和凝固汽油弹，把我军阵地和洛东江附近的村庄和山野变成了火海。”

“敌人害怕我军的袭击，夜间慌忙地退到纵深的有利地点，一到天亮便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继续进行猛烈的攻击。”

“我人民军的指战员，没有屈服于敌人的任何疯狂挣扎，不惜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直到最后一刻进行了忘我的斗争。”

“……朝鲜人民军指战员们，用集束手榴弹炸毁了敌人的坦克。”

“朝鲜人民军在整个战线上同在技术上占优势的敌人对峙着。在这种情况下，我军部队为了粉碎敌人的反攻企图和消灭更多的敌人，广泛组织袭击组，加强了夜袭活动。我军袭击组大胆地深入敌后，阻挠敌人的增援和机动，扰乱敌人队伍，袭击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炮兵阵地，使敌人胆战心惊。”

“我军坦克袭击组，奇袭敌人阵地，破坏了敌人大批坦克。”

“敌人连日进行了猛烈的进攻，但未能突破我军阵地，只是遭受了莫大的损失。”

“朝鲜人民军部队进行顽强的战斗，给企图反攻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使敌人精疲力竭。”

“我军部队在洛东江一线进行激烈的战斗，显示了由朝

鲜劳动党培养并继承了抗日游击队革命传统的党的战士们，对党、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百折不挠的顽强性和英雄主义精神。"

"朝鲜人民军从6月25日开始反攻到9月15日为止，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并且解放了几乎整个南半部地区。"

"但是，面临灭亡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挽救自己的惨败，开始了大规模的总攻，因而，我军未能完全消灭洛东江对岸的敌人。"

"因此，我军未能达成最高司令部提出的第五次战役的目的，而不得不转入战争的第二阶段。"

结　束　语

作为本书的总结，第8集团军的防御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可归纳下述各点，以供研究之参考。

另外，在《韩国的动乱》中，作为这次防御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可提出以下三点：

1．联合国军的增援及时；

2．军队内没有发生判乱、倒戈、集体投降和违抗命令；

3．在釜山防御圈内没有发生暴动、骚乱、罢工和破坏等治安事件。

一、联合国军的集中速度

正如已经讲过的那样，这次作战是北朝鲜军队先夺取釜山还是联合国军先得到能阻止北朝鲜军进攻的兵力，即所谓"同时间的战斗"。驻在日本的美军能够很快地奔赴朝鲜增援，而从本国来增援约需一个月；坦克部队能全部动员出来，迅速投入作战等。在三分之一战线上作战的南朝鲜军队的重建和增强速度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兵力的机动

釜山防御圈的防御是通过对似乎要被突破的正面反复地实施机动反击来构成的。其反击兵力的机动情况如下表所示。研究为何能实施这种机动是研究这次作战的重点之一。

坚守釜山防御圈时的部队机动表
(不含30公里以下的机动)

部　　　　队	月日	目的	机　　动	距离	手段	所需时间
美第24师第19团	7.24	晋州防御	金泉—晋州	公里 150	车辆	12小时
美第24师第21团	7.24	盈德防御	金泉—盈德	210	车辆	18—27小时
美第24师第34团	7.26	居昌防御	军咸—居昌	168	车辆	1天
美第24师司令部	7.26	西侧面防御	金泉—陕川	120	车辆	1天
美第24师第21团	7.29	增援陕川	盈德—陕川	200	车辆和铁路	半天
南朝鲜第17团	7.29	增援陕川	浦项—陕川	155	车辆和铁路	半天
美第25师第27团	7.31	马山正面防御	倭馆—马山	200	车辆	1天
美第25师(欠第27团)	8.1	马山防御	尚州—马山	240	徒步和铁路	36小时
美第5团战斗群	8.1	马山防御	釜山—马山	120	铁路	1—2天
美第1陆战旅	8.2	集团军预备队	釜山—昌原	120	铁路	1—2天
美第9团战斗群	8.2	集团军预备队	釜山—庆山	175	铁路	1天
美第2师令部等	8.2	集团军预备队	釜山—庆山	175	铁路	1天

（续表）

部　　队	月日	目的	机　　动	距离	手段	所需时间
美第9团第1营	8.6	增援灵山	庆山—灵山	85	车辆	半天
美第9团主力	8.7	增援灵山	庆山—灵山	85	车辆	半天
南朝鲜第17团	8.7	集团军预备队	玄风—大邱	80	车辆	半天
美第27团第1营	8.11	夺回南旨桥	马山—南旨桥	30	车辆	8小时
美第27团主力	8.12	扫荡灵山	马山—南旨桥北侧	30	车辆	
美第23团第1营	8.13	扫荡灵山	密阳—灵山	30	车辆	
美第1陆战旅	8.14	增援灵山	昌原—灵山	30	车辆	
美第27团	8.15	集团军预备队	灵山—大邱	95	车辆	1天
美第23团（欠一部）	8.19	增援多富洞	密阳—多富洞	85	车辆	
美第1陆战旅	8.20	集团军预备队	突出部—昌原	30	车辆	
美第24师（欠一部）	8.25	集团军预备队	灵山—庆山	85	车辆	
美第21团	8.26	增援浦项	庆山—庆州	80	车辆	
美第23团	8.28	归还师建制	多富洞—昌宁	75	车辆	

（续表）

部　　队	月日	目的	机　　动	距离	手段	所需时间
美第27团	8.30	归还师建制	多富洞—马山	150	车辆和铁路	
美第1陆战旅	9.2	反击灵山	昌原—灵山	30	车辆	
美第24师（欠一部）	9.3	准备反击	庆山—守山里	65	车辆	
英第27旅	9.5	玄风防御	釜山—玄风	140	车辆	
美第24师（欠一部）	9.5	庆州防御	守山里—庆州	110	车辆	
南朝鲜第7师	9.5	庆州防御	大邱—庆州	80	车辆和铁路	
第1陆战旅	9.5	登陆作战准备	灵山—釜山	90	车辆和铁路	
美第5团	9.9	集团军预备队	镇东里—三浪津	50	车辆和铁路	
丹尼道森支队	9.10	进攻云梯山	庆州—延日	60	车辆	1天
美第24师（欠一部）	9.13	进行进攻准备	庆州—庆山	75	车辆	1天

三、坦克损伤的原因

美军体会到，即使在朝鲜这样的山地战场上，也要将坦克作为地面兵力的核心，并且不能忽视补给和组织后方警戒，因而进一步认识到了它的作用。但到10月，战线推进到平

壤以北时，组成了特别调查团，调查了双方丢弃在战场上的坦克损失的原因，其结果如下。

战争初期的三个月期间（1950年6月25日—9月30日）坦克的损伤原因：

1．T—34（破坏或丢弃总数239辆）

（1）被飞机击毁102辆（43%），其中的60辆（总数的25%）是凝固汽油弹击毁的。但是，大部分是对因遭到反坦克火箭筒的攻击而不能行动的坦克再次进行攻击的。

（2）被坦克击毁39辆（16%）。

（3）被火箭发射装置（火箭筒类）击毁13辆（5%）。

（4）未受损伤而被丢弃的59辆（25%）—（缺油和士气沮丧？）。

（5）其他原因（爆破或炮兵射击等损伤26辆(11%)—（包括驾驶不当而翻车和故障等）。

（6）没有被美军地雷炸毁的。

2．美军

在损失总数136辆中有70%是被地雷炸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整个战场上被地雷炸毁的坦克为20%。但在朝鲜战场上坦克损伤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地形的关系，坦克的行驶被限制公路上，追击时，为发泄积愤而实施拒抗性的突进，步兵、炮兵和工兵的协同不好。北朝鲜军队具有很高的土工作业技术，善于巧妙地敷设地雷等。

该调查清楚表明了飞机打坦克的能力，也证实了坦克炮和火箭发射装置的威力。但必须注意，这是在掌握绝对制空权的情况下，坦克只能在道路上通行的战场上出现的结果。此外，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北朝鲜军队的坦克没有遭到美军反坦克地雷的破坏，相反，美军70%坦克是被北朝鲜军队的地

雷所破坏。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由火箭发射装置先给予损伤，以后又被完全破坏的坦克达65辆（30%）。此外，北朝鲜军队的坦克，没有损伤就被丢弃的达25%，这应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朝　鲜　战　争

——仁川登陆作战（原第4卷）

（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

叶青　潘奇　译校

第一章　开战以来战局发展的概况

是北朝鲜军队先夺取釜山，还是我增援部队先到，这是同时间的战斗。每个人要坚守各自的阵地，退却就意味着灭亡。

——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尔顿·H·沃克

一、边境会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从1949年春开始，在南朝鲜境内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日趋活跃；同时，在三八线附近围绕边境的武装冲突不断发生。但到1950年春，多次传说北朝鲜军队要南下，飘荡着不稳定的空气。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五年是没有和平气氛的时期。由于没有准确掌握有关北朝鲜军队增强、转移、集中的情报，所以南朝鲜方面没有将其作为现实问题加以考虑。1950年6月25日，拥有9.8万人和90门火炮的南朝鲜军队仍以平时的态势迎来了星期天的早晨。

北朝鲜军队以拥有13.5万人、150辆坦克和600门火炮的大部队在象要下雨的拂晓中突然出其不意地开始南进了。

北朝鲜军队的进攻，是以对三八线全正面的炮击和对东海岸的奇袭登陆开始的。其进攻的样式是，统一组织指挥陆、海、空三军，并且由以坦克为核心的诸兵种合成的现代化部队同潜伏在南朝鲜境内的游击队的武装起义相配合的所谓联合作战。当南朝鲜军队觉察到时，头顶上已出现北朝鲜军

队的飞机，在东海岸已进行奇袭登陆，边境阵地被突破，游击队已展开活动，流言蜚语到处传播，整个南朝鲜瞬间变成了战场。

战争第一天黄昏，北朝鲜军队的主攻部队推进到议政府北侧，形成了对汉城进行向心突击的态势。

26日晨，南朝鲜军队根据预定的计划，以从南部调来的部队向议政府北侧实施了反击，但因遭到北朝鲜军队坦克的碾压而一败涂地。因此，南朝鲜军队将从南部逐渐北调的其他部队投入到汉城以北，企图阻止北朝鲜军队的南下。但没有反坦克武器的南朝鲜军队，无法抗击以坦克为核心的北朝鲜军队的进攻。

首都汉城于28日晨失陷了。这是开战后的第四天早晨。29日，南朝鲜陆军参谋部所掌握的兵力，仅有单兵装备的2.2万人。南朝鲜军队在战争的初期就损失了80%的兵力。

二、联合国军的介入

与北朝鲜军队预料的相反，认为北朝鲜军队的南进就是对联合国挑战的美国立即做出了反应，令其远东的海军和空军部队从26日起开始投入作战。然而，仅以海军和空军的支援，未能阻止北朝鲜军队的南进。

29日晨，美国远东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以下简称麦将军）飞抵汉江江畔。

麦将军登上汉城南面的小山，看到眼前的首都汉城正被红色的火焰包围着，汉江江桥遭到破坏，失去组织、被打散后退下来的南朝鲜兵在各条道路上一面含着悲愤一面随着凄惨的难民人流默默地南下。而且还看到，在伸向远处的汉江堤岸上，手持武器的南朝鲜兵正在拼命地挖掘堑壕。

这时，麦将军定下了载于史册的重大决心，即“请求华盛顿投入美国陆军”。

和麦将军同行的惠特尼少将（当时任美国远东军民政局局长，麦将军身边的随员）在其所著的《朝鲜战争和麦克阿瑟》一书中对当时情况描述如下：

“随行人员在小山上1小时，看到了这一凄惨的情景后，各自都在考虑美国远东军现在应该怎么办？身躯高大的麦将军站在汉城飘来的黑烟里，用望远镜瞭望着四周，但不知道当时他在想什么。然而，随行人员认为只有他才能看清这一不幸事态的本质，确定适当对策的一位将军。”

麦将军后来向惠特尼少将以下的身边人员详细地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情，并在其回忆录中也写道：

“在这座山上，在我脑子描绘着能够对付现在绝望情况的唯一方法就是投入美国陆军和转败为胜的唯一的战略机动——仁川登陆方案，并且分析了具体实施的可能性”。这时，麦将军亲自视察的结果是，肯定南朝鲜军队已完全失去了防御能力，要想阻止北朝鲜军队的坦克部队向釜山的突进，除尽快地投入美国陆军外，别无他法。

然而，能够立即投入南朝鲜的兵力只有驻日本的美国陆军，但如果把在日本的地面防御兵力抽光，就要担心来自北方的威胁。麦将军的本来任务是保障日本的安全，几小时前华盛顿发表的训令警告说：“即使援助南朝鲜，也要避免采取给日本防卫带来危害的行动。”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麦将军事前已考虑到可以集结海军力量对付苏联的威胁，即使抽出驻日本陆军部队，也不会影响日本的防御。其理由是，即使苏联力图以思想侵略使日本实现共产化，但战后已疲惫不堪的日本工业能力，不会成为

招致大战的直接目标。另外，这个结论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做出的，即日本的工业能力只有确保海外进口原材料时才能维持住，所以即便苏联占领了日本，西方国家也会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样立即封锁日本，扼杀其工业能力，因而苏联占领日本就没有价值了。

可是，问题是将驻日陆军兵力投入南朝鲜，在北朝鲜军队占领釜山前，能否在釜山周围建成防御圈？而且即使幸运地来得及，估计北朝鲜军队和美军的兵力对比为３：１，所以，能否取胜也是个问题。麦将军在汉江边一个人为这个问题大伤脑筋。

经过仔细考虑后，他确定的战略设想是"如果从北朝鲜军队现在突进速度来判断，要在釜山周围建成完备的防御圈，时间是不充裕的。但认为，使用战略部队能够暂时阻止北朝鲜军队的南下。由于我方海军和空军处于绝对优势，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是很容易的。因此，如果将北朝鲜军队的地面部队暂时阻止在某个地方，就能够从北朝鲜军队背后的要点仁川实施登陆，做到前后夹击敌人。而且能够一举摧毁北朝鲜军队。从其手中夺回南朝鲜。这是一个宏伟的设想。

麦将军是在呈报"为使韩国不落入共产党军队之手，除投入陆军外别无他法"的意见时，在分析其可能性，考虑到结束战争方略之后定下这个决心的。

三、兰心作战计划

仁川登陆作战的设想，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是怎样产生的？

太平洋战争初期，在比岛的日本军队掌握了制海权和制空权，麦将军受到了痛苦的考验。这个经验使麦将军深刻认

识到现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意义和价值。

翌年，麦将军作为西太平洋军队司令官转入反攻。这次他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军队取得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创造了使自己军事力量向日本军队的弱点、防守薄弱或没有防守的后方要点实施机动的战略，即蛙跳战法，开辟了通向吕宋岛的艰苦道路。他实际指挥的登陆作战达11次，都是迂回日本军队的翼侧和据点（例如特鲁克、拉包尔、帕劳群岛），而从其背后登陆，一面将各地的日本军队变成散兵游勇，一面反复地实施反攻。

根据这个经验所产生的自信，似乎成了其他人不容易具备的信念。他设想：一是能够阻止敌人的南进，就可利用绝对优势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在敌人背后登陆，一举将其摧毁。这个设想作为坚定不移的思想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脑海。

兰心计划　6月30日夜，麦将军受领了“将入侵韩国的北朝鲜军队击退到三八线以北的任务”后，向全军提出的作战方针是，“首先阻止北朝鲜军队的南进，然后在仁川附近登陆，切断其补给线，南北策应，一举将其击破”，并且将“阻止北朝鲜军队南进和设置转入反攻所需基地”的任务赋予驻屯在日本九州附近的美军第24师，将其作为先遣部队的同时，着手进行仁川登陆的准备工作。

即麦将军于7月1日已经命令其参谋长阿尔蒙德少将研究登陆地点，7月4日正式对驻屯关东地区的第1骑兵师下达了准备仁川登陆的命令。

赋予这一登陆的计划的秘密名称为“兰心计划”，预定7月22日前后在仁川登陆。第1骑兵师火速准备出动，7月6日在横滨开始乘船。

四、美第8集团军的持久战和铬铁计划

第8集团军的持久战　作为先遣部队的美第24师，从7月5日至12日期间担任汉城至釜山公路地区的阻击任务，并且在乌山、车岭山脉一带试图进行逐次抵抗。然而，该师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紧急投入不熟悉的战场，而且既没有装备对付T—34坦克的反坦克武器，也没有受过反游击战的训练。因此，到处遭到北朝鲜军队坦克的突击，步兵被包围，退路也被以游击活动渗透进来的部队切断了，逐次遭到被各个击破。

北朝鲜军队既不是美军所估计的“东洋土匪”，也不是“一见到美军影子就逃的共匪”。它是从苏联回来的军官和原属中国军队英勇善战的官兵为骨干，装备新式苏制武器，混合运用苏联式指挥、战略和中国式的战术、奇特战法的现代化军队。

麦将军增派了美第25师，并且委任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中将指挥在朝鲜的陆军，同时要求本国给予增援。其要求包括能对抗T—34坦克的中型坦克部队、登陆作战所需的海军陆战队、空降部队、专门保障登陆技术部队和陆军1个师。

可是，在战场上敌我兵力对比的悬殊远远超过了预先的估计，仅以第24师和第25师两个师的兵力不可能阻止北朝鲜军队的南进。麦将军7月10日决心取消“兰心计划”，并于12日将第1骑兵师的登陆地点从仁川改为东海岸的近日湾（釜山东北约13公里）。

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中将统一指挥美军3个师和重新编组的南朝鲜军队5个师，企图利用锦江至小白山脉的天

险阻止北朝鲜军队。然而其宽大正面达270公里，因此，实际兵力减为4个营的美第24师在锦江的防御正面宽达60公里。

7月14日，公州正面被突破，7月16日汉城至釜山公路正面也被突破了。第8集团军所期待的锦江防御，转瞬间就被瓦解了。

在这时，第8集团军将最后抵抗线定为洛东江至盈德一线，并且依靠小白山脉争取其防御的准备时间。然而，担任掩护第1骑兵师进入大田正面任务的美第24师，7月20日在小白山脉西麓要冲的大田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约损失30%人员和60%的装备，丧失了防御能力。该师在各种不利条件下进行艰苦奋战，连续17天迟滞北朝鲜军队2个师的突进，很好地掩护了美第8集团军主力的展开，但其损失也很大。

然而，在这紧急时刻，美军从本国紧急调来了装备有以前研制的89毫米火箭筒、新式火箭弹和凝固汽油弹的空军部队，用来对付发挥着可怕威力的T—34坦克。这些新型反坦克武器，较好地制止了北朝鲜军队坦克的横行。丧失了坦克威力的北朝鲜军队的突击力，开始迅速减弱。

从锦江一线后撤的美第8集团军，7月22日占领的战线是从永同到朝鲜海峡的120公里正面上，只分布着少量的南朝鲜军队。第8集团军正在竭尽全力应付来自正面的压力，腾不出手对付南翼方向。湖南（全罗南、北道）肥沃的土地，在北朝鲜军队面前开放了。

铬铁计划　此时，在东京正在反复推敲“兰心计划”的下一步计划。

麦将军7月10日取消“兰心计划”后，依然指示特别计划组继续研究登陆作战。该计划组由从陆、海、空三军中选

出来的登陆作战专家编成的，被称为联合作战计划和作战组，由作战部长莱特准将领导。

7月23日，麦将军指示将特别计划组研究的方案传达给总司令部各部处。

这个计划方案总称为"铬铁计划"，是以目前正在太平洋上向西航行的暂编第1陆战旅（7月14日从本土的圣迭戈出航）和第2师（7月17日至8月4日从本土塔科马出航）于9月中在以下三个地点中任何1个地点进行登陆的方案。

100—B计划　在仁川登陆，占领汉城和水原地区。此时，第8集团军同时转入反攻。

100—C计划　在群山登陆，向大田进攻，席卷北朝鲜军队的右侧背。

100—D计划　在东海岸的注文津以北登陆，占领江陵后向原州进攻，切断北朝鲜军队的后方。

而且其计划是，担任登陆任务的海军陆战旅和第2师暂且在神户上陆，一面担任京、阪、神的警备任务，一面做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

这天，麦将军第一次向华盛顿报告其登陆作战方案如下：

"正在计划于9月中旬左右，同第8集团军的反攻相呼应，组织海军陆战旅和第2师在敌背后实施登陆。"

在"铬铁计划"中，登陆点有三个方案，但麦将军的腹案好象是从一开始就决定在仁川。其证据是，麦将军在7月20日就已指示阿尔蒙德参谋长和莱特作战部长考虑决定在仁川登陆设想。由此可以断定出其意图。

另外，登陆时间预定为9月。关于这一点除后述的理由外，好象还有如下考虑。

1. 登陆日期如果拖延，第8集团军很可能会在四大约2个月酷暑下的激战，疲惫不堪而被拖垮。还有，仁川的防御会得到加强，如果敷设大量水雷，恐怕不可能实施登陆。

2. 如果在稻米收获期10月以前不解放南朝鲜地区，粮食会被北朝鲜军队掠走，必将失去进行战争的基础和复兴的机会。

西侧面的危机　当时，北朝鲜军事当局正在为预想不到的联合国军的迅速增援而感到困惑。因为，7月中旬以后大部队陆续从加利福尼亚各港口出航，英国、加拿大、土耳其、菲律宾和泰国等各国正在进行派兵准备。如果美国本土军队到达，北朝鲜军队获胜的机会将变得遥遥无期。失去制空权和坦克威力的北鲜朝军队取胜的希望只有在来自美国本土的增援部队在釜山上陆之前夺取釜山。

北朝鲜军队最高司令部于7月中旬以预备队的3个师加强第一线，对正在永同至盈德之线防御的联合国军施加强大的压力，并将最精锐的2个师投入到被解放的湖南地区，迂回联合国军主力的左翼向釜山突进。北朝鲜军队获胜的关键已赌在该迂回部队的突进速度上了。

7月23日，美第8集团军初次发现正在湖南地区南进的北朝鲜军队，判断这只是北朝鲜第4师1个师在突进，并以前一天刚刚作为预备队的美第24师担任西侧面约100公里正面的防御。然而，在战斗力下降到40%、疲惫已极的第24师配置在象薄面纱似的西侧面防线上，比第8集团军判断的兵力多两倍的北朝鲜精锐部队正在追近中。

美第24师于27日丢失了河东、咸阳、安义，29日丢失了通往洛东江畔的关口居昌，30日又丢失了通往釜山的关口晋州。而且到这时，联合国军才渐渐知道正在进攻西侧面的北

朝鲜军队是2个精锐师。这时，才真正地认识到釜山受到的威胁，第8集团军的危机感达到了顶点。

麦将军看到第8集团军的艰苦战斗，开始感到以第8集团军的现有兵力难以保住釜山。仁川登陆的前提是确保釜山。只有保住釜山，在该正面上牵制住北朝鲜军队的主力才能考虑仁川登陆。如果釜山被攻陷，北朝鲜军队就会将其全部兵力转用到仁川，进行各个击破。

麦将军决心增援第8集团军，改变"铬铁计划"，即决心延期，并向正在太平洋上急航的"铬铁计划"的登陆部队暂编第1陆战旅和第2师发出了紧急指令："直航釜山"。

而且，于29日向华盛顿报告其改变的意图如下：

"我想控制海军陆战旅和第2师作为反击兵力，这一愿望怎么也不能落空。……这些部队不得不迅速派往釜山战线。……因此，9月中旬的登陆作战将由驻日本的第7师担任，打算使用该部队。"

这样"铬铁计划"不得不在不知能否实现的情况下加以改变。福休（音译）元帅说过："所谓战略能力，就是能适应情况变化的能力"。麦将军是果断地采取适应战局变化的措施。

得到海军陆战旅和第2师增援的第8集团军，8月上旬占领了决不不后撤的洛东江防线。这里是个半圆形的阵地，通常称为釜山防御圈。从那时起的1个半月期间，敌我双方在洛东江畔和马山以北正面700—1000米高的险要山地上连日拼命地在激战着。

五、八月攻势和100—B计划的实施

八月攻势　北朝鲜军队10个师乘追击之势，从8月初逐

次渡过洛东江，分别对马山、密阳、大邱和庆州等地作为目标，不整齐地各个碰到了联合国军坚守的阵地线。这就是所谓的北朝鲜军队的八月攻势。

釜山防御圈同只将过去的据点连接起来的阵地不同，是连贯的有组织的阵地线，即使如此，也由于阵地纵深较浅，在北朝鲜军队进攻矛头指向的地方到处都被突破了。

然而，在美国空军掌握绝对制空权的情况下，北朝鲜军队的突破被阻止了。这是由于北朝鲜军队的绝对兵力数量不足，特别是坦克兵力的减弱和补给困难等给北朝鲜军队造成的致命弱点，那就是冲击力的不足和不可能长时间地继续实施进攻。

因此，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中将命令诸兵种联合部队适时适地地进行机动，并指挥部队对北朝鲜军队突破洛东江突出部实施连续反击，将其击破。这证实了将军的一贯主张："以反冲击能够坚持防御。"

100—B计划的实施 当在酷热的洛东江畔八月攻防战正酣之时，在东京依然正在研究拟定登陆作战计划。麦将军终于最后定下了仁川登陆的决心，8月12日命令实施"100—B计划"（仁川登陆计划），将第1陆战师、第7师和南朝鲜军队的一部定为登陆部队，明确规定其进攻目标为"仁川至汉城地区"。说起8月12日这天"基恩作战"①因凤岩里的

① 所谓"基恩作战"就是第8集团军最初进行的攻势，目的是击破马山正面的北朝鲜军队，排除其对釜山的威胁，同时将猬集在大邱正面的北朝鲜军队和从汉城南下中的北朝鲜军队引诱到该正面上，从而缓和大邱的压力，并且将釜山防御圈南翼的防御线推进到晋州山口至泗川一线。

其具体情况可参见第2卷第4章第4节。

悲剧而陷入僵局，洛东江突出部的灵山受到威胁，在玄风展开了新的渡河行动，是第8集团军最紧张的一天。然而，麦将军于8月15日将特别计划组的主要人员改编成第10军司令部的参谋部，秘密名称为总司令部特别计划参谋组，稳步而顺利地促进着仁川登陆的准备。

第二章　仁川登陆的准备

因补给困难而吃败仗的例子10次有9次是如此，战史证明这一点。……因此，我们必须在仁川登陆，而且要歼灭北朝鲜军队。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第一节　准备的进展

如前所述，麦将军从7月下旬开始多次向华盛顿报告打算在北朝鲜军队背后组织登陆作战，"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对其企图表示默默赞成，答应其请求。即首先迅速派遣暂编第1陆战旅，同时于7月25日下令编成第1陆战师充任第一线登陆部队，并准备远东军要求的登陆作战器材、空降团战斗群和特别工兵旅等，迅速派往远东。

于是，麦将军认为华盛顿的首脑完全了解自己的企图，正在给予全面的支援，因而转入了具体的准备工作。

登陆作战的准备，复杂而又广泛，是最困难的工作之一。但由于联合国军掌握着绝对制空权和制海权，所以其准备的主要工作是：第一，编组和训练登陆部队；第二，决定登陆点；第三，拟制登陆计划。

一、美第10军的编成

如前所述，联合国军实际上已于8月15日编成了登陆部

队司令部，将预定隶属的部队，即美第1陆战师、美第7师和南朝鲜军队的一部及其海军陆战队等已经纳入其指挥之下，8月12日得到陆军部的批准，于26日正式编成第10军，下令行使军长的指挥权。

军长阿尔蒙德少将 下令任命美驻远东军兼联合国军参谋长爱德华·M·阿尔蒙德少将为军长，仍兼任参谋长职务。这是没有前例的人事任命，麦将军好象在8月中旬前后就确定了这一人事安排方案。

据说，8月中旬的某一天，阿尔蒙德参谋长报告有关登陆部队作战的研究结果时呈报说："我认为已经到了必须决定登陆部队司令官的时候了"，麦将军就凝视着阿尔蒙德，并庄严地回答说："那就是你罗。参谋长职务不变。"好象麦将军那时就打算让阿尔蒙德将军在仁川登陆期间指挥第10军。

然而，阿尔蒙德将军很惊讶。这是他想都没想的事情，没有想到重要繁忙的参谋长能兼任被称为时代赌博的仁川登陆的指挥官。他陈述希望专心致力于参谋长职务，促使麦将军改变主意。但麦将军好象没有想起另外具备统一指挥陆战师、陆军师和南朝鲜部队、能同空军与海军进行协调促使其发挥整体威力的人才，而且是忠于自己的将军。麦将军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指挥的熟练的军长和司令官已经年老了。

此时，阿尔蒙德少将58岁，毕业于弗吉尼亚陆军军事研究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作为机枪营长而奋勇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作为第92师师长在意大利战线荣立战功。战后，1646年11月任远东军付参谋长，1949年2月任远东军参谋长，朝鲜战争爆发后，又兼任随之创立的联合国军参谋长。据"美陆军公开史料"介绍，他不是大人物。其特征是灰白色的头发，红润的面孔，炯炯有神的绿色眼睛，倔强的相

貌，好象给任何人以深刻的印象。他责任感很强，能率先承担困难，富有组织指挥能力，是作为司令部首长最理想的人物。他作为联合国军参谋长，敬服指挥官麦将军，希望部下同自己一样地献身于工作，并且要求很严。因此，部下有些怕他，可以说是言听计从。

第1陆战师　驻屯在加利福尼亚州彭德尔顿坎普的第1陆战师，7月25日奉命进行动员，到8月中旬以前要完成编组。但该师于7月中旬将以第5陆战团为基干的暂编第1陆战旅急速派往朝鲜，所以，当时的人员减少到3000多人。

因此，陆战军司令部从驻东海岸的第2陆战师抽调约7000人，从第1补充兵教育队抽调约800人，从欧洲的其他部队抽调3630人转属给第1陆战师，召集预备役1万人以上补充其人员。其匆忙的动员至今还成为陆战队的一个传奇。

例如雷·迪比斯中校，奉命于8月21日晨向彭德尔顿坎普报到，2小时后被补任为第7陆战团第1营营长。此时，该营必要的人员只有几名。在预定为该营宿舍的帐蓬里寂无人声。迪比斯中校为集合基干人员而发生了他作为营长的第一声。他下面的训话如实地说明了这次动员的匆忙情况。

“编成一个营要用一个星期时间。在我们的一生中面临着这样大的责任是不常见的吧！60％的队员是预备役。其中包括若干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但大多数是没有经验的预备役人员。我们的工作就是叫他们做好战斗准备。如果不这样，很可能就会使他们白白送死。一天只有24小时。但我们要把这24小时全部都使用上。”

据说，这个营从那时起31天后就在仁川登陆了，但由退伍军人编成的营，漂亮地完成了任务。

然而，仅从本国征来的兵员充任第7陆战团第3营兵员是不够的，所以将配属给地中海第6舰队的陆战营转用到远东来予以补充。

此外，个人的职务分配上也有想不到的麻烦。众所周知，美海军陆战队毕竟是美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其理由之一是，海军陆战队有“步兵第一”的传统。陆战队员有这样的观点：“步枪手是当然的职务，本部勤务或者技术人员只不过是第二位的”。美国海军有这样的传统，即不是舰船上乘员就不能发言，同样，在陆战队中也有一种不是步枪手就不光彩的观点。因此，熟练的无线电员希望成为射击班长；熟练的朝鲜语翻译也纠缠着非要当步枪手不可；不愿当司机的事不断发生，部队的编成很费事。

史密斯师长 奥利弗·P·史密斯少将是地道的陆战队人员，在第二世界大战中从担任冰岛防卫军的营长开始，历任瓜达尔卡纳尔岛的第5陆战团团长、图尔布（音译）（新不列颠岛西南端）作战时的第1陆战师参谋长、佩累利岛作战时的该师副师长。战后，作为陆战军副司令官在华盛顿工作，但在这非常时期，被起用为陆战队中最高荣誉的第1陆战师师长。

据“陆战队公开史料”介绍，他的才能从加入陆战团时就引人注目，特别是其不屈不挠的气概、与众不同的努力及其性格，上上下下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的陆战队生活达33年之久。在此期间，他象殉教者一样不断地追求陆战队应有的理想。作为指挥官，他属于深思熟虑后断然实行的类型，深思熟虑到必须做出决定时为止，但没有失掉过时机。他是一位俊才，如果硬要找出他的缺点，那就是对迟钝的人欠宽容，特别是对懒怠的人要求非常严

格。

第7步兵师　由于转属数千人补充给在南朝鲜的美军各师，所以，定员缺额达9000人，当时人员的满员率低于50%。因此，充实定员，进行训练和加强团结，这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远东军将用于补充第8集团军的人员调回该师，并将8月13日在横滨上陆的约8700名南朝鲜兵编入该师，使该师的人数达到了定额。但是，从釜山征募的这些南朝鲜兵，很多人还穿着工作服、衬衣和西装裤，大部分人还穿着拖鞋，不但为意外的环境变化而感到不知所措，而且因初次乘船而疲劳已极。能讲英语的人几乎没有，使这些人参加战争，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

师以朋友方式向步兵连和炮兵连各编入100名南朝鲜兵（将南朝鲜兵和美国兵以同样的比例编入排），并且组织他们在从本国的步兵和炮兵学校调来的教育班里进行教育和训练。

师9月上旬在横滨乘船时的人数为24854人，但在人的构成上，1/3左右是师的原有人员，1/3是来自美国本土的补充人员，1/3是未经训练的南朝鲜兵（8673人），完全是拼凑起来的部队。因此，它的训练程度令人担心，但经过大约两个星期的突击训练见到了成效，比最初估计的情况好得多。平时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是在危急时发生意外的事情。这个第7师的编成不就是其中一个例证吗？

南朝鲜军队　隶属于第10军的南朝鲜军队是第17团战斗群和陆战团。

南朝鲜第17团战斗群是当时28岁的金熙俊上校指挥的约2000人的战斗群。该战斗群从瓮津半岛以来连续进行英勇战斗，作为南朝鲜军队中唯一的机动打击部队，得到了沃克将

军和美国官兵的信赖。

二、美第1陆战师的集中

第1陆战师的动员基本上进行顺利，司令部于8月22日由空路到达日本，第1陆战团与直属部队和第7陆战团的参谋人员从8月7日至9月6日陆续飞抵日本。

编为第7陆战团第3营的地中海陆战营，预计8月16日从克里特岛起航，经苏伊士运河预定于9月9日到达釜山。

第5陆战团正在洛东江突出部激战中，但必要时能够向釜山集中。

8月22日，史密斯师长到达羽田机场，登陆作战群司令官杜伊尔舰队司令来机场迎接。杜伊尔舰队司令官陪同史密斯将军来到其旗舰麦金莱山号舰上，预定下午5时30分同麦将军会谈，以便了解有关仁川登陆的预先指示。

史密斯将军这时才知道仁川登陆预定于9月15日实施，决定第1陆战师为先头部队。到9月15日只有24天的时间，但其部队还在太平洋上、加利福尼亚和印度洋上。然而，史密斯将军并不惊慌。因为，紧急出兵是陆战队的基本任务，是很普通的事情。在进驻冰岛时给了23天时间，派往瓜纳尔卡达尔时给了31天的准备时间，但这次只给了24天时间。

后来，杜伊尔舰队司令官详细说明了仁川登陆的困难性（后述）。史密斯将军理解这一点，并且知道海军对“仁川登陆”有意见，目前正在研究代替仁川的地点。史密斯将军在知道了海军的上述想法后，访问了总司令部。

史密斯将军首先向阿尔蒙德参谋长寒暄后立即讨论登陆点，直率地说：“仁川不适宜作为登陆点”。

阿尔蒙德将军象回击似地予以反驳，说明了在仁川还没

有建成有组织的防御设施，所以仁川登陆的困难性不仅有地形的限制，而且“仁川”和D日（登陆日）已经决定，没有变更的余地了。

互相争论了一阵子，但仍然没有得出结论。于是，史密斯将军就被引进到麦将军的室内。

麦将军亲切而有礼貌地接待了史密斯将军，他充满信心地说明了仁川登陆的必要性。并且作出结论说：“陆战队的仁川登陆，可能成为决定战争胜败的作战。如果陆战队在这次作战中获得成功，陆战军的地位会受到很高的评价，再也不会有人怀疑陆战队存在的价值了吧”：当时在美国将陆战队作为不必要的军种予以废除的议论很强烈，然而麦将军从很早以前就坚信陆战队是美国军备上必不可少的军种，所以委婉地浅露了他的意图，即想使陆战队建立丰功伟绩来证实自己的主张。

战后发行的《美国海军在朝鲜的作战》（美国海军协会发行），详细叙述登陆作战群司令官杜伊尔舰队司令官和第7联合部队司令官斯特鲁布尔舰队司令官的报告时说：“只有海军陆战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制定计划，遂行必须克服最大障碍的登陆作战。正因为陆战队长期协同海军进行登陆作战训练，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了很多经验，战后又在各种批评和限制中努力加强军备和训练，坚持其传统精神，所以能够实施仁川登陆。所有拟定仁川作战计划的人和视察过的人，都对陆战队的存在价值持有同样的看法。”实际上，陆战队作为不可缺少的兵种，在美国军备上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初次派往越南也更加提高了其存在的价值。然而，史密斯将军难以理解。麦将军拒绝约定研究，准备23日开始会谈。

第二节　争　　论

一、华盛顿的反对

如前所述，华盛顿的军事首脑，得知麦将军“指挥在背后登陆作战”的意图后，正在稳步而顺利地支援其准备工作，但当了解到麦将军正考虑把“仁川”作为登陆点时，就突然开始面有难色了。

据“美国陆军公开史料”说，布莱德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柯林斯陆军参谋长、谢尔曼海军作战部长等反对在仁川登陆的基本理由如下：

1. 仁川距离釜山240公里，所以，在仁川登陆更加分散了本来就很少的联合国军的兵力。

而且，预定向仁川登陆的兵力只有2个师，所以这样少的兵力很可能遭到被各个击破。如果成了安蒂奥（罗马南方）的重镇，那就不得了。在安蒂奥尚可能用诺曼底登陆的兵力渡过难关，但这次却没有万一时能使用的预备兵力。

2. 根据远东军的计划，要从第8集团军抽出陆战旅使用于第一波登陆，但如果将陆战旅从洛东江畔抽出来，确保釜山就值得怀疑。如果釜山保不住，接着仁川也要崩溃。

3. 如果使用第7师，日本毫无陆上防御兵力，在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和维持日本的治安方面很可能会发生问题。

4. 登陆作战用的船舶肯定不够，所以必须使用对第8集团军进行补给的船只，但万一作战失败时，事态很可能难于收拾（第8集团军的补给断绝，即使想从南朝鲜撤退，恐怕连船也没有了）。

5．仁川的地理、地形和海象方面的条件，完全不适于登陆作战。

特别是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将军，在其职责上是反对将仁川作为登陆点的。因为，在仁川登陆仅从水路学的观点来看，危险程度也很大。当然，不仅谢尔曼将军，而且同远东海军有关的大部分军官也都从其专门角度明确地认为，在仁川登陆是危险的。然而，据说海军军官没有向麦将军直率地提出“海军不可能在仁川实施登陆”的意见。估计是考虑到当时麦将军的权势而不敢直言，害怕给海军军人都戴上“胆小鬼”的帽子。

如上所述，华盛顿的军事首脑反对的理由纯粹是从军事观点反对将仁川作为登陆点，并不反对登陆作战的本身。

然而，麦将军认为，华盛顿首脑的反对与其说不是根据当前军事观点上的不同见解，不如说是在政治意义上的反对。据美海军协会发行的《海军在朝鲜的作战》一书说，关于华盛顿反对的理由，麦将军在他写给朋友的信中阐述如下：

“布莱德雷上将和柯林斯上将反对仁川登陆的根据是，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型的登陆作战在现代战争中已经不适用了。布莱德雷上将以前再三公开表明了他的军事判断①”。

“特别是柯林斯上将反对的理由是，即使登陆作战获得成功，也已不是重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形势已发展到向核时代的转折点。可以说有更加深奥的地方。”

① 布莱德雷上将1949年10月在上院军事委员会曾发表证词说：“……登陆作战已经过时了……。”

作为军队的最高负责人，布莱德雷主席不同意这一困难的孤注一掷的作战，派遣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和空军代表爱德华中将前往东京，其目的是同麦克阿瑟协商将登陆点改为仁川以外易于登陆的地点。

柯林斯上将一行人于8月20日从华盛顿出发，到达东京后立即进行私下协商和个人交换意见，8月23日举行会谈。

二、东京会谈

会谈在8月23日下午5时30分于联合国军司令部举行。

参加人员有华盛顿来的3人、总司令官麦将军及参谋长阿尔蒙德少将、副参谋长希克少将、作战部长莱特准将、特别计划组的高级官员、远东海军司令官乔伊中将、登陆作战群司令官詹姆斯·H·杜伊尔少将和几名参谋。

会议在麦将军简短致词后开始，先由莱特作战部长说明基本计划，接着转到海军方面说明存在的问题。海军方面的说明用了一个小时。9名专业军官分别陈述了一般敌情、与海军有关的敌情、气象、黄海的状况与进入仁川的水路、到达海岸的状况、登陆船团及其航海要领、登陆要领、舰炮火力支援、航空火力支援等计划上存在的问题。

这些说明的调子一般是悲观的，暗示仁川不适于作登陆点。海军方面列举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点：

1. 仁川附近，几个世纪中黄海淤进来的黄土沉淀在无数岛屿之间的淤水处，形成了特有的泥州，落潮时海岸向外延伸到3.2公里。

因此，在仁川附近没有所谓海滨。登陆用的小舟艇能够到达的地点，仅限于仁川港的码头。

2. 仁川港的潮差很大，在世界上是第二个潮差大的地

方，平均潮差为6.9米，大潮时为10米以上。

为此，落潮时要进入仁川港，必须航行在泥沙之间自然留下来的宽1.8—2公里、长约90公里、深10.8—18米唯一的弯曲航道（美海军命名为飞鱼航道）上。该航道的流速实际上达到5海里（1海里为1.9公里）。

而且，这条航道便于敷设水雷。因此，如果在这条航道上有一只舰船触雷，这条唯一的航道就会被完全堵塞。

由于船团夜间不能在这条航道上航行，所以主要登陆必须在傍晚进行。

3．由于上述条件的限制，登陆无论如何也要利用大潮时的傍晚满潮，直接在仁川港码头进行，别无他法。

即，能在仁川登陆的时间限制在9月15日、10月11日、11月2日的大潮时候，所以要隐蔽登陆时间是不可能的。然而，10月以后的玄海滩和黄海由于激烈的季节风刮得凶猛，船团航行和登陆作业都很困难。因此，只有9月15日是合适的。但从现在到9月15日，只剩下23天了。

4．9月15日的满潮时间是早晨的6点59分和傍晚的7时19分（日落时间为6时44分）。由于潮差太大，能够组织器材登陆的时间仅限于满潮时的两小时。攻击用的舟艇不在两小时登陆完毕，就要在敌海岸火力网中暴露在仁川港的泥沼上。

5．标高105米的月尾岛堵住了仁川港的入口。因此，在仁川登陆首先必须压制月尾岛。不过，由于该岛设防坚固，所以要想完全压制住至少要进行两天的压制射击。因此，要进行登陆作战所不可缺少的战术奇袭，完全没有希望。

6．还有，主要登陆只能在傍晚实施，用于器材登陆的

时间只有两个半小时。因此，为了组织能顶住敌人夜间反击的兵力和器材实施登陆，必须考虑特别方案。

7．即使这些困难作业侥幸成功，必须直接向5米以上的仁川港陡岸实施登陆，所以，登陆部队不管怎样也必须向仁川市中心进攻。林立在25万人口城市里的大楼可能全部被敌人利用作其抗击据点，这一点不可否认在限制登陆时间的同时，还会成为建立登陆场的巨大障碍。

8．唯一的希望是仁川附近敌人配备薄弱。当时在汉城和仁川地区的兵力，估计是汉城为5000人，仁川为1000人，金浦为500人。看到月尾岛上配备有一些兵力，但还未发现有组织的防御设施。

在海军方面说明期间，麦将军只质问了一次。他听这种说明实际上已是第14次了。说明完了后，作为其结束语，实施登陆作战的负责人，即登陆作战群司令官詹姆斯·杜伊尔海军少将一面表现出诚意的样子，一面以劝告麦将军的语调说：

“我认为仁川登陆不是不可能，但作为负责人却不能推荐。”

随后，谢尔曼海军作战部长慢慢地作结论说：“从海军的角度来看，仁川存在着不适合登陆作战的各种条件。”

接着陆军参谋长柯林斯上将开始陈述意见。麦将军一边吸着烟斗一边仍旧默默地听着。

“仁川距离釜山战场很远①。因此，估计仁川登陆给位于洛东江畔敌人主力的直接影响很少。”

“如果以现在的有限兵力强行实施这一登陆作战，必须

① 仁川距离釜山为240公里——编者注。

从目前正陷入敌人的重压而眼看就要被突破的第8集团军抽出陆战旅，但如果那样做，第8集团军很可能就要崩溃。”

“另外，即使能够占领汉城，但如何同相距260公里的第8集团军进行配合也值得怀疑的。”

“打算提个代替方案。停止在仁川登陆，改在群山登陆怎么样？群山距现在的战线很近也没有象仁川那样的地形和海象方面的障碍。”

据《海军在朝鲜的作战》一书中说，柯林斯上将提出在群山登陆的方案似乎还包含着不给中国以介入的借口，可以说“在仁川登陆会刺激中国，也许会成为使中国介入的起因；但在群山登陆，使他们产生厌恶想法的可能性是不会大的。”

谢尔曼海军作战部长立即同意柯林斯上将的群山登陆方案，并且象发牢骚似地说：“取消在危险的仁川登陆，改为在群山登陆的方案好”。列席人员的发言结束了。这次轮到麦将军了。香烟的烟雾扩展到墙上五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上，正在静静地飞扬。会议室的空气很紧张，但也非常寂静。

麦将军以若无其事的谈话音调开始讲话。他以迫切地说服人的气魄和独特的吸引人的语调连续不断地讲起来了。这篇长达45分钟的演说，是他一生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演说之一。借用麦将军的话说，这是决定“拯救十万生命的演说，”因为，如果仅从釜山防御圈实施反攻，要想夺回南朝鲜，估计必须准备损失十万人。

麦将军这个演说，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暂时沉默着，整理自己的构思。我清楚地感觉到室内的气氛正在逐

渐更加紧张起来。”

“阿尔蒙德参谋长在椅子上动了动不灵活的身体。他的窒息般的沉默面容，正符合当时的气氛。我感到清清楚楚地想起了以前我父亲说话时的声音：‘道格，所谓的战争会议，一犹豫不决就会产生败北主义’。”

综合美国陆、海军的公开史料和其论述，这次演说的要点如下。

1．大部分共产党军队正在紧紧地围困着第8集团军。敌人在仁川没有充分的防御准备。

如果推翻刚才大家提出的各式各样不能实施的论点，就能取得奇袭的效果。因为，敌军司令官肯定不会想到我们会进行挺而走险的作战。奇袭是战争中获取成功的最大因素。

例如，1759年蒙托卡穆侯爵认为在当时被城墙包围的魁北克，城南侧有峭立的河岸，任何军队也绝对不能攀登，因而在易于进攻的城北侧布设了强有力的防御阵地。可是，杰姆兹·沃尔夫将军率领的小部队①沿圣劳伦斯河逆流而上，爬上了南侧的悬崖。

这样，沃尔夫在厄布拉哈姆平原战场上，几乎仅以奇袭的效果大获全胜。沃尔夫攻陷魁北克，事实是英、法结束了加拿大战争。

北朝鲜军队象蒙托卡穆一样，认为不可能在仁川登陆。我就要象沃尔夫那样，以奇袭夺取仁川给人们看。

2．在有关潮汐、水位、地形和其他障碍方面海军提出的难点，确实是严重的，很值得考虑。然而，最大难点也必定能够克服，我完全信赖海军。实际上，我比海军本身更相

① 为5000人—编者注。

信海军。

太平洋战争中，海军在我指挥下参加过多次登陆作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情况同仁川大体一样，困难的地方很多，所以我对海军的能力没有任何怀疑。

3．关于在群山登陆的提案，的确群山几乎没有仁川的那些困难，但在那里即使登上陆地也不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即使在那里登陆成功包围了敌人，但实际上没有形成包围。而且也没有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和破坏其物资堆积场，所以在这里登陆没有多大意义。

就是说，在群山登陆所进行的包围是“不彻底的包围”，对战争毫无益处。如果那样做，还不如不进行侧背进攻好。即使在群山登陆，但结果是沃克集团军的左翼成了胶着状态。与其以这种拐弯抹角的、且要付出很大牺牲的方法增援第8集团军，不如将部队直接送到釜山更好。

换句话说，群山登陆只不过是单纯为使第8集团军“以现在的态势坚持战斗”而送去增援部队。但是，从目前的形势看，以现在的态势坚持战斗是不行的。仅在第8集团军现在的防御线上继续实施防御行动，战争结束不了。

4．另外，考虑以直接增援釜山来实施正面突破，只能付出大量代价，不会取得决定性战果。那时，敌人将会后撤自己的补给线和交通线。

5．如果夺取仁川和汉城，切断敌人的补给线，从北面截断朝鲜半岛南半部。敌人的弱点是其补给线。

敌人来自北方的主要补给线，都集中在汉城，并且从汉城运往战线各处。因此，如果控制住汉城，就能安全切断敌人的补给和后送渠道。这意味着能使现在正在进攻沃克的敌军部队的战斗力处于瘫痪状态。弹药和粮食的补给一中断，

敌人会立即因手脚被缚束而开始发生混乱；我军部队的力量虽小，但补给非常充足，能够从容地压倒敌人。

如果不采取我建议的那种能够达到给敌人以打击的措施，就必然会没有指望得到援救，仍是拖拖拉拉地继续进行需要付出大量牺牲的战斗。我们的官兵简直象屠宰场上的牛一样被钉在沾满鲜血的防卫线上，有人愿意这样吗？那悲剧的责任究竟由谁负呢？我不想负这个责任。

6．现在是能否保住西方国家威信的紧要关头。全世界的目光正在盯着这个朝鲜半岛的战局。共产党方面作为走向支配世界的第一步选择了亚洲，这一点现在已是非常明显的现实。对抗场所既不是柏林，也不是维也纳，更不是伦敦、巴黎和华盛顿，是在这个地域即南朝鲜的洛东江畔。我们现在正在这个战场上同敌人相见。

在欧洲的对抗目前还处在争吵阶段。但是，我们在这里是已经拿起武器正在战斗。如果我们在亚洲同共产主义战斗失败，下一步在欧洲就会出现重大危机，如果在此取得胜利，在欧洲也许不会发生战争。欧洲就可得到渴望长久的和平和自由。然而，万一我们在这里犯了闭门造车的致命的失策，做出了错误的决断，那就一切都完了。说这话的时候，心情好象听到命运的秒针正在咔吱咔吱地计时的声音。我们认为现在应该果敢地采取行动了。不这样的话，自由世界就只有等待死亡。

7．如果我判断错误，在仁川遇到难以对付的防线，我那时正在现场，如果在未受到强烈的反击时而迅速撤退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损失可以败坏我个人作为指挥官的名声来解决。然而，仁川作战不会失败，必定能成功。而且是能够拯救10万人生命的。

麦将军的演说结束了。会议室里又恢复了寂静，连一点音声都没有。过了不久，谢尔曼海军作战部长象发牢骚那样说了些什么事。关于这位谢尔曼海军作战部长的发言，麦将军在其回忆录里写道："不久，是我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老同事谢尔曼站起来说：'谢谢，是为了伟大的目的的伟大的声音'"。然而，对这个记载是有争论的，海军公开史料中记载了乔伊海军司令官叙述他听完麦将军演说时感觉说：

"我自己对仁川登陆的不安感消除了。大概是被麦将军说服了吧。或许只有谢尔曼海军作战部长例外。大概列席的全体人员都同我的心情一样"。

另外，从美陆军公开史料所述的下列事例来看，这象是麦将军的误解。

"来自华盛顿的军事首脑对这个演说没有完全采纳。柯林斯上将仍然怀疑仁川方案。他询问莱特作战部长说：'如果仁川方案不被采纳，或者作为失败时的代替方案，是否研究和计划了群山方案？'莱特准将立即回答说：'当然也要计划，在仁川登陆之际也计划在群山正面实施佯动作战'。这个回答充满了自信心，所以他象有几分安心了"。

到此，东京会谈就结束了。麦将军看到柯林斯上将的放心样子，认为列席的人员都服从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杜伊尔登陆作战群司令官看出谢尔曼海军作战部长不同意的样子，当夜就访问了谢尔曼海军作战部长和谢弗德海军陆战军军长，提出了他以前曾研究过仁川和群山的中间登陆方案即浦升面（牙山湾的北岸）登陆方案，并且设想在乌山至平泽地区切断北朝鲜军队的动脉。

谢弗德中将非常支持这个方案，24日亲自向麦将军推荐。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浦升面登陆方案存在着这样的

致命的缺点，即登陆后缺乏交通网和能给北朝鲜军队以破坏仁川港的充裕时间。

另外，谢尔曼海军作战部长非常害怕一个人和麦将军会谈，用了一个半小时促使麦将军改变主义，但也是徒劳的了。麦将军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让。谢尔曼海军作战部长从麦将军的办公室出来时，向当时正在场的乔伊海军司令官透露说："我也持有麦将军那样的信念。"这句话既可理解为称赞麦将军的决心，也可以理解为厌烦其顽固性。然而，关于这件事麦将军曾写道："谢尔曼海军作战部长完全了解我的见解。在五角大楼最后讨论是否批准仁川登陆案时，他一定会转向为坚定的支持者。"

结果，柯林斯上将和谢尔曼海军作战部长没有达到目的而返回华盛顿了。然而，作为华盛顿来说，必须在登陆作战实施之前做出决定。在8月29日召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登陆点仍然成了最大的问题。但是，斟酌了麦将军的决心后，五角大楼于29日向远东军下达了如下指令。这个指令包含着微妙的差别，表面上同意仁川登陆方案，但有附带条件，包括如果可能的话就希望改为群山方案。（下文着重点为编者加的）

"对朝鲜的西海岸做好以海上机动转用兵力的准备，而且同意这样进行。"

"登陆点是仁川好，还是仁川以南适于登陆的某个地点好？但仁川登陆只限于在判明仁川附近的敌人没有充分防御准备的条件下。"

"再者，您作为远东军司令官，如果愿意在群山登陆后包围敌人的右翼，我们也同意做这方面的准备。"

"我们大家都知道代替的方案能最有效地利用发生的情

况要经常准备好。”

然而，尽管接受了这个指令，但麦将军的决心没有改变。麦将军于30日下达了有关仁川登陆的联合国军命令。将登陆日预定为9月15日，对于现场军队来说是不轻松的。登陆点选定这个最大的问题仍然没有决定，而时间却不客气的过去了。这个时候对麦将军来说也是最苦恼的时候。有个谚语叫做“战胜敌人必须首先战胜自己内部的敌人”。此时的情况的确象这个谚语所说的一样。

结果，这个指令尽管麦将军进行长时间的热烈辩论和个别说服，但以柯林斯上将为首，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都不赞成麦将军的主张。为什么呢？

这无非是因为在承认仁川自然条件上他们同麦将军、专家们和负责执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分歧，除前述说明之外，还有以下很多问题。

海军方面的理由　海军方面参与起草兰心计划的全体参谋，异口同声地说：“7月10日收到指令取消兰心计划时，大家都感到放心了。这是因为随着研究的进展，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在仁川登陆存在着新的困难，因而就更加感到其严重的危险性。全体研究人员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仁川在地理、海象和战术方面有着不适于登陆的全部条件。在美军的水陆两栖作战教范里列举了10条登陆点应当具备的条件。但是，仁川同其大部分条件正好相反。特别是仁川的潮流快，潮差大，是海军反对仁川登陆的重要原因。某小艇指挥官回忆说：“为了收容月尾岛上的伤员，登陆10分钟左右而回艇一看，艇已高高地陷在泥洲之上了。”从这一追述中也可以看其潮汐的实际情况。

此外，仁川港是南朝鲜第二大港，但其栈桥和码头都很

小，卸载能力估计平时一天为3000—4000吨，只不过是釜山港卸载能力的1/10，所以作为估计约7万人登陆部队的补给基地，海港本身也太小，这也是使负责补给的海军方面对仁川登陆犹豫不决的一个原因。而且，完全不了解港内外的疏浚地点及其程度，加之北朝鲜军队的破坏程度和有无布雷等未确定的因素很多，所以更是如此。

另外，对于实施登陆火力准备的炮击舰来说，由于飞鱼航道太狭窄，而且很浅，所以吃水深的军舰有可能受到激潮流的冲击，搁浅在泥洲上。

再者，作为炮击月尾岛位置的周围的海面也极其狭窄，所以连驱逐舰这样的小型舰也没有调头的余地和机动场所，因而必须经常将舰首面向外海，以便受到猛烈反击时能够立即撤出。为此，炮击舰在时速3—5海里的涨潮时必须在航道正中间抛锚进行炮击，在时间和地点上都必定受到很大的限制。

另外，登陆点和卸载船团的停泊地，最好是8—10海里。但在仁川，由于潮汐和港内狭小的关系，不得不在30海里的海面上设置停泊地。为此，登陆点和停泊地的联络很困难，估计船团的处理不能顺利地进行，担心达不到卸载速度。实际上，这个担心是完全正确的。

海军方面的现地最高司令部远东海军，除前述的困难外，对于北朝鲜海军敷设水雷的可能性和中国军队动向非常关心。

事实上，联合国军已得知北朝鲜海军正在进行水雷战的准备，不能保证北朝鲜海军在仁川港没有敷设水雷①。因

① 北朝鲜军队在登陆前的2—3天开始在仁川港外敷设水雷了—编者。

此，如果北朝鲜军队在仁川的狭窄水道和港口混合敷设触线水雷和磁性水雷，当时的联合国军海军所拥有的扫雷能力，就不能达到迅速排除这些水雷，所以仁川登陆恐怕是不可能的。

中国军队于8月中旬在鸭绿江的北岸集结了3个军，正在注视着战争的发展①。因此，远东海军司令部认为，中国方面正在等待着下决心介入战争的理由，而向仁川登陆的这一完全改变战局的作战不就成了中国介入的理由吗？（当时，联合国军司令部当然正在把中国军队是否介入作为情报搜集的重点），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军队也断定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的成功，关连着北朝鲜军队的毁灭，所以，如果中国军队进行介入，其最有效的介入时机（即联合国军的位置巩固在汉城地区之前）是乘机将联合国军分割在釜山和仁川。"当时中国海军力量不大，但如果中国空军介入，的确会影响登陆作战的。

此外，海军司令部必须担负运送登陆部队的补给品，但由于仁川港的能力小，所以考虑向附近的金浦和水原机场实施空运以弥补其不足，并且正在研究其可能性。金浦是南朝鲜第一大机场，水原也是可供大型运输机起降的全天候机场。因此，联合国军特别是第10军和海军当然强烈希望完好地占领这些机场，但如后面所述，未能采取奇袭占领手段。

---

① 中国军队在6月末战争爆发时配置在东北地区的兵力约10万人，其中野战部队只有第42军的4万人。但在8月中旬前后，结束了海南岛作战的精锐部队第40军和湖南的第38军调到东北地区，华南的第39军和华东的第27军推进到山东，正在注视着战争的发展——编注。

另外，海军方面认为麦将军企图以奇袭夺取仁川的主张有着致命的难点。这是因为，进行登陆准备的基地必须设在日本，但在日本秘密进行登陆准备是不可能的。

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没有尝到事前泄露作战企图的苦头。那幸亏是在乌尔锡（雅浦群岛中的一个环礁）或马里亚纳的秘密基地。因为，在这些基地上没有间谍潜入的余地，不管怎样公开进行准备也没有被敌人察觉。但这一次必须在日本最适于间谍活动的港湾城市京、滨地区和阪、神地区进行准备。在这一地区荫蔽船团的集结、庞大补给品的聚集与装载、军队的集结与训练以及乘船等都是不可能的①。事实上，在总司令部内秘密地给这次登陆作战起了个"人所共知的作战"的绰号。

海军陆战队反对的理由　陆战队也认为仁川登陆作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问题是必须在城市的中心直接登陆。史密斯师长初步远望仁川港时认为，"在这样的地方登陆是毫无道理的"。而且陈述说："在登陆作战中，城市象是可怕的东西。防御者能够充分利用城市作为据点，相反，进攻者

① 所谓进行登陆作战的问题，从一至二个星期前在关心军事的日本人中间当然已是人所共知的了。而且，其登陆点，传说不会是仁川以外，也有的读者是联想到了。然而，这是迷惑人们相信仁川的地理位置不利，而且大部分人估计当时美军的实力同太平洋战争时期相等或超过了，因而完全相信这一点不是研究了技术上的可能性或者了解了当时美军的作战能力后进行预测的。与此相反，了解仁川附近自然条件的人认为不能在那样的地方登陆，嘲笑其无知—编者。

登陆速度受限制，肯定会妨碍扩张战果。”

再者，海军陆战队官兵回忆起向仁川港的陡壁实施登陆的困难程度时说：“由于不得不在傍晚登陆，所以必须在日落以前的短时间内获得立足点，占领目标，转入夜间防御的态势，为翌日的进攻卸下器材。这些是最困难的业务工作，谁能够了解啊！陆战队能够执行这次任务，这无疑只有了上帝的保佑。”

另外，陆战队在仁川登陆的最大障碍是扼制仁川港一带的月尾岛。该岛的防御坚固，其炮台可以火力控制驶向港内的所有航道，所以首先完全压制住月尾岛是仁川登陆的前提。不过，估计海军压制这个岛只能用登陆当天早晨的一次炮击，不会太充分，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压制月尾岛，越花费时间就越能瘫痪该岛。但另一方面，仁川的防备同其时间成正比，会更加坚固。因此，作为陆战队或者采取安全措施牺牲最重要的战术奇袭要素，力求使月尾岛完全瘫痪，或者重视奇袭，准备在万一时蒙受损失，二者必择其一。然而，采取哪一种都没有决定的根据。在仁川登陆上直到最后不能下决心的重要问题还是堆积如山。

三、九月攻势的风波

8月31日夜，北朝鲜军队的九月攻势开始了（参见第2卷第5章）。

第8集团军到处遭到局部突破，局势突然变得难以预测。沃克将军将其全部预备队投入到即将被突破的正面上，指挥实施反击；但9月4日商谈向达维道森线后退，5日集团军司令部和南朝鲜军司令部被迫撤到釜山附近。华盛顿和东京，都出现了悲观的看法，有人预测：“沃克在釜山呆不

住了。”

8日，美国防部当局声明说：“战况不悲观”。重复说一次，正因为这表明了对战况进行了悲观的观察，所以当时成了引人注目的新闻。

战况这一突变，好象给仁川登陆带来了影响。现在由于将预定作为仁川登陆第一梯队的第5陆战团投入了灵山的反击作战，所以愤怒的海军方面要求将其归建，和陆军之间产生了纠纷(参见第2卷第5章第3节)，但当时的实际战况好象是如将陆战旅抽出来，第8集团军就可能会垮台。

因此，华盛顿认为会从东京传来什么话，仿佛在期待着麦将军送来报告，如“为了急救沃克，可在釜山附近的群山登陆”或“直接增援釜山”等。

可是，东京没有送来什么报告。因为麦将军在仁川登陆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所以远东军认为不需要另外向华盛顿报告。

等得不耐烦的布莱德雷上将于5日给麦将军发去了一封这样内容的电报说：“根据战况，认为有必要对计划加以变更，但第8集团军的前途如何？”。

然而，麦克阿瑟翌日复电说：“没有必要改变计划”；同日又以文件确认了以前口头下达的仁川登陆命令，并且决定9月15日为登陆日，下达给各部队了。同华盛顿的争论还没结束，准备工作也没进行，15日登陆是不可能的。

然而，北朝鲜军队在九月攻势中显示出的进攻力量远远超出华盛顿的预料。华盛顿的首脑担心在这样情况下沃克能否参加反攻？沃克不能适时参加反攻时，仅以只有2个师的登陆部队能够击破集群而来的敌人大部队和占领汉城吗？即使万一陷入被各个击破，也没有进行增援的预备兵力。那时

就要吃有史以来的败仗。这样考虑的华盛顿首脑深为苦恼"

决心已定的布莱德雷主席于7日立即发了如下内容的电报：

"由于情况突然变化了，所以将全部问题恢复原状重新进行研究如何？有多大把握还那样坚持在仁川登陆呢？"

四、结　果

关于当时的情况，麦克阿瑟这样写道：

"在登陆预定日的一周前，全部完成作战计划的具体细节，从日本、本国和地中海来的部队也都集结完毕。各部队已分别受领了任务，登陆部队已乘船在朝鲜西海岸待机或者完成了乘船阶段。"

"在这紧迫的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来了一封给我泼冷水的电报，使我彻底地畏缩不前。对仁川登陆作战提出疑问，说要放弃整个计划，电报中有如下一段话：'我们对朝鲜最近战况的变化感到非常不安。登陆时，当然要使用能调回第8集团军的全部预备兵力。但是，象预定的那样开始进行已计划好的作战是否妥当？并且有多大把握？愿意知道您的判断。'在这样时刻是谁提出这样的质问？华盛顿当局中谁突然胆怯起来？是总统还是刚刚接替国防部长马歇尔？不然的话是布莱德雷？还是准备作战失败时以这封电报进行辩解呢？不管怎么说，如此最大限度地开始犹豫起来，这就意味着虽然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劳动力进行了仁川登陆的准备，但或许还是要奉命放弃仁川登陆计划的。"

据美陆军公开史料说，收到华盛顿电报的麦将军一面完全说出心里的不安和不了解自己心情的不满和令人焦急的程度，一面亲自写了一份文字很长的复电：

“关于作战的可能性，我丝毫没有不安。我确信完全有成功的希望。”

“我相信只有在仁川实施登陆，才能从敌人手中夺回主动权，是能给敌人以决定性打击的唯一方法。”

“假如在仁川以外地区登陆，敌人在兵力和物资方面拥有比我们强的补给能力，所以能使用未被切断的补给线增强其兵力；相反，我们要继续进行难以预料的战争，逐渐消耗兵力，使战局陷入完全没有希望的地步。”

“然而，如果夺取仁川，敌人要在现在的战线上增强兵力是不可能的。”

“你们正在担心釜山防御圈的防御，这决不会有危险。今后或许必须缩小战线，但已作好了防备这种事态准备（建成了达维道森线）。我军绝对不会被从釜山周围赶出去。”

“另外，第8集团军从釜山防御圈转入攻势的可能性也决不是没有。因为，如果从北方包围，加给釜山环形阵地的压力会立即得到缓和。只有在仁川实施登陆才是釜山周围部队转入攻势的唯一方法。”

“而且从北方实施包围成功与否，未必要以第10军和第8集团军迅速配合作为条件。如果夺取汉城附近敌人补给系统中枢，就会完全瘫痪现在正在南方作战的北朝鲜军队主力的后勤补给，所以结果能使敌人陷入混乱。仁川登陆的主要目的，实际上就在这里。两部队迅速会合戏剧性地象征着敌人的全面崩溃。但这正是作战的要点。”

“再者，你们好象害怕登陆部队被各个击破，但不用为其担心。因为我们保持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各个部队完全能够独立行动和作战。我确信夹在两军之间的敌人，因后勤补给被切断和遭到南北夹击，必定会被彻底粉碎。”

“根据以上理由，不能认为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必须在慎重考虑的基础上进行计划，并且现在不要改变已经报告过的问题。”

“部队乘船、空军和海军的事前准备正在按计划进行。”

“反复申述了。我个人不用说，我属下的各军司令官和参谋们，全部赞成这次作战，确信它能成功。”

麦将军发出了这个雄辩的最后电报后，抑制焦燥不安的心情，一面自问一面等待五角大楼的指令。他记载这时的心情说：“现在突然停止这次开始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是毫无道理的。在这紧急时期，如果由于在距战场几万公里的本国有人突然胆怯起来这样的理由，眼看着失去将失败转变为胜利的这个黄金计划和千载难逢的战机，纵然主张停止这一计划是总统，上帝会允许这样做吗？”暗示是杜鲁门总统反对。

麦将军苦恼的一夜过去了。翌日收到了期待着的指令。简短的电文是：

“大家同意你的计划，其精神已报告给总统了。”

这样，关于仁川登陆的长期争论就结束了。

华盛顿未能改变麦将军的坚定的意志。时间是实施登陆的6天前，东京时间是9月9日。

南北战争时期的北军司令官，以后成为总统的格兰特将军说过：“战争中同眼前的战斗需要三分力量，同后方政治家战斗需要七分力量。”但艾森豪威尔也在其著作中写道：“任何司令官都不能逃出国民的眼睛。象左右战局这样的决心，仅以纯粹军事上的判断能做出决定的场合是非常少见的”（欧洲十字军）。

此时的麦将军似乎是同样的心情。他好象认准最后的反

对者是杜鲁门总统，并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从传送给总统的电报来推测，总统亲自干涉作战，尽管是纯粹的军事问题，但也只能断定是压制军事首脑的意见。”

然而，关于华盛顿首脑的态度特别是杜鲁门总统所持的立场，当时的国防部长路伊斯·A·约翰逊第二年在麦克阿瑟答辩会上做了如下的证词：

“关于仁川登陆的决定，我和麦将军共同承担其责任。柯林斯上将是监督官，所以想废除危险的仁川登陆方案。他感到仁川登陆危险。因此去东京说服麦将军，但麦将军始终也不改变其最初的决心。我支持麦将军。关于这件事总统以前是支持我的。”

然而，谁都明白，如果麦将军主张的仁川登陆方案获得成功，就能收到巨大战果，但实际的论点在于其可能性。然而，麦将军对其可能性的根据没有作任何说明，也没有提出任何保证。麦将军对仁川登陆在技术上的困难性作了那样的评价，将其可能性的决定性根据说成是“敌人配备薄弱。敌人判断我军不会在这样地点登陆。不会奇袭那里。”

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北朝鲜军队是那样考虑的。假如万一北朝鲜军队在仁川进行设伏，这次登陆作战就会史无前例的以失败而告终，而其结果不单单是败坏麦将军的名誉。仁川登陆是成功还是失败，可以说首先是在北朝鲜军队心里。

这是一次赌博，是依靠麦克阿瑟的经验和灵感上的赌博。

实际上，麦克阿瑟也知道这次作战是一场大赌博。关于这点乔伊舰队司令官回忆说：

“麦克阿瑟完全知道这次作战是一场大赌博，他向我泄

漏说：‘仁川登陆的取胜希望是非常渺茫。然而，我正在习惯于赌胜’”。

人们说，仁川登陆是百年一遇的赌博，或者是麦克阿瑟的冒险就是这个原因；华盛顿首脑所反对的，说到底就在这一点上。

第三节　登陆计划和准备的进展

一、联合国军的情报估计

汉城仁川地区的兵力　8月底联合国军司令部和第10军判断：“北朝鲜军队将其全部兵力倾注于洛东江畔，所以驻守在汉城和仁川地区的兵力只不过是下表所列的小部队。而且，这些部队主要是补充和担任后方勤务的部队，战斗部队很少。此外，在仁川一带依赖其天险，没有构筑真正的防御阵地。”

地区	兵　力	编　　者　　注
汉城	5000人	据日后调查，担任汉城警备勤务的是第18师
仁川	1000	仁川海岸警备队
金浦	500	第31旅的1个营

然而，9月4日送来的情报资料说，仁川兵力增加到1800—2500人。

增援　此外，联合国部情报部估计，北朝鲜军队没有迅

速增援汉城仁川地区的预备兵力。其理由是，据判断，由于北朝鲜军队的可用兵力全部投入到釜山正面，所以在其后方地区只分散着警备、补给部队和未经训练的新编部队，而且能够从洛东江战线向汉城、仁川地区转用的兵力也只有展开在汉城——大邱公路周围的北朝鲜第3师、第13师以及玄风正面的第10师。但这些师在连续激战中消耗了战斗力，所以不能作为有效的增援部队。

中国军队　航空侦察结果表明，从朝中边境通向南方的交通运输很频繁，但其运输是调动军队还是运送补给品？即或是军队，是北朝鲜军队还是"谣传"的中国军队都不得而知。

特种情报频频报告中国军队在东北地区集结，其中有的情报资料说，中国军队已进入朝鲜半岛，但没其他资料证实这一点。

北朝鲜海军　当时北朝鲜海军是由小型巡逻艇组成5个团。1团在镇南浦，主力配置在元山，但这两个海港都因遭到联合国海军的封锁而瘫痪了。因此，作为北朝鲜海军的海岸防御手段很可能是敷设水雷，这样既经济又有效。

北朝鲜军队察知联合国的登陆企图，在整个港湾和全部水道敷设水雷，迟滞联合国军的登陆（使其扫雷费事），同时似乎想在联合国军扫雷期间转用兵力进行伏击。8月末，在符拉迪沃斯克（海参崴）装在无盖货车上的水雷，经中国东北运进了北朝鲜。在这些货车的侧面标志着到达点是镇南浦、仁川、群山、木浦和元山。

8月29日夜，北朝鲜海军的第一位水雷专家张大尉同部下4人一起携带10颗磁性水雷从镇南浦驶向了仁川。当然，联合国军不知道此事，但考虑到北朝鲜军队很可能敷设水

雷，而且要进行麻烦的作业，所以像前述那样予以最大的注意，努力搜集这方面的情报，但结果未能抓住类似的征候。

可是，9月7日晨南朝鲜海军巡逻艇PC—703号在仁川以北水域发现了1艘小型艇像似正在敷设水雷。立即射击，就发生了不寻常的大爆炸，并且沉没了，查明该艇装有若干颗水雷。

这是一个严重情况。美海军最担心的水雷终于发现了。远东海军司令官乔伊中将向谢尔曼海军作战部长、拉德福德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和斯特鲁布尔第7联合部队司令官发了作战急电。

“北朝鲜军队已在南朝鲜海岸开始敷设水雷了。到现在为止，其规模较小，但今后可能会进一步增大。请求紧急增派扫雷艇。”

北朝鲜空军　联合国空军推算出北朝鲜空军的残存的飞机有19架，断定没有能力阻碍美军登陆。

以上是“估计”的情况，所以，好象除了水雷之外没有什么大的担心了。当然，麦将军以下全军的注意力都倾注在仁川的直接防御上。为了查明仁川的情况，连日进行航空照相，并等待着克拉克的报告（后面叙述），但在以往的报告中似乎认为，如果北朝鲜军队将月尾岛构筑成要塞，仁川防御就是坚固的。

在月尾岛和小月尾岛肯定有炮台，在这个绿色美丽的小岛上到处有从洞窟中抛出来的土流，所以估计其防御设施是相当强的。但在仁川港没有发现很大的设施。在俯视仁川港西码头的基地高地上发现有对空和对地两用炮3门，但在其东侧并列的高层楼房一带好象没有任何防御设施。

二、海军和空军的一般计划（参照附表——舰艇诸元表）

远东海军司令官乔伊中将，根据联合国军兼任美远东军总司令官麦将军在东京会谈结束后的8月23日下达的仁川登陆作战命令，编成了第7联合攻击部队(由第7特混舰队、英国海军、南朝鲜海军、陆军第10军、南朝鲜陆军的一部和南朝鲜海军陆战队统一组成，这是一支由一名指挥官统一指挥的联合国军队。

JTF—7的编组（阿萨·D·斯特鲁布尔中将）

TF90攻击部队（詹姆斯·H·杜伊尔少将）

92.1—登陆部队

第1陆战师（奥利弗·P·史密斯少将）

90.00—旗舰群

麦金莱山号（AGC—两栖部队旗舰）

埃尔多拉多号（AGC）……（利曼·K·萨克莱少将）

90.01—战术空军控制组

战术空军1个中队

90.02—海军海岸作业群

90.02.1—本部组

90.02.2—海岸控制组

90.02.3—舟艇组

90.02.4—两用桥修建营

90.02.5—水下障碍处理队

90.03—控制群(APD—快速运输舰×3，PCEC—护航猎潜控制舰×1）

90.04—管理群(AH—医院船×1,LSU—登陆支援艇×12—20，其他有营救船舶和LSD—船坞型登陆舰 等8只)

90.1—前进攻击群 (J·M·希金斯少将)

92.12.3—前进登陆部队(第5陆战团战斗群)

92.11—运输队 (曼丹堡号—船坞登陆舰)

90.11.1—运输组(APA—武装运输 舰×3)

90.2—运输 群 (APA×5，AKA—武 装 货 船×8，AP—运输舰×1，LSD×2，LSU×3)

90.3—货物运输队 (LST—坦克登陆舰×47，中型登陆舰×1)

90.4—第4运输队

第7团战斗群(APA×4，AKA×3，LSD×2)

90.5—空中支援

90.51—护卫航母群(巴顿·斯特雷德号，西西里号)

90.52—航母群警戒队 (DDR—雷达 哨 驱 逐 舰×1，DD—驱逐舰×3)

90.6—舰炮支援队 (约翰·M·希金斯少将)

90.61—巡洋舰群(托列多，罗彻斯特号 (重巡)，肯雅，牙买加号 (轻巡)。

90.62—驱逐舰群 (曼斯菲尔德号，戴哈 本 号，亨德森号，利曼·K·斯温 松号，特利特号，卡尔凯号等6艘)

90.63—火箭支援艇群 (火箭登陆支援艇×3)

90.7—巡逻侦 察 队 (DD×1，DDR×1，PF—

巡逻炮舰×15，两用战舰艇×1）

90.8—第2机动梯队

92.2—美第7步兵师（AP—运输舰×3，T1AP—综合运输舰×4）

90.9—第3机动队

美第10军直属部队（AP×1，T1AP×1）

TF91—阻击和掩护部队（萨·威廉·G·安德卢少将）

（CVL—轻型舰母特里姆布号，LC—登陆快艇锡兰号，DD×8）

南朝鲜海军部队（PC—巡逻艇×4，YMS—辅助摩托扫雷小艇×11）

TF92美第10军（爱德华·M·阿尔蒙德少将）

TF77—高速航母部队（爱德华·C·埃弗恩少将）

第1航母战队（菲律宾西号）

第3航母战队（巴里·福基号）

第5航母战队（拳师号）

77.1—支援群（曼彻斯特·塞斯特号）

77.2—巡逻群（DD×9，DDR×3，DDE—护航驱逐舰×2）

TF79—后勤保障部队（伯纳德·L·奥斯汀上校）

79.1—机动后勤保障群（油船×2，AE—军火船×1，AF—冷藏船×1）

79.2—目标地域后勤保障群（油船×1，AKA×1，AK—货船×1，AKL—轻型货船×3）

79.3—后勤保障群（AD—防空舰×2，AGR—雷达哨舰×1，ARH—重舰体

修理舰×1，AO—油船×1）

79.4—海上救护群（ATF—舰队远洋拖船×1，ARS—打捞船×1）

TF99—巡逻侦察部队（乔治·R·亨德森少将）

99.1—侦察群

99.11—第6巡逻队

99.12—第88航空侦察队

99.13—第209航空侦察队

99.2—巡逻护卫群

99.21—第42巡逻队

99.22—第47巡逻队

（以上舰船230艘）

第10军的编组　第10军总人数为69450人。其细目如下：

司令部

美第1陆战师—25040人(其中南朝鲜兵为2780人)

美第7步兵师—24845人(其中南朝鲜兵为8673人)

第92、第96野战炮兵营（155毫米榴弹炮）

第50高射自动火器营

第56水陆两用坦克和牵引车营

第19工兵营

第19工兵团战斗群

第2特种工兵旅

南朝鲜海军陆战队

战争初期，以在釜山防御圈西侧英勇战斗的金圣恩中校（前国防部长）指挥的2个连为基干，加上在济州岛征募的新兵3000人编成1个团，于9月6日在釜山集结，尔后同美第5陆

战团一起在9月12日以前进行登陆训练。

南朝鲜第7战斗群

隶属于首都师，正在东部战线进行战斗，但根据9月15日的陆军本部第17号作战命令纳入了第10军指挥之下。白仁烨上校为团长。

（参考） 当时，第3步兵师的第65团战斗群和第187空降团战斗群，正在太平洋上向西航行或者正在加利福尼亚进行出航准备。

最初，联合国军很想将空降部队用于仁川登陆或奇袭占领金浦，但该部队不到9月19日就不能进入神户港，所以赶不上9月15日的登陆日了。如果按潮水情况能使用空降时就可以开始进行登陆，但那个月令是不允许的。因此，空降部队集结在伊丹机场，作为总司令部的预备队了。

JTF—7的一般任务　根据联合国军的仁川登陆计划，远东海军司令官乔伊中将赋予JTF—7的一般任务如下：

1．封锁北纬39°35′以南的朝鲜海峡①。

2．情况如果发展到需要这样做的事态，就在登陆日即D日以前开始海上作战。

3．D日在仁川地区进行登陆攻击，设置和确保滩头阵地。

4．根据特别命令给仁川地区运送后续梯队和战略预备队。

---

① 在清川江河口东西一线，平壤大约在北纬39°线上——编者注。

5．根据登陆部队的要求，给予掩护和支援。

6．水面舰艇和飞机不得在距苏联和中国的边境12海里以内行动。

远东空军的计划　赋予远东空军的一般任务是确保制空权和空运。空运要根据特别命令将在伊丹待命的第187空降团战斗群在任何情况下最初空运到金浦机场，随后空运到水原机场。

关于确保制空权，北朝鲜军不在话下，但如果由于仁川登陆而中国军队介入，就首先要考虑其使用空军。作为其征候是，8月22日和24日正在侦察朝中边境的RB—29遭到中国军队从鸭绿江北岸进行的高炮射击，而且发现安东2个机场上迅速增加了中国飞机。另外，平壤和新安州的机场积极进行修整和加强防护设施。

当时，迷航的美军飞机侵入中国东北上空的事故连续发生，特别是8月27日发生了2架F—51飞机错误地扫射安东机场跑道的重大事故，因而刺激了中国。根据上述的空中情况，空军和海军飞机的区分如下：

1．海军飞机从9月12日起，对以仁川为半径240公里以内的机场，每日上、下午各空袭一次，第5航空队补充其战果。

2．对登陆作战的直接支援，由海军飞机担任，第10军的地面战斗由第1陆战飞行团支援。为此，迅速将其一部（第33陆战飞行团在伊丹待机）进驻金浦机场。

3．空军在继续进行汉城以北的阻滞作战的同时，于9月4日至12日期间以B—29突炸从北方进入汉城的铁路调车场。

4．为了便于空军和海军相互进行紧急支援，要确保相互之间的通信网。

根据这一任务区分，远东空军赋予美第5航空队和轰炸

总队的任务如下。

第5航空队的任务：

1．保持朝鲜上空的制空权；

2．切断洛东江畔敌主力部队同后方的联系；

3．直接支援第8集团军，如果第10军要求紧急支援就予以同意；

4．修复金浦和水原机场，准备进驻战术空军部队。

空军部队：

1．继续轰炸北朝鲜地区的战略目标；

2．破坏汉城以北的铁路桥梁和调车场56个；

3．根据要求进行战术支援；

4．继续侦察朝中边境；

5．配合心理战。

三、登陆计划制定上存在的问题

正在指挥美第7特混舰队在朝鲜水域作战的斯特鲁布尔司令官，8月25日回到佐世保，受领了前述的实施仁川登陆作战的电令。

斯特鲁布尔舰队司令官是一位很老练的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诺曼底、莱特岛、奥尔莫克、民都洛岛以及科普雷多岛等22次登陆作战，特别是莱特岛作战以后一直和麦将军紧密协同作战。麦将军非常赏视他的经历，给予完全信赖。然而，这位老练的舰队司令官终于着手制定仁川登陆的实施计划，就知道这次登陆孕育着很大的危险。

最高司令官主要从其战略、政治和心理上的必要性出发决定仁川登陆，但对于计划和实施仁川登陆来说，仁川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会陷入死地。斯特鲁布尔将其主要问题列举如

下：

1．准备时间短　到登陆为止只有20。如果想起登陆准备的时间，瓜达尔卡纳尔为8个月，北阿为1年，诺曼底为2年，这次确实是时间非常匆忙的作战。这表现在事前协调不充分，训练不成熟和事前行动不彻底上。因此，计划必须简单抓住要点。

2．登陆部队的素质　都是未经训练的新编部队，所以第一波登陆部队必须是有战斗经验的第5陆战团。然而，由于该团是第8集团军最强的打击力量，所以沃克中将能否很快撒手是值得怀疑的。

此外，还有这样的担心，即如果从第8集团军抽出陆战旅，第8集团军就会完全垮台的话，那就必须以沃克中将足以信赖的部队进行换班，而手中掌握的部队只是一些未经训练的新编部队，没有能代替陆战旅那样的部队。

3．运输船只的集结和装备索具　为了紧急使用，必须集中在日本近海行动的全部船舶，能顺利地集中吗？特别是已贷给日本的LST—坦克登陆舰能否接命令集中吗？此外，还必须改变船舶的装备，能有时间吗？

4．隐蔽企图　如前所述，在横滨和神户不能隐蔽作战准备，当然，不能不想到登陆时间和兵力概况会被共产党方面发觉。因此，隐蔽登陆点是唯一的希望，但在朝鲜半岛适于登陆的地点是有限的，所以必须进行大规模的伪装、欺骗和佯动。然而，安排担任这方面任务的兵力却不多。

5．水路的开通　如果北朝鲜军队在飞鱼航道和仁川港敷设水雷，要开通它就需很长时间，暴露企图不用说，恐怕连登陆本身也不可能了。因此，必须经常不断地监视和阻止敷设水雷，但没有有效手段。

6．月尾岛的攻占　有的情报说，月尾岛的防备是坚固的，但其实际情况任何人也没有看到。特别是岛的背面是舰炮射击的死角，不知道隐藏着什么。因此，仅以舰炮和空袭进行压制是不行的，无论如何必须夺取月尾岛。为了在月尾岛登陆，必须经过几天的预先炮击来取得预期的压制效果。月尾岛是个小岛，但除因潮汐的关系炮击时间受到限制外，由于水域狭窄炮舰的数量也受到限制。太平洋战争的教训和资料告诉我们，仅以一次炮击破坏岛上的炮台是不可能的。

因此，如前所述，是为彻底进行奇袭而准备付出某种程度的损失，于登陆日的早晨进行强袭还是牺牲奇袭的效果而采用安全方法，即充分进行预先炮击，二者必择其一。

斯特鲁布尔舰队司令官采取了后一种安全的方法，其实施要领和理由说明如下：

> “为使月尾岛瘫痪，已计划在9月10日开始的5天期间的调整攻击。就是说，牺牲了奇袭，计划首先在9月10日至12日的三天期间进行空袭，并且在以凝固汽油弹尽量烧毁该岛后，于13日和14日两天以舰炮进行炮击，15日晨进行登陆支援射击。其理由是，在9月13日第一次炮击以前，如果能隐蔽仁川登陆企图，到那时即使北朝鲜军察觉我们的企图，恐怕也没有时间采取有效的对策了。”

7．向仁川陡岸的登陆　部队登陆时必须首先攀登护岸的石墙，接着向中心进攻，但不了解陡岸的高度。此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确保滩头阵地所需的兵员、器材和补给品卸在狭窄的陡岸上，但以一般手段是不可能的。必须以拚命的手段即以坦克登陆舰实施突入和留置，但能否顺利地做到这一点还是疑问。

8．对登陆部队的补给　仁川港的固有卸载能力仅为3000—4000吨，而且如果北朝鲜军队对港湾设施加以破坏，那么向多达10万人的登陆部队的补给是不充分的。因此，必须考虑空运，但如果金浦和水原两个机场被破坏，那就糟糕了。可能的话，打算以空降作战和登陆作战同时进攻，但空降部队来不及参加作战。因此，想以奇袭占领金浦，但没有好办法。

在研究并指出了以上问题和已述的制约条件，制定了对策，结束了同上下左右、陆军和空军部队的协调之后，斯特鲁布尔舰队司令官于9月3日下达了下述联合计划。

四、联合计划

JTF—7作战计划9—50号基本计划

1．目标地域是以仁川为基点的48公里弧状地域。

2．2艘护卫航母和博克萨号、王牌号装载的海军航空队，以可能使用的全部飞机担任在目标地域上空夺取并保持制空权和直接支援的任务。

3．在本土登陆之前，先在月尾岛登陆并加以确保。D日L时，陆战师1个营为夺取月尾岛在绿海岸实施强行登陆。

L时为上午6时30分早晨的满潮时。

4．主要登陆以第1陆战师（欠1个加强团）在仁川的黄、兰、红海岸（后述）实施强行登陆。

H时预定为下午5时前后的满潮时。

如果强袭登陆成功，师将在仁川设置滩头阵地（以仁川为中心10公里的园弧线）。

5．尔后，将滩头阵地迅速向金浦机场至汉江一线扩大

后，接着占领汉城、俯视汉城的高地以及汉城以南地区。

加强的第7步兵师和第10军直属部队由第二、第三次运输船队运送，D日后同时在仁川有秩序地登陆，尔后由第10军军长指挥进行战斗。

6．以上作战所必需的炮击和直接支援射击，由巡洋舰和驱逐舰提供。

空中掩护、空中攻击和直接支援，由在目标地域活动的高速航母和护卫航母提供。

第7舰队司令官

第7联合部队司令官

A·D·斯特鲁布尔中将

这个联合计划的要点是，早晨满潮时在月尾岛登陆并占领它，黄昏满潮时在仁川进行主要登陆。通常登陆作战应尽量在早晨进行主要登陆，当天的昼间应尽量向纵深进攻，建立滩头阵地，同时为防备敌人的反击，应尽量将更多的兵力运送上岸。

然而，在仁川飞鱼航道不允许船团夜间航行，主要登陆不得不决定在满潮时进行。因此，向月尾岛登陆自然只好在满潮时进行，但这个约有12个小时差的两阶段进攻，的确是不利于隐蔽企图。然而，正如前述，斯特鲁布尔舰队司令官回忆那样，计算的结果认为，因为在昼间，所以能以舰炮和空中阻滞来阻止北朝鲜军队的增援。

另外，在制定本计划时，为了将登陆隐蔽到最后，在西海岸地区进行的预先空中阻滞和破坏作战，注意了不让敌人感到登陆点是在仁川。为此，决定对仁川和月尾岛同时进行空袭，对群山和井浦面地区进行同样规模的进攻，并且计划于9月7日对群山实施佯动。

基本计划赋予主要部队的任务如下：

JTF—7主要部队的任务

1．前进群TF90—1（本群完成基本计划后，进行补充，群长为希金斯少将）

9月13日对仁川地区进行强行侦察。其目的在于发现可能妨碍登陆的月尾岛和仁川附近的炮台，并且进行压制和破坏。

为此，派出6艘驱逐艇进入飞鱼航道，在月尾岛周围扇水域抛锚，诱引并压制敌人的炮火，同时以2艘美军重型巡洋舰通过空中观测进行远距离射击，压制仁川地区敌的据点和阵地。

预计同这个射击相配合，以舰载机进行空袭。

如果情况需要，9月14日反复进行这一炮击。

2．进攻部队—TF90（J·H·杜伊尔少将）

在实施强袭登陆的同时，控制对登陆部队的直接空中支援和舰炮支援射击。

对登陆部的支援，拟在登陆结束后继续进行。

3．登陆部队—TF92（美第10军）

在仁川地区的指定海岸登陆，并实施登陆作战。

为此，首先以史密斯少将指挥的美第1陆战师实施强袭登陆，夺取滩头阵地。

没有两栖作战经验的美第7步兵师继史密斯师之后有组织的登陆。

4．巡逻和侦察部队—TF—90—2

提供掩护整个作战地域的远距离侦察和其他的空中巡逻。

5．封锁和掩护部队—TF91

在遂行特殊侦察①的任务，护卫部分进攻部队的集中航行。

另外，执行特殊阻滞任务，并且继续对朝鲜西海岸进行海上封锁。

6．高速航母部队—TF—77

在保持目标地域制空权的同时，力求将目标地域孤立起来。此外，在强袭登陆时担任直接掩护和支援任务。

7．后勤保障部队—TF—79

担任目标地域的燃料和弹药的补给任务。

8．战列舰密苏里号炮击注文津和三陟（东海岸）附近的铁路枢纽，对东海岸进行佯动。

在制定这个一般计划的同时，在杜伊尔舰队司令官和史密斯将军的领导下，逐次决定了压制和占领月尾岛的计划、对仁川的主要登陆计划、占领金浦的计划和进攻汉城的计划等作战构想，接着又一个接一个地制定了同舰队和两栖作战部队和登陆部队间密切配合的具体计划，并写成文件，这样就在很短的几天内完成了具体计划。斯特鲁布尔舰队司令官叙述说："这一大规模的复杂计划，在短短的几天内完成了。这是战争史上必须大书而特书的伟大事业。

在繁忙的计划制定期间杜伊尔舰队司令官的如下指示有助于计划的迅速制定。

"在起草计划和进行协调时，以最快、最简略的方式为好。本作战准备期间，以电话协商和口头

① 是指后述的克拉克上尉的侦察支援和群山的佯动作战——编者注。

命令代替以电报和文件下达的正式命令。”

五、陆战师的登陆计划

从8月23日麦将军下达仁川登陆命令那天起，第1陆战师师长史密斯少将开始孜孜不倦的活动。他对将“仁川”作为登陆点不满意。但不满是不满，命令是命令。在这一点上史密斯少将是个很干脆的人。作为意见，他固执已见，但对命令却象变了个人似地服从决定。

史密斯将军埋头制定登陆作战的计划，从登陆到夺取金浦机场到渡过汉江到攻占汉城。

在计划制定上理所当然地参考了太平洋战争的教训。这些教训是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由于对登陆的海岸没有控制而发生了混乱和危险，新乔治亚岛登陆时没有直接空中支援使进攻陷入停顿，塔拉尾岛登陆时同仁川登陆的雏型相类似，非常危险。

在麦金莱山号舰上，一边同杜伊尔司令官的登陆作战群司令部的参谋们进行协调，一边埋头制定计划的陆战师的参谋认为，仁川登陆将会受到抵抗。

“尽管麦将军那么自信，但我们去那里也是生死难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全体陆战队员的心里又回忆起了塔拉瓦岛登陆时物质上的困难所造成的危险情景，

登陆计划　陆战师竭尽一切精力制成的登陆基本计划如下：

1.作战目标

登陆部队的最初目标在于确保滩头阵地（BHL）。

2．预先进攻的月尾岛

乘9月15日（D日）上午6时30分（L时）的满

潮，在绿海岸登陆，迅速夺取月尾岛。使用兵力为第5陆战团第3营。

3．主要登陆

乘D日下午5时30分（H时）黄昏的满潮，以第5陆战团的主力在红海岸（仁川的船坞地区）登陆，以第1陆战团在兰海岸（仁川南侧的泥沼地区）登陆。

第5陆战团登陆当夜的进入线在登陆点左侧的墓地高地（标高43米）至游览山一线；第1陆战团切断汉城至仁川公路，形成包围仁川。

4．尽量迅速前进到滩头阵地并确保该阵地，整顿态势。

5．随后，迅速占领和确保金浦机场，尔后渡过汉江，从西侧攻占汉城。

制定该陆战师基本计划的基础是由登陆点的选定、师的部队配置和同第10军协调的结果构成的。

登陆点的选定　预定第5陆战团主力登陆点的红海岸位于仁川港工商业区的正面，是高楼栉比的大街正面的陡岸。美陆战师虽有无数次登陆作战经验，但象这样直接在城市正面进行登陆还是第一次。原来，城市是兵家禁忌的死地。陆战师也不例外。那么，陆战师为什么自己选定这个死地呢？其理由，选定在这里的本人——陆战师师长史密斯少将作了如下说明：

“最初的方案是在市区的南郊外进行登陆。可是，这个地区在敌人进行全力反冲击时没有能够坚守的地形。该正面的石墙高达5米，泥沼地伸出数百米，所以只能用最小的登陆舟艇靠岸。而且正面狭窄，即使破坏掉石墙，16辆履带登

陆车和20艘车辆、人员登陆艇也不能到达正面。因此，以重装备特别是坦克和推土机为主的师的主要部队和补给品，不可能从这里卸载。如果重装备和补给品不能卸载，战斗就难以进行。”

“然而，在仁川港的工商业区既能卸下坦克和推土机等重装备，又有能够抗击敌人反冲击的地形，即墓地高地和游览山。不管符不符合兵法，是不是城区，师的主攻除指向这里外没有其他地点。”

“然而，这个正面长300米宽5米象细绳似的陡岸地区，被泥沼和灰色石墙包围着，并且在标高43米的墓地高地上设置有炮台予以掩护。此外，在其附近有英国领事馆、面粉公司和队员给起的绰号为利兹饭店的监狱。因此，在这个红海岸进行登陆有这样一样不利，即必须在漆黑的夜间靠岸，攀登梯子，通过堑壕向不熟悉的城区突击。”

“与此相反，在仁川南郊外正面登陆是有利的，即远离城区，而且靠近汉城—仁川公路和铁路，所以如果在此登陆就能立即给城区的背后以威胁。”

“这样，在分析比较了两个正面的利弊得失后，研究了在两个正面同时登陆的方案。而且为研究上的方便，没有确定很恰当的名称，但城区的正面称为红海岸，将南郊称为兰海岸，然而，这两个正面都没有海滨，只有石墙和泥沼地。”

“结论是，陆战师做出了这样的决裁，即认为这两个正面相互关联，可以取长补短，所以最好是在两个正面上同时登陆，合击仁川市区。”

“然而，即使有远见卓识的人也很难判断哪里容易登陆，哪里会碰到困难。”

“红海岸是城区的正面，所以敌人的炮火也多，防御设

施也完整。”

“兰海岸虽然距城区较远，但对这里的情况完全不了解，而且首先连登陆点石墙的情况怎样还未查明。另外，为了使履带登陆车（LVT）能够到达，必须爆破石墙，还要对已查明的敌人炮台进行事前破坏，但其附近的大部分高大建筑物仍将那样地存在着，敌人必将利用这些作为掩体进行激烈的抵抗。”

协调　陆战师在制定登陆计划期间，当然同第10军司令部之间进行了各种协调。但问题是，第10军有点陷入重视政治要求冒险，而登陆部队的陆战师则明显地倾向于要求扎实的执行，由此而产生了问题。

其问题之一是，第10军要求以奇袭占领金浦机场。这一要求是从建议实施突击作战开始提出的。那是第10军推测麦将军的意图，希望在9月26日以前夺取汉城而产生的。正在拟定计划的某一天，麦将军向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说过这样的话：“你军要在第5天夺取汉城”。这是麦将军对战况发展的预测，是从政治意义上提出的希望。但是，谨慎正直的阿尔蒙德将军好象将此理解为第10军的奋斗目标。他当时回答说：“不会那样简单吧。噢，经过两周的作战，或许能夺取汉城。”就是这个原委驱使阿尔蒙德军长要早日夺回汉城。因此，作为第10军必须尽早聚积进攻汉城所必须的军需物资，但尽早地和无损地占领金浦机场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如果能使用空降部队就可以在这里实施空降，但该空降部队19日才能到达神户。经过多方面研究的结果，第10军的参谋们构想出对金浦机场进行奇袭作战。该奇袭作战的方案是，将以预先扰乱敌人后方为目的而训练的特种部队配属给陆战师侦察队编成突击队，在军长的直接指挥下，于9月15日夜由

南朝鲜的小艇送到仁川北侧水域，从那里换乘橡皮舟逆时速5海里的潮流划行7海里，荫蔽地在金浦机场正面海岸登陆。而且在夜间秘密行动16公里，于16日晨奇袭占领金浦机场。

史密斯将军反对这个方案。其理由是，担任同一任务的各兵种部队在同一地域实施行动是勉强的。首要是突击队只能携带小型无线电台，无法同陆战师进行联络。因此，必须考虑和特别注意不要让舰炮射击和空中支援误射突击队，陆战师的战斗本身就会受到限制。此外，乘橡皮舟逆时速5海里的潮流而上，是非常困难的。根据最近的情报，警备金浦的北朝鲜军队得到增强，以突击队这点兵力不能对付，等等。

其问题之二是突入金浦的方案。第10军的参谋建议案说："如果突击的方案不好，可命令1个摩托化营进击金浦"。就是说，陆战师如果占领了滩头阵地，就可以派出1个陆战营乘履带登陆车辆突入金浦。

史密斯将军也反对这个方案。因为他认为要渡过汉江必须保存履带登陆车辆，而且突进距离超出了履带登陆车辆的行动能力。

这样，第10军设想的奇袭金浦方案，两个案都未能得到陆战师的同意。不可否认，这件事在军和师之间留下了不愉快的思想疙瘩。

部队配置　9月1日陆战师分散配置如下：

第5陆战团　作为第8集团军的预备队集结在马山北侧，为了准备登陆正在准备向釜山移动。

第1陆战团　预定在9月2日前后在神户完成集结。

第7陆战团　主力部队正航行在太平洋上，其第3营和

其他部队正航行在印度洋上，到达釜山尚有9天的航程，在15日的D日都不能使用了。

陆战航空团　驻伊丹。

司令部直属部队　驻神户。

在这些部队中，史密斯师长最信赖的是美第5陆战团。该团参加过基恩作战和洛东江突出部的战斗，很好地发挥了它的传统。而且在部队的团结、士气和作战经验上都是超群的。因此，史密斯将军完全相信，这一预计为历史上最困难的作战，即对仁川的正面攻击，除该团外，其他任何部队都不能完成。因为，史密斯将军参加过无数次登陆作战，具体地体验过其困难性，深深地了解登陆作战在技术上、精神上和战术上的困难程度。

因此，将军期待着将美第5陆战团作为仁川登陆的第1波，打算于9月1日将其从第8集团军的指挥下抽回来在釜山集结，并且使其一面补充和整顿一面进行两周的登陆准备和预演。以史密斯将军为首的海军方面把仁川登陆的成功赌注在默里中校指挥的第5陆战团的身上。

九月攻势的风波　可是，北朝鲜军队的所谓9月攻势于9月1日黎明开始了，所以第8集团军再次将第5陆战团用于灵山正面的反击作战了（参见第2卷第5章第2节决战—投入陆战旅的风波）。

非常气愤的海军首脑，立即于9月2日夜向联合国军参谋长兼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提出异议。

史密斯将军单刀直入地极端地说："如果不以第5陆战团担任仁川登陆的第一波进攻，此次作战的成功就得不到保证"。然而，阿尔蒙德将军在强调了确保釜山防御圈是仁川登陆大前提后提出了代替方案说："第8集团军沃克说，现

在如果调走第5陆战团就会影响全军的士气，难以坚守住釜山。以第7师第32团代替第5陆战团，用于登陆的第1波怎么样？第32团比尤钱普上校是指挥第34团勇敢战斗的勇士。”然而，史密斯将军立即固执己见说：“第7师编入8000名南朝鲜兵，是正在编成的未训练的师。无论如何也不能作为象仁川登陆这样复杂困难作战的第一波使用。万一第5陆战团不能使用时，可将第1陆战团作为第一波在红海岸登陆，第32团作为第二波在第1陆战团后面登陆，别无他法。如果那样做，强袭登陆只能在仁川正面进攻，登陆成功的可能很小。我不负这个责任。”

双方争执在继续进行，但没得出结论。因此，乔伊舰队命令官在中间进行调解，提出方案说：“第5陆战团一定要还给史密斯，否则仁川的登陆就不能成立。作为代替方案是，将驻在日本的1个团作为海上预备队代替第5陆战团，在釜山海上待机，根据第8集团军的需要进行配属如何？”因此，就连阿尔蒙德将军也迁就地提出了折衷方案说：“沃克是否知道，必须打电话给他，研究接替第5陆战团的方案。”紧接着对旁边的莱特作战部长命令说：“想把第7师的第17团迅速派往朝鲜同第5陆战团换班。但即便这样，能否让第5陆战团在D日（登陆日）以前到达仁川？要了解一下运输方面的情况”。可是，从运输的速度可以看出，按照阿尔蒙德将军提出的这个代替方案，第5陆战团没有作战准备时间，不管第5陆战团是多么精锐的部队，但不进行休整、补充和预演就能顺利地实施强袭登陆是不可想象的。史密斯将军终于说出了这样的话：“不立即调回第5陆战团我就不去仁川”。

然而，阿尔蒙德将军也没有让步。认为如果釜山垮台，

仁川登陆的前提就失掉了。这天始终没有做出结论。

3日再次开会，将决定提交给最高司令官麦将军。麦将军毫不犹豫地采纳了。

“告诉沃克，陆战旅立即归建。”

这样，第5陆战团于9月5日脱离战线，在釜山进行登陆准备。第7师的第17团代之作为海上预备队在釜山待机。

六、情报的收集——克拉克的远征

既然仁川登陆的决定性根据是以麦将军所谓“北朝鲜军队没有将力量投入仁川防御”的灵感即信念为前提的就必须查清其情况。特别是应以各种情报手段优先查知飞鱼航道的水雷和其经常的监视情况，月尾岛和仁川陡岸的防御设施与兵力部署。此外，为了决定攀登仁川陡岸梯子的长度，一定要测量出满潮时陡岸的高度。

尽管美军从1945年9月到1949年9月的4年间驻留在南朝鲜，这期间将仁川作为主要补给港使用，但有关海港的情况记录，令人难以相信地一点也没有（这是美国海军的失策）。

因此，反复进行大规模的航空侦察，开展谍报活动，从世界各地将以前仁川港工作过的官兵召来，搜集有关潮汐、陡岸和卸载能力的技术情报。

梯子的决定　为测量陡岸的高度，从本国召来了3名航空测地权威。

专家们以RF—80喷气式侦察机，以在周密计算的时间，4次从60—70米高度拍摄的210张斜向照片为基础，加上其他来源的情报资料决定了各种潮位时陡岸的高度。落潮后，从露出的泥土到陡岸高度是5.3米，，但在满潮时只有几米

了。据以后调查的结果证明，这一测地的误差在10厘米以内。

根据这一测地的结果，在神户制作了铅质和木制梯子，供陆战队用于开辟突击道路用。

克拉克的远征　在仁川登陆中，克拉克上尉扮演了不平常的角色。他将仁川海上的小岛作为搜索据点，派遣情报员或亲自观察仁川港的泥沼情况和月尾岛，监视飞鱼航道。克拉克上尉是从士兵逐步提拔起来的军官。他从澳大利亚到菲律宾参加了整个太平洋战争；战后历任军用货船的航海长、通信长、炮长和舰长。……由于长达16年的海上生活使他具有能判定登陆点适当与否和决定操舰方法的能力，而且多少能讲一些日本话和中国话。……8月26日远东军总司令部情报部提议潜入仁川港侦察时，首先选中了克拉克上尉。

克拉克上尉被召至秘密会议室，对其强调说："仁川登陆已经批准了，但情报不充分，必须潜入仁川港进行侦察，搞清楚敌情和地形。其侦察的成果是整个作战成功与否的关键。除了你以外没有他人能完成这个任务。"克拉克上尉接受了这一命令。……

综合上尉的笔记和其他官方的记录来看，他是8月26日前先飞抵大邱，从第8集团军借来两名南朝鲜人翻译。他给两个人起名叫萨姆和约翰。萨姆英语好，工作效率高，精力旺盛，约翰是一位沉着冷静的战士。克拉克和其同行两人于26日当天夜里飞抵佐世保，并且向全面支援他的英国海军司令部报到了。后来在5天期间埋头于起草与协调行动计划、制定情报搜集计划和筹备携带物品等远征准备工作。到8月30日黄昏以前完成了计划的协调工作。准备了C口粮30箱，冲锋枪、自动步枪、卡宾枪数枝，每种枪弹各1箱，手榴弹1箱，交换各种物品用的威士忌酒2箱，便携式无线电台，医

疗品，饮用水，净水片和现金100万元（当时1美元等于1800元）。

克拉克上尉等待着明晨的远征而睡不着觉，经反复考虑，认为当地粮食可能很困难，大米许比现金还贵重。所以在半夜里去买了90公斤大米和30公斤鱼干。

克拉克上尉一行于8月31日上午7时，在英国巡洋舰牙买加号掩护下，乘英国驱逐舰博爱号踏上了远征之途。

这两艘军舰于9月1日上午7时到达仁川西南30海里的德秋岛海面上，在此乘换南朝鲜海军的PC—703号巡逻猎潜艇。被冲刷光了的猎潜艇进入兴灵岛海面，一行人分乘李艇长用扩音器叫到跟前来的3只舢板，在碎石很多海滩登陆了。

灵兴岛象龟盖一样，直径5公里，是仁川港外北朝鲜军队还未进入的唯一的小岛。克拉克上尉选定小岛作为搜索据点。

克拉克上尉从岛上村长那里知道全村约有4000人，东侧的大阜岛上约有北朝鲜军队300人左右，但还没有来过灵兴岛；送给了土产、大米和干鱼，使村长心情缓和下来后，委托他把青少年集合起来。

在7小时左右的时间内，集合了14岁到18岁的少年约150人左右。克拉克上尉给他们起名叫青年团，选拔了40人作为哨兵警戒岛的周围。不久，得知退潮时大阜岛和这个岛似乎可以徒涉的情况，所以在徒涉点架设了2挺重机枪。而且，将哨兵的勤务定为8小时的三班轮换制，发现任何小船接近该岛都要立即报告。

克拉克上尉估计，大阜岛上的北朝鲜军队可能发现了他们几个人已在灵兴岛登陆，所以肯定不久就会向这里进攻。而且估计，敌人的进攻方法是用舟艇进行登陆进攻、退潮时

进行徒涉进攻和夜间进行偷袭等。因此，他教给青年团分解、结合机枪和射击方法，以防万一。

在克拉克建立这支小部队期间，约翰在离开村庄小岛的北端修建了临时营房。他之所以没有利用村庄，据说是因为他考虑到尽管岛上居民大部分似乎是友好的，但其中“也未必没有人同克拉克相比更喜欢斯大林”。营房由能容纳8人的帐蓬和4个附属小房组成。

到黄昏之前，一切准备就绪。克拉克完成了征集、武装、训练军队，设立了岗哨，开设了营地等工作后，这些情况以无线电报告了东京。无线电是他唯一的依靠。因为，如果出现了麻烦的事情，就需以无线电来求救。克拉克做好了第一夜可能会发生什么事的精神准备，但却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渔火正闪烁着和平。

2日晨，调查了岛上的渔船数量共24只，一只装有发动机，他和萨姆一起去看了村长吹嘘的装有发动机的船。该船长8米、宽3米的旧式帆架船，装有热气球式柴油机。他在冲绳时使用过，名叫砰砰船。热气球式柴油机是单缸的，已生锈了不美观，但发动机工作比外表好。

这只船的船夫是个干瘪无牙的老头，脸上的胡子象牛肚皮毛似的。他是天生的渔夫，克拉克一向他借船，船夫好象是为自己的船被选中而高兴。

因此，克拉克试图尽快进行第一次侦察。向灵兴岛北方10公里的大午衣岛海面驶去，目标是捕捉仁川附近的渔民。

克拉克将萨姆、约翰和2名岛上青年编成一组，并且命令航海长，即船夫老头使他的“旗舰”出击。船慢慢地前进了。当时他们每个人都携带着汤姆森防水枪、卡宾枪和手枪。克拉克弄直了连鬓胡子，穿着褪色的陆战队绿军服，戴

着有帽檐的海军帽，叼着雪茄烟象国王似的威严地站在舰桥上，但他叙述第一次侦察时的心情说：“好象成了抢夺宝物从西班牙本国出航的黑发海盗头子”。

飞鱼航道的潮流非常急，高潮时每时小达5—6海里，所以他的“旗舰”加到最大油门，发出了浓烟和可怕的噪音逆流而上，以这样的速度每小时只前进5海里。

附近有几只帆船正在捕渔。克拉克的“旗舰”利用其优速接近便于下手的帆船，以防水枪向船头和帆蓬打了几发子弹，不见抵抗的迹象，立即落帆停止了行进。在船上没有指望的渔民举起手了，这样，就将捕获的3只渔船拴在一起拖着返回了灵兴岛据点。

从询问俘虏即渔民的情况来看，他们确实是南朝鲜人，地道的渔民。他们几乎全部人员对克拉克表示忠诚，不少人还进一步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报，并且发誓说以后帮助搜集情报。根据他们的供述，得知北朝鲜军队还没撒设水雷。克拉克发出了第1号情报。

从第二天起，他让几名青年团员跟随挑选的几个渔民同行，派往仁川至汉城地区进行侦察。有的组负责查明月尾岛上火炮阵地的数量和位置，有的组负责测定仁川港陡岸的高度，有的组负责调查汉城市内的兵力、兵种和配置等情况。他在派遣这些密探时，经常为了同一目的而要派出两个组以上的密探，在各组报告大体一致时才作为情报处理。

克拉克上尉特别重视的情报是，北朝鲜军队是否觉察了联合国军的登陆企图？他想北朝鲜军队如果已觉察到联合国军的企图，当然就向汉城和仁川地区增加兵力，加强仁川的防御，因而要全力抓住这方面的征候。

在开始的3天中没有发生特别麻烦的事件，但从第4天

夜里渐渐出现了麻烦。因为大阜岛上的北朝鲜军队好象有所觉察，每天晚上都派来侦察人员。而且，大阜岛上的北朝鲜军队终于在9月7日夜里以武力发起进攻了。

这天英国舰队进入仁川海面，炮击沿岸进行火力侦察之日，英国舰队的炮声，在灵兴岛上也听见了。一听到炮声，萨姆和约翰就预言说，今晚一定发生事情。克拉克询问其理由，萨姆解释说："如果理解朝鲜民族的为人，就会立即明白这个问题。朝鲜民族不会主动挑起战争。只要没有受挑衅，自己和别人能一起在所谓共存的观念下行动。然而，一旦遭到挑衅，就一定予以报复。这就是朝鲜民族。白天海军炮击了仁川，所以夜间一定对这里进行报复。"克拉克未能理解这一奇妙的理论，但他们的预言却说中了。

黄昏后，岗哨报告说，从大阜岛出港的一艘动力船和二艘机帆船组成的舰队正在向灵兴岛南端驶来。克拉克将一挺重机枪配置在离南端的唯一的登陆点上，将其另一挺装在自己的"旗舰"上出击了，穿过37毫米炮的射弹进行接近，全部击沉了满载兵员的敌舰队。

这次海战一结束，克拉克等3人就协商了前后计策，3人都感到这次海战不是事件的结果，只不过是开头而已。克拉克估计今夜退潮时敌人可能沿着浅滩进攻。因此，当夜在防备万一的同时，以无线电请求南朝鲜巡逻艇援救。此时，克拉克发誓决心不当俘虏。因为他持有仁川登陆的机密情报，如果万一活着被俘，就很可能造成全军覆没。所以，他总是把自杀用的手榴弹挂在腰带上。因为，自杀时手榴弹比手枪更加可靠。

然而，北朝鲜军队没有进攻。可是，由于他的要求援救，8日下午美汉森号驱逐舰带着撤离命令迎接来了。4架

海盗式飞机在空中盘旋，这也是前来掩护救出他们的。克拉克感谢上级的关心，但认为危险时机已经过去，而且还没有完成任务，所以拒绝了撤回。

然而，由于舰长询问说："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援助吗？"所以他坚决要求炮击大阜岛。汉森号驱逐舰立即以 125 毫米炮开始齐射。海盗式飞机响着轰鸣声俯冲下去，投掷发射和了30枚火箭和 4 颗500磅炸弹后，又反复进行了机枪 扫 射，岛上被爆烟所覆盖，从那以后，大阜岛上的北朝鲜军队再也没有来袭扰。

随着登陆日的临近，克拉克的任务范围和紧迫性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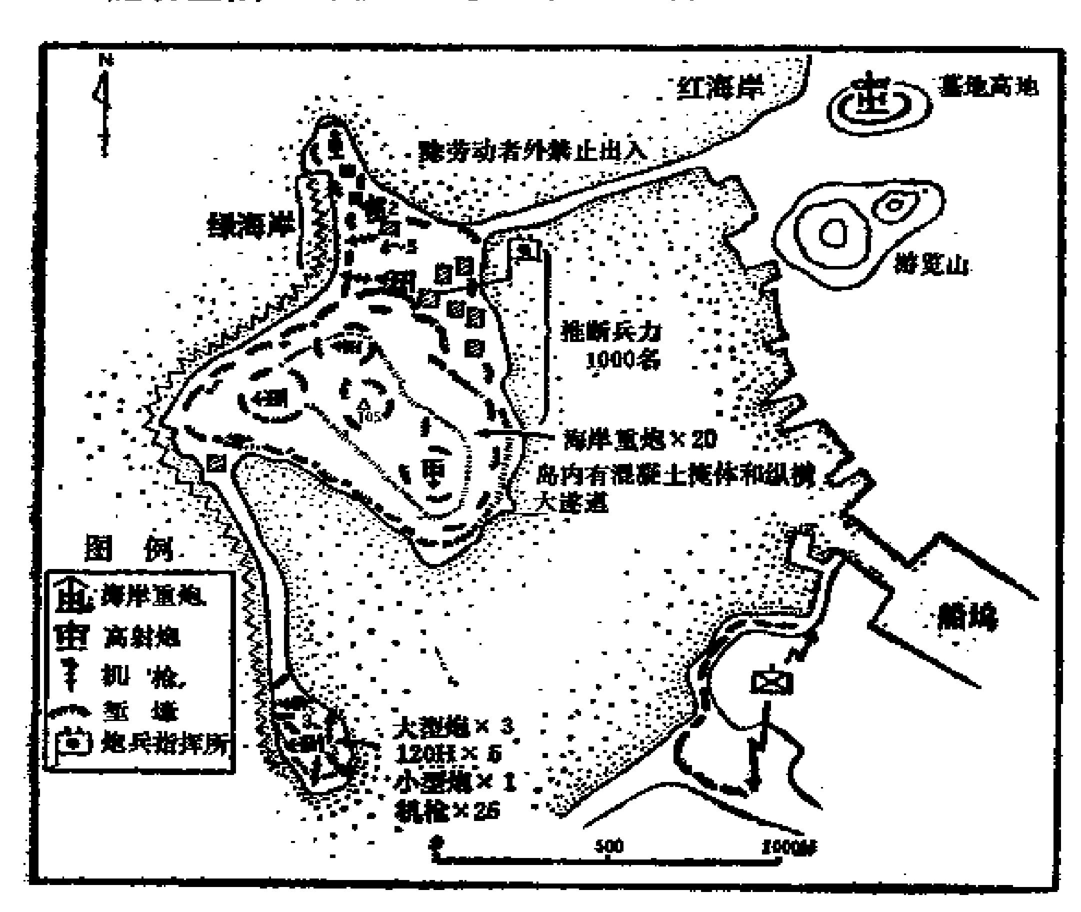


插图 1　克拉克报告仁川港的防御

了，他继续有组织地派遣青年团员搜集情报，并且每夜都电告东京。其报告之一例如下（参见插图1）。

报告　在沿仁川码头陡岸的堑壕里有朝鲜军队1个连。

报告　在月尾岛原美国通信站附近有高射炮2门。

报告　在月尾岛西侧有机枪4—5挺，西南侧有机枪2挺。步兵堑壕设在水际后方数英尺外。
除在小月尾岛有大口径火炮3门外，在防波堤的突出部还有1门口径不明的火炮。

报告　在月尾岛的塔式红色大型建筑物里，似乎是炮兵指挥所。

报告　在小月尾岛上总共配置了25挺机枪和5门120毫米榴弹炮

报告　在月尾岛向海正面有海岸重炮20门，混凝土堑壕和坑道在岛上穿过。岛上兵力估计有1000人左右。除劳动人员外禁止出入。

另外，9月9日接到命令，要调查美国绘制的潮汐表和日本绘制的潮汐表是哪个正确。因为，正在监视仁川港的南朝鲜潜艇报告说日本绘制潮汐表正确。克拉克调查的结果，仍然是日本绘制的潮汐表是正确的。

克拉克在灵兴岛住了14天。但在岛上期间组织青年团员和宣誓忠诚的俘虏即渔民潜入了月尾岛、仁川、金浦、汉城和水原一带。其中有的人4天没有回来，但没有1个人被捕。根据后来查明的情况，他们所提供的情报基本上是正确的。

另外，在9月14日以前，克拉克每天都要不断地捕捉飞鱼航道的渔船。因此，捕获的渔船累计达30只，灵兴岛狭小的海岸几乎被这些捕获的船只塞满了。

然而，大部分船上乘坐的人都是些无名小卒，未能取得

他所希望的情报。因此，他想如果捕获大型帆船，也许能获得有利的情报，于是就驶向了北朝鲜军队驻守的大午衣岛和永宗岛海面。一接近便于下手的船，就受到步枪的射击。这证明该船有警察警戒。警察作为俘虏的价值更大。克拉克想愉快而勇敢地去捕捉警察，但由于过于高兴而不知不觉地靠近了大午衣岛，并且开始受到来自岛的射击。

原来，由于他的“旗舰”发动机陈旧，出海3次左右就要发生故障，但其原因不明。因此，克拉克却自己规定了一条禁令，即不得靠近北朝鲜军队驻守的岛屿，但因被诱饵所迷惑而破坏了自己规定的禁令。

来自岛上的射击很猛烈，由于分不清敌我射击，帆船向海上逃跑了。他追向对方。两者都成了目标而遭着来自岛的射击。两者陷入互相射击的混战之中了。

然而，他的“旗舰”以12.7毫米重机枪的威力压制了大型机帆船，捕获了3名北朝鲜警察。这些北朝鲜警察穿着污浊的绿色制服，着缀有红星的工人帽。

9月10日，克拉克乘“旗舰”溯飞鱼航道而上，展开冒险行动，即侦察航道唯一的标志的八尾岛灯塔。因为北朝鲜军队已将这个仁川港的灯塔熄灭了。

上岛后，检查了无人的灯塔只是旋转反射镜用的电池切断了，灯具没有毛病。这是法国制造的大型油燃式灯。克拉克知道稍微修理一下就能点燃灯蕊。他向东京报告了八尾岛灯塔情况，电文说，登陆当夜如果需要，就能点燃灯蕊。翌日晨收到了命令：

“9月14日24时点燃灯蕊”。

临近登陆的这天夜里，克拉克进行了最后的冒险。他亲自去查明仁川港陡岸下的泥沼地情况。他利用夜暗将“旗

舰”驶进仁川海面3公里，于是带领萨姆换乘小船，下午11时左右到达了从潮水里突出来的泥沼地。这个泥沼地在地图上是2.4公里。他脱掉鞋子，卷起裤腿步行立着，试试的结果是泥沼地坚硬的地方没过脚背，但大部分是齐腰深的泥沼。是无底的沼泽。按这样情况，全付武装人员不能通过。他迅速返回了灵兴岛，向东京发出了紧急电报：

“仁川的泥沼地，军队和车辆难以通过。”

9月14日天明了。克拉克来到灵兴岛已经两个星期。由于连续紧张的工作，体重明显地减轻（减轻了40磅），似乎觉得非常疲劳。他说正在努力做到一天吃1箱C口粮，但朝鲜大米好象更有营养。

克拉克在14日黄昏前后，根据青年团的报告，掌握了大阜岛的北朝鲜军队前来进攻的征候，立即开船去八尾岛避难了，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从9月16日美陆战队占领灵兴岛来看，克拉克撤走之后约400名北朝鲜军队登上了灵兴岛，……。

9月14日夜，克拉克在命令规定的时间即24时点燃了八尾岛灯塔。他演出了时代的赌博，由于自己的任务和寒冷而紧张起来，通宵在毛毯中边颤抖边等待着天明。

天明后，看见大舰队正拥入仁川港。麦金莱山号两栖登陆舰停泊在附近，他知道自己的任务结束了。克拉克回忆他当时的心情说：“我不知道登陆成功了，只知道麦金莱山号到了。似乎是上帝的保佑。我这时尝受到一生中的最大惊险”。

克拉克上尉，由于这一功劳而获得了海军十字勋章。

七、乘船和集结

乘船 8月末，横滨、神户、佐世保和釜山等港带有异常的热情正在忙碌着。运输舰开始在各自规定的时间向指定的港口集结；乘船部队在各自的码头集结，开始准备乘船。

第1陆战师主力和第7步兵师分别在神户和横滨开始搭载，第7舰队集结在佐世保进行了最后的准备。

为了在9月15日登陆，从8月下旬开始搭载，感到有些过早。但实际上要在9月15日凌晨以前到达仁川海面，坦克登陆舰必须于9月10日从神户港出航，武装运输舰和军需供应船必须于9月12日从神户出航，登陆部队的战斗搭载需要1周左右，因此一定要在9月初开始装船。

在神户港集结了50艘以上的船队，第1陆战师的搭载顺利开始了。

可是，9月2日收到了台风情报。3日晨大的台风将通过阪神地区。全部装船作业停止进行，整个部队和全部舰船转为对付暴风雨天气。4日晨6时杰恩台风袭来，中午前后风速达50秒米，13米高的大浪冲刷着神户港的陡岸。栈桥上散装的货物和甲板上堆积的货物全部被冲走了。港岸上的200吨重起重机被刮得七零八落，7艘货船直径62.5毫米的锚链被磨断而发生了大事故。

下午3时30分，台风过去了。开始看见了蔚兰的天空。然而，若干艘船必须进入船坞修理，而且一部分车辆进了水必须更换，大量预备的被服被潮水浸湿必需立即洗涤。

然而，最大的损失是浪费了时间。联合国军首脑担心的是否能按预定的时间出港。如果赶不上9月15日的时机，恐

怕就不可能进行仁川登陆。因此，在9月5日的会议上下达了严格的命令："全体指挥官加快搭载，在预定的出航日搭载完毕后立即出航。"

美第1陆战师出港时间表

船队＼海港	神户发	釜山发
武装运输舰和武装货船	12日0150	13日1000
第1牵引车群（坦克登陆舰）	10日1000	12日0200
第2牵引车群（坦克登陆舰）	10日1045	12日0315
月尾岛群（第5陆战团第3营）		13日0140

以后的一周中，陆战师和神户港当局日夜不停地连续搭载，在预定的9月11日完成了全部船舶的装货。气象情报的发达使杰恩台风造成的损失限制在最小的限度内。

第1陆战师分乘66艘运输舰于9月10日至11日夜相继从神户港出航了。其主要部队的搭载区分如下表所示①。

另外，11日第7步兵师从横滨港也出航了。12日第5陆战团从釜山出航，分别驶向济州岛西南海面的集合点。

站在第一线　12日基雅台风又接近了朝鲜海峡。从羽田机场飞来的指挥座机冲过暴风雨到达了板付。一行7人立即沿公路南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一行人是谁。下午9时20

① 表中舰种名的英文缩语参见本章第三节之二——"海、空军的一般计划"——译注。

区分 船队	乘船部队	运输舰	备考
A	师司令部	AGC×1	第7陆战团的各部队正航行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
	第1战斗勤务团 （支援群）	APA×5，AKA×9， LST×9，LSM×1 LSU×3	
B	第1陆战团	APA×1	
	第1登陆工兵营	LST×12	
C	第5陆战团	APA×3	
	第73坦克营 （来自陆军）	LSA×12，APD×3， SLU×3，	
D	第11陆战炮兵团	AKA×1，LST×6，	
E	第11陆战坦克营	LSD×2，LST×6	
F	第2特种工兵旅	AKA×1	
	第96野战炮兵营 （155H）	LST×4	

分，一行人就秘密地到达佐世保，溜进了基地内，并且坐上了在深夜进港的两栖部队旗舰（AGC）。这艘旗舰立即在黑夜驶向波涛汹涌的港外。

这是麦将军一行，所乘坐的这艘舰是登陆作战群司令官杜伊尔舰队司令官和陆战师师长史密斯将军同乘的两栖部队

旗舰麦金莱山号。麦将军一行人中有参谋长兼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作战部长莱特准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作战部长阿伦索·P·福库斯少将、民政局长惠特尼少将、海军陆战队司令官谢弗德中将和麦将军的副官。

70岁的老将麦将军，亲自站在军队的第1线尝试仁川的赌博。

这时麦将军所乘的军舰成为议论的问题。两栖部队舰旗是舰船，但其原来只不过是运输船。参谋人员中有一种强烈的意见，认为最高司令官应避免危险而乘坐罗彻斯特号旗舰①。然而，麦将军却自己选定了麦金莱山号。他的想法是司令官应同部下在一起。

基雅台风 13日，基雅台风从西南刮向东北，掠过了朝鲜海峡，使进攻军队的首脑非常担心。风速26.6秒米的大风浪摆弄着进攻的舰队，船仓里的货物翻倒了，甲板上的货物冲走了，士兵们苦于晕船。正因为在太平洋战争，美军舰船因台风所受到的损失比受到日军攻击所造成的损失大得多，所以其担心是不寻常的。但幸运的是，受到的损失没有给登陆带来影响。

满载支援飞机正在急航中的拳师号航空母舰，因这次台风浪费了一整天。但该舰也于13日在佐世保补充后，15日晨在仁川海面上投入了作战。

9月15日晨，多达260艘的进攻舰队，一切准备就绪，并已在仁川海面上集合完毕。

---

① 第7舰队旗舰，斯特鲁布尔司令官乘坐的重型巡洋舰——编注。

第三章　仁川登陆作战

登陆作战的成败决定于登陆地点和敌我兵力集中速度的优势。要扩大奇袭、取得成果，速度是必要的。

——艾森豪威尔

第一节　“赌”胜

仁川登陆的成败决定于能否进行奇袭。然而，登陆企图及其时间似乎是不能隐瞒的。剩下的只有隐蔽登陆点。为了隐蔽这一登陆海岸，应在周密的计划下实施欺骗和佯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既可能做到，又能获得效果。

一、欺骗的佯动

欺骗　如能欺骗敌人误认为“东海岸”是登陆点，则是极为有利的。

作为日本投降书签字场所而出名的密苏里号战列舰率领数艘驱逐舰于9月13日晨（仁川登陆2天前）出现在北朝鲜军队背后的要冲东海岸的三陟海面上，并且以其400毫米的巨炮开始炮击，使敌人认为是登陆火力准备。向作为目标而选定的炮台、海岸阵地、铁路调车场和桥梁等集中射击大量炮弹。密苏里号由于战后的战列舰不需要论而被收藏起来，但赏视其巨炮的威力，为了再现在太平洋上常用的登陆火力

准备，在这里又让其再次登场了。

另外，特里姆盖号航空母舰和海伦娜号巡洋舰在炮击平壤的外港和镇南浦一带的同时，攻击清川江口的达阳岛，进行了欺骗和心理作战。然而，这些欺骗行动究竟收到多大效果没有看过调查资料。

佯动　对西海岸最适宜的登陆点群山实施了积极的佯动。

第5航空队在9月5日至13日期间，以对仁川周围的轰炸完全相同的方法对群山周围50公里以内的公路桥和铁路设施等目标进行了猛烈的轰炸。

而且9月12日夜，英国舰队组织美陆军上校路易斯指挥的美陆军袭击队和英国陆战袭击队在群山海滨登陆，进行以佯动为目的的战斗侦察。

赋予袭击队的任务是："于9月9日至14日期间在群山登陆，收集情报，切断沿岸交通，妨碍北朝鲜军队对群山地区的增援。"

在英国舰队的舰炮支援下，强袭登陆的袭击队对海岸的2700米正面进行了侦察，但发现这一带海滨不适于大部队登陆，并因受到阵亡2人、重伤1人的损失，迅速撤离了。

这次佯动，撤离的时间较早，未能给北朝鲜军队以较大的损失，所以不能说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由于翌日晨第5航空队散发的劝告传单说："不久美英军将在群山登陆。海岸地区居民要向内地避难"，加之南朝鲜海军展开了积极的封锁活动、空袭和散布后述的谣言等一连串欺骗佯动，北朝鲜军队好象不管怎样也不能不感到群山登陆正在迫近。

当时北朝鲜军队认为，牵制"仁川"是为在"群山"地区实施主要登陆，来自东京情报员的报告说得过于详细和肯

定地进行仁川登陆，并且正在过于明确地传说着，所以知道仁川天险的北朝鲜军队似乎认为这是旨在隐蔽真正目标显而易见的谣言。这一推判的根据是，北朝鲜军队向群山增强兵力，并且加固了防御设施，但没有发现增强仁川防御的证据，而且后述的仁川附近的兵力与配置的情况和在仁川近郊堆放的弹药与物资器材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谣言　第5陆战团从洛东江突出部撤退到釜山集结，在准备仁川登陆期间公然向队员说明群山附近的地形，给队员的印象是下次作战的登陆点是群山，而且好象故意给出入的南朝鲜人看的。向队员说明真正的登陆点即仁川的地形和这次登陆的特征等，实际是在9月14日下午进行的。听说，有的舰长将登陆艇的人员和登陆部队集合在甲板上说明登陆要领，最后结束时说："诸位，我们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要尽快地占领全部目标"。但这个说明过于突然，队员们都感到"好象要发生什么重大事情"，但还没产生"时代的赌博"的真实感。

在隐蔽登陆点上如此费尽心机就是古代兵法所说的"如要欺骗敌人，就要首先欺骗自己。"

另外，在散布谣言上正在利用一切刊物和无线电广播9月14日的《朝日新闻》选登有关沃克将军照片的4段记录刊载如下：

> 沃克将军说："即将开始进攻"。（在第8集团军的司令部的马克贝斯记者13日发—美联社特约）
>
> 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中将13日发表谈话如下：
>
> "我们不久就要放弃从持久的需要而不得不采取的防御态势。我们将开始进攻，如果突破敌人的包

围，敌人就会立即崩溃。……对于第8集团军的官兵来说，这几个星期的防御战斗，确实是连续的苦战。然而，为了积蓄进攻力量，争取必要的时间，不得不这样做。”

而且，关于这次的反击的时间下面刊载了华盛顿13日发的特电—法国新闻社特约（着重点为编者注）。

十月中旬反击吗？

联合国军进行准备

华盛顿各报以“朝鲜战争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大标题登载了沃克中将的说明。……国防部的负责人焦急地等待着联合国军转入反攻的时间，设想在10月15日为这个反攻开始的日子。

联合国军在釜山和大邱地区正在逐步囤集物资。这暗示着反攻的时间已临近。但华盛顿推断将军的意图是“他想为了在战斗未发生之前封锁和杀伤北朝鲜军队退向三八线以北，力图再次发起进攻的企图，尽可能多地在现战线消灭北朝鲜军队后开始北进”。再者，军事专家们估计，在开始反攻的同时，联合国军将会向北朝鲜军队阵地的后方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作战。

很多人都认为，这一连串的报导，是说要在10月以后进行反攻；那时在反攻的同时还将对北朝鲜军队的后方进行登陆作战，暗示登陆点好象在仁川；这一观察记录写的是10月以后，隐瞒了9月15日登陆日期；并暗示仁川象是登陆点，反而会给人造成仁川不是登陆点的印象。

二、登陆准备的炮击和轰炸

空袭　歼击机部队继续进行一连串的夺取和保持制空权的战斗。9月11日在新幕机场击毁2架雅克型歼击机，12日又在平壤机场击毁3架雅克型歼击机，并且规定将危险程度限制在最低限度内即损伤1架飞机。

为了孤立汉城、仁川地区，以舰载机从9月4日展开了迟滞作战。目标是以仁川为中心半径50公里以内的道路、桥梁，隧道和调车场等交通隘口。

轰炸机总队从9月9日开始对铁路网进行破坏作战，每天以1个B—29联队轰炸元山至汉城铁路和平壤至汉城铁路上的车站，以另外2个联队轰炸铁路线，到9月13日以前成功地炸毁了规定的46处。而且，在14日（登陆的前1天）以60架飞机轰炸了安州至兴南的主要调车场，切断了从北朝鲜地区通向汉城仁川地区的铁路网。

炮击月尾岛　该岛有个优雅的画名叫月尾岛，是海拔105米的尖塔型小岛。全岛是一座美丽的公园，夏季挤满了游泳和游览的市民。岛的北侧修建有大饭店和游泳池，在日本来说相当于神奈川县海岸地带的岛屿。

这个和平美丽的小岛，从8月中旬前后就开始改变样子。因为，英国舰队为了缓和北朝鲜军队的八月攻势给第8集团军的压力，于8月2日向仁川港施加了牵制性炮击。禁止一般人进入，构筑堑壕和炮阵地，运进来火炮，还设置了铁丝网和地雷场。

沿着连结小月尾岛的栈桥道路设置了有刺的粗铁丝网，而且每2—3米间隔埋设装有150克炸药的铸铁地雷。正如克拉克上尉所报告的那样，月尾岛和小月尾岛是海岸炮的巢

穴，在其山腹挖掘了纵横洞窟，象不沉战舰一样武装起来俯视着仁川港一带。

炮击月尾岛，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多难题。如前所述，飞鱼舰道既窄又浅，巡洋舰不能靠近。因此，从近距离进行炮击只能依靠驱逐舰，其进入的水路是在月尾岛炮台的火力控制下。当然，炮击位置只能在潮流为5海里的狭窄航道和岛上炮台的威力范围内。

因此，为了力求炮击舰的安全和取得奇袭的胜利，建议进行夜间炮击。但舰炮支援部队指挥官希金斯少将坚决命令实施昼间炮击。少将决定放弃舰队的安全和奇袭的胜利，坚持任务第一主义，即彻底破坏月尾岛的炮台。就是说，如果昼间故意使舰队接近到炮台的威力圈（1000米）内，北朝鲜军队必定进行反击，这时北朝鲜军队就会误认为是想破坏炮台。因为，太平洋战争的教训告诉我们，尽管进行了几天的炮火准备，但由于火炮进入洞穴，所以在登陆之前未能事先摧毁没有打开门的炮台。另外，昼间还能防止在狭窄的水域内可能发生的兄弟舰相互之间的冲突；而且即使有1—2艘舰因遭到敌人火力的攻击而不能行动，昼间也能进行拖航作业。也有这样的考虑，即如果夜间因受到意外的抵抗而在狭窄航道上发生混乱，那可就严重了。

因此，为了在潮流为时速5海里的航道上进行准确射击，决定在涨潮时抛锚后实施射击。这样由于涨潮的原因舰首总是要面向外海，舰侧经常是面向月尾岛，所以全部火炮都能进行射击，而且必要时能立即撤出。在月尾岛周围没有驱逐舰能够掉头的水域。

然而，万一出现不能航行舰艇时，该舰会因退潮跟不上而搁浅在泥沼地之上。这时，估计北朝鲜军队的突击队很可

能会来进攻。

因此，炮击舰在防备各自的僚舰受伤时准备将其拖出的同时，为了准备自己舰搁浅时击退来自陆上的攻击，武装和训练了修理班，并且为了不让敌人攀登军舰，安装防舷器材。

另外，德海本号的舰长，为了引诱出潜藏在碉堡里的北朝鲜军队的机枪火力，在甲板上排列了稻草人。炮击计划是靠近月尾岛720米左右地方进行炮击，所以，如果靠近到这一距离就能从月尾岛上看到甲板上的每个人，没有必要排列稻草人。但这过于热心遂行任务而付出了这样的努力。关于这些问题，卡尔凯号舰长说："现在已是原子能、超音速飞机和导弹的时代，费心于这样原始的做法可能是近来罕见的传闻吧！"

9月10日，从第5护卫航母群的西西里号和巴顿·斯特雷德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第212和323战斗队的海盗式飞机，向月尾岛投下了95颗凝固汽油弹。目的是为了剥掉伪装，确认目标。从11日拍摄的航空照片看，仓库地带的44栋建筑物中有39栋遭到破坏，民房全部被烧毁，岛的北侧大约被破坏了80%。这次燃烧攻击是11日和12日两天间周期性地反复进行的。全岛被烧毁了一大片。

9月13日上午7时，由第9驱逐舰队①的曼斯菲尔德号、戴哈本号、利曼·斯温松号、科利特号、加尔凯号、亨德森号6艘驱逐舰和托列多号（希金斯少将乘坐舰）、罗彻

① 第9驱逐舰队从战争初期就参加了东海岸的炮击，所以射击技术是优秀的。因为是旧式舰，所以被选为参加这次危险程度高的炮击——编注。

斯特号（斯特鲁布尔舰队司令官旗舰）2艘重型巡洋舰以及英国的肯雅号与牙买加号2艘轻巡洋舰组成的第6舰炮支援队（希金斯少将指挥）按这一顺序以各舰距离630米的单纵队进入了飞鱼航道。上空有4架海盗式飞机掩护，在四周的小岛和渔船群里聚集着身穿白衣服的人群，非常壮观。天气晴朗，波平浪静。

舰队随着逆航道而上就更加紧张起来了。因为在曼斯菲尔德号驱逐舰上的南朝鲜翻译窃听了北朝鲜军队无线电广播的命令说："敌舰队正在向仁川前进，海岸炮入预航位！"与此同时，东京也紧张起来了。因为破译了北朝鲜军队前线司令部发给平壤最高司令部的电报，其内容是：

"10艘敌舰正向仁川接近，很多飞机正对月尾岛进行轰炸，敌人的登陆企图极其明显。已命令所有部队准备战斗。各部队要死守阵地，阻止和粉碎敌人的登陆企图"。北朝鲜军队似乎有点觉察到了仁川登陆的企图。紧张和不安的情绪更加增高了。

驱逐舰队还在继续北进，上午11时45分最前面的曼斯菲尔德号驱逐舰发现前方720米处象是水雷场，接着戴哈本号驱逐舰发现在混浊的低潮面上几乎露出了水雷。

为了确认是否是水雷，下令进行射击，首先加尔凯号驱逐舰以40毫米炮射击目标，升起了可怕的水柱和黑烟，证实是水雷。

这里是8月2日英国舰队实施牵制炮击时的射击位置，所以北朝鲜军队好象是以此为目标而敷设了水雷。

舰队利用退潮时闯进了航道，这确实是幸运的。如果舰队在满潮时进入航道，就会顺顺当当地陷入北朝鲜军队的圈套。仁川的10米潮差，把克拉克也未能发现的水雷场晒干在

泥沼地上。

舰队总计发现了12颗水雷，但由潮水涨的快，只爆破了4颗。舰队将亨德森号驱逐舰留下来监视和处理这些水雷。其余舰只继续航行，不久就靠近了月尾岛。正如所预计的那样，第77特混舰队的舰载机正在对月尾岛进行猛烈的轰炸，整个岛子上都喷起了火焰。

下午0时20分，4艘巡洋舰群在仁川以南1.4万—1.8万米处的炮击位置上抛锚了。因为，潮流和水域的关系，这4艘舰不能进入比这更近的地方。

下午0时45分，先头的加尔凯号驱逐舰在月尾岛西侧720米处抛锚，其他舰只在其后方好象对月尾岛采取半园形包围似的在各自的规定的位置上抛锚了。遭到空袭的月尾岛没什么反应。仁川港里聚集着很多小船，30余只帆船的褐色船帆在微风中摇动。除了月尾岛在喷射着火焰以外，好象万物都恢复了平静一样。

下午0时55分，戴哈本号驱逐舰突然开始了射击。比预定时间早了5分钟。戴哈本号驱逐舰长发现了正在拉进炮位的中型火炮，擅自开始射击。由于完全是意外，所以在甲板上的水兵被震聋了。火焰烧着了排列在甲板上的稻草人，造成了大事故。但这次射击破坏了1门中型火炮。

预定的下午1时，全舰队开始射击了。月尾岛遭到了125毫米炮从700—800米距离上的直接瞄准射击。

科利特号驱逐舰的第1目标是小月尾岛上的大型火炮。在1440米射程内的齐射破坏了2门，第2炮位被13发炮弹破坏了。斯温松号驱逐舰以最大射速击中第2赤丸号（所有舰只都击中目标区）。

这里是后天第5陆战团的塔普雷德营的预定登陆的绿海

岸。但是，月尾岛并没有反击。反而令人感到可怕。各舰都以最大速度对分担的任务目标区进行了射击。

将炮击时间选在低潮时，是意外的幸运。如果满潮时，距离太近，因驱逐舰主炮的俯角的关系不能对水际目标射击，但由于低潮的原因，勉勉强强地才能进行射击。

开始射击3分钟后，第9驱逐舰队司令官阿兰上校向托列多号重型巡洋舰的希金斯舰队司令官报告说："敌人连手枪也未还击1发"。

这个报告还未结束的时候，月尾岛上的炮台开始射击了。这是被厚厚的混凝土包围着的5门75毫米火炮。

第1发为远弹，第2发为近弹，但第3发于下午1时6分命中了科利特号驱逐舰左舷前部的水兵寝室。然而，幸运的是水兵全部在战斗岗位上，寝室内1个人也没有。4分钟后，大型炮弹命中吃水线，打开了直径66厘米的大洞，厨房流进了重油和海水。10分钟后第3发炮弹打进了士官寝室。然而，幸运是炮弹未爆炸，弹丸滚落在沙发上了。可是9分钟后的第4发，炮弹打进发动机舱，破坏了低降蒸气管和射击控制装置，6人负伤。而且1分钟后又命中了第5发。科利特号驱逐舰已不可能进行齐射了，所以，以各自射击进行还击。但不久中弹数达到9发，所以得到批准后撤出了战斗。克罗斯舰长叙述当时的情况说：

"我科利特号已不能进行齐射了。同命中敌人的炮弹相比，我舰被击中的弹数多一些。我请求变更锚地，立即被批准了。但即使现在我也不希望作出这样的评价，即申请改变锚地是由于缺乏积极性。我想，既然我舰的任务是发现不知道的炮台，那么我舰已经充分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不否认，左舷侧附近林立的水柱给我心理带来了一些动摇。但

……”。

加尔凯号驱逐舰从下午1时30分左右开始，在四周落下了敌人近弹，但奇怪的是一发也未命中。然而，由于近弹很多，在四周不断地掀起水柱，所以稍一移动就连续被击中3发。

斯温松驱逐舰受到近弹射击，和舰同姓的斯温松中尉战死，1人负伤。斯温松号驱逐舰是以中尉伯父斯温松上校（在南太平洋海战中战死在朱诺号巡洋舰上）的名字命名的，所以有着奇妙的因缘。

这次炮击期间，舰队人员的损失是：亡1人、伤8人，唯一阵亡者斯温松中尉是海军士官学校首届毕业的高才生。

驱逐舰队于下午1时47分开始撤离。射击消耗弹药共1100发，每舰平均220发。驱逐舰队一开始从月尾岛南侧返航，残存的炮台象还礼炮似的展开了零散的射击，但后尾的曼斯菲尔德号驱逐舰一进入只能以尾炮射击的位置时，北朝鲜军队的射击就更加激烈起来了，该舰再次被水柱包围了。曼斯菲尔德号全速退避，但1发炮弹明显地穿过烟囱之间落在左舷15米处了。

这次强袭炮击的战果很大，但发现还残存着很多炮台，所以下午1时52分巡洋舰群开始进行射击了。罗彻斯特号和托列多号重型巡洋舰以200毫米主炮、肯亚号和牙买加号轻巡洋舰以155毫米主炮进行了1个半小时的齐射；接着舰载机进行猛烈的轰炸；从下午4时10分开始，巡洋舰群再次进行了30分钟的炮击，至此结束了预定第1天的炮击。

这次炮击是特殊的炮击战。科利特号驱逐舰的战斗详报记载说：“尽管遭到了猛烈的近弹射击，但击中的炮弹很少，相信这首先是由于上帝的保佑”；有的军官追述说：

“整天都处在敌人的弹雨之下。出生以来，没有感到过时间这样长”。这件事正说明了月尾岛炮台反击的激烈程度。然而，陆地炮台发射的炮弹虽然很多，但命中的炮弹却很少，原因何在呢？虽然不能判断为精神上反应过敏，或者技术不熟练和缺乏训练，但即使在太平洋战争中，情况也是如此，从陆地上对舰船射击似乎比通常想的要困难得多。

那天夜里平壤广播电台广播说：“击沉、击伤敌舰13艘。击沉的敌舰艇有小型驱逐舰3艘、登陆艇4艘、舢板3只”，以此来积极地鼓舞军民的士气。

当时，希金斯少将和斯特鲁布尔舰队司令官正在协商有关14日的炮击问题。因为，月尾岛的炮台很坚固，而且还有大口径火炮，所以，如果明天也以今天同样方法进行炮击，驱逐舰很可能会遭到全歼。会议持续了5小时，讨论了使装甲厚的曼彻斯特号重型巡洋舰和轻型巡洋舰一起行动的方案。但吃水深的巡洋舰有触雷的危险，如果该舰沉没，就会堵塞狭窄的航道，运输舰不能通过，而且已经没有时间改变计划了。结果决定以巡洋舰和空袭加强掩护，再次以昨天同样的方法进行炮击。

9月14日晨，炮击舰队再次进入飞鱼航道，将再次发现的水雷场交由被击伤的科利特号驱逐舰去处理，舰队主力继续航进，上午8时全舰队停止前进了。这里是在为昨天唯一阵亡者斯温松中尉举行水葬礼。仪式按礼法进行，将年轻的中尉作为仁川海面的水神来祭祀。

上午11时舰载机开始空袭，11时16分重巡洋舰群展开炮击，并且在其掩护下5艘驱逐舰进入了昨天同一炮击位置。下午0时55分，驱逐舰队开始炮击，到2时10分止的1小时15分钟间发射125毫米炮弹1732发。几乎没有遭到反击，驱逐

舰队撤离时也没有受到昨天那样的还击。

这个第2次炮击是平均1分钟发射23发炮弹的急速射击，优美的月尾岛终于象刮胡子似地没有绿色了，看起来好象“眼看着就要倾斜沉没”的样子。

斯特鲁布尔舰队司令官自夸这次炮击说：

“在那样的条件特别是地形复杂的情况下，以这样的方法进行炮击，不能不说是非常大胆的。这完全依赖于美国海军的传统：‘有可能获得成功时，通常要甘愿冒着很大的危险而坚决地进行’。这次炮击必定在战史上明确记载为‘英雄的，而且是大胆的’炮击”。

另外，向月尾岛投下的凝固汽油弹为9.5万磅（500磅的凝固汽油弹为190个）。

三、攻克月尾岛（参见插图2）

9月15日的天气预报是“基雅台风已经过去，新台风还未产生。天气晴朗，能见度16公里，风向东北，风力时速6海里，早晨以后转阴天，黄昏以后也许有小雨。近几天中，估计是连续的好天气”。

坚决实施仁川登陆的命令终于下达了。15日上午2时，拥有19艘舰艇的舰队，在漆黑的夜暗中以单纵队驶入了飞鱼航道。克拉克上尉于零时点燃了八尾岛上的灯塔，而且还用右手摇晃着，象是在祈祷舰队获得成功。

舰队以3艘驱逐舰（曼斯菲尔德号、戴哈本号、斯温松号）为先导，接着是4艘快速运输舰（APD123戴尔琴克号、LSD22马利恩普号、ADD125万达克号、ADD124霍雷斯·A·巴斯号），3艘火箭支援艇（LSMR401、403、404号），3艘驱逐舰（纳扎朗德号、加尔凯号、亨德森号），

4艘巡洋舰（托列多号、罗彻斯特号、肯亚号、牙买加号），最后为2艘驱逐舰（受伤的科利特号和拖船马特科号）。快速运输舰（APD）和船坞登陆舰（LSD）承担输送强袭月尾岛任务的第5陆战团第3营（营长罗伯特·D·塔普雷德中校）和第1陆战坦克营A连的2个排（M—26潘兴式坦克9辆）。巴斯号运输舰由于船体不大而不得不进行超载装载，定员2倍的285名陆战队员拥护狭窄的船舱里。

舰队安全通过水雷场，并且边以雷达扫描四周的各岛边逆时速3.5海里的潮流而上。月尾岛还在燃烧，烧焦的难闻的气味飘到了16公里以外。

上午4时，分配了冷早餐，菜单是煮鸡蛋和咸牛肉罐头。

上午5时，各舰分别到达指定位置，似乎包围了月尾岛。月尾岛天亮了。在高空出现了云层，好象要下雨的样子，但作战象钟表一样准确地进行了。

登陆支援炮击和轰炸　上午5时，从护卫航空母舰起飞的8架海盗式飞机，首先在堤坝上破坏了冲向月尾岛的数辆敌人装甲车，然后开始对全岛进行轰炸。不久，以前未射击的仁川港的海岸炮突然开始射击了。立即以空袭和舰炮射击对其进行了压制，但舰队为防止万一，将锚地变更到北方800米处，进入了安全的月尾岛的背面。

上午5时40分，塔普雷德营的第一梯队连开始换乘17艘车辆人员登陆艇（LCVP）①；船坞登陆舰卸下了各自装有3辆M—26潘兴式坦克的3艘登陆支援艇（LSU）。H时是

---

① 3艘快速运输舰（APD）各自平均装载4艘车辆人员登陆艇（LCVD）。5艘是从麦金莱山号增派来的——编注。

50分钟后的6时30分。不久，17艘车辆人员登陆艇在母舰的下风头开始作环形运动。

上午5时15分，托列多号重型巡洋舰的200毫米火炮以齐射为信号，全舰队开始进行登陆支援射击。同时飞来10架海盗式飞机，再次扫射了月尾岛的登陆海岸，即绿海岸。

身穿白衣服的难民人群从仁川市内向泥沼地上走了出来。此外，港内小船满载难民正在躲向港外的小岛。……

上午6时15分，3艘火箭支援艇向海岸接近，并且展开了15分钟的弹幕射击。火箭炮弹一面响起像特别快车错车似的声音一面象雨点似的落了下去。

火箭支援艇参加实战，这次仁川登陆还是第一次。这次火箭射击充分证明其攻击效果。火箭支援艇各自装有10部连续装填发射器。在仁川一天发射了6421发（平均每艇2140发，向月尾岛发射4400发，向红、兰海岸发射2000发），但未爆炸的不发弹只不过有35发。

火箭弹最初的弹着点是良好的。然而，目标最初很明显，但由于射击结束后爆烟和沙尘飞扬，视界仅90米左右，看不见目标地域一带了。因此，不能准确地判定效果，但北朝鲜军队完全没有反击。

到达 上午6时27分，17艘车辆人员登陆艇和装载9辆坦克的3艘登陆支援艇分成两波，第1波8艘同时通过出发线向1600米的前方绿海岸直进。

麦将军从麦金莱山号的舰桥上亲自查明他赌注的大赌博。麦金莱山号扩音器广播说：

“登陆部队正在越过出发线”。

该舰内气氛很紧张，其中有的水兵正在跪着祈祷上帝保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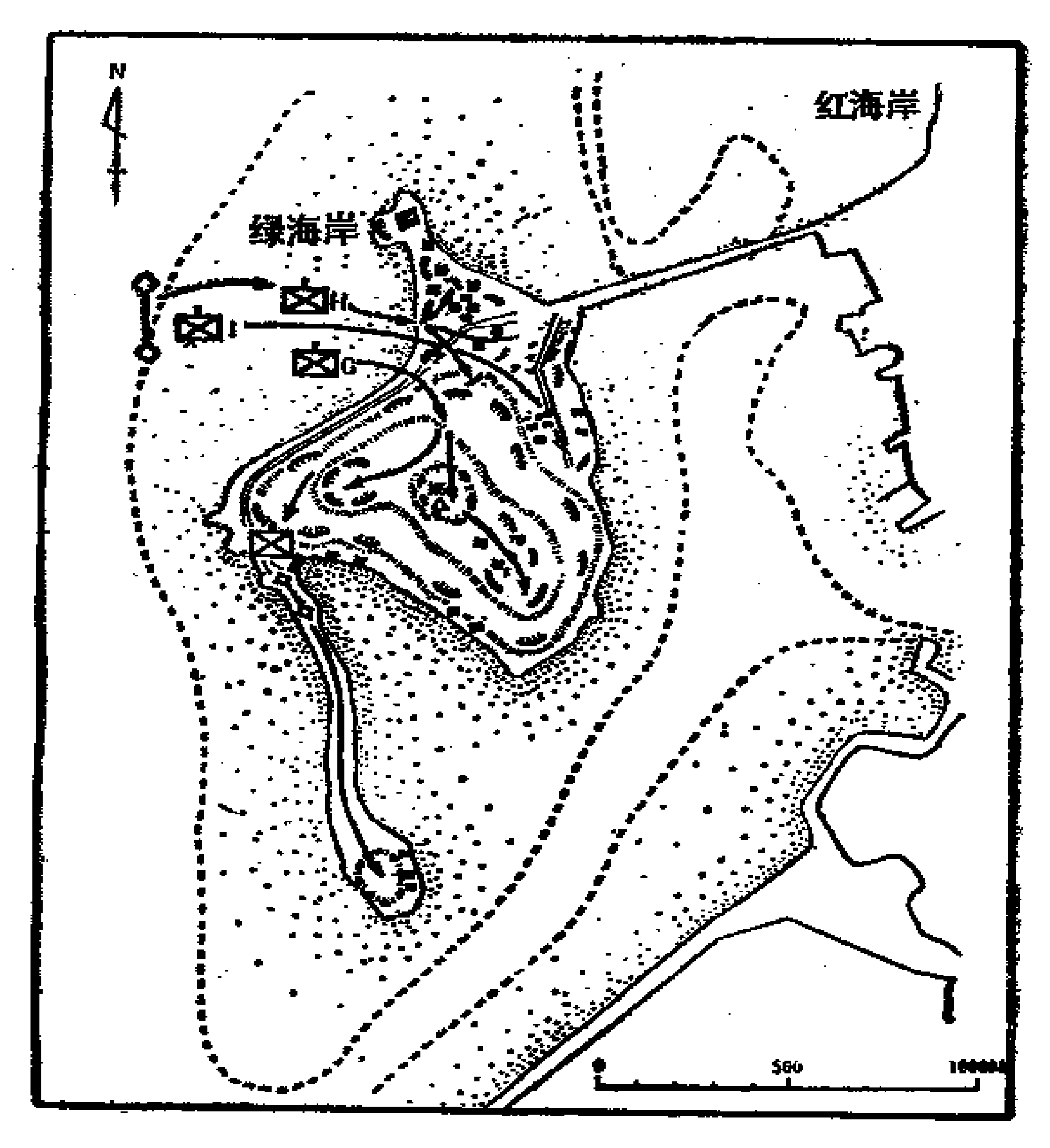


插图 2　进攻月尾岛

上午 6 时28分，舰炮射击停止了。接着车辆人员登陆艇接近到距海岸46米期间，海盗式飞机以机枪扫射进行掩护。麦金莱山号的扩音器广播说：

“登陆第一波距海岸92米。未遇到敌人火力”。

“第一波到达海岸，正在迅速向内陆前进”。

第一波是6时30分到达的，但第1艇到达的时间为6时31分，主力到达的时间是6时33分。

第1艇是最右翼的H连连长伯恩中尉乘坐的艇，但当该艇快要到达时被水下障碍挂住了。伯恩中尉命令艇长放下踏板，但由于艇首迅速抬高，踏板放不下来。遇到麻烦的伯恩中尉带领副连长杰沃斯基中尉和无线电员跳进水中。然而，认为很浅的海滩却意外的深。3人再也看不见了。因此，艇长使艇向后退而脱离水下障碍物，到达了预定的海岸。这时，脱掉装具浮了上来的伯恩中尉和杰沃斯基中尉光着身子游了过来。

扫荡　陆战队员跳过还在冒着硝烟的弹坑和被凝固汽油弹烧焦而横倒在地上的大树闯进了内陆。岛上充满了象腐烂的蛋类和阿摩尼亚相混合的强烈的火药气味。

上午6时35分，第二波进行登陆，10分钟后，装载坦克的登陆支援艇进行突入。艇首扇门一打开，坦克就从里面开了出来，正向枪声方向前进。坦克有3辆装有推土铲，3辆装有火焰喷射器。这些都建立了丰功伟绩。

岛内的抵抗是没有组织的，但朝鲜兵依靠洞窟进行抵抗，战斗意志很坚强。步兵很难对其进行扫荡。也想向洞内投抛手榴弹，但反而受到从洞内滚回来的手榴弹所伤害。坦克赶到这里来了。两辆坦克向洞窟入口发射2发炮弹后，从里面伸出了白旗，30名北朝鲜兵举着手摇摇晃晃地走出来。如同在菲律宾的多雷希多岛要塞经得住了大约半个月的猛烈炮击和轰炸的威兰特将军在坦克一登陆的时候就丧失了斗志一样，他们遭到坦克攻击后就放弃了抵抗。

然而，固守其他洞窟的北朝鲜军队却坚持抵抗到底了。

劝告投降是徒劳的。在没有办法下，只好以坦克推土机堵塞每个洞窟的入口。修建在崖上和陡坡的洞窟，坦克推土机不能接近，于是就以喷火坦克一个一个地予以烧毁。先注入燃烧剂，然后点火。于是，火焰就爆发性地燃烧起来了。

上午7时1分，正好是到达30分钟后，在105高地的山顶上飘起了星条旗。然而，对月尾岛的扫荡约在1小时后，即7时50分前后基本上结束了。

对小月尾岛的进攻，首先以8架海盗式飞机投掷了500磅的炸弹，接着进行火箭攻击，然后以1个班在3辆坦克的支援下沿堤坝实施进攻。发生了短时间的激烈战斗，陆战队员3人负伤。然而，受到突击的北朝鲜军1个排，大部分跳海逃走，一部分投降了。这是上午8时的情况。

麦将军以感激的目光看着飘在月尾岛上的国旗，上午8时7分接到塔普雷德中校正式报告说："完全占领了月尾岛"。他转向身旁的杜伊尔舰队司令说：

"将下述电报传达给全舰队。这天早晨，是海军和陆战队无尚光荣之日"。

克拉克上尉有关月尾岛的情报基本是正确的。据俘虏讲，守卫月尾岛的是独立第226陆战团第3营的1个连和第918野战炮兵团的1个连，共有兵力约400人；但其中108人死亡，136人当了俘虏，100多人被活埋在"洞窟"里了。136名俘虏受到了3天的炮击和轰炸，几乎都精疲力尽了。

陆战队损失17人，但其大部分是在登陆初期受到来自对岸仁川市区的机枪射击而损失的。

对月尾岛登陆的炮击、轰炸火力准备是完全成功的。这次炮击和轰炸将北朝鲜军队的火炮全部破坏了，守军被赶进洞窟里，其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员陷入精疲力尽的状态。

麦将军在下午晚些时候视察了还在冒烟的月尾岛。而且，在其笔记中写道："在月尾岛上留下了敌人正在着手构筑庞大要塞的明显痕迹。有些人主张应将这次登陆推迟到下个月第一次大潮时。如果我听了他们的话，月尾岛一定会成为难以攻下的要塞。"

完全占领月尾岛后，海岸工兵开始在绿海岸架设方舟栈桥。然而不久就开始落潮，舰队退避到外海去了。只有塔普雷德营当然被留在敌前的小岛上。麦金莱山号上的首脑部门之间出现了不安的气氛。现在北朝鲜军队已完全知道了联合国军的登陆企图。但在黄昏满潮以前联合国军不得不无事可做地等待着黄昏。有的参谋说："从来没有感到时间像现在这样过得这么慢。"

下午晚些时候下起雨来了。然而，根本顾不上它了。舰载机出击300架次以上，攻击以仁川为中心的半径40公里内的目标，阻止北朝鲜军队向仁川集中；巡洋舰以其200毫米的主炮封锁了通向仁川的全部道路。

当时北朝鲜军队已知道美军在月尾岛登陆，企图将驻汉城的北朝鲜第18师第22团紧急派往仁川，但由于遭到这一猛烈的空中阻滞，白天不能行动。

D日以后，陆战队航空兵部队每隔1个半小时飞起8架担任直接支援的F4U飞机、8架担任支援的海盗式飞机和4架AD型轻型轰炸机。

上午7时30分，从福吉谷号航空母舰上带着直接支援任务而起飞的8架海盗式飞机发现在仁川郊外的仁川至水原的公路两侧并排着3列高约7英尺的箱子。对其一射击就发生了可怕的爆炸，好像蘑菇状的原子云飞舞在1000米的高空上。

仁川港外的麦金莱号也受到爆炸炸气浪的冲击。据说，

有的人立即判断是“原子攻击”。

四、占领滩头阵地（参照插图3）

登陆支援射击　下午3时30分，发出了主要登陆的第I号紧急待机指令。从船坞登陆舰卸下的24艘车辆人员登陆艇分别靠向指定的运输舰，主要登陆部队进行了换乘，并且向红海岸海面约1380米的集合点集中后，开始进行环形运动。恰巧，红色的太阳已经沉向美丽的西侧岛屿的后面，非常美丽的晚霞好像乞求和平似的扩展向天空。

下午4时45分，开始进行登陆支援的炮火准备。是在H时（登陆时间）的45分钟前进行的。炮击进行得很慎重。不管怎么说，仁川是拥有25万人口的大城市，南朝鲜的第二大港。不能伤害居民，而且港内设施必须作为登陆部队的补给基地使用。如果被任意破坏，就会给自己军队造成困难，因此，斯特鲁布尔舰队司令官将仁川目标区划分为60个区，特别是将拥有危险目标的区域作为红色圆形区域，任何舰只都能进行射击，但对无危险目标区域，即使发现了目标，受到观测机指示的舰只也只能在其引导下进行射击。这样，在火力指向上区分地域，避免伤害一般居民，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尽力限制对非军事目标的破坏。JTF—7射击计划里对其射击方针做了如下叙述：

“在汉城、仁川地区住有我们盟国的居民，而我军计划利用这一地域的设施。不必要的破坏会妨碍我军作战的进展。轰炸和炮击必须真正地限制在妨碍我军作战的目标上。要避免地域性的破坏，必须进行精确射击和精确轰炸”。

登陆之前，火箭艇向红海岸和兰海岸发射2000发火箭弹。

震耳欲聋的炮击突然停止了。时间是第一波预定靠岸时

间的15秒钟前，即下午5时29分45秒。

红海岸　第5陆战团（团长为默里中校）担任在红海岸登陆，击破仁川之敌的任务，从左至右并列第1和第2营实施登陆，并在日落前进入墓地高地至游览山（0—1线①）一线，计划在这条线上准备第二天早晨继续进攻。无奈，登陆后约1个半小时就日落（下午6时59分）了，所以必须抓紧进攻。且夜间可能下雨，要是那样，天会更黑，所以进攻时间更显紧迫。

由23艘艇首挂着印有“杜鲁门政策车”标旗的车辆人员登陆艇和履带登陆车辆编成的第一波，比预定时间晚3分钟于下午5时33分接近陡岸了。未遇到北朝鲜军队的抵抗。

石墙比车辆人员登陆艇的起降板顶端还高4英尺，所以大部分登陆艇上的士兵架梯子进行攀登，只有3艘登陆艇上的人员能利用炮弹破坏的洞孔进行攀登。然而，有的登陆艇梯子坏了，又使用绳索梯子，但由于钩子太小而挂不住石墙，所以架人梯把战友推上了石墙。

在此期间，第二、第三波车辆人员登陆艇群，一边进行环形运动一边等待出发信号。蹲在艇里的陆战队士兵正在进行枪枝和装具的最后检查。

北朝鲜军队的抵抗好像不太激烈。第二波出发了，但因没有引导艇，而且在硝烟弥漫中看不清方向，所以不少艇由于潮流和训练不足而搞错了到达地点。第二波舟艇群开始返航时，北朝鲜军队逐渐开始射击了，但并不激烈。

然而，从第三波到达时开始，北朝鲜军队对舟艇的射击

---

① 所谓0—1线是指登陆点不受敌人轻武器射击，第1波首先进入线——编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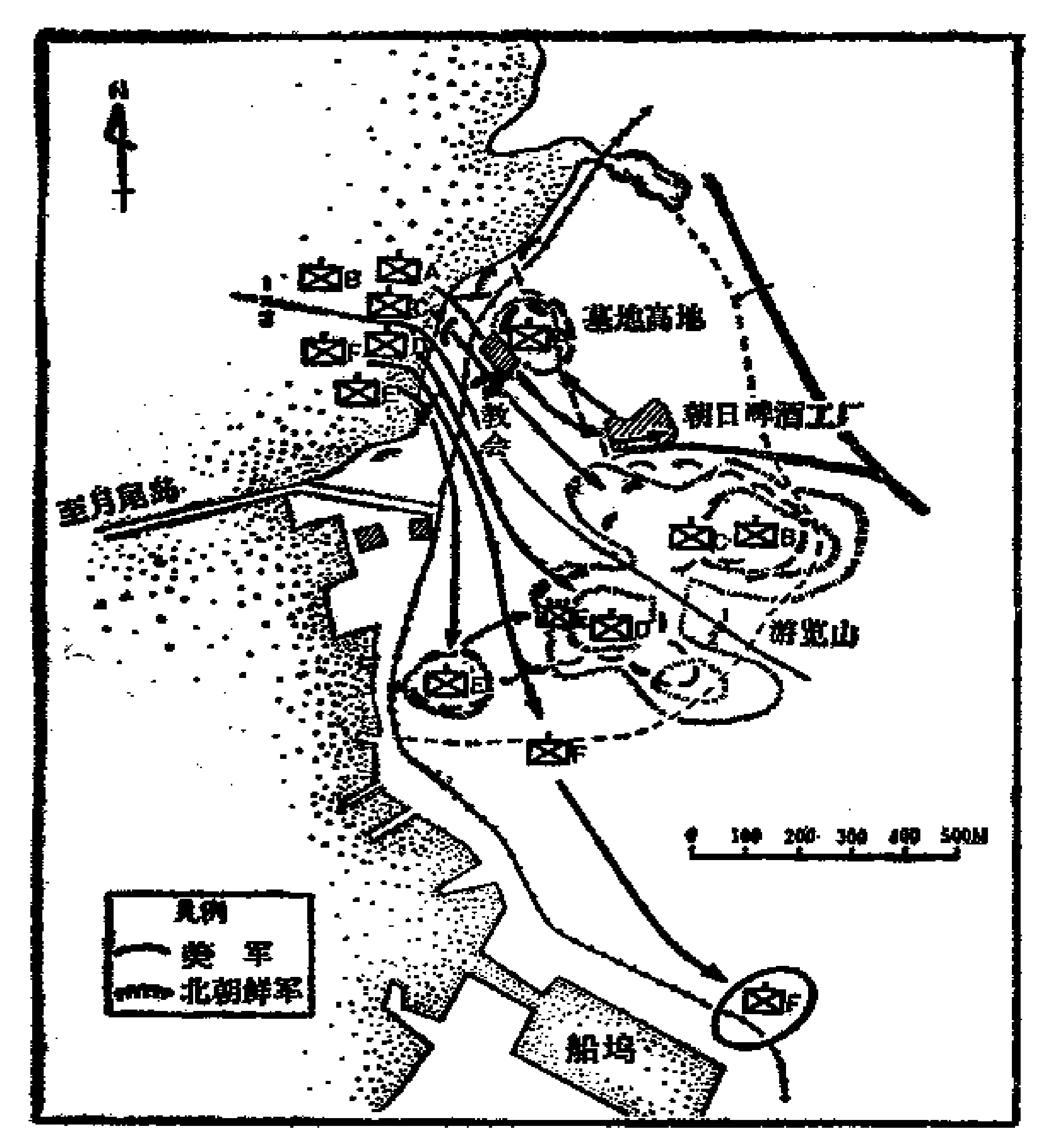


插图 8　红海岸的强袭

激烈起来了。迫击炮弹和机枪子弹开始从四面八方倾注下来，情况完全像地狱一样。从这时起，迫击炮弹在舟艇群中掀起了水柱，机枪子弹在舟艇群周围激起了水花。

第5波的3号艇艇长将艇首撞了陡岸。刹那间，陆战队士

兵从倒下来的起降板上跳了出去。艇长正要返航时，有人在大声喊叫。一看左舷有3个陆战队士兵正在漂浮着。其中1人死亡，1人重伤，1人无伤。正想搭救时，机枪子弹在头顶上飞来飞去，有几发子弹在起降板上打了个拇指大的洞，前后左右落下迫击炮弹。

3号艇向医院船移交完伤员时，下起了大雨。那时返回的这位艇长叙述当时的心情说：

“那时，我好像第一次觉察到自己在干些什么。我轻松地坐在中甲板上了。于是就突然感到很恐怖。因为在海岸上很高兴，没有时间考虑恐怖。或者正在畏缩着，也许什么也不知道。”

水际滩头的战斗　第5陆战团最左翼的连，即第1营（营长为牛顿中校）的A连（连长为史蒂文斯中尉）分乘14艘车辆人员登陆艇登上了墓地高地西侧的陡岸。该连第1目标是墓地高地及其东侧的朝日啤酒厂。

奉命夺取墓地高地的是该连左翼的第1梯队排（第3排排长波尔杜梅罗·洛佩茨少尉）登陆地点是北朝鲜军队的陡岸阵地的正中间。

北朝鲜军队潜伏在岩壁上由铁板复盖的掩体里。因此，该排在从岩壁上跳出的同时，立即展开了白刃战。从石墙探出头来的陆战队士兵遭到瞄准射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洛佩茨少尉站起身来向左面的掩体投去了手榴弹。接着正要向右面掩体投去手榴弹时，肩部和右胸被机枪子弹打穿了。手榴弹从倒下的少尉手中掉下而点火了①。

---

① 手榴弹一拔掉安全栓，脱离安全杆后就自动点火，4—5秒钟后即爆炸——编注。

堑壕中挤满了部下，少尉大叫说："手榴弹，躲开！"但由于堑壕上面正飞驰着交叉火力，所以想躺避也无处可躲。洛佩茨少尉想再次抓起手榴弹投出去，但因负伤而手不好使了。少尉决心爬近手榴弹，同时将手榴弹拉到身边。就在这时候，手榴弹爆炸了，少尉被炸得粉身碎骨。然而，其部下却安然无恙。

排长的英雄壮举振奋了全排，虽然付出了很大伤亡，也打垮了当面的敌人，然而却已经没有力量向目标即墓地高地突击了。

在洛佩茨排右侧登陆的第2排（排长为米采尔少尉），幸运的是从炮弹炸开的豁口登陆了，并且以奇袭打垮了潜伏在陡岸掩壕里的几十名北朝鲜兵。不久，第2排就横穿过铁路突进了市区内。左边有墓地高地，前方有排的目标朝日啤酒厂。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全排利用墓地高地的死角，突进了啤酒厂。该厂被无数发火箭弹破坏殆尽，没有人了。机器不用说，仓库的啤酒瓶都炸碎了。据说陆战队期待着仁川登陆后大饮味美的啤酒，但看到这种情形后失望了。排很容易地确保了目标。

史蒂文斯连长得知洛佩茨排的苦战和米采尔排的成功后，命令米采尔排从啤酒厂返回来，从东南角进攻墓地高地。高地上的北朝鲜士兵好像正在只顾洛佩茨排的进攻，但一受到米采尔排的奇袭，就丢掉武器投降了。这样，从第一波登陆22分钟后，在默里团长最关心的要点—墓地高地上升起了黄色群星信号弹，报告已经占领了。

A连完成了任务。连的损失是亡8人；伤28人。

右侧第1梯队的C连（连长波尔·佩塔森）登陆之后同头顶上的北朝鲜军队进行战斗，并将其打垮了，然后冲向游览

山北面高地。C连刚要横穿沿港铁路时，突然受到来自右面教堂窗口机枪的猛烈射击，全连被敌火力压制住了。但斯泰恩上士站起来向教堂窗口投进了两颗手榴弹，猛烈的射击突然停止了。不久，C连夺取了目标游览山北高地的一角。天很快黑了，夜幕笼罩着战场。连的损失只有5人负伤。

第1营营长牛顿中校召来了预备队B连（连长为芬顿上尉），令其超越C连扫荡游览山北面高地。B连到16日上午零时前后结束了扫荡战斗。连的损失是6人负伤。

这样，左翼第1梯队的第1营完成了D目的任务。营的损失为亡8人，伤39人。

右翼第1梯队营（营长罗伊斯中校）的右翼连为E连（连长为杰斯基尔卡中尉），打垮陡岸上的北朝鲜军队后，一面排除马路上的轻微抵抗一面前进，登陆41分钟后夺取了目标游览山西高地。因此理应同进攻左面游览山中高地的D连取得联络，但D连还没有到达。担心贻误战机的贾斯基尔卡中尉，独断地以预备队排实施进攻了。该排20分钟后夺取了中高地，5分钟后确保了山顶。

右翼第1梯队D连（连长史密斯上尉）的进攻之所以迟了，是由于登陆之后发生了意外事故。D连正要发起进攻时，遭到满载紧急补给品突进来的坦克登陆舰的误射（后述）受到亡1人伤23人的重大损失，因此，后来始终未能组织进攻。

为此，罗伊斯营的进攻稍迟一些，但由于E连连长的不失时机的进攻，在下午10时左右已能确保游览山一带。罗伊斯营营长不失时机地使F连向前推进，击退了正在准备破坏码头的北朝鲜兵，确保了码头。

营在进攻期间的损失，合计不过是亡1人伤2人。

这样默里中校指挥的第5陆战团受到的损失比预想的要少得多，在午夜前后夺取了D日的目标线，回答了全军的期待。

突入补给　第1梯队在红海岸登陆之后必须卸下夜间防御和翌日晨进攻所需的3000吨补给品，但潮水马上就要退去，天也快黑了，所以用一般的卸货方法卸下这样庞大的补给品是不可能的。

因此，杜伊尔舰队司令官使坦克登陆舰冲向红海岸强行靠岸，并且在翌日晨满潮以前原封不动地作为补给库留在那里了。舰队司令官说："关于仁川登陆计划，在我下定的决心中最粗暴的行动之一是决定在登陆初期将坦克登陆舰留在陡岸。……特别使我伤脑筋的是担心舰船是不是会被捕获。可是，陆战队保证承担船的掩护，……。"

关于这个问题，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向华盛顿报告说：

"为此损失了8艘坦克登陆舰，这也是为了建立确保陆战队的补给站而不得不忍受的牺牲。由于退潮而被留在泥沼地上的坦克登陆舰没有办法躲开敌人的火力。可能损失了大部分易燃性货物……。"

强行到达的坦克登陆舰考虑了很多好方法，但陡岸只有300米长，而坦克登陆舰宽约17米，所以如果各舰间隔为20米，能够停靠坦克登陆舰最多是8艘。

这次预计牺牲8艘登陆舰的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自然是选择了老龄舰—破烂舰。美国海军为了弥补日本陆上运输的困难，将37艘坦克登陆舰租借给日本船舶运营公司，但从该公司撤回后，将其中损坏最厉害的8艘用于这次靠岸用了。而且将从美国本土紧急召换来的5名军官和60名中士组成了乘员组，但这乘员组的人员中，1／3来自现役，1／3来

自新兵训练队，其余1／3是召集的预备役。预备役兵的大部分人在10—12天前还是享受家庭团聚乐趣的人们。

大体上，操舰特别是靠岸技术难的坦克登陆舰的乘员组，如果不是熟练的官兵就不能工作；而从事这一危险的突入行动，乘员组人员必须牢固的团结。但在如此紧急场合下是不能满足这一要求的。例如，8艘中的1艘即799号坦克登陆舰，其乘员组是8月25日拚凑起来的，这是就役前三天的事。而且，舰长豪斯顿上尉以下的人员都没有操纵坦克登陆舰的经验。因此，799号是最后靠岸的，实际上这次靠岸是舰长以下全体乘员第一次靠岸。因为，为了装载补给品，不用说训练，连预演也未能进行。豪斯顿舰长作战后回忆说：

“一想起全体乘员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小毛孩子，现在也感到毛骨悚然。尽管如此，能设法靠岸是由于美海军研究的结果和‘做则成’的传统促使实现的。然而，这样的舰船和这样的乘员竞赌了仁川登陆的成败”。

在战斗部队完成登陆后的下午6时30分前后，坦克登陆舰开始靠岸了。最初没有受到妨碍，但从3号舰靠岸时开始，迫击炮弹再次集中射向陡岸了。1发炮弹命中3号舰即972舰舰首堆积的汽油桶，燃烧的汽油沿甲板流进了乘员室。在附近陡岸上有堆积如山的弹药，情况非常危险，但急救班机智敏捷地扑救了火焰。

4号舰即974号也被命中了，然而，都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失。

最后到达的799号舰驶向红海岸时，天已黑了。乌云密布，雨下起来了，加上还在燃烧的啤酒厂飘出来的浓烟，视界非常不好。从陆地上飞来了零散的迫击炮弹和轻武器子弹。799号舰以6海里的速度使舰首突向了陡岸。几分钟期

间舰身前后左右的摇晃起来了。可是，799 舰断然撞到陡岸上了。舰首撞入陡岸，能够立即卸下重型装备。担心吊胆靠了岸陡的一部分舰，被坚固的陡岸撞回来，跳板放不下，陷入了困境。

这时天刚放亮，第一次遭到迫击炮和机枪集中射击的坦克登陆舰乘员被弄得头昏脑胀，把正在眼前陡岸上准备进攻的罗伊斯营误认为是敌人来袭击，并且开始以20毫米和40毫米机关炮对该营进行胡乱射击。惊恐的舰长等人拚命进行阻拦，但怎么也停不来。几分钟后好不容易停止射击时，已经给罗伊斯营的D连和E连造成了前述的损失。

最先从799号舰开出来的推土机，填埋了陡岸上的散兵壕，并且为被陡岸撞回来而陷入困境的其他舰构筑了靠岸点。不久，799号舰的前门命中迫击炮弹，2人死亡、2人负伤。这时，舰因退潮而搁浅了，……。

兰海岸　第1陆战团（团长为普勒上校）并列第2营（营长为萨特尔中校）和第3营（营长为里奇中校）出发了。该团的登陆波次由第15波履带登陆车辆和第6波车辆人员登陆艇组成，但登陆本身未受到任何妨碍。

第一波由于诱导艇的协助，准确地到达了预定的地点。时间是下午5时32分，比红海岸早一分钟。然而，预定为登陆口的停泊场被舰炮射击封锁了，所以官兵们决心用梯子攀登5米高的护岸石墙。第一波同行的工兵排，将装卸货的网兜垂下石墙，或者爆破护岸①，紧急制造了卸载设施。不

① 由于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将军的要求，正在一同视察登陆情况的斯特鲁布尔舰队司令官的指挥艇，在这次爆破中险些被炸毁。情况是，指挥艇位于第2波和第3波之间驶向登陆点的左翼，但听到军士在陡岸上大声喊叫的声音。因此，斯特鲁布尔舰队司令官刚一命令急转弯的时候，发生了大爆炸，指挥艇避开了危难——编注。

久，由于火烧大楼的浓烟和下雨，视界为90米左右，所以，驱逐舰就以600毫米探照灯照射靠岸点。但由 16 艘舰组成的一波，因错误地在北侧的盐田登陆，所以又乘船返了回来。

不久，发现了北朝鲜军队的坦克正在急速驶向登陆点。陆战队已攀上了陡岸，所以作为反坦克火器只携带了89毫米火箭筒。于是立即请求舰炮支援。加尔凯号驱逐舰不失时机地急进，并且以全部火力进行了急速射击。作为驱逐舰来说这是从未有的急速射击，所以加尔凯号舰的周围被发射的火光染成了桔黄色，看起来好像发生了火灾似的。

北朝鲜军队在兰海岸的抵抗是零星的，然而，由于攀登陡岸很费时间，所以陆战团向内陆的进攻完全是夜间进行的。那天夜里黑得令人难以想像。美第 1 陆战团的最大敌人不是北朝鲜军队，而是伸手不见掌的黑夜。

左翼第 1 梯队的萨特尔营，对从黑暗的大楼窗口投出来的手榴弹大伤脑筋。如果是白天，就能够躲避开手榴弹，但在黑夜里怎么也无法躲开。黑夜里的步枪、机枪的射击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手榴弹却不好对付。营推进到距离海岸只有1.6公里的汉城——仁川公路，将其切断时，已经过了 16 日上午 1 时，营的损失是 1 人死亡、19人负伤。

右翼第 1 梯队李奇营没有遇到很大的抵抗而占领了正在向登陆点进行零散射击的登陆点东侧高地，确保了0—1线。时间是16日上午 1 时半左右。

这次登陆作战是美第 1 陆战团的初战，虽然比预定计划稍迟一些，但基本上能顺利地夺取了当夜的目标。

美第 1 陆战师回答了全军寄予以的希望，按预定计划确保了当夜目标。陆战师在D日的全部损失是20人阵亡，1 人失踪，174人负伤。

联合国军登陆前的情报估计是正确的，很多俘虏供认“保卫仁川兵力总共有2000人左右”。

这次作战中，北朝鲜军队第一次进行了有组织的无线电干扰。登陆部队一开始通信，北朝鲜军队就以大功率的发射机机械地发出吱呀吱呀爆音。这样联合国军的通信什么也听不见，连小艇的通信网也串台了。登陆控制官阿尔蒙海军少校尚能听到一份报告，只是从红海岸发出的一句话：“正按预定计划进行”。

然而，海军的官兵由于各自都非常了解自己的任务，所以没有发生大的混乱。登陆作战计划极其复杂，是将一兵一卒作为一环而组成的像锁链一样的计划。但熟练的海军官兵即使全部无线电都收不到指示，各自也能忠实地执行其任务，以此保持其作为锁链的生命。但在这方面可以看出登陆作战的困难性、熟练的联合部队的必要性、计划的周密及其彻底性和预演的必要性等登陆作战的一部分特点的。

（参考） 9月16日发行的日本各报同时报道了仁川登陆作战的开始。在消息比较快的报纸中不少报纸报道说15日占领了金浦。

打开16日《朝日新闻》的一个版面，可以看到下列标题：

联合国军开始大反攻

向仁川、群山登陆（着重点为编者注）

麦将军乘军舰驶向最前线

驶向汉城16公里　占领金浦机场

麦将军大胆作战

冲向背后的得意战法

在东海岸盈德、浦项登陆

密苏里号参战

参战舰艇260艘

并且在17日的晨刊上登载说：

迅速在汉口渡河（美联社特约），占领永登浦

冲向市区中心

确保了仁川港设施

占领仁川半岛的大半

仁川登陆奇袭成功

登陆兵力4万人以上

鼓吹战争胜利气氛。然而，这天以总司令战报和麦将军的谈话发表了实际战况，没有抢先的带主观愿望的推测报道。

确保滩头阵地　16日上午6时30分第5陆战团团长默里中校为了同第1陆战团的联络和侦察，将E连派往仁川北郊，但市内没有北朝鲜军队。北朝鲜军队在夜间从市内撤走了。陆战师将扫荡市内的任务交给在红海岸北侧登陆的南朝鲜陆战队，开始向滩头阵地进攻了。

上午5时48分从西西里号航空母舰起飞的8架海盗式飞机发现仁川以东5公里的汉城—仁川公路上有6辆T—34坦克正在向西前进中，并且投下两颗凝固汽油弹和6颗500磅炸弹，破坏了其中的3辆。1辆被凝固汽油弹直接命中而被毁，2辆被炸弹炸飞了履带。然而，辛普森上尉的飞机被坦克上的高射机枪击落了。因此，第2批编队为辛普森上尉进行复仇的战斗，彻底地进行了反复的攻击，摧毁了其全部坦克，随伴步兵四处逃散了。

接到以上情报的第1陆战团，以M—26潘兴式坦克为先导沿汉城—仁川公路东进，上午9时左右一接近现场，北朝

鲜军队被打坏的坦克就立即以85毫米主炮进行射击，弹头命中了先头坦克的炮塔，但由于射距远而跳飞了。潘兴式坦克立即进行回击，以90毫米主炮击毁了全部坦克，但如果T—34坦克将潘兴式坦克靠近到最近距离上射击，潘兴式坦克很可能会被击毁。

以这次坦克战为开端，展开了激烈战斗。北朝鲜军队的抵抗非常顽强，所以第1和第5陆战团将其打垮，推进到滩头阵地的前缘（距登陆点10公里的圆弧）的时间已接近黄昏了。这天2个团的损失为亡4人、伤21人。

这样，第1陆战师在登陆后24小时确保了滩头阵地，准备从第2天早晨向内陆进攻。史密斯师长将司令部设在仁川东郊，下午6时杜伊尔舰队司令官移交了登陆部队的指挥权。从明日开始的战斗中，也许还有想不到的困难在等待着，但陆战师首先对仁川的奇袭登陆已成功了。

麦将军的取胜希望非常渺茫的赌博完全成功了。北朝鲜军队果然对仁川的地形感到放心，忽视了认真的防御。北朝鲜军队如果还没有进行反冲击，那么反冲击的机会也就没有了。麦将军在其回忆录中记载说：

"我命令在立即占领汉城的同时，开始向南推进。这样，就会在北面的第10军和北上的第8集团军之间形成了将敌人大部分兵力挟入剪刀内的形势。如果捏紧这把'剪刀'，就能以铁锤砸碎放在铁钻上的敌人，一举歼灭北朝鲜军队。"

对于这次仁川登陆的成功，各个方面都赠送了最高的赞词；在许多著作中还可以看到很多赞颂文章。

○　仁川登陆成功的功绩仅归于麦将军一人（美国公开史料）。

○ 形势不好时，采取大胆的措施是高明的。

“在单纯防御中，宁可采取惊人的赌博。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认为仁川同魁北克一样，进行登陆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他不进行冒险，现在仍然会认为是“不可能”的（美国海军协会发行——朝鲜战争中的海战）。

○ 作战本身要求有更妥善的方案。他给人们指示了典范。规定百分之百胜利的作战是没有的。任何作战都包含有赌博的因素。主将正在进行这种赌博。而且有运气好的主将和运气不好的主将。这是就麦将军而言的（美海军陆战队公开史料）。

○ 强袭仁川也许被记载为大胆的赌博。而且使其获得成功的人是位断言必定成功的军人即麦将军（美陆军公开史料）。

另外，虽然高度赞扬此次作战的成功，但也有的论文告戒应立即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美海军的战史学家马尔科姆·W·凯格鲁中校在其著作了《仁川……赌博的分析》一书中说：“此次作战包藏着很多障碍和危险，成功的可能性很少”；作为其成功的主要因素是“北朝鲜军队的战略和情报的失败，使他们回避了仁川登陆潜在的危险性”；“仁川登陆的成功和达成其作战目的来看，将来的计划者们不能做出这样的理解，即‘不管有什么样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如果做就能胜利。所有登陆作战必定能成功’”。

五、北朝鲜军队的抗登陆防御

北朝鲜公开史料《朝鲜人民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史》的第3章第1节的第1页指出：“敌军大兵力在仁川登陆和在

洛东江一线的反攻，朝鲜人民军部队在仁川—汉城地区和洛东江以北地区的防御”中，对9月15日以前仁川地区的防御记述如下①：

“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们，由于朝鲜人民军的英勇战斗，遭到了一连串的惨败，竟到了完全被驱逐出我们祖国疆土的地步。于是他们不顾任何牺牲，疯狂企图恢复早已扫地的威望，达到击破我军的进攻，强占整个朝鲜的侵略目的。”

“……9月中旬，投入朝鲜战场的美国空军力量有陆军飞机1000多架，海军飞机500多架。”

“9月中旬，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们改组美军指挥系统，组成了强大的攻击部队。美第8集团军下辖有由美、英及其他仆从国家军队编成的3个军（第1、第9和第10军），还有李伪军2个军归其指挥。”

“敌人计划已投入战场进行战斗的美军2个军和李伪军2个军在洛东江战线进行反击，使新投入战斗的美第10军在仁川登陆。”

“敌人的企图是：在仁川登陆后，可在仁川、汉城、原州地区形成1个强大的第2战线，切断我们的前方和后方，配合在洛东江战线反攻的自己兵力一举围歼前线的朝鲜人民军主力部队，同时利用我方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后备力量的机会迅速霸占整个朝鲜。”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识破敌人的这种企图，采取一

---

① 在北朝鲜方面的叙述中有现在日本不习惯的语句和汉字（例如所说的界线是指战线‘战斗方向和战斗地境的意思），但为了不损害其原意，原封不动地转载原文。以下相同。着重点处是编者为了表示和美军资料的不同点而加的——编者注。

系列的措施，加强仁川至汉城地域的防御，粉碎敌人的进攻，阻止敌人登陆。”

“最高司令部指示洛东江基本战线的人民军各联合部队要占据有利地形，互相保障翼侧，组织顽强的防御，以对付敌人的反攻意图。并且对防守仁川至汉城地区方面也倾注了很大注意。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自从我军反攻初期就为了加强西海岸特别是仁川至汉城地区，组织京畿道地区防御军事委员会，并在这个地区布置了人民军部队和内务省警备队。”

“但是，当时混进该军事委员会领导地位的李承烨间谍集团，不顾党的指示，没有采取加强仁川至汉城地区防御的措施，并且滥用职权千方百计阻挠动员构筑防御工事所需的物资和劳力。”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鉴于敌人企图在仁川登陆的策划愈来愈明显的情况，为了迅速加强西海岸地区的防御，组织以崔庸健同志为司令官的西海岸防御司令部，并且采取措施增强了仁川至汉城地区的兵力。”

“西海岸防御司令部的任务是，以仁川至汉城地区为中心，防守群山以北的海岸地区。”

“当时，西海岸防御司令部所属的部队，大都是以没有受过训练的新兵组成的部队。但是，这些新编部队，为了防守仁川而展开紧张的斗争。在海岸一带设置了独立支撑点式的阵地。在敌人可能侵入的地区，组织了强有力的防御部队。朝鲜人民海军，在仁川港东部和西部附近海上敷设了水雷。”

“敌人从9月13日起，配合基本战线①部队的攻势，在近1000架飞机的掩护下，动员300多艘舰艇和美第10军所属的海军第1陆战师、美第7师、特殊工兵旅和李伪军部队等共计5万多兵力，开始了仁川登陆作战。”

“朝鲜人民军在两条战线即敌我双方投入了基本力量的洛东江一带和新形成的仁川至汉城地区战线上同在数量上和技术上占优势的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但是，朝鲜人民军在任何困难和危险面前也绝没有屈服，同优势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

“1950年9月13日，敌军飞行队从一清早就向月尾岛、仁川市区及其市郊一带进行了长时间的猛烈轰炸，接着敌舰在飞机掩护下向仁川的门户月尾岛接近。”

“防守月尾岛的我军海防炮连和海防步兵连，向敌驱逐舰进行了突然的集中射击。数发炮弹击中了敌舰，敌舰起了火。”

“由于我海防炮连的命中射击而惊慌的敌舰队，集中全部火力疯狂地轰击月尾岛。但我海防炮连的指战员们大胆、沉着地同敌人进行激烈的火力战。击毁敌1艘驱逐舰和2艘登陆艇，使敌人不敢接近月尾岛了。第2天，敌人又向月尾岛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和炮击。”

“我们月尾岛的防御者们，为金日成元帅抗日游击队曾战胜数千数百倍敌人的英雄形象所鼓舞，一致奋起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他们举行党员会和军人集会，向党和领袖保证，学习抗日游击队勇士们的英勇战斗精神，宁死也不让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践踏我们神圣的祖国的土地月尾岛。他们以烈火般

① 指洛东江战线——编注。

的斗志，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而击沉了2艘驱逐舰和4艘登陆艇，击退了敌人。”

“两次遭到失败的敌人，动员了大批飞行队和全部舰艇的火力，更加疯狂地向月尾岛进行野蛮的轰炸和炮击。这时，敌机编队出动了100架次以上。敌人向一个小小的月尾岛投下了每平方米平均4颗以上炸弹和炮弹。爆烟和火焰遮盖了月尾岛，再也找不到往日面貌了。敌人的登陆队又在飞机和驱逐舰的掩护下企图接近。但是月尾岛的我军指战员们并没有屈服，直到最后1个人还在进行英勇的战斗。劳动党员们始终站在战斗的最前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鼓舞了指战员们。”

“李大勋同志所指挥海防炮连指战员们，直到炮身烧热弯曲或被敌弹打断时为止，坚持进行火力战，击沉和击毁了敌人4艘舰艇。炮被打坏以后，炮兵连指战员们和步兵指战员们一起，同开始登陆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9月15日上午10时，月尾岛上响起了英雄的月尾岛守卫者最后一次冲锋的万岁声。……。”

“美军部队凶猛地进行了轰炸和舰炮射击后，15日晚，利用满潮，以李伪海军陆战队为挡箭牌，在仁川港的南方和北方开始登陆了。”

“在仁川防御的我军部队针对显著优势的敌人登陆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军机枪手们对正在登陆的敌人进行突然的猛烈射击，消灭了大批敌人。”

“15日夜，在仁川市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16日清晨，守卫仁川的我军部队撤离了仁川市区。”

北朝鲜军队关于仁川登陆的判断　前述的北朝鲜方面的公开资料中说：“北朝鲜军队司令部很早就识破了仁川登陆

的企图并对此采取了措施”。事实上，以极大的努力新设了西海岸防御司令部，由北朝鲜军队的元老崔庸健将军担任司令官，在仁川港和月尾岛构筑了防御设施，在飞鱼航道敷设了水雷等，完全证实了这一情况。没有掌握绝对制空权和制海权的北朝鲜军队，经常注视着联合国军的仁川登陆作战是理所当然的。在可能范围内采取对策，作为事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北朝鲜军队是否识破仁川为登陆点，并努力加强了仁川的防御，却是个疑问。

这个疑问首先产生于在9月15日的登陆当天，北朝鲜军队的配置不适于仁川的抗登陆作战。

9月上旬前后，作为能够抗击仁川登陆的兵力，北朝鲜军队在汉城和仁川地区配置有下述兵力：

仁川至汉城地区……第18师（新编完毕）

仁川……第9师第87团（新编完毕）

仁川……独立第849反坦克炮团

铁原（汉城以北80公里）……独立第25旅（新编以后）

平壤附近……第17装甲师？（新编中）

沙里院附近（平壤以南55公里，汉城以北165公里）……独立第78团（新编中）

然而，美海军陆战队于9月15日晨在月尾岛登时，北朝鲜军的配置如下：

即是第9师的第87团和独立第849反坦克炮团在向金泉（大邱西北50公里）移动，第18师为增援洛东江畔或群山正面先头部队正在天安（汉城南方80公里）附近南进。而且在铁原结束编成的独立第25旅仍在铁原继续进行训练。

9月15日是，北朝鲜军队在洛东江畔的9月攻势一败涂地，特别是东部正面全面崩溃的一天。尽管如此，但北朝鲜军队仍不放弃攻占釜山的念头，并且似乎正想向该战线增援。进攻者的固执，像看待莫斯科、瓜达尔卡纳尔和英帕尔等那样容易看错战局的转折点，北朝鲜军队似乎也不例外。

此外，在仁川海岸一带发现有蜂巢状的既设阵地，但从每天的航空照片上并未发现增加兵力配置的征候。事实上在仁川陡岸的抵抗，如前面所述的并不怎么强，这就是证据之一。

此外，在富平市（富平市的情况待后述）和仁川至水原公路堆积了数千吨弹药，也是其证据之一；而且北朝鲜军队在13—15日没有对仁川海面进行航空侦察，努力抓住联合国军的登陆企图及其规模，这也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

这些事实表明，北朝鲜军队虽然由于月尾岛9月13日遭到第1次炮击而感到联合国军的登陆正在迫近，但因联合国军也在群山登陆，所以没有在仁川进行特别准备。这样推论是过分的吗？

如果以上推论是正确的，北朝鲜军队在仁川和群山的抗登陆作战准备就会被认为不是为了防备类似以前联合国军实施的牵制性舰炮射击和南朝鲜海军与陆战队屡次对统营（马山以南35公里）、仁川、群山海面各岛屿进行的袭击行动的牵制性作战。

北朝鲜军队依赖仁川的地形障碍，把过分公开传说的仁川登陆解释为“是敌人的计谋。”

第二节　扩大滩头阵地

由于陆战师确保了滩头阵地，所以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根据麦将军的指示，指令史密斯师长"以第5陆战团迅速进攻金浦机场后，渡过汉江从西面进攻汉城；以第1陆战团沿仁川至汉城公路攻占永登浦后，从南面进攻汉城。"

金浦机场在滩头阵地以北10公里处，永登浦在其以东16公里的地方。

史密斯将军认为，在北朝鲜军队可能反击的现在情况下，只有2个团的师如果向这个宽大正面分进，2个团都会暴露翼侧，所以是危险的。而且，第7陆战团不能在21日前在仁川上陆。当时师没有预备队。史密斯将军不愿冒分散兵力的危险。如果逞能，以前的战果和辛苦很可能会成泡影。将军主张，还是以师的全部力量首先进攻金浦，随后再从西面进攻汉城的方法为好。

然而，阿尔蒙德军长按照麦将军的意图拒绝了史密斯将军的意见，要求敢于冒此危险。理由是，只有最大限度地在宽大正面上施加冲击力，才能继续保持以前的奇袭登陆成果。因为他认为，这一果敢的进攻，是防止敌人破坏期待作为补给港的金浦机场的唯一方法，而且是在永登浦同时切断北朝鲜军队主力的大动脉—汉城至釜山铁路干线和公路的最好方法。

阿尔蒙德将军从战略理论和必要性来论证，史密斯将军从现实的可能性予以反驳，但指挥者是阿尔蒙德将军。麦将军的话必须照办。

一、占领金浦

唯一的空袭　17日上午5时50分，北朝鲜军队的2架雅克战斗机，完全出乎意外地向仁川港外的大舰队进行空袭。1号机对准最大的重型巡洋舰罗彻斯特号俯冲下去，投掷了4颗100磅炸弹。3颗未命中，投在巡洋舰后面了，一颗跳弹命中了飞机吊车。然而幸运的是弹未爆炸。接着，2号机向舰首左舷投下了近炸航弹，造成了一些损失。然而，由于是非常突然的空袭，所以罗彻斯特号巡洋舰的乘员全部目瞪口呆了。

1号机随后又以机枪扫射了英国的牙买加号巡洋舰，使2人受伤。但已做好射击准备正在等候的英军吹嘘的火炮砰砰将其击落了。

这次空袭是北朝鲜军进行的唯一的一次空袭，但联合国海军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北朝鲜军队的反击　17日上午5时45分，在富平市西侧高地担任汉城至仁川公路警戒任务的第5陆战团D连的前哨发现了朝雾中隐隐约约出现了6辆T—34坦克。估计有250名步兵伴随，其一部分士兵搭乘在坦克上。

发出警报，火箭筒、75毫米无坐力炮、潘兴式坦克排以及各种火器，将射向对着道路埋伏起来了。时间是前述北朝鲜空军开始袭击仁川的时候。

上午6时，当坦克接近到68米时，道格拉斯下士扣动了火箭筒扳机。弹头准确地命中了先头的坦克。接着潘兴式坦克、75毫米无坐力炮、机枪和步枪按顺序一个接一个地参加了火力战斗。

战斗5分钟左右结束了。6辆T—34坦克全部被击毁。

留下了约200具尸体。据俘虏讲，这部分北朝鲜军队系第18师第22团第2营，任务是在拂晓攻击当面的敌人，阻击其进入金浦的同时，掩护师主力向前推进。陆战队的损失是1人负伤。

这天早晨，麦将军率领斯特鲁布尔舰队司令官、阿尔蒙德军长、莱特作战部长、福特斯将军、惠特尼民政局长和其他人在仁川上陆，并且在海军陆战师司令部听取了情况汇报后，继续视察了前线。

一行人看到昨天早晨击毁的6辆T—34坦克后，视察了大约在十几分钟前刚结束战斗的第2营。T—34坦克还在燃烧，尸体还有温度。一行人看见了12辆T—34坦克的残骸，心情非常舒畅，麦将军也是满意的，赞扬了海军陆战队的英勇善战。

占领金浦　这是一次预兆吉利的战斗。第5陆战团受到了到达前线置身于和自己同样危险之中的最高司令官的直接赞扬，士气更加高涨，做到了一面排除一部分北朝鲜军队的迟滞行动一面继续前进，下午6时前后进到金浦机场南侧。机场上估计有400—500名北朝鲜军人正在进行防御。第2营果敢地进行了黄昏攻击，下午8时左右突入金浦机场的南角，继续实施连续不断的夜间攻击，完全占领了金浦机场，并且在其周围占领了环形阵地。警卫金浦的北朝鲜军队确实遇到了奇袭。不但没有构筑阵地，而且也未做好破坏跑道的准备，连个地雷也没有埋设。

汉城仁川公路　另一方面，北朝鲜第18师第22团主力已到达沿汉城至仁川公路向永登浦进攻的第1陆战团的正面，并且利用素砂西侧高地一带进行猛烈的抵抗。潘兴式坦克一面击毁了4辆T—34坦克一面作为这次进攻先导，但在100—

200米高的错综复杂的高地地带的进攻不容易进展，右翼第1梯队即第2营，在黄昏时只夺取了素砂西侧1.6公里附近的高地。不久，第2营为了防备敌人夜间的反击而转入了防御态势。营首先在坦克的接近道路上和其两侧埋设了反坦克地雷，并以89毫米火箭筒和75毫米无坐力炮组成了火制地带，潘兴式坦克排将5辆坦克并列配置在地雷场后方460米的高地上，射向集中指向地雷场，步兵掩护这些坦克与这些火器的两翼和后方。营的配置近似环形，重点放在对坦克的防御上。

17日夜，第1陆战师2个团构成了北起金浦机场，经过其以南7公里的素砂西侧到海岸的正面16公里宽的战线。

这天，师扫荡了富平市，在这里得到了上帝保佑的补给品。这里是驻南朝鲜美军作为补给基地而建设的城市，1949年初夏美军撤退后由南朝鲜军队继续使用，但7月初落入北朝鲜军队手中了。在仓库里原封不动地堆放着美军留下的各种炮弹和机枪子弹等约2000吨。仁川登陆对北朝鲜军队来说完全象是晴天霹雳。

这天，北朝鲜军队第一次在汉城—仁川公路上从素砂附近到永登浦之间着手埋设大规模的地雷场。

焦燥　17日夜，麦将军鼓舞了前线部队的士气后回到了麦金莱山号舰上，单独渡过了苦恼的时刻。据麦将军预测，如果仁川登陆成功，其造成的冲击必将会使洛东江畔的北朝鲜军队主力立即开始混乱起来。

可是，洛东江畔的美第8集团军从16日晨全部转入反攻，但战况不但未能全面进展，而且遭到了北朝鲜军队的反击，有的地方重新转入防御，不知在哪里展开进攻。如果公正地来看，拥有强大兵力的联合国军处于优势地位，但

前线指挥官不用说，就连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也没有看到应该相信自己军队占优势的理由和征候。不管怎么说，对战况的看法容易悲观的。

这一情况，17日没有发生变化。尽管沃克将军在前线跑来跑去地进行督战，但北朝鲜军队的抵抗还是没有减弱。第8集团军的战线，从全面情况来看几乎是同转入反攻前一样。

这是麦将军所没有料到的。果真是像柯林斯陆军参谋长所指出的那样，仁川太远无济于事吗？还是在群山登陆的方案高明呢？在仁川登陆已毫无办法了吗？还是必须采取另外措施。柯林斯说，如果不能尽快结束洛东江畔的战斗，就会在将兵力分散在釜山和仁川的时候，给敌以可乘之机，因而很可能遭到各个击破。麦将军进行了自问自答。而且未能控制住他的动摇之心，向同乘的杜伊尔舰队司令官悄悄地说出了这一担心，并暗示"要制定计划，在海军方面希望的群山进行新的登陆作战"。当杜伊尔舰队司令官询问"登陆部队由哪个部队担任"时，他立即回答说："第1骑兵师"。

此时，麦将军正在考虑这样一个重大设想，即通过把第8集团军后撤到达维道森线，将现在190公里的作战正面缩小到100公里以下，这样就能把第1骑兵师抽出来。

然而，后来过了1—2小时，沃克将军送来了好消息：

"从黄昏起，当面敌人的抵抗减弱了。大赌博就是大成功，这一点正在逐渐明朗起来……。"

因此，麦将军这时下令取消群山登陆准备，但麦将军始终在担心着第8集团军攻势的进度。

18日　从上午2时至拂晓，以100—200人为单位的北朝鲜军队多次向金浦机场进行了反击。然而，这一夜间攻击只

是无支援的手榴弹攻击，所以，同坦克成为一体的海军陆战师，每次都给北朝鲜军很大的杀伤，将其击退了。打消夺回机场念头的北朝鲜军队向西北方向退去了。

第5陆战团用了1个上午的时间扫荡了机场，并且无一伤亡地全部占领了南朝鲜最重要的机场。北朝鲜军队没有破坏金浦机场，是送给第10军的最好礼物。

金浦机场是国际机场，跑道长2000米，宽50米，负重量为1.2万磅。由于使用这个机场，登部队的补给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并使尔后的空中作战也非常容易。

下午2时20分，海盗式飞机1号机进行了着陆试验。海军陆战队司令官谢弗德中将乘飞机到达这里。接着，在伊丹待机的第33海军陆战队航空团进驻这里，不失时机地展开了作战。此外，同日C—54型运输机队也开始从立川进行补给运输。

这天，第1陆战团从沿汉城—仁川公路的地区向永登浦进攻。经过1个上午迂回突破了正在燃烧中的素砂镇，中午前后夺取了素砂东侧1.6公里的123高地。这样一来，从东南方受到北朝鲜军队炮兵的集中射击，出现了很大的损失，但怎么也未发现该炮兵。炮兵前进观测军官和侦察机拼命的进行搜索，但始终未能发现。另外，在素砂东侧有纵深较大的地雷场，所以坦克的前进很不随心。由于这些原因，下午的进攻没有任何进展。

这天早晨，斯特鲁布尔舰队司令官和阿尔蒙德军长协商了第7步兵师提前登陆问题。其原因是，在汉城—大邱间的公路和铁路上布满了从洛东江畔返向汉城、仁川地区的北朝鲜军队，素砂正面之敌的抵抗同预料的相反，非常顽强，更加担心对陆战师南翼的掩护。

阿尔蒙德将军同杜伊尔舰队司令官进行了协调，命令第7步兵师登陆。第32团第2营于18日晨登陆，团主力在黄昏前后登陆，准备从19日加入战斗。团长是自大田以来一直指挥第24师第34团的比尤钱普上校，团的总人数为5114人（其中南朝鲜兵1873人）。

另外，为了掩护陆战师的左翼，将担任仁川市内扫荡和警卫任务的南朝鲜海军陆战队同第2特别工兵旅换班，加强第5陆战团的左翼。

这期间，仁川港不分昼夜地拼命地进行卸载作业，到18日黄昏为止上陆的兵力达25600人，车辆为4547台，货物为14166吨。

这天，北朝鲜军队正式发表有关仁川登陆的报道，只是说："海岸防御部队击落了来袭仁川的战斗机2架"。这件事情也可以说是北朝鲜军队遭到奇袭的证据

19日　第5陆战团在罗彻斯特号和托列多号两艘重型巡洋舰从2.7万米的远距离发射的200毫米炮弹的支援下，向汉江南岸扩大成果。

牛顿中校的第1营，一面扫荡汉江南岸一面向永登浦进攻，并且夺取了瞰视永登浦市区的118、85和80高地地带。

塔普雷德中校的第3营，扫荡了金浦北侧的汉江南岸一带后，占领杏州渡口，准备同南朝鲜海军陆战队一起于翌日晨渡河。

在汉城至仁川公路正面，第32团前进到第1陆战团的右翼。不担心南翼的第1陆战团专心致志地向永登浦进攻，但由于北朝鲜军队的抵抗逐渐增强和四周埋设了地雷，先头的2辆坦克被炸毁，堵塞了道路，所以战斗迟迟不能进展。工兵队开始排除地雷，但因遇到敌人火力，排雷活动进展不

顺利。急得发脾气的布莱团长，只好用步兵进行强攻。然而，北朝鲜军队的抵抗愈发激烈起来，所以没有坦克随伴的进攻是极其困难的，临近黄昏时好不容易才能前进到永登浦南侧安养川一线。

在素砂到永登浦之间进行猛烈抵抗的是北朝鲜第18师的第70团。

这天，第7师的第31团在仁川上陆了。因此，阿尔蒙德军长下午6时命令第7师师长巴尔担任对汉城—仁川公路以南地区的进攻。此外，从这天起，结束在东海岸佯动返航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以其400毫米的主炮支援第7师的进攻。

根据19日的航空侦察，发现了由500—1000人组成的几个纵队，正在汶山（汉城以北35公里）附近南下，另外还发现了正在大田（汉城以南140公里）附近北上的大部队。然而，第10军的情报部估计汉城的防御兵力有2万人左右，并判断："即使敌人想确保汉城，但只要得不到有力的增援，那也是不可能的。敌人也不认为以现在的兵力能够进行有效的防御。"这个判断同东京和华盛顿的判断都是一致的。

到19日黄昏，即登陆第5天为止，陆战师的损失是亡145人、伤后死亡20人、伤979人和失踪5人。

二、渡过汉江

9月19日赋予第5陆战团的任务是"在杏州渡口（金浦机场东北5公里，汉城以西13公里）渡过汉江，从西面进攻汉城"，预定20日上午4时开始渡江，加紧进行准备。当时，团的配置是：以塔普雷德的第3营占领杏州南岸一带，以牛顿的第1营占领永登浦西侧高地一带，以预备队罗伊斯的第2营担任金浦机场的警戒，南朝鲜陆战队在其左翼担任

警戒。此外，为了渡河侦察，师配属给的侦察连，一部进行泅水侦察，主力准备乘履带登陆车渡江。

据《陆战队的战斗日志》记载，靠近团部的机场事务管理所高兴起来了。因为从东京和华盛顿飞来的新闻记者和集团军的视察官们挤得满满的，煽起了获得战争胜利的气氛。他们都是负有重要任务的人们，但也都是令人麻烦的人。这些客人们强烈要求会见正在忙于渡河准备的团长和参谋们，希望谈话，要求签名，寻问对下次作战的看法。

因为参谋们正在准备下次重要作战，所以要求他们悄悄地进行。但却白费劲了。终于到了下达渡河进攻命令和协调营连长会合的时间，但客人们的喧闹总是静不下来。默里团长终于动了肝火，把这些吵闹的客人赶了出去。

渡河计划 默里团长将渡河点选在杏州渡口了。这个渡河点的不利条件是通过杏州村庄，被右面的德阳山（125高地）俯视着。但汉江两岸是断崖，重型车辆能渡河的地方只有这个渡口。此外，这里江面宽为550米，是最窄的地方；如果能夺取125高地，就可以利用它掩护渡河点和用作进入对岸的据点。

渡河的方法是隐蔽渡河。由于炮兵未能进行充分的火力准备，所以是在夜间秘密渡河。

将近下午3时30分，3名营长、2名突击连长（H连连长鲍恩中尉和I连连长马克缪莱中尉）和霍顿侦察连连长逐次集合起来了。

第1梯队指挥官们进入会场后，互祝获胜，悼念已故战友，预想明晨进行渡河战斗。室内被纸烟的烟雾弥漫着。军和师的参谋列席了会议。第1梯队指挥官们以一种尊敬和羡慕的心情看着参谋们的美丽的面孔和服装。有的指挥官拉着

参谋朋友轻声地说："能得到一天休息该多好，这次战争我们怎么打呢？看看吧。"

默里团长进来后，会议开始了。团长平静地以不介意的语调开始讲话了。他说：

"这次渡河是陆战队进行的第1次渡河作战。陆战队多年来完成了各种作战任务，但渡河作战还没有进行过。……起草计划的时间短，也没有准备的时间，连惊恐的时间和重新问一问理由的时间也没有。……团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完成自己的任务。"

接着情报主任威廉·埃斯塔·莱恩少校说明了敌情：

"汉江北岸的敌情不明。……因此也不知道在这次渡河和尔后进攻汉城时敌人会进行何种程度的抵抗。……渡河点附近的航空照片据说是拍照了多次，但是还未发下来。抓了一名俘虏，他说在杏州镇出口的地方埋设了很多地雷，但没有办法确认这一情况。……"

连长们听了这个说明后，认为希望知道的事情基本上都涉及到了，但这个说明没有什么内容，很不得要领，好像有这样的感觉"坐在了刚吃第一口就撤下去的酒席前面。"然而，渡河作战时取得的情报，大体上也就是这样。

下面，作战主任丘尔茨·布莱西少校说明了渡河计划。布莱西少校登陆时扭伤了膝盖，一瘸一拐地走路。少校以不容辩解的口气首先详细叙述了因炮兵的炮火准备不充分而必须隐蔽渡河的理由后，转到机动计划的说明上了。他说：

"团的任务是渡过汉江，确保杏州北侧的滩头阵地。霍顿的侦察连，首先秘密侦察敌人占领的江岸，如果没有敌人防守，就命令连主力乘履带登陆车渡河，占领杏州和125高地。此时，在排除通往

汉城的主要公路上的地雷的同时，防备敌人的反击，以地雷封闭通往汶山的道路。”

“塔普雷德的第3营，上午4时渡河，超越霍顿连向汉城进攻，夺取95高地至35高地一线。”

“罗伊斯的第2营，上午6时开始渡河，超越塔普雷德营向汉城进攻。”

“牛顿的第1营作为预备队。上午6时以前向渡河点集结兵力，按特别命令渡河。坦克部队和团的重火器，按特别命令渡河。”

“一面期待着霍顿的勇敢，一面使无线电静默到H时止。”

布莱西少校传达命令一结束，指挥官们进行了简单的协商后就匆匆忙忙地回去了。在日落前必须完成各项准备工作，所以不能磨磨蹭蹭。

侦察　侦察连长霍顿上尉挑选了14个人组成了泅渡班。其中包括有出生在汉城、会讲朝鲜话、熟悉这一带地形的霍莱斯·安德伍德中尉和磁带录音机专家杰克·锡格尔少尉。锡格尔少尉是海军的情报宣传军官。他是录制这次历史性的泅渡录音，是默里团长硬请来的。

夜里天空晴朗，下弦月的月光淡淡地照射着汉江。除所能听到远处的犬吠外，非常寂静。泅渡班在霍顿上尉率领下，于下午8时30分沉身于混浊的汉江，开始静静地游着。一行人似乎是没有响起水声和溅起水花，以蛙泳横队前进。武器、弹药和磁带录音机等装在橡皮艇上拉着。

50分钟左右泅渡过了汉江，悄悄地爬上北岸，稍事休息后，开始侦察杏州村庄和125高地。没有北朝鲜军队。履带登陆车似乎能直接爬上渡口。一切都很顺利。

卡山少尉带领几个人侦察了125高地。登上陡坡的少尉，因是在淡淡的月夜前进，所以看不清楚，认为哪里一定是125高地山顶。哪里也没有敌人。

下午10时10分前后，向各方向派出的侦察兵都回来了。杏州村庄里和出口处都没有北朝鲜军队。特别是卡山少尉报告说125高地山顶上也没有敌人，这是非常重要的。

奇袭渡河的失败　霍顿上尉向搭乘履带登陆车正在待机的连主力发出了开始渡河的信号。9辆履带登陆车一面发出发动机的响声一面临近中流，这时突然在1500米处的125高地的棱线上有几挺机枪开始射击了，接着追击炮也开始进行弹幕射击。这些射击是猛烈而准确的。4辆履带登陆车的驾驶员负伤了，车被水流冲到沙州上了。默里团长看到这一情况，立即放弃了奇袭渡河的念头，不得不命令返回。卡山少尉侦察的高地是距125高地山顶以西1000米左右的山包。

那时，在江岸上的霍顿上尉一行也开始受到射击。默里团长决心在日出后实施强行渡河，命令霍顿上尉返回。

霍顿上尉首先指示游向搁浅的履带登陆车后，再次跳入机枪子弹和追击炮弹倾注下的汉江。向回游到中流时，霍顿上尉背部被追击炮弹弹片击中而负了重伤，另外2人也负伤了，但他们边相互帮助边游了回来。1人失踪，但已没有充裕的时间寻找了。

强行渡河　20日天明后，对125高地展开了猛烈的炮击和轰炸。然而，由于紧急改变了计划，通信联络不畅通，不可能收到充分的效果。可是，默里团长注重求快而下令开始强行渡河。因为，既然已暴露了企图，在充分展开炮兵，反复进行调整射击期间，敌人一定还会进行更大的增援。

当时，团的指挥所是在能俯视渡河点的开花山上，但天

亮后，谢弗德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史密斯师长、斯特鲁布尔舰队司令官和阿尔蒙德军长等率各自的参谋前来观战。并且记者团一行也拥上来了。

I连（连长麦克米伦中尉）分乘履带登陆车正在集结地待机，在像天皇面前比赛那样气氛里，士气更加高昂，上午6时45分，命令一下就从集结地出发，直接向汉江突进。排成横队的履带登陆车，边以车载机枪进行连续射击边开始渡河。

然而，来自125高地的机枪射击非常猛烈，I连遭到了很大损失，但他们乘坐着履带登陆车爬上北岸，占领杏州村庄后就乘势进攻125高地，经过勇敢地战斗后，于上午9时40分夺取了该高地。

上午10时，罗伊斯营开始渡河，超越第3营后边排除轻微抵抗边东进，并且进到了大德山（127米）至望月山一线。团在黄昏前完成了渡河，工兵随着架设舟桥。

21日晨，团击退了约有200人的反冲击后，沿开城公路进攻，完全击破了逐渐增强的抵抗，黄昏时推进到鞍山山脉西麓的白川一线。于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明日能够进入汉城。

这天麦将军收到报告说："第5陆战团正在顺利地向汉城急进"，并且期待着21日占领汉城边返回东京了。9月22日出版的《朝日新闻》大规模地报导了胜利将军返回东京。

三、进攻永登浦

在第5陆战团正准备渡过汉江的19日夜里，右翼的第1陆战团正在准备进攻永登浦。永登浦是汉城郊外的大工业

区，并是汉江南岸的交通枢纽。永登浦争夺战决定着汉江南岸的作战形势。

制定的计划是，普勒团长在史密斯师长的指挥下，将同第32团换班的右翼霍金斯中校的第1营转用到正在占领着永登浦西侧高地一带的第5陆战团牛顿营的正面，从20日晨开始，以霍金斯营沿汉江堤坝进攻，以萨特尔营沿汉城—仁川公路进攻，夹击永登浦。因此，霍金斯营同牛顿营进行换班，但由于运输队到达迟了，霍金斯营的出发也大大推迟了。

在永登浦西侧高地上，牛顿营焦急地等待着霍金斯营的到达。营为了翌日的渡河，奉令于6时以前在渡河点集结，为此，必须在下午9时从现阵地出发。牛顿中校希望在白昼换班，但霍金斯营一直未来。到了夜晚，霍金斯营的A连和C连先后来到118高地换班，但80高地和85高地始终未见换班部队。好像是因夜晚漆黑而没有来到。没有办法，牛顿中校只好撤离了，结果是放弃了80和85高地。

反冲击　20日拂晓，守备永登浦的北朝鲜第18师各以1个营沿汉江堤坝和汉城—仁川公路果敢地进行猛烈的反击。即所谓的阵前反击。

向汉城—仁川公路正面实施攻击的营一级北朝鲜军队，以5辆T—34坦克为先导，稍微突进了正在占领反八字型阵地的萨特尔第2营的包围圈中。正在等待的萨特尔营，将敌人诱惑到最近距离，使其蒙受齐射的交叉炮火。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火箭筒射手康奈日上等兵挺身迫近T—34坦克，瞬间击毁2辆，在瞄准射击第3辆时阵亡了。到处都发生了手榴弹战斗。并展开了白刃战。虽然是短暂的，但在微暗中的激战持续到日出，北朝鲜军队撤走了。北朝鲜军队年轻士兵的尸

体散乱在道路上、路旁沟里、阵地前的斜面上等到处都是，其数目超过300具。

另一方面，向118高地反击的北朝鲜军队，首先夜袭了80和85高地，但出乎意料，这里没有美军。因此，以一部分兵力向118高地进行战斗侦察，发现那里有强大的美军。北朝鲜军队占领了80和85高地，等待美军的进攻。

这次意外的反击，使第1陆战团预定进攻永登浦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特别是霍金斯要夺回80和85高地，必须付出宝贵的时间和没有想到的损失。

上午10时前后，第1陆战团从安养川西岸高地向80和85高地前进，并且调整态势，准备进攻永登浦。可是，沿汉城—仁川公路前进的萨特尔营经常受到来自右侧后的射击。由于萨特尔营的右翼是同第32团第2营齐头并进的，所以认为是友军的误射，但结果仍然是敌人。因此，萨特尔中校向第32团提出要求说："以G连攻击贵团正面之敌的右侧后，希望尽快地击退这些敌人"。可是，第32团回答说："那个高地很早就控制了"。双方一研究就知道了地图不一样，第32团位于距萨特尔营4公里的右后方。当时美军使用的地图是大正时代旧日本印制的地图。

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开始进攻时间一再推迟，阿尔蒙德将军就带领普勒团长进至萨特尔营指挥所，亲自侦察了永登浦的防御设施。并且招唤炮兵实施充分的火力准备，决定以第7师夺取道德山后，两师同时开始进攻，将进攻的时间定为21日上午6时30分。因此，炮兵和航空部队这天的一整天向永登浦实施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力图粉碎北朝鲜军的战斗意志和烧毁其设施。

蚁穴 21日上午6时30分，发射了1800发炮弹的进攻火

力准备结束后，霍金斯营和萨特尔营分别向永登浦的西北角和西南角发起了进攻。然而北朝鲜军队进行了拼命的抵抗。左翼的霍金斯营的第1梯队未能越过安养川的堤坎，右翼的萨特尔营在徒涉安养川时损失85人，并且在敌前最近距离上进退不得。北朝鲜军队的炮兵和追击炮从永登浦南侧高地上进行了猛烈的射击。下午晚些时候，巴默团长以预备队的第3营超越萨特尔营实施进攻，但其进攻也没进展。

在该市区两个突出角正在展开激烈战斗的时候，在市中心发生了意外的事情。

督励第1梯队回来的霍金斯中校详细侦察了永登浦敌人的阵地后，发现北朝鲜军队在市中心没有配置兵力。霍金斯中校以预备队A连突击这一空隙。

A连连长罗伯特·巴罗上尉将3个排的全部兵力并列在高地一端的贮水池的堤坝上，一声号令同时越过堤坝，通过没腰深的水田靠近安养川南岸的堤坝，整顿了态势。接着一口气渡过齐腰深的泥泞的安养川，在北岸堤坝的后面组成了攻击态势后，勇往直前地向永登浦中心突进。在此期间，该连没有受到任何射击。此外，市内1个北朝鲜兵也没有。在连的右后方和左后方有着激烈的枪炮声，但永登浦市内却恢复了像死人一样宁静，反而感到令人可怕。

巴罗连向市中心前进，突进600米左右后就到达了市中心的十字路口。然而，一直没有看到从左面攻进来的B连，而且也没有遇到敌人。可是，右后方的枪炮声和左后方的枪炮声一直没有减弱的样子。巴罗上尉向营长报告说："本连已进到永登浦市中心600米处，但没有遇到敌人和友军"。然而，霍金斯营长的指示是："没有关系，前进"。

巴罗上尉分析判断了情况，结论是，本连是从北朝鲜军

队配置的间隙渗透进来的，现在已经进到了敌人的腹部。应该继续前进，推进到城的东端就能切断敌人的退路。在连的军官中有的人申述说："只有我们孤立无援的1个连，这是危险的"；也有人说，"我连已陷入敌人的圈套。敌人是故意引诱和包围我们连的"。但巴罗上尉的决心没有改变。

巴罗连伏击并打垮从汉城方向跑步前来增援的数十名北朝鲜兵，中午前后前进到了城的东端。这里有高、宽各10米的筑堤式的汉城—釜山公路，成东西走向。连占领了这个堤坝阵地。该阵地是长150 米左右的带形阵地，由挖掘在堤坝侧面的高低不一的双人掩体连接而成。在堤坝南侧的士兵面向市中心可以看到300米对面北朝鲜军队的弹药库小楼房，其前面市中心处，并列着法院、市政厅和药品仓库的5层楼房等。北侧的士兵能俯视汝夷岛机场，其对面是汉城市的一排排房子。

连一面修筑工事一面时刻等待着北朝鲜军队的进攻，但北朝鲜军队好像在忙于城两端的战斗，一直未向这里进攻。

到下午晚些时候，北朝鲜军队以小部队前来进行侦察性的进攻。连很容易地将其击退了，但当时以预有准备的射击摧毁了弹药库。像原子云一样的蘑菇形喷烟升上了天空。

巴罗上尉以这一喷烟为基点，向营部报告了连的位置，由于无线电电池电力减弱，所以不能进行充分的联络。

黄昏后，5辆T—34坦克从市里开出来了，并且一面在巴罗连阵地的堤坝南侧间隔30米左右，平行在旧道路上跑来跑去，一面以85毫米主炮的机枪进行了5次猛烈射击。

士兵全部隐蔽在堤坝上很深的堑壕里，只有火箭筒射手进行了反坦克战斗，但这种一个对一个的战斗是值得看的。火箭筒射手将第1辆坦克的炮塔穿了个洞，接又击毁了2

辆，与此相反，由于坦克是发射了反坦克用的穿甲弹，所以弹丸钻入土里，未给连造成损失。其余的2辆坦克分散地退回市内了。

(参考)　当时，在陆战队里进行了火箭筒击毁T—34坦克的竞赛，谁击毁的最多就给谁巨额奖金。自那以后，陆战队就不惧怕T—34坦克，就像是毫不介意的样子。开战初期发挥可怕威力的T—34坦克成为陆战队士兵的立功对象，已经不能获得战果了。所谓“劣势的坦克只不过是口棺材”的这一严厉无情的科学力量之差别就表现在这里。史密斯将军说：“战败是研究优于敌人武器的刺激剂。如果士兵有积极击毁敌人的热情，那其兵器就意外地出现在手边”。

实际上，在汉城仁川地区的作战中有53辆T—34坦克参加了战斗，但其中有48辆被击毁，5辆完好无损地被丢弃了。在汉城附近的作战中，T—34坦克已经完全失去了开战初期的那样可怕的威力，可以说几乎没有收到实效。

然而，受到坦克攻击的巴罗上尉以无线电向营部要求说：“反坦克火器只有火箭筒，希望得到空中支援”，但回答说：“已经天黑，没有办法”。

不久，北朝鲜军队开始进行夜袭。从下午9时左右到深夜，一面喊着万岁、万岁一面反复地进行了4次突击。该连每次都发挥全部火力将敌击退了，但在第4次时，将敌人放至阵地前10米左右的地方才开始射击。北朝鲜军队在房屋后面准备第5次夜袭了。听到军官正在用高亢的声音鼓舞士气说：“这是最后的突击”。连的弹药已经所剩无几了。大家

下决心拼博时，韦伯下士挺身荫蔽前进，从荫蔽处狙击正在训话的军官。第5次夜袭只是发出了喊叫声。

不久，周围迅速地寂静下来，北朝鲜军队好像撤走了。天明后一看，巴罗连的堤坝阵地前面散乱着275具尸体和50多件武器。

第1陆战团于22日晨扫荡了永登浦，进至汉江桥畔。

在永登浦奋勇作战的北朝鲜军队是第18师的一部和第9师的第87团。据俘虏讲，第87团是8月中旬在第9师向洛东江畔南下时，为了仁川的防御而留下来的。然而，由于九月攻势进展不顺利，所以北朝鲜军队将第87团从仁川撤出而要增派到洛东江畔。可是，该团于9月15日到了金泉，那正是仁川登陆之日。因此，该团奉命立即返回，16日乘火车从金泉出发，昼间在隧道内荫蔽，只是在夜间行驶，于9月20日天明前到达永登浦，总算赶上了21日开始的战斗。如果陆战师能按预定的那样于20日进攻永登浦，也许就能非常容易地夺取永登浦了。

另据俘虏供述说：20日晨的拼命反击是为了掩护第87团的到达，并且给团的防御配备争取充裕的时间，力图以攻势坚持战斗。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正如北朝鲜当局期待的那样，第87团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例如，某营受到了近80%的损失，但还固守住汉城—仁川公路正面的阵地。北朝鲜军队在永登浦的防御，由于巴罗连渗透进来，像堤坝溃于蚁穴那样地崩溃了，但其抵抗是很猛烈的。北朝鲜军队的士气并未因仁川登陆而有丝毫减弱。因此，海军陆战师的首脑看到北朝鲜军队的顽强抵抗和拼命的防御，感到攻占汉城不是像最初预想的那样容易。他们持有这样的感觉不是没有道理的。

四、确保南翼

夺取安养里。9月20日第1陆战团正在准备进攻永登浦时，其南翼的第7师第32团在掩护海军陆战师的右翼的同时，以在安养里附近切断汉城至釜山的铁路和公路为目的，以第1营向安养里进攻，以第2营向永登浦南侧高地进攻。

可是，作为团进攻的主要轴线是狭窄的乡村道路，到处敷设有地雷。引导第1营进攻的第73坦克营A连的尖兵在同一地方一次被炸毁了3辆履带推土机。狭窄的土路完全被堵塞了，尖兵进退维谷。因此，比尤钱普团长到达现场，刚下吉普车登上小山包的时候，丢下不管的吉普车也被地雷炸飞了。工兵连全力以赴地排除地雷，仅这一天就挖出地雷约150颗。然而，北朝鲜军队的兵力不多，其抵抗程度也不那么激烈，所以能在黄昏时夺取道德山和钢矿山的一部，控制了眼下的汉城至釜山铁路。

21日，第32团一面同第1陆战团共同进攻永登浦一面继续前进；黄昏时，第1营打垮了在安养里以北2公里的300高地上顽强抵抗的北朝鲜军队，第2营夺取了永登浦南侧的111高地。

这期间，在团的南翼担任警戒的侦察连，于下午2时30分左右趁机夺取了安养里。第7师巴尔师长，得知这一情况后，将坦克排配属给侦察连，命令它向水原机场突进，并指示师作战部长亨利·汉普顿中校和情报部人员爱德华少校与其同行。

侦察连于下午4时30分以坦克为先导开始南下，在水原市中捕获了北朝鲜第105装甲师所属的少校以下37名俘虏后，黄昏时进到了水原机场的南侧棱线（水原以南5公里）；并

以公路为中心占领了环形阵地。下午9时左右下弦月升起，战场上撒满了绚丽的月光。远方的犬吠打破了战场上的宁静。

可是，由于连和师司令部间的无线电通信联络的中断，在师司令部里的巴尔将军以下人员感到非常忧虑。即使派出传令兵，也说："水原有敌人，不能通过"。有的情报说，北朝鲜第105装甲师北上了，所以，作为战场心理之常情，也许不会陷入敌人的圈套吧？各种最坏的事态也浮上了心头。巴尔师长非常担心，决定以装甲支队同侦察连取得联系。

第73坦克营营长加尔温·S·范纳姆中校指挥的范纳姆支队（行军序列为工兵1排、第73坦克营B连、该营指挥班、第32团K连、第48野战炮兵营C连和卫生班）于下午9时25分从安养里出发，依靠月光以最大速度南下了。随支队同行的有师情报部长约翰·W·帕德库中校。

支队接近水原时，帕德库部长以携带的无线电台同正在随侦察连同行的爱德华少校的无线电台取得了联系。而且得到情报说侦察连平安无事，水原市没有敌人。因此，范纳姆中校决定同侦察连会合。然而，尽管月色明亮，但毕竟是在夜间，所以要准确无误地向侦察连阵地的入口派出响导。

范纳姆支队根据情报得知水原没有敌人而感到放心，在深夜到达水原东门时，东门已在黄昏轰炸中倒塌了。因此，刚要迂回城区南下的时候，埋伏在隐蔽处的5辆T—34坦克突然开始射击，首发炮弹击破了最前面的连长车。于是在月光下立即开始了激烈的坦克战。在几分钟的对射期间，北朝鲜军队的坦克队丢弃了1辆坦克后退走了。支队立即进行追击，但在城的入口处看不见了。范纳姆中校想，与其在城的

暗处遭到伏击，不如等到天亮再追击好，于是就在城的入口处停下来了。

爱德华少校等人在水原机场南侧棱线的环形阵地上听到水原方向响起了激烈的炮声，但不久又听到了坦克南下过来的轰鸣声。坦克排排长温·桑特少尉认为这种履带滚动声好像是T—34坦克发出来的，但少校却大声说："不，这是范纳姆正在南下"。因此，爱德华少校在前面带路，乘4辆吉普车出发了。汉普顿作战部长也随同前往。

大约北进1公里半左右，正在南进的4辆坦克出现在月光下了。认为一定是友军的爱德华少校用灯光发出了识别信号。坦克停止前进了。但当爱德华少校一靠近，坦克就突然边以机枪射击边突了过来。全体人员从吉普车上跳下来伏在路旁沟内，但汉普顿中校似乎还认为是友军，并且边摆手边向坦克靠近。当中校接近数米时，坦克以机枪进行射击。中校被打成两截倒下了。接着坦克就压在最前面的爱德少校的吉普车上，将其压毁了，但少校在路旁沟内却安全无恙。最后尾的吉普车总算逃离虎口，向连部告急去了。

4辆T—34坦克仍然继续南进，几分钟后，先头坦克突进侦察连的阵地内。第2辆坦克刚要突入时，正在等候的桑特少尉下命射击了。射击距离是40米。由于5辆潘兴式坦克的猛烈射击，突进阵地内的2辆T—34坦克忽然燃烧起来了。后面的2辆T—34坦克见此情景后就一溜烟地返回去了。

范纳姆支队于22日天明时通过了水原市内，在城的南侧收容了汉普顿中校的尸体，并且同侦察连会合后占领了水原机场。接着，在中午时第31团（团长为查理德·P·奥万夏因上校）主力进入机场，加强了对机场的占领。第10军的南

翼在这里建立了。

水原机场是从水原南侧沿公路西侧延伸的，1700米的主跑道可起降大型的C—54运输机。完好地占领水原机场，对第10军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9月21日夜，第10军的前线态势是：第5陆战团进到汉城西侧，第1陆战团到达永登浦，第32团推进到永登浦南侧高地至养安里一带，侦察连和范纳姆支队进至水原周围。第1陆战师采取了从南面和西面包围汉城的态势；第7师以1个团掩护海军陆战师的右翼，并以另1个团在水原南侧控制着这次作战即被称为铁锤作战的铁砧部分。

滩头阵地扩展顺利，已经扩大到登陆作战的范围之外了。下午6时，在汉城和仁川的陆上作战的指挥权，已由斯特鲁布尔舰队司令官移交给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将军了。

另外，21日这天，第7陆战团开始在仁川上陆。到这天为止，在仁川港上陆的兵力为49568人，车辆5356台，货物22222吨。

再者，第7师的第17团作为第8集团军的海上预备队正在釜山海面待机，但由于21日这天第8集团军的进攻进展很大，所以奉命于24日在仁川上陆。

五、北朝鲜军队的作战指挥（参照插图4）

在此期间，北朝鲜军队最高司令部得知联合国军仁川登陆作战的全部情况后，判断击退登陆是不可能的，并且企图从洛东江前线的集团军主力中撤回一部分部队构成新防线。然而，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阻止仁川登陆部队向春川或原州方向的东进和向大田与清州方向的南下。可是，在当时这一紧急情况下能使用的兵力，只有正在向南方战线急进中的

第18师，所以没有力量以攻势行动将登陆部队封锁在滩头阵地上。因此，他们认为汉城是政治中心和军事战略上的要点，也是登陆部队的目标，企图在以坚守汉城来吸引、牵制住登陆部队的同时，从洛东江畔调来能够抽出的兵力阻止登陆部队的南下；搞得好的话，可以反包围来击退正在围攻汉城的联合国军，在这一带构成新战线。关于这个问题，《北朝鲜公开史料》叙述如下：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根据党的方针所采取的措施是：适应当面的战况，加强汉城地区的防御，阻止在仁川登陆的敌军向原州、大田方向进攻，并牵制敌人在洛东江战线的攻势，以保证汉城战线和洛东江战线的联系，挫败敌人的进攻。"

根据以上的作战方针，北朝鲜军队最高司令部向汉城仁川地区增派的部队有前述的第18师、从洛东江畔调回的第105装甲师与第9师的第87团、一个月前在铁原编成的第25旅和在沙里院编成的独立第78团。

因此，得到这些部队增援的西海岸防御司令官崔庸健将军以身边的第18师的一部阻止登陆部队扩大地盘，争取时间，同时以第18师和洛东江调回来的第105装甲师（实际兵力为40—50辆坦克）以及第9师的第87团坚守永登浦，从北方调来的第25旅和独立第78团坚守汉城，在此期间将正在北朝鲜重新组建的第19师、第27师、第31师、第43师、第17装甲师和从洛东江畔调回来的兵力集中在汉城周围，企图构成新战线。

然而，如前所述，第18师正在向南方战线急进中，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天安，后尾尚在汉城，所以不能以集中起来的兵力进行作战。于是，第18师师长命令驻在汉城的第22团

于15日夜进至富平市附近，掩护师主力的集中，但该团的先遣的第2营，于16日晨和17日晨在富平市西侧遭到伏击，接着团主力又在该市周围被打垮。因此，北朝鲜第18师师长命令在水原附近集结的第70团主力增援素砂正面，在18至19日间利用素砂至永登浦间的丘陵地带进行防御，但因兵力悬殊，毫无办法。

此外，作为决战兵力从洛东江畔紧急调来的第105装甲师，由于联合国空军的阻滞而不得不分散地北上，而且因战况紧迫，包括该王牌部队在内不得不使用各到达部队逐次投入前线，所以这个师也不能作为统一兵力使用。如前所述，第9师第87团所处的状况也是到20日晨才能到达永登浦。

因此，当时的形势是永登浦在20日晨尚未完成部署时受到攻击，但北朝鲜第18师师长手边只有从天安附近返回来的不足1个团，而且该团是新编成的，未经训练。永登浦的防御濒临危机，丧失永登浦就意味着汉城的孤立。必须想方设法掩护第87团进入，并且以该团为基干来固守永登浦。第18师师长下了最大的决心，即使短时间拖迟滞敌人的进攻也要争取时间，因而决定于20日天明前袭击正在准备进攻的敌人。

如前所述，北朝鲜第18师师长各以1个营分别对汉城至仁川公路正面和118高地正面断然进行了夜袭。然而，由于指挥不当、缺乏训练和情报不充分等原因，在汉城至仁川公路正面上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在118高地正面却能够利用美军的错误，将其进攻延长了1天。

第87团和第18师残部坚守了永登浦。他们的顽强奋战是很出色的。然而，由于信心不足的错误，被美军从阵地中央渗透进去切断了退路，其防御在一天内就崩溃了。奉命从永

登浦返回了车岭山脉和锦江一线。

北朝鲜公开史料记述这个时期的战况说（着重点表示与美军资料不同之处，括号内为编者的说明—编注）：

“16日，我军部队在增援部队的支援下，向已侵入仁川地区的敌军进行了猛烈的反冲击（16日早晨的反击），给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战斗技术器材以莫大的损失，使敌人不得不减慢进攻速度。”

“西海岸防御司令部为了打开仁川地区的严重局面，计划发动仁川至汉城地区的我军部队①进行强大的反攻。”

“9月17日，我军部队向素砂附近进攻的敌人展开了猛烈的反攻。我军部队在这次反攻中，使敌人陷入混乱，并给予莫大损失，迫使敌人后退7公里以上。敌人重新整顿和增强了兵力后，向永登浦和富平两个方向继续进攻。”

“我军部队针对敌人的进攻，在每一战线上顽强抗击敌人，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我工兵在仁川至汉城公路上敷设障碍物（地雷），同敌人的坦克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步兵在炮兵的支援下，给了敌人以很大的打击。”

“由于我军部队的顽强抵抗，敌人受到莫大的损失后，在9月18日攻到了汉江和安养川左岸地区。”

“最高司令部为了加强汉城地区的防御，派遣一部分预备队②加强了汉城地区的防御兵力。”

“西海岸防御司令部根据最高司令部的方针，加强了汉江和安养川右岸以及汉城市的防御。在通向汉城市所有公路上

① 指第18师—编注。

② 系指独立第25旅和独立第78团—编注。

埋设了反坦克地雷，设置了防坦克桩。”

“我军部队给了敌人以越来越沉重的打击。”

“永登浦地区的我军部队，向侵入永登浦地区的敌人进行猛烈反冲击，击退了敌人，阻止了敌人的前进（20日早晨的反击）。金浦方面的敌人企图在云杨浦地区渡河，但被我军击退了。”

“敌人企图在永登浦地区渡过汉江迅速占领汉城，但是这个企图遭到失败。于是敌人把这一地区的主力转移到金浦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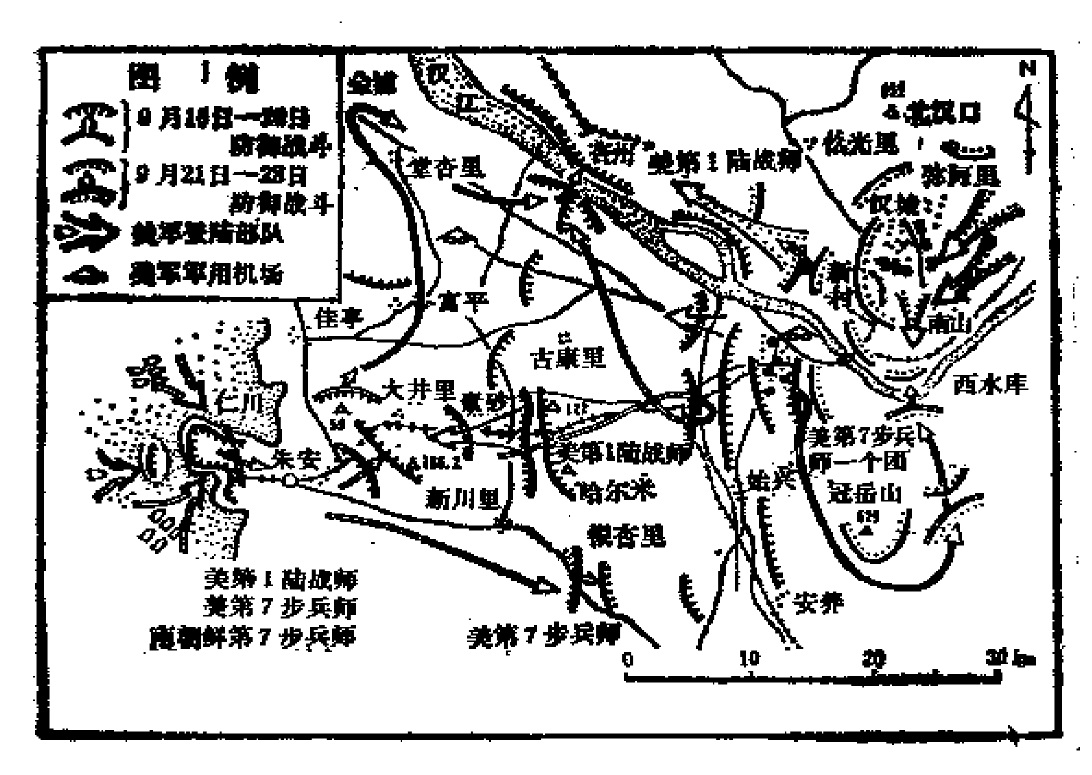


插图4　仁川至汉城的防御略图

第四章　汉城的攻防

以人类最大的期待和灵感为基调而战斗的我军部队，得到怜恤心强之神的保佑，此时解放了南朝鲜的首都汉城。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仁川登陆后过了一个星期的9月21日黄昏，第10军正在稳步而顺利地进行夺回汉城的准备。其态势如下：

第5陆战团一面驱逐北朝鲜军队的警戒部队，一面于黄昏时进到汉城西郊的沙川一线，并且正在准备从22日晨对耸立在眼前的鞍山山系即汉城的西壁实施进攻。另外，第1陆战团攻占永登浦后准备从南面进攻汉城；第7陆战团正在向仁川上陆。

另一方面，第7师继续以第32团对汉城东南侧的汉江南岸进行扫荡，以第31团在水原南侧设置铁砧。

南朝鲜首都汉城三面为险要的山峰，南面有汉江保护着。可以说是在盆地里发展起来的大城市，难攻易守，历史上没有围绕这里进行过激烈的攻防战斗。因此，汉城市民认为“汉城是南朝鲜最安全的地方”。

第一节　西　壁

保卫汉城西面的墙壁是鞍山山系。这个山系是耸立在汉城西侧的北汉山系的支脉，以鞍山（296米）为起点向南延

伸，不久没入汉江。这是一座南北4公里、宽500—2000米的多岩石的像屏风一样险峻的山，被杂草和灌木覆盖着。

一、北朝鲜军队的汉城防御准备

北朝鲜军队为抓紧汉城市民的心，从8月中旬开始集中市民进行义务劳动，在南山一带人们容易看见的山上构筑阵地；但仁川作战一开始，就在汉城四周和市中心拼命地构筑阵地。不分男女老少，动员全体市民在鞍山、北汉山和市内南侧高地挖掘环形堑壕，并且还在要点挖掘了洞窟。在市内紧急设置了路障和据点等。全市市民正在到处奔走，说汉城是最安全的这一不详之言好像在这里第一次破产了。“北朝鲜公开史料”对汉城的防御记述如下：

> “西海岸防御司部所属人民军部队和汉城市民，为了坚守汉城而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人民军部队在汉城市和市郊区组织坚固的防御。汉城市民也积极帮助人民军部队修筑防御工事。在汉城市内构筑了坚固的路障。汉城地区工人们拿起武器参加了汉城的防御战。共和国北半部的工厂企业和农村广泛举行群众集会，发出支援和鼓舞汉城防御者们开展顽强斗争，消灭企图强占汉城的敌人的公开信。”

如前所述，担任汉城防御的骨干部队是独立第25旅和独立的第78团。

第25旅于一个月前在铁原完成编组，为了参加进攻釜山而进行紧张的训练。但奉命于9月15日向汉城集结，当夜乘火车从铁原出发，19日夜到达汉城①。

---

① 这一事例显示出以飞机阻滞铁路运输也是有限度的—编注。

独立的第25旅总共有2500人，是以步兵2个营、重机枪4个营、工兵1个营、76毫米加农炮和120毫米迫击炮各1个营为基干的特殊编制，好像是专门担任防御的部队。旅长为留苏的45岁崔少将，军官和军士大部分是中国军队身经百战的老兵。

独立第78团的编成类似第25旅，具体情况不详。

汉城防御司令部将防御重点放在汉城的西壁鞍山山系，并且将第25旅配置在此。该旅是从19日夜到20日天明配置的，这相当于美第5陆战团在杏州渡过汉江的时候。

在鞍山山系的南部，有汉城至新义州的铁路穿过，有后来引起人们注目的3个标高均为105米的高地。南面两个高地为卧牛山和老姑山，铁路隧道通过的北面的105高地为无名高地，这三个105高地，冠以北、中、南，以示区别。此地带曾经是日本军队作为演习场的区域，日军为了进行训练，在这里构筑了演习用的各种防御工事，特别是构筑有仿苏中边境据点的、混凝土掩体、洞窟、横穴式阵地和掩盖交通壕等，所以这个地区自然就成了既设阵地。北朝鲜第25旅利用了这个既设阵地。

北朝鲜军队的阵地像苏军的普通阵地那样，将支撑点配置成花纹形状，各支撑点通常以据点为中心，其四周以双人用的罐式掩体与堑壕，在反斜面挖掘的横穴和洞窟包围着。各支撑点一般配置重机枪1挺和轻机枪2挺，由狙击分队（其中有自动步1支和冲锋枪1支）掩护着。

火力网是以分散设置在各支撑点的50挺以上重机枪的交叉射击为主编成的，其死角以轻机枪、自动步枪、和中、轻迫击炮的弹幕来消灭。自动火器1公里正面的配置密度为：重机枪13—14挺、自动步枪以上火器52—56支，是以20米1挺

机枪的比例配置的。120毫米的重迫击炮和炮兵数量没有那么多，但射击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独立第78团以一部分兵力警戒西壁以外的正面，主力好像作为预备队控制在市内。另外，21日夜从永登浦撤回来的第18师和第87团残部也集结在市内作为预备队。

二、决　战

9月21—22日夜，第1陆战师非正式提出进攻汉城计划。其要点是：

1. 第5陆战团作为中央部队进攻鞍山至南105高地之间。
2. 第1陆战团25日夜在永登浦附近渡过汉江，作为右翼第1梯队，配合第5陆战团从汉城西南部突入市区。
3. 第7陆战团迅速从仁川出发，作为左翼第1梯队，加强从北方包围汉城的准备。

这就是企图将师的全部力量集中在汉城西侧，从西面实施强有力的进攻。

阿尔蒙德军长收到这个计划报告后，认为，海军陆战第1师想只以自己部队攻占汉城，这个计划不论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特别是从团结盟军这一点来看是不理想的。因此，阿尔蒙德将军指令南朝鲜海军陆战队和南朝第17团参加海军陆战第1师的进攻计划。此外，担心只从西面进攻是危险的，暗示应以第1陆战团从南面包围，但史密斯将军以后述的理由没有服从。

22日的进攻　第5陆战团于上午7时，并列配置3个营，以沙川作为进攻发起线开始对西壁发起了进攻。

各营的进攻目标是，北翼的第3营进攻鞍山（296）高地，中间的南朝鲜海军陆战队进攻中105高地，南翼的第1营进攻南105高地。第5陆战团的官兵由于登陆以来没有遇到过大的抵抗，所以认为今夜能平平安安地进入汉城市内。可是，出乎意外，汉城的西壁是很坚固的。汉城的攻防战斗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中间的南朝鲜海军陆战队首先将66高地和88高地作为中间目标发起了进攻，但突然被炮兵和迫击炮的弹幕所包围，遭到机枪火力的交叉射击，受到了很大损失，陷于难以前进之中。

塔普雷德的第3营，一面得到猛烈的支援射击和空中支援，一面奋勇战斗。上午9时夺取了目标即鞍山山顶，看见了下面古都汉城的街道。认为西壁突破成功的南朝鲜海军陆战队，鼓足劲再次发起了进攻，但来自鞍山南部棱线的斜射和侧射火力很猛，海军陆战队一步也未能前进。因此，陆战队航空兵进行了支援，但由于北朝鲜军队不断施放烟幕，遮盖了战场上空，所以难以进行紧密支援。占领鞍山山顶的塔普雷德营打算夺取正在阻止南朝鲜陆战队进攻的鞍山南侧棱线的敌阵地，以便于南朝鲜陆战队的进攻，但未能接近设在陡斜面上的该阵地。不但如此，而且北朝鲜军队以迫击炮和炮兵压制鞍山山顶，反复进行反冲击，并且从下面对企图越过棱线突击的陆战队进行射击。北朝鲜军队的企图是，故意将海军陆战队诱至鞍山山顶，在不能挖掘阵地的石头山顶上给予打击。

南翼第1营的进攻也因受到北朝鲜军队的猛烈抵抗而无进展。然而，如果不能尽快地夺取南105高地，第1陆战团就不能渡江。默里团长下午将团的全部火力集中指向南105

高地，给敌人以毁灭性的射击后再次发起了进攻。A连竭尽全力拼命突击，虽然受到亡12人、伤31人的损失，但终于在下午5时30分夺取了南105高地的山顶。

在这次突击中，第3排排长辛门代中尉颈部被子弹打穿，但幸运的是弹丸从食道和颈骨之间穿过。军医说："我虽有10年的工作经验，但从未见过这样地穿过颈部。真是一大奇迹"，应感谢上帝保佑。这天北朝鲜军队炮兵的弹幕射击很出色。第1营在其第一次齐射中大约伤亡了39人。然而，在这一天的战斗中，北朝鲜第25旅受到的损失达40%。

这天第1陆战团结束了对永登浦的扫荡，准备在预定的25日晨渡过汉江。

另外，第7师第32团以第2营扫荡汉江桥南侧高地，以第1营从东南方向进攻控制着进入汉城的京广公路的290高地。但没有成功。

23日的进攻　第32团继续扫荡汉江南岸，向东扩大战果。其第1营夺取290高地及其东侧的306高地，切断了京广公路；第2营沿汉江进攻西冰库渡口南岸的沙坪里，但因遇到北朝鲜军队的顽强抵抗，在敌人阵地前最近距离上停止了进攻。

第1陆战团完成了重新编组，准备渡过汉江。

第5陆战团昨天夺取的鞍山山顶和南105高地，从早晨起一整天中多次受到北朝鲜军队的反冲击。两个高地的半山腰盖满了北朝鲜军队的尸体，但北朝鲜军队没有停止反击，加强西壁的防御。

因此，默里团长把主攻方向转移到中间的南朝鲜海军陆战队正面上再次发起进攻，但损失越来越增加，进攻一直没有进展。南朝鲜海军陆战队虽然努力实施进攻，但无奈大部

分士兵是半个月前在济州岛刚征募的新兵，其进攻当然不会有进展。

因此，史密斯师长在中午前后，督促第7陆战团渡过汉江，并令其以一部兵力进入第5陆战团的后方。后方得到安全的默里团长于下午3时命令作为预备队的罗伊斯中校的第2营同南朝鲜海军陆战队换班，并再次对中间的88高地和66高地发起进攻，但同样是白费劲。罗伊营也陷进北朝鲜军队的交叉炮火中，进攻没有进展。

左翼的第1梯队F连进攻88高地，但由于有的排反复进行盲目的突击，所以在日落前后只剩下7个人。

右翼的第1梯队D连进攻66高地，同样不断遭到损失，日落前后好容易才追近到敌阵地前面最近距离上，只好占领突击阵地。

结果，第5陆战团在23日的一整天中连续实施猛攻，但战线一点也未前进。

焦燥 第10军攻克汉城的计划是，以海军第1陆战师为主来夺回汉城。但阿尔蒙德将军从以往北朝鲜军队的抵抗情况来判断，认为这个计划是勉强的。第5陆战团渡过汉江开始进攻汉城后已经4天了。但北朝鲜军队以顽强的抵抗和多次反击进行了对抗。寸土不让。其兵力、装备和战斗意志都大大超过了最初的估计。海军第1陆战师4天中所取得的战果和损失似乎很不相称，而且会给今后的战斗进一步增加困难的程度。

占领汉城是朝鲜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汉城既是军事目标，同时也是政治目标和心理目标。因此，继仁川登陆这一重大划时代的作战之后，尽快占领汉城有着更大的效果。麦将军似乎多次希望在26日前后尽快夺回汉城。

当然，谁都希望尽快夺回汉城，而且这样就可迫使早日结束战争。这是自然的心情。因此，史密斯将军和阿尔蒙德将军都在从各自的立上场考虑攻克汉城的最好和最适当的方法。史密斯将军制定的计划方案是以前述的集中全部力量从西侧进攻。

然而，阿尔蒙德将军坚持以前考虑的方案说："要占领要塞化的市区，仅从正面进攻是非常困难的。以包围的方式能够迫使敌人下决心退却。这个原则是不能改变的"。因此，他认为如果迅速从汉城东南实施包围，切断同洛东江战线的联系，威胁其向东北方的退路，就能够迫使敌人退却。于是，将军对第1陆战师的重要力量即第1陆战团的运用方法说："与其将该团调到师主力方向上来，不如令其从汉城东南方向实施进攻为好。如果这样，就能通过配合陆战师主力从北面和西面的包围来全面包围汉城，给敌以退却的借口"。即阿尔蒙德将军对史密斯师长以第1陆战团从汉城西侧渡河的计划持有反对的意向。

23日黄昏，阿尔蒙德将军带着这个方案访问了史密斯将军的指挥所，他说：

"继续从西面进攻也是一案。但我认为，与其如此，不如以第1陆战团从西冰库渡口（汉城东南侧）渡河，从南面包围和进攻的方法要好。这是因为攻克汉城越早越好，但通过显示包围的态势，给北朝鲜军队以退却的借口，可以减少损失，尽快夺回汉城。洛东江战线北朝鲜军队的主力已陷入总崩溃，所以敌人死守汉城就没有意义了。"

他讲这番话在于促使史密斯再次考虑一下第1陆战团的使用问题。然而，史密斯将军当场反对。其理由是："从22日和23日北朝鲜军队的战斗情况和俘虏供述来判断，我认

为北朝鲜军队死守汉城的企图是为了顾全面子。按西方人的观点，死守汉城似乎是没有意义的。但东方人有东方人的想法。因此，我认为即使以第1陆战团进行包围，也不能迫使敌人下决心退却。如果实施包围，敌人可能会更加坚定其死守的决心。与此相反，我们很可能会落得个白白地分散兵力的结果。对于决心死守的敌人，只有以力量将其摧毁，别无他法。师还是采取将全部兵力集中在汉城西侧，集结优势兵力实施猛攻的方法为好。”

在这里，两人之间存在着争论，但史密斯将军不改变其决心，所以阿尔蒙德只好妥协，提出了折衷方案说：“陆战师继续以全部力量从西面进攻。然而，如果明天的战况进展不理想，那就改变师的作战分界线，命令第32团从西冰库渡河参加攻克汉城的作战。”

史密斯将军没有理由反对这个折中方案，但却伤害了海军第1陆战师的自尊心，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在这位阿尔蒙德军长和其隶属下的海军第1陆战师师长之间，后来在每件事上都出现不同的观点。而这种不同的观点是由于两人所受的不同训练造成的。如每人的成长过程、陆军与海军陆战队的作风、特别是有无同日本军队作战经验的不同等。

阿尔蒙德将军有丰富的欧洲战场上的作战经验，但却缺乏在亚洲作战的经验。因此，他根据在罗马和巴黎作战的经验，深信在城市防御中军队如被包围就一定要撤退。

然而史密斯将军根据太平洋战争的经验，深信东方军队如果奉命防守，不管是不是城市都会利用一地一物坚守到最后一兵一卒。

据说这一观点的不同，在攻克汉城时成为前述的判断的不同而表面化了。实际上，从事朝鲜战争的美军军官们似乎

以亲身经历感到“从欧洲战场的经验所产生出来的原则对东方军队未必适用”。

史密斯将军为了将师的全部力量集中在汉城的西侧，迅速地攻克汉城，以证实自己的论点，将第1陆战团的渡河提前一天，于下午10时前后命令该团：“24日晨在西江附近渡河，作为右翼第1梯队迅速参加进攻汉城的作战”。

突击66高地　9月24日天明后，在汉城西壁开始了第3天的激战。昨夜阿尔蒙德将军说：“如果海军陆战师不能夺取，就命令第7师参加攻克汉城”。第5陆战团团长默里中校听了这些话后认为，今天一天的进攻关系到本国和海军陆战队的名誉。

默里团长在严格命令鞍山山顶的第3营夺取其南侧棱线的同时，命令罗伊斯营以全营的力量再次发起突击。

可是，不巧24日晨朝雾很浓，而且由于北朝鲜军队仍然点燃着很多发烟罐，所以进攻火力准备和轰炸都不准确。第3营对反斜面阵地的突击，由于遭到了来自最近距离的交叉火力而没有成功。

然而，由H·L·史密斯中尉指挥的D连进攻66高地时，趁着朝雾从突击阵地出发，未被北朝鲜军队发觉而通过了阵地前面的凹地，好不容易地才走到66高地的山脚下。D连右翼的第1梯队即由麦克诺顿中尉指挥的第3排（36人）攀登66高地的东南角时，先头的牛比中士的班意外地碰到了堑壕。当时由于视界只有20—30米，所以在双方相互觉察时已进入能投掷手榴弹的距离了。

双方立即开始相互投掷手榴弹，接着北朝鲜军队全线展开了射击。麦克诺顿中尉突然肩部被打穿，但他仍留在战斗岗位上。而且发现从正面突击是不可能的，所以命令罗伯特

·史密斯中士指挥的第3班（12人）从敌人的左侧后出其不意地进行突击。

第3班稍微后撤改向高地山脚右侧移动，并且开始从适当的地点攀登高地，但突然受到交叉火力的反击，仅在2—3分钟间史密斯中士以下7人阵亡4人负伤。麦克诺顿从只回来1名士兵那里听到这个悲惨的报告，感到至少也要把尸体收容回来，但由于当时正面的敌人已转入了反冲击，所以怎么也没有办法。D连集中火力击退了敌人的这次反冲击，但由于敌人的交叉火力仍然阻止着连的突击，所以只得就地挖掘堑壕躲避敌人的火力。战线仍然对峙着。海军陆战队航空队的飞机下降到几乎贴着地面飞行，对第1梯队前方50米处的北朝鲜军队阵地进行了扫射和轰炸，但由于过于超低空，所以在第2次攻击时，10架海盗式飞机5架被击中。

不久，雾消天晴了。北朝鲜军队以迫击炮反复进行了准确的集中射击，10数挺机枪从三个方向瞄准D连进行射击。人们会想到，不间断的猛烈的交叉火力，会不会使弹丸和弹丸相互碰撞呢?

可是，在情况恶劣时，什么工作也不能顺利进行。这时炮兵开始缺乏弹药，因而得不到充分的支援。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上午，到了中午D连突击兵力的情况是：麦克诺顿中尉的第1排为9人，怀迪少尉的第2排为10人，道奇少尉的第3排为11人。很明显，照这样下去，D连迟早会被全部歼灭的。因为正在按几分钟伤亡1人的比率倒少去。

连长史密斯中尉坚定了决心，企图以全连力量向66高地突击。坐着也是死，突击也是死，与其等待百分之百的死，不如把命运赌注在百分之一的活路和荣誉上。迫击炮排排长

格赖穆兹少尉听了这话后，请求说："弹药已经没有了，希望参加排的突击"。

史密斯中尉同罗伊斯营长进行了协调，将突击要领规定如下：

1．突击队33人在冲击出发线（敌阵地前130米）的100米正面上散开完成冲击准备。

2．为了隐蔽冲击的机动，在史密斯中尉的无线电引导下，海盗式飞机以机枪扫射、轰炸和凝汽油弹攻击支援冲击。

3．如能提高空中攻击的效果，海盗式飞机可转入边发出冲击信号边俯冲，然而这时不进行机枪扫射和轰炸。

4．突击队同海盗式飞机发出的突击信号同时发出，勇往直前地突入130米前方的敌阵地。

5．机枪班11人继续紧跟突击队前进。

在史密斯连长下令准备冲击时，幸存的士兵们认为这次冲击可能是以悲惨的结果告终。这是因为，他们正在再次经历被称为釜山防御圈防御战斗中最激烈的洛东江突出部的战斗。冲击准备期间，他们想起了那时的情况，指挥员一个接一个地伤亡，士兵们减少了一半。在那次激战中生存下来的幸运者们，这次也会感到"恶人伏法的日子"。他们一边将那次战斗以来陆续补充的新兵培植成为在战场上高昂士气和进攻精神之根源的宿命论一边进行战斗。但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这次冲击能成功。

然而，他们非常清楚，这样下去，就像白白送死一样。冲击准备进行得很顺利。不久，空中攻击开始了。麦克诺顿中尉进行观测，史密斯连长用无线电进行联络。第一次攻击

远了130米。第二次空中攻击又太近了。第三次空中攻击是在连的前方50米处进行了机枪扫射。突击队员在海盗式飞机俯冲时，为了鼓励海盗式飞机和自己而放声呼唤，但在最后一架飞机进行机枪扫射时，他们喊声变成歇斯底里的声调了。

空中指挥官的飞机一面发射信号弹一面俯冲下去。史密斯连长带头发起冲击。32名突击队员一个接一个地跟进。A字型突击波开始突进不久，从右侧方响起了枪声，最前面的史密斯中尉被打倒，立即死去。麦克诺顿中尉担任指挥。哈里斯上等兵边跑边以自动步枪扫射前面。巴斯卡莱上等兵、拉圣见习军士长和希尔上等兵们一个接一个地负伤了，但他们继续跑着。实际上是不知道自己负伤。从后面看到在100米宽的一线上不时出现缺口，但这一线只是一个劲地继续跑着。

26个人终于冲到了山顶上的敌人阵地。一部分北朝鲜兵还留下未走，少数人正在装死，但数百名北朝鲜兵在惊慌中从东侧斜面跑了下去。连立即摧毁一部分敌人的抵抗，开始进行猛烈的火力追击。北朝鲜兵一个接一个地滚落下去了。

《海军陆战队战史》描写这次冲击时赞扬说：

“在大部队的战斗中，明显的行动容易分清。决定激战胜败的时间，是破坏精神平衡的微妙的时间。胜利是在士气高昂的勇士方面，失败是在优柔寡断者方面。由于跑上山丘的若干年轻人敢于毫不踌躇地面对着敌人和死亡（约有十分之一是随大流的人），这个天秤的一方下降了。”

夺取了山顶的麦克诺顿中尉开始调整部署，为了调查人员情况而按军衔呼唤举手。幸存者共有30人。麦克诺顿准备对付北朝鲜军队的反冲击。

不久，支援班等赶上来了。D连在66高地上的现有人员增加到56人。然而，这些人中有近半数即26人或轻或重地负了伤。

24日晨，D连开始进攻时的总人数是206人。然而，仅在这半天的战斗中，D连受到的损失是，实际死亡36人、负伤后送116人（占85%）未负伤的不过30人。这次激战期间担任后勤保障的付连长塞德尔中尉这时进到第一线接替连的指挥，坚守住了66高地。

一百几十具北朝鲜兵的尸体散乱在66高地周围各处，但掩体和堑壕里却很少，其大部分倒在山顶附近的堑壕外面和东斜坡上。因遭到冲击的打击而发生了慌乱，从堑壕里逃出时遇到了追击炮火的杀伤，结果受到了这么大的损失。勇敢者是生存和成功，逃避者则是死亡和失败。

当初，海军第1陆战师认为可当作前进阵地的66高地，实际上是北朝鲜军队西壁防御的核心，66高地的攻防，对北朝鲜军队来说是在汉城西壁进行的决战。在这个非常狭小的小山冈上发生了这样的激战就是由于这个原因。66高地被夺取后，北朝鲜军队的抵抗开始迅速减弱。后来，北朝鲜军队的俘虏异口同声地说："由于66高地的丧失而失去了战斗意志"。

在这次66高地激战期间，第1陆战团在固守南105高地的牛顿营的掩护下，从清晨渡过了汉江，并且作为师的右翼的第1梯队参加了攻克汉城的作战。然而，北朝鲜军队的抵抗极其顽强，进攻没有进展。

此外，第7陆战团全部渡河完毕，以第1营掩护师的左侧后，主力在土堂里集结，准备从明晨开始进攻。

另一方面，在汉江南岸，这天早晨第32团第2营（营长

为芒特中校）利用黎明突进到西冰库南岸沙坪里。在这以前，美军还没有利用过拂晓实施进攻，所以这次突击完全出乎北朝鲜军队的意外，使北朝鲜军队在混乱状态下败退了。从缴获的装备品和文件中判断，该营似乎是奇袭北朝鲜军队的团部。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在汉江南岸地区的北朝鲜军队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此外，这天空降兵第187团第3营从芦屋空运到金浦，作为美第10军的预备队，接替南朝鲜第17团担任机场的警戒任务。

第二节 包　围

在汉城西壁展开腥风血雨激战时，阿尔蒙德军长进行了包围汉城的准备。

24日上午9时30分，阿尔蒙德将军从富平市的军司令部出发，访问了第7师司令部，同师长巴尔少将、副师长霍迪斯准将和参谋长希斯上校进行会谈，并于25日指示第32团作好从西冰库渡口突入汉城市内的准备，同时招致军预备队南朝鲜第17团团长白仁烨上校指令他为了突入汉城而纳入第32团团长比尤钱普上校指挥之下。

中午前后，第32团结束了对沙平里的扫荡。这时阿尔蒙德军长得知第1陆战师对西壁的进攻已陷入苦战，决心在这里实施包围，并于下午2时将两位师长召集到永登浦的体育场。

史密斯与巴尔两位师长和比尤钱普第32团团长等有关指挥官在规定的时间到达了。

阿尔蒙德将军结束寒暄后，表明其意图说：“改变第1

陆战师和第7师的作战分界线，将南朝鲜第17团配属给第32团，并令其于25日上午6时从西冰库渡过汉江，占领汉城南侧一带高地。”

两位师长认为军长是为听取各级指挥官的意见而召开会议的，但军长已经做出结论，所以现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会晤在短时间内结束了。不着急就来不及了。第7师开始拼命地进行准备。可是，在敌前渡过约800米宽的大河，准备时间内定为20个小时，从作出决定起只有16个小时了。为了支援这次渡河，军配属给第7师的专门渡河用的部队是第1海军陆战师水陆两用牵引车营（欠1个连）和第56水陆两用坦克牵引车营A连（履带登陆车）的两个排。

一、从南面包围

第32团的任务是，首先夺取南山，确保该山后，攻占汉城东南端的120高地，接着再夺取东郊的348高地，并坚守住。

军指定西冰库渡口作为团的渡河点，除此之外，在汉城东南侧还有鸭鸥亭、纛岛和松坡镇等渡口。因此，根据奇袭、火力支援的难易、登陆点的地形和两岸交通网等因素，对这些渡河点进行了研究比较，但将实施强袭的可能性，即便于实施火力支援作为决定性的根据而确定为西冰库渡口。其理由是，从渡河点的地理位置来看，不管选定这些渡河点中的哪一个，都不能进行奇袭渡河。在汉江北岸没有发现配置兵力，但没有想到，在汉城西壁如此坚决抵抗的北朝鲜军队忽视了汉城南壁的防御。

第32团准备渡河时的全部兵力为4912人，其中美国兵3110人，南朝鲜兵1802人。

强袭—奇袭　9月25日早晨出现了特大的晨雾，汉江江面变得模模糊糊。当然看不见对岸。然而，阿尔蒙德军长决心按预定计划坚决实施渡河。上午6时，第48野战炮兵的105毫米榴弹炮18门、重迫击炮连的107毫米迫击炮12门和81毫米迫击炮12门同时开始了进攻火力准备。全部炮兵考虑到晨雾，将射向指向昨天认为可疑的地点和地域（标定射击），但从奇袭上考虑没有进行试射，所以虽然能够射击，但不能进行射弹观测。可是，由于昨夜以来的敌情变化而没法查明，所以这次进攻火力准确的效果有很大的疑问。

第1波渡河的第2营（营长为芒特中校）在河岸集结地分别乘坐履带登陆车上等待着H时（进攻开始时间——上午6时30分）。士兵们因第1次渡过大河而有点紧张，意识到向首都汉城突入是大显身手的场所，大家都板着面孔，沉默不语，平时特有的开玩笑的人也没有了。30多分钟的进攻火力准备已临近结束了。

第一波的F连乘履带登陆车从进攻位置出发了，并在规定的时刻（上午6时30分到达南岸水际线）通过了进攻开始线，终于开始渡汉江了。由于雾和硝烟的原因，江面更加发暗，对岸仍然是蒙蒙胧胧的。

在河岸的高地上，阿尔蒙德军长、斯特鲁布尔舰队司令官、巴尔师长和比尤钱普团长等紧张地看着渡河。支援射击越发激烈，海盗式飞机在上空乱飞，没有指望进行有效而紧密的支援。紧张气氛更趋紧张，履带登陆车的影子在云雾霭霭中淡薄了。大家这时虽然没有受到激烈的射击或者渗透出汗珠，其中也有的人正在祈求上帝的保佑。然而没有听到对岸的枪声。不久，F连传来了报告：

“已经上陆。没有敌人。连正向南山急进中。”

北朝鲜军队没有抵抗。芒特营长没有损失一兵一物地渡过汉江，攀登上10—20米高的河岸崖壁后而向南山急进。北朝鲜军队在这里也像是遭到奇袭。

南壁　汉城南壁南端的南山防御设施很多。但配置兵力不大。芒特营经过小规模战斗后于下午3时夺取了山顶，立即准备恢复进攻。

弗伊斯中校的第1营接着芒特营渡河，在上午8时30分顺利地结束了渡河。他们也未受到抵抗，占领了目标120高地。接着，第3营也渡过了，并且很容易地前进到120高地东侧，切断了汉城的东南口。最后渡过的是南朝鲜第17团，在下午9时50分对估计配置有若干兵力的348高地展开了进攻。但这次也是敌情和地形都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夜间进攻，北朝鲜军队在这里的抵抗是非常顽强，南朝鲜军队尽管经过一整夜的进攻，但还是没有夺取348高地。北朝鲜军队像是以最大决心死守东郊的这个制高点。

南山山顶的芒特营估计北朝鲜军队会不失时机地进行反冲击，并且鼓励部队拼命构筑阵地。但这天下午和晚上北朝鲜军队没有进行反冲击，这天夜里，营边看着眼下的城市，听到西壁响起激烈枪炮声，边体验着扫兴的、美丽而奇妙的气氛。

在汉城南壁没有发生战斗。北朝鲜军队尽管在西壁反复进行了顽强的抗击，但在南壁没有配置兵力。阿尔蒙德将军企图从南面进行的包围像预期那样取得进展。占领了耸立在市中央的南山，控制了东南出口，还进攻了东郊的348高地。然而，西壁和市中央的激战仍在持续着。

二、西壁的崩溃

25日晨，第1海军陆战师配合第32团的渡河进攻，对西壁展开了第4天的进攻。第32团是从西冰库强行渡河的，所以为了牵制敌人必须进行猛烈地攻击。

西壁的崩溃　第5陆战团以66高地为立脚点开始向88高地和中105高地进攻。整个上午，以炮兵和飞机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后，D连爬出了66高地。首先沿棱线交通壕北进后，向右转到了88高地东南侧，紧跟着猛烈的冲击支援火力突入了该高地。北朝鲜军队的抵抗意外软弱，守军在混乱状态下退向中105高地。因此，营主力不失时机地进行追击，下午3时45分终于夺取营的最终目标中105高地。该高地是西壁东端的山包，由此极目四望，汉城全市尽收眼底。

另一方面，鞍山山顶的塔普雷德营击退了从早晨开始的多次反冲击，并且尾追败敌，迅速夺取了北105高地的西北高地。

据俘虏供述，在这一天的西壁战斗中，北朝鲜军队3个营合计损失500人。

25日的进攻使汉城西壁的防御完全崩溃了。北朝鲜军队丢弃的尸体达1200具以上。海军第1陆战师估计，在西壁战斗中北朝鲜军队的损失为1750人。

黄昏以前，第5陆战团结束了对西壁的扫荡；第3营以一部兵力突入汉城西北角，进攻据守西大门监狱的北朝鲜军队，但不久天就黑了。于是北朝鲜军队伴随坦克的反冲击开始了。另一方面，普勒上校的第1陆战团从早晨就开始进攻汉江和中105高地间的狭窄正面，企图突入汉城东南角，但进攻迟迟没有进展。因为，这个地域是高地、房屋、凿开的

铁路、筑堤和灌木林等错综复杂的地带，所以炮兵在射击和空中支援都不如意，而且开城～汉城公路从这一地带穿过，所以北朝鲜军队非常重视这个正面。北朝鲜军队据守坑道、建筑物、堑壕、民房和树林进行抵抵，战斗意志旺盛。第1陆战团的进攻处于这样的情况，即如果夺取1个据点就会立即受到反冲击被夺回去，战线继续是一进一退的。特别是坦克没有参加这次进攻，这对海军陆战团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这是因为，坦克由于渡河器材的关系，从杏州渡口渡过江了。但其到达的时间太晚了。北朝鲜军队从建筑物和洞窟阵地进行短兵相接的射击，但没有坦克的海军陆战团是没办法进攻的。步兵尽管付出牺牲反复进行冲击，但立即遭到紧跟着追击炮集中射击的反冲击而被赶了回来。

因此，当然迫切希望坦克到达。最初渡过河的威廉斯上尉指挥的第1陆战师坦克营B连，为了进行掩护配属步兵和工兵各1个排，奉命紧急前往。B连拥有喷火坦克和坦克推土机各2辆。

这个坦克连一到达南105高地北侧附近，出乎意料地遭到潜藏在未被发现的坑道中的北朝鲜军队的伏击。步兵和工兵四处逃散了，坦克遭到逼近的攻击，一时想不出怎么办，但喷火坦克向坑道内和附近的深堑壕中喷射了火焰，待火焰熄灭后，北朝鲜兵跑出来了。坦克以机枪将其打倒，北朝鲜兵的战斗意志瓦解了。

由于有的洞窟1个人也未出来，所以刚想以坦克推土机进行堵塞，从里面跑出15名北朝鲜兵投降了。或许是看到这些情况，从其他未发现的洞窟里也跑出来了几个人。在那个洞窟里好像还有大部队。刚要进行扫荡，他们好像看到先投降的人没有吃苦头，就一个跟一个地爬了出来。然而，在有

的洞窟里想爬出来的人被来自洞窟内射击打倒了。好像还有狂热地充满战斗意志的指挥官在内。连以坦克推土机将入口堵死了。

这次20分钟战果是，打死150人，俘虏131人。

威廉斯上尉陶醉于这一战果了。将俘虏纵队送往收容所后，上尉以得意的样子向普勒团长详细报告了其战斗情况。但这时坦克连的任务是，尽早赶到没有坦克支援而陷入苦战的第一线。普勒团长中途打断了上尉的报告，粗鲁地指示说："你到达的时间比预定的时间晚了45分钟。要迅速进入第一线参加战斗。"特别是在战场上不要被当面的战局所迷惑而不顾大局，普勒团长提醒他注意这一点。

得到坦克支援的第1梯队的进攻，进展迅速，终于突入汉城西南部的麻浦地区。后来在汉城展开了巷战。团一面利用并列家屋驱逐反复进行步步抵抗的北朝鲜军队，一面向东扩大战果，并且占领龙山火车站后，左转90°改向北方，进到汉城火车站南侧。黄昏时，将各营按从左至右的顺序并列配置第3营、第2营和第1营，准备对汉城中心进攻。

在第1陆战团的进攻地域里有汉城火车站、法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苏联领事馆、市政府大楼、德寿宫、商店街和旅馆街；在第5陆战团的进攻地域里有西大门监狱、中央政府大楼、景德宫和秘苑。

从北面包围　史密斯师长看到25日上午全面情况的进展后，决定以第7陆战团于26日从北面包围汉城；中午对该团下达如下命令："到明日晨，夺取中央政府大楼东北1.5公里的132高地及其东北方2公里的163高地"。如果夺取这些高地，切断议政府的公路，就可完全包围市内的北朝鲜军队。

第三节 巷 战

一、夜 战

9月25日黄昏，第10军司令部认为由于进攻汉城的部队占领西壁和南壁，其一部分部队突入了市内的南部，所以26日完全能夺回汉城，因而精神百倍，并且委婉地向围攻部队暗示要继续进行夜间进攻。

史密斯师长也同意第10军认为"汉城的命运已经完了"的意见。

然而，史密斯将军认为，师当面的北朝鲜军队似乎要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兵为止，而且也没有发现任何退却的征候，所以判断："汉城防卫部队正在奉命死守"。因此认为，为了明（26）日完全占领汉城，今夜没有必要强行进攻，并且为了避免夜间进攻的混乱和无益的损失而特意下令停止夜间进攻。

可是，黄昏时，第10军司令部收到的航空侦察的情报说："北朝鲜军队正在陆续向北方退却"。阿尔蒙德将军为了证实这一情况，命令进行航空侦察的同时，以军炮兵对弥阿里山口和东大门实施阻止射击，并且请求空军进行夜间袭击。不久，一得到"退却属实"的报告，就立即命令第1陆战师继续进行夜间进攻。

回敬 下午8时9分，阿尔蒙德将军的紧急电传打字电报传到了海军第1陆战师司令部。其内容是：

"据第10军战术航空控制官报告，敌人正在向北方逃走，航空队正在对其进行猛烈攻击。为了准确而最大限度地

摧毁敌人，现在是您立即向最终目标攻击前进的时候”。阿尔蒙德署名。

海军第1陆战师作战部长阿尔法·L·沃瑟上校认为，从北朝鲜军队夜间抵抗情况和塔普雷德营在西大门附近受到反冲击的情况来看，所谓北朝鲜军队正在退却的情况是可疑的，所以军司令部命令现在立即进攻是不可思议的，并且向军作战部长打电话说：“夜间航空侦察很多是错误的，所说的正在逃走的敌人是不是难民之误？”这暗示要求撤回命令，但作战部长的回答是“按照命令进攻！”因此，上校将这个旨意报告给史密斯师长后，将军立即电话告知军参谋长鲁夫纳将军，提出了以下异议：

“从以往敌人的战斗情况来判断，不能认为敌人正在放弃汉城。你也许不相信。但这是东方人的特征。必须看到敌人一定要坚守到最后一个人。对此，我不赞成强制进行准备不充分的夜袭。夜间进攻市区会遭受想不到的损失，是得不偿失的”。

然而，鲁纳夫参谋长的回答说：

“那是阿尔蒙德军长亲自下达的命令，恐怕不能撤回。我也希望马上开始进攻。”

因此，史密斯将军无可奈何地于下午10时亲自给默里和普勒两位团长打电话，命令他们继续进攻。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在敌情不明，而又没有进行特别准备的情况下对6公里多的大面积市区进行夜间进攻的大问题，所以他担心地提醒注意有关细节说：“两个团必须谨慎地协调进攻，一定要紧密配合。决不能只想抢头功或者急于突击。要选在易于识别的大街，注意不要自相残杀，要加强集中射击。各团必须进行不少于15分钟的进攻火力准备”等等。

反冲击 受领进攻命令的第5陆战团，计划以在西大门监狱西侧刚刚击退北朝鲜军队反冲击的第3营为基干，继续进行夜间进攻，并且稳步而顺利地进行准备。可是北朝鲜军队想以约200人左右的兵力抢先制止美军的进攻，因而转入了激烈反冲击。突然展开了手榴弹战。在黑暗中不知从那里飞来的手榴弹，没有办法对付。这次反冲击一直不间断地持续到上午5时左右。为此第5陆战团的夜进攻就自然地中止了。

另一方面，第1陆战团从上午1时30分开始实施15分钟的炮火准备后，以第3营沿麻浦街展开了进攻。可是不久（上午1时53分），以12辆坦克和2辆自行火炮为先导的北朝鲜军队约700人笔直地向麻浦街反击过来，楼房燃烧起炽烈的火光。同时，包括120毫米迫击炮在内犹如万雷齐鸣的集中射击指向了第3营。

普勒团长命令全部火炮再次进行炮火准备，并且指挥第3营在炮击结束的同时再次发起进攻。

在第二次炮火准备中，重迫击炮、坦克和自动火器也参加了，使沿大街直接猛攻过来的北朝鲜军队的进攻纵队遭到了猛烈的火力打击。燃烧更加旺盛的大楼的火焰，照遍了第3营正面，虽然是夜战，却酷似白天的战斗。因此，北朝鲜军队的损失，估计数量是很大的，但始终没有停止前进。北朝鲜军队在坦克的引导下愈来愈近了。可是，先头的坦克因触到了陆战团队埋置在街上的地雷而进退不得，第2辆坦克因遭到火箭筒和75毫米无坐力炮的破坏而停止了。可是，不久又开始前进，尽管一再遭到射击，但总是没有退却的样子。第3营虽然受领了进攻命令，但因遭到北朝鲜军队盲目自信的、不怕死的反复进攻，不知不觉地陷入了防御，不得

不要求进行不间断的支援射击。

结果，弹幕射击持续了两个小时。团作战主任西蒙斯少校从支援炮兵营营长那里得到联络说："如果这样连续地射击下去，炮身就要烧毁了"。炮兵一停止射击，随伴步兵的坦克又攻了过来，终于又要求射击了。

这种状态持续到上午5时30分。步兵连终于缺乏弹药了。但由于即将天明，北朝鲜军队的进攻也减弱下来，日出时其反冲击停止了。在阵地前约有朝鲜兵尸体250具，还有4辆坦克和2辆自行火炮的残骸。

这天晚上炮兵的射击是朝鲜战争中发射速度快的最高记录。海军陆战师的4个炮兵营不仅将阵地上的全部弹药打光了，而且连军弹药补给所的全部弹药也打光了。迫击炮每门平均发射数为：107毫米迫击炮326发，81毫米迫击炮为650发，重机枪1挺打完了120箱（3万发）弹药。

到团部来采访的记者询问说："军司令部说敌人正在逃跑，但为什么又这样连续地猛打呢"。普勒团长回答说："到第一线去看看就明白其必要性。敌人留下了200多具尸体。"

海军第1陆战师的夜间进攻，被抓住机会的北朝鲜军队的反冲击阻止了。26日晨，海军陆战师的战线同25日黄昏时的战线大体相同。

南山 正在固守南山的第32团第2营从山顶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在眼下大街上展开的猛烈的夜战。曳光弹拖着美丽的尾巴，直射和曲射的红色炮弹正在纵横交错飞舞的景况，的确像风景画一样美丽。预先估计的反冲击好像没有了，而且有的人想到了在福托贝宁古步兵学校展出的耗资百万美元的最终防护射击。可是，26日上午4时30分左右一听到像是在

山脚下来回走动的坦克履带声，就受到试探性的射击，突然苏醒过来了。

做好准备正在等后，估计有1000人的大部队包围了南山，并猛烈地突了过来。这次突击中也是按照射击、跃进、投掷手榴弹的夜袭方式进行的，但这时的突击速度之快却是出乎意外的。山坡相当陡，即使平时攀登也很困难，而这时却转瞬间就跑上来了。正在占领南山山顶环形阵地的G连很容易地将其击退了。但在东侧山包上的F连却被驱逐了。芒特营长集中预备队和营部一起进行反冲击，经过2个小时的激战之后好歹将其夺了回来。

日出后，打扫战场发现北朝鲜兵的尸体散乱在各处，据计算在阵地内有110具，阵地前面有284具。另外，还俘虏了潜藏在附近的散兵254人。

在同一时间，正在固守汉城东南侧120高地的第32团第1营也同南山上的第2营一样受到随伴坦克的数百人的攻击而不能行动了。

然而，正在固守120高地东侧一带的第3营却没有受到北朝鲜军队的反冲击。因此，比尤钱普团长命令该营增援前夜拼命攻击348高地的南朝鲜第17团。如果夺取348高地，就可能控制春川公路，拦住北朝鲜军队的东撤。

独断　第3营向东北前进后，担任尖兵的L连发现了从东大门正在沿春川公路东进的北朝鲜军队的大纵队。北朝鲜军队因得到348高地的掩护，似乎很放心，没有进行警戒。L连连长哈里·J·麦克弗里中尉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独断地展开了进攻。果然，这次进攻完全是奇袭了北朝鲜军队，打死500人，摧毁或缴获坦克5辆、车辆40台、野战火炮3门、机枪7挺和弹药车2辆以及通信设备和油料车等，俘虏

了数十人。从丢弃的文件和高级军官尸体来看，这个纵队好像是军一级的高级司令部。

麦克弗里中尉，因抓住这一战机独断实施进攻的功绩而获得了银星章。

（参考） 9月29日的《朝日新闻》转载墨尔本先驱报特派记者沃尔寄的稿题为“看汉城的巷战”，传达其激战情况如下：

“我24日从金浦机场经杏州去汉城。乘水陆两用履带车渡过汉江，徒涉2.5公里，然后乘吉普车进入汉城市内。途中道路上堆积砂尘很多，约有5厘米。在车后像拉开了烟幕一样，尘土飞扬，的确连1米的距离也看不见。我于25日进入汉城，巷战大概是刚开始。但到26日，那一带有北朝鲜兵和普通南朝鲜人的尸体，电线也搭拉下来，被破坏的车辆到处都有，引起火灾……情景非常悲惨，我们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也从未见过这样的惨状。

我们感到最不可思议的是，一般南朝鲜人是不关心的。联合国军突入汉城后，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巷战，但他们好像未把危险放在心上，过着同平时毫无变化的生活，完全不像避难的样子。所以，在巷战最激烈的时候，汉城的人口并没有怎样减少。孩子们也若无其事，联合国军来时没有招手和挥旗，只喊出两个生硬的单词：“哈啰，口香糖”，在那里来回走。

由于以上情况，进入巷战的第二天，道路上不能不看见老百姓的尸体了。联合国军在这次巷战中采取的方针是不伤害一般人，所以对南朝鲜人的行

动非常为难。

我到市内去看了德寿宫，这一家到那一家，从这一条路到那一条路，巷战的情景非常悲惨。途中看见3名北朝鲜女兵手里握着枪倒在那里……。

北朝鲜军队的士兵也许是勇敢的或者是感觉迟钝，即使在汉城的巷战中也在顽强地进行抵抗。联合国军立即穷追敌人，但今后的扫荡战还需相当长的时间吧”。

二、街垒战斗

9月26日　太阳出来了。北朝鲜军队昨夜以来的反冲击停止了。但海军第1陆战师再次发起进攻的时间是接近上午9时了。

正在固守南大门的第1陆战团第2营，沿麻浦大街进攻了一整天，但北朝鲜军队的抵抵越来越增强，到下午2时左右其进攻速度才完全慢下了来。北朝鲜军队在大街上每1500米设置一个街垒，并且将其两侧的房屋作为据点使用，对街垒的前方进行斜射和侧射。

另外，企图从鞍山高地一端突入市内的第5陆战团，同第1陆战团相比，受到了更加强有力的抵抗，虽然进攻了一整天，但没有取得可观的战果。

另一方面，昨夜奉命从北面包围汉城的第7陆战团沿开城——汉城公路南下，并且派出D连同第1陆战团取得联系后，其主力经北汉山向汉城东北端前进。

D连还没有战斗经验，而且认为敌人已经退却了，所以没有派出特别警戒就从西大门进入市内，并且于上午8时30分左右插到了独立门。于是就遭到了来自右侧西大门监狱和

正面独立门的集中射击，瞬间受到亡13人和伤27人的损失，7名军官中有5人伤亡。在初战中这一意外的冲击，便D连陷入了混乱状态中。

团主力走遍北汉山山块的天险，奋力前进，在没有人行道的岩石山地上，受到了少数北朝鲜军队的激烈抵抵，其前进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

9月26日黄昏以前，第10军占领的地区只不过是汉城市的一半。南朝鲜中央政府大楼和美国大使馆还飘动着北朝鲜的旗帜。

然而，麦将军知道占领汉城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且昨夜阿尔蒙德将军声明说："汉城解放了"，所以这天下午2时10分广播了联合国军第9号公告：

"南朝鲜首都汉城，再次回到了其原来主人的手中。包括南朝鲜第17团、美第7步兵师和第1陆战师在内的联合国军各部队，包围了汉城，并且完全占领了汉城"(着重点为编者注了）。

9月27日　然而，尽管第10军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声明完全占领了汉城，但在汉城市内仍在围绕街垒继续进行攻防作战。街垒越靠近市中心，间隔越小，每隔300～350米交叉设置在四周围。街垒由土袋重叠堆积起来的胸墙，其前面都埋设有反坦克地雷。而且能从其侧方和后方据点化的楼房窗口以反坦克炮和机枪扫射马路。不言而喻，在街垒后方隐蔽着北朝鲜兵。在后方大楼的房顶上一定设置有追击炮阵地，能够向任何地点发射。

海军第1陆战师每天要做的事就是一个一个地破坏这些街垒。在炮兵支援下攻击街垒的一般要领是：

1．以海盗式飞机的火箭和机枪压制隐藏在街垒后面的

北朝鲜兵。

2. 得到坦克和步兵掩护的工兵，勇敢地在地雷场里开辟通路。

3. 以数辆潘兴式坦克一面相互掩护一面通过地雷场撞毁街垒。

4. 以坦克的90毫米主炮一个不漏地摧毁设在据点后面的敌阵地，或者以喷火坦克将附近的房屋烧掉。

5. 得到坦克支援的步兵，一面对前进道路两侧的成排房屋一栋一栋地扫荡一面前进。

这样击毁1个街垒一般需要45分钟到1个小时。

正在进行这一巷战时，第1陆战团团长普勒给其所属的营下达的命令是：

"你营要继续进攻。在我们前进路上的建筑物里驻满了北朝鲜军队。如果迂回过狙击兵和屋顶上的大部分迫击炮继续前进，就能够减少损失。残敌由跟在你们后面的南朝鲜陆战队进行扫荡。你们只管继续前进！"

第1陆战团第2营攻击麻浦大街，进入了市中心，上午11时夺回法国大使馆，降下北朝鲜旗，代之升起了美国旗。

E连（连长丘尔茨·D·弗里德里克上尉）于下午3时20分由作为纽约时报通信员在汉城住四年的理查德·J·约翰逊带路，占领了苏联大使馆，降下房顶上的红旗，升起了星条旗。接着7分钟后，毗邻的美国大使馆也换下北朝鲜旗，升起了星条旗。在美国大使馆正门，北朝鲜军队的小部队占领着机枪阵地，但没有战斗就投降了。

这期间，第一梯队的第1营经过激战后占领了汉城火车站，接着又一面继续压制南大门大街的几个街垒一面向市中

心北进。南朝鲜海军陆战队担任其后方的扫荡任务。

另一方面，进攻汉城西北部的第5陆战团，一边为同昨日相比完全变样的北朝鲜军队失去斗志感到惊奇，一边继续顺利前进。E连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而占领了西大门监狱，但从犯人那里得知，被收容的约400名美军俘虏，于23日被送往北朝鲜了。

第3营于上午占领了汉城中学，并且下午以喷火坦克压制了北朝鲜军队最后有组织的抵抗后，夺回最大的目标中央政府大楼。

这次进攻中央政府大楼，好像也是奇袭了北朝鲜军队。政府大楼的食堂刚准备要吃的饭菜还没有动，尚在冒着热气。

不久，汉城的著名建筑物上，全部飘扬着星条旗了。看得出，在那种情况下，海军第1陆战师的各部队正在进行升国旗的竞争。有的人很讨厌这种做法说："在以往所看到的竞争中，这是最愚蠢的竞争。汉城周围简直像7月4日①一样升起星条旗。"第10军的某参谋讽刺说："硫黄岛那张照片②拍摄的是海军陆战队员都在拿着国旗前进"。然而，普勒团长就此事回答记者的提问说："不能认为是坏事。士兵们携带国旗是想把它悬挂在敌人的据点上，嘲笑他们是不合适的。是不可取的偏见。"

9月28日　第1陆战团一面排除大量的地雷和微弱的抵抗，一面向汉城市的东北地区扫荡；其第1营于黄昏时夺取

① 美国独立纪念日——编注。

② 是海军陆战队员在硫黄岛摺钵山顶立起星条旗的照片，获休里察奖——编注。

了控制议政府公路的132高地和133高地。

当时第7陆战团走遍北汉山系进到弥阿里山口后向议政府方向追击，并且进攻正在224高地占领收容阵地的北朝鲜军队的后卫。

利曾伯格上校指挥的第7陆战团，虽然是第一仗，但仍迅速地克服天险，顺利地进入汉城的东北端，成功地切断了北朝鲜军队的退路，而且取得了“利曾伯格闪击部队”的尊称。全团是以步行在山里坚持战斗的。有的士兵说：“这次行军比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还利害。”

这样，汉城于9月28日——仁川登陆后第2周就夺回了。美国陆军公开史料深有感概地写道：“在汉城抵抗宣告结束时，敌人向议政府方向退却了。北朝鲜军队想侵入南朝鲜是进行一场大赌博，并且边唱凯歌边进入汉城，至今恰好是第90天。北朝鲜军队的雄图，犹如‘槿花一日自为荣’（比喻虚幻的荣华）消失了”。

第四节　还　都

9月29日上午10时，麦将军一行飞到金浦机场，慰劳了出迎的当地军队首脑后，为出席还都仪式，在被炮击和轰炸破坏以及巷战中被烧毁的街道两侧，市民像发狂似的欢呼，高喊万岁的长蛇似的队伍中走向了中央政府大楼。

在沿途仍残存着非常新的激战痕迹。当地军队想清理一下沿途的战场，但海军第1陆战师忙于扫荡残敌，并且因从22日起经过7天的连续进攻已经精疲力尽，没有精力去做了。麦将军一面以深深地祈祷面孔答谢沿途的观众，一面前进了。

一、还都仪式

还都仪式在中央政府大楼国会议事堂举行。南朝鲜高级官员、市民和联合国军部队的代表们列席参加了仪式。麦将军同李大总统夫妇一起入场，沃克第8集团军司令官和斯特鲁布尔舰队司令官们并肩坐在主席台上。时间中午。教会的钟声宣告和平的到来。生在奥大利亚的总统夫人坐在丈夫旁边幸福地微笑着。

然而，这个百年一遇的仪式，没有仪仗队也没有乐队。这是因为市内还在继续进行扫荡。第1陆战师的乐队将乐器留在日本了，而且作为步枪手而战斗的乐队成员大部分人负了伤。代替乐队的是不时响起的激烈的枪炮声。

麦将军以慢腾腾的朗朗的声调开始祝词说：

"总统阁下，以人类最大希望和灵感为基调而战斗的我们联合国军，在怜恤心强之神的保佑下，在此解放了南朝鲜的首都汉城。……"。

在寂静和感动以及安闲的气氛中，麦将军贺词正在继续进行时，突然，意外地响起了哗啦的声音。正因为周围很寂静，又是紧要时刻，很多人认为可能是炸弹，有的人大惊失色，有的人不禁发出叫声。然而，正在演说的麦将军没有介意，仍然继续进行演说。李大总统一动不动地在听着，响声是嵌在方型天井上的璃玻被正在炮击汉城北侧的火炮发射音的震动而破碎后落下来的声音。

麦将军在一人领着祈祷上帝万人和的情况下结束祝词，接着李大总统陈述了感谢之词：

"我本人永远感谢和南朝鲜国民的感谢心情，不知用什么语言来表述为好。……"。

麦将军结束这个简短的祝贺典礼后，为商议下一步作战即进军北朝鲜的作战，于下午1时35分飞离金浦机场。

二、贺　词

汉城的解放，麦将军的名声越发炫赫了。

杜鲁门总统在其贺电的一段中说：

“为争取集中兵力的时间，无论以牺牲地域进行的迟滞作战，还是现在解放汉城的辉煌的机动，在战争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作战。”

另外，布莱德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贺电中说：

“您所制定的转入进攻的计划、时机和实施，的确是很出色的。……以这样的巨大战果完成了联合国委托给您的重大任务，是对大家内心信赖的回答。……”。

第五节　北朝鲜军队的汉城防御

综合美国公开史料和南朝鲜公开史料所述、北朝鲜军队俘虏的供词和缴获的文件来看，北朝鲜汉城防卫军在9月24日—26日期间的作战指挥情况如下所述。

北朝鲜军队的计划是，通过坚守汉城来牵制联合国军南下和东进。但是，直到被全歼为止好像没有实施防御的打算。北朝鲜军队只是在战术上利用汉城作为政治上和心理上的目标所具有的价值。北朝鲜军队没有史密斯将军认为的东方人的那种儒教思想，作为面子、道义和爱国心的流露，战斗到最后一兵为止，死守首都①，为国殉职，而且也没有其

①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上明确记载说“首都是汉城”——编注。

理由，这个问题已由如下事实和后述的焦土战术证实了。

北朝鲜军队当局于21——22日前后，即在永登浦和汉城西壁展开激战的那天，撤退了已进入汉城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系统的中央派出机关，并且在西壁防御已陷入崩溃的24日夜里将退出永登浦集结在市内的第18师基干部队约5000人撤向议政府方向。即北朝鲜军队于24日对汉城的防御失去了信心，判断25日为撤退的时机开始进行撤退准备——着手准备收容措施。

可是，25日晨第32团向西冰库渡河，继而占领南山，完全是没有想到的。相信仁川的地形障碍而遭奇袭的失败，在这里再次出现了。特别是，美国拥有能以数小时的准备渡过了800米宽大河的能力，似乎是渡河能力低的北朝鲜军队指挥官所没想到的。

25日，无暇对付夺取了南山—120高地，接着又摧毁了西壁的防御，北朝鲜军队当局判断汉城的命运已经到头了，并且在开始撤退后方机关的同时，把战线收缩到旧市内。

可是，由于联合国军的空中阻滞和退路被炮击切断，后方部队和主力的夜间撤退意外地缓慢，联合国军的夜间进攻在西大门地区和南大门地区正在继续进行。因此，汉城防卫军司令部为了给主力撤退争取充裕的时间和掩护其撤退，于25—26日的后半夜先发制人的阻止联合国军的进攻，进行了持久的强有力的反击。反击的兵力情况是，对南大门、南山和120高地等最危险的敌人分别以一个加强坦克的步兵营为基干，对西大门地区似乎是一个加强连。

另一种说法认为，这一次反击是为国家和首都殉职的玉碎部队，最后喊着万岁进行突击的。其论据是，让王牌的、

而且是有坦克参加的夜袭，其攻击是长时间的、真正的决战性攻击，到临近撤退困难的天明前反复进行了攻击。

然而，这次反击分散在4个地点进行，其反击地点都选在容易退却的地方，遗弃的尸体多是征募不久皮肤洁白的青少年，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女兵，反击部队的后方肯定有督战队控制，反击部队的主力不战死就不退却等等，由此看来，这种推断是不充分的。北朝鲜军队中很多人既想牺牲征募不久的南朝鲜兵，又力图使主力撤走。这个推断已为前述的北朝鲜军队高级司令部在东大门被袭击和后来连续四天的街垒战斗等所证实。

"北朝鲜公开史料"第三章第一节在"汉城地域的防御"中对战况的变化叙述如下：

"9月21日，敌人仗着优势力量，从西北、西部和东南①三路向汉城发起了进攻。………………但是……未能加速他们的进攻速度。"

"防守汉城西北地区的我军部队以顽强的抵抗和顽强的反冲击，打击敌人，给了敌人以莫大损失。"

"在永登浦、鹭梁津方面防御的我军部队，也顽强地抵抗阻止了敌人的进攻。"

"敌人越来越猖狂，连日猛烈轰炸汉城。敌人向建筑物和街垒泼下引火液体，把汉城变成火海。9月23日，敌人付出莫大的代价侵入了汉城市的部分地区。在汉城市内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25日夜，守卫汉城南部地区的我军部队发动反冲击夺回了南山，坚持到26日，消灭了大批敌人。"

① 着重点为编者所加，表示和美军资料不一致之处——译者。

“汉城市的防御战成了一个群众性的战斗，包括武装了工人在内的汉城市劳动者，为了保卫祖国的自由和人民的幸福，同人民军部队一起在火焰和硝烟中进行殊死的战斗。”

“全体汉城市民也积极支援人民军队，冒着种种危险搬运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妇女们保证了人民军指战员们的伙食，并救护了伤员。”

“敌人进入汉城后，在侵占的每个地区对人民施行灭绝人性的暴行。他们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市民；凌辱妇女。美帝国主义者以‘附逆者’①的罪名逮捕并用最野蛮的方法杀害了600多名②汉城市电车工人。”

“但是，汉城市民决未屈服，直到最后一刻积极支援了人民军的战斗。”

“我军在汉城市的每一条街和每栋房子都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敌人付出了莫大的代价以后，到29日才占领了汉城。”

“我军部队在打退占有压倒优势敌人的疯狂进攻而进行英勇的仁川、汉城地区防御战中，杀伤和俘虏1.2万多名敌军官兵。”

防守仁川——汉城的部队，由于敌我力量和技术装备的悬殊，虽然未能完全阻止敌人的进攻，但是拖延和破坏敌人的进攻，争取了14天的宝贵时间，从而粉碎了敌人的凶恶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战术一举占领汉城，迅速向原州、大田方向进攻，配合基本战线③的进攻部队围歼洛东江战线的

---

① 系北朝鲜军队的叫法——编注。

② 日文原文为6000余人，而《朝鲜人民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史》再为600多人——译注。

③ 系指洛东江战线——编注。

人民军主力部队。同时，为保证在洛东江及其北部一线的人民军联合部队的活动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正如金日成元帅所指出的，仁川——汉城的防守部队虽然是由新兵和没有受到充分训练的军官编成的新部队，但是，在防守仁川和汉城战斗中建立了许多功绩，特别是由于我们党员起了先锋作用，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第五章　铁砧的完成

从全局来看，仁川登陆作战充当了铁锤作战的铁砧部分。这次作战的最终目的是，第8集团军从釜山防御圈出击，作为铁锤，在汉城、仁川地区第10军的铁砧上砸碎北朝鲜军队的主力。即第10军攻占汉城不是其目的的全部，而是必须通过夺回汉城来切断位于洛东江畔的北朝鲜军队主力的动脉，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设置铁钻。

因此，在制定仁川登陆作战计划的过程中，这个铁砧的规模当然成为争论的问题。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中将希望以登陆军的一部兵力夺取原州（汉城东南90公里，朝鲜中部道路的要衔），完全切断北朝鲜军队的后方。然而，第10军兵力只不过2个师，又有人担心攻占汉城的可能性，所以决定采取克制的做法，警惕冒险、过分的欲望和分散兵力，虽然不充分，但也要夺取汉城至水原地区。其理由是切断敌人退路的部队会因遭到"穷鼠反噬"那样的退却部队的拼命攻击而受到更大损失。战史已经证明，达到目的的战例很少。

第一节　乌山的进攻

一、铁砧正面

在第10军主力开始攻克汉城这天即9月22日，担任构成"铁砧正面"任务的第7师，以第3团确保水原机场南侧棱

线，向退却而来的北朝鲜军队张开了大网。据俘虏供述，从洛东江畔北上的北朝鲜第105装甲师一个团于18日到达乌致院（水原以南80公里），所以第31团正在进行反坦克战斗的准备，但到了24日，北朝鲜军队还没到来。因此，一部分参谋提出判断说，北朝鲜军队是不是打消了援救汉城的念头，从乌致院或平泽附近转进到已被打开的原州方向的退路上呢？

可是，24日下午1时前后，正在占领水原机场南侧棱线的第31团第2营（营长为乌斯迈中校）意外地受到了随伴有坦克的兵力不明之敌的攻击。然而，北朝鲜军队的坦克只能沿公路前进，而且是没有火力支援的夜间攻击，所以该营集中预先准备的步兵、坦克和炮兵的火力，击毁4辆T—34坦克，击退了敌的攻击。

被击退的北朝鲜军队向南撤走了，但25日天亮时，以迫击炮对水原机场进行射击。水原机场当时已开始起降大型飞机，所以突然陷入了混乱。根据航空侦察得知，北朝鲜军队好像已占领美军阵地南方4公里处的高地（乌山以北的高地，7月5日史密斯支队向北实施防御的高地，并且在其掩护下正在从平泽—大田附近向原州方向退却。

第7师师长巴尔少将立即命令第31团摧毁这部分敌人。这次当然是改变了攻守的地点。第31团团长奥本夏因上校决定从南北夹击（夹在中间打）、捕捉和歼灭该敌，并且将第2营一分为二，指定以其一部（G连、H连〈重火器连〉）、第73坦克营A连〈欠2个排〉作为正面进攻部队，第2营营长斯乌迈中校指挥营主力（配属2个坦克排）作为背后进攻部队。

26日黄昏，正面进攻部队进至敌阵地前，准备27日天明

后开始进攻，下午10时30分前后，从洛东江畔长驱直追而来的第1骑兵师先遣队（欠坦克排）突破乌山北方高地混入敌人之中。

在背后进攻部队即营主力从西面迂回，于27日天明时驱逐所在的北朝鲜军队，进至汉城—釜山公路，并以火箭筒击毁了从乌山庄村反击过来的T—34坦克后，以乌山为据点向北进攻了。同时，正面进攻部队也开始沿着公路向南方进攻，在这里展开了夹击作战。

然而，想不到北朝鲜军队却很强大，装备有很多坦克、反坦克炮和追击炮，好像是要坚决抵抗到底。第2营在秋季晴空温暖的阳光下从南北奋力进攻了一整天，击毁敌坦克14辆、反坦克炮6门和追击炮数门，但也未能接近北朝鲜军队正在死守的117高地和92高地一带。

中午前后，从釜山防御圈追击而来的第1骑兵师师长盖伊少将到达乌山，观看了正在北侧高地展开的激战。盖伊将军看出其进攻不易进展，向斯乌迈营长提出援助说："似乎是多管闲事，援助你一下吧"。斯乌迈中校立即向奥本夏因团长报告了这一好意；但不知何故，团长拒绝了这个援助。因此，盖伊将军28日整个上午对眼前的激战无能为力，只好在旁边观看。盖伊师长的这个好意没有向巴尔师长报告，因此，这件事被奥本夏因团长独断地拒绝了。作为无用的功名思想，阿尔蒙德将军很生气。

在下午的进攻中，斯乌迈营长和第31团作战主任奥尔逊少校都负伤了，进攻受挫。据俘虏证明，这些敌人是北朝鲜第105装甲师的一部，正在奉命死守该高地。入夜后，进攻部队在其所在位置上构筑进攻阵地，准备明天的进攻。

巴尔师长对第31团的进攻情况很不满意，临近黄昏时到

达第一线，亲自计划明（28）日晨的进攻。这个计划的着眼点是以全部火力予以彻底压制，具体做法是从中午开始，以7架海军飞机对92高地、117高地和铁路隧道入口实施50分钟的凝固汽油弹攻击；以2个炮兵营（36门火炮）和12门重迫击炮进行30分钟的火力准备后，以预备队第3营沿公路进行强袭。因为战局已定，残存的一部只是乌山之敌，所以没有必要付出牺牲去全力进攻。

28日下午的进攻，按巴尔师长的计划实施，经过长时间的猛烈炮击和轰炸，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粉碎了北朝鲜军队。担任进攻的K连和L连无一伤亡地于下午3时15分首先夺取了117高地，接着又于下午4时夺取92高地。北朝鲜军队丢下100具尸体后向东方退去。

第31团面向南方占领了乌山北面的高地，在这里完成了"铁砧正面"。

阿尔蒙德将军认为第31团27日的进攻，确实是"忽视情况的进攻。"虽然拥有2个营，但只能使用1个营，因轻视火力，一味地依赖机动而受到无谓的损失，拒绝第1骑兵师师长盖伊将军的好意而显露出功名心等都是不妥当的。此外，虽然随时都有占领的良机，但对水原机场南侧的要点即乌山高地放任不管，送到敌人手中，机场遭到炮击，进行没有意义的战斗等都是比进攻要笨拙更严重的失策。阿尔蒙德将军在10月5日撤换了第31团团长。

二、铁砧的基础部分

占领汉城后，第1陆战师扫荡了汉城北郊。

10月1日，第5陆战团的一部沿汉城至平壤公路北进，扫荡了汶山里和临津江南岸，但只看到三三两两向北走的掉

队士兵。

第7陆战团沿议政府——铁原公路向议政府追击，10月2日在议政府南侧受到北朝鲜第31师第31团的有组织的抵抗，但3日下午进入破坏已尽的议政府街。

议政府附近的抵抗是三八线以南北朝鲜军队最后的有组织的抵抗，北朝鲜军队向三八线以北撤退，像是在沿三八线坚守阵地的样子。

这期间，洛东江畔的第8集团军于20日前后突破了北朝鲜军队的包围圈，并且从22日开始转入总追击；进攻东海岸的南朝鲜军队先头部队于10月1日到达三八线。

10月上旬，进入南朝鲜的北朝鲜军队在南朝鲜境内留下了游击部队，主力撤向三八线以北。南进时北朝鲜军队人数为13.5万人，集结在三八线以北的兵力只不过为2.5—3万人。

仁川登陆作战没有发生任何使华盛顿担心的事态，在麦将军所希望和预测的极大成功中结束了。

第二节　双方的损失

一、北朝鲜军队的损失

计划仁川登陆时，联合国军估计汉城市内北朝鲜军队的兵力约5000人，而且判断没有增援兵力，但这过低估计了。实际上在汉城约有8000人，永登浦约有5000人，总计为1.3万人左右。仁川作战开始后，在汉城有2万人，汉城—水原间有1万人，向釜山附近增援2000—3000人，实际上同美第10军交战的兵力估计达2万人之多。

然而，高达2万人的增援部队，由于联合国空军不间断地阻滞，不得不逐次加入战斗，所以其受到的损失很大。由于部队刚编成，没有战斗经验，如果必要的话，即使被全部歼灭也要强行进攻，……有的部队特别是在南朝鲜征募编成的部队，大多数被全歼了。

据第10军的报告，估计该军俘获俘虏7000人，伤亡人数高达1.4万人。

> 第1陆战师获得的战果为捕获俘虏4972人，打死打伤13666人；第7师第32团捕获俘虏1206人，打死打伤3000人；第31团和第17团（第17团于25日在仁川登陆）分别报告说，各给敌人造成数百人的损失。

此外，估计第10军在此次作战中击毁北朝鲜军队的坦克数量是：第1陆战师击毁45—50辆，第7师在水原——乌山地区击毁10—15辆，共计60辆左右。

> 与此相反，第1陆战师的坦克队，在同北朝鲜军队步兵进行的肉搏战中损失数辆，但在反坦克战斗中一辆也未损失。

再者，北朝鲜军队损失装备很多。第1陆战师破坏或缴获北朝鲜军队兵器如下：

> 120毫米迫击炮23门，45毫米反坦克炮19门，重机枪56挺，轻机枪及冲锋枪337挺（支），14.5毫米反坦克枪59支，步枪7543支。

二、美第10军的损失

在汉城、仁川地区的作战期间，美第10军受到的损失如下表：

部队别 \ 种类别		阵亡	负伤	失踪	总计	备考
第7师		106	409	57	527	1.其中南朝鲜兵死伤166人 2.第32团包含在第7师的数字内
第32团		66	272	47	385	
第1陆战师	陆军公开史料	417	1961	5	2383	1.西壁的进攻和巷战中出现的损失（从9月21日至27日为1482人。但陆军公开史料为1064人 2.损失最多的一天是9月24日，计为285人
	海军陆战队公开史料	415	2029	6	2450	

另外，据"海军陆队公开史料"记载，第1陆战师各团的损失如下表：

部队别 \ 种类别		阵亡和伤后死亡	负伤	（死伤比）	计
第1陆战团		92	697	（1:7.5）	789
第5陆战团		177	861	（1:4.8）	1038
第7陆战团		72	296	（1:4.1）	368
其他		73	182		255
合计	海军陆战队公开史料	414	2016		2430
	陆军公开史料	364	1961	失踪5	2383

第三节　战争灾难

北朝鲜军队占领汉城的时间是整整3个月。这期间利用汉城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来增强战斗力的情况如第2卷第3章第3节之三"北朝鲜军队占领地的行政"中所述，但最后终于认识到确保汉城是困难的，所以北朝鲜军采取了焦土战术。……。

一、肃清（略，约300字）

二、人材的北送（略，约300字）

三、设施的烧毁

像强台风、大地震的痕迹一样，在汉城一带没有留下明显的建筑物和工场。这里有的是由于联合国军的炮击和轰炸而烧毁的，……。

另外，根据1950年12月15日南朝鲜政府对受害情况调查统计，城市房屋情况是：全部烧毁的1.8万户，半烧毁的3000户，共计2.1万户。……。

四、矛盾的对立斗争

汉城收复后，十几万人从釜山等避难地回到汉城不久，就知道了北朝鲜军队留给南朝鲜的意想不到的创伤。这在那些留在北朝鲜军队占领区的人们和避难归来的人们之间留下了想不到的感情上的疙瘩。

最初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成了契机，不久同伙之间的联带感产生了渡江派和残留派，出现了敌视的潮流。所谓渡江派是指渡过汉江避难的人们，而所谓残留派是指留在汉城

的人们。

渡江派自称是“不属于共产党军队的爱国者”，“协助联合国军努力击退敌人的功臣”，骂残留派是“帮助敌人的卖国奴”。

另一方残留派自称是在“敌人魔爪中守卫汉城的爱国者”，反驳说对方是“抛弃家乡的懦弱者”。

然而，渡江派中很多人是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以后从北朝鲜逃到南朝鲜来的（称为越南人）。由于他们多是在政界和财界的实力人物，所以这里感情和利害纠缠在一起，动不动就争吵，渐渐发展到进行私刑，不久就连续发生集团的暴行事件，终于又发展到组织党徒前去找碴打架的事态。

另外，与此相联系，在共产党占领下要权势和被视为多少协助过共产党军队的人被处以私刑和无情的“全村制裁”，但很多人是利用这种气氛，趁机泄私恨，作为群情骚然，则因战胜而留下了同胞相互憎恶的争斗。

还有，军队、警察和治安方面的一部分行为不轨者，依仗权势欺人，正像所谓江户的仇敌在长崎报复一样，把坚持釜山辛苦的积愤发泄给残留派。

政府为了安定民心和希望发展民主，于12月1日公布“私刑禁止法”，禁止委系感情的私刑，违反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罚。

另外，同时制定《附逆行为①特别处置法》，防止对触及《国家安全法和有关非常事态下制裁犯罪的特别处置令》②

---

① 即反对国家行为——编注。

② 在战时对资助敌人行为等，进行处罚要比平时重，其处罚的范围也大。于6月25日开战之日公布——编注。

的处罚过重。这是因为，如果严密解释这些法令，留在被占领地区的国民中没有不违犯这个法令的。因此，政府对即便违犯这个法令的人，如在朝鲜军队压力下不得不勉强应付者，隐藏在北朝鲜军队内具有爱民族的行为者，隐匿被搜查者，从北朝鲜军队控制下逃回者和自首者等等减刑或免刑，单纯随声附和者不予追究。实行这些政策，从心理战上来看，对北朝鲜方面的工作取得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10月上旬，美军主力推进到三八线一带，等待着向北朝鲜进攻的命令。越战越勇的南朝鲜军队于10月初突破三八线，疾风一般地继续向北朝鲜纵深进攻。

这时，中国第4野战军聚集在鸭江绿北岸，时刻等待着介入的命令，但联合国方面的情报网一点也没有察知中国军队的这一动向。

朝　鲜　战　争

——联合国军反攻和中国军队介入（原第5卷）

（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 编

纪雷　江平　译校

第一章　战争发展概况

（参照插图1）

战争指导必须速战速决。……为此，要先发制人发起进攻，并将其锐势保持到和谈为止。

——德军少校参谋冯·麦凯尔

1950年9月初，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因为被北朝鲜军队压到釜山的联合国军好象正在重蹈敦刻尔克的覆辙。

在两个月以前，南朝鲜农民插完秧刚松了一口气，即爆发了战争。6月25日星期日早晨，以13.5万人、150辆坦克为基干的北朝鲜军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南下。北朝鲜军队发起突然袭击，击败9.8万名南朝鲜军队，第4天的凌晨攻占南朝鲜首都汉城。

联合国军的介入　以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军接受南朝鲜政府的邀请并根据6月27日的联合国决议介入这场战争，以“把进入韩国的北朝鲜军队击退到三八线以北”为目的开始了作战。

联合国军总司令官麦克阿瑟上将企图“尽可能在北方阻止北朝鲜军队，并在仁川登陆对其实施夹击”，因而首先把在九州的第24师等派往朝鲜，担任阻止北朝鲜军队的任务。但是，北朝鲜军队既不是美军判断的那种“旧式的军队”，也不是“东洋的土匪”，更不是“一看到美军就退散的民兵”。北朝鲜军队是一支以从中国和苏联回国的有战斗经验

者为骨干、用苏制的坦克和火炮装备起来的现代化军队，它的战法吸取了苏联式的战略和中国式的战术。在前线，他们最新式的坦克、炮兵和精锐的步兵发挥着可怕的威力；在后方，游击队等频繁活动不断破坏联合国军的后方补给和通信干线。正如一位美国将军所评论的那样，这场战争是“种类不同的战争”。在美军认为是自己人的人民群众中有敌人，在美军认为是友军的部队中也有敌人。因此，不习惯于这种战争的美军第24师，不仅不能阻止北朝鲜军队，而且逐次被各个击破，不得不无止境地后退。

一、釜山防御圈的构成

麦克阿瑟五星上将把进驻日本的美第8集团军主力（3个师）增派到朝鲜，企图利用小白山脉阻止北朝鲜军队南进，但是没有能够防住北朝鲜军队的猛烈攻击。7月下旬，联合国军的小白山脉防线被突破，8月上旬，不得不后退到自己规定“不撤退”的洛东江一线。然而，联合国军在过去1个月的时间里，以地域换得的约1个月的时间是很保贵的。从7月末起，从冲绳、夏威夷和美国本土紧急调来的约2个师的增援部队，开始陆续在釜山登陆。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调来增援的有最新式的“潘兴”式和“巴顿”式坦克等，它们比北朝鲜军队进攻冲击力的核心——T-34坦克优越。

8月初，联合国军的美第8集团军的4个师坚守洛东江一线，以南朝鲜军队的5个师加强了北部战线的防御。这个阵地，是南北约200公里、东西约100公里的长方形地域。世界上称之为釜山防御圈或洛东江阵地。

另一方面，北朝鲜军队把它的全部兵力12个师在第1线

展开，向釜山突进。北朝鲜军队胜利在望，士气高昂。但是它的领导表现急躁，战斗力越来越低。一个多月以来，他们在不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坚持进行了250～300公里的机动作战，士兵已极度疲劳，损失不断增大，后勤供应越来越困难了。

二、八月攻势

在所谓"同时间的战斗"中取得胜利的联合国军和越南进战斗力越差的北朝鲜军队，8月初的战斗力对比如下表所示，联合国军占据优势。

军种 区分	联合国军	比例	北朝鲜军队
人员	约13.8万人	2：1	约7万人
火炮	约430门	1.5：1	约300门
坦克	约300辆	7.5：1	约 40辆

而且联合国军有海、空军的大力支援，还有可靠的后勤供应。

但是，与这数字上的战斗力对比相反，在釜山周围，绝对优势的联合国军却处于守势，北朝鲜军队乘追击之势席卷而来。这就是所谓8月攻势。北朝鲜军队在各个方向上的局部性突破都取得了成功，特别是在北部方向，他们取得的战果更大，以致把南朝鲜军队的防线向后压缩了约60公里。即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如果防守，兵力再多也感不足；如果进

攻，兵力便自然有余”。

<table>
<tr><th colspan="5">联合国军</th><th colspan="3">北朝鲜军队</th></tr>
<tr><td>美第8集团军</td><td colspan="2">第2、24、25师
第1骑兵师
第1海军陆战旅
英第27旅</td><td>84630人</td><td rowspan="4">人员：176326人
火炮：约400门
坦克：约600辆</td><td rowspan="4">人员：97850人
火炮：250～300门
坦克：约100辆</td><td>第1军</td><td>第2、4、6、7、9、10师
第105装甲师
第16装甲旅</td></tr>
<tr><td rowspan="3">南朝鲜军队</td><td>第1军</td><td>首都师
第8师</td><td rowspan="3">91696人</td><td rowspan="3">第2军</td><td rowspan="3">第1、3、5、8、12、13、15师
第17装甲旅</td></tr>
<tr><td>第2军</td><td>第1、第6师</td></tr>
<tr><td colspan="2">第3师</td></tr>
</table>

但是，负责指挥南朝鲜军队作战的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中将，使用适时赶到的美国本土部队向北朝鲜军队突破的顶部实施反击，才好容易守住那条“不撤退”的防线。以下为方便起见，总称沃克中将指挥的美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陆军时暂且写为联合国军，仅指美军时写为美某部队。

据推测，8月底的敌我兵力如上表。从兵员、火炮、坦克数量，有无海空军支援及补给量等情况看，任何一项上联合国军都占绝对优势。但是当时，联合国军并不了解北朝鲜军队的实情，北朝鲜军队也很难判断联合国军的真实实力。

北朝鲜武装力量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将军命令在9月中旬以前一定要夺取釜山。即使美国本土部队前来增援之后，大概他仍判断只不过2个师的兵力，“有把握”取胜。如果战争不能尽快解决，在美国本土和日本准备出动的约3个师

（第1陆战师、第3师和驻日本的第7师）前来增援，及传说中的登陆作战开始之后，那么制胜的机会就越来越远了。

北朝鲜军队把它的全部兵力都用到了第一线。为此，在南朝鲜境内强行征召约4～5万人，补充战斗中的损失的同时，连在汉城和仁川等后方要地的守备兵力也转用到了洛东江畔。但是，却由此忽略了后方的警备，在麦克阿瑟将军看准的仁川地区就只有为数极少的防御兵力了。

三、仁川登陆期间美第8集团军的任务

麦克阿瑟将军再三推迟了仁川登陆，8月下旬，他说服持反对意见的华盛顿，决定于9月15日实施，开始大力准备铁锤作战。他设想，以第10军在汉城—水原地区作为铁砧，以第8集团军为铁锤击破北朝鲜军队。

然而，由于登陆部队只有2个师，所以又担心被各个击破。华盛顿的首脑反对仁川登陆也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无非是担心，如果中国军队乘机介入，很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局面。

随着仁川登陆计划的逐步拟定，第8集团军的作战方案也定了下来。经过多次调整之后，决定下来的第8集团军的基本任务，有如下两项。

其一，牵制洛东江畔北朝鲜军队的主力，阻止其向京（汉城）仁（仁川）地区转用兵力。如后所述，第8集团军估计："当面的北朝鲜军队能够向京仁地区转用3个师"，所以必须首先完成这项任务。

其二，尽快采取攻势行动，与第10军会合。然后在第10军构成的铁砧上击破北朝鲜军队。

要完成这两项任务，就必须首先切断象羁绊一般紧紧系

在身上的北朝鲜军队的铁链，尔后突破它的战线挺进260公里，歼灭北朝鲜军队。与此次作战有关的全体人员一致认为："只有进攻才是防止敌人转移兵力，突破敌人战线与第10军会合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可是，第8集团军的参谋们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显而易见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因而第8集团军转入进攻是不可想象的。据说，8月下旬前后，实际上没有一个参谋认为能够用现有兵力转入进攻。

然而，只要麦克阿瑟将军以钢铁般的意志做仁川登陆的准备，第8集团军就必须配合它采取攻势行动。即使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第8集团军也必须实施进攻。第8集团军的参谋们一面担心北朝鲜军队的攻势，一面研究转入攻势的问题，他们从任何一个问题看都感到没有信心发动攻势。但是，沃克将军的探索精神和达布尼作战主任非凡的思考能力，推动了往往缺乏生气的司令部工作。

四、九月攻势

正当第8集团军研究转入攻势的时候，北朝鲜军队先发制人发动了九月攻势。北朝鲜军队于8月31日半夜起，拼命进行夜间进攻，先奇袭后强攻，在5个地段突破了第8集团军的防线。

但是，天亮后联合国空军出动飞机封锁了北朝鲜军队的昼间行动，第8集团军司令官指挥部队进行了接连不断的反击。这种防御方法，被称赞为"沃克的消防法"。

北朝鲜军队全力以赴发起的这次攻势也没有持续多久。虽然起初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却没有办法解决兵力悬殊的问题，9月5日前后攻击力大部消耗掉，其攻势受挫。然而，北朝鲜军队既没有被全面击退，也没有被从进入的地

点赶回去。在最重要的灵山方向和大邱方向，一直坚守其突破口的顶部反复实施进攻；在庆州方向仍在继续渗透。

第8集团军的这次防御是很不容易的。集团军司令官苦于反击兵力不足，把仁川登陆所需要的第5陆战团用于灵山方向反击，引起了同海军方面的争论(参照第二卷第五章)。9月4日前后，大邱面临危机，第8集团军司令部、南朝鲜政府及陆军司令部都后退到釜山附近，因而出现了逃难的场面，有许多人逃到济州岛、对马和台湾。还由于炮弹不足，麦克阿瑟将军立即命令弹药船加紧行驶。第8集团军的官兵在谈到9月攻势的感受时说："好容易阻止住了北朝鲜军队的进攻"。实际上从9月1日至15日发生的伤亡率，在整整持续3年的朝鲜战争中是最大的。

敌我态势 第8集团军制定出进攻计划的9月上旬，态势大体如下（参照插图1）。

马山方向美第25师，把深入阵地内的北朝鲜第6、第7师的大部击退到阵地外，但北朝鲜第6师的一部仍坚守西北山、笔峰及战斗山的山顶，俯视着美第25师的阵地，摆出还要进攻的架式。

灵山—昌宁方向的美第2师，与多次顽强渗透的北朝鲜第9、第4师在洛东江突出部，与北朝鲜第2师在昌宁附近形成对峙，双方战斗力均已消耗殆尽，战局呈现出胶着状态。而且，8月上旬以来，呆在玄风突出部没有明显活动的北朝鲜第10师，由新来的英第27旅负责对其监视，但英国旅对这种不同类型的战争往往不知所措。

在大邱方向担任防御任务的第1骑兵师，继续进行艰苦奋战。即，第5骑兵团在沿大邱—倭馆道路的地域受到北朝鲜第3师的压迫；第8骑兵团在沿大邱—多富洞道路的地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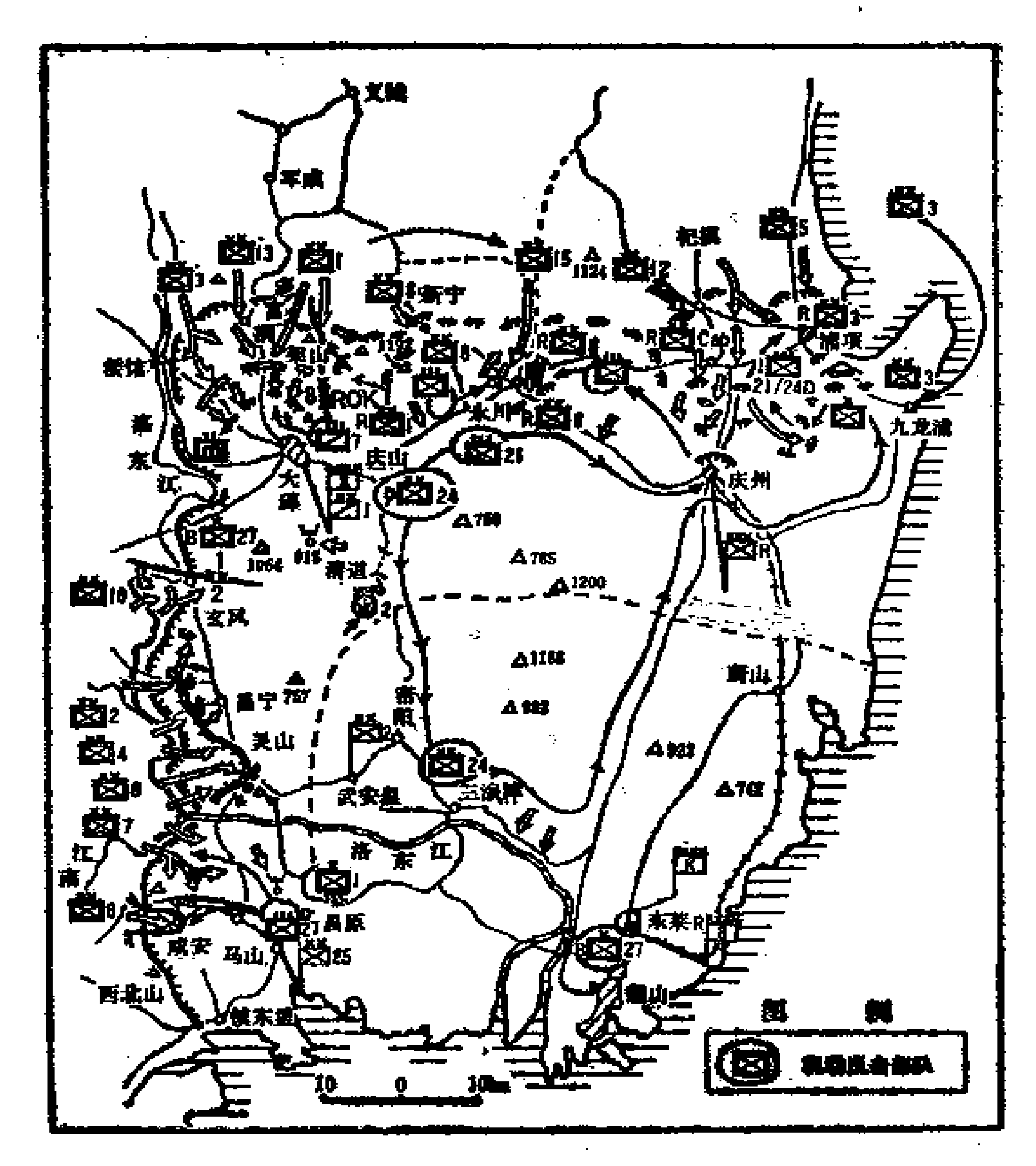


插图 1　9月釜山防御圖（1950.8.31～9.12）

受到北朝鲜第13师和北朝鲜第 1 师部分兵力的强压；担任预备队的第 7 骑兵团忙于对从阵地间隙进入的北朝鲜部队实施反冲击。大邱处于紧急状态，集中后方部队临时编成的部队和南朝鲜国家警察队，担任本市的直接防御。

南朝鲜第1师同北朝鲜第1师的主力展开了八公山(119米)山系争夺战，而这场头号师之间的胜负之争，在逐渐向有利于南朝鲜军队的方向发展。

其右翼的南朝鲜第6师，利用新宁南侧花田洞之险阻止北朝鲜第8师的猛攻，由于师长巧妙的战斗指挥，给北朝鲜第8师以毁灭性打击。

永川方向的南朝鲜第8师，在北朝鲜第15师的猛攻下曾两度丢失永川，但通过反复的反冲击将敌人击退，推进到永川北侧正在对敌人施加压力。

在从永川东侧至东海岸的正面上，南朝鲜第1军受到北朝鲜第5、第12师的猛攻，防线被突破，庆州和延日飞机场面临危机；第8集团军司令官紧急派出的杰克逊支队也陷入了苦战。因此，这个方向的反击已成为燃眉之急，但剩下的预备兵力却只有第24师的主力了。

第二章　联合国军的反攻准备

战术的基础在火力……，战略的基础在机动……，机动有赖于后勤。

——J·F·C弗拉

第一节　美第8集团军的进攻准备

北朝鲜军队9月攻势的规模远远超过了联合国军的预想，战况十分激烈。这次攻势不仅对第8集团军，对远东司令部和华盛顿的首脑也给予很大冲击，使他们担心第8集团军到底能不能坚守住釜山。而且由于这种担心，使得第8集团军能否转入反攻成了问题，甚至有人主张连仁川登陆也要重新研究。不过，麦克阿瑟将军和第8集团军司令官意志坚强，即使在9月攻势期间，仍然扎扎实实地进行了第8集团军的进攻准备。

一、进攻计划立案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第8集团军转入进攻所存在的问题是：兵力不足，空中支援能力低，后勤保障能力不足（弹药、渡河器材、运输力、道路修复能力不足等）以及两个月来专心致志地实施后退和防御的官兵突然转入进攻在心理上的困难性等。

进攻兵力的抽出　这次转入进攻的特点就在于，必须在担心到底能不能坚守住釜山的极端危险的情况下转入进

攻。通常转入进攻，一般是利用防御这一战术上的有利条件摧毁敌人的进攻能力，使兵力对比发生逆转后再实施。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会战是这样，瓜达尔卡纳尔和英帕尔会战也是如此。这些会战，都是通过防御摧毁敌人的进攻能力，迫使敌人转入防御之后，再把进攻兵力投入敌人的弱点将其歼灭的。而且，这种转入进攻的兵力大多是拥有最新装备的精锐部队，其投入是一举扭转敌我兵力对比、改变攻防态势的主要因素。

可是釜山防御圈所依靠的美陆战旅和南朝鲜第17团战斗群，却被决定抽出去用于仁川登陆。不仅没有得到兵力增援，反而把准备作为进攻的基干部队的精锐部队抽走了。

但是，要转入进攻，无论如何也需要集中一部分兵力。因此，这支兵力除从情况不紧迫的方向抽调之外别无他法，而 9 月上旬的情况却又并非如此。如第二卷所述，第25师已把作为集团军预备队的第27团在反击中用尽；得到麦克阿瑟将军批准用于灵山方向反冲击的第 5 陆战团，被海军方面紧催着归建。担任大邱防御的第 1 骑兵师，受到北朝鲜第 3 、第13、第 1 师等 3 个师的强大压力一味地后退，很需要增援。要击退进至庆州方向的北朝鲜第 5 、第12师，需要动用担任集团军总预备队的第24师主力。看看全线的任何地方都濒于危机，各师均全力展开拼命地战斗着。不仅不能抽调兵力，而且到处需要增援。因此，就连第 8 集团军司令官也在 9 月 4 日研究向达维道森线后退时，担心到底能不能转入进攻。参谋中也有人极力主张：“既然第 8 集团军的存在是仁川登陆的前提，最好是延期进攻，增援第 1 骑兵师和第 2 师，保障其防御的成功”。但是，如果把仅有的集团军预备队（第24师主力）用来增援第一线，别说集中进攻兵力，就

连进攻准备的时间也没有了。集团军司令官苦苦地思索：是应当爱护部下即为缓和第一线困难的局面而首先增援呢？还是应当为了任务即为进攻而首先抽调兵力呢？然而，幸运的是从9月5日起，战局出现了好转的苗头。最担心灵山—昌宁方面和马山方面得到了暂时平稳，大邱方面虽然仍在苦战，但也总算坚持住了。只有庆州方面令人担心，不过如果用第24师实施反冲击，还是来得及挽回败局的。

结果，集团军司令官没有给第一线师增援一兵一卒。而且，用第24师主力排除庆州方面的威胁之后立即转作他用，并决定抽出马山方面的第5团战斗群和大邱附近的第6坦克营作为集团军进攻兵力的骨干。他是在赋予任务时，看清了总的战局之后，下定积极解决的决心而付诸实施的。将军被称为名将，大多是由于这时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和决心。

弹药缺乏 最初第8集团军坚守釜山防御圈时使用的弹药，是驻日美军为了防御而储备在日本的。集聚到日本的数量巨大的弹药，在这紧急场合发挥了作用，但由于持续不断的激战，其储备量很快就要消耗光了，到9月上旬末，弹药特别是轻型炮弹就必须限制每天每门火炮25～50发。对于依赖物力的美军来说，这种限制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麦克阿瑟将军亲自命令弹药船加快行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9月9日）。弹药不足的情况并未迅速得到改善。据第8集团军司令部后勤部长的估计，9月中旬转入进攻时，也只能给主攻方向每天每门火炮补给50发，助攻方向补给25发。这个补给量，对美军来说实在是太少了。此种限制意味着不可能发动全面进攻，因而必须局限突破正面。而如果是这样，则提出了一个难题：突破的深度有限。

渡河器材不足 当时第8集团军只有在洛东江架设两座

踏板桥的器材。所以，请求补给器材，以保障进攻时各师能架设一座舟桥。然而，远东军掌握的器材必须供第10军在汉江上架桥用，所以他们又安排从美国本土运输，向日本厂家订货，但显然都是来不及的。

渡河器材的不足，也是必须局限进攻正面的要素，结果又成了限制突破深度的原因。

追击时的补给　第8集团军为了与仁川登陆的第10军会合，需要从大邱突破并追击260公里，而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补给。因为其一，运输力不足；其二，主要公路和铁路都由于美空军的封锁作战被彻底破坏，另外估计北朝鲜军队后退时也可能加以破坏。

本来，第8集团军是为日本的防务和维持治安而部署的一支部队，调到朝鲜后，在编成上也是为了以守势阻止北朝鲜军队的南进，因而缺乏长远的攻势作战所需要的机动力和运输力。

所以，在由防御转入进攻时苦于运输力不足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制定计划时的难题之一。尽管他们千方百计采取了各种办法，但是，从美国乘船紧急航行中的运输营显然赶不上需要，从日本采购也不可能，因而没有希望缓和运输力不足的矛盾。这意味着需要对主攻的规模、方向和深度加以限制。

关于追击道路的整修，除动员现有的一切能力外，还考虑了其他所有手段，例如：用装甲部队猛攻，加强空军的活动不给敌人以破坏的时间等。不过，这一有把握的计划未能实现。

空中支援能力降低　由于一直进行直接航空火力支援的海军陆战队航空兵调去支援仁川登陆，所以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降低了支援能力。第8集团军用以前的兵力和航空兵

实施防御尚且费尽气力，而抽出进攻的基干部队并撤走航空队之后再想转入进攻，那简直不可想象。因此，要求至少增加一些支援航空兵。可是，远东空军既要不断对付随着来自北方的威胁，又要负责远东战略的关键——冲绳的防空。再说，夏威夷和美国本土也都没有预备兵力。美国空军已把当时可以使用的空军力量，全都动员到了远东。然而，又不能断然驳回第8集团军的要求。第8集团军一旦被击破，不能转入进攻，仁川登陆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因此，远东空军司令官终于决定把冲绳的第20航空队主力（第21防空战斗群和第16、第25防空战斗队）调往九州的板付，以答应第8集团军的请求。如果在此期间中国空军介入空袭冲绳，那时也只好任其轰炸了。这样，危险是危险，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指挥机构的改善 第8集团军的指挥单位名义上是5个，即4个美军师和南朝鲜陆军部，但还必须对6个南朝鲜师给以不断的注意，所以实际上的指挥单位至少有10个，有时多达15个。这在情况变化比较小的防御战斗阶段指挥上不会有多大问题，但是在进攻阶段指挥单位超过5个就不方便了。因此便决定把4个美军师合编成为2个军，不过这里有个军长的人选问题。担任主攻的军长，必须是能随着由守势转入攻势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人。原来第8集团军由2个军组成。第1军司令部位于日本京都，指挥关西的第25师和西日本的第24师。第9军司令部设在仙台，指挥关东的第1骑兵师和北日本的第7师。由于受到裁军的影响，于1950年初即8个月以前才把军司令部撤消，由第8集团军直接指挥着4个师。

第1军司令部于8月2日重新建立，军长由科尔塔少将担任。该司令部于8月13日用飞机迁移到大邱，但当时并没

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合编成军。因此，第8集团军便任命科尔塔将军为第8集团军副司令官，当9月初庆州危机时，又命令科尔塔将军担任杰克逊支队长指挥这个方面的作战。

美第9军司令部于8月10日重建，由弗兰克·米尔伯恩少将担任军长，因参谋和通信机关编成费事，9月8日军的首脑才飞抵大邱，大部分参谋飞到战场时已是9月底到10月的事了。

这就是说，虽然第1军司令部已具有作为野战中间司令部的职能，但第9军司令部到9月末才能发挥它的职能。因而发起进攻时只能使用第1军司令部，当然该军也理应担任集团军的主攻，可是这里也出现了问题。因为绰号为虎头狗的猛将沃克将军认为，第1军军长科尔塔将军虽是有名的智将，但作为需要在这困难情况下发挥积极性的进攻军军长却并不是适当的人物。从起用他担任杰克逊支队长在庆州方面进行反击的经验看，科尔塔将军同样表现有周密而慎重的智将的一面，也有缺乏积极果敢的作战指挥之点。

与此相反，第9军军长米尔伯恩少将，其战斗经历也好，性格也好，都是最适于攻势作战的将军。美国公开史料认为他"果敢、勇猛、具有天生的积极性"。

第8集团军司令官考虑了这两位将军的性格后，研究了调换军长的问题。从铁锤作战的着眼点考虑，担任集团军主攻的军长的性格和作战指挥能力，将左右战局的命运。当然，在作战发起之前易人，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名誉，而且在个人思想感情上也可能产生不愉快甚至有难以忍受的情绪。但是，集团军总的作战是不能变更的。幸好科尔塔少将是个耿直坦率的人。集团军司令官控制住个人的感情，经过深思熟虑，终于下命令调换了两位军长。9月10日，一直担任第

9军军长的米尔伯恩少将调任大邱的第1军军长；第2天即11日，科尔塔少将到位于密阳的第9军司令部赴任。

二、9月中旬时的敌我兵力

联合国军的兵力 9月中旬，成为联合国军进攻计划的基础的兵力为：兵员15.7万人，坦克500辆，火炮约400门，迫击炮约300门。而且决定，由美第5航空队的约1200架飞机，从西日本的基地实施密切支援。兵力细目见下表。

部队		兵员数	满员率	其中南朝鲜兵	任务
美第8集团军	美第8集团军全部（沃克中将）	84478人		10502人	
	美第1军司令部（科尔塔少将）	7475人		1110人	
	美第1骑兵师（盖伊少将）	13904人	72%	2338人	大邱方面的防御
	美第24师（查奇少将）	16356人	88%	2786人	主力为集团军预备队在延日西侧地区反击中
	美第2师（凯扎少将）	15191人	83%	1821人	灵山—昌宁方面的防御
	美第25师（基恩少将）	15334人	83%	2447人	马山方面的防御
	英第27旅（考德准将）	1693人			
备考	（1）步兵连的实际战斗人员，只不过50～80人。 （2）其中的南朝鲜兵，大部分未受过训练。				

部队			步兵团	兵员数	任务
南朝鲜陆军部（丁一权中将）	第1军	首都师	第1、17、18团	平均约1万人	庆州北侧的防御
		第3师	第22、23、26团		延日北侧的防御
		第7师	第3、5、8团		庆州西北侧的防御
	第2军	第1师	第11、12、15团		大邱东北侧的防御
		第6师	第2、7、19团		河阳西北侧的防御
		第8师	第10、16、21团		永川北侧的防御
	计			72730人	

备考　到9月中旬为止美军损失累计

战死（战伤死）	**4599人**
战伤	**12058人**
战斗中被俘	**401人**
战斗中下落不明（大部分被俘）	**2017人**
计	**19165人**

北朝鲜的兵力　据战后调查，北朝鲜军队在9月攻势中受到重大打击，9月中旬的兵力见下表；可以看出，其战斗力比开战时显著下降。

然而，联合国军由于两个月来被压得无法喘息，还不能摆脱战争初期得到的“北朝鲜军队强大”的印象，依然过高地估计了它的战斗力。下表左栏是联合国军估计的兵力。

但是，北朝鲜军队的实情是严重的。总人员7万人中，从开战初期历经各次战斗的官兵只有30%，占2/3的约4.6万人的兵员是在南朝鲜境内强制征募的新兵。这些新兵几乎

9月中旬联合国军的估计					北朝鲜军队的实际兵力（据战后调查推测数）	
部队（师长、步兵团番号）			所在地点	兵员数	兵员实数	具体细节
前线司令部（金策大将〈苏〉·金泉）	第1军（金雄中将〈中〉居昌）	第6师（方虎山〈中〉13、14、15）	马山方面	8000人	4500人以下	2个团受到重大打击。
		第7师	宜宁方面	7600人	4000人以下	某营的人员：军官6、军士34兵151人
		第9师	灵山方面	8000人	5000人以下	装备：手枪3，步枪66，自动步枪13，手榴弹92，轻机枪6（每挺300发子弹以下）
		第2师（崔贤〈苏〉4、6、17）	昌宁方面	8000人	7000人以下	
		第4师（李权武〈中〉5、16、18）	灵山方面	7400人	3000～4000人	8月攻势时受到重大打击，几乎无战斗力
		第10师（25、27、29）	玄风突出部	8000人	9000人	据守在玄风不进攻，保存战斗力
		1个坦克旅（第16旅）	洛东江突出部	30辆	20辆以下	油料、弹药已几乎全无
		计	47417人			
	第2军〈中〉（金武亭中将·安东）	第3师（李英镐〈苏〉7、8、9）	大邱西北	8000人	4000人以下	
		第13师（金泰根19、21、23师）	大邱北侧	8000人	2300人	李学九参谋长自供

前线司令部（金策大将〈苏〉·金泉）	第2军（金武亭中将〈中〉·安东）	第1师（崔光〈苏〉1、2、14）	大邱东北侧	7000人	6000人以下	
		第8师	河阳西北侧	7000人		受到南朝鲜第8师的反击，失去进攻能力
		第15师	永川方面	7000人	败残的数百人	大都是败残部队
		第12师（崔仁〈中〉31）	庆州方面	8000人		在延日西侧受到重大打击
		第5师（吴白龙〈苏〉10、11、12）	延日方面	6500人	5500人	
		计		54000人		
	全般支援	第105装甲师（柳京沫〈苏〉107、109、203）		90辆	60辆以下	
		第17装甲旅		30辆以下	20辆以下	

注备：人名下的〈苏〉表示从苏联回国，〈中〉表示从中国回国。

联合国军估计的结论	1、北朝鲜军队的总兵力 101417人（编制定员的75%） 2、装备、编制的75% 3、可能的行动 (1) 可以全正面持续进攻 (2) 即使把3个师转用于京仁地区，釜山方面仍可保持足够的防御兵力	1、北朝鲜的实际兵力7万人左右、其中2/3的兵员是新兵招募未经训练的新兵 2、装备 编制的50%以下 3、能力 缺乏发动新攻势的能力

完全不懂战斗技术，不知自己为何而战。因此，大部分新兵想逃跑和畏缩不前。

另外，由于补给线的延伸和联合国空军的封锁，北朝鲜军队的补给量一直在减少；他们又被钉在军山阵地周边达二个月之久，当地的物资早已被征用光了。因此，北朝鲜军队自8月以来，把口粮定量压缩了一半至2/3。况且时值酷暑和只限定夜间行动，大部分人都营养失调或身心极度疲劳。就是说，北朝鲜军队的士气越来越低了。

于是，北朝鲜军队以有战斗经验的老兵编成督战队，当发现畏缩不前、企图逃跑和投降的人，就采取枪杀这种非常手段。因此，北朝鲜军队的离队者和投降兵格外少，到9月15日为止，俘虏营里收容的北朝鲜俘虏兵只不过3380人（其中南朝鲜军队捕获的2254人；美军捕获的1126人）。从而给联合国军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北朝鲜军队的士气高昂，军纪严正。

三、进攻计划的制定

第8集团军司令部切实考虑了上述存在的问题，从8月31日至9月5日一面抗击着北朝鲜军队的猛攻，一面研究转入进攻的问题。

专心致志进行防御的军队，在受到敌人猛烈攻击的当头，反击兵力的骨干部队被抽走之后单靠本部队转入进攻而取得成功的例子是绝无仅有的。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转入进攻虽与这个例子有点相似，但他的兵力却没有被抽走。

然而，这次转入进攻正是由于保持着绝对制空权和有优势的兵力才得以实施。不过，当时第8集团军过高估计了敌情，认为“敌人确实处于优势”，因而给制定进攻计划的司

令部造成很大的不安。连麦克阿瑟将军也对第8集团军的攻击力表示怀疑，如后所述，他曾指示要向群山登陆。很显然，只要第8集团军埋头于防御，不仅仁川登陆的宏图将化为乌有，而且令人担心的中国军队一旦介入，还会打一个美军史上不曾有过的大败仗。第8集团军必须竭尽全力采取攻势，突破北朝鲜军队的重围，追击260公里与第10军会合，把北朝鲜军队置于第10军设置的铁砧上，予以击破。第8集团军司令部继承着这样一个传统："成功的可能性即使很小，只要有，就一定试试看"。

第8集团军转入进攻的计划，就是在这样的作战环境下，于9月6日完成一案上报给东京的。

转入进攻前的情报估计　第8集团军关于北朝鲜军队能力的估计是："目前敌人还占优势，仍具有进攻能力。南部战线得到暂时平稳，但根据8月上旬和9月上旬的经验，还可能随时转入进攻"。而且，"北朝鲜军队的主攻显然指向大邱，第1骑兵师将继续受到强大压力。据守在玄风突出部不动的北朝鲜第10师的动向是个谜，很明显，如果它向大邱进攻，那里就危险了"。

联系到仁川登陆，他们做了如下估计："即使第10军仁川登陆成功，第8集团军当面的北朝鲜军队也将继续进攻，以期夺取釜山。其理由是，从不掌握制空权的北朝鲜军队的机动能力和现在的配置及第8集团军的兵力看，这是它最有利、最可能采取的行动。麦克阿瑟将军预测，仁川登陆一旦成功，这种冲击会立即使北朝鲜军队的士气低落，产生混乱，不过这种希望可能过大。仁川登陆的消息，当天传到联合国军的官兵那里，必定立即提高士气；而北朝鲜军事当局会竭力封锁这个消息，前面的北朝鲜军队官兵一定很晚才能

得知这个情报。实际上，前面北朝鲜军队的士气很高，不可能因为一点冲击就垮了”。

第8集团军关于北朝鲜军队可能增援仁川方面的兵力，也做了这样估计：“北朝鲜军队决定了首先各个击破仁川登陆部队的方针后，将会在洛东江战线暂取守势，把多余的兵力转用到仁川；那时，可能转用正在大邱方向作战的第3、第13师和第105装甲师，或者玄风突出部的第10师。这些师从它们的战斗能力和位置上看，都便于调动。而且，即使调走这些师，北朝鲜军队仍有足够的兵力维持现在的战线”。

如上所述，第8集团军由于过去受到的冲击，过高地估计了北朝鲜军队的能力，而这正是战场心理的影响。

根据这一情报估计，研究了进攻兵力的抽出、进攻发起时间、主攻地点和方向及后勤保障等4个主要问题。然而，进攻兵力已由第8集团军司令官预先作了决定，所以，议论的焦点集中在：决定与后勤保障能力相适应、最为有效并切实可行、最有利于完成任务的主攻方向和时间等方面。

进攻发起时间 第8集团军发起进攻的时间，需要与仁川登陆的时间（9月15日）密切联系起来。虽然也有人认为，根据当前的战局，到底能否转入进攻都值得怀疑的时候，决定进攻发起时间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无论如何必须规定一个目标努力争取。

要完成“牵制当面的北朝鲜军队，不让它向仁川转用一兵一卒”的任务，第8集团军的进攻发起时间，从理论上讲定在9月15日以前越早越好，可是根据现状则很困难。预定为进攻兵力的第24师主力，9月4日夜开始向庆州方面移动。该师要在击破进入庆州北侧和延日飞机场西侧山地的北朝鲜第5、第12师以后，集结到攻击点做进攻准备，还需要

10天左右时间。因此，在15日以前发起进攻，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当然，也考虑过停止庆州方面的反击，可是那就会使釜山的防御发生危险。如果在15日以后还迟迟不能发起进攻，北朝鲜军队就很可能把3个师的兵力调到仁川。麦克阿瑟将军希望，第8集团军最晚要在15日发起进攻。

因此，第8集团军司令官把进攻发起时间预定在仁川登陆的翌日，即9月16日9时，进攻出发线定为当时的敌我接触线。这条线当时究竟在何处并不清楚，但无论如何要根据下达的任务，把集团军的努力目标大体预定在9月16日凌晨。

主攻的决定　关于主攻方向，当初立案企图，有如下四案。

第一案　以大邱—大田—水原道路为轴线；

第二案　以马山—晋州—全州—大田—水原道路为轴线；

第三案　以大邱—闻庆—忠州—水原道路为轴线；

第四案　在第一和第三案中同时突破数点的方案。

上述几条轴线，既与北朝鲜军队南下时的进攻路线一致，又与现在北朝鲜军队的后方联络线一致，都是良好的进攻路线。虽然也曾一度考虑过沿大邱—原州—春川道路之线进攻的方案，但是由于了解到第10军无力把手伸向原州，而且也不便于补给，所以此案未被列入行动方针之中。

第8集团军司令部的参谋们，一面与隶属下的各师密切协调，一面对这些方案作了比较。

第一案　以大邱—大田—水原为轴线的方案，有以下有利之点。

1．离京仁地区最近，除有平行的1级公路和铁路之外，还有平行的数条2级公路(大邱—尚州—

报恩—清州公路及尚州—槐山—安城—水原公路)。这些道路质量也好，使用装甲部队和实施后勤支援都比其他方面容易。北朝鲜军队主攻部队也是沿这条轴线南下的。

2．大邱正面是北朝鲜第1军和第2军的接合部，所以从这里突破可以切断南部战线的北朝鲜第2军的退路。

3．可以直接攻击预期调往仁川的北朝鲜第3、第13、第105装甲师，因而牵制效果大。

然而，这个方案也有不少不利之点。例如：

1．这个方向是北朝鲜军队的主攻方向，北朝鲜第3、第13及第1师，正在第105装甲师的支援下向大邱实施向心攻击，美第1骑兵师的战线不得不逐日缩小。就是说，我军的主攻指向敌人的主攻方向，是不利的。通常，转入进攻时，原则上要指向敌人败退的方向及进攻失败的方向、或敌人的翼侧，战史证明了这一点。

2．击退进至洛东江东岸的北朝鲜军队之后，必须立即横渡洛东江这个最大的障碍。并且很可能是在敌前渡河，可是渡河器材不足。

3．可以使用数条良好的道路向前推进，但是这些道路，是美空军的封锁目标，桥梁及隧道的破坏程度比其他道路严重，我工兵力量不足。

4．在大邱难以确保的情况下，进攻准备很难进行。万一，玄风的北朝鲜第10师发起进攻丢掉大邱，单恢复防线就不容易，铁路终端的大邱一丢，补给将成为大问题。直截了当地说，这个方案的前提

就值得怀疑。

上述几点，特别是第4点，只要大邱的结局不明确，立案的基础便有危险，这是致命的不利之点。

第二案 以马山—晋州—全州—大田—水原道路为轴线的方案，是个宏伟的方案，是基恩作战时的第二案（参照第2卷）的翻版。此案有可能击破北朝鲜军队的右翼，将其主力压缩到大田以东地域予以歼灭。此案不需要在敌前横渡洛东江，可考虑从丽水和群山进行侧方补给，也很可能出敌意外。

但是，与第10军相距较远，道路少且路面差。还有西北山和智异山挡在前面。基恩作战的痛苦经验，牢记在第8集团军首脑的脑海里。而且，后勤部估计，一旦不能从丽水和群山实施侧方补给，就会因运输力不足而使补给中断。在这个方向上也不能切断北朝鲜军队的退路。这是此案的最大缺陷。

第三案 以大邱—闻庆—忠州—水原道路为轴线的方案，与第一案相似，具有第一案的有利之点和第二案的不利之点。

特别是必须从正面突破小白山脉中的最大隘路—闻庆出口进至鸟岭，这很不利，加上道路不好，因而有不适于使用装甲部队的致命缺陷。

第四案 数点突破案，从长达300公里的防线情况看，可以从北朝鲜军队的间隙突破，这一点从理论上讲是比较理想的。特别是如果与第一案和第二案并用，就可以把北朝鲜第1军包围起来。然而，战局却仍然不稳定，进攻兵力也不足。特别是弹药和渡河器材不足，不允许数点突破。于是，决定停止分散兵力，改为一点突破，但却仍保留了期待各师

勇敢战斗，实施数点突破的想法。并且已准备作为各师的任务具体落实。

上述研究工作是在大邱面临危机的9月3日～5日进行的。当时，东京的总司令部和华盛顿都在一面怀疑“究竟第8集团军能否坚守住釜山防御圈”，一面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因此不可能视为确定无疑的计划。特别是只要大邱的结局动摇这个计划的基础就更是如此。不过，第8集团军司令官还是选择了第一案作为努力的目标。据说有如下理由。

沃克将军认为，第8集团军转入进攻的前提在于确保釜山防御圈，为此要首先确保大邱。因为将军考虑，停止向达维道森线后退，也就不能阻止北朝鲜军队的进攻。因此，他对第1骑兵师长盖伊将军说：“如果敌人进入大邱，我要带头战斗，你也要这样干！”他告诫来报告战况的一位将官说：“我不想看到你从战场上退下来。如果你进了棺材，那就另当别论了”。这样表明了他死守大邱的决心。所以，将军认为，要确保大邱，转入进攻，只有第一案才是切实可行的。

第二案，是个大胆的作战方案，很有魅力，适合于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性格。但是，如果在南部突进期间丢掉大邱，接着再丢掉釜山，那就连老本也完了。

另外，第一案还有个有利条件，就是可以有效地发挥优势的装甲战斗力，并由于确保大邱，使后勤支援也比其他方案容易得多。而且万一进攻失败，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至于第一案存在的与敌人主攻将正面冲突的不利之点，决定通过利用敌人师的接合部和翼侧进攻的战术行动加以弥补。

这样，进攻的日期、方向和兵力便大体定下来。下面必须为确保现战线、保障切实发起进攻而做好后勤准备。

后勤准备　第8集团军后勤方面的问题是缺乏炮弹。这在7月末从加利福尼亚起航的弹药船，于8月末驶进釜山港时，才使第8集团军放下心来。这种补给量，从以往美军的补给常识看是极少的①但是由于能得到密切的航空火力支援，因而可以弥补其不足。

弹药以外的补给品都很充足，后送、医疗卫生及其他后勤业务不存在什么问题，所以必须解决的问题是运输，即运输工具的加强和交通线的整修。

交通线的整修，左右着突破及尔后追击的成败。洛东江上的架桥工作，用携带的2套舟桥器材可以完成。最大的问题是京釜铁路和公路的修复。这些干线，不仅被美国空军炸得一段一段的，北朝鲜军队后退时也将加以破坏。美军必须在永同和大田北侧两次横渡锦江，小河流更是多不胜数。小白山脉中的隧道也是绝好的破坏目标。第8集团军的首脑虽然缺乏自信，但还是采取了一案：决定铁路桥和大的公路桥由铁道工兵群和建设工兵群修复；小河流上的桥由南朝鲜军队和征用的劳务人员建造水中桥。

这样，第8集团军便在北朝鲜军队发动9月攻势过程中制定出了9月15日开始的进攻计划，9月7日送往东京得到批准。尔后，根据战局的变化作了部分修改，在吸取了各师的意见之后，于9月15日夜作为命令下达。

第8集团军命令

1950年9月15日于大邱

一、敌情、友军的情况，如上所述。

---

① 在欧洲战场上，平均每天每门火炮的弹药补给量，少者100发，多者200发。

二、方针：第8集团军以现接触线为进攻发起线，于9月16日9时转入进攻，主攻保持在以大邱—金泉—大田—水原为轴线的沿线，歼灭沿线的敌人并迅速与第10军会合。

三、各部队的任务

1．第1军①担任集团军的主攻，按以下部署实施突破。

（1）以第一骑兵师和第5团战斗群击破当面之敌，在倭馆的对岸建立桥头阵地。为便于主力进攻，以第24师在倭馆下游、以南朝鲜第1师在其上游进行助攻渡河。

（2）建立桥头阵地之后，令第24师向金泉、继而向大田挺进。在挺进期间，以第1骑兵师保障第24师后方的安全，并警戒补给干线。

2．第2师 第25师及南朝鲜第2、第1军分别进攻当面之敌，牵制敌人。根据情况，完成局部突破之后，利用和扩大战果为主攻创造条件。

特别是第2师，为保障美第1军顺利渡河，要积极进行助攻渡河。

3．如果完成突破，集团军要积极迅速地与第10军会合，同时向三八线追击，击破进入南朝鲜的敌人。为此，预

---

① 第1军军长于9月13日24时开始行使指挥权，当时指挥下的部队有第1骑兵师和南朝鲜第1师。其次，16日完成庆州、延日方面的反击，14日集结到大邱的第24师（欠第5团战斗群、第19团第3营），和9月9日由马山正面转移到琴湖江下游集结的第5团战斗群、玄风的英第27旅及其他的支援部队，进行了联合编组。另外，第9军军长开始行使指挥权的时间是9月23日14时。

定追击方向和目标如下：

（1）第1军　由沿金泉—大田—水原公路的地域向水原追击，在迅速与第10军会合的同时，切断北朝鲜第1军的退路。

（2）第2、第25师经智异山附近向锦江下游一线追击；

（3）南朝鲜第2军（南朝鲜第6、第7、第8师）经原州向春川、南朝鲜第1军（南朝鲜首都师、第3师）由沿东海岸公路地域向三八线追击。

四、美第1军等的进攻计划

美第1军的进攻计划　第1军军长自9月13日行使指挥权以来，一面与集团军协调，一面加紧制定军的计划。军的目的在于，以第1骑兵师和第5团战斗群在洛东江西岸建立桥头阵地；在其掩护下，命令第24师渡河向前挺进。如此运用兵力，是考虑到第24师完成进攻准备的日期和第1骑兵师战斗力的限度后决定的。

一、第1骑兵师（配属第5团战斗群），首先以第5团战斗群夺取判断为北朝鲜第3师右翼的锦舞峰，尔后夺回倭馆，确保洛东江东岸渡河点。为给该团发起进攻创造条件，对倭馆附近实施面积轰炸。

第1骑兵师，随着第5团战斗群进攻的进展，从倭馆附近向多富洞实施主攻，击破大邱北侧的北朝鲜第13师。

二、南朝鲜第1师，由八公山向架山进攻，击破当面的北朝鲜第1师。

三、第1骑兵师，击破当面之敌后，在倭馆附近强行渡过洛东江，在对岸建立桥头阵地。

南朝鲜第1师，与第1骑兵师相配合，在洛东江附近进行助攻渡河，接着准备向尚州进攻。

四、第24师（配属英第27旅），在第1骑兵师的掩护下渡过洛东江，准备向金泉进攻。

第1骑兵师的计划　当时第1骑兵师正在长达29公里的正面上，站在北朝鲜军队主攻的第一线，自9月1日以来一直连续不断地进行战斗。战斗的焦点，在第5骑兵团担任的大邱—倭馆公路地域的203高地一带和第8骑兵团担任的大邱—多富洞公路地域的570高地一带，敌我双方反复进行反冲击，一个山包一个小丘地争夺，战况十分激烈。当时各团的战斗员极度减少，各步兵连的步枪手只剩了50～70人左右，由于师长在第一线指挥，这场战斗才坚持下来。

骑兵师的进攻方案是：

一、以第5团战斗群，由南面进攻判断为北朝鲜第3师右翼的锦舞峰，接着夺取倭馆。

二、以第5骑兵团进攻正面之敌，为第5团战斗群进攻锦舞峰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在该战斗群向倭馆进攻期间保障其右翼安全。

三、以第8骑兵团向多富洞、以第7骑兵团从倭馆向多富洞实施进攻；用2个团把北朝鲜第13师包围在多富洞附近。

四、第5团战斗群占领倭馆以后，以该团确保倭馆渡河点，准备渡过洛东江。

根据这个方案，师长于9月16日拂晓命令第7骑兵团第2营由大邱北侧的预备阵地转移到第5骑兵团左翼正面的188高地，命令第5团战斗群在琴湖江下游地域集结，准备师的进攻。

第2师的进攻计划　第2师自9月9日海军陆战旅撤走以后，即在宽达40公里的正面上与北朝鲜的4个师对峙。敌我双方都丧失了进攻能力，战斗呈现出胶着状态，有时局部地区发生激战。

师长在决定师的进攻方案时，曾考虑把兵力彻底集中到主攻方向上，各个击破分散在洛东江东岸的敌人，尔后抓住有利时机渡到西岸，为集团军的主攻创造有利条件，但是，如果从助攻和防守方向抽调兵力向主攻方向集中，被抽调的方向就可能立即崩溃。这样，不仅师将成为自掘坟墓，还会给整个集团军造成危机。因此，这时将军认为，应该首先避免冒险，即使进攻失败也不致殃及整个集团军。于是，制定了最陈旧而又是最切实可行的计划如下：

一、师大体保持现有态势发起进攻。第1线的3个团，分别击破当面之敌后，推进到洛东江。

二、命令尚未参加过战斗的第23团第3营，恢复位于第一线中央的该团建制，担任师的主攻。主攻团夺取釜石里渡河点。

三、两侧的团，各自的主攻方向都要靠近师的主攻。

四、坦克营主力和自行高射炮分队做好准备，以便在进攻取得意外进展时，或者敌人反击及渗透时使用。

第25师的进攻计划　该师担任马山正面宽达37公里的防御任务，它所处的困难情况，同第2师一样。北朝鲜第6师扼守西北山、笔峰、战斗山的山棱，俯瞰着师的全部阵地，并不断地增强兵力，对中央的第24团施加压力。这个团以往的战绩不太好，因而师长很担心。在师的后方，北朝鲜第7师的残兵组成了游击队，扫荡他们是很棘手的事情，因而师无法集中规模较大的进攻兵力。于是就从每个团抽出1个连

编成混成营，决定在首先夺回笔峰和战斗山后，再考虑尔后的进攻。

师的首脑们的头脑中还牢牢记着基恩作战的痛苦经验，所以师长以下深信："只有当师的进攻能够从西北山地域击退北朝鲜军队时，才能向晋州方向进击。如果西北山地域按兵不动，从其西侧进攻，就会重蹈基恩作战的覆辙"，因而认为，首先夺回西北山是先决条件。

第二节 北朝鲜军队的计划

北朝鲜军事当局全力发动的9月攻势，尽管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出现了明显失败的征候，但却仍然没有放弃攻占釜山的企图。有关联合国军登陆作战的情报不断传来，所以为了防备起见，建立了西海岸地区防御司令部，不过并没有配置有战斗力的部队。不仅如此，还于9月中旬初，命令在汉城附近的第9师第87团及第18师、独立反坦克炮第849团等向洛东江畔前进，准备攻占釜山。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无疑是认为，需要再加一把劲扩大9月攻势所取得的战果；而且攻占釜山就会阻止新的登陆作战。9月攻势尽管在全局上已经失败，但是主攻方向上的大邱正面却还在一天一天地给敌人增加压力，洛东江东岸的桥头阵地和马山正面的高峰也依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庆州方面还在继续进行渗透，再夺回永川也并不是幻想。北朝鲜军事当局以进攻者的顽强信念想再向前推进一步，可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另外，关于仁川登陆的传说，北朝鲜军事当局一定是判断，仁川的海流和障碍是难以克服的天险，所以只要加强月尾岛的防御，布设水雷，那么熟习海上情况的美国海军就不会从这里登陆。他

们似乎认为，万一联合国军在西海岸登陆，这可能成为左右战局的主要原因，但是却不能为了应付这种不知何时、何地、或可能不会发生的登陆，乱使用部队。与其如此，还不如夺取釜山，结束这场战争。

因此，北朝鲜军事当局便命令前述各部队向洛东江畔急进，计划发动第三次攻击。而且把大邱的争夺作为这次攻击成败的关键。尽管其他方向的进攻受挫，但是直到联合国军16日发动进攻为止的两周之内，北朝鲜第3、第13及第1师仍然一个劲地进攻，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第三章　从洛东江畔向三八线推进

追击时，……必须不停息地实施进攻、击破、进击。所有的机动，全都有效。此时，慎重是无价值的。

——《战争术之梦》

第一节　铁环之解围

第8集团军，在过去的一个半月，尽管在北朝鲜13个师构成的铁环式的紧紧包围之中，多次遭到危机，但是，在“同时间的竞争”中接连取得了胜利。它一面抗击北朝鲜军队9月攻势的猛烈攻击，一面为与仁川登陆相呼应进行反攻的准备，等待着这“百年之赌”。

9月15日，第8集团军官兵等待已久的仁川登陆开始了。登陆部队对敌人采取了突然袭击，战况在顺利地进展。第10军不久就会占领京（汉城）仁（仁川）地域，建立起“铁砧”。第8集团军必须形成“铁锤”在这个“铁砧”上把北朝鲜军队击破。

这对在战争开始后的两个半月期间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的第8集团军官兵来说，发泄积愤的时机终于到来了。第8集团军所担心的官兵心理的转变，比想象的容易得多。

然而，过高估计敌情的第8集团军自不待言，就连麦克

阿瑟将军也没有想到，这次转入进攻会取得如此顺利的进展。

一、进攻第一天——发起进攻

9月15日夜，第8集团军司令官得知仁川登陆在顺利发展，于9月16日零时下令按计划发动进攻。进攻发起时间，全线均为9时。当时正下倾盆大雨。雨云低垂，紧贴山的棱线浮动。准备对倭馆附近用B—29进行的面积轰炸不仅不能进行，连各师计划的进攻火力准备也未能实施。加上北朝鲜军队利用这种天气到处进行局部的进攻，所以大部分部队根本谈不上进攻，而是同前一天一样，拼命地确保自己的阵地。

特别是北朝鲜军队对大邱的进攻更加猛烈，第8集团军16日后送的373名伤员中，有大约200名是第1骑兵师的官兵。

第1骑兵师　由于出现了上述情况，所以这个准备作为集团军的主攻部队使用的师，不知道是在进攻，还是在防御。特别是，作为进攻的开始而集中大家注意力的第5团战斗群对锦舞峰的进攻，也一直没有取得进展。该团在琴湖江架设水中桥北进，沿洛东江的东岸公路实施进攻，但到黄昏为止，前卫第2营只不过与锦舞峰山麓的部分北朝鲜军队进行了接触。

但是，作为集团军来说，却在以下两处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进展。

南朝鲜第1师　该师的左翼第一线南朝鲜第1团，从阴云缠绕的八公山（1014米）顺着架山（901米）山峰进攻。这次进攻奇袭了北朝鲜军队，突入了架山的一角。

架山是座圣山，山顶上残存着古城的遗壁，有名刹宝国寺，是俯瞰大邱盆地的制高点。正因为这座山是个象第8集团军司令官眼上的瘤子似的令人担心的要点，所以，南朝鲜军队突入了它的一角，使集团军司令官非常高兴。

第2师　另一个战果，发生在一部分人认为“发动进攻太勉强”的第2师的正面。

左翼的第9团，以一部分牵制大凤里—三叶草高地的敌人，以主力进攻判断为敌人左翼据点的201高地，但因支援火力不足和受到顽强的抵抗，未能成功。

中央的第23团，以精锐的第3营为主攻，以第1营为助攻，准备本绍里正面的进攻，但拂晓受到北朝鲜军队的阵前出击。C连伤亡25人，失去了全部军官，所以不可能继续进攻。但是，担任主攻的第3营营长谢拉德中校沉着地击退这次出击，于10时发起了进攻。因为下雨，不能进行航空火力支援，炮兵也无法实施有效的射击，只得到了1个坦克连（21辆）的火力支援，进攻未取得进展。

下午，雨过天晴，既有了航空火力支援，坦克也能发扬火力了。于是，在步兵、炮兵、坦克、飞机的协同下，进攻立刻有了进展，16时许，夺取了敌人的核心阵地。投入了1个精锐营，即打破了两周以来处于胶着状态的战线的平衡。据航空侦察报告，北朝鲜军队在接连不断地向洛东江畔后退。

第23团团长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命令预先准备好的装甲支队（团坦克连和1个自行高炮连）向河岸突进。该支队在航空火力支援下，一边以强大的火力给后退中的北朝鲜军队以重大打击，一边向河岸突进，夺取了城山里的渡河点。

右翼的第38团，向制高点九龙山（208米）发起主要攻

击，整个上午同其他团一样未取得任何进展。但是，从下午开始得到4架P-51野马式飞机的支援，终于夺取了九龙山顶。

从九龙山顶展望，看到成数路纵队的北朝鲜军队在向江畔后退，立即转入追击的团，同空中攻击相结合，取得了重大战果。据尔后了解，那天夜里，北朝鲜第2师司令部后退到洛东江西岸，接着北朝鲜第4、第6及第17团也在17日拂晓以前渡到西岸。据被俘的北朝鲜第17团军医自供，北朝鲜第2师各步兵团的残存兵力，分别只有约700人。

第2师进攻的进展，完全是意外的战果，是进攻第二天最大的收获。

第25师 师长指定第35团第3营营长罗伯特·L·沃福尔科为队长，以2个步兵连、1个工兵连等编成沃福尔科支队，命令其夺回战斗山和笔峰，但是因为下雨和有云而未能实施进攻。

南朝鲜军队的进攻 在三陟海面完成佯动任务返航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以400毫米的巨炮开始火力支援，以此为信号，南朝鲜第1军发起了进攻。

庆州正面的南朝鲜首都师，未受到大的抵抗即通过安康里走廊，边向北朝鲜第12师施加压力，边向杞溪进攻。这是第4次向杞溪进攻。

延日正面的南朝鲜第3师，一边驱逐北朝鲜第5师的后卫，一边逐渐推进到兄山江南岸，准备对位于北岸堤防的敌人实施进攻。

永川正面的南朝鲜第2军，由西向东并列第6、第8和第7师，进攻北朝鲜第8和第15师，但是并未取得值得特别一写的进展。

如上所述，南朝鲜军队在全局上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战果，但是，在浦项以北16公里处长沙洞海岸，却展开了戏剧性的战斗。

长沙洞的奇袭战　在东海沿岸作战的南朝鲜第3师和北朝鲜第5师，是7月中旬以来的宿敌。南朝鲜师，虽然有时进行过有利的战斗，但是从总体上看，是被动挨打的。特别是在9月上旬末，被赶到了延日，美第24师前来增援才好容易将敌人击退。但是，由于第24师为了做攻势准备而急忙调走，所以对延日飞机场的威胁仍没有消除。根本消除对延日的威胁，召回退避到日本基地的空军，是这次转为进攻时南朝鲜第1军担负的重要任务。

然而，该军能够对付北朝鲜第5师的兵力，只有战斗得疲惫不堪的第3师，而仅用该师击破敌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是困难的，即使侥幸成功也需要时间，必须准备做出重大牺牲；有鉴于此，需要采取某种奇策。南朝鲜的军事首脑，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以一部兵力对北朝鲜第5师的后方实施奇袭登陆，在扰乱敌人后方的同时，进行夹击。

被选拔担任此项任务的，是以密阳（釜山西北50公里）为根据地、为“扫荡”游击队建立过功绩的密阳游击营。该营用缴获的苏联武器装备起来，受过特别的训练。

密阳营，14日夜由南朝鲜海军舰艇输送，15日2时在浦项以北16公里处的长沙洞海岸秘密登陆，切断了东海岸公路。但是，由于这个登陆点过于靠近敌人主力，而且是在发动攻势的前一天登陆，所以北朝鲜第5师师长立即从第12团中抽出1个营，对其实施进攻。密阳营用以反游击战很强，但对正规战不习惯，被从海岸公路击退，追赶到登陆点。

美海军得知情况紧急，迅速赶到，用舰炮对营的环形阵

地周围实施弹幕射击，而战况未见好转。密阳营英勇战斗，虽然于16日、17日两天确保了自己的阵地，但是伤亡很大，看来遭到全歼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因而18日拂晓，美海军的登陆舰冒险接近海岸，救出了725人。其中110人负了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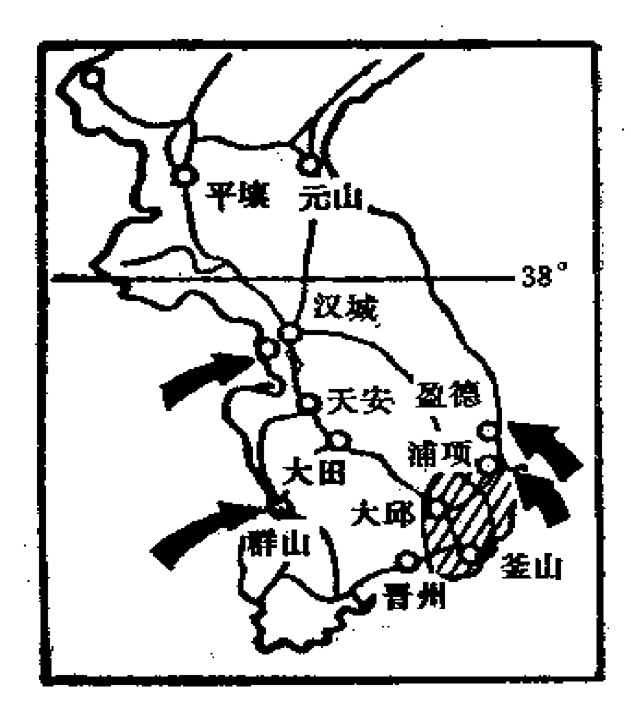
美国公开史料在评述此次战斗时写道："这种扰乱敌人后方的企图，并未取得明显的收获，也未能给南朝鲜第3师的进攻造成有利条件"。但是，密阳营英勇战斗，却实际上吸引了1个营以上的北朝鲜军队达3天之久，而且从尔后的战况发展看，也不容易忽视它给北朝鲜军队带来的心理效果。此次登陆，是与仁川登陆在同一个时间进行的，无奈时机早了一些。这样的作战行动，不在实力，而在时机，所以，需要对时间要素进行深刻的研究。

9月16日的《朝日新闻》，在特别报道仁川登陆的同时，报道了南部开始进攻的消息，还转载了战况和沃克中将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情况。该报以5栏版面的"东海岸盈德浦项也登陆"的大字标题，报道："南朝鲜的1个营在浦项以北登陆，正在进行旨在切断北朝鲜军队退路的作战"。这篇报道附有要图，从心理战的角度看，很值得注意。

这样，第8集团军进攻的第一天就结束了。虽然在南朝鲜第1师和美第2师的正面取得了局部的战果，但是从战争全局来看，与发起攻势前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在大邱前面，联合国军依然处于被动地位。

二、进攻第二天——再次酝酿群山登陆

9月17日，仁川登陆作战取得了预期的进展。既没有所担心的北朝鲜军队的反击，也没有中国军队介入的征候。但是，据航空侦察和秘密情报报告："包括坦克在内的大部



1950.9.16朝日新闻所载

队，在从洛东江畔和金泉附近陆续北进中"。因此，在仁川海面指挥作战的麦克阿瑟将军以下人员都注视着第8集团军的攻势，也是理所当然的。

第8集团军各部队，由于仁川登陆成功和天候好转而受到鼓舞，开始了第二天的进攻。

第1骑兵师　该师担任主攻中的主攻任务，配属给该师的第5团战斗群在集团军首脑的关注下，展开其全部兵力进攻锦舞峰，但因其步兵营的现有兵力只有约580人（比定员少300人），再加上渡琴湖江耽误了时间，坦克等参加战斗迟了，所以进攻没有进展。而且，锦舞峰的阵地意外坚固，是以长达20米的交通壕相连接的掩盖工事为骨干编成的，被繁茂的夏草深深覆盖着。该团全力进攻了一整天，到黄昏为止才好容易夺取了山麓的第一线阵地（可能是警戒阵地）。

另一方面，倭馆公路上的第5骑兵团，集中起强健的士兵配属给第2营，全力进攻了203高地，仍然没有成功。

前面的北朝鲜军队估计约有1000人，以203—174高地为第一线，以253—371高地一带为核心，控制着京釜公路，士气很旺盛。

各个方向的进攻都没有进展，所以，师长迅速变更计划，命令准备进至第5骑兵团后方、沿倭馆—多富洞公路进攻的第7骑兵团第2营加入战斗，由锦舞峰的东麓，进攻估计是敌人阵地核心部位的253高地。该营越过京釜公路迅猛推进，追近到冲击距离，但遭到火炮、迫击炮、手榴弹等的猛烈袭击损失重大，不得不后退到公路南侧高地。

另一方面，多富洞公路上的第8骑兵团，在极力进攻架山的南朝鲜第1师的左侧实施进攻。但是因为北朝鲜军队在反复对570高地进攻的同时，对沿公路转入进攻的第1营，也从两侧的城山和351高地予以猛烈的火力袭击，所以该营立即失去了前进的气势，进攻受挫。

这样，寄予希望的骑兵师第三天的进攻，也没有取得任何战果。

美第1军军长的指挥　第1军军长看到骑兵师第一天的进攻情况后，对当初的计划产生了怀疑。在制定计划时，集团军和军都判断，北朝鲜第3师在全力进攻第5骑兵团，因而右翼锦舞峰的配备比较薄弱。可是如果拘泥于此，第24师渡河就得推迟到20日以后。那样，北朝鲜军队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兵力转用到仁川。军长正在为此而焦虑的时候，接到报告说："第5团战斗群本日"扫荡"了霞山洞（倭馆以南12公里）的渡河点，两岸似乎没有配备兵力"。军长决心抓住这个弱点，报请集团军司令官批准对计划做重大变更。17日

中午，他把第24师师长召来，下达了如下命令：

"第24师（欠第5团战斗群）于18日夜在霞山洞和锦南洞渡河点渡过洛东江，在以一部兵力控制星州公路的同时，要令主力进至倭馆对岸，准备向金泉突进。预定20日前把英第27旅配属给你师"。

渡过这名副其实的大河，准备时间只有一天半，而第24师师长却慨然应允了。他决定以第21团从锦南洞、以第19团和第24侦察连从霞山洞渡河，并立即开始准备。

从大邱去这两个渡河点，必须在巴湖洞渡过成弧状经大邱北侧西流的琴湖江。而这个渡河点，据说到18日早晨才能由集团军工兵修整完毕。

美第2师　昌宁正面的北朝鲜第2师，这一天相继后退到洛东江西岸。

师的第38团和第23团，一边扫荡这些敌人，一边抵达河岸，把这个9月2日夜半以来在东岸大耍威风的北朝鲜第2师完全击退了。第23团缴获13门火炮、6门反坦克炮、4门迫击炮，第38团缴获6门火炮、12门反坦克炮、9门迫击炮。

但是，第13团作为目标的釜善里桥，8月上旬被第24师彻底破坏了两节，很不容易修理。两个团分别在沙磴和城山里附近的河岸上整顿了部队，准备敌前渡河。

第25师　沃福尔克支队，在2个炮兵营的支援下，对笔峰和战斗山发起了进攻，但这座高峰丝毫未动。

南朝鲜军队　第2军的右翼兵团南朝鲜第7师的一部，这一天与它右翼的首都师会合，两周以来第一次封闭同第1军之间的间隙。尽管密阳游击营孤军备战，但战局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麦克阿瑟将军的焦虑　这天，仁川方面的战况取得了意外的进展，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却在仁川海面的“麦金莱山”号上度过了苦恼的一夜，他本来预测，如果仁川登陆成功，洛东江畔北朝鲜军队的主力就会立刻瓦解。可是，第8集团军的攻势并没有大的进展。于是，麦克阿瑟将军当夜向登陆作战群司令官多伊尔海军上将表明了群山登陆的构想。麦克阿瑟将军的意图是：使第8集团军的前线退到达维道森线，把现在长达180公里的战线缩短到100公里，从而即可抽出约2个师用于群山登陆，直接进攻洛东江畔敌主力的侧后。

然而，当时第8集团军司令部的参谋长，把这次攻势第二天的战况向东京的代理总参谋长希克将军做了报告：“不久就可能完成突破。其证据是，今天敌人没有进行过一次反冲击”。这个带有一线希望的报告，立刻电告了“麦金莱山”号。麦克阿瑟将军这才放下心来，群山登陆的构想，当时尚未具体落实。

三、进攻第三天——渡过洛东江

美第1军的进攻　9月18日，除在锦舞峰和第5骑兵团正面的进攻有若干进展以外，由于南朝鲜第1师抓住战机英勇战斗，其进攻好容易也有了进展的征兆。但是，第24师的渡河却因意外的错误而推迟，使集团军的首脑感到担心。

第1骑兵师　继17日之后，第5团战斗群展开全部兵力进攻锦舞峰。但是在锦舞峰，判断有得到坦克支援的约1200人的北朝鲜军队占领着坚固的阵地。

锦舞峰，正如第8集团军判断的那样，是北朝鲜第3师的右翼，也是北朝鲜第2军的右翼。北朝鲜第1军的北翼师——第10师，一直在玄风突出部按兵不动，所以与第2军的

右翼之间有30多公里宽的间隙。如果丢失了锦舞峰，不仅北朝鲜第3师不能进攻大邱，包围大邱的构想将无法实现，就连以往好容易取得的战果也将化为乌有。北朝鲜第7团在严格督战下，拼命地扼守着这个要点。

9月18日，敌我双方激战了一整天。第5团战斗群在强大的炮兵和航空火力支援下实施猛攻，第1营于黄昏前夺取了瞰制京釜公路的178高地（锦舞峰西北侧），第2营占领了倭馆以南1.6公里处的121高地。但是，锦舞峰的山顶却毫不动摇，尽管第3营对其实施了夜间进攻。

这天早晨，第5骑兵团为了给第5团战斗群进攻锦舞峰制造有利条件，再次对203高地和174高地展开了进攻。当时，虽然步兵连的兵员只剩下40～60人，但是团长则根据自己的任务，丝毫没有放松进攻。

第2营的进攻目标是203高地。营的官兵已不记得是第几次进攻这个203高地了。当时"夺取203高地"的口号，过了20多年以后的今天，在这场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该营官兵仍然象昨天的事一样牢牢地记着。

如果不夺取这个高地，并接着占领253高地一带，就无法打开通往倭馆的道路。营曾以坦克为先导实施进攻，但每次都被击退。仅17日和18日两天的进攻，第70坦克营A连就损失了9辆坦克和1辆坦克推土机。其中6辆是触上地雷，2辆是被反坦克炮击毁，2辆是被T-34坦克的85毫米炮打坏的。

营长亲自调查了突击不成功的原因。他了解到，敌人的火炮、迫击炮的弹幕射击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最大的原因是向203高地的南斜面进行斜射的3辆T-34坦克。这几辆坦克都是隐蔽到土里，必要时只露出炮塔射击，所以一直没有

被发现。美军的潘兴坦克，利用死角接近，以诱饵坦克将它们引出来，用自己的90毫米主炮摧毁了这几辆侧防坦克。18日黄昏，这个两周以来成为争夺焦点的203高地，终于归骑兵团所有了。接着，这个营又准备进攻耸立在眼前的371高地，当时该营的3个步兵连总共只有165人，F连连长以下只不过45人。因此，团长认为这样太勉强，遂决定从翌日即19日早晨起以第1营实施进攻。

在此期间，第8集团军这个主攻方向的战斗一直没有进展，所以请求轰炸机总队派出42架B-29轰炸机，对倭馆西岸一带实施了面积轰炸，但无法查明轰炸的效果。据说，得到的情况只是，北朝鲜第3师的抵抗一点也没有减弱。

另一方面，第8骑兵团的进攻，不仅与昨天一样未见进展，反而受到北朝鲜军队的反击转为守势。军长对此很不满意，他要求师长督促鼓励其进攻。第8集团军司令则更加不满意，他亲临第一线直接指挥其进攻。但是，多富洞南侧的这个北朝鲜军队的阵地极其坚固，北朝鲜第13师和第1师的抵抗难以想象的激烈。团长想了各种办法，始终没有找到转入进攻的手段。

可是，当北朝鲜军队的注意力被吸引到第8骑兵团正面的时候，其左翼的南朝鲜第1师却建立了伟大功绩，连第8集团军的首脑也感到惊喜。

南朝鲜第1师　该师由28岁的将军白善烨准将指挥，是美第1军的右翼师，受领了从架山至八公山东侧山岳地带实施突破的任务。

左翼的第11团在进攻的第一天突入架山的一角，尔后与北朝鲜第1师之间展开了激战，可是，右翼的第12团通过战斗侦察发现，其正面的敌人似乎在向多富洞方向的决战战场

移动，只剩下了少数的警戒分队。在北朝鲜第1师的左翼和花田洞附近的北朝鲜第8师的右翼之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间隙。师长立即抓住了这个间隙。南朝鲜第12团，在美第10高射炮兵群地面射击的支援下，排除敌人微弱的抵抗前进，推进到遥远的多富洞——军威公路，在孝岭（多富洞东北10公里）附近，切断了北朝鲜第1师和第13师的退路。南朝鲜军队的这一壮举，成了根本排除1个半月以来对大邱威胁的直接原因。第8集团军司令官衷心地赞扬了这种慧眼和英勇善战的精神。

支援该团的美第10高射群官兵们说："和这个团在一起行动，可以安心地战斗。这个团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给我们提供周密的警戒和掩护，我们感到办不到的，提出建议，他们也肯听"。重视配属部队的部队是强大的部队。

第24师　首先渡河的第21团，18日早晨在团长的率领下到达琴湖江的渡河点。可是，集团军规定的巴湖洞不仅没有架桥，连集团军工兵的人影也没有见到。第5团战斗群建造的水下桥，无法供重型车辆通过。

因此，查奇师长命令师工兵对这座水下桥进行补修。工兵的行军序列是在第21团的后面，超越该团需要很长时间，而且装填土袋也很费工夫，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补修好。人员和吉普车用进攻舟艇组合的门桥渡了过去，但是坦克、炮兵和架桥车辆如果渡不过去，就无法渡过洛东江。时间在无情地流逝。焦急万分的官兵们拼命地努力，但是天已经黑了。于是，想叫人把预定在洛东江架桥用的器材从大邱送来，然而在距离渡河点5公里的道路上，一辆接一辆地挤满了当天编成的师的战斗车辆，其中包括第6坦克营（巴顿式坦克），这个办法也不行。不久，车辆好容易能过河了，可是

这座急造桥基础松软，有很多车辆途中深深陷进泥水里，直到深夜重型车辆还没有顺利过去。师长和团长都担心："今夜不渡过洛东江，明天就要遭受重大损失"。他们三番五次地激励大家渡过琴湖江，但是终究没有在拂晓前开始渡洛东江。

第2师 这天早晨，沙嶝对岸的下赤布一带似乎已没有敌人了。第38团团长用双人橡皮舟首先渡过去2个班，接着加强到1个排，叫他们侦察对岸一带。不一会，接到报告说："308高地好象还有敌人，但下赤布一带没有了"。308高地是控制离河岸2公里的草溪公路的制高点。团长认为这是渡河的好机会，建议师主力立即开始渡河。但是，因为师主力的渡河预定在两天后的20日，所以还没有完成舟艇和架桥准备。可是，也不允许白白地放过这意想不到的好机会。北朝鲜军队能够从308高地看到美军侦察分队渡江，将会立即加强河岸的配备。那样，渡过这条大河就成了敌前渡河，显然无法以小的代价完成任务。师长下定决心，于13时20分命令"渡过1个营，确保主力的渡河点"。限定渡河兵力，是因为没有准备好渡河器材，担心渡过去的兵力过多无法进行补给。16时，第2营开始用进攻舟艇渡洛东江。江水宽约400米，水深3米。师认为可能会遭到敌人炮击，便请求航空火力支援，并准备了炮兵火力。可是，北朝鲜军队连一发炮弹也没有打。营轻而易举地渡过河去，经过轻微的战斗，于18时许夺取了瞰制下赤布——草溪公路的308高地。从山顶上瞭望黄江河谷的草溪，看到北朝鲜军队的大纵队在沿西面1000米处的谷地慌忙西走。

第38团是第8集团军最先渡河的团。第8集团军司令官称赞这件事"是进攻第三天最大的战果"。

这天，该团在洛东江东岸抓到132名俘虏，其中包括8名少校以下军官和32名护士。另外，还发现了隐藏在渡河点近旁的125吨以上的弹药等，其中还有未打开捆的新步枪。由此可以看出北朝鲜军队后退时的情景。

另一方面，左翼第一线的第9团，以团的名誉起誓对201高地发起了进攻。201高地（寺谷山）是控制通往釜谷里渡河点的公路的要点。美军对这个高地反复实施空中攻击和炮击，并把坦克摆开进行射击，而守卫这个高地的北朝鲜第9师则顽强坚持，毫不退缩。美军多次接近到冲击距离，都被从深壕中投出的手榴弹幕阻止，突击未成，夜幕已经降临。其防御状况，连美军也感到吃惊。

第25师　沃福尔克支队，接着前一天继续进攻笔峰和战斗山，17、18两天的进攻，仅第27团A连就伤亡57人，丧失了进攻的气力。就连师长也终于放弃了进攻，下令于当夜解散支队转入防御。北朝鲜军队也再不继续防御笔峰，并在当夜开始撤退了。敌我双方都认为“不行了”，同时收了兵。据说，这一带流传着“胜负在最后5分钟”的说法。

南朝鲜军队的英勇战斗　南朝鲜军队一面给当面之敌施加压力一面北进。东海岸的南朝鲜第3师，16日以来前出到兄山江南岸，准备进攻占领北岸堤防的北朝鲜第5师。时机逐渐成熟了，即在“密苏里”号战列舰的火力支援下，开始了渡河进攻。幸亏架设在浦项——延日公路上的兄山桥还存在，师以全部火力压制北岸的桥畔，指挥经过选拔的突击队往桥上突进。可是，当先头部队刚要渡过桥时，突然桥畔的暗机枪火力点开始射击了。转瞬间，受了重大损失，被扫射的队形密集的突击队，单负伤的就有144人之多。北朝鲜军队是以桥为圈套进行伏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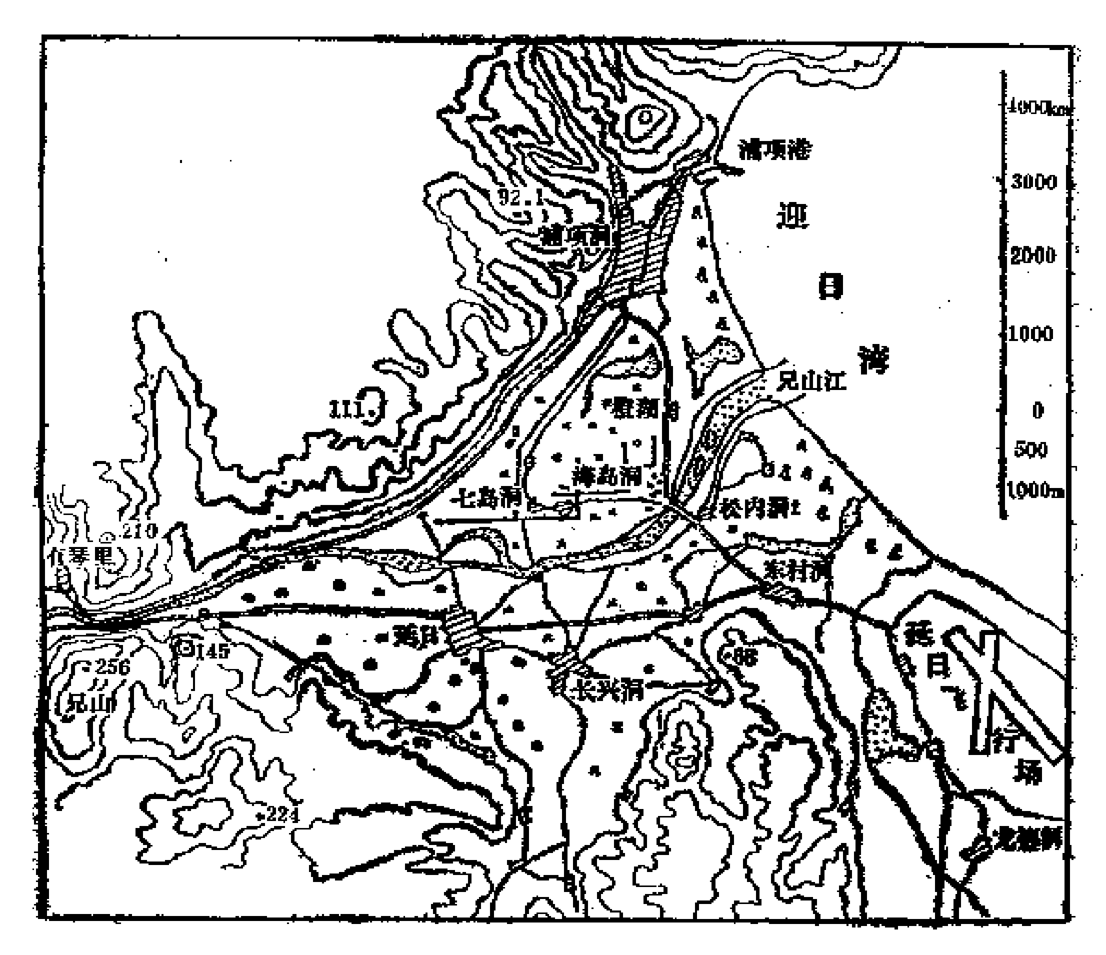


插图3　浦顶洞附近略图

南朝鲜军队号召组织敢死队，立即有31名年轻的士兵志愿参加。他们几乎都是学生兵。突击队再次在师的所有火力和空军的支援下往桥上突击。空军的“野马”式飞机对桥畔隐蔽的机枪火力点反复进行了压制，可是在冲击前它又复活了。19人死在桥上，其余的12人带伤爬过去，把手榴弹投进枪眼里。因此打开了渡河的道路。师不失时机地扩张战果，黄昏前完成了渡河任务，准备向浦项实施进攻。

他们检查了兄山桥畔的机枪阵地，发现其中有一名年轻的北朝鲜士兵手扣着板机死在那里。

四、进攻第四天——开始突破

美第1军　该军的突破出现了光明前景。北朝鲜军队的斗志虽没有丝毫减退，但其战斗能力却已渐渐地到底了。倭馆正面的战况有所进展，第24师在洛东江西岸建立了坚固的桥头阵地，南朝鲜第1师已开始从北面进攻多富洞了。

南朝鲜第1师　师长在命令第11团继续进攻架山，牵制北朝鲜第1师的同时，以主力与第12团合在一起，开始由北向南进攻多富洞。北朝鲜第1师命令配置在架山南侧一带的第2团和第14团掉过头来极力打开退路。而南朝鲜第1师则将其击溃，该师的第11团夺取了架山东南角的要点755高地。于是，开战以来被称赞为精锐部队的北朝鲜第1师，在此出现了溃乱的征候。

第1骑兵师　师长判断，由于南朝鲜第1师向多富洞北侧地域推进，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便命令第8骑兵团（配属第7骑兵团第3营）向多富洞突进，并督促第5骑兵团（配属在其左翼进攻中的第7骑兵团第2营）夺取253～371高地带。

第8骑兵团同昨天一样，以第1营为攻击队，以新的气势开始沿主要公路进攻，但仍然没有成功。北朝鲜第13师依旧从城山南麓和351高地用炮兵、迫击炮和机枪进行交叉射击，与此同时，还企图利用骑兵团畏怯的时机夺回570高地。骑兵团多次实施进攻火力准备，想再次发起进攻，但均未成功。北朝鲜军队以异乎寻常的决心死守着多富洞，结果这一天使第8骑兵团一步也没有能够前进。

第5骑兵团以第1营进攻300高地，以配属的第7骑兵团第2营进攻253高地。这次进攻是倭馆正面最大的激战。

北朝鲜第3师把师的命运寄托于这次防御。但是正如后述，随着第5团战斗群进攻倭馆的进展，中午前后，骑兵团的第1营突入300高地，并多次击退敌人的手榴弹攻击确保了山顶。在山顶附近，北朝鲜军队丢下了205具尸体，该营在山顶上也付出了伤亡207人的代价（其中美军战死28人，负伤147人，失踪4人；南朝鲜军队失踪28人）。另外，夺取253高地的第7骑兵团第2营，所剩下的战斗员也只有定员的30%了。

北朝鲜军队还坚守着这个山地的最高点壮元峰（371高地）。下午，第5骑兵团曾尽一切手段努力夺取这个山顶，但团的攻击力也达到了极限。

然而，夺取253—300高地的棱线和第5团战斗群突入倭馆，意味着倭馆正面的突破已接近完成了。师长决心按计划实施包围，遂命令集结在大邱北侧的第7骑兵团主力向倭馆正面转移，准备第2天即20日早晨开始突进。

夺取倭馆、锦舞峰 第24师在以18日归建的第5团战斗群进攻锦舞峰和倭馆的同时，以主力强行渡过洛东江。

在锦舞峰山顶上估计还有大约200名北朝鲜军队的官兵，依托掩壕和立射散兵坑死守着。第5团第3营极力进攻这个山顶，但是由于105毫米火炮威力小，无法进行有效的火力压制，因而每次发起冲击都被从山顶上滚下来的手榴弹弹幕大量杀伤。根据团的请求，中午时分飞来12架"野马"式飞机用凝固汽油弹烧遍了山顶，尔后又反复进行了扫射和轰炸。历时3天的锦舞峰争夺战就此结束了。山顶上留下了还很年轻的北朝鲜第7团团长以下250具尸体。

向倭馆推进的第5团战斗群主力方面的战斗也始终很激烈，第1、第2营仅这1天就伤亡了约300人。但是，该团

在团长亲临第一线指挥下继续进行猛攻，在奇袭了正在敷设地雷的北朝鲜军队之后，于15时30分完全占领了倭馆。这个曾经作为日本人之镇（倭人之镇）而存在的光荣的城镇，变成为一片瓦砾。

这一天，第5团缴获了22门45毫米反坦克炮、10门82毫米迫击炮、6挺重机枪和250支步枪、冲机枪等。据认为，在取得的这些从未有过的战果中，第5骑兵团的助攻起了很大的作用。

上午的航空侦察报告："在倭馆北侧的渡河点，有约1500人的纵队已渡到西岸"；可是下午的航空侦察又报告："10人乃至300人不等的许多小分队，纷纷由倭馆城内北上，渡河点附近的道路上挤满了这些敌人"。重整旗鼓的第2营，趁势对倭馆北侧的要点303高地发起了进攻。如果夺取此山，就可以控制倭馆北侧北朝鲜军队的渡河点。但是正因为如此，这个高地的防御十分坚固，第2营未能夺取这个303高地。

渡过洛东江　在此期间，第24师主力强行渡过了洛东江。由于渡琴湖江耽误了时间，因而师长企图在18日夜渡河的计划成了泡影。奉命从锦南洞渡河的第21团，彻夜不眠地完成了渡河准备，19日5时30分在冲击火力支援下开始渡河。渡河点的河宽为800米，水流宽300米，水深2米。第一波渡河的是，乌山的史密斯支队，这个营很有名。

19日早晨，河面上浓雾弥蔓。174高地和由此延伸的道兴洞棱线阻挡在对岸，不过由于浓雾遮住而观察不到。炮兵射击用地图标定的目标地域，只听到炮弹爆炸的声音，而不知炮弹落到什么地方了。

每20人1只进攻舟艇编组起来的第一波，成横队消失在

晨雾之中。师长、团长和营长都在东岸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可是接到报告说："第一波已安全地抵达西岸，正在向内陆前进"。晨雾渐渐消散，不一会就清楚地看到了对岸的群山。营长跟随的第二波驶到河中心的时候，遭到174高地和道兴洞棱线上的迫击炮和机枪等交叉火力的射击。好几只舟艇沉没，操舟手伤亡。有的舟艇开始原地打转，有的顺水漂流，有的返转回来。营长命令勇往直前，并严格命令营的余部继续渡河。该营在飞机和火炮的火力支援下，在敌火中继续渡河，7时全部渡河完毕。但是，在这历时1个半小时的敌前渡河中，该营的伤亡达120人之多。

该营在西岸经过重新编成后，在飞机和主力炮兵的支援下英勇战斗，中午时分夺取了进攻目标174高地。

北朝鲜军队的抵抗急剧减弱。下午，第3营渡河，无一伤亡，经过轻微的战斗，在黄昏前夺取了180高地。至此，第21团已经可以确保师主力的渡河点了。

另一方面，左翼第一线的第19团，下午在霞山洞渡河点完成了渡河准备，而为第二波指定的第2营的集结地域却成了北朝鲜军队迫击炮的良好目标，造成了大约50人的伤亡，因而准备工作没有进展。特别是上船点的工程作业和泛水的地方受到射击，所以曾担心能不能渡河。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强大火力支援下，于16时坚决开始渡河，在敌火中登上岸去。于是，北朝鲜军队往星州方向后退，尔后的抵抗就很少了。当夜，团的主力也渡河完毕，工兵架设了徒步桥。

第24师的昼间渡河，正象师长所担心的那样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担任渡河作业的工兵，伤亡了62人。这些伤亡显然是由于琴湖江架桥的差错造成的。据说其原因是，变更计划后下达的命令没有传达给集团军工兵队。

尽管有这样重大的错误，第24师还是以主力完成了渡河，在洛东江西岸站稳了脚根。美第1军正面突破倭馆的企图，总算在其两侧开始有了进展。

第2师　该师命令第38团第3营用门桥渡河，把下赤布的桥头阵地增强到2个营，但是由于没有夺取控制昌宁——釜谷里渡河点公路的寺谷山，所以无法保障师主力渡河。如果不能使用昌宁——釜谷里公路，渡河器材自不必说，就连架桥器材和重要车辆也无法运到渡河点。

第9团在师的催逼之下，对寺谷山发起了进攻，但该团的战斗力已达到极限，进攻未取得进展。如果依靠这个团，不知道师的主力什么时候才能够渡河。第2师师长接到第24师已开始渡河的通报后，遂决心叫第23团参加进攻并夺取寺谷山，命令该团"由北向南进攻寺谷山北侧和西侧高地。"

对进攻寺谷山北坡的第1营实施支援的乔治·邦顿排长（4辆M-4坦克），发现寺谷山南坡的坡度较缓，坦克可以爬上去，便指挥他的坦克排超越步兵线，一眨眼的工夫就爬上了山顶，在敌我环视之中用坦克破坏了山顶上的阵地。

这位排长惊险的技艺，成了夺取寺谷山的起因。但是，北朝鲜军队却仍在利用山麓和棱线坚持抵抗，所以第9团直至傍晚才好容易肃清寺谷山的敌人。

通往师的渡河点的道路打开了。第23团返回河岸，准备翌日即20日的渡河。

第25师　前一天，师长放弃了夺取笔峰——战斗山的企图，而当19日太阳高高升起之后观察战斗山时，发现北朝鲜军队已经撤离山顶。立即派人前往侦察，山顶上已空无一人了。另外，右翼第一线的第35团团长派人侦察了中岩里附近，报告说没有敌人。因此，团长即命令第1营占领中岩

里，命令主力准备追击。

第1营轻易地占领了阵前1公里的要点136高地。这是过去一个月来北朝鲜军队的进攻据点。从这观察了眼下的中岩里，没有发现敌人。营刚进入中岩里，突然遭到来自后方的机枪射击。费了一番工夫将其压制住以后前去查看，原来是北朝鲜兵蹲在蜘蛛窝似的火力点里。这种火力点是隐显式的，待敌人通过后，打开掩盖射击敌人背后。

南朝鲜军队　南朝鲜第6师对花田洞北侧的北朝鲜第8师加以猛攻，其右翼的南朝鲜第8师、第7师并列压迫当前的北朝鲜第15师，战线逐渐北移。

南朝鲜第3师驱逐微弱的北朝鲜军队，夺回了东海岸的要冲浦项洞。

重新酝酿群山登陆　这样到了第四天，第8集团军的进攻好容易才有了进展的征兆。从全局上看，第8集团军总的态势与发起进攻前并无特别变化，依然在北朝鲜军队的包围之中。然而，第8集团军已经击破了当面的北朝鲜军队。

在仁川海面指挥作战的麦克阿瑟将军并不知道这个实情。他认为，仁川登陆作战进展顺利，第1陆战师企图在19日夜就渡过汉江，而第8集团军却一直没有进展；仁川登陆后已经过了5天，洛东江畔的北朝鲜军队也不见有任何衰弱；第8集团军的进攻虽然到处都取得了一些局部的成功，可是还不能实施足以改变战局的机动。正如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指出的那样，仁川离得太远，对洛东江畔的北朝鲜军队主力毫无效果，即使有幸能够夺回汉城，如果不击破洛东江畔的北朝鲜军队主力，很难说战局会发生急剧变化。据报道集结在中朝边境的中国军队乘此机会介入的话，很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局势。但是，现在既无增援第8集团军的兵力，也无

时间。可以改变战局的方法，只有命令第8集团军的一部在群山登陆，直接攻击敌人的背后。麦克阿瑟将军就这样进行了自问自答。在往往认为万事进展顺利的联合国军的反攻之中，包含着承担重大责任的最高司令官的苦恼。他通过在汉城的联合国军参谋长希克，打电报给第8集团军，要他们做群山登陆的准备。电报称：

"麦将军决意准备群山登陆。登陆部队为美军2个师，南朝鲜军队1个师，登陆日预定在10月15日。望第8集团军迅速收缩战线，抽出上述兵力准备新的登陆作战。"

不久就要完成突破了，到了这个阶段，纵然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这个方案对第8集团军说也是难以服从的。第8集团军司令官强压着激愤回电如下：

"不久即将完成突破。在目前情况下，连一兵一卒也无法从第8集团军抽出。请您再耐心地静观一下战况吧。第8集团军可以作为铁锤突进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但是，再没有来否定的电报。

五、进攻第五天

仁川登陆后第6天，第8集团军发起进攻后第5天的早晨到来了。各师继续进攻，均多少有些前进，但是还没有部队完成突破。

第1骑兵师　昨天夜间从大邱北侧转移到倭馆南侧准备进攻的第7骑兵师第1营，于9月20日早晨，超越第5骑兵团，开始从沿倭馆——道开洞——多富洞公路的地域向多富洞进攻，目的是协同南朝鲜第1师和第8骑兵团。在多富洞地域捕捉北朝鲜第13师。该营与第5团对303高地（倭馆北侧）的进攻相配合，进攻了其东侧隘路口的敌人。但是由于

道路两侧都是险峻的草山，加上北朝鲜军队到处都敷设了地雷，破坏了所有桥梁，并从四周的山上用火力控制着这些地方，因而进攻没有取得进展。303高地是北朝鲜第3师在洛东江东岸最后的阵地，是掩护其渡河点的最重要的地形，北朝鲜军队无论如何都要确保303高地，为此就必须死守这个东侧隘路口，所以北朝鲜军队进行殊死的抵抗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第1营全力进攻，15时许先导坦克在山间的单车道上触到地雷，堵塞了道路，坦克无法前进。跟随在坦克后面的营的进攻也自然停顿下来，令人十分焦急。师长到达第一线亲自侦察敌情、地形，查明了难以突破的原因。当时，得知左边的第5团已经夺取了303高地。于是师长指示营长："迂回过正面的敌人，沿303高地西侧的江岸公路北进，一举推进到道开洞"。这时，如果第3营按计划到达的话，可以考虑叫这个营迂回，但是由于后述的理由，尚未到达。

丢失了303高地的北朝鲜第3师，那时正在混乱状态下向尚州方向败退。其后卫仍试图一面抵抗一面徐徐后退。据后来调查，这个9月上旬还拥有5000人的师，只剩下不足1800人了。

支援该师的第105装甲师的坦克，后退到洛东江西岸的只不过第203坦克团的9辆和第107坦克团的14辆。据报告，第5骑兵团在打扫倭馆附近战场时，发现了28辆T—34坦克残骸和数以千计的尸体。

第1营顺利前进，黄昏时分抵达道开洞，听到东边4公里的多富洞方向有炮声。倭馆——道开洞的山道，是9月上旬第7骑兵团进攻水岩山时曾使用过的道路，尔后，北朝鲜军队作为主要联络线使用。在这条道路上，到处都有毁坏的

T—34坦克和76毫米火炮等，到处有丢弃的弹药和装备品。北朝鲜军队作为运输力广泛使用的朝鲜牛、劳工以及北朝鲜兵的尸体，暴露在9月的骄阳之下，散发着异臭。因为峡谷中的道路正是美国空军空袭的良好目标。

该营刚抵达道开洞，第7骑兵团团长就赶到了，发现在前面险峻的山上有敌人，他立即放弃了夜间进攻计划，下令翌日拂晓发起进攻。在准备露营的过程中，营长触到地雷负了伤。但是，他拒绝后送，叫人造了一付指挥用的担架。这时，第3营好容易拥上来了。

第3营曾经配属给了沿多富洞公路地域进攻的第8骑兵团，昨天（19日）傍晚才解除配属，奉命脱离第一线，转移到倭馆南侧，做好准备，以便于20日早晨超越第1营实施进攻。但是，由于该营夜间退出战斗时耽误了时间，20日早晨在大邱北侧乘车急行到倭馆，第7骑兵团团长害怕下车地点遭到炮击，命令他们提前下了车。因此，不仅营的集合迟了，还强使他们进行了无谓的徒步行军。官兵们自16日以来一直在昼夜不停地行动，已疲劳至极，连进攻的气力都没有了。这一点，如前所述，影响了师长的战斗指挥，给将军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9月16日第2营转移的时候，第7骑兵团团长也犯了与此相同的过失，师长刚批评了他过于慎重。从他再度犯了过失和以往团的成绩看，师长对这位团长的评价似乎并不太好。

这天晚上，师长得知第7骑兵团不等日没即就寝，非常气愤。这天第8骑兵团的进攻不仅没有进展，而且战斗曾一度很激烈，以致有7辆潘兴式坦克被击毁。因此，师长判断北朝鲜第13师还留在多富洞附近。如果第7骑兵团勇敢地突

进，是可以有机会将其包围歼灭的，正是由于师长寄予希望，才受到巨大的震动。该团停止进攻，意味着失掉了歼灭北朝鲜第13师的大好时机。师长下定决心，立即罢免这位团长，任命对第7骑兵团进行直接支援的炮兵营营长哈里斯中校担任了团长。不知道为什么选拔炮兵军官担任步兵团团长。可能是由于在紧急情况下换人，当时为了图快，临时任命了这位资深而勇敢的哈里斯中校。可是这位中校发挥了名团长作风，长时间担任了此职。

该中校深夜到职，把已就寝的营长召集起来，下达了第1号命令：

"从现在起，团的指挥由炮兵中校哈里斯负责。

团于明（21）日向多富洞突进。

第1营第一梯队向多富洞猛攻，接着由北向南进攻第8骑兵团当面之敌的背后。

第3营第二梯队在多富洞从第1营左翼超越，在多富洞北侧朝北占领阵地，掩护第1营的背后，并同时与南朝鲜第1师策应，歼灭所在的敌人。"

第24师　第21团沿江岸公路北上，黄昏之前夺取了倭馆西岸的270高地一带。这样就可以确保尔后的第8集团军的主渡河点。

第19团稳固地占领了控制星州公路的高地地带，第24侦察连已为侦察星州的敌情而西进。

这天，第1军命令负责监视玄风突出部的北朝鲜第10师的英第27旅，与战斗得疲惫不堪的第7骑兵团第2营换班，按预定计划配属给了第24师。这是为了要让该旅参加追击，以便取得联合的效果。旅渡河时，因遭到北朝鲜炮兵从隐显式发射阵地巧妙进行的狙击，发生了一些伤亡，但黄昏之前已集结

到西岸，准备向星州进攻。

另一方面，第5团进攻了团的最后目标303高地。这是进攻发起以来连续5天的进攻。但是，这个高地的北朝鲜军队抵抗很猛烈。上午反复实施炮击和轰炸，把山顶炸得光秃秃的之后，才以第2营好容易夺取。接着，第3营夺取了其北侧的303高地。就是在这个时候，第7骑兵团的第1营通过了303高地的南麓。这样，该团就完成了确保倭馆渡河点的任务。但是，在这半天的进攻中，团受到了重大损失：共有18人战死，111人负伤，3人失踪。

当时，第21团抵达倭馆渡河点的对岸，占领了桥头阵地。第5团于20时许开始渡河，当夜扼守住了成为桥头阵地一翼的山丘。

尽管出现了差错和挫折，担任集团军主攻的第2师还是这样在洛东江西岸展开了自己的全部兵力，准备以主力向金泉、以英国旅向星州——金泉突进。

但是，由于渡河器材的关系，坦克、炮兵等师的重型车辆和后方部队尚未渡河。为了保障这些重装备渡河和将来的追击，需要刻不容缓地在倭馆架桥。

洛东江架桥　当时的倭馆架桥点，河宽有630米，水深3米。第11工兵营和第55架桥器材连都在时时刻刻地等待着确保架桥点，20日22时起，开始架设M2型带踏板的浮桥，只用了36个小时，于22日10时即完成了。美军工兵以这样短的时间完成作业的成果，被誉为工兵的精华。

第2师　19日，第2师打开了通往渡河点的道路，从20日拂晓起，主力开始在上浦渡场渡河。

第一波的第23团第3营未受到任何抵抗即抵达对岸，奇袭了熟睡中的北朝鲜军队的营部，俘虏了营长及其参谋，中

午时分夺取了瞰制渡河点的制高点227高地。

当时，缴获的文书中有情况图。其中标着北朝鲜第2、第4及第9师在新反里附近的配置，表明北朝鲜军队在全面地败退中。追击的日期终于到来了。第23团团长在命令第3营继续夺取新反河北岸207高地的同时，要第1营加紧渡河。207高地是控制新反里公路拐弯处的要点。

担任进攻207高地任务的L连，劲头十足地前进，但是在连的干部中却没有人知道在207高地的山麓有一条新反河。新反河的水流湍急，河水很深。他们慌忙地到处寻找渡涉场，没有找到。于是要求师紧急派来水陆两用车，黄昏时分渡过河去，但却因此而消耗了几个小时的宝贵时间。日没后，营进攻了这个高地，可是北朝鲜军队早已撤退了。

当夜，第23团全部渡河完毕　由于大雨倾盆，狂风大作，在227高地掩护渡河点的K连警戒不严，北朝鲜军队的1个连乘隙悄悄地爬上了这个高地的山顶。

第25师　第35团第1营扫荡中岩里，第2营超越第1营，夺取了由中岩里向南江河畔延伸的起伏很多并有杂木林的棱线。北朝鲜第6师似乎已全面撤退了，其抵抗很微弱。

于是，镇道里正面的第27团也转入了进攻，可是同预料的相反，北朝鲜军队在拼命地死守着其蜂巢般的阵地。

南朝鲜军队　南朝鲜第3师扫荡完了成为废墟的浦项之后，在飞机和舰炮的支援下继续北进。北朝鲜第5师已败退到盈德方面，其后卫的战斗仍然很顽强。

其他的南朝鲜师也都在继续进攻，但还没有哪个师全面地完成突破。

第8集团军参谋长这样报告了20日的战况，他说："还没有哪个正面完成决定性的突破。北朝鲜军队虽已受到很大

的削弱，但还不到可以发起追击的阶段。大概不久就可以这样做……"

现在客观地观察一下上述战况，可以看出第8集团军到处完成突破并发起追击的有利时机已经到了。不过，对于两个月来一直处于守势进行艰苦战斗的当事者来说，似乎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六、9月21日——完成突破

第1军　第7骑兵团第1营在新团长哈里斯炮兵中校的督促和激励下，于拂晓再次发起了进攻，击败利用陡峭的山峰反复进行拼死抵抗的北朝鲜军队，于15时许终于突入了多富洞。而且不停息地调整了部署，由北向南发起了进攻。这天，第8骑兵团在师长的督促激励下继续进攻，两个团于17时30分，终于在多富洞南侧的三鹤洞附近会师。另外，第3营也得以由多富洞北进，与南下中的南朝鲜第1师取得联络。

至此，第1军第1阶段的进攻即结束了。北朝鲜第1师和第13师受到第1骑兵师和南朝鲜第1师的合击，处于混乱状态；北朝鲜第3师，其右翼遭到骑兵师和第24师沉重打击，已无法恢复战斗力。这样，第1军在大邱正面完成了突破任务。

这天早晨，第8骑兵团的正面发生了一桩奇妙的事件。北朝鲜第13师参谋长李学九上校在多富洞以南4公里的三山洞向美军投降。

经过审讯发现，李参谋长同其他俘虏一样，对联合国军的仁川登陆什么也不知道。北朝鲜军队终究还是严密封锁了仁川登陆消息，命令他们在现战线上死守。他所讲的关于本师的情报，有如下几点。

1. 兵力和配置　第19团已减为200人，第21团减为330人，第23团减为约300人，全师现有人员不过1500人。

8月中旬以后的兵员构成是，70～80%是在南朝鲜征募的新兵，由北朝鲜出身的人指挥他们。

师司令部和各团之间的联络已经中断，情况不明，但是师已经没有能力构成战线。各团只是为了生存而随意采取必要的行动。

配属的坦克全部遭到破坏。炮兵也只剩下了9门野炮、5门120毫米迫击炮。炮列在多富洞北侧，但已经没有炮弹了。

2. 补给　粮食定量从一个月以前就减少了一半，因而士兵们的体力有限。弹药等全靠铁原——汉城——安东的铁路运输，轻武器弹药供应较充足，但重量大的物品补给时常中断。

3. 士气　由于体力消耗、战况不佳以及不断的炮击和轰炸，士气已极度下降，只因有北朝鲜出身的干部督战，才避免了瓦解。

4. 自17日以来，师受领了采取守势确保现战线的任务，昨夜部队已陷入混乱状态，后退到尚州方面。不久这支战斗部队就会失去组织和战斗力。

这位李上校的陈述，与其他俘虏的供述一致。中午过后，第8集团军司令官亲自给东京的总参谋长打了电话。他说：

“……李上校陈述的要点如上，北朝鲜第2军军长金武亭将军已于9月17日命令其所属各师转入防御。……当面的师级规模的北朝鲜军队对仁川登陆一无所知。所以他们的战斗意志没有衰减。……第1军的突破不久即将完成。希望撤回

群山登陆的指令”。

第2师　第23团K连在瞰制上浦渡河点的227高地担任警戒，拂晓刚吃完早饭，突然有大约100人的北朝鲜军队突击到了山顶。北朝鲜兵是以射击、前进、投手榴弹的夜间进攻方法进攻的。美军的1个排遭到这种突然袭击，转瞬间伤亡了26人，被从山顶上赶了下去。第3营营长急忙组织反冲击，直到中午时分才夺回山顶。但是在此期间，第1营向相信有北朝鲜第2师司令部的新反里实施进攻，用自行高炮平射的办法压制住敌人激烈的抵抗，并实施迂回，终于在黄昏以前夺取了西边4公里的286高地。

右翼的第38团沿黄江地域向草溪进攻，这个方向的抵抗也很顽强。据说，第2营所以能夺取瞰制草溪的239高地，完全是由于空军用凝固汽油弹攻击和轰炸的结果。北朝鲜军队虽然从洛东江畔被击退，但其战斗意志却仍很旺盛。不过其中有一种无情的统帅和督战的作用，随着组织的瓦解、督战队本身溃败，这支部队便以惊人的速度土崩瓦解了。

第25师　该师根据其他方向的情况，判断当面的北朝鲜第6、第7师也已开始后退，便以晋州为大致方向发起了全面进攻。

右翼的第35团，8月上旬夺取了经过两度激战的挂榜山——五峰山的棱线。其山口和峡谷留下了往日的种种辛苦。官兵们感慨万分，勇往前进，越过令人回忆的武村里三岔路，22时许，抵达晋州山口。晋州山口是通往晋州的关口，在这里发觉有敌人警戒。团即在武村里附近集结，准备翌日晨实施进攻。

中央的第24团和海岸公路的第27团，认为右翼的第35团已进至中岩里，北朝鲜军队必然后退了，遂极力进攻。但

是，由于它们进攻的区域是由西北山延伸下来的屏风般的岩山地带，而且出乎意料，在这个正面上还有相当数量的北朝鲜军队，在8月中旬以来用1个月的时间构筑的蜂窝似的阵地上，坚决死守，所以其进攻迟迟不得进展。美国公开出版的战史推测："北朝鲜第6师将一部横向派往南江北岸掩护北朝鲜第7师后退，自己在19日拂晓前开始退出了战斗"。这支北朝鲜军队总的后退方向应是晋州，不知为什么让最右翼的部队一直坚持抵抗到最后。

南朝鲜军队　南朝鲜第6师击败了对峙了两周的北朝鲜第8师。根据俘虏的陈述，该师伤亡约4000人，已开始向醴泉方向败逃。南朝鲜第6师急忙追击，黄昏前推进到义兴东西一线，但没有遇到北朝鲜军队的抵抗。右翼的南朝鲜第8师也推进到与第6师一个等齐面上，但却没有发现理应在当面的北朝鲜第15师的踪迹。

另外，沿海岸公路北进的南朝鲜第3师也击败北朝鲜第5师的后卫追到要冲兴海。

这样，9月21日，进攻的第6天就完成了全正面的突破。尽管局部地区还继续有激烈的抵抗，还缺乏足以证明北朝鲜军队已开始全面后退的情报资料，但是，第8集团军参谋长则估计"发起追击的时机终于到来了"，遂起草了追击命令。

七、北朝鲜军队的作战指导

（部队名称是北朝鲜军队）

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后，北朝鲜军事当局决心首先击败仁川登陆部队，对洛东江战线的总指挥官金策大将下达了命令，要他"在确保现战线的同时，把尽可能多的兵力转用到

水原地区”。如前所述，美第8集团军判断，仁川登陆后北朝鲜军队仍会继续向釜山进攻，但是这个判断错了。

前线总指挥官金策大将命令第105装甲师主力和刚从仁川来的第87团返回京仁地区；对第一线部队严密封锁仁川登陆的坏消息，加强督战，力求维持现战线。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决战斗力悬殊的问题，自18日前后战线逐渐出现了崩溃的征候。

这时，汉城仁川地区的作战几乎处于绝望状态。金浦机场于18日丢失，接着永登浦受到了威胁。到了这个时候，北朝鲜军事当局知道，击败仁川登陆部队、维持洛东江战线都不可能了，所以决心调整战线，考虑在确保汉城的同时，把前线部队的右翼后撤到锦江——小白山脉一线，而且构成把南朝鲜一分为二的新战线。但是，在洛东江战线，第1军已经面向东、第2军面向南采取了守势，因而要实现这位最高指挥官的企图，就必须首先把面向东的第1军撤回到与面向南的第2军大体在同一个等齐面上之后，再把第2军撤到小白山脉。根据前线部队的现态势，全军一起后退是不可能的。

18日傍晚，金策大将重新严命第2军确保现战线，特别是要求它死守成为后撤枢纽的倭馆地域，同时命令第1军首先从最南翼的兵团开始逐次撤到锦江一线，以构成新战线。

第3师在倭馆地域特别是在锦舞峰及253高地带的防御之所以如此顽强，就是因为有这种战略上的要求。倭馆地域一旦被突破，第1军退路就会被切断，所以第1军能否撤回，取决于倭馆地域的坚守情况。

根据前线总指挥官的命令，第1军军长金雄将军首先命令最南翼的第6、第7师撤退，然后逐次命令北面的师后退。为了保障潜入美第25师后方不断进行游击性攻击的第7

师顺利后退，他要第6师的第14团占领江北岸一线进行收容，要第6师主力自18日夜晚起开始后撤。另外，还命令其北翼的第9、第4及第2师，于20日夜间，以居昌为一般方向后撤。

然而，19日黄昏，成为第1军后撤枢纽的倭馆地域的防御瓦解了，20日多富洞地域的防御也崩溃了。同一天，第2军右翼的第13、第1师也已溃败，左翼的第8、第15、第12及第5师也出现了败逃的征兆。

9月21日，全线崩溃已成定局，北朝鲜军队陷入了难以收拾的状态。而且在21—23日当仁川登陆的凶信广泛传开之后，更加从根本上动摇了在南朝鲜征召的新兵们的心情，因而督战队的制止和威吓都不管用了。一向被誉为纪律严明和斗志旺盛的北朝鲜军队，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以惊人的速度崩溃了。

综合各种资料看，北朝鲜军事当局于22日已放弃了在南朝鲜境内构成新的战线的企图。这可能是因为感到水原、永登浦已落入敌手，汉城的命运即将到头，前线部队也陷入难以收拾的状态的缘故。金日成最高司令官于23日饮泣向全军下达了向三八线以北总撤退的命令。

第二节　向三八线追击

9月22日，天刚亮飞来的侦察机就带来了各种报告，不过还没有搜集到可供了解北朝鲜军队整个行动的资料。有的报告“敌人的大部队正向北方后退”，有的报告“相当多的部队正在南下”，其中还有的报告构成了新阵地线。因此，第8集团军的情报部估计：“敌人在各正面后退是事实，但

不能认为那是有计划地全面后退的征兆。敌人有从前线后退下来构成新战线的可能性”。如后所述，北朝鲜军队的后卫在架山以及星州、草溪、新反里、晋州山口等要点不顾牺牲地进行了抵抗，因而情报部这样考虑也是理所当然的。这说明，北朝鲜军队神秘而强大的形象，在他们印象中尚未消除。

一、追 击 发 起

第8集团军司令官判断："昨天（11日）的战斗，表明突破已经完成。在北朝鲜军队即将转入总退却而尚未转入、企图构成新战线而尚未构成的时候，第8集团军有必要坚决突进，迅速与第10军会合”，在同回到东京的麦克阿瑟将军讨论后，他请求最后撤回了群山登陆计划，遂下达了集团军的追击命令。

8作命A第101号　　1950、9、23于大邱

第8集团军命令

一、当面之敌的抵抗逐渐衰弱，现在已经可以马上转入总反攻了。

根据本情况，我们应当长驱直入敌中，抓住敌人的弱点予以无情的压迫，同时，坚决实施包围和迂回，切断敌人的退路，阻止其有计划的后退，尽一切努力歼灭敌人。

二、集团军转入总反攻，迅速与第10军会合，捕捉并歼灭三八线以南的敌人。

三、各部队的任务

（一）第1军　把主攻保持在大邱——金泉——大田——水原公路之轴线继续进攻，要迅速与

第10军会合。

（二）第2师　从沿陕川——居昌——安义——全州——江景公路的地域，向江景附近追击。

（三）第25师　迅速夺取晋州，尔后准备向西方或西北方追击。

（四）南朝鲜军队　长驱直入敌中，随时随地包围歼灭敌人，向三八线追击。

四、后勤　各部队要在前进道路的要点上各留置一部，负责掩护补给线和肃清残敌，并共同负责恢复治安。

五、指挥官们不必顾虑侧方的安全，要专心致志地向前挺进。

第8集团军这次追击发起的时机，现在客观地从结果来看，似乎晚了1～2天。战史告诉我们，追击命令失之过早、不符合实情的例子很少，通常往往是失之过迟。这里边的道理是，必须努力识破追击时机，以及希望第一线部队勇猛前进。

第1军的追击发起　第1军当初的进攻基本计划规定："以第1骑兵师在倭馆对岸建立桥头阵地，命令第24师在其掩护下渡河突进"。随着战局的发展，有必要加以修正。在尚未确认敌人已全面败退的现实情况下，仅命令第24师突进是危险的。另外，认为战斗力消耗很大无法参加追击的第1骑兵团，虽然其步兵连只剩下50——80人，但仍然士气很高；师长也要求参加追击；南朝鲜第1师师长白善烨将军也要求参加了战斗。而且，后勤准备进行得很顺利，认为可以支援军的全力突进。因此，第1军军长决定采取全力平行追击的方案，在得到集团军批准后，遂下达了军的追击命令。

1．第24师等待重型车辆渡河完毕，立即开始前进，作为军的主攻部队沿金泉——永同——大田公路向大田附近的锦江河畔实施追击。以配属的英第27旅经星州向金泉进攻，力求在金泉附近捕捉敌人。

2．第1骑兵师从沿多富洞——善山渡场——尚州——报恩——清州——水原公路的地域向水原突进，迅速与第10军会合。

3．南朝鲜第1师一边肃清多富洞周边的敌人一边进行重新编成，在骑兵师之后渡过洛东江，担任军的预备队。

第24师　10时完成了一直是问题的洛东江架桥任务，师的车辆一起开始过桥，黄昏时分舟桥遭到北朝鲜军队炮兵的破坏，发生了事故，所以将近半夜才渡河完毕。大部分的车辆侧板上都写着“由初荷开往汉城”、“别忘记大田”等标语。

师的各队掌握各自的车辆，准备翌日（23日）凌晨开始追击。据信，在西边36公里的金泉还有北朝鲜军前线指挥部。

第1骑兵师　在师的追击正面，北朝鲜第3师与第13师已向尚州败逃。据说，当时第8集团军还不知道，实际上北朝鲜第3师也几乎同第13师一样，都减到1800人了。

第1骑兵师长在这次追击时，编成了称为第777支队的装甲追击队，命令它沿指定的路线突进，直到另有命令时为止。

第777支队　该队是以第7骑兵团团长威廉·哈里斯炮兵中校为队长，以第7骑兵团（欠第2营，该营正监视玄风

的北朝鲜第10师）、第77野战炮兵营、第70坦克营为基干编成的，称呼777支队，是把编成部队中7的番号合并到了一起。

第777支队长编成林奇支队担任前卫，于9月22日8时，首先以指定为师的渡河点的善山渡场为目标发起了追击。

关于这个洛东江的渡河点，曾进行过各种讨论，最后根据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决定，定为善山渡场。原因是，在师的追击区域内，北朝鲜军队在善山和洛东里建造了两座水面下桥。师的追击，取决于能否顺利地渡过这条河。军长把选择渡河点的任务委托给了第1骑兵师长，所以该师长就选择了在技术上容易渡河的洛东里。这里既顺路，道路也好。可是集团军司令官知道后提出了异议，他亲自乘轻型飞机侦察，指定了善山为师的渡河点。他认为，洛东里易渡但预想敌人会进行激烈的抵抗，善山不易渡但敌人可能不配备兵力，所以善山比洛东里好。

林奇支队以3辆先导坦克驱赶着败敌北进，但不久快接近山口时，先头坦克被反坦克炮摧毁了。炮兵的观测军官等寻找敌人的炮位，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就在这时，师长来了，他对坦克排长喊道："追击要这样进行。6辆坦克都要一边发扬全部火力一边全速登上山口"。山口即刻被占领了。那里丢下了2门伪装得很巧妙的反坦克炮。

16时许，林奇支队刚接近善山渡场，轻型飞机就投下了写有"向洛东里渡场前进"的军的命令。因为与前面的命令不同，所以林奇中校感到诧异，问哈里斯支队长，支队长也不知道。师长到此，3人研究了一番但仍不明白。师长同意林奇中校这样的决心："在弄清命令之前停止前进"，并且

为了亲自弄清这个命令返回了大邱。

18时，林奇支队知道了"师的渡河点定为洛东里"。又重新进行了航空侦察，结果查明洛东里也没有了不起的敌人。林奇支队于19时再度开始前进，但是由于一点决定上的变化，就失掉了3个小时的宝贵时间。

下弦月皎洁如昼，照耀着支队前进的道路。沿江岸公路北进约5公里，刚通过燃烧的村庄就追上了后退中的北朝鲜军纵队。北朝鲜军队惘然若失，不知所措，丢掉了武器。

22时30分，支队刚到达江岸能瞰制洛东里渡场的断崖公路，就发现了慌忙架设反坦克炮的北朝鲜兵。于是开始射击，初弹似乎命中了弹药车，发生大爆炸，洛东里的民房起了火。这种偶然发生的大范围的照明，映照出了数百名北朝鲜兵在一面挣扎一面渡水面下桥。美军立即对他们进行射击，有大约200名北朝鲜兵消失在水中。

他们丢弃在洛东里许多装备，例如有2辆可以使用的T—34坦克、50辆载重汽车（其中有十多辆有表明苏联制造的标志）以及10门野战炮等。俘虏大部分属于北朝鲜第3师，而第1、第13师的也有。

情报侦察排渡河侦察对岸，没有发现敌人，但查明水面下桥上有齐腰深的水，人可以过桥而车辆不能过。

林奇支队于23日4时30分开始渡河，1小时后建立了桥头阵地。支队由多富洞出发之后已过了22个小时。

至此，美第8集团军的各队都推进到了洛东江西岸。这时，在师的左翼，南朝鲜第1师已完成架山的"扫荡"，集结到多富洞积极进行重新编成。

第2师　这一天，完成了自19日以来由工兵在砂嶝架设的长达33米的舟桥，第2师主力已渡河完毕，因而凯孔师长

制定了这样的方案："以第23团夺取新反里，以第38团夺取草溪之后，用两个团夹击陕川（草溪西10公里），接着向居昌（晋州北55公里）突进"，遂命令诸队发起追击。

9月22日拂晓，第23团在新反川两岸并列2个营，准备向新反里进攻。可是北朝鲜军队先发制人开始反击，前些日子付出重大牺牲夺取的286高地被夺回，B连长战死。第1营再次进攻286高地将其夺回，接着又进攻王岭山。在这个高地上估计有约2个营的北朝鲜军队。团长把作为预备队的第2营增加到右翼极力进攻，但是由于地形险峻，加上王岭山阵地格外坚固，进攻没有取得进展　北朝鲜军队的筑城能力，同中国军队一样是相当强的。另一方面，第38团经过反复激战，于14时许夺取了草溪。注视战况发展的师长，决心从第38团正面扩张战果，命令监视玄风北朝鲜第10师的第38团第1营与第9团第2营换班，追上团主力。第9团自8月上旬在洛东江突出部战斗以来，接连不断地进行激战，已经疲惫不堪了。

其他正面　南翼的第25师各团锐意进攻当面之敌人，但因北朝鲜第6团斗志旺盛，战况没有进展。

南朝鲜军队的正面上，自16日以来，进攻杞溪的南朝鲜首都师，这一天终于成功地击败北朝鲜第12师，第4次夺取了杞溪。北朝鲜第12师向安东后退，据说残存的兵力不足2000人了。

第9军行使指挥权　追击终于发起，第9军的指挥机关也已到达，所以第8集团军决定要它翌日（23日）14时开始行使指挥权，同时决定把第2、第25师编入它的指挥之下。在密阳的科尔塔将军已勇跃地亲临第一线。

9月23日第8集团军的兵力　那时，已有如下新增援部

队在釜山登陆，增加了第8集团军的后方警备力。（日期为开始在釜山登陆之日）

非律宾第10营战斗群19日1200人

第65团战斗群22日（美第3师的一部、波多黎各团）

瑞典红十字野战医院23日

加上这些部队后，联合国军的现有兵力如下：

总兵力	约16万人
美第8集团军	76837人
南朝鲜军队	74987人
英第27旅	1679人

二、追击的一般发展概况

9月23日　追击的第2天，各部队象是要发泄积愤似地继续进击，但在局部地区却仍然受到顽强的抵抗。

美第1军的主攻部队第24师沿着京（汉城）釜（釜山）公路奋勇突进，在金泉的东郊其前进受阻。金泉是掩护北朝鲜第1军退路的要点，所以北朝鲜军队竭尽最后的力量努力加以确保。

英第27旅在星州附近遇到意外的抵抗陷入了苦战。

第1骑兵师的第777支队向前挺进突入了尚州（金泉北33公里），主力在渡洛东江时耽误了时间。当时的车辆防湿和渡涉能力较差，在通过水面下桥时，出乎意料地耽误了时间。

美第9军的第2师占领草溪、新反里，完成了进攻陕川的准备；第25师夺取晋州山口，准备向晋州追击。

9月24日　第24师派遣一部到星州配合英国旅行动，主力奋力进攻金泉，一整天未能夺取。

当第24师攻打不下金泉的时候，第1骑兵师要林奇支队突进到报恩（尚州以西40公里、大田东北30公里），主力赶紧集结到尚州附近。这时，第1骑兵师师长不忍坐视第24师在金泉苦战，同时判断如不夺取金泉尔后师就难以追击，便派遣一部增援金泉的进攻，但米尔伯恩军长则认为是追击时不必要的左顾右盼而将其赶了回去。

第9军第2师占领陕川，给集合在该地进行重新编成的北朝鲜第2、第4及第9师造成了混乱。陕川附近的战斗，是在该师的追击区域中最后一次象样的战斗。

那时，第25师进至晋州南侧，准备进攻晋州以对付敌人可能进行的最后抵抗。

南朝鲜军队并驾齐驱开始竞相北进（看哪个师最先到达三八线）。而且南朝鲜第8师抢先突入太白山中的要冲安东，拉开了为时两天的激战的战幕。

9月25日　第24师经过两天的激战之后突破金泉，不停息地继续向永同突进。但是，第1骑兵师这一天却被牵制在尚州而不得前进。这时，南朝鲜第1师为参加追击正在善山渡场加紧渡河。

第9军第2师从陕川出发夺回了小白山脉东麓的要冲居昌；第25师夺取了晋州。

另一方面，南朝鲜军队的北进竞赛越来越激烈，南朝鲜第6师夺回了咸昌（尚州以北17公里）；沿东海岸公路北进的南朝鲜第3师，夺取了一个多月来曾反复争夺过的要冲盈德。

北朝鲜军队有计划的后退，似乎由于24日金泉的陷落已告结束，这一天，任何正面都未遇到激烈的抵抗。

9月26日　第1军第1骑兵师的第777支队，正午从报

恩出发，沿清州——天安——水原公路急进，22时26分与进攻乌山的第10军的一部会合。在此，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的会合取得了成功。当时，第24师夺回小白山中的要地永同正在接着向大田突进；第9军以第2师进攻安义；第25师主力在晋州附近准备追击。北朝鲜第1军大部分还在京釜公路以南地域向北退，已被美第1军沿京釜公路切断了退路，陷入了被捕捉的状态。

另一方面，正在猛追北朝鲜第2军的南朝鲜军队，以第6师攻占闻庆，以第8师攻占安东，其一部向前挺进追近荣州；沿海岸公路北进的第3师向三八线的目的地急进。

9月27日　第24师以主力沿京釜公路构成断敌退路的阻击线，以第19团击破沃川附近之敌，追近了曾留下痛苦回忆的大田东侧隧道，但在此却受到了格外强大的抵抗。北朝鲜军队是为了保障集中在大田附近的大群败兵北上，而进行的最后的交战。

第1骑兵师在追击路的要点各配置一部兵力，以备北朝鲜第1军逃脱，并且捕捉三五成群败逃来的北朝鲜兵。

第9军第2师攻占安义，第25师以一部追近咸阳，以主力从晋州经河东向全州发起了追击。师主力之所以推迟了从晋州出发的时间，是因为在从晋州南侧东流的南江和从西郊南流的德川江渡河晚了的缘故。

南朝鲜军队分别击破北朝鲜军队在小白山脉中的两大山口——竹岭和鸟岭的最后抵抗，继续进行越来越激烈的北进竞赛。

9月28日　第24师第19团于7时突入80天前吃了大败仗而后退的大田，并把战果扩张到锦江河畔。师的追击结束，开始肃清残敌。

第9军在晋州、居昌和陕川等地各留置一部负责肃清残敌，以各追击队突入咸阳、南原，接着突入全州，迎来了追击的最后阶段。北朝鲜军队完全溃败，其组织已彻底瓦解，化为游击队活动，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了。

9月29日　这一天，在汉城举行了"还都式"；美第1军和美第9军继续扫荡沿各自追击路线的地域；沿东海岸公路急进的南朝鲜第3师突入三陟（三八线以南75公里）；而且南朝鲜第2军开始对原州（三八线以南80公里）实施分进合击。

9月30日　南朝鲜第2军夺回原州，南朝鲜第3师抵达三八线，取得了北进竞赛的胜利。

10月上旬，北朝鲜军队在南朝鲜留下估计约有2万人的游击队群，撤退到三八线以北。至此，联合国军就完成了"把进入南朝鲜的北朝鲜军队击退到三八线以北"的任务。人们认为战争到此可能结束了，但是进入9月以后还有一种"联合国军是否应越过三八线"的议论，开始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三、美第8集团军各师的追击

各师在追击中分别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24师　9月23日晨，该师以英国旅向星州，以主力从沿京釜公路的地域向金泉发起了追击。师长为了不断以新生力量沿京釜公路突破，决定把3个团重叠部署，指挥其交互突进。

先头的第21团战斗群开始奋勇前进，但不久在扶桑洞(西北12公里）的隘路口遭到伏击。这里是夹在金乌山（海拔977米）的古城和针严山（782米）之间东西8公里宽的隘

路。北朝鲜第105装甲师的一部在这条长隘路中构成了纵深很大的地雷场和浓密的反坦克火网，等待伏击敌人。火力的主体是T—34的85毫米炮，整个坦克都进入掩壕做了巧妙的伪装，所以这条隘路突破很困难。巴顿坦克队遭到火力袭击时才发现了敌人的位置，当一个一个地将敌人消灭好容易突破这条隘路时，夜幕已经降临了。可以说，这是靠坦克的优势使这次突破成为可能的。

英第27旅进攻了通往星州的关口385高地，但是正当攻打不下的时候受到反击，被击退到东侧的282高地。根据紧急请求，3架"野马"式飞机飞临282高地上空盘旋，阿吉尔营刚摆开识别部队番号的布板。385高地上的北朝鲜军队也摆开了同样的布板。就在这时，对空无线电台不通了。12时过后，"野马"式飞机对有己方部队的282高地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反复实施周密的机枪扫射后就返航了。山顶上成了火与铁的海洋，营一举伤亡了89人。北朝鲜军队紧跟着这次误炸突入敌阵，夺取了前些天辛辛苦苦占领的这个要点。星州的北朝鲜军队，就是一个月来在玄风等待战况发展的北朝鲜第10师。

师长得知英国旅的苦战情况后，当夜即命令第19团第1营由扶桑洞南下，从北面进攻星州。营出敌不意地于24日2时突入星州，同英国旅配合夹击了仍在星州东侧地域抵抗的北朝鲜军队。北朝鲜第10师是24日至25日败退的，据俘虏称，该师在此次战斗中失去了2500人。第8集团军首脑对该师为什么直到这时还在星州集结，感到不可思议，后来了解到北朝鲜第1军军长的后退命令在9月25日才传达给该师的事实后，才消除了这个疑问。但是，综合俘虏的说法看出，北朝鲜第10师师长似乎确实无能。

另一方面，在京釜公路上，与先头部队换班的第5团，从24日早晨起对占领金泉东郊高地带的北朝鲜军队展开全力进攻，但这个阵地很坚固。守卫金泉的是得到十余辆坦克和刚从汉城附近调来的第849反坦克队支援的北朝鲜第9师。该师预定经居昌向大田后退，但是由于在第1军尚未完成突围之前，听说京釜公路已被突破，因而急忙转用到了金泉。因为主力要越过京釜公路北撤，无论如何也要在金泉掩护其后退。

第5团继续猛烈攻击敌人，但是受到很大损失，毁坏6辆坦克，伤亡100余人，也未能突破。下午，师长视察了战况后，命令第21团迂回到金泉北侧，准备在25日凌晨从北面和东面进攻敌人。第5团不久即突入金泉，当完成街区肃清残敌人的任务时，已经过了15时。

25日黄昏，再次担任先头部队的第21团，突破秋风岭、黄涧之险；26日凌晨，第19团与先头部队换班，未受到抵抗即突入永同，27日2时抵达沃川，停下来补给油料。5时50分该团又开始前进，进攻占领大田东侧山口的北朝鲜军队，但这是守卫大田的最后一道阵地，非常坚固。在这个山口上有两条隧道。就是69天以前，第24师被切断退路的那个山口。

侦察机不断报告在大田集结的北朝鲜军队及由大田北进的敌人大部队情况，所以，第19团展开全部兵力实施进攻，但怎么也未能突破。扼守这个山口的是北朝鲜第9师和第10师的各一部，他们的抵抗十分顽强，因而放弃了夜间进攻，当翌日（28日）拂晓再次发起进攻时，北朝鲜军队已经撤退了。该团遂于16时30分进至大田东郊，接着恢复了大田飞机场。在大田总共击毁了34辆T—34坦克，抓了许多俘虏，他

们是属于7个师的。很显然，大田是北朝鲜第1军初期的后退目标。

捷足先登夺回大田的是第19团第2营和第3工兵营，他们是69天前最后告别大火燃烧中的大田的部队。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师长有计划地安排这样做的。

29日，该师受领了警备由锦江至洛东江长达100公里的京釜公路和铁路干线的任务，遂以第19团警备锦江——大田间，以第21团警备大田——永同间，以第5团警备永同——金泉间，以及以第24侦察连警备金泉——倭馆桥间，司令部设在大田。

第1骑兵师的追击　9月23日凌晨，第777支队长命令林奇支队向尚州突进，主力等待车辆渡河。工兵队拼命地用渡船和筏子渡坦克和载重汽车，但进展很慢。于是在当地400名劳工的支援下补修了水面下桥，到24日中午时分终于可以过重型车辆了。

坦克刚到，第777支队长就以K连和1个坦克排编成弗林支队，令其向报恩（尚州西40公里）突进，接着支队主力也从尚州出发，于24日夜集结到报恩，在此期间一次也未与敌人遭遇。

师主力从24日至25日把兵力集结在尚州——洛东里之间，等待车辆渡河。

25日傍晚，师渡过洛东江，刚要准备再向水原发起追击，出乎意外地接到了军关于“停止进一步前进”的命令。想问明理由，可是偏巧无线电不通了。好容易第8集团军的联络机飞来了，请它吊取了给集团军司令官的询问信，26日中午时分，总算通过刚架通的有线电话得知：“沃克司令官希望贵队尽快地突进”。同时，受领了军长的如下命令：

“让进攻咸昌的第5骑兵团与南朝鲜第1师换班。该师在贵师的东侧平行前进，向水原东侧实施追击”。

然而，这个曾一度被削弱了气势的师，到了26日中午，才成两个纵队再次发起追击。这就白白浪费了大约一天的最宝贵的追击时间。我们虽然不清楚为什么米尔伯恩军长限制师的突进，但是据推测，可能是由于师的车辆渡河晚了，而且第24师在金泉受阻，只有这一个师突进怕有危险。但是这样一来，阻止骑兵师援助金泉的进攻是什么理由，就不得而知了。或许是认为，金泉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结果却同预料的相反，形成了激战，因而带来了判断和心境的变化。

26日中午时分，右追击队的第8骑兵团沿尚州——槐山——镇川——安城公路向安城，担任本队前卫的第777支队以林奇支队为先头，沿清州——天安——水原公路向水原，再次发起了追击。

林奇中校向先导坦克排排长罗伯特·贝克中尉下达了命令：“要全速前进。只要敌人不射击就不要射击。要勇往直前。到了夜晚，可以按你的判断打开前照灯”，然后亲自跟随其后急速前进。15时许通过空无一人的清州，一次也未遭遇到敌人。18时许到达清州北方8公里的立上里时，汽油用完了。从报恩起已经连续跑了64公里的山道。由于跑得太快，支队的油车没有跟来。林奇中校决定把全支队车辆的汽油集中起来只注满3辆坦克的油柜，这时北朝鲜的3辆载重汽车南下而来。北朝鲜的司机一看到美军的坦克，丢掉车辆就逃到山里去了。汽车里正好装着3辆坦克用的汽油。

支队于20时30分再次发起追击，驱散着三五成群的败退中的北朝鲜兵，抵达京釜铁路干线，并通过了充满北朝鲜兵的天安镇。北朝鲜兵在暗中呆呆地目送支队通过去了。

贝克排全速通过乌山镇，穿过在乌山北侧高地面向北占领阵地的北朝鲜军阵地，冒着误认为敌人的友军的火力，于22时26分进入了第31团的阵地。贝克排11个小时行驶了106公里。这就是第8集团军的部队和第10军的部队会合的最初的情景。此后，林奇支队便在乌山的南侧，同北朝鲜第105装甲师展开了混战。骑兵师在第10军构成的铁砧上，开始了击破北朝鲜第105装甲师的战斗。

第2师的追击　9月23日，第23团包围并夺取了新反里，第38团经激战之后夺取了草溪。北朝鲜第2、第4、第9师战斗减员很大，都只剩下2000～3000人后退到陕川去了。（陕川因有在高丽大藏经中著名的海印寺，所以是个有名的乡镇）

24日，师以第38团从北面，以第23团从东面和南面进攻陕川，击败估计有2个营的北朝鲜军队的后卫，给予集结在市周边的北朝鲜第2、第4师和第9师的一部以毁灭性的打击，使其逃散在山中。翌日（25日），师成2个纵队向居昌再次发起了追击。第38团沿着7月末第34团后退时走过的黄江河谷公路向居昌前进，但不久由于路面越来越窄，北朝鲜军队对道路的破坏也更加厉害，遂下车转为徒步追击。北朝鲜军队似乎也感到这条河谷道路难走，途中到处都有丢弃的车辆和火炮，到处都有疲惫不堪的各式各样的部队走着。团于20时30分到达居昌盆地的入口露营。在这条峡谷道路上共缴获了17辆载重汽车、10辆摩托车、14门反坦克炮、4门野战炮、9门追击炮、约300吨弹药，俘虏了450人，杀伤360人，取得了巨大战果。有的俘虏讲："北朝鲜第2师只剩下崔贤少将以下2500人，奉命担任军的后卫。但是大部分都已逃散到陕川——居昌之间的山中"。

另一方面，第23团奉命从陕川开始与第38团齐头并进，追击敌人，但是图上指定的汽车路，无论是航空侦察还是派遣侦察分队实地查看都不存在。当时使用的地图是过去日本制的，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差错。团不得不把前进路线改变到黄江的河谷公路，在第38团的后面前进。

26日，第38团进入烧成一片灰烬的居昌，担任该地附近的警备。当夜第23团超越该团进入安义，在好象浮在水田中的安义的街上露营。翌日即27日拂晓，第23团第3营在安义的街上刚完成出发准备，就受到四周山上火炮和追击炮的集中射击，命中指挥所的1发炮弹造成了营长以下25人伤亡。团苦战到黄昏，肃清了安义周边的敌人。

第23团在安义受到了意外的损失，因而师长再次起用第38团为追击队，命令其向全州突进。第38团于28日4时从居昌出发，排除零星的抵抗，13时30分到达全州。他们以9个半小时在山间道路上行程73公里。该团在全州补充油料后，29日晨由该地出发，30日推进到锦江河畔的江景、论山。9月末，师以第38团警备全州——江景地域，以第23团警备安义地域，以第9团警备高宁——三嘉地域。

第25师的追击　9月23日晨，第35团在进攻晋州山口，沿海岸公路追击的第27团进至背屯里，第24团正在扫荡西北山。第8集团军司令官刚来到马山的师司令部，科尔塔军长就提出了请求，他说："我认为第25师的追击方向太靠南了，想请您允许使主攻靠北一点"。这个建议，是想把沿海岸公路进攻的第27团转用到南江北岸，从东北方向进攻晋州，其主要理由在于同第2师配合。军长是担心第2师和第25师之间出现大的间隙。在这一点上，大概是因为把科尔塔少将与主攻师师长分开了。集团军司令官回答："您是第9

军军长，在军的追击区域内如何运用部队，是您的自由嘛！”

根据军长的指示，第25师师长编成托尔曼支队①，沿背屯里——固城——泗川——晋州公路突进；并把第27团转用到中岩里，准备向宜宁推进。

24日晨，第35团尾随后退的北朝鲜军队占领晋州山口；托尔曼支队迅速前进。企图占领南江上架设的唯一的桥梁——晋州桥，但是由于排雷耽误了时间，托尔曼上尉负了重伤，晋州桥就在他的眼前被破坏了。

25日凌晨2时，第35团第2营在晋州东南渡过南江，击破北朝鲜军队约1个营，占领了晋州，傍晚，团主力和托尔曼支队都集结到了晋州。

另一方面，奉命渡河去宜宁的第27团，自24日早晨起在当地约1000名居民的帮助下开始架设水面下桥，由于南江的水格外深，又加上受到北朝鲜军追击炮的干扰，到26日早晨才好易完成了这项作业。团经过一些小的战斗，中午时分夺取宜宁，28日抵达了晋州。因为改变了追击方案，第27团抵达晋州的时间晚了两天。

25日夜，师长被指定群山为追击目标。他决定以晚些时候到达的第27团警备晋州附近，主力成两个纵队实施追击，以包围智异山：命令第35团为右追击队，沿晋州——咸阳——南原——全州——裡里——江景公路向江景追击，以第24团基干为左追击队，沿晋州——河东——求礼——南原——淳昌——金堤——裡里——群山公路向群山追击；指示

① 托尔曼支队由第25侦察连，1个坦克连、工兵排、追击炮排及战术航空控制组编成。

各追击队编成装甲支队突进。此项追击计划的目的是，迅速插到被看作游击队根据地的智异山的北边和南边，阻止北朝鲜第6、第7师逃进智异山。因为，侦察机和秘密情报员报告，有大约200～400人的部队和零零散散的败兵正进入智异山。

左追击队长（第24团长）决定以马舍支队（原托尔曼支队）为先遣队，紧跟其前进的是布雷尔支队（第3营战斗群），主力在其后面前进。

26日早晨，马舍支队由晋州出发，因从晋州西侧南流的南江和德川江上的3座桥梁修理耽误了时间，所以实际出发的时间是27日10时。朝鲜半岛的秃山多，一下雨就水位猛涨，因为前几天下了雨，水面下桥就突然不能通过了。

马舍支队冲散着败退中的北朝鲜兵迅速前进，通过了河东山口。这个山口是7月末刚从冲绳调来的莫特营在初战中遭到毁灭命运的地方。在山麓无名的河流附近，散乱着数百具已经腐烂的战友的尸体，带着一付等待救生的样子。

17时30分，支队刚到达河东，就有居民报告说："大约在半个小时前，美国俘虏被带走了"。支队借月光向求礼前进，救出了被带走的11名美国俘虏。他们都属于莫特营，已消瘦得走不动了，伤也没有得到治疗。

翌日即28日10时许，走在支队先头的雷法斯中上的坦克，渡过南原南侧的水流进入市内，但第2辆却深深陷住。中士不知此事，单车进入南原，街上全是北朝鲜兵。这些北朝鲜兵全神贯注于F-84喷气机对这个城市的攻击，没有注意来自地面的攻击。不一会，当发现带有白星标志的坦克时，街上发生了大混乱。中士在叙述北朝鲜兵惊慌失措，左右乱窜的样子时说："如果不是自身感到危险，大概不会那

样令人可笑的”。被俘虏的美国兵从某家的院子里走了出来。不久，支队主力赶到，对该城镇进行了扫荡，仅在这里就救出了86名美军俘虏。

15时许，右追击队先头的德尔温支队进入南原汇合。在此成为前卫的布雷尔支队，29日中午夺取井邑，傍晚夺取裡里。30日13时，第1营未经战斗即占领师的追击目标群山。支队从晋州起，追击距离已达220公里，追击时间为75小时。

右追击队长（第35团团长）以德尔温支队为前卫，于26日6时从晋州发起追击。支队是以第89坦克营营长德尔温中校为队长、由该营主力、2个步兵连、重迫击炮排、工兵排、卫生班和补给班组成的。支队长决定，每1个坦克连搭载1个步兵连，编成A、B两个步坦联合队，由坦克连长任队长，交互担任先头分队。

支队为了占领山清北侧的南江支流上架设的桥梁而北进。这条道路上的地雷场很多。在晋州以北3公里处，首先先头的坦克触上地雷。由于没有敌人，工兵把11个地雷都挖了出来。接着向北走了500米，在第2线地雷场第2辆坦克又遭破坏，不一会又遇到由约1个排的北朝鲜兵掩护的第3线地雷场。支队肃清道路两侧的敌人后，发现隐藏着6门反坦克炮、9辆载重汽车、7车弹药。接着边开辟道路边继续北进，估计再有30分钟就到山清的时候，听到前面有巨大的爆炸声。接近黄昏时到达江岸，发现桥梁已破坏成两截了。支队的工兵彻夜构筑了辅助道路，但是在这里却失去了宝贵的12个小时。

27日早晨，再次发起追击，不久先头坦克即触上地雷。而且，一辆接一辆连成一串停止在南江东岸的山腹道上的纵

队，受到了西岸山上追击炮和机关枪的集中射击。想对它进行攻击，也不是能轻易办到的，因为北朝鲜军队是在深峡谷对面的险峻的山上。刚想沿公路突破，可坦克能前进，步兵却无法行动。不久，紧急召唤来的16架“野马”式飞机开始猛烈攻击。这时，师长来到第一线告诫他们：“不要管两侧的敌人，沿公路前进，追击中受敌人迟滞的牵制是愚蠢的”。支队遂在“野马”式飞机压制敌人的过程中，留下对岸高地上约1个营的北朝鲜军队，沿公路干线强行前进。但是，因为南江支流上架设的桥梁被破坏了，所以支队的工兵不得不彻夜构筑了辅助道路。

28日早晨，德尔温支队再次发起追击，中午时分进至咸阳东侧，那里的桥梁也遭到了破坏。工兵在当地280名民工的帮助下构筑了辅助道路。但是在这里也浪费了3个小时的时间。

如上所述，在这条晋州——山清——咸阳公路上，北朝鲜军队采取了其他道路少见的、后退行动所必要的各种阻止追击的手段，例如布设地雷场，破坏桥梁，小部队的迟滞行动等。实际上，这条道路是北朝鲜第6师主力的退路，是由从中国回国的方虎山将军精心计划的后退行动的一环。

支队抵达咸阳入口时，侦察机报告：“敌人正要破坏城中央的桥梁”。先头坦克一边用机枪扫射，一边沿大街迅速前进，袭击了正往桥上安放炸药的北朝鲜军队的工兵，占领了完好无损的桥梁。好象因此而阻止了北朝鲜军队破坏桥梁的计划，从此以后，其余的桥梁都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德尔温支队尔后以每小时32公里的速度继续追击，追赶上败退中的大纵队，或者将其射死，或者赶得四处逃散，15时许进入南原，同马舍支队会师。

德尔温支队在南原补充了油料，25日午夜再次开始北进，拂晓在全州遇上第38团，接着进至裡里。支队的追击距离达138公里，缴获16门反坦克炮、19辆载重汽车，65吨弹药和250个地雷，杀伤350余人，俘虏750人，取得了重大战果。受到的损失仅仅是，有3辆坦克被地雷炸坏，有45人负伤。

9月末，第25师以第24团警备群山地域，以第35团警备裡里地域，以第27团警备南原——咸阳地域。

补给 追击时的问题，是补给品的运输。尤其是第9军，横断西南地区追击二百几十公里，最大的问题是补给品特别是油料的追送。因为集团军的补给点在京釜铁路线上的密阳，军的补给干线长达200公里以上。而且补给线的大部分是从小白山脉中通过的单车线，因而由密阳运输到第一线，往返一次需要48个小时。可是，军的运输部队只不过2.5个连（约130辆车），这种困难势必殃及到运输队。据说，在这次追击过程中，汽车司机在床上睡觉的时间仅有13个小时，平均每天不过2个小时。

四、南朝鲜军队的追击——竞相北进

南朝鲜军队的追击区域内，有太白山脉和小白山脉横布，车辆较少的南朝鲜军队徒步进行了追击，他们的追击非常精彩。每1个师都进行了英勇战斗，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南朝鲜第8师和第3师。

南朝鲜第8师 该师经义城紧追敌人，24日到达了安东的南郊。当时，北朝鲜第12师以后卫占领洛东江东岸，主力正在通过安东市区。另外，北朝鲜第8师正要通过安东南侧的洛东江桥的时候，遭到南朝鲜第8师的突然袭击，陷入混

乱，迂回过安东而败逃了。但是，有31孔的洛东江桥，其中间的5孔却在南朝鲜军队的眼前被破坏了。尔后，围绕着渡河点展开了两天激战，因受大纵深的地雷场所阻，到26日早晨，南朝鲜师才占领了安东。该师不停地北进，傍晚夺取荣州，27日夺取丹阳的汉江渡河点。该师于29日强行渡过汉江，30日迂回过在堤川进行顽强抵抗的北朝鲜军队北上，10月1日通过了原州。

当夜，南朝鲜第2军司令部在原州遭到估计有1——2千名北朝鲜军队的袭击。北朝鲜军队看到前后都有南朝鲜军队北进，自暴自弃，便从原州消声匿迹了。

南朝鲜第3师　该师在强有力的舰炮和航空火力支援下，沿东海岸公路急追，25日突入因激战而遭到严重破坏的盈德（浦项以北42公里）。该师以顾问埃马里奇中校搜罗来的25辆载重汽车进行了“活塞”式追击。因为他们可以每天从抵达海岸的登陆艇（LST）上领取到60吨补给品，所以比其他师的前进速度都快。正在盈德进行重新编成的北朝鲜第5师被该师追上，尔后便逃散到了太白山中。盈德丢弃着开着发动机的苏制载重汽车，拉着通信车的马匹拴在街旁的行树上，朝南放列的火炮旁边，整齐地摆着弹药。

当时，北朝鲜第5师已减到1500——2000人，担任后卫的团长知道已不可能沿海岸公路后退，便把3汽车弹药和粮食分配给部下官兵，命令他们分散到太白山中开展游击活动，坚持到再次南下时为止。

从此以后，南朝鲜第3师便象越野赛跑似地北进，29日通过三陟，30日抵达三八线以南5公里处，准备尔后的北进。

五、北朝鲜军队的后退

（参照插图 4，部队名称为北朝鲜军队）

北朝鲜军队于18日夜晚从第 1 军的右翼开始按顺序后退，作为返转枢纽的倭馆地域于20日被突破，22日美军师全部渡过了洛东江，遂于该日放弃了在锦江——小白山脉一线构成新战线的企图，23日命令全军后退。当时，他们似乎已指令退出战斗困难的部队转入游击活动，等待尔后的命令。

但是，这个决心已经下晚了。沿京釜公路突进的美第 1 军，27日晨已与仁川登陆的部队会合，而且沿晋州——安义、居昌地域后退中的第 1 军退路已被切断了。

第 6 师　该师于18日夜开始后退，得到在晋州山口英勇战斗的后卫的掩护，顺利往回返，约有 2 千人逃进智异山开展游击战，主力沿晋州——山清——咸阳——全州公路向大田北上。其退路是沿智异山——小白山脉——堤川——春川——华川——平康——伊川——麻田里——孟山的地域。该师曾想尽一切手段阻止美军的急追，眼看就要被德尔温支队追上了，便把重火器类隐藏到山清的山中，带着中追击炮以下的轻装备急忙退却，但是，28日终于在咸阳被追赶上了。

因此，该师遂改变路线，摸索着小白山中的小路前进，30日夜抵达金泉西侧的京釜公路。在这里集中起 2 —— 3 千名败兵，于10月 1 日夜，利用秋风岭之险以假地雷和反坦克火箭筒切断京釜公路达10小时之久，并且在此期间突破了联合国军的封锁线。然而，在越过三八线以前，部队已完全分散，据说，返回北朝鲜的只不过一小部分。而且，勇将方虎山师长后来也因追究败战的责任而被撤掉了。

第 7 师　该师大致与第 6 师同时开始行动，留置在智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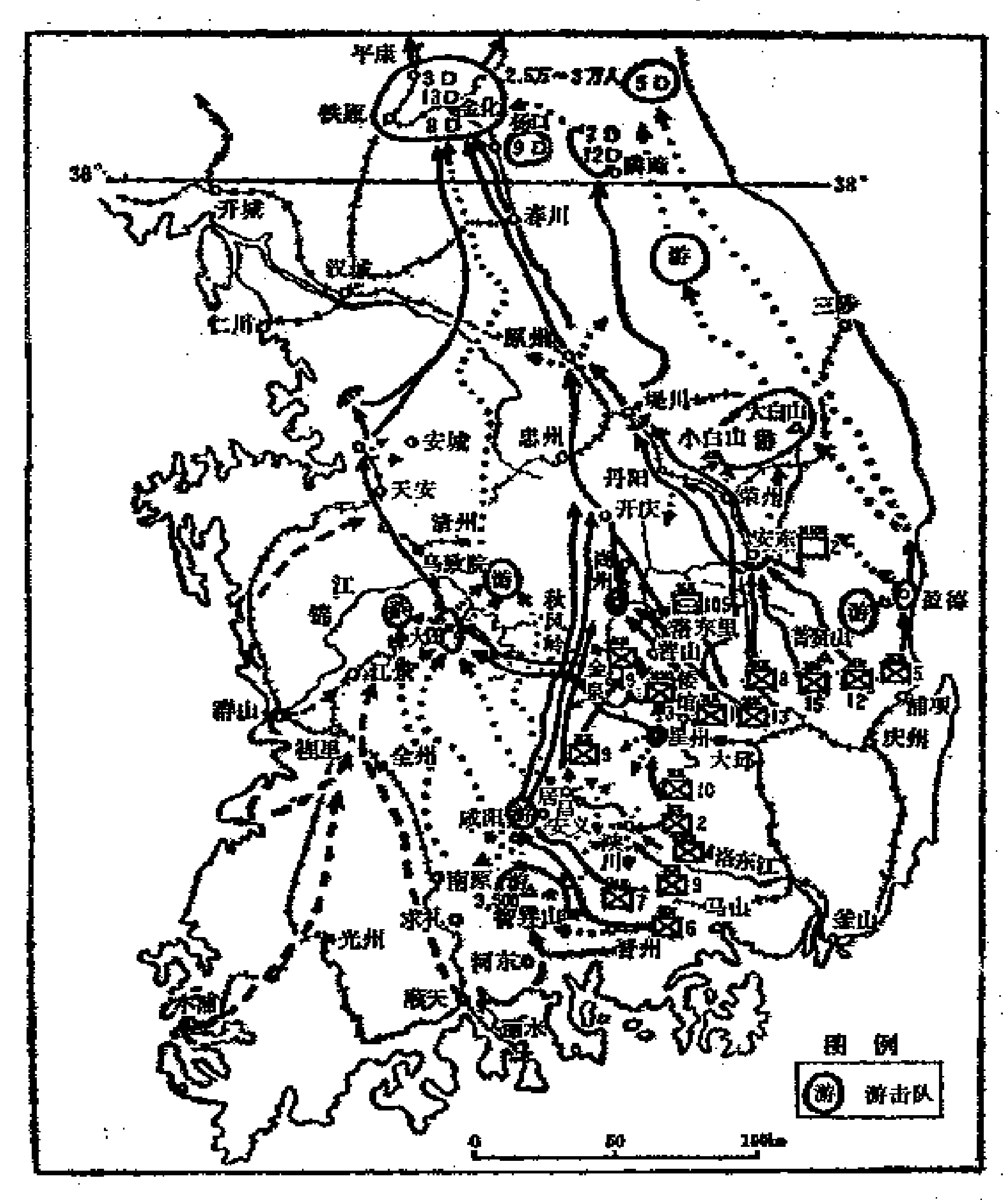


插图 4　北朝鲜军队的后退路线图（推侧）

山约1000人，咸阳北侧山中约500人而北进，但传说，师长却战死在金泉附近，到10月中旬只有很少一部分到达麟蹄——杨口地区。

第2、第4师　这两个师在陕川——居昌地区溃败，第2师师长崔贤好容易带病走到三八线时，只剩下不足200人了。由苏联回国的第2师师长崔贤，现任国防部长。然而由中国回国的第4师师长李权武将军，后来却承担了败战的责任。

第9、第10师　这两个师均奉命以主力集结到金泉，以一部集结到大田，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在金泉和大田东郊掩护了主力的后退。在这些战斗中，部队几乎全部覆没，据说，没有一支部队较完整地回到北朝鲜。

第105装甲师　主力转移到水原地区，担任永登浦、水原地区的防御。在此受到美第10军的攻击而溃败，残部在倭馆、金泉、大田地区被击败。而且最后的乌山——天安地区被捕捉住，丧失了全部坦克。据说，回到北朝鲜的没有一辆坦克，兵员也只不过回去一小部分。

第1军司令部　如前所述，该司令部一面指挥各师的后退一面沿京釜公路北上，于9月27日抵达乌致院附近。可是该地已被捷足先登的美第5骑兵团切断了退路。军长金雄认为部队已不能集体行动，便解散了军司令部，自己带着数名参谋进入太白山中，好容易才回到了北朝鲜。然而，在北朝鲜等待他们的却是蔑视这位败军之将的冷眼。他被扣上通敌、抗拒命令的污名，并一身承担败战的责任受到了处理。

第3师　该师在倭馆地区被打垮，只剩下约有1800余人，经尚州——忠州——原州——春川，后退到了铁三角地带（连接铁原——金化——平康的三角地带）。它是顺利后退的少数几个师之一。

第13师　该师在称为东洋的凡尔登的多富洞地区，连续进行了一个月以上的激烈战斗，遭到了名副其实的毁灭性打

击。这个师出现的著名的投降者比任何师都多。8月29日炮兵团长、9月21日参谋长、24日自行火炮营营长、27日军医部长、以及10月1日潜伏起来等待投降时机的第21（？）团团长等都在多富洞地区投降了，10月3日左右，第19团团长和167名部下一起向丹阳警察署要求投降。据认为，逃到铁三角地带的，只不过极少数人。

第8师　该师还有残兵约1100人回到平康，尔后奉命后退到朝鲜东北部。

第15师　该师似乎在败退中溃散，在春川越过了三八线，奉命后退到了江界。

第12师　该师还有残兵2000人，经原州——春川北上，集结到麟蹄。途中，他们把其他师的散兵游勇收集起来，在越过三八线的时候，据说已有3000——3500人。

第5师　该师在盈德附近逃进山中，尔后在太白山、五台山等地留下一些游击队员，部队继续北上，当好容易抵达元山地域时，受到南朝鲜军队的紧追。北朝鲜公开史料写道，该师的退路是：三陟——江陵——注文津——高城——通川——高原——永兴——长津湖地区。

第2军司令部　位于安东的司令部未受多大挫折便经原州回到金化，但是，等待金武亭军长的，却与金雄将军一样是败战的责任。

前线总司令部　据10日平壤广播，总参谋长于9月8日在安东附近被炸死，金策大将指挥的司令部回到铁三角地带，他们在这里把失败后逃散的士兵集中起来，在联合国军背后开展了游击战。

结果计算起来，北朝鲜军队在发动9月攻势时的9.8万名兵员中，回到三八线以北的只不过2.5万——3万人。

那么，其余的7.3万～6.8万名北朝鲜兵到哪里去了呢？9月27日的《朝日新闻》以"北朝鲜军队化为游击队？"为标题，报道："今后，北朝鲜军队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集体投降，一条是分散进入山地与农村。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北朝鲜军队可能采取后一条路，开始进行正式的游击战"。28日，美联社以《北朝鲜军队行踪之谜南部战线一夜之间消声匿迹》这种耸人听闻的标题，报道："南部战线北朝鲜军队如何摆脱了联合国军的追击，是战局中的一个谜，他们烟消云散了。他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即消声匿迹了，侦察机也没有发现后退中的纵队。同时也没有迹象表明向京（汉城）仁（仁川）地区转移。这里的问题是，装备齐全的北朝鲜军队到哪里去了呢？"（着重点是编者加的）日本也流传着"北朝鲜军队烟消云散，一兵一卒也未抓到"的说法；大家对北朝鲜军队感到神秘，这一点是记忆犹新的。

但是，如果研究一下各种资料，就可以从如下事实中解开这个谜。

1．战斗伤亡数　　约1万人。

2．俘虏数　　　　12777人（其中，9月16～30日收容的有9294人）。

3．化为游击队的人数　　约1万——2万人。

4．在南朝鲜强征的士兵离队回家的有，4万——4.3万人。

第3项和第4项很难区别，这是从1950～1951年秋的游击队估算数中推测出来的。另外，从9月末发现的北朝鲜军队隐藏的仍可使用的11辆坦克、4辆自行火炮、66门野战炮、50门迫击炮、22门反坦克炮及483吨弹药来看，可以认为，北朝鲜军队的重装备已几乎都丢失了。同时，从中国回

国参加这场战争的将军们，在后来中朝关系恶化的时候，大部分都承担败战的责任而被清洗了。

北朝鲜公开史料摘录（着重点表示与美国公开史料的不同之处。括弧内是原编者注）

关于上述战况，北朝鲜公开史料"第三章美国武装侵略者的大规模总攻，朝鲜人民军的战略退却，全民抗战反对敌人"中作了如下记述。

"敌军把主攻方向放在永川——原州、大邱——大田方面，……并在大批坦克的支援下，连续不断地进行攻击。"

"西部战线的人民军部队（北朝鲜第1军），在咸安地区和洛东江左岸一面展开英勇的反击和果敢的袭击战相结合的积极防御战，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一面逐渐撤退到洛东江右岸的有利地点。于是，敌人在9月18日——19日付出莫大的损失渡过了洛东江。……。但是，在大邱地区实施进攻的敌军（南朝鲜第1师），9月19日，在我军各联合部队的接合部突破了我军防线（北朝鲜第1师和第8师之间的间隙），攻到八公山地区的我军部队（北朝鲜第1师）背后，从而使我军处于不利形势。"

"东部战线的人民军各联合部队（第2军）在庆州、浦项地区不分昼夜地进行了激烈的战斗。9月21日，敌人在这个地区突破我军防线攻到浦项东北方。……当时敌人从北方威胁着汉城，洛东江战线的部分地区又被敌人突破，因此整个战线的情况是紧张的。"

"美第9军和第1军、李伪军第2军和第1军部队在大批飞行队的掩护下，9月22日突破洛东江战线的我军防御，开始向咸安——昌宁——大田，大邱——大田，尚州——忠州——原州，永川——安东——原州，浦项——三陟——江

陵等方向扩大进攻的战果。……从9月24日到30日拂晓历时6天，我军各联合部队在咸昌（尚州北侧）、梨花岭（闻庆——忠州公路上的小白山脉分水岭）坚守了阵地。……安东、竹岭（安东——丹阳公路上的小白山脉的山口）地区的我军联合部队展开顽强的防御战，把敌人的进攻推迟了好几天，有效地掩护了后方部队的撤退。……西部战线的我军部队也……继续展开了顽强的防御战。”

“但是，当时窃居在西部战线地区我军部队负责地位的以金雄（北朝鲜第1军军长、中将）为首的反革命反党宗派分子们，对最高司令部的作战方针蓄意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态度。这些恶徒们没有认真执行最高司令部鉴于敌人要在仁川登陆的企图越来越露骨，为了加强仁川——汉城地区的防御而作的关于把洛东江地区的部分兵力转移到仁川——汉城地区的命令，又没有执行鉴于其后在战线造成的紧张情况而下达的关于把西部战线的部队（第1军）迅速转移到锦江以北的有利地区的命令。”

“这些反革命反党宗派分子这样阻挠了最高司令部作战方针的实现，从而帮助了敌人，给我军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基本战线（洛东江战线）的敌人虽然由于我军部队的顽强抵抗和后方翼侧的打击受到了莫大的损失，但继续扩大进攻的战果，到9月30日，在乌致院地区同南下的仁川登陆部队的一部分会合攻到了原州、江陵地区。”

“这样，我军一部分主力部队还没有从南半部地区（三八线以南地区，即南朝鲜的意思）撤完，有一部分主力部队还在梨花岭和竹岭地区继续进行防御战的时候，敌人就强占了南半部的大部分地区，因此，前线就处于严重状态。……

我军战线被切成两断，主力部队的大部分陷于敌人的包围圈里。”

北朝鲜军队失败的原因　北朝鲜军队的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10月11日在平壤发表广播演说，就这次失败的原因谈了以下三点。

第一，美国动员陆、海、空军大兵力，发动了大规模攻势。于是，在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敌人占优势。

当然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最后地消灭敌人，我们党和政府采取了一切应有的措施，并且组织了不少的预备军。但是因为时间短促，我们未能具有能够阻止或击退敌人疯狂的大规模攻势的大批预备军，并且没有充分做好能够克服困难的准备工作。

然而，长期进行备战的美国，动员多于我们几倍的大兵力，更加扩大了朝鲜战争的规模。于是，我们人民军队不能阻挡优势的敌人的攻击。

第二，潜入到人民军内部的金雄等反革命反党宗派分子和部分指挥人员，没有及时贯彻党和最高司令部的正确的战略和作战方针。在向釜山进攻的时候，武亭（北朝鲜第2军军长，金武亭中将）和其他部分指挥人员不仅不遵循最高司令官的恳切指示，在指挥部队当中，没有发挥机动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作战方面，主要沿着公路进行攻击，没有好好地贯彻利用山路迂回敌后和翼侧的方针。结果消耗了许多时间和力量，却没有包围和消灭敌人，只是把进行防御的敌人往南推下去，给敌人制造了一定时间内重新收拾兵力的机会。

同时，当敌人进行仁川登陆的时候，金雄等反革命反党宗派分子，故意拖住关于移动兵力的命令（在锦江以北构成

新战线），阻挠了南部战线和仁川——汉城地区的防御战斗；李承烨（汉城特别市市长、前北朝鲜司法部长、出生在南朝鲜）间谍集团不仅没有执行党和最高司令部关于在仁川——汉城地区组织防御的措施，并且从各方面阻挠了它的执行，于是在仁川——汉城地区未能充分地组织防御，使敌人能够进行侧面攻击。

不仅如此，部分指挥人员在对付敌人大规模的攻势时，没有采取互相密切协同、机动灵活的作战行动，实施积极顽强的防御；部分部队出现无纪律无组织的现象，这些都使我军未能阻止敌人攻击。

第三，由于美李匪帮实行屠杀政策，朴宪永（当时北朝鲜的外交部长，出生在南朝鲜）、李承烨间谍宗派集团进行破坏活动，南朝鲜的党组织和游击斗争全面遭到破坏，它的活动未能配合人民军的攻击。

正如战争过程所证实，当时南朝鲜实际上没有能够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核心。但是美帝国主义的雇佣间谍朴宪永集团虚报南朝鲜有20万党员，以致对党的战略计划的执行制造了莫大的危害。

由于朴宪永、李承烨间谍集团进行了破坏活动，在南朝鲜没有发生群众性的抗美斗争。于是，敌人在后方不受任何抵抗，能把大批兵力顺利地集中到前线。

第四章　围绕突破三八线的争论

当陷入重大危机时，最危险的是迟迟作不出决定，以至为情况所迫不得不定下决心。

——杜鲁门

第一节　争论的展开

到9月下旬，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三八线南侧。因为联合国军会不会越过三八线，在所有意义上都成了世界各国关心的问题。

说起来，朝鲜战争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戏剧性的焦点。这是这场战争所具有的特殊性质的一个标志。如果把北朝鲜军队南进看作第一个焦点，把联合国军的介入看作第二个焦点，把以仁川登陆为契机的总反击看作第三个焦点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第四个焦点。

如何结束这场战争，是个世界性的问题，是关系到东西两大阵营在亚洲的威信及其战略的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也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一、争论的萌芽

日本的朝野各界也进行了种种猜测，报界于9月1日首次报道了这个问题。这天的《朝日新闻》以四栏标题，即：

艾长官声明

突破三八线由联合国最后决定

报道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声明："是否越过三八线，由联合国做出最后决定吧。但是，如果北朝鲜军队主动地撤退，或者北朝鲜对朝鲜的统一采取合作的态度，那么这个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从而表明了问题的所在。接着，该报于9月10日报道了联合国秘书长的谈话，他说："只有安全理事会才能决定是否越过三八线"。12日又刊载了与艾奇逊长官前次声明相同的声明。但是，由于9月上旬给人们留下了联合国军在釜山防御圈受到强大压力的印象，而且正值仁川登陆尚未超出想象区域的时候，所以，一般的人们都把这个发言看作是："美国人特有的乐观"、"美国逞强"，或"牵制苏联和中国介入的外交手段"。

然而，到9月下旬，当战况突然有了进展，并确定以恢复汉城为目标时，便迅速引起了人们的关心，舆论工具纷纷议论和猜测"今后美国将如何办？"实际上，日本的经济由于这场战争的特需生产开始复苏，而且媾和条约及尔后日本的安全问题也成了人们的话题。因此，这场战争至此能否结束，如果向北朝鲜进攻，将以何种形式结束战争，都是日本朝野普遍关心的问题。好象是回答这种关心似地，9月25日的《朝日新闻》在头版中央以五栏加花框的"注视三八线的朝鲜人"的标题，刊登了中华日报特派员、记者卢冠群的一篇报道，引起了人们的注目。这篇报道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气氛，现作一简要介绍。

"联合国军是否越过三八线呢？"

"这不仅是朝鲜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也是联合国本身面临的难题。"

"韩国的政界人士一般比较乐观，他们相

信，联合国不至于使韩国人失望。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联合国军不越过三八线，联合国就会失掉自己的权威和地位。政府和国会都强调'三八线已不复存在了'。而且，韩国国民的这种信念，已由最近驻韩国的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向联合国提出的报告加以证实，报告写道：'北朝鲜军队的南下是预有计划的侵略行动，三八线的存在是不自然的，是不顺应韩国国民的意愿的'。"

但是，釜山的一部分外交人士则认为，联合国军有在三八线停止前进的可能性。其根据是：

（1）美国将依然采取不扩大的基本方针，它考虑的首要原则是，不与苏联在朝鲜发生冲突。因此，美国将避免采取很可能招致苏联干涉的、突破三八线这样的挑衅性行动。其证据之一是，9月15日在釜山举行的南朝鲜国土统一促进国民大会上，美国大使没有露面。

（2）朝鲜的问题具有必须由联合国解决的性质。所以，纵然美国有意越过三八线，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是否同意美国的作法还是疑问。因为西欧各国认为，如果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苏联并不一定正面介入，而中国参战的可能性却极大，所以担心美国的力量被牵制并消耗在"不太重要的朝鲜，将会削弱比亚洲更重要的西欧"的防御力量。

（3）马歇尔上将就任国防部长，无疑意味着加强了国防部的发言权，但是他的国防部对三八线问题则一向持慎重的态度。"

从此以后，日本的各种宣传工具围绕着这个问题连日进行了报道。但是，这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战败只有5年，而且是在被占领下的日本来说，尽管成了联合国军的作战基地，尽管处于自然受到朝鲜半岛的最大影响的地理与历史的环境之下，却没有任何发言权。

二、各国的基本态度

人们认为，“是否应越过三八线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世界的和平和秩序，对于这个问题各国的基本态度如下。

南朝鲜　南朝鲜是战乱的当事国，其国内舆论始终是以北进统一朝鲜。可以想象，一向主张武力统一的李承晚总统领导下的南朝鲜，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实现自己宿愿的想法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南朝鲜首脑最担心的是联合国军在三八线停止下来。所以，南朝鲜主张全力北进。李承晚总统在9月19日的演说中说：“万一联合国军停下来，南朝鲜军队也要前进”；申性模国防部长在17日的训示中希望“有进攻到鸭绿江的决心；交外部长林炳稷在纽约讲了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的必要性；南朝鲜国会于9月30日通过了南朝鲜军队北进的决议。南朝鲜朝野各界都在为实现北进而努力。

美国　说起来美国介入这场战乱时的目的在于，“把北朝鲜军队从韩国赶出去”（原注：7月3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其根据是6月27日安全理事会作出的决议，即：“为了击退侵入韩国的武力进攻，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和安全，建议联合国各会员国向韩国提供必要的援助”。它的目的，固然不外乎是立即派兵，但是，当这个目的有了实现的可能之后，到了这个阶段它就不太适合了。换

句话说，美国是在没有确定结束战争的目标的情况下投入战争的，因而在这个阶段重新议论战争的目的和结束战争的具体政策，可以说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在美国，有人主张突破三八线，有人主张不越过三八线，双方展开了争论。前者称为鹰派，后者称为鸽派。

主派北进的鹰派的论点是：

（1）能不能使乘胜追击的联合国军在到达三八线后就停止前进，值得怀疑。兵在气势。特别是命令南朝鲜军队停止下来，从法律上和技术上都是困难的。

（2）如果停止在三八线上，北朝鲜军队随时都可以再次进行侵略。因为，北朝鲜军队的主力虽已溃不成军，但它还有重新组建新的部队的能力。要阻止这种预想的攻势再次发生，就要驻扎联合国军，而无限期地把联合国军留在南朝鲜是不行的。

（3）突破三八线，从继续追踪权的理论看，是合法的。

（4）联合国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要建立统一的朝鲜民族的国家，并没有承认三八线是永恒的疆界。南朝鲜已表明突破三八线，因而，三八线在法律上已不复存在。

（5）不越过三八线，资本主义阵营各国就会认为三八线是永久的合法的国境线。

（6）自战争爆发以来，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战争罪犯，要制裁他们就不能不越过三八线。

（7）联合国空、海军从一开始就对北朝鲜进行了轰炸和炮击。没有理由单单不让地面部队北进。

（8）6月27日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规定："为了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和安全……"，这句话可以解释为，给了麦克阿瑟将军以向北朝鲜进攻的合法的权限。（原注：把这

一地区解释成为朝鲜半岛）

与此相反，鸽派的主张则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基调是如果越过三八线，很可能招致苏联和中国军队介入，战争必然扩大和长期化，从而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华盛顿和东京的政治与军事首脑之间，是在击退北朝鲜军队的8月攻势之后，好容易才喘口气的8月中旬前后提出这个问题的。只要介入了战乱，就必须有个体面的结局，为此必须研究以何种形式结束这场战争的问题。他们研究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满足于实现当初的目的，停止在三八线上，求得政治解决；另一个方案是，继续北进，利用这个机会推翻北朝鲜政府，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国家。

杜鲁门政府慎重地、长时间地研究了这个问题，结果未出现多大争论，很自然地决定了北进。大概仍然认为"兵在气势"吧。因此，在杜鲁门总统的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一代》中，关于这个决定只是直截了当地写道："批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

美国决定北进的主要理由是："在三八线停下来，很可能再次发生北朝鲜南侵的危险，安全理事会决议中的这一地区的和平何时到来将遥遥无期。空、海军已经在北朝鲜地区作战，因而没有理由不许地面部队作战"。在制定仁川登陆计划时，有一案是在平壤外港镇南浦附近登陆，也不能不看作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之一。

但是，当美国决定北进时最重视的并不是法律根据和舆论的动向等，而是苏联和中国介入的可能性。当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还没有组建完毕，西德军队也尚未建立，而苏联却在东德驻扎着20个最精锐的师，所以，美国最先考

虑的西欧处于无防备的状态。同时，美国正致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复员工作，无意同苏联进行战争，当然也不会有这种准备。因此，当美国介入朝鲜时，当然是在确立了避免同苏联和中国直接冲突，以防发展成为全面战争的重大政略和战略方针之后，面临这场战争的。为了贯彻这一方针，美国是想通过把交战区域限定在朝鲜半岛，交战手段只限常规武器，交战目的限于击溃北朝鲜军队，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有限战争这个新词的由来。当时，在朝鲜东北部的清津及雄基等港口，不断有可能是补给船的苏联船只出入；并且查明在鸭绿江口的龙岩浦有中国的船只。美国象在越南战争中限制攻击海防港那样，也限制对这些港口进行攻击和封锁，而且在外交上也避免采取刺激苏联和中国的言行。

美国最担心苏联和中国介入的时机有两个，即8月上旬联合国军眼看就要从釜山防御圈被赶下朝鲜海峡的时候，接着是仁川登陆的时候。8月22日，在东京讨论有关仁川登陆问题的会议上，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提出了群山登陆的方案，其理由之一，就包含着希望不给中国以介入的动机；他认为仁川登陆这样的轰动世界的作战，有招致中国介入的很大危险；当时推测，苏联和中国可能采取的行动有如下几种。

（1）在仁川登陆的军事效果尚不明显的时候，试图抓住解决这场战争的某种线索以进行调停。

（2）他们亲自重新占领三八线以北地区。

（3）超然注视北朝鲜军队败北。

（4）促使中国出兵。

而且认为，最后的第4项最危险、可能性也最大。所以，9月1日杜鲁门总统向全国广播的4项主张和9月16日拉斯克助理国务卿（原注：约翰逊政府的国务卿）的广播都

旨在表明："美国并无他意，希望苏联和中国慎重行事"。

因此，在决定仁川登陆和北进时，美国关注并且作为关键问题对待的是中国军队的动向。美国动员起引为自豪的全世界的谍报网，侦察据传完成海南岛作战（1950年4月）后正在北上的林彪将军指挥下的第4野战军、集结在福建省宣称要解放台湾的陈毅将军指挥下的第3野战军，以及分散在中国大陆全境的350万中国军队的动向。

然而，美国既没有准确掌握苏联和中国军队的动向，也没有发现他们介入的征候。于是，杜鲁门总统遂于9月11日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如下方针："只要没有苏联和中国介入的危险，可以把地面作战扩大到北朝鲜"。这项指令于9月15日即仁川登陆日，传达给了在仁川海面指挥作战的麦克阿瑟将军。根据《韩国战争史研究》，此项训令有以下内容：

（1）你的军事目的是击溃北朝鲜军队。为达到这个目的，你可以指挥地面部队在三八线以北作战。

但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你的陆、海、空军都不准越过朝鲜同中国及苏联的边界。

（2）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刺激，非南朝鲜的部队一概不准在同苏联接壤的朝鲜东北部和中朝边境地带实施进攻。

（3）严禁对中国东北和接近苏联领土的地区使用海军和空军。

（4）粉碎北朝鲜军队有组织的抵抗之后，应主要让南朝鲜军队负责解除北朝鲜军队的残余武装和执行投降条件。

（5）北朝鲜区域内的行政，可根据形势而定。

（6）进攻北朝鲜的计划，可报请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

而且还附加了一条："如果没有苏联和中国介入的征候，或者如果没有威胁，麦克阿瑟将军可以制定把地面作战扩大到三八线以北占领北朝鲜的计划。但是，如果苏联和中国一旦介入，就不要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地面作战。无论哪种情况，突破三八线都要听候新的命令"。

随着仁川登陆的顺利进展，美国的情报机关越来越加强了对中国军队动向的关注，不过似乎并没有发现特别的变化。但是，9月18日的《朝日新闻》报道了美国关注苏联和中国的情况。该报以"拉斯克助理国务卿申明他国介入无望"为题登载了助理国务卿拉斯克同记者团的谈话。其中加上"苏联是出兵还是妥协，美国注视战局的转折"标题，报道了美国担心苏联的态度的消息。另外，又以"注视中国"为题，介绍了当天美国报纸对中国介入的可能性提出警告的论调。

中国　为世界所注目的中国的动向是个谜。大概是由于对外严密封锁的原因，其意向和决定自不待言，就连野战军的动向也鲜为人知。但是，中国并非始终保持沉默，他们依然继续炮击金门岛以维持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他们的发言，以微妙的细微差别向世界报道。战争爆发后，他们采取了这样的立场："这场战争是内战，联合国干涉是非法的"。其后的言行，按日期追记如下。

8月20日，周恩来总理打电报给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和安全理事会主席马立克，说"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是侵略者。……中国人民对朝鲜问题的解决，不能不表示最深切的关心"，从而表明了中国的态度。

8月24日，致电安全理事会，抗议美国飞机侵犯领空，指出："美国对中国领土进行了直接武力攻击"，同时要求

“从台湾海峡撤走美国第7舰队”。8月28日报道美机再次侵犯①。翌日即29日，谴责“美国蓄意扩大其武力侵略”，并向安全理事会提议：“判决美国的这一行为为有罪，并且劝告美国侵略军立即从朝鲜撤走。”

中国的这些动向，一般都认为他们是“想把联合国中的朝鲜战争问题，同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和台湾中立化问题搅在一起”。

8月27日，据美国陆军部发布的消息，中国军队的2个师移动到中朝边境，在安东征用船舶，北朝鲜的重工业设施正往中国东北地区迁移。28日，美军事当局发表谈话，说中国军队将不会南下北朝鲜。

9月11日，在香港的西方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出值得注目的情报，说有90万中国军队正从台湾的对岸往中朝边境调动，不过否定的空气也很强。

9月23日，联合国军迫近汉城，中国突然宣布：“为解救祖国的危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东北地区部队中有战斗经验的朝鲜士兵回国”，并在其声明的最后说：“中国人民明确声明将永远站在朝鲜人民一边战斗”。9月25日，新华社报道：“美机向安东飞机场投下了12枚炸弹”。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将军请印度驻北京大使K·M

---

① 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于27日派遣3架B—29和10架“野马”式飞机轰炸了安东飞机场（新义州对岸）和铁路。

对此，美军于10月2日承认8月27日有2架“野马”式飞机由于天气不良妨碍观察误射的事实，表示歉意，并且郑重地否定有侵略野心。

帕尼卡转告美国："中国不会对美国越过三八线置之不理"。这个警告是在联合国军主力到达三八线的第2天即9月30日公开发表的。

接着传说，10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坚信，"北朝鲜军队将取得最后胜利"，"中国决心解放台湾"；他断定美国"是丧心病狂的残暴的帝国主义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声明"中国不会对邻国遭受帝国主义的武力破坏而袖手旁观"。据说在当天的其他会议上，周总理又以强硬的语气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为了保卫和平而同侵略者战斗也在所不辞。中国人民不会对外国的侵略置之不理。万一帝国主义者侵入邻国的领土，中国人民决不会袖手旁观"。

而且，在联合国通过八国联合提案（后述）给予联合国军北进以法律根据的第二天即10月8日，中国又发表声明，谴责"联合国通过的八国决议案是违背世界人民的意志的"；接着又肯定地讲"美国进行的侵略战争，从一开始就是对中国安全的重大威胁"；在阐明了"南朝鲜军队北进是国内战争，因而无可奈何……"的战争观之后，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对北朝鲜遭受外国军队的侵略而袖手旁观。……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愿为保卫和平而战斗"。

上述一系列的声明和谈话，现在看来显然表明："如果联合国军侵入三八线以北，（中国）就要参战"。但是正如后述，美国和联合国却都没有领会到这一点。

西欧各国　西欧各国害怕战火蔓延到西欧，本来很不赞成突破三八线，但是，代表这些国家的英国则于9月26日判断："不越过三八线，就不可能在联合国管理下实施全朝鲜的

选举和实现朝鲜的统一”，从而得出了同意突破的结论。当然，美国是西欧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救世主，战后的复兴也必须借助美国的力量，所以他们是不能无视美国的意志的。

另外，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泛太平洋各国也赞同了美国的做法。

苏联　苏联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就为在台湾和中国问题上本国的意见未被采纳愤愤不平，而对联合国采取了抵制态度，所以在关键的6月2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时，以缺席的办法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是不久，又返回去利用联合国这个讲台同美国继续展开了论战。苏联的态度虽然不象各国想象的那样偏激，但无疑是令人不快的。据后来逃亡的苏联驻日大使馆秘书拉斯特罗鲍夫讲：“朝鲜战争是斯大林的最大失算”。苏联的这种态度或许是检查了自己失策的情绪的反映。

三、联合国的讨论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继续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争论。反对美国北进方案的非共产党国家只有印度。但是，印度已经承认中国，并交换了大使，所以最了解中国，把中国看作是最近的国家，正因为如此，他的发言纵然是并无他意的正面论述，也往往被认为是为中国辩护。实际上，印度的见解如前所述，是了解到了中国的真实意图之后的见解（突破必然招致中国介入，发生重大的政治问题），可是人们只从表面上看问题，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这就给这场战争带来了复杂性和不幸。

尼赫鲁总理在9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29日提交

联合国大会的八国决议案①是想默默地承认麦克阿瑟的突破权，他表明："不能越过三八线。就是对北朝鲜实行军事占领，也不会达到统一朝鲜的目的"。接着，他又在10月3日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提醒他们注意中国介入的问题，而且倡导采取政治解决办法，但却始终未能动摇美国的意志。

在安全理事会上，两大阵营几乎天天都在进行论战，而资本主义阵营的提案每次都因苏联使用否决权而被取消。于是，资本主义阵营就决定提到联合国大会上讨论，遂于9月29日向大会提出了上述八国提案。也就是准备在这个大会上进行最后一次讨论。

菲律宾代表罗慕洛对提案理由作了说明，他说6月27日安全理事会决议中的"这一地区……"的"这一"应解释为"全朝鲜"，"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的权限，不必等待这个决议案的通过，早已得到6月27日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批准。因此，本案并不是关于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提案。……"这就是说，已把北进作为既成事实对待了。从这一天起到10

---

① 八国联合决议案 是为突破三八线提供法律根据的历史性的决议案，由英国起草，联合提案国还有澳大利亚、巴西、古巴、荷兰、挪威、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全文共6项，其要点是：

1．联合国将采取一切适当的办法，确立全朝鲜安定的条件。

2．为在朝鲜建立统一的独立和民主的政府，将采取联合国管理下的普选等一切措施。

3．在达到上述两项目的所必要的限度以外，联合国军不得留驻在朝鲜的任何部分。（4—6项略）

月7日的9天时间内，联合国大会虽然进行了反复的辩论，但是，在联合国作出这项政治性决定之前，早已作出了最后的军事性决定。

第二节 决 定

一、作战取得进展

汉城陷落迫在眉睫，9月27日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会合完毕，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出了肯定9月15日指令的新训令：

“联合国军总司令官的任务是，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可能的话在朝鲜建立统一的民主国家。为达此目的，你可以指挥在朝鲜的三八线以北进行地面作战。”

但是，这个训令并不是最后的训令，还将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修正。执行此项训令，只限于在肯定没有中国的大部队或苏联军队进入北朝鲜，或者没有表明要进入的情况下。但是应看到，苏联和中国介入的可能性很大。要特别注意收集情报资料，如有这种征候，望立即报告。

另外，从政治角度看，任何部队都不得越过同中国和苏联的国境线；非南朝鲜部队，不准向中朝边境或朝鲜东北部地区进攻。

联合国军司令官要迅速制定进攻北朝鲜的计划，报请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联参电第92975号）

此项训令是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的决定性根据，而作出这项决定的杜鲁门总统，在其回忆录中却仅仅写道：“我已经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于9月27日传达给麦克阿瑟的新指

示”。

在此以前，接到9月15日指令的麦克阿瑟将军提出了北进计划，要点如下：

1．命令第8集团军以现在的编成北进，向平壤进攻。在攻占平壤时，令第10军在元山登陆，同第8集团军一起实施夹击。

2．第3步兵师为总司令部的预备队，控制在日本。

3．在安州——宁远——兴南相连之线以北的作战，只限于南朝鲜军队。

4．第8集团军发起攻势（突破三八线）的时间，定为10月15日～30日之间较为适当。

但是，9月27日麦克阿瑟再次接到新训令后，看到这项训令本文中新加上了关于苏联和中国介入的限制，并命令他再提出计划，他感到不仅原先提出的计划没有被批准，连北进的最后决定权也由华盛顿掌握着而不肯下放，就把新训令看成华盛顿犹豫不决和让步的表现。从麦克阿瑟的回忆录看，他对这项训令是不满的。他决不是主张以亚洲为重点的人，而是对本国的现行政策感到不满意，因为它在政略和战略上玩弄空虚的以欧洲为重点，不尽全力从事现在实际进行的这场战争。7月中旬，主张让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参加朝鲜战争，正面对抗总统的政策，也是这种表现之一。在麦克阿瑟看来：“这场战争是共产党方面征服亚洲的第一个步骤，实际的侵略者是莫斯科和北京。现在正是在同他们斗争。因此，为了从根本上实现亚洲的和平，就不应当对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加以限制。即使苏联和中国介入，也要把他们打败，从而统一朝鲜，把共产党方面征服亚洲的企图消灭在萌芽状

态。如果苏联和中国的军队进驻北朝鲜，联合国军还停止在三八线上，共产党方面就会反复进行侵略。华盛顿不懂得，在亚洲建立永久的和平，也就会进一步保障欧洲的和平。”所以他认为，北朝鲜政府存在的本身就是共产党方面侵略亚洲的桥头堡，不推翻它，亚洲的和平就不会到来。

但是，华盛顿的杜鲁门以下官员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认为：“共产党方面是在利用北朝鲜试探联合国特别是美国的态度。苏联和中国都没有表现出要把这场战争扩大成为全面战争的意图。当然，战争也可能由于某种偶然的事件而扩大。危险最大的是苏联和中国，必须坚决避免同他们直接交战。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对自己的军事行动加以限制，对方也会加以限制，这样，自然就会在现在的有限范围内结束战争。麦克阿瑟不理解、也不想理解这一点”（杜鲁门回忆录）。由此可见，在同苏联和中国直接交战以前，他们并没有越过三八线的决心。

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世界观、战争观的不同和立场的不同，是杜鲁门政府和麦克阿瑟将军发生争执的根源，联系到继中国介入后能否轰炸中国东北地区及1951年再次突破三八线等政治问题，终于发展成为“解除总司令官职务”这样的戏剧性的结局。

麦克阿瑟接到新训令后，立即提出了如后所述的北进计划，并在北进时废除了种种限制。同时，麦克阿瑟将军还请求授予他全权，由他这位现地最高指挥官负责决定北进的日期。其电文如下：

“请授权于我，当北朝鲜军队不按我将要发出的劝降书投降时，我可以根据我的判断自由地越过三八线”。（远东总电C65034号）

在两天后的9月29日即返回汉城日，接到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的回电：

"按我个人的见解，我认为，根据战术上和战略上的需要，可以自由地在三八线以北作战"。（参联电92985号）

接着华盛顿又发来补充电文称："已由总统批准"。（1951年第82次国会第1次宣读会上的听证会，即所谓麦克阿瑟听证会上的马歇尔证言）

这封电报虽已授权麦克阿瑟决定突破三八线的日期，但却并没有废除种种限制。因此，翌日即9月30日，再次报告了他的想法："在北朝鲜军队投降以前，我想在朝鲜全境作战。"但是，对此没有回电。他仍然必须在这样的制约条件下作战，即：如有苏联和中国军队介入的征候不准北进；非南朝鲜军队不得向国境地带追击。

于是，麦克阿瑟将军在对突破三八线的国际意义和政治意义重新作了考虑之后，认为需要特别慎重行事，遂向国防部长马歇尔发电报重申了自己的想法。电文如下：

"如果收不到你反对的指令，我想于10月2日午夜向联合国军部队下达如下一般命令，并将此向世界公布。'根据6月2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允许联合国军采取军事行动的范围已波及朝鲜全境。所谓三八线并不是制约我们军事行动的界线。为了彻底摧毁敌人，纵然是侦察行动也罢，扩张局部战果也罢，你的部队都可以自由地越过三八线。如果北朝鲜军队不接受我于10月1日提出的劝告投降的条件，联合国军根据自己的任务和作战的需要，只要敌人的武装团体还在朝鲜存在，就要加以搜索、攻击、并且歼灭'"（远东总电C65118号）。对此，华盛顿的复电称："没有必要再公布与说明。你要根据需要继续作战。……政府不希望以

三八线为争论的对象”。麦克阿瑟将军就这样再三弄清本国政府的意向之后，按预定计划于10月1日向北朝鲜军队发出了劝降书。其中写道：

“……根据联合国决议中关于‘防止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更大损失，释放联合国军俘虏和老百姓’的规定，劝告北朝鲜军队立即放下武器，停止战斗行动”。

北朝鲜军队没有反应。可是，当天“传来了暴风雨般的消息”（美公开史料）。那就是前面所说的周恩来总理的讲话。这个讲话，谁听了都会认为是表明中国要参战，是9月27日华盛顿训令中的“……进入北朝鲜的声明……”。但是，华盛顿和东京却都认为：“这不过是为使联合国军停止在三八线上的恐吓”。美国已不顾自己规定的制约条件了。大概这也是因势利导吧。另一个事实是，当时中国刚迎来建国一周年，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还没有解决，军队的装备很差，因而美国在过低地估计了它的军事力量的同时，还认为已失去了介入的时机。

如果这时联合国军了解到林彪将军指挥下的第4野战军18个师已全部抵达鸭绿江岸的事实，或者中国再表现得更具体一点，他们就会相信周总理讲的那番话，战争也就会发展成为另外一种样式①。但是，中国军队则极巧妙地隐蔽了自己的企图，使联合国军的情报网没有发现他们的动静。现在看来，国民党的情报系统虽然常常报告一些正确的动静。但是由于往往过于夸大和神秘，所以当时也不得不认为它缺乏可靠性。当时，联合国军是以什么为根据的尚不清楚，估计万

---

① 大多数人推测，即使只有南朝鲜军队北进，中国军队也会用称为志愿军的部队介入。

一中国军队介入，渡过鸭绿江的兵力也只有5万人左右，空军也很弱小，不成其为问题。

如后所述，南朝鲜军队于10月1日越过三八线，为统一朝鲜而踏上了北进之途。而且，翌日即2日，麦克阿瑟将军下达了突破三八线向平壤进攻的命令（一般命令第2号）。当时舆论界以这个问题为中心，连日进行了热火朝天的报道。例如《朝日新闻》就以下列标题大肆进行了报道：9月27日"突破三八线问题，麦将军权限之内"；9月30日"南朝鲜军队到达三八线"；10月1日"苏联重视突破三八线问题"；10月2日"沃克中将命令韩国军队突破三八线"；"麦将军的广播号召　要求北朝鲜立即投降"；3日"东京观察　如北朝鲜不从命　美澳军也突破？""中国'如伸手将给予重大打击'"等等。

二、历史性决断

联合国　联合国中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提案越来越多。苏联代表马立克，10月2日提出"撤走外国军队"的议案被否决，3日印度代表贝内加尔·劳根据中国参战的情报，一面热心地说明不可越过三八线一面提出了妥协案。但是，他的演说和随后发表的尼赫鲁总理的声明，却都被认为是"为中国辩解"。

从此以后，联合国大会的争论仍然未断，10月7日以47票赞成、5票反对（苏联集团）、8票弃权（印度、南斯拉夫、印度尼西亚、埃及、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也门、叙利亚）通过了八国决议案。联合国终于做出了突破三八线的决议。

决定　在此期间，南朝鲜军队继续顺利地北进，这时早

已迫近三八线以北135公里的要冲元山。

10月9日，麦克阿瑟将军收到华盛顿的指令，大意是："中国无论是公开或隐蔽地在朝鲜使用大量的部队，你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只要在你控制下的部队有可能获得胜利，你就继续行动。但是，如果要对中国境内的目标进行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他们对中国的真实意图并不了解，却指令联合国军在中国介入之后也不要立即后退，如果有成功的可能，就将其击溃。

麦克阿瑟将军当天再次劝告北朝鲜军队投降，同时向全军下达了发起攻势的预令。北朝鲜方面没有公开的反应，翌日即10日，听到了金日成首相拒绝这一劝告的平壤广播。

10月10日早晨，麦克阿瑟将军终于向第8集团军下达了北进的命令。

三、谴责与麦克阿瑟

谴责　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决定，无可否认是在联合国的决议之前作出的，对于这一点，人们进行了种种谴责。

"杜鲁门政府不能发挥政治领导权，结果迁就了麦克阿瑟的想法。……政治受了军事成果的迷惑……战争目的在战争遂行过程中发生动摇，是战争指导上最不好的军情之一，而美国却在朝鲜战争中这样做了"。（神谷不二著：《朝鲜战争》）

"突破三八线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在作出政治决定之前实施突破，事实上是以军事手段作出了政治性决定。……但是，问题并不在于这个决定是否适当。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联合国为它的司令官作出决定，还是允许司令官为联合国作出决定。……联合国再一次接受了既

成事实”（I·F·斯顿著：《秘史朝鲜战争》）。

“但是，朝鲜战争中的地面作战又比外交官先行了。……虽然为时已晚，联合国中的多数还是决定了这场战争的目的，支持了麦克阿瑟将军倡议的打倒北朝鲜政府的行动……”（联合新闻记者R·M·波蒂斯著：《在朝鲜的决心》）。

“一个见解是：‘军事上的突然事件超过了政治上的决心’，另一个见解是：‘中国介入的可能性极小’，就是根据这样的错误判断……”（J·W斯帕涅尔著：《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的争论》）。

“军事的前进远远超过了外交步调”（9月30日《纽约时报》）。

上述这些论点，我认为有的比较得当，也有的是在未充分研究史实的情况下不得不凭直感、或者为了指出原因而记述的。而且，多数著作都批评“麦克阿瑟制造既成事实牵制了政治”，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麦克阿瑟在他的头脑里，是何时萌发出北进构想的呢？现在还没有见到说明这个问题的资料。但是，托姆布尔·希金斯著的《朝鲜战争和麦克阿瑟的下台》及其他许多著作都写道：“7月13日，他曾经对柯林斯、范登堡两位参谋长说：‘我认为不应只是击退北朝鲜军队。我想把北朝鲜军队歼灭掉。根据情况，可能还需要占领北朝鲜’”。在提到关于仁川登陆的8月22日东京会谈时，他说：“……是制造给北朝鲜军队的决定性打击的唯一的好机会”，从而推断这些发言包含着北进的意图。而且，这种推断不知不觉地使人感到，有的地方甚至成了史实，成了定论。

但是，说到7月13日，正是先遣的美第24师被北朝鲜军

队猛压后退到锦江—小白山脉之线的时候，是麦克阿瑟作出决定，把预定用于仁川登陆的第1骑兵师紧急增援到浦项的时候，是竭尽全力进行所谓“同时间战斗”的时候，推论在这种时候有了现实的北进构想，我认为是需要勇气的。另外，把仁川登陆时的发言解释成为：“他的给予决定性打击的意图，意味着北进”，从那个会议的气氛看也不能不说是大胆的。

的确，麦克阿瑟是个对华盛顿的限制战略不满的积极论者，曾多次无视战术性限制的训令，这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①。

但是，断定麦克阿瑟是任意无视本国的大政方针而突破三八线的不驯服的烈马（《秘史朝鲜战争》等），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如前所述，他在下达突破三八线的命令时，曾不厌其烦地了解了本国的意图。即使他由于仁川登陆成功如何趾高气扬，也不会如此一意孤行，以至到了连战略性限制和战术性限制都不加区分的程度。

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新的战争”一章的开头写道：

“当称赞仁川登陆成功的电报和信件象雪片似地飞来的时候，我对美国最高首脑关于朝鲜的未来的想法开始感到不安，并把这种担心坦率地告诉了沃克（第8集团军司令官）。我说：‘战争和作战的唯一目的，在于通过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制造可以获得和平的有利的政治形势。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把军事上的胜利运用到政治上的胜利中去。……现在，正是可以把仁川的胜利立即转换成为政治上的和平，

① 6月29日轰炸北朝鲜的命令，10年24日向鸭绿江总攻击的命令，1951年春再次突破三八线时的劝降等等。

以有利的条件结束战争的绝好机会。但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要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败北的北朝鲜。我想这时正是需要显示外交能力和努力，使中国和苏联理解美国除了把敌人从南朝鲜赶出去，保障它恢复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的状态以外，别无其他任何使命。可是，美国的外交人士并没有利用这次仁川的胜利，做出结束战争的努力。……我总感到，结束这场战争、实现太平洋永久和平的大好时机到来了，但却在政治上失策，错过了这个良好机会。我担心，由于美国什么也不干，对方会不会认为美国犹豫不决和让步，将来再次发起新的军事行动。……战争反而会延长'。沃克同意我的意见。”

看了这段回忆录，虽然不明白麦克阿瑟究竟想以什么形式结束战争，但是，从美国的本意是“把敌人从韩国赶出去……使苏联和中国理解……”这一句来看，即使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回忆录“史料性价值很少”，但要得出“他强烈主张北进，以既成事实先行于政治”的结论，也是很勉强的。而且，本国发来的突破指令是9月27日，联合国通过的八国决议案是10月7日，美军实际越过三八线是10月9日～10日，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考虑，就会感到这种推论更难以理解了。

第五章　越过三八线

如果不把部队分割开来就不能防御这个地域的话，最好坚决放弃这个地域。

——冯·施利芬

第一节　北进的准备

为了结束战争，麦克阿瑟司令部以下现地部队按以下程序制定了在北朝鲜作战的计划。

一、进入北朝鲜作战计划

9月23日，第8集团军转入总追击时，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开始考虑与京仁地区的第10军会合后军队的指挥关系问题。因为他认为，在同一地区作战的部队，最好统一指挥，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9月15日的指令，如果北进的话，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军队的指挥系统。第8集团军预想而且希望的是把第10军编入第8集团军的指挥之下，一起进攻北朝鲜。

但是，东京一向没有这种安排。于是，沃克将军于9月26日打电报说："同仁川登陆部队的会合只是时间问题了。我想了解一下第10军的现状和总司令部将来的计划"。其实，这封电报的本意是想问一下："第10军何时归入自己的指挥之下"，因为不好这样明讲，就成了那样的电文。可是

东京的复电称："如前已通知你的那样，第10军预定由总司令部直辖，负责京仁地区的警备……"，使他感到意外。而且这封复电暗示，将来也是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分别作战。

在北朝鲜作战的基本构想　关于在北朝鲜作战的基本构想，据说麦克阿瑟将军当初（26日以前）曾考虑，攻占汉城之后把第10军编入第8集团军的指挥之下，在沃克将军的统一指挥下从陆上北进，希克参谋长以下的参谋也赞成这一构想。可是不知从何时起，又不明确了。似乎麦克阿瑟将军从指挥的难易和后勤保障的角度，开始对单从陆上进攻感到危惧。另一种说法是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在仁川登陆作战中兼任总参谋长）的建议。综合各种资料，麦克阿瑟将军改变了基本构想的理由可作如下推测。

北朝鲜的地形，被位于中央南北走向的人迹罕见的北部太白山脉分成东西两部分，东西方向的联络路，只有从平壤通往元山和由汉城至元山的两条公路。因此，越过三八线后，就要分为东西两支部队分别独立进行作战。两者既不能联合北进，也没有这种必要。既然如此，与其让现地统一指挥这两支部队，不如由东京指挥好。

其次在后勤方面，从釜山通往北方的补给线即使投入全部工兵，也需要数周时间才能修复；对进攻北朝鲜直接发挥作用的补给港，只有仁川港和金浦、水原两个机场。

但是空运受天候的影响，仁川港的卸货能力每天不过大约5000吨，只能满足驻朝部队约1万吨需要量的1半。如果不设法确保别的港口，在北朝鲜作战的后勤支援是困难的。幸好在东海岸有元山和兴南良港。使用这些港口，后勤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这就需要新的登陆作战。有情报说，元山兴南港敷设有水雷，而且北朝鲜军队做好了抗登陆准备，所

以可能要比仁川登陆困难得多。

因此，要击败北朝鲜军队，可考虑分两段作战，即首先占领西海岸地域，然后进攻东海岸地域。但是，只进攻西海岸，在后勤供应问题解决之前，进攻部队的右侧背会不断受到威胁，需要有不少兵力担任警戒和掩护。如果要抽出这么多兵力，还不如用它进攻东海岸。同时，在攻占平壤时，恐怕将会发生决战。平壤是北朝鲜的象征，也是大军事基地，北朝鲜军队试图下最后的赌注也不是不可能的。这样，与其只从南面进攻平壤，不如以一部兵力从元山向平壤北侧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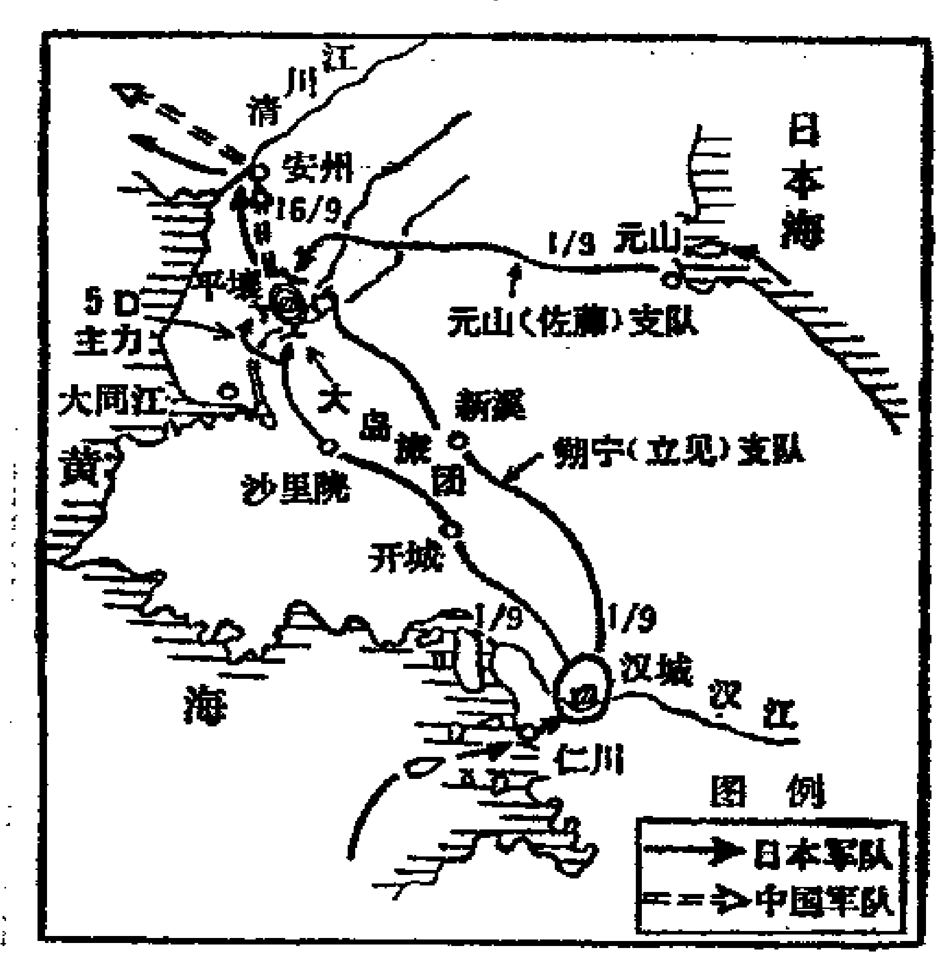


插图5　中日甲午战争中攻占平壤图

更容易攻占它，也便于捕捉北朝鲜军队主力。（中日甲午战争时的日军，也是按这个方案取得成功的。参见上图）

因此，在北朝鲜作战还是命令第8集团军向平壤北进，命令第10军在元山登陆，把平壤包围起来实施进攻为好。元山登陆可能困难，但是，海军已取得仁川登陆的成功，没有理由不能在元山登陆。

经过以上思考，麦克阿瑟将军的元山登陆方案——分割指挥方案便决定下来了。

对于麦克阿瑟将军的这个方案，据说总司令部的参谋们从可行性的角度看曾在内心里感到畏惧。后勤部长埃巴尔认为："把部队分割使用，固然可以分别进行后勤支援，但是总不如统一起来进行全般支援容易"；海军方面也有这样的见解："元山登陆作战是不必要的。第10军与其从海路进攻，不如从汉城直路进攻能更快地占领元山"。但是，并没有人积极地促使将军改变主意。看来，由于麦克阿瑟将军取得仁川登陆的重大胜利后，威信和声望都达到使参谋们望而却步的程度，所以就不便直讲了。还有人推测，仁川登陆使麦克阿瑟将军很自信，即使参谋们积极地反对，他也可能听不进去。当时，麦克阿瑟将军的威望已达到顶点，他的言行，人们都奉若神明。但是，也有人发表了透彻的见解，猜测麦克阿瑟将军没有象艾森豪威尔那样掌握过大军，是不是有一种诱惑力促使它想干一场看看。

9月26日，参谋长希克领受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旨意后，急忙指令作战部长雷特拟制包括元山登陆在内的北进计划。几个小时后就提出了计划。雷特部长领导下的联合战略计划与作战组从完成仁川登陆计划后，就预想到有这一步，制定了元山登陆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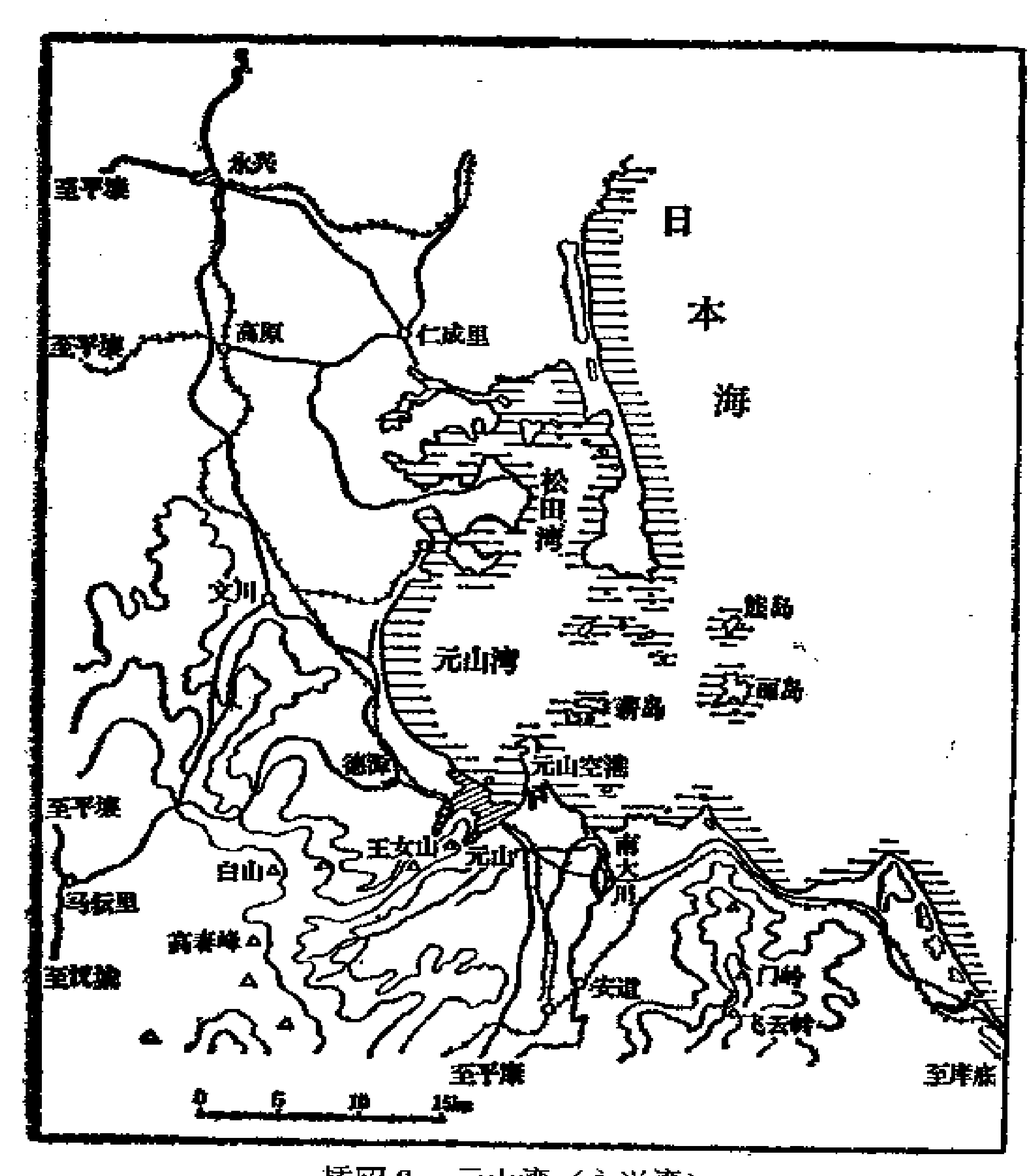


插图6　元山湾（永兴湾）

元山　元山位于朝鲜半岛蜂腰部元山湾（或永兴湾）的东南端，人口15万人。不仅是东海岸屈指可数的良港，而且有以此为起点连接东西海岸的京元（汉城—元山）、平元（平壤—元山）两条铁路线，如果北进，就是经咸兴、兴南地 区至朝鲜东北部的交通枢纽。

旧日本海军曾把它作为主要港口进行了开发。当时，是北朝鲜海军的最大基地，也是苏联提供补给品的港口。另外，元山还有北朝鲜唯一的炼油厂。是研究在北朝鲜作战方案的人首先看中的要冲。（参照插图6）

北进的基本构想　这个计划的要点是：

（1）第8集团军于Y日通过京仁地区，在三八线南侧完成进攻准备，X＋5～X＋9日期间突破三八线向平壤进攻。

（2）第10军迅速在仁川和釜山乘船，X＋12日前后在元山登陆。尔后，以海军陆战师向中朝边境北进，以第7师向平壤北侧西进。

（3）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相互策应攻占平壤。

麦克阿瑟将军于9月29日参加收复汉城的仪式之后返回东京，正式决定了这个计划，并下达了准备命令。

第8集团军的想法　第8集团军首脑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分割使用部队的方案是持批评态度的。理由有如下几条。

（1）第8集团军担任追击的主力，但它现在的态势①却不允许它紧急前进。无论怎样努力，两星期以后才可能从三八线发起进攻。这样一来，就会眼看着敌人向北朝鲜撤退，并给予重新编成的时间。

但是，第10军现在位于汉城附近，还可容易地从仁川得到补给。因此，起用第10军为追击的主力，可以更快更顺利地发起攻势。

（2）第10军在仁川乘船，估计需要大约两周的时间，而在此期间仁川港无法卸补给品，第8集

①第1军分散在水原—大田—金泉公路一线；第9军分散在群山—全州—南原—晋州公路沿线。

团军就必须从釜山接受补给。这一点意味着第8集团军的攻势要进一步推迟。

（3）沿东海岸北进中的北朝鲜第1军，将会在第10军登陆元山之前占领元山。没有必要重复进行危险的登陆作战。

（4）第10军从元山西进企图包围平壤，在时间上也来不及。因为北朝鲜军队的主力已溃不成军，第8集团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单独攻占平壤。

根据上述计算，第8集团军考虑了这样的北进计划方案。

指挥：

由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统一指挥在朝鲜的全部地面部队。

作战：

（1）在命令第10军迅速向平壤进攻的同时，命令第1军和第9军的一部兵力及南朝鲜第2军尽快北进。

（2）以集团军的主力攻占平壤。此时，可考虑使用第187空降团。

（3）尔后，在命令第10军和南朝鲜第2军向鸭绿江追击的同时，命令美第1军向元山东进，与这时可能到达元山或其北侧的南朝鲜第1军会合。根据情况，也可把第10军和第1军的任务调换一下。

（4）以第9军的主力和南朝鲜军队的一部负责后方地域的警戒。

后勤：

（1）在占领元山湾之前，靠从仁川湾运输和空运补给品。

（2）占领元山、兴南港之后，对东海岸作战部队的补给以这两个港为基地。

（3）在平壤以北西海岸地区作战的部队，可利用镇南浦港实施补给。

对第8集团军的这个方案，据说总司令部的主要参谋也都抱有好感。（美公开史料）

海军陆战师师长史密斯，也反对总司令部想把陆战师使用到朝鲜东北部山岳地带的计划。因为陆战队是专门进行登陆作战的部队，而不是山岳师。

然而，谁也没有把这些方案和估计呈报给麦克阿瑟将军。他在听证会上提供证言："没听说有过那样的意见。"

沃克的态度 9月29日，总司令官的北进计划刚下达给第8集团军，第8集团军的作战部长达布尼上校为了促使麦克阿瑟改变主意，立即就把第8集团军的上述想法和研究的方案起草成电文，请沃克将军裁决。

沃克将军一看电文，就毫不犹豫地说：

"我同意这个计划，但不要发报。自己的意见想谈的都谈了。而且希克和雷特也都表示同意。现在接到了麦克阿瑟作出裁决的指令。既然作了决断，就不应该再说什么了"。

但是，沃克仍认为，总司令部的主要参谋同意了自己的方案，这个方案早晚会传到麦克阿瑟的耳朵里，使他改变主意。可是，沃克的方案却始终没有传到麦克阿瑟的耳朵里。

二、联合国军9月末的态势和兵力

9月末，联合国军处于以下态势，准备下一阶段的作

战。

第10军　第1陆战师配置在汉城—汶山—议政府地区，第7师配置在汉城南侧至水原的地区，南朝鲜第17团和南朝鲜陆战队配置在汉城市内，在负责各自地区警戒的同时，完成乘船准备。

美第1军　南朝鲜第1师配置在汉城东南侧，第1骑兵师配置在水原—清州—槐山—尚州地区，第24师配置在大田—黄涧地区，英联邦第27旅（增加罗亚尔·奥大利昂团第3营，成为3个营）配置在金泉地区，在积极肃清残敌的同时，准备北进。

美第9军　第2师配置在群山—全州—南原—居昌地区，第25师配置在光州—顺天—晋州地区，在负责肃清残敌的同时，预定随着第1军北进，接替其警备地区。

南朝鲜第2军　全军正沿春川—原州的中央公路地域向三八线追击，即：第6师向涟川，第8师向春川急进中，第7师已从原州附近北上。

南朝鲜第1军　第3师沿东海岸公路，首都师沿太白山的险路昼夜兼程地北进。

南朝鲜军队的4个师都竞相争取第1个到达三八线，听说第3师取得了胜利。

联合国军的兵力　截至9月30日为止，联合国军的兵力如下表。（括弧内表示配属的南朝鲜兵数字）

作战部队总计	229772人（22404）
美第8集团军	103601人（22404）
第8集团军司令部	1120人
第1军	30489人
军司令部	4141人（267）

第1骑兵师	14472人	(2961)
第24师	11876人	(3606)
第9军	36704人	
军司令部	4224人	(1009)
第2师	17656人	(2756)
第25师	14824人	(3230)
美第10军	45489人	
军司令部	8344人	(600)
第1陆战师（含配属部队）	21525人	
第7师	15620人	(7975)
南朝鲜陆军	101573人	
南朝鲜军、师	82786人	
配属给美军部队	18787人	
英第27旅	1704人	
菲律宾营	1369人	
后勤部队总计	119559人	
美军总计	20608人	(444)
第8集团军	2820人	
第1军	1235人	(305)
第9军	187人	(110)
第10军	2039人	(29)
釜山后勤基地	9792人	
仁川后勤基地	4452人	
汉城仁川地区队	83人	
南朝鲜军队	91052人	（其中444人配属美军）
联合国军陆军总计	349331人	

美国远东空军	36677人
美国远东海军	59438人
其　他	330人

另外，从7月5日的乌山战斗到9月末，美军遭受的损失有：

战斗减员	24172人
其中战死	5145人
战伤死	422人
战伤	16039人
失踪	2164人（大部分成了战俘）

三、南朝鲜第1军越过三八线

9月29日，军事顾问团的联络机向行进在三陟（三八线以南70公里）附近的南朝鲜第3师司令部，投下了通信筒。这是全体官兵盼望已久的越过三八线的命令。命令写道：

"你师越过三八线，尽可能迅速地向元山突进。"

该师于9月30日到达三八线，以一部兵力潜入侦察敌情地形之后，10月1日击退轻微的抵抗，突破了1945年9月以来监视三八线的北朝鲜军队的边境阵地。南朝鲜军队预想在边境阵地会遇到顽强抵抗，结果意外容易地突破了，因而士气大振，遂以破竹之势连续向前推进。10月2日，南朝鲜第3师和首都师两个司令部便一起抵达襄阳（三八线以北8公里）。

南朝鲜第3师的当面之敌——北朝鲜第5师残存的2400人企图阻止和迟滞其北进。这个师的斗志很强，不象是遭受过毁灭性打击的师，他们到处利用临时构筑的阵地实施抵

抗，始终以火炮和迫击炮对追击队的先头进行集中射击，有时将其诱入口袋阵地予以反击。因此，追击队的先头车辆损失很大，有时也付出意外的牺牲。但南朝鲜第3师追击得很猛。他们击破小股敌人，突破间隙，迂回过坚固的阵地，不分昼夜地继续北进。在追击期间，与军的联络基本上断绝了，师虽然查明北朝鲜的大部队逃入西侧的太白山脉特别是金刚山块，仍毫不介意，一意北进。官兵们鞋子磨破了，长途拔涉的脚上渗透出血迹，仍在迈着疲惫不堪的双腿前进。该师从浦项附近至元山追击约500公里，平均速度每天约24公里。

跟随南朝鲜第3师前进的首都师，一面扫荡第3师迂回过去的北朝鲜军队和正在袭击其后方的北朝鲜军队，一面北进，并特别向金刚山块派出一部兵力负责歼灭那里的残兵。金刚山是奇峰、峻峰林立，清流冲打岩石，名刹散在红叶之中的北朝鲜第一名胜。

四、美第8集团军的北进准备

如前所述，麦克阿瑟将军10月2日下达了联合国军命令第2号①。赋予第8集团军的任务是，在以一部兵力维持南朝鲜治安的同时，以第1军基干向平壤进攻；给第10军明确的任务是，通过海上机动在元山登陆，尔后以主力向平壤进攻；而且南朝鲜以外的部队禁止进至定州—军隅里—宁远—咸兴之线以北。这条控制线称为麦克阿瑟线，位于北纬39度40分～50分之间，距离鸭绿江90—170公里。

第8集团军的北进准备　根据联合国军命令第2号，第8集团军司令官于10月3日下达了第8集团军命令。其要点

---

① 即命令执行前述在北朝鲜作战的计划。

如下：

美第1军（第1骑兵师、第24师、英联邦第27旅及南朝鲜第1师基干）

（1）以1个师以上的兵力迅速夺取临津江西岸之要线，以掩护军的进攻准备。

（2）尽快地把现在的警备任务转交给第9军，在汉城以北地区集结军的主力，准备攻占平壤。

（3）A日发起攻势，以第1骑兵师为主攻沿京义铁路干线地域向平壤进攻。

此时，在以第24师和南朝鲜第1师掩护军的翼侧的同时，以一部兵力作为预备队。

（4）A日另有命令规定。

美第9军（第2师及第25师基干）

在接替第1军的警备任务①，警卫汉城—釜山间的补给线的同时，协同南朝鲜警察队消灭残留在南朝鲜的敌人及游击队。

10月5日在南原把南朝鲜第11师（新建立的）配属你军。

南朝鲜军队

第2军集结在春川—议政府地区，第1军集结在注文津—如云浦（东海岸公路，三八线以北10公里）地区，准备以全力北进。

另外，于10月5日以前把第11师划归美第9军军长指挥，以援助该军在南朝鲜西南部的作战。

①美第8集团军命令第9军担任后方的警备任务有两个理由。一个是警备任务的需要，另一个是后面详述的后勤方面的原因。

美第1军的北进准备　10月4日第1军军长米尔伯恩少将命令第1骑兵师："在抵达礼成江——三八线一线掩护军主力集结的同时，准备进攻金川"；命令第24师在汉城北侧集结，南朝鲜第1师在高浪浦里附近集结。

第1骑兵师于10月5日早晨开始北进，当天晚上第5骑兵团在汶山里渡过临津江，并在江北岸建立了桥头阵地。北朝鲜军队几乎没有进行抵抗。6日，侦察连和第8骑兵团向开城北进，第7骑兵团向礼成江畔西进，到8日黄昏已分别控制了规定之线。在此期间，美第24师和南朝鲜第1师分别集结在指定的地域，英第27旅于10月5日从大邱空运到金浦，在临津江西岸集结完毕。

美第9军　司令部设在大田，以第25师在沿水原—大田—金泉公路的地域，以第2师在大田以西及西南地域，以南朝鲜第11师在全州、光州地域担负警备任务，几乎天天都要与相当数量的游击队交战。

南朝鲜军队　沿海岸公路北进的第1军在加紧向元山前进，10月5日夺取通川，8日迫近元山附近。沿中央部的山岳地带北上的第2军，10月5日至6日到达三八线，并且马不停蹄地越过了三八线。

这时，南朝鲜军队得到迅速发展，10月8日完成了第5师的整编，至此已恢复开战当时的8个师的编制。同时，完成了由第1、2、3、5、6反游击营组成的第1反游击集团的组建工作。16日建立了南朝鲜第3军司令部，负责指挥第11及第5师担任汉城—春川—麟蹄—襄阳之线以南的警备任务。

后勤　战后，麦克阿瑟将军曾说过："第8集团军在三

八线上停止不前，是由于后勤方面的原因”。北进作战的最大问题，在于后勤特别是补给品的运输。这一点，前面已简略说过。

对进攻北朝鲜的部队实施补给的方法，一是由釜山和仁川的补给港经汉城的汽车运输，一是由日本和金浦等的空运。第1军军长米尔伯恩少将估计：“北进时，除在开城集聚3000吨各种补给品以外，还要每天保障有3000吨的经常性补给”。仁川港的日卸货量是4—5千吨，如果充分使用这个港口可以保障第8集团军补给的供应。可是仁川港由于陆战师乘船从10月6日至16日不能卸货，因而第8集团军就无法指望从仁川得到补给。另外，空运量每天只不过一百几十吨，紧急补给是不可缺少的，但不能作为经常性补给手段使用。

这样，就必须靠具有每天1万吨卸货量的釜山进行补给。可是京釜铁路和公路由于战争初期联合国军的破坏，在釜山桥头阵地的攻防战中联合国空军的轰炸，以及北朝鲜军队后退过程中的破坏，已经断成了若干截。所以，要对第8集团军实施补给，就要首先修复这两条路。

同时，当第8集团军从三八线向前开进时，铁路的末端站需要延伸到汉城附近。否则，就不可能给北进的第8集团军每天补给3000吨物资。所以说修复京釜铁路和公路的速度，决定着第8集团军向前开进的时间。

修复　第8集团军把当时可能使用的全部兵力和器材，都投入了这项修复工程。慢慢腾腾干，就要失掉战机。

作业任务的分配是，由铁道工兵群（由2个铁道工兵营组成）负责铁路的补修和延伸，第8集团军的建设工兵群（由3个建设工兵营组成）修复公路上的大桥，第1军指挥

下的工兵修复其他的大部分公路桥，南朝鲜军队的工兵修复公路上的小桥，都分别得到当地劳工的协助。

最初的大工程，是架设在洛东江上的倭馆铁路桥。这座铁桥是在第1骑兵师进入阵地时（8月1日）和公路桥一起破坏的，桥高45米，跨径150米的一孔掉了下来。铁道工兵从9月24日开始这项修复工程，经过昼夜24小时不停的作业，于10月5日通过了第一列火车。尔后全力进行单线修复，10月10日已修通到永登浦。倭馆至永登浦是200公里，共作业17天。

汉江上已由第10军的工兵架设了舟桥，因而补给品可以运到临津江畔的汶山里。后面将要叙述，第8集团军正式发起攻势，是在铁路通到永登浦的10月10日。

另一项大工程是修复在河宽500米的临津江上架设的铁路桥。这座桥已被彻底破坏，连到桥基的约2000米长的路堤都荡然无存了。铁道工兵从10月中旬着手修复工作，结果在北朝鲜作战中没有起到作用。

因此，第8集团军在北朝鲜作战期间的补给品，是由铁路从釜山与仁川运输的汶山里，在此改用汽车运过临津江，再装火车运到开城的集团军前进补给处，然后从这里用汽车前送到第一线。10月上旬，第8集团军全部到达三八线的时候，铁路末端仍在200公里以南的倭馆，等它延伸到临津江畔后，第8集团军才突破三八线北进的。10月下旬，第1军和南朝鲜第2军推进到清川江以北，中国介入时，铁路末端依然在200公里以南的开城。据说，大军的兵站以距离铁路末端200公里为限。但是这个距离，要以有良好的道路网可供使用为前提。第8集团军接近鸭绿江时，其第一线部队离开城的补给点达300公里，而且道路都是有名的险路。

补给运输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是第8集团军在北朝鲜作战期间感到头痛的原因。特别是占补给品的大部分的油料运输常常误时，所以自推进到平壤以北之后，集团军的油料库存有时甚至下降到1日份，据说坦克部队行动总是要担心第二天的油料。简而言之，在平壤以北的作战中，联合国军总是处于翘着脚尖在头顶上只用手指尖作战的状态。只用美第1军和南朝鲜第2军作战，后勤保障情况都象上面所说的那样，要让第9军北上就会更加困难了。

在第8集团军从三八线向北开进的当时，必须每天从釜山发送的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列车数为6.5列。其细目如下：

1、美第9军专用1列车（9节编成，去大田）

2、20万人份的食品专用1列车（20节编成。去永登浦）

3、武器弹药专用2列车（同上）

4、医院1列车

5、油料专门1列车（30节组成，去永登浦）

6、南朝鲜军隔1天1列车（20节编成）

按重量换算，约为4000吨。

公路修复工程和铁路修复工程同样紧急，大工程是倭馆桥和汉江桥。倭馆桥有跨径185米①的一节桥整个掉到桥下，建设工兵在中间加了支柱，并架设了外棚桥，于9月末即修复了。汉江桥是用70架C—119运输机从日本空运架桥器材，也是于9月30日架设起了长665米、重50吨的舟桥。然后，10月7日又完成第二座舟桥，成了第8集团军的动脉。

① 原文不统一，前面写的150米。—译注

五、美第10军乘船

10月1日，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将军正式接受元山登陆作战的准备命令，第7机动舰队司令官斯特鲁布尔中将再次被任命为第7联合任务部队司令官，受领了下列任务。

1、继续进行清津以南朝鲜东海岸的海上封锁。

2、把第10军运送到元山。

3、如果第10军有要求，于D日以前进行海上作战。

4、D日在元山强行登陆，建立桥头阵地。

5、对在元山登陆的第10军，给予舰炮、航空支援及初期的后勤支援。

根据10月2日下达的联合国军命令第2号，第10军于3日下令指挥下的部队向乘船港移动，4日非正式提出了元山登陆后的作战方案。其中规定，陆战师占领并确保元山滩头阵地，第7师向平壤挺进。

可是，运输船队未预想到元山登陆，已分散执行各自的任务，所以当10月7日明确任务后，无论怎样想方设法筹措船只，元山登陆估计也要到10月20日以后实施。斯特鲁布尔司令通过远东海军司令长官乔伊将军，向麦克阿瑟将军报告了此情。其报告的电文暗示了这样的意见：“这样一来，元山登陆可能要错过战机，是不是停止进行？”

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因仁川登陆的成功已几乎被奉若神明，没有人肯直截了当地向他申述意见。他们认为，头脑灵敏的麦克阿瑟将军会充分理解兜圈子讲的这种意见的本意，但实际上他越来越顽固，以至有人推测：“他是不是感到撤回自己的主张会有损于自己的权威呢？”他的复电是：“努力争取更早一点登陆吧”。然后，麦克阿瑟将军于10月10日

下令执行联合国军命令第2号。此时，决定了部队的分割使用，揭开了极端困难的在北朝鲜作战的序幕。

第1陆战师乘船 第1陆战师师长史密斯少将于9月30日收到了元山登陆的内部通报。然后在10月1日要求他："在10月3日以前，提出以D日为10月15日的元山登陆计划。"自此以后，史密斯少将便开始日夜不休的工作。将军虽然认为："元山登陆将白白地使作战复杂化，而且很可能是失掉战机的不必要的作战"，很不满意，但是，正象仁川登陆时那样，命令归命令，不满归不满。将军干脆和多伊尔海军上将一起，埋头于登陆计划的制定了。

10月6日，陆战师禁止仁川港的一切卸货作业开始乘船。最难的作业，象预想的那样是车辆上船。仁川港潮差极大，因而只能在满潮时装载，装卸车辆用的栈桥只有一座，而且即使在满潮时，坦克登陆舰以外的大型登陆舰船也无法靠岸（9月15日仁川登陆时是大潮）。因此，要把车辆装上大型舰艇是很费事的：先把车辆装进坦克登陆舰，把它拖到在锚地待机的武装人员运输舰与武装货船旁边，在那里再用起重机吊装到这种大型舰艇里①。

另外，还出了个意外的差错。陆战师请求运输舰从横滨返航时在底舱带回1日份师初期补给用的食品、油料、弹药等，但这些船什么也没有装载来。仁川北郊的阿斯科姆市存放有这些军需品，但这是必须留给第8集团军当时用的。所以，就要特意从东京的立川空运到金浦装船；在仁川海面从等待装卸货物的补给船上再把弹药和油料改装到登陆舰上，

---

① 坦克登陆舰1780—2250吨，武装人员运输舰7180—8920吨，武装货船7360—12000吨。

这又增加了作业的困难。

好容易完成这些作业，陆战师乘船完毕，已是10月10日了（第8集团军发起攻势之日）。

第10军司令部，于11日再次迁移到"麦金莱山号"巡洋舰上。但是，如后所述，南朝鲜第I军这一天已完全占领了元山。另外，部队本身的一些货物散装上船也费时间不少，结果全军乘船完毕已是预想的16日。可是这时，第8集团军业已占领金川，正在迫近要冲沙里院（平壤以南53公里）。

第7师乘船　该师的乘船点被指定在釜山，首先成问题的是行军路线和输送方法。如果能使用京釜公路，路面好，也可在第25师的掩护下实施摩托化行军，既安全又快。但是这样，不仅要停止从釜山向第8集团军运输补给品，而且还将妨碍修复作业。因此，经与第8集团军协商之后，10月4日决定的路线和方法是：水原—忠州—梨花岭—闻庆—咸昌—尚州—大邱（这一期间，将得到回釜山装货的第52运输营的帮助）—永川—庆州—蔚山—釜山(这一期间由列车输送)。

这段行军路程共有350公里，行军量有人员13422人，装备品等1460吨。该师于5日拂晓开始行军，7日～12日在釜山集结。

但是，途中，行军纵队两次受到游击队的袭击。

第一次是10月6日午夜在闻庆附近的山中，第31团的先头受到奇袭，伤亡了9人。

第二次是9日午夜正在通过梨花岭的司令部纵队遭到伏击，有约30人伤亡，数辆汽车被破坏，而且梨花岭被遮断不能通行。下午，后续的第17团发起攻击，击溃带有反坦克炮和中型迫击炮的数百人的游击队，打通了道路，但是，神出鬼没的游击队不断出没在梨花岭附近，因此在11日第25师的

一部兵力来接班之前必须留下一部兵力。

该师的搭乘装载于14日开始，17日结束。这个搭载速度比军预想的日期提前了9天。该师内南朝鲜兵约占半数，其战斗力令人担心，但经过这一个月的战斗已迅速成长起来。

后勤 第10军大部分的补给品计划在釜山装船。为此，釜山后勤司令部要担负下列任务：在釜山交付相当于2.5万人份的全部补给品目15日份和在仁川乘船的部队用的第2、4两类补给品①10日份；并且在D＋8日以前把该军用的再补给品15日份输送到元山。

但是，釜山后勤司令部没有得到任何预告，所以如果加上第10军的要求，第8集团军用的补给品特别是防寒被服、口粮、油料等不可缺少的品目就没有了。釜山后勤司令部和第7师的有关后勤人员在驻日后勤司令部和太平洋后勤司令部的支援下，废寝忘食地工作，最后好容易凑合齐了。如果提前预告一下，这一点后勤支援是不算什么的，而突然提出要求就打乱了经常性的后勤工作流程。

这样，由于各师日夜不停地努力和海军不惜牺牲的帮助，发扬了传统，第10军遂于10月16日～17日再次上了船。他们以大约10天时间完成了极端复杂的出击准备。但是他们知道，这种拼命的努力，结果也只不过是白费气力。第7师乘船后在釜山港待机10天之多，第1陆战师在元山海面来回航行一个星期，最后开始在元山登陆，实际上是10月26日。无怪乎有人发牢骚说："为什么要忙成那个样子呢？"元山的水雷场粉碎了麦克阿瑟将军的作战方案。

第5航空队 第5航空队把战斗轰炸机主力推进到金

① 即粮秣，筑城器材，建筑器材，飞机及类似物资。—译注

浦、水原、延日机场，完成了在北朝鲜作战的准备。但在此期间，也有点微妙的麻烦。远东空军司令官斯特拉特迈耶中将10月4日把以金浦为基地的第1海军陆战航空队，暂时编入第5航空队的作战指挥之下了。这项指令，是由于第10军在元山登陆之前没有作战任务，因而把它指挥下的海军陆战航空队编入支援第8集团军的第5航空队指挥之下，担任作战任务。当时这样处理，我认为是适当的。但是这种指挥系统的变更，却引起了第10军特别是陆战师的不满。于是，第5航空队便下令要海军陆战航空队继续执行以前的任务，即支援第10军，从而缓和了海军陆战队的不满情绪。但不能否定，由于这样一个插曲，海军陆战航空队未能协助第8集团军包围金川和攻占平壤，使第8集团军付出了不必要的牺牲。

第二节　美第1军渡过礼成江北进

如前所述，第8集团军于10月5日下达了关于突破三八线的进攻命令，但对于进攻发起日期即A日则规定“另有命令”。这是为了出于对三八线的政治考虑，慎重行事。因此，10月7日，第1军在三八线—礼成江一线刚展开完毕，第8集团军参谋长艾伦就打电话给东京的希克总参谋长，询问突破三八线的决定日期。回答说：“A日，根据你军完成进攻准备的情况，什么时候都行”。但是，由于事关重大，恐日后无据可查又发了电报，结果收到的回电仍然与上述精神相同。这时，第8集团军司令长官沃克已得知联合国通过了八国决议案，便立即指令第1军军长米尔伯恩少将和南朝鲜军总参谋长丁一权中将：“A日定为你军完成进攻准备后

的翌日”。但是，这时南朝鲜军队已经深深进入北朝鲜，逼近了元山和平康。

一、占领元山（参照插图6）

铁三角地带　10月1日晨，越过三八线的南朝鲜第1军北进基本上是顺利的，沿中央部的山岳地带北进的南朝鲜第2军稍慢一些，10月6日～8日越过了三八线。第1军北进快，是因为从海上得到了侧方补给，第2军慢是因为必须从大邱和仁川补给点领取补给品。

大部分南朝鲜军队，都在7日规定A日前越过了三八线。南朝鲜军队必定是接受了李承晚总统的意图，认为：“不管怎么样也要北进，利用这个大好时机造成既成事实再说”。南朝鲜军队的这一行动，从联合作战的角度看，是有问题的。如果联合国否决了八国决议案，或美国查明了中国的介入意图，在三八线停下来，真不知会发展成什么政治问题，不知如何展开军事作战。

集结在春川的南朝鲜第6师，10月6日突破边境阵地北进，同北朝鲜第9师（实有兵力约2个营）激战了3天之后，于8日下午进入华川。接着于9日协同由抱川正面北上的第7师占领了金化，11日又和从东豆川正面经铁原北进的第8师，夹击并夺取了平康。也就是说，南朝鲜第2军乘北朝鲜军队尚未完成重新编成之机予以突然袭击，夺取了以平康、铁原、金化为顶点的三角形的盆地（后来称之为铁三角地带）。这个盆地是位于朝鲜半岛中央的战略要地。北朝鲜军队进行南进准备的地方是这里；联合国军在北朝鲜作战期间，不断威胁其动脉的游击活动的根据地也是这里；从1951年夏至1953年夏以阵地战争夺的目标还是这里。

10月12日，南朝鲜第2军集结在平康附近，准备向平壤东北方实施追击。

占领元山　为了在元山登陆，陆战师拼命地在仁川搭载，第7师不顾一切地向釜山行军，就在这个时候，作为目标的元山却被南朝鲜第1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10月5日，南朝鲜第3师击破通川（元山以南50公里）之敌，9日沿海岸公路前出到了元山东侧。首都师也沿金刚山西麓的杨口——灌阳——新高山——元山公路推进到安边附近，逼近元山的南侧。首都师在新高山附近(元山以南30公里)取得的战果是，缴获6辆坦克、6门野战炮、11门中型和重型追击炮、30挺机枪、500支步枪等。

9日傍晚，第1军军长金白一将军下达指令，规定10日6时军统一发起进攻，10时以前完成各担任地区肃清残敌的任务。因为在两师之间展开了作战竞赛。但是，元山是座依山傍海的半山城，从狭窄的海岸平地伸向海拔1500米的峭立的山腹，宽2公里，不规则的房屋鳞次栉比，加上北朝鲜第24机械化炮兵旅、第945陆战团、元山警备队等大量部队利用附近险峻的地形进行抵抗，所以，当突入市内时已接近中午。当晚又进行了一整夜的巷战，到11日傍晚才完全占领了这座城市。据说，15万人口的元山只剩下约9万（60%）市民了。

10日下午，第3师的一部占领了元山机场，但到处都埋设着地雷。而且当夜，突然有伴随10辆自行火炮的北朝鲜军队返回，把残存的飞机库和全部管理用的建筑物烧掉扬长而去。

11日下午，沃克将军和第5航空队司令官帕特里奇中将飞到元山机场，赞扬了英勇战斗的南朝鲜第1军，12日空运来

了131吨补给品表示慰劳。

尔后，南朝鲜第3师在元山周边掩护第10军的登陆地域；首都师继续北进，17日夺取了元山以北50公里的咸兴和兴南。咸兴剩下约8万市民，其中40%可能是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同情者。

北朝鲜公开史料　关于元山的攻防战，作了如下叙述。

"元山地区的防御战，是10月5日在通川北部地区开始的。……到10月8日，敌人沿着杨口—新高山公路进攻，终于到达元山南部地区。……敌人很快地侵占元山，尔后，一方面向北扩大战果，另一方面向平壤方面进攻，企图同西部战线的敌军（第8集团军）部队相配合，围歼三八线地区的我军防御部队，进行了疯狂的攻击。……元山地区的党组织动员党员和劳动人民，……支援人民军的防御战。他们不顾敌人的猛烈炮击，以忘我的精神修防御工事，搬运弹药及军需物资。10月11日进入了激烈的巷战。我军战士们凭借山峰和建筑物勇敢地进行了战斗。……在喇叭山战斗中的连长朴永及坚守长德山的我军部队的英勇奋战，是人民军官兵的榜样。……防守薪岛的我军炮兵连，击毁了两艘敌舰。元山地区的防御战持续到14日。……，我军在元山地区的防御战，对打破敌人向平壤方面扩大战果，企图包围三八线一带的我军加以歼灭的作战计划，起了重大作用。"

二、包围金川

情报估计　第8集团军北进时估计："北朝鲜军队的全部兵力，加上新编和整编的师在内共有6个师约6万人，其中3～4个师配置在开城正面。在边境阵地和平壤进行正式防御的可能性大"。根据很早以前南朝鲜军队的情报，北朝

鲜军队的边境阵地由三线构成：第一线是沿三八线的纵深500米的阵地带；第二线是在其以北3～5公里的重要地线构筑的一连串的阵地线；第三线是在其北部的重要地形上编成的据点式防御阵地。这些阵地线都横断半岛，各条防线均有完备的碉堡、堑壕、火炮掩体等，周围设有铁丝网。

据战后的调查，在开城正面展开的北朝鲜军队，有如下4个师：

开城北部正面……………………………北朝鲜第19师
开城东北部正面…………………………北朝鲜第27师
礼成江以西地域…………………………北朝鲜第43师
高浪浦里方面……………………………第17装甲师的一部

第19、第27师，是9月将8月新编的独立旅改编而成的。

第1军的北进方案　第1军军长米尔伯恩将军从作战这一本来的任务出发，认为："在北朝鲜作战，是向鸭绿江追击。为了补给和调整部署，有必要在汉城附近作短暂停留，而突破三八线不过是重新发起追击"。因此他认为，一旦发起追击，就应该一鼓作气地突进到麦克阿瑟线，不给敌人以新编、整编部队和构筑新阵地线的时间。但是，为此必须粉碎敌人在边境阵地和平壤的顽强抵抗，克服两条大河（大同江和清川江）障碍和300公里的险路。估计北朝鲜军队的主力将会部署在开城正面，只有把这部分敌人歼灭，才便于尔后的追击，这是肯定无疑的。同时，在作为追击轴线的汉城—平壤—新义州公路干线上，还要不断保持新的进攻锐势。为此，需要把美军师重叠使用在沿公路干线的地域，使之持续地交互前进，以南朝鲜第1师掩护右翼，以排除来自中央山岳地带的侧面攻击和干扰。

基于上述考虑，军长决定“首先以全力围歼开城北部地域之敌，尔后以平壤为目标实施追击”，遂下达了如下进攻命令。

（1）第1骑兵师（配属英第27旅）对开城正面的边境阵地实施多点突破，把当面之敌歼灭在金川附近。

（2）第24师（欠第5团战斗群，它担任第8集团军总预备队）以一部兵力掩护第1骑兵师的左翼，主力沿公路跃进，以准备随时超越第1骑兵师。

（3）南朝鲜第1师在高浪浦里正面突破边境阵地，经市边里向尾随洞突进。

骑兵师的进攻方案 第1骑兵师被指定为北进的先头部队。师长受领军长旨意后，在进一步详细研究地形的同时，积极进行敌情侦察，为如何在金川附近捕捉敌人而倾注心血。

经认真观察，发现开城北侧的天摩山系是北朝鲜军队配备的重点，其两翼似乎比较薄弱。而且北朝鲜军队的退路受到礼成江渡河点汗浦里隘路的制约，如果以突然袭击及早夺取这里，就可能捕捉到北朝鲜军队的主力。但是，能够以奇袭方式接近汗浦里的路线只有两条。一条是从开城北侧经华藏山西麓通往北偶再到金川北侧，这条路线是在敌人的正面，而且是绕远道的峡谷，因而奇袭性地夺取汗浦里也似乎不太可能。另一条路线是沿礼成江西岸地域北进。但是，这里必须在敌前渡过1000米宽的礼成江。

然而，只要克服了这个敌前渡河的不利条件，奇袭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幸好根据航空侦察，在礼成江西岸没有发现象样的阵地，通往白川的800米长的铁路和公路两用大铁桥，也完好无损。10月8日，师长便命令第7骑兵团肃清开

城西部地区的残敌和侦察礼成江渡河点。

第1营营长克莱诺斯中校刚到达江岸，就受到对岸的机枪和追击炮的射击，但似乎敌人并不多。他看到，这座关键的礼成桥，路面被炸得千疮百孔，徒步步兵通过不成问题，如果修补一下炸开的孔洞，车辆也可以通过。

团长得知这一情况后，判断是不应错过的好机会，在向师长报告的同时，申述了自己意见，他说："希望立即批准渡河。随着时间的推移，河岸的防备将会增强，桥也有被搞掉的危险"。

但是师长认为，这可能是北朝鲜军队设的圈套。在釜山环形阵地防御时，该团把防御正面上的龙浦桥半毁后留在那里，诱使北朝鲜第10师在此处选择渡河点，两次将其击溃了。他猜疑这次北朝鲜军队就是使用这一手的。师的后勤部长也面有难色地说："没有渡河器材，不能担负对礼成江西岸的后勤支援"。因为师的渡河器材在架设临津江桥时已用完了。

然而团长认为，要在汗浦里切断敌人退路，除了从礼成江西岸突进之外别无他法，如果失掉这个大好时机，必定会在去鸭绿江的350公里的路程中受到逐次抵抗，所以未屈服于这些反对的意见。他到底是在一个月前的多富洞战斗中，由野战炮兵营长提拔起来的团长，既聪明又能干。当他知道师长担心后勤工作而不能下决心时，便立即把团的后方主任派往仁川，直接向后勤司令官斯托沃特准将提出请求："希望穿过黄海，用舟艇溯礼成江而上提供补给"。后勤司令慷慨应允，商定："10日下午，用3艘坦克登陆艇把500吨补给品送到礼成江渡河点"。团长和团作战主任威贝尔上尉多次反复申述意见，终于被批准渡河。在此期间，在开城西北

和北面展开的第8、第5骑兵团，都分别向三八线北侧派出连规模的分队，侦察当面的敌情地形。

10月9日9时，师长命令发起进攻。各团的任务如下。

第8骑兵团　沿开城—金川公路正面进攻，把敌人牵制在正面。

第5骑兵团　突破开城东北侧的边境阵地之后，经华藏山西麓向北隅前进，在那里向左突进至金川北侧，包围敌人。

英第27旅　在第5骑兵团后面跟进，然后经天摩山系进至金川东侧，包围金川附近之敌。

第7骑兵团　渡过礼成江，经白川突进至汗浦里，切断敌人的退路。

师长虽然信赖哈里斯团长的积极性，知道切断北朝鲜军队的退路关系进攻的命运，但是由于没有渡河器材，而且也无法增加火力支援，所以未想到会进展如此顺利。因此据说，最初的时候，曾寄希望于第5骑兵团和第8骑兵团的协同进攻。

进攻发起　担任正面进攻的第8骑兵团，9日中午发起进攻，一边排除轻微的抵抗一边徐徐北上。公路上到处都敷设着地雷。先头的坦克队，在工兵排除地雷之前无法前进，所以，进攻速度与工兵排雷的速度相同。该团在12日早晨接触位于三八线以北6公里豆石山的敌人基本阵地之前，其进攻速度每天不过约2公里。

豆石山的阵地很坚固，是北朝鲜军队历经4年的岁月构筑起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16架“野马”式飞机集中轰炸及155毫米榴弹炮集中射击，它都岿然不动。豆石山象刺猬一样得到包括坦克、自行火炮、高射炮在内的所有火炮的防护，有如金刚屹立在第8骑兵团的正面。

右翼的第5骑兵团在为险峻的山路伤脑筋。该团在9日晨从长端附近发起进攻，排除轻微的抵抗，19时30分过后到达了三八线。前面岩石裸露的华藏山被漆黑的夜幕笼罩着，敌情完全不明。团长担心引起夜间战斗，当夜宿营休息，10日晨越过了三八线。可是，这条路是从岩石堆一般的天魔山（752米）和幸威山（557米）山间穿过的山路，道路两侧是接连不断的高耸的岩壁和千仞深谷。然而，北朝鲜军队的抵抗却意外地弱，只不过有少数的警戒兵一边进行零星的射击一边后退。

但是11日，担任前卫的第1营却在华藏山北麓的179、175及174高地相连的棱线，遭到北朝鲜军队的阻击。估计他们从金川附近紧急派来的。翌日即12日，团展开全部兵力夺取了此地。

渡过礼成江 第7骑兵团从9日中午开始，对正面800米的敌人阵地进行了3小时的进攻火力准备。然后于15时命令全部火炮以最大发射速度射击，开始强行通过礼成桥。

C连的1个排成2路纵队在800米长的铁桥上猛跑。跑的人本想以10秒跑100米，但因带着武装，实际上跑不快。全团官兵看着这一冒险行动，担心敌人会不会马上开始射击，杀伤跑在桥上的全体人员，或者会不会马上爆破桥梁，使桥上的官兵一起遭殃。可是，该排只被北朝鲜军队的步枪打伤两三个人就通过桥去，立即肃清了附近的敌人。

接着，C连主力过桥，夺取了瞰制该桥的小山。就在营主力开始过桥的时候，北朝鲜军队的迫击炮开始进行集中射击。营通过该桥用了好几个小时，幸好铁桥的上部构造形成良好的掩体，因而伤亡比预想的少，总计78人。其中55%是最先过桥的C连所受的损失，不过这不是过桥时受的损失，

而是在营主力过桥炮兵停止射击这一期间，受到的西岸小山上火力的杀伤。

第1营扩大桥头阵地掩护全团渡河，第8工兵营冒着敌人追击炮火力着手修复桥面。如不能迅速保障车辆通过，第1营就只能携带轻武器了。

随着夜幕降临，北朝鲜军队开始对第1营的桥头阵地实施反冲击。追击炮和机枪依然往桥上射击。哈里斯团长命令第2营赶紧过河。10日2时许，第2营在西岸调整好部署刚要沿白川公路前进，立即遭到北朝鲜军队猛烈的反冲击。营长肩部中弹，营一度出现混乱状态，但营长激励部下，亲自命令身边的60毫米追击炮和57毫米无坐力炮射击击退敌人，并尾追后退的北朝鲜军队夺取了礼成桥东南高地。营长因流血太多离开了战斗部队。营于翌日拂晓再次发起进攻，下午夺取白川转向北方前进。

11日晨，第3营挺进，未遇到北朝鲜军队的抵抗。该营经过一整夜急行军，12日晨到达汗浦里，准备伏击占领过瞰制礼成江铁路桥和公路桥的山丘而北逃的北朝鲜军队。当时，北朝鲜军队正在豆石山阻止第8骑兵团北进，在北隅阻止第5骑兵团西进，所以第7骑兵团向汗浦里推进，可能完全出乎北朝鲜军队的意料之外。第3营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北朝鲜军队的后退部队上圈套，但北朝鲜军队却没有来。而且首先来攻击的是己方的飞机。无论怎么摆识别布板，怎么发信号，己方飞机也不停止攻击，把全部弹药用尽之后才得意地返航。好像飞行员根本不相信该营会到达如此之快。傍晚，第2营也追了上来，所以张开了网，尽管如此，北朝鲜军队仍然没来上钩。

12日天黑之后，北朝鲜军队开始进入伏击圈。起初是三

五成群地向北而来，快到半夜的时候，有11辆打开车灯向北逃跑的车辆纵队被伏击。L连破坏及缴获了全部车辆，杀伤了约100人。其中有一名身负重伤的年轻团长。他说："本团奉命后退到南川店的阵地（金川以北15公里）"，然后闭上了眼睛。他所带的地图上，标着在金川防御的北朝鲜第19及第27师于14日夜向南川店后退的计划。

南朝鲜第1师　该师车辆少，进攻准备慢，11日晨发起进攻，突破了高浪浦里正面的边境阵地。然后，驱赶着所在的北朝鲜第17装甲师的一部沿沙尾川河谷北上，12日傍晚到达北隅附近，便得知向东北推进的第5骑兵团正在从东西两个方面进攻北隅的北朝鲜军队。师长命令立即投入战斗，协同第5骑兵团占领了北隅。但在此发生了谁先北进的问题。师长认为："美军是擅自进入我师的作战区域的，从总的战况看也应由我师首先北进"。但是，第5骑兵团团长却说："从金川附近的战况看，还是让我们先走吧"。原来，骑兵师认为："第5骑兵团早两天发起进攻，因而可能比南朝鲜第1师先通过北隅的交叉点"，特意进入了该师的作战区域，可是，由于地形险要和遇到了意外的抵抗，所以比计划晚了一些。

这种先后顺序的调整，在急于成功的战场上是很难办的。第5骑兵团团长不想放弃自已的主张；南朝鲜第1师师长站在受帮助的立场上，从南朝鲜方面的大局着眼，要以某种交易取得妥协。所谓交易，就是把北进的优先权让给美军，而代之以求得第6坦克营C连（21辆巴顿M-46型坦克）的配属。

但是，师长对这位团长专横不讲理的态度非常气愤，他象发泄积愤似地日夜兼程勇往直前，终于取得了捷足先登平

壤的荣誉。就是说，沿山间险路徒步突进的南朝鲜军队，比沿公路乘车进攻的美军走得快。

美第27旅　该旅担任经天摩山系进至金川东侧的任务，该旅的这种用法，是根据航空侦察军官的报告决定的，他说："已查明在天摩山系有可以通车的道路"。

当时，联合国军使用的地图是日本在明治（1868～1912）和大正（1912～1925）时代绘制的，所以特别是道路网很不准确。于是，美军就依靠航空侦察查明道路，在此之前一次也没有错过，因而这一次也深信不疑。

可是航空侦察军官查明的这条道路比牛车道还差，是一条山间死路。因此，前卫营认为走错了路，顺着类似的道路无论怎样翻来覆去地走，都是碰到山麓而走不通。

这样，英国旅在天摩山中东闯西闯，搞得疲惫不堪，最后成了金川战斗中的散兵游勇。

1月12日傍晚，美第1军以如下态势完成了对金川的包围。即，第1骑兵师的第8骑兵团猛攻豆石山，牵制北朝鲜军队的2个师；第5骑兵团由北隅向西北方向的金川推进；第7骑兵团在汗浦里切断敌人的退路。而且，在骑兵师的左翼有南朝鲜第1师正加紧向市边里推进，形成对金川的双重包围；在西侧，第24师第21团已进至白川击溃北朝鲜第43师，以一部兵力掩护着第7骑兵团的后方。

军长根据战况的发展，判断第二天就能够歼灭金川附近之敌，为了使骑兵师保持进攻锐势，便给它增加了第9军配属给的第6坦克营B连、第13野战炮兵营（105毫米榴弹炮）（以上为第24师指挥下的部队）、第89坦克营（M－4谢尔曼坦克）及第90野战炮兵营（155毫米榴弹炮）（以上为第25师指挥下的部队）。

纲举目张　1月13日，金川附近的歼灭战达到了高潮。

第8骑兵团正面攻击豆石山的战斗非常激烈。该团在密切的航空火力支援下，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对豆石山发起了进攻，但是判断有一个师以上的北朝鲜部队的坦克、野战炮和迫击炮的弹幕射击和机枪的交叉火力进行阻击，并反复实施反冲击确保了自己的阵地。团付出重大的牺牲才好容易夺取的阵地的一角，也被敌人集中炮火和随之发起的反冲击屡次击退。美军对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北朝鲜军队如此顽强感到不可思议。而北朝鲜军队也有北朝鲜军队的理由。因为他们要撤退金川附近的部队，就必须确保这座豆石山和西南8公里的两谷里，而且奉命要坚守到14日夜。

个对个的战斗　这时发生的坦克战，在便于坦克机动的战场上可能难以发生，而在朝鲜这样的山国，这种战斗则是屡见不鲜的。

这一天，晨雾弥漫，北朝鲜军队的一辆T-34坦克袭击了在公路上警戒的德尔利中士的M-26潘兴式坦克。中士在50米处发射首发炮弹，在20米处发射第2发炮弹，都命中炮塔附近，但T-34坦克却毫不畏惧继续前进，并连续用主炮射击，突然用车体撞来。幸好是在潘兴式坦克正要倒车的时候，所以未受到大的冲击。但双方已紧靠到一起，无法使用主炮了。因此，潘兴式坦克想绕到T-34的后面，T-34不让它绕就往后倒车，这时倒出了两车的距离可以使用主炮了。于是，潘兴式坦克发射了第3发炮弹，弹丸飞进T-34的85毫米主炮炮管里爆炸了。炮管破裂，随即起火，T-34再次猛然用车体撞来。潘兴式坦克想退开，稍退了一下便发射

第4发炮弹。这样，个对个的战斗就决出了胜负。在战斗过程中，潘兴式坦克的炮塔附近也中了数弹，但它的钢板都把85毫米炮的炮弹反弹掉了。

这种短兵相接的战斗发生过多次，仅这一天被击毁的北朝鲜方面的T—34即达8辆之多，而潘兴式坦克则几乎未受损失。这个事例说明，坦克性能的优劣对战斗的胜负起决定性作用。

这时，有大约1000人乘坐的载重汽车和牛车纵队由金川北上，开始进入汗浦里的伏击圈。第7骑兵团与空军协同展开了歼灭战，杀伤约500人，抓获201人，其余的约300人逃往东北的山里去了。

另一方面，第5骑兵团在为峡谷中唯一的一条道路上敷设的地雷大伤脑筋，接着又在两谷里附近的山峡中遭到约300名北朝鲜军队的伏击。傍晚，到达金川东侧高地，居高临下看到金川有成群结队的北朝鲜军队。当夜，团发起夜间进攻，肃清了金川的敌人。

10月14日拂晓，团奉师长之命，以各一个营沿公路地域分别向南和向北进行了扫荡。北进的第2营刚接近汗浦里，发现有大约2400人的北朝鲜军队正在为打开自己的退路而进攻第7骑兵团。但奇怪的是，北朝鲜军队没有警戒自己的后方。营不失时机地从背后攻击了它。惊慌失措的北朝鲜军队立即四处逃散了。南进的第3营击溃豆石山北侧之敌，中午时分与第8骑兵团会合。豆石山的北朝鲜军队逃散到天摩山里去了。如果英国旅下车在天摩山系进攻的话，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战果。

这样，为时6天的金川进攻战，由于第7骑兵团意外迅速地切断了敌人退路，遂包围了北朝鲜军队的2个师，取得

巨大成功而告结束。逃往山里的北朝鲜军队，丢弃了自己的全部重装备。北朝鲜军队赖以保卫平壤的骨干战斗力，转瞬间就荡然无存了。但是，没有能够捕捉到北朝鲜兵。他们大部分都逃到东北部的山里去了。这既是由于网眼张得过大，也是由于北朝鲜兵不以山中为苦。

三、北朝鲜军队的作战

第19、第27师在金川遭到毁灭，对北朝鲜军事当局来说，完全是判断错误。据说，北朝鲜军事当局本来预测并且希望："南朝鲜军队可能越境北进，联合国军不会北进"。据说其根据是，从美国当初的出兵目的和欧美各国的动向、苏联与中国的态度看，认为他们不会冒全面战争和中国介入的危险而首先北进。即使这种预测是如意算盘，这个事例也说明预测对方的企图是多么困难。

北朝鲜军队未预测到联合国军北进的例证之一是，金日成首相12月21日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题为"目前形势和当前的任务"报告中的一节。他以党的领导机关对联合国军北进表现惊慌失措和混乱状态为例，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文中写道：

"在人民军进行战略后退时期，部分党组织政权机关和党的工作人员发生了无秩序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他们在后退时，没有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及时在组织上准备后退，也没有以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组织和教育人民和人民军。……对敌人的进攻惊慌失措，丧失了对党组织和下属机关的指挥能力……故意制造无秩序和混乱现象。例如：北江原道委员长林春秋……不有计划地组织后退，……不动员全体人民进行防御战，……自己被敌人的进攻吓得发抖……丢

掉党员和人民逃亡了。党中央……把他开除出党。……这种无秩序和卑鄙的犯罪现象，不限于林春秋，其他道的部分机关和政府机关的领导干部中也有，……听任无秩序现象发展下去，给国家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犯了罪"。

北朝鲜公开史料　以上战况，在北朝鲜公开史料第三章"美国武装侵略者的大规模总攻，朝鲜人民军的战略后退，全民抗战反对敌人"的第二节"……战略后退……"中，作了如下论述。（着重点表示与美公开史料的不同之处）

"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下，我们党一方面拖住敌人的进攻速度，使被困在朝鲜南部的人民军主力争取时间进行有计划的突围撤退；另一方面，把继续组织后备部队当作我们重要的任务，并且，组织有计划的战略撤退，以便对敌人予以新的决定性打击，使整个形势变得有利于我们"。

"党关于暂时后退的战略方针，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战术创造性运用于当时现实情况的正确的措施，是保持和重编我们的力量，以便对敌人予以更大的、新的打击的有积极意义的方针。"

"1950年10月11日，金日成元帅通过广播演说，向全体人民和人民军官兵阐明了党所提出的暂时战略后退方针的具体措施。"

"金日成元帅在广播演说中指出了打开祖国危机的途径，并强调指出我们的重要任务是，以鲜血捍卫每一寸土地，准备一切力量来对付敌人，予以新的决定性的打击，以便在我国疆土一举、永远消灭美李匪帮。号召人民军官兵捍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勇敢奋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强调后方人民展开紧张的劳动斗争，保证前线的供给。如果非要后退不可的时候，就必须搬走所有物资和一切铁道运输器

材，不给敌人留一辆机车、一辆车辆、一颗粮食”。

“金日成元帅指示敌占区人民说，在敌占区要广泛展开游击斗争，消灭敌人的指挥部，切断敌人的供应线，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通信器材，烧毁敌人的军需仓库和军需物资；号召全体人民进一步提高警惕性，反对，揭露和消灭敌特分子，同造谣、悲观、逃避和怯懦分子，展开无情的斗争。而且强调指出，朝鲜人民为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受到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支持，所以，必将获得最后胜利，鼓舞了士气。……”

“但是，保障人民军的战略后退，是件非常艰苦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

第一，在敌人对我军日益加强快速进攻，敌人掌握制空权，敌人疯狂企图消灭被困在三八线以南地域的人民军主力的条件下，突围并保存人员和战斗器材，并使主力部队退却。我军一方面使新编的部队抵住前线敌军强有力的攻击，另一方面，不靠机动器材，不沿公路，而要组织以强行军经过山岳地区的长途后退。

第二，在敌人进行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一边进行战斗一边把危险地区的人民和党政机关，迅速撤到安全地区，这是非常复杂而艰巨的工作。

特别是在交通运输工具缺乏，几乎全部交通网被敌人连续轰炸遭到破坏的条件下，就要迅速地转移人民，迅速转移生产设备和物资，还要使转移的工厂很快投入生产，保证前线的需要。

第三，进行暂时后退时期，在军队和党政机关的部分干部中，发生了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因为他们还年轻没有经受过长期考验，又没有现代战争的后退经验，所以，遇到

后退中的困难，就缺乏克服困难的组织能力，缺乏突破困难的坚定斗志。这种现象给我们斗争的损害是巨大的。"

"但是，我们党毫不动摇，克服一切困难，展开巨大的动员组织工作，保证了人民军队的战略后退。"

"我们党认为，首先加强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的党性，这是保证战略后退的基本环节；采取相应的措施，消除了发生在部分党员中的无组织无纪律性，……克服了党内制造分裂的倾向，保证了党的统一和团结。……党在干部和群众中，广泛开展政治工作，克服了他们的动摇思想和混乱状态，……建立了钢铁般的军事纪律，以革命精神教育人民，为了保证新编部队在前线的坚强防御和主力部队的突围，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同时进行了组织后备部队的工作。"

"最高司令部根据党的战略方针，采取了具体作战措施：加强前线防御，使主力部队进行有组织的突围。使转战汉城地区的部队和洛东江基本战线上的部队的翼端连结起来，在三八线进行防御战斗，这是具有很大意义的战斗。"

"1950年10月1日，为了保证三八线的防御战斗，最高司令部把战线分为西部和东部，使西海岸防御司令部（崔庸健大将）担任西部，使前线司令部（金策大将）担任东部，并把最高司令部的预备队调到三八线一带。"

"三八线一带防御部队的任务是：组织顽强的防御，抵制敌人的进攻，同时争取时间，来保证南部战线主力部队的撤回。"

"强占了南朝鲜大部分地区的敌人，企图在南部战线的我军主力部队进行突围，转入基本战线上进行抵抗以前，以'速战速决'的方法侵犯到鸭绿江和豆满江，迅速霸占整个朝鲜。……他们把主要攻击方向定为开城和平壤，1950年10月

7日侵占开城，继续向金川方面进犯。”

“另一方面，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敌军，10月3日侵占东豆川和春川，继续侵犯涟川、华川地区。沿着东海岸北犯的敌军，10月1日在襄阳地区越过三八线，10月5日侵占了通川地区。”

“西部战线我军部队守卫从高浪浦里至瓮津半岛地区，展开了顽强的战斗。美第1军所属部队从10月8日起，对我军防御阵地进行了攻击。……我军联合部队，抵抗占优势的敌人的攻击。直到11日展开了忘我的防御战斗。我军的反坦克炮兵和埋伏组大胆地截击和破坏敌人坦克，袭击组员们猛烈地袭击敌人的集结处、坦克和炮兵阵地，给攻击的敌人造成了混乱。当敌人侵占松岳山的时候，……我军部队以强有力的反冲击消灭敌人，10月11日收复了松岳山。延安地区的我军部队，11日向进犯白川地区的敌人进行反攻，挫折了敌人的攻击，拖住了敌人的攻击速度。”

“东部战线的人民军联合部队担任从高浪浦里地区至杨口地区的守卫任务，继续展开了激烈的防御战斗。……牵制李伪军第2军的猛烈攻击，坚守铁原地区直到10月9日。防守华川地区的我军部队，虽然它是还没有受过训练的新部队，但从10月5日至9日……挡住李伪军第2军的攻击，给予敌人造成很大的损失；随后转到金化地区坚守阵地两天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洛东江北部的我军联合部队，……一面展开敌后斗争，一面有组织地进行后退，这样完全突破了敌军的包围网。……。”

第六章　攻占平壤（参照插图7）

攻陷敌人的首都虽然是战胜敌人的象征，但那只限于战争结束。现代的战争在国际上、政治上和心理上都已多极化、复杂化了。

——基辛格

第一节　沙里院之夜

北朝鲜军队的边境阵地，由于金川被包围而遭突破，联合国军终于打开了通向北朝鲜首都平壤的道路。10月14日傍晚，美第1军在以下态势下，准备向沙里院（平壤南55公里）突进。

右翼的南朝鲜第1师，13日夺取交通要冲市边里，接着又沿山间险路向遂安（平壤东南50公里）推进。

第1骑兵师的第7骑兵团第2营向南川店追击，主力从汗浦里向金川集结，准备第2天早晨开始发起追击。第24师以第21团继续肃清白川附近的敌人，主力在开城南侧担任军的预备队。

一、合击沙里院

第1骑兵师师长把下一个进攻目标选在沙里院，计划10月15日发起进攻，实施分进合击，即：首先以第7骑兵团夺取瑞兴之后，超越英第27旅，沿公路干线向沙里院突进；令

第5骑兵团沿南川店—青石头里—载宁—沙里院公路向沙里院突进；以第7骑兵团经新塘里向黄州突进，切断敌人的退路。

把目标选在沙里院，是因为该市位于平壤平原的南部边缘灭恶山脉的东南麓，是控制同载宁江所形成之隘路的交通要冲，除了其北侧的高地带之外，别无防守平壤的地形。

可是15日晨，第1军军长受到了集团军司令官沃克的忠告，他说："你军往前推进得太慢。本情况只不过是从釜山防御圈发起的总追击的延长，所以在作战指导上应以追击的要领实施"。因为这时，沃克将军很希望能在第10军实施元山登陆之前占领平壤，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是妥善的。

但是，当面的北朝鲜军队的斗志及其抵抗程度，却不允许向平壤一举突进。

10月15日，第7骑兵团第2营7时开始在友军的猛烈炮击和轰炸之后，不失时机地进攻南川店，但由于敌人猛烈的抵抗，不一会就伤亡了40人，经过艰苦奋战，到中午才突入南川店。据俘虏讲："早晨的炮击和轰炸，使北朝鲜第19师司令部受到很大损失，参谋长也战死了。"看来，北朝鲜军队尽管在金川受到了打击，但其斗志则丝毫没有衰退。军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判断在沙里院将会再次发生激战，便决心展开全部兵力合击沙里院；在命令第24师从南面进攻沙里院的同时，把第5骑兵团的目标改为瑞兴。

下午开始下雨。没有比战场上的雨更叫人讨厌的了。雨越下越大，使以往的土路变得泥泞不堪。轮式车辆在路上到处抛锚，终于把公路堵塞了。第1骑兵师师长无论怎么着急也没有办法，骑兵师的进攻自然停止下来。第一线的官兵却因此而幸运地得到稍微打个盹的机会。师长在回忆当时情形

时说："情况很紧迫，但士兵已疲惫不堪"。

另外，使用于左翼第一线的第24师，计划以第21团向海州突进，以第19团由南川店向青石头里突进，歼灭企图在公路以西地区进行侧面攻击的北朝鲜第43师之后，向沙里院进攻，根据这一方案完成了出发准备。但因前面道路堵塞而无法前进。

然而，右翼南朝鲜第1师的进攻速度却快得惊人。该师在尾隅洞（南川店东北12公里）受到随伴有6辆坦克的北朝鲜军队约1个营的伏击，师长率领部队将其击溃，又马不停蹄奔向遂安。

师长把当时的战法称为"无休止的进攻"。实际上，该师除了每天为做一次饭而进行一次大休息外，连小休息时间都舍不得用，一直在向前推进。

二、沙里院之夜

10月16日，南朝鲜第1师夺取了遂安。到平壤还有1天的路程即50公里。第1骑兵师夺取瑞兴，第24师的各一部进至海州东北侧和青石头里，分别准备17日进攻沙里院。到这个时候，第8集团军和第1军似乎都认为："平壤的木质家屋多，易起火，也是地形上难守的一个小城市，所以，北朝鲜军队不会象汉城那样与平壤共存亡。适合于防守平壤的地形，只有沙里院东西一线，因而只要突破沙里院，攻占平壤就容易了"。

友军相击　于是，第1军军长宣布："最先进入沙里院的师，将给予突入平壤的荣誉"，以激励竞争心，提高士气，促使部队勇往直前。这一宣布，在各师之间，甚至师内各团之间都激起了竞争心，确实加快了前进速度，但是，也

影响了部队的协同，以至产生了感情纠葛，最终发展成了不幸事件。

10月17日3时，第7骑兵团的F连在瑞兴南侧担任警戒，发现在夜暗中接近过来的纵队，未弄清敌我就射击起来。因为团长命令F连："在天亮前，阵前有人行动可以射击"。激战开始了，到日出时才知道，这个纵队是从青石头里向瑞兴前进而来的友军第5骑兵团。但是在此之前已有7人负伤。

这次友军相击成了问题。有人怀疑，是不是第7骑兵团急于立功，明知是友军而开枪射击的。F连并没有罪。连长既不知道第5骑兵团往瑞兴来，又是如前所述奉命见人就射击的。而且，团长说："师没有发通报，说明第5骑兵团的目标已改为瑞兴"。但是，作战主任威贝尔上尉证明："我们曾对第5骑兵团派来我团的联络军官说明，在青石头里公路上担任警戒的F连奉命见人就开枪射击，劝他回去通知一下，他没有回去"。不知道什么理由，第7骑兵团团长暂时被免除了职务，由副团长沃尔纳夫任代理团长。在各部队竞相追击等活动中，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故。但是，据认为，发生这个事故的原因则是，第24师使用在左翼第一线，因而第5骑兵团的目标便由沙里院改为瑞兴，这是发生事故的开端，而团里的参谋又忘记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团长，也没有通报给F连。

沙里院的陷落　英第27旅于10月17日拂晓从瑞兴出发向沙里院，第7骑兵团经新塘里向黄州发起了进攻。英国旅收容了一群因饥饿疲劳而投降的北朝鲜兵，侧目望着用尽油料的苏制载重汽车继续北进，接近了预计为主阵地的沙里院东侧的高地地带。于是不出所料，立即受到眼前苹果园中的急

袭射击，迅速展开短兵相接的战斗。北朝鲜军队不一会动摇起来，丢弃了10挺机枪和4门反坦克炮败逃了。阿吉尔营尾追他们急忙前进，夺取了被炸成一片废墟的沙里院。超越该营的澳大利亚营北进不远，就发现在黄州南侧的高地线有相当坚固的阵地，所以准备18日晓拂发起进攻。

另一方面，沿减恶山迂回的第7骑兵团，16时许到达黄州东南侧，令第1营向沙里院南下，以主力夺取了黄州。第1营刚沿公路南下，不一会便受到来自前面小丘的射击。看到有相当多的北朝鲜兵，可能是一支大部队在朝南实施防御。这就是英军准备翌日拂晓进攻的那部分敌人。

这个美军营发起了进攻。此时，机智的南朝鲜翻译带着伤接近北朝鲜军队的阵地，大声喊道："我们是紧急来援救你们的苏联军队。停止射击"。不一会就停止了射击，有一群北朝鲜兵到营长身边来联络。他们被一个排包围起来，要解除他们武装的时候，有两三个人想要抵抗。排长眼明手快立即打倒其中的一个，其余的人全部举起了双手。四周的丘陵上有数百名北朝鲜兵站在堑壕里注视着情况的发展，当看到白天发生的事情后，大部分都走出堑壕投了降。接着，好象发生了连锁反应，投降者不断，共计竟达1700人之多。18时同英军取得了无线电联系。这时，英军已在相距数公里的丘陵对面完成了进攻准备。

左翼的第24师，以第21团肃清海州残敌，以第19团沿新院里—载宁—沙里院公路北上。因为沙里院已落入英军之手，所以，米尔伯恩军怕发生友军相击，便让第24师停止前进。

另一方面，南朝鲜第1师又进一步加快了速度，17日一鼓作气走了40公里，迫近距平壤还有20公里的距离上。

沙里院之夜　当夜，在英国旅主力确保的沙里院，不断出现追击时常发生的新奇事。天黑后不久，满载部队的北朝鲜军队的车辆纵队，在镇南侧一边扫荡英军的侦察队一边超越他们进入镇内，在镇的北端受到阻击后，又返回去与侦察队遭遇，这次受到了毁灭性打击而四处逃散了。

阿吉尔营长和纳尔逊中校乘吉普车从沙里院刚要南下，就碰上了沿公路两侧北进的徒步纵队。由于在夜暗中遭到了射击，中校全速穿过长径约4公里的纵队逃脱了。如后所述，这支北朝鲜部队后来被捕捉到了，他们是在载宁附近被第24师击破的北朝鲜第43师主力，似乎还不知道沙里院已经陷落了。

从这时起，沙里院陷入了混乱。英军把乱纷纷地走来的北朝鲜兵错当成编入第24师的南朝鲜兵，北朝鲜兵也大部分把英国兵误认为苏联兵。大概是由于英军的服装同美军的不同吧。有一群北朝鲜兵向阿吉尔的士兵喊"同志"，握手，有的拍着苏格兰士兵的肩膀请他吸烟，说了声"纪念"，拿出了帽徽的红星，但不久互相知道是敌人，扭打起来。有一位排长拐到镇的一个角落里，即闯入北朝鲜兵的人群之中。他想"糟了"，可是瞬息之间，有人说"是苏联人"伸出手来，北朝鲜兵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两三下向他道辛苦。

在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的时候，北朝鲜军队的大纵队进入了这座城镇。就是纳尔逊中校错过去的那支北朝鲜军队。在城镇北端待机的澳大利亚营的连长，从夜暗中的坦克上喊道："你们被包围了。放下枪"，略为迟疑了一下，一会，先头的一群人放下了枪。接着，后面的人群也学他们的样子陆续交了枪。这时，澳大利亚营共俘虏了1982人。

这一夜，英军在镇里共打死北朝鲜兵150余人，而英军只战死1人。这好象是追击者与被追击者不同的精神力量所

造成的结果。

〔参考〕

第1骑兵师从三八线至平壤推进200公里，在此过程中，其补给品交付所的推进情况，如插图7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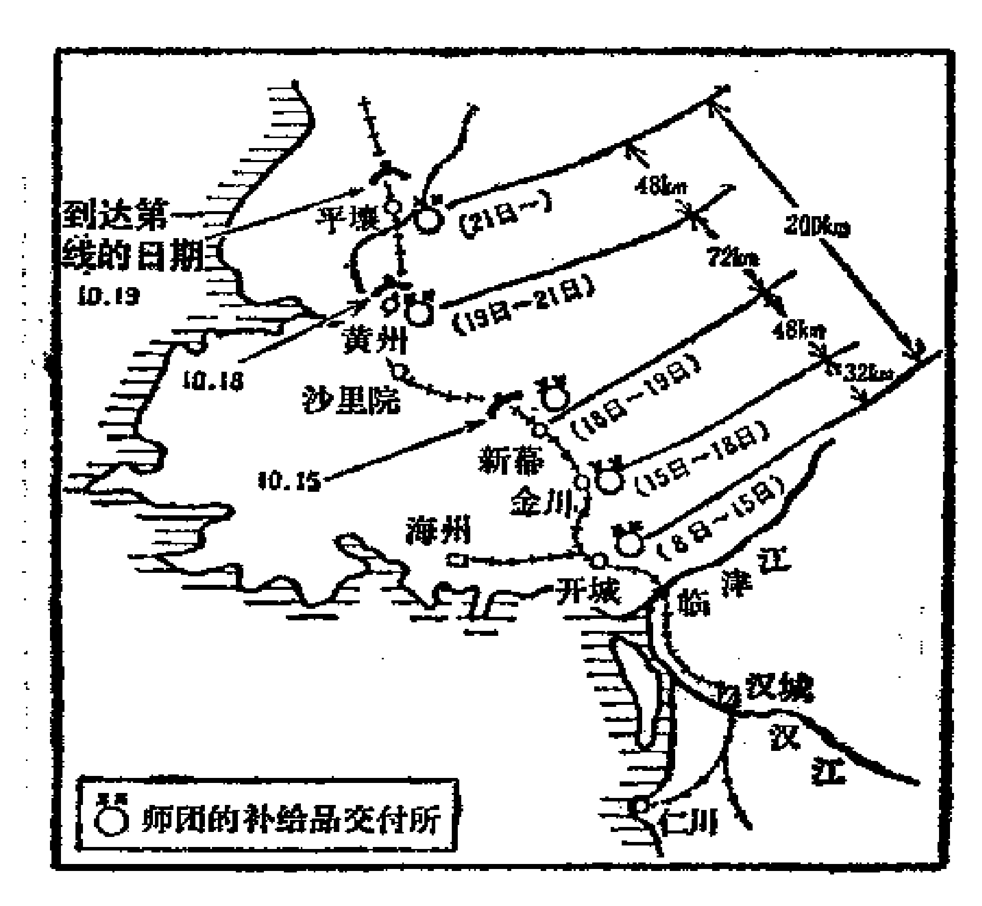


插图7　第1骑兵师交付1所的推进

三、威克岛会谈

在开始争夺沙里院的10月15日，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在夏威夷西面的威克岛举行了会谈。这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会面。麦克阿瑟将军在东洋任职达14年之久，不知为什么总是拒绝总统把他召回美国。总统说："他的政治见解事

事与本国的见解格格不入，就是因为他离开本国的时间太长。他不了解华盛顿的想法和气氛”。根据总统的提议，这才实现了指导这场战争的最高指挥官总统和现地最高指挥官的面谈。总统在谈到会谈的目的时说：“我想和麦克阿瑟将军见上一面，开城布公地交换意见，直接听取一下他对中国介入问题的判断”。（杜鲁门回忆录）

他们两人首先单独进行一个多小时的会谈，后来，陆军部长佩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多福德及国务院高级官员们也参加，继续进行了会谈。

会谈的内容，主要是在判断战争即将结束的情况下，关于战后经营的政治性问题。麦克阿瑟讲：“来春，可以将一个师转用到欧洲”。他在回答杜鲁门总统最关心的有关苏联和中国介入的问题时说：

“我认为中国介入的可能性极小。”“因为中国会判断，如果中国介入，美国作为报复措施，可能就要轰炸中国东北的基地及中国本土同东北地区的交通线，所以它不会冒这样的危险而介入。如果是在关键的7月～8月的釜山防御时及仁川登陆时介入，还可以取得效果，可是如今已经晚了，现在，虽有30万中国军队集结在中国东北地区，但在鸭绿江北岸展开的只有10～20万人，其中可以使用到朝鲜的，恐怕只不过有5～6万人。中国没有空军，万一中国军队南下保卫平壤，那也只能成为被彻底歼灭的目标。”

“如果苏联介入，可能首先使用空军，苏联空军的飞机和飞行员都比我们的差，因而不必担心。……所以我认为，可能是中国派陆军、苏联派空军联合介入。但是，他们没有进行过协同训练，不可能进行有效的作战。……”

这就是说，中国介入的可能性不大，即使介入也不过是

缺乏空军支援的5～6万人，容易击败他们。以上就是麦克阿瑟谈的他的军事判断。

对于这个判断，没有人提出异议。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默默点头表示赞同。但是，他的判断主要是他从在现地所见所闻的军事角度做出的，由于没有其他不同的意见，所以他就认为，华盛顿从政治角度的判断也同他的判断是一致的，更增加了他的自信。（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回忆录）

第二节　攻占平壤（参照插图8、9）

平壤的外围防线灭恶山脉，没有多大抵抗就被突破了。眼看就要攻占北朝鲜的首都平壤。

一、美第8集团军的攻占方案

集团军司令官沃克的方案是，以美第1军从平壤的东侧至西侧实施包围，以南朝鲜第2军从他北侧实施包围。这个方案与麦克阿瑟的方案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南朝鲜第2军沿陆路北上，取代了预定从元山登陆后西进的美第7师①。中日甲午战争时代的日本军队、麦克阿瑟将军和沃克三者的方案之所以不谋而合，大概是由于平壤的地形造成的，不过这却是无与伦比的事例。

二、包围平壤

在沙里院陷落的10月17日傍晚，美第1军的态势是：第

① 第10军于10月16日从仁川起航，19日到达元山海面，如后所述，由于排除水雷耽误了时间，所以10月26日才登陆，未赶上攻占平壤。

1 骑兵师（配属英第27旅）位于黄州—沙里院—瑞兴地域；第24师主力位于载宁；第1军预备队第5团位于金川附近；南朝鲜第1师追近平壤东侧15公里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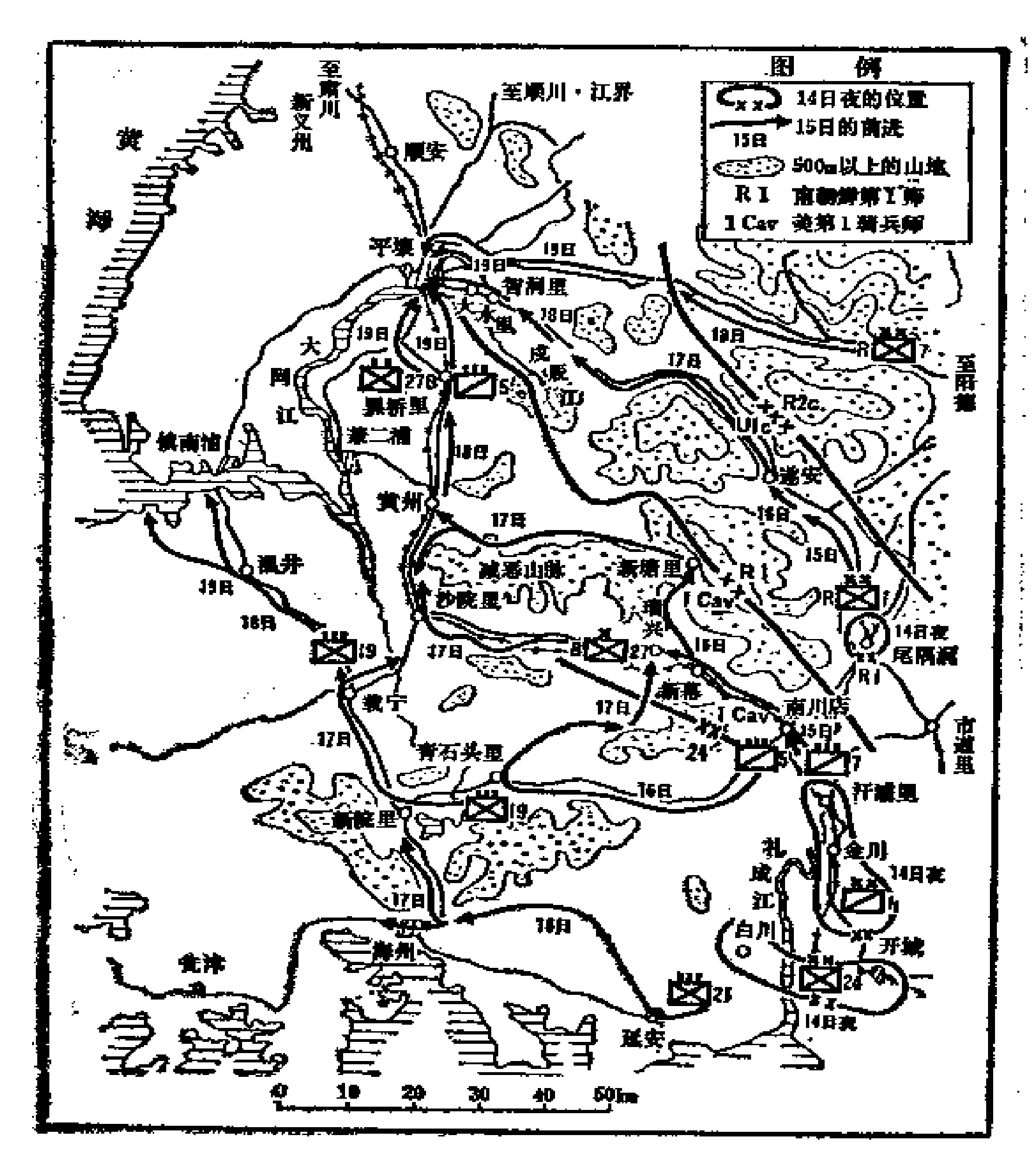


插图8　进攻平壤（950年10月15～19日）

沿中央部的山岳地带北进的南朝鲜第2军，正在向平壤急进：其第8师由平康北进，已到达平壤东北75公里的阳德；第6师经元山西进抵达阳德东侧；第7师已前出到遂安附近。

就是说，美军的2个师和南朝鲜军队的4个师出现了争先恐后的局面，美军的先头刚到达平壤以南48公里的黄州，完全靠徒步追击的南朝鲜第1师就逼近平壤以东15公里处，期待18日突入平壤。而且，在南朝鲜军队的正面只有若干北朝鲜军队采取迟滞行动，并没有强有力的部队。

情报估计 鉴于当前的态势和北朝鲜军队在沙里院附近的溃败状态，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又回到了当初的判断，即："北朝鲜军队对付由南方急追而来的第1军已是全力以赴，似乎已无兵力对付从东面逼近的南朝鲜第2军。北朝鲜军队不会固守平壤。如果固守，只能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或者成为俘虏"。因为沙里院同预期的相反，不仅被轻而易举地夺取，而且明显地削弱了北朝鲜军队的斗志。

但是，第8集团军司令部的情报部估计："如果北朝鲜军队后退到清川江以北另有打算，就需要在某地持久坚守以争取时间，而在到清川江之前只有大同江和平壤这个地形了。他们很可能在这里，即使牺牲与我实际接触的北朝鲜第32和第17这2个师（兵力约8000人），也要坚守平壤，以达到持久的目的"。他们把这一估计报告了总司令部。这个报告，引起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注目。他早就考虑过空降部队的用法，命令空降团16日以后准备随时投入战斗。似乎这又增强了他的自信，他认为："如果北朝鲜军队坚守平壤，用空降部队不仅可以切断它的退路，或许还可以捕捉北朝鲜政府的领导人，带回数千名联合国军的俘虏"。未赶上仁川登陆的第187空降团战斗群（即加强团），9月下旬以来一直

在金浦机场待机，这次算时来运转遇上了战机。

黑桥里　10月18日晨，第1骑兵师以第7骑兵团为前卫向平壤急进。官兵们虽然以疲惫的身躯在泥泞的道路上拖着沉重的步子，但他们的心情却是轻松愉快的。由于指挥下的英军首先突入沙里院，骑兵师得到了突入平壤的荣誉，师的大部分官兵相信这样的传说：“感恩节（11月24日）的正餐可在东京吃。占领平壤是这场战争的目标，所以夺取平壤战争就结束”。

刚一接近黑桥里（平壤以南12公里），就受到122毫米榴弹炮和反坦克炮的集中射击。前卫营发起了进攻；估计约有600人的北朝鲜军队，占领了黑桥里东西的高地线，他们以数辆 T-34 坦克埋在土中构筑的速成火力点为骨干，阵前还设置有密度很大的地雷场。在火力配系和地形上都不允许坦克突入，所以可以预想，这次进攻是困难的。但是，团的作战主任威贝尔上尉根据以往的经验，直感到北朝鲜军队不久就要后退，特意等待团主力进攻。他后来对人说：“经历的斗多了，就能自身感觉到敌人的动静”。这却是常有的事。

但是，北朝鲜军队的抵抗格外强，前卫的进攻一直没有进展。南朝鲜第1师就要突入平壤了，而前卫却一直不前进，师长对此很不满意，15时许到了第一线。当他知道在那里沃尔纳夫代理团长只以前卫营进攻，把团主力闲置不用时，很生气。将军立即指挥团主力迂回，包围敌人的左翼。从第一线回来的威贝尔上尉讲了他的估计，而当时主力已经出发了。

但是，主力机动的路线是减恶山脉中的险路。走了一整夜，到19日日出后才进至敌人的翼侧。而且，北朝鲜军队正象威贝尔上尉预想的那样，已经撤退到平壤。

另一方面，南朝鲜第1师利用17日夜间进至智洞里（平壤以东10公里），在这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阵地由苏联式的据点编成，前面一带为地雷所复盖。师于18日进行了一整天的猛烈攻击，仅仅突破了2公里。北朝鲜军队进行如此激烈的抵抗，据推测可能是由于这里一旦被突破，在美军正面担任迟滞任务的主力的退路就会被切断，可是根据俘虏的说法，是加上了内战这种心理因素。俗话说，兄弟吵架比同他人相争更加激烈；北朝鲜军队好象把南朝鲜师当成了眼中钉。

但是，南朝鲜第1师18日夜仍继续进攻，一个一个地夺取了北朝鲜军队的据点，19日晨终于突破了这里的阵地。

这时即19日晨，第5骑兵团正沿公路向平壤突进。团长给贝尔中尉指挥的F连加强坦克、重机枪、工兵各1个排作为先遣队，他亲自紧跟在其后面前进。

F连击溃在戊辰川的堤防上抵抗的少数敌人，于11时02分突入北朝鲜的首都平壤的南端。北朝鲜军队的抵抗停止了。

平壤　平壤是朝鲜最古老的都市，作为高句丽和高丽的首都而久负盛名。人口约50万人，发展到大同江的两岸。西岸为旧市区，是北朝鲜的中心，东岸是比较新兴的工业区。

大同江是把北朝鲜一分为二的大河，在平壤市内一段，河宽有400～500米，水量丰富，水流很急。在大同江上架设的桥梁，只有连接市中央的大同桥和在市的南郊架设的两座铁路桥。

捷足先登　第5骑兵团团长企图强行通过还保留着的铁路桥和大同桥，以实现捷足先登突入旧市区的目的，但是，就在他要过桥之前，桥在他眼前被爆破了。想叫F连进到羊角岛，又没有船。于是请求侦察机帮助寻找渡河点，他刚要沿河

堤北进时，发现有一支大部队陆续渡河过去，蜂拥进入旧市区。它是就南朝鲜第1师。



插图9　平壤附近素图

三、捷足先登

南朝鲜第1师　19日晨，该师继突破智洞里之后又向平

壤急进，在平壤以东6公里的寺洞里之丘陵地带再次受到阻击。师长把敌人牵制在正面，命令巴顿坦克连从敌人的北翼绕到其背后实施进攻。坦克分队穿过丘陵之间开出的仅有的一点水田，冒着敌人自行火炮的射击突进，碾压敌人的阵地，扫射乱跑的北朝鲜兵。师不失时机地肃清该敌向平壤急进，但道路上到处敷设着地雷，坦克前进很慢。如果慢慢腾腾，就要让骑兵师跑到前面去了。师长叫步兵也帮助排雷，终于通过此处，11时许到达了大同江畔。师对敌情和友军的第一线情况都不清楚，但毫不犹豫地渡过大同江突入平壤旧市区；排除轻微的抵抗，日没前占领了其外城的大半。

另外，从阳德公路西进的南朝鲜第7师第8团抵达平壤北郊，同一天傍晚，占领了位于市北端的金日成大学。

20日，南朝鲜第1师和南朝鲜第7师第8团协同进入市中心，10时许完成肃清残敌的任务 另外，第5骑兵团用前送的攻击舟艇从早晨起开始渡河，但到中午才结束渡河。

平壤的情况　平壤中心构筑着各种工事，好象已要塞化，但是却未进行大的抵抗。北朝鲜军队把火炮和机枪丢弃在阵地上四处逃散了。北朝鲜军队的士气很低，象征着战争的结束。

联合国军关于北朝鲜军队“不死守平壤”的估计是正确的。市内教堂的钟声响起，似乎带有欢迎之意，祝福和平的到来。留下来的平壤市民是友好的，勤快地为联合国兵办事。人们担心的那种疯狂的抵抗和谋略，都未发生。

捷足先登的秘密　捷足先登进入平壤的问题，在南朝鲜第1师和沿公路干线北进的第5骑兵团及沿阳德公路西进的南朝鲜第7师的先遣队之间展开了竞赛，由于南朝鲜第1师发现了大同江的徒涉点，取得了最后的荣誉。

第5骑兵团团长眼睁睁地被抢了先，正因为在进攻金川时，在北隅也是他硬抢先通过的，所以感到格外遗憾。后来他问南朝鲜第1师师长："你是怎么样发现那个徒涉点的？"师长微笑着回答："我是平壤出生的，从孩子的时候就知道。那个徒涉场是我常玩水的地方"。另外，在该师长向平壤勇猛进军的背后，还有这样一段秘话：他的亲姐姐住在平壤，等待他救出去。

平壤的警备　第8集团军曾命令第1骑兵师担任平壤的警备任务，但是，市内禁止驻扎战斗部队，所以只允许事先编成的印第安支队①进驻市内，负责收集情报资料及保护设施。战斗部队驻扎在城市，往往情报资料散失，设施荒废，不幸事件发生，这是自古以来的恶习。

平壤意外地留下了大量贵重的资料。这些资料大部分送交东京，进行了周密而科学的审查。这一点说明北朝鲜政府一直留到很晚，才慌忙后退的。

庆祝阅兵式　为了庆祝占领平壤，21日在平壤机场举行了小规模的阅兵式。由远东空军司令官斯特拉特迈耶和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等，陪同麦克阿瑟将军检阅部队。受阅部队是，作为美军部队捷足先登进入平壤的第5骑兵团F连。

麦克阿瑟将军站在由于连续不断的追击而胡须丛生的、由约200名官兵组成的部队面前，致贺词后说："从今天起96天前，和该连一起登陆到朝鲜的，请向前一步走"。

---

① 印第安支队是由以印第安人的头形作为队徽的美第2师编成的，以情报部长福斯特中校为支队长，由情报收集队、一个步兵连及坦克、工兵、自行高射炮等各一个排组成。

到前面来的只有5人。而且其中3人，脸部和手脚缠着渗出血迹的绷带。

四、麦克阿瑟线向北推进

麦克阿瑟将军根据9月27日华盛顿的训令，把非南朝鲜军队的北进界限规定在定州——宁远——咸兴一线（称为麦克阿瑟线）。在9月17日眼看就要攻占平壤的时候，他又开始感到这条控制线有重新研究的必要。因为，平壤与预料的相反，轻而易举地攻占了，但是，北朝鲜军队的抵抵却格外顽强，他担心仅仅以南朝鲜军队究竟能不能到达鸭绿江；既定的线，虽然包含了摧毁北朝鲜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和击破北朝鲜军队主力所必要的地域，但是仍感到还不够充分。另外据说，在鸭绿江这条国境线的前面，叫斗志昂扬的部队停止前进，心理上和统率上的影响也是个问题。

经慎重研究之后，决定了新麦克阿瑟线，于10月19日，作为联合国军作战命令第4号发布。这条线是宣川——古仁洞——坪员——丰山——城津相连之线，与原来的线相比，西端向北推进了30公里，中央100公里，东端160公里，大体是在鸭绿江以南60公里与其相平行的一条线。而且，它是在华盛顿的训令的范围之内。

第三节　对肃川、顺川的空降突击

（参照插图10）

第187空降团既没有赶上仁川登陆，也没有赶上攻占汉城，9月末以来一直担任金浦机场的警备任务。在攻占平壤这个可能成为最后决战的时机，决定使用它。

一、空降作战计划

作战目的　最初曾考虑直接使用于攻占平壤，特别是为地面追击部队渡大同江创造方便条件。因为判断北朝鲜军队死守平壤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将其作战目的规定为："切断北朝鲜政府首脑和北朝鲜军队主力的退路，同时，救出拘留在平壤附近的许多联合国军俘虏"。这种用法，在空降作战史上是第一次。根据这个作战目的，选择了空降地域和空降时机。

空降地域的选定　从平壤通往中国东北地区的主要通路有：自平壤向西北延伸的京义线和向东北通往满浦镇的平满线，以及沿这两条铁路线的公路。前者经平壤西北45公里的肃川盆地，在新安州（肃川北22公里）渡清川江。后者经大同江畔开阔的顺川盆地（平壤东北45公里、肃川东30公里）北进，从院里（顺川北37公里）沿清川江河谷向东北至大军基地的江界。

很显然，北朝鲜政府和北朝鲜军队主力都要沿这两条主要交通线后退。因此，空降地域必须选在能同时切断这两条退路的地域。

首先着眼于平壤的北郊。在这里一点可以切断两条退路。但是，这里离平壤太近。在这里切断退路，就必须在北朝鲜军队从平壤撤退之前进行。那样，平壤将会留下相当数量的兵力，同时渡大同江的情况也难以预测，在此种情况下，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但是，如果仅考虑切实可靠，平壤又可能成为一座空城而徒劳无功。所以看来，最好的地点是清川江渡河点。如果在新安州和院里附近空降，既便于捕捉北朝鲜军队主力，也便于营救俘虏，搞得好还可能捕获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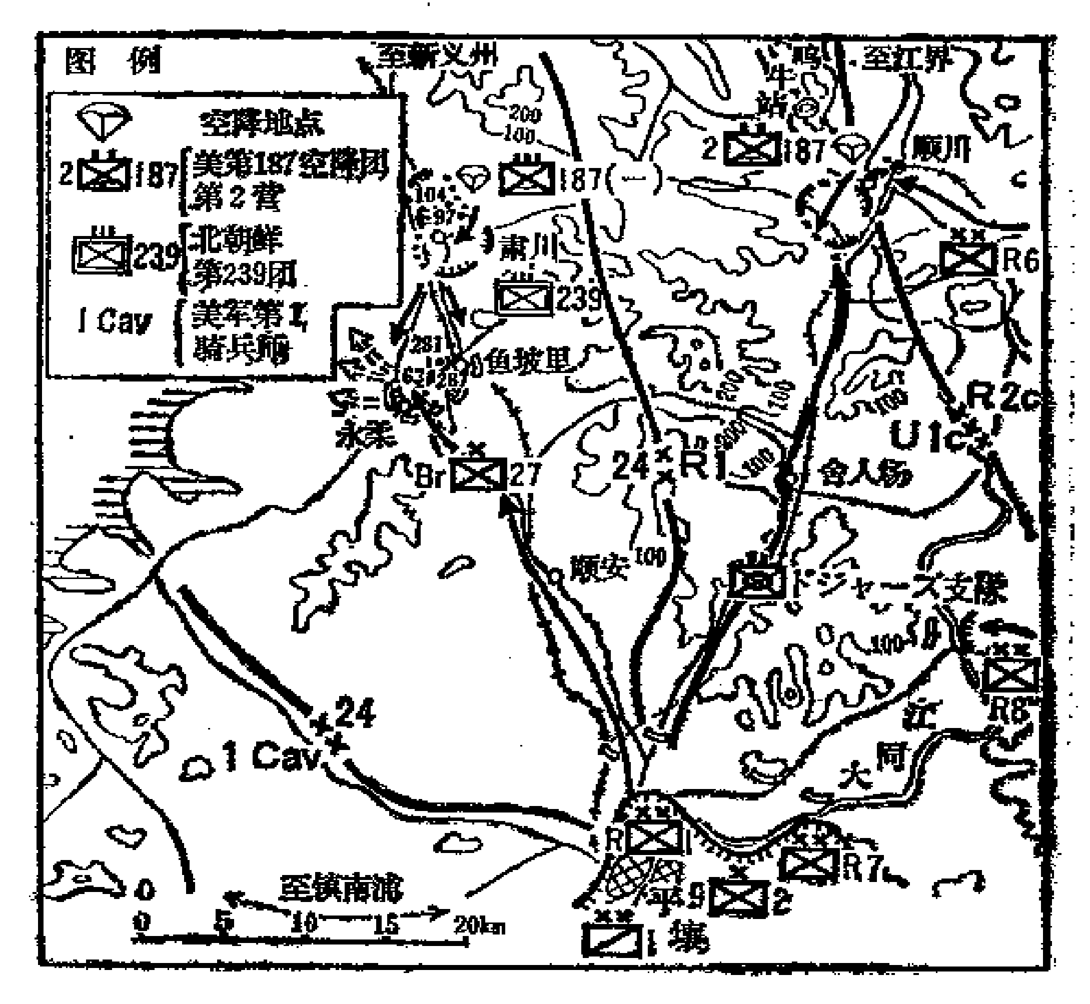


插图10第187空降团在肃川、顺天空降

北朝鲜政府的首脑。但是，新安州距离平壤70公里，院里距平壤80公里，两者也相距30公里。如果不计算空降的日期，即与地面进击的第8集团军会合的时机，由于没有适于占领空降场的地形，就很可能被北逃的北朝鲜军队击破，落个鸡飞蛋打的结局。可是，地面进击部队有渡大同江的问题，很难计算，再加上第8集团军的后勤供应线延长常常出现车辆的油料供应不足，所以，第8集团军占领平壤后很可能无法继续北上。果然如此的话，空降点还是稍微近一点

好。

决定下来的空降地域是在上述两个方案的中间。其作战方案，规定如下。

空降团的主力在肃川空降，以一部在顺川空降，分别独立切断敌人退路。空降日期力求早些，预定为突入平壤以前，但要根据天候和敌情而定。与地面部队的会合，预定为2～3天以后。

空降日期的决定 第187团已做好准备，16日以后随时都可以出击。随着第8集团军迫近平壤，空降的日期在逐渐接近。

空降的越早捕捉到敌人的可能性就越大，但与此成正比，危险性也越大。战史告诉人们，在空降后3天以内，如果不能会合，大都要苦战或者遭受毁灭性的损失。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空降部队，空降时由于难以预料的原因，意外地分散到广大地域，纵然在短时间内完成重新编组，由于空降部队缺乏坦克、远战火力和机动能力，又要依靠不可靠的空中的补给，所以仍存在着缺乏反坦克和长期战斗能力的根本弱点。

为了解决期望的效果和安全的矛盾，空降日期曾决定过两次，变更过两次。

最初的空降日期，好象预定在攻占沙里院的17日。当时，还看不出北朝鲜军队死守平壤的打算，又查明大部队在北上，所以认为是有利时机。但由于北朝鲜军队在平壤南部的抵抗意外的顽强，天气又阴晴不定，便延期了。

第二次似乎是预定在突入平壤的19日。由于大同江的桥全部被炸塌，从东面急进的南朝鲜第6师来晚了，天气仍然阴晴不定，为慎重起见等等看。

但是，19日夜，渡大同江的目标已明确，气象组也预报天气好转，便定为："明20日，转晴"。如果再晚了，捕捉北朝鲜军队就没有指望了。

同时，美第1军军长命令向新麦克阿瑟线追击，在命令第24师（配属英第27旅）向肃川突进的同时，命令多杰斯支队（1个坦克连和1个骑兵营）负责同顺川的空降部队会合。另外，南朝鲜第2军军长刘载兴将军也下令第6师向顺川突进。

二、奇袭性空降

出击　第187空降团战斗群于20日2时30分起床开始搭乘，等待着大雨转晴。

运输机群由113架C—119和C—47型运输机组成。C-119是双体新型机，可坐武装士兵46人，并能空投105毫米榴弹炮。

将近中午，好容易云间露出蓝天。而且当时得到情报说："昨夜，美国俘虏已用列车从平壤转移，拂晓列车停在肃川南侧的隧道里"，他们认为再不能错过这个空降时机了。

第1批空降部队（由第1营、团部、团部连、工兵和卫生队组成，人员共计2800人，装备品等74吨）在团长指挥下，中午，从金浦机场起飞。运输机群在汉江的河口上空集结以后沿西海岸北进，接近肃川盆地。先行的战斗轰炸机对盆地和四周的丘陵进行了扫射和轰炸。

团长最先跳伞。没有担心的高射炮射击，只受到零星的步枪射击，敌火力未造成伤亡，因着地时的冲击有25人负伤。但是，有一组偏离预定空降地域2.5公里，降落到东面

北朝鲜军队的正上方，降落中遭到火力袭击，有1人死亡。

接着，空投了吉普、90毫米反坦克炮等重型装备和弹药等。实战中空投105毫米榴弹炮，这还是第一次。空投了7门火炮和1125发炮弹，不能使用的只不过一门火炮和10%的弹药。特别是弹药，很担心它自爆，幸好空投地域是松软的旱地，所以1发也没有爆炸。

第一营排除轻微的抵抗，占领了肃川东面的97高地和北侧的104高地。接着，第2波次空降的第3营击溃小股敌人占领肃川以南3公里的丘陵，切断了铁路和公路。

第2营（2个连基干）作为第2批空降部队于14时20分在顺川西南3公里处空降。未遇到任何抵抗。该营在日没前确保顺川，切断了铁路和公路。

然后在数小时之内，空降了约4000名兵员，空投了12门105毫米榴弹炮、39辆吉普、38辆1/4吨牵引车、4门90毫米高射炮和约600吨弹药、汽油等。

奇袭成功了，空降场建立起来了。问题是能有多少敌人进入这张网。

70岁高龄的麦克阿瑟将军，在远东空军司令、作战部长和民政局长等的陪同下，亲自视察了这次奇袭性的空降。下午，在平壤机场会见了记者，他自我称赞说："我们出敌不意地进行了空降作战。估计北朝鲜军队全部兵力的大约一半即3万人，已被包围在平壤的第1骑兵师、南朝鲜第1师等地面部队和第187空降团之间了。敌人可选择的道路，只有全部毁灭或投降。这次行动，堪称为高超的艺术，敌人已陷入圈套了"。

第二天即21日，麦克阿瑟将军返回东京，对这次空降作战再次作了说明之后，又谈了他的预见："战争决定性的结

局即将到来”。他似乎深信这次作战的成功。

现实　但是，面向北和东占领肃川空降场的第1营，下午侦察肃川以北地区时发现，强有力的北朝鲜军队已封锁了通往新安州的道路，好像是北朝鲜军队的主力早已后退到清川江以北。事实上，根据日后的调查，与麦克阿瑟将军的判断相反，当时北朝鲜军队的主力已经后退到清川江北岸，进入圈套的只不过是在永柔（肃川以南10公里）掩护主力后退的1个团。

另据平壤市民提供的情报资料，“北朝鲜政府的首脑已于10月12日乘火车前往江界”。

12日，就是金川战斗正酣的时候。

另外，也未能营救俘虏。美国和南朝鲜军队的数千名俘虏，已经转移到北方。

三、会　合

永柔的战斗　当夜，第3营等待据说隐藏在永柔隧道中的护送俘虏的列车北上，结果，不用说列车，连一名北朝鲜兵也没有来。于是，团长在21日拂晓便命令I连沿铁路、第3营主力沿公路南下。

营发现在永柔北侧高地和渔波里的高地上各有1个营的敌人，立即发起了进攻。但是，I连遭到激烈的反击伤亡90人陷入了苦战。营主力虽在激战之后夺取了163高地，但要坚守它却要付出最大的努力。勇敢的空降部队，对物质战斗力的不足也是无可奈何的。

综合俘虏的供词得知：这部分敌人是最后从平壤撤退的北朝鲜第239团，有兵员2500人。其任务是进行迟滞行动直至清川江，19日夜以来在永柔北侧高地带（在平壤至清川江

之间，只有这里适合于防御），朝南占领了阵地。由于前一天发现在肃川附近有空降部队实施大规模空降，即完成撤退准备等待后退命令，但在命令到来之前就受到来自北方的进攻。北朝鲜军队没有想到美军会从空降场出击。

另一方面，美第24师师长指挥下的英第27旅，受领了与肃川空降场的部队会合的任务后，21日中午时分渡过大同江，以旅长为先头沿京义干线急进。

旅长听说在至肃川的45公里的途中，有相当数量的北朝鲜军队，因而认为这次行动是敌中突破，并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但是并没有北朝鲜兵。英国旅一股作气突进34公里，傍晚到达永柔南侧时，得知前面有一支强有力的北朝鲜军队占领了阵地。是夜间进攻？还是翌日拂晓发起进攻？旅长犹豫不决。但考虑到，既没有空降场遭受进攻的情报，也不见前面的敌人有什么举动，不必如此着急，便准备翌日拂晓发起进攻。旅没有接到空降部队出击的通报。

即将腹背受到进攻的北朝鲜第239团，当夜企图向北突围，先以小部队对空降部队进行骚扰之后又两次发起进攻。163高地上的K连子弹打光后被击退，接着在22日拂晓营部和L连也被包围了。北朝鲜军队虽然突入空降部队占领的口袋形阵地中间，受到了巨大损失，但其斗志丝毫不见衰退，进攻仍然很猛烈。空降团团长向第8集团军告急。

另一方面，在永柔南侧准备翌日拂晓进攻的英国旅，从半夜到黎明听到北方有断续的激烈枪炮声，但没有想到空降部队会飞出空降场，所以认为是敌人之间发生误会交火。就在这个时候，收到了告知空降部队在苦战的紧急通知。

拂晓发起进攻的英国旅，首先以阿吉尔营占领永柔，随即命令澳大利亚营超越过去。这时，英国旅旅长为避免与空

降部队误会相击，禁止本部队射击。旅和空降部队只相隔数百米的距离，因而认为受到夹击的北朝鲜军队可能会四处逃散。

尖兵连连长登内斯上尉搭乘在坦克上刚要开始北进，马上受到来自果树园里的射击。上尉从坦克上滚落下来，就势突入果树园里。美公开史料中写道：

"个子高高的红毛的澳大利亚人，直接闯入了敌人的堑壕。当他从堑壕里出来时，满手是伤，鲜血淋淋，军服从上到下被撕成了条，但在敌人的堑壕里死了8名北朝鲜兵"。这位上尉讲："因为禁止射击，所以除用刺刀突击外别无办法"。

从这时起开始了混战。澳大利亚营已经突入北朝鲜军队后卫阵地的正中间了。北朝鲜军队用迫击炮和机枪胡乱射击，禁止射击的澳大利亚营只用刺刀和步枪还击，到处都在反复突击。一会，突然后面受到射击。回头一看，只有水田中散放着的一些草堆。认为可能是后方部队的误射，可是草堆又时时吐火，每次都有人负伤。把草堆踢倒一看，其中隐藏着年轻的北朝鲜兵。

这种短兵相接的战斗持续了约3个小时，11时许，两支部队会合了。英军歼灭北朝鲜兵约270人，俘虏约200人。但该营只有7人负伤。据说，这是士气和训练造成的差别。空降队在这场战斗中也歼灭北朝鲜兵805人，俘虏681人。

顺川　在顺川未发生任何战斗。经成川急进的南朝鲜第6师21日晨与空降部队会合，由平壤急进的多杰斯支队也于当天9时进入顺川空降场。进攻顺川的战果，只是营救出5名美国俘虏，所以可以说，顺川空降是徒劳无功的。

战果　空降团完成任务后，于23日返回平壤。该团所受的损失为：着地时扭伤等共46人，战斗伤亡65人。战果：同

英军合作共抓到俘虏3818人。

四、黄昏之死

21日中午时分，第1骑兵师师长一行刚到达顺川，一个北朝鲜人报告说："鸣牛站（顺川以西8公里）的隧道中，有200名美国俘虏被枪杀了"。

副师长同南朝鲜第6师的情报部长一起去查明情况是否属实。隧道中躺着7具尸体，不知道是饿死的还是病死的。这时，从草丛里爬出来了1名美国兵，是卫生兵约翰。据说，他是装死免于此难的。

不一会，共有9名美国兵从草丛里和小丘上爬了出来。综合生存者的话得知："17日夜，约300名俘虏分乘两列火车从平壤出发，线路因美空军轰炸而遭到破坏，所以只能象蜗牛爬行。列车上有370名警卫担任乘警。车上几乎每天有五六人因赤痢、饥饿或暴力死亡。少数人企图跳车逃跑，情况如何不得而知。"

"20日下午开始空降作战时，第2列火车待避在这个隧道里。傍晚开饭时，约100名俘虏下车等待发食品，一群警卫突然用机枪射击。俘虏死了大半"。

共发现66具尸体，救出23人。尸体已于当天从平壤空运到小仓的尸体收容所清洗，不久送还本国。

第七章　预期结束战争

判断力，在上帝赋予的能力之中是最高的能力；而先入观念和愿望，则会使你的智慧黯然失色。

——温尔顿·丘吉尔

第一节　结束战争的准备

麦克阿瑟将军在1月15日的威克岛会谈中，知道了总统和国防部关于战后处理的想法以后，便在指挥部向鸭绿江实施最后追击的同时，逐次完成了转为战后态势的准备。主要内容包括：联合国军的转用准备，美军师的改编及随之而来的南朝鲜军队的扩充和后勤的调整与充实。

一、转移准备

当时，《纽约时报》的社论写道："只要在中朝边境不发生意外事件，这场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这是美国朝野各界的一般看法。

国防部和远东战区总司令部考虑，首先把第2师转用到欧洲或本国，然后随着情况的安定，把第1骑兵师和第10军抽出，最后让第1军的2个师驻留在朝鲜，如果没有必要了，这2个师也撤走。而且是从全世界的角度考虑要变换兵力的配置。因为当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尚未建立起来，越

南风云突变，日本的永久性安全问题也必须考虑，这对美国来说，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战略转变和重新武装日本。

因此，国防部决定，8月以后停止以每月1万～1.5万人的比例向朝鲜空运补充人员，而仅限补充缺额。

开始进行结束战争的具体准备，给第一线官兵带来了微妙的影响，第9军和担任平壤警备的第1骑兵师，尽管没有命令，内部却开始做回国的准备。在骑兵师中，说"11月24日在东京过感恩节"的风声传的活灵活现；大部分官兵都想象自己挥动着象征喜庆的黄色围巾，在皇宫前广场游行的情景；性急的部队中，甚至开始交回装备品。有位负责福利的军官，为便于大家购置圣诞节礼物，还分发了日本银座的物价表。

特别是预想首先回国的第2师、已往仁川派遣设营队，着手进行乘船准备。（由于情况突变，这个师直到1970年为止还驻扎在南朝鲜）

当时，根据6月27日的联合国决议，外国军队陆续到达了釜山。其顺序如下：

10月3日	泰国营的先遣队
10月7日	泰国营主力
10月12日	土耳其旅先遣队
10月18日	土耳其旅主力（5190人）
10月24日	荷兰营
	英第29旅先遣队
	加拿大旅先遣队（345人）
10月末	加拿大营

另外，在加拿大还编成了由约1万人组成的志愿兵部队，正准备往朝鲜输送。但是，由于考虑到不必要进一步增

援，所以就停止输送主力了。

二、改编与扩充

如果联合国军从朝鲜撤退，那么同苏联及中国军队接触的就只有南朝鲜军队了，因而就有必要增强南朝鲜军队。当时的美军师为了及时补充缺额将许多南朝鲜兵编入部队，但是由于人种、思想、训练、经验的不同很难办。美军的指挥官很希望编成只有美国人的部队。因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解除美军编制中的南朝鲜兵，用这些兵员新建立南朝鲜师。

10月25日，新建立南朝鲜第9师（第28、29、30团）归南朝鲜第3军指挥；11月7日在汉城又编成了第2师（第17、31、33团）。这样，南朝鲜军队总计已有10个师。

三、后勤的调整与充实

调整　第8集团军于10月22日着手调整后勤，首先提出了变更弹药船的目的港。因为考虑到在南朝鲜已经有必要数量的物资储备。总司令部已把在太平洋向西航行的6艘弹药船的目的港改为日本和夏威夷；指令在东太平洋航行的船返回本国；全部取消了向本国提出的弹药申请。而且，停止了除粮食与被服以外的补给品的运输。

充实　第一线所需要的补给品，在釜山和仁川堆积如山，但从清川江畔向北进中的第一线兵团运输却极端困难。

10月末，第24师进至大宁江畔，而其铁路末端还依然在328公里以南的永登浦。因此，从9月至11月，第8集团军76%的运输队都要昼夜不停地努力向第一线运输。无论如何，他们要在泥泞不堪的道路上行驶300公里之多，所以这项运输工作是很不容易的。随着第一线部队的顺利北进，补

给品的运输更加困难，最后单靠集团军的运输营已无法供应，所以第8集团军必须抽出第9军的载重汽车使用。因此，第2、第25师用320辆汽车编成临时运输队，命名为“赤球快车”，负责由永登浦向清川江畔运输补给品。这样，两个师则失去了机动能力，也影响了扫荡。

即使如此，仍不能对第1军圆满地进行补给。如果能使用平壤的外港镇南浦，补给状况可以得到根本的改善，但由于扫雷艇全部都在元山湾扫雷，所以没有工夫对镇南浦扫雷。元山登陆，在所有方面都妨碍了第8集团军在北朝鲜的作战。

美第1军为了准备冬天的到来，不仅要补给车辆用的油料，而且取暖用的燃料和防寒被服的需要也告急，却没有载重汽车去运输。现有的载重汽车只能运送现在作战所需要的军需品。于是总司令部全力解决载重汽车的补给问题，这回司机又不足了。因此又从第9军抽调了司机，致使第9军有时完全无法行动。还有的时候，第1军为了珍惜空车返回永浦里装运补给品的时间，把司机空运到釜山，让他们驾驶满载补给品的新车，送往北方约640公里的第一线。

这样，第8集团军的补给就全面依靠汽车了。随着运输距离的延长，载重汽车的故障也增加，因而如果中断了修理零部件的补给，第8集团军的补给就停止了。因此，零部件的交换方式和库存管理就成了问题。

空运 刚一占领平壤机场，就开始了从芦屋和金浦的空运，不久已达到每天1000吨的补给量。而且，10月31日开始向新安州机场空运。空运的大部分品目是弹药，10月28日从金浦向平壤实际空运了1037吨，但这只不过是所需量的一部分。冬季来临，气象变化急剧，空运也常常中断。

第1军的后勤　10月下旬，第1军越过清川江时，其补给点还在永登浦，依靠在250公里泥泞路上行驶的汽车运输和一直为天候不顺而伤脑筋的空运，才勉强得以维持。幸好没有大的抵抗还算过得去，但很明显，如果突然发生大规模激战，就会立即感到补给的困难了。

但是，没有人担心这件事。因为大家都认为，战争就要结束了。

第二节　总追击

从平壤附近到鸭绿江，最多不过约120公里，但其间有清川江这样的障碍。

联合国军情报部当初估计，失去平壤的北朝鲜军队下一条抵抗线可能是清川江；根据空降作战的结果，又改变了估计，认为："北朝鲜军队要继续向新义州地区和江界——满浦镇地区后退。不可能有余力在清川江畔进行抵抵"。

一、清川江畔

清川江　清川江是鸭绿江南面100公里大致与其平行的一条大河，同支流九龙江及从博川附近南流的大宁江一起，造成了北朝鲜有数的河口平原。河口宽6公里，在新安州附近400米，水深达2—3米；从新安州东北12公里同九龙江的汇合点起，上游到处都有徒涉场。桥梁，新安州有铁路桥和公路桥，安州只架设有木桥，可以说是鸭绿江以南剩下的唯一的一条战略要线。

在清川江和鸭绿江之间，有从盖马高原延伸的江南、狄逾岭两大山脉，沿清川江南面的有妙高山脉，都是岩石林立

峰峦叠嶂。江界和满浦镇地区，是密林覆盖的山岳地带，曾是抗日游击队作为据点的天然要塞。北朝鲜政府就是把这个江界作为首都的。

在鸭绿江中游开发的水丰水坝，位于新义州上游60公里处，满满地储存着约100公里的水。这里发出的电力，可满足当时北朝鲜的大部分需要和中国东北地区重工业需要量的30%。

交通网，以清川江平原为起点向鸭绿江成放射状发展，与东海岸相连接的只有从江界通往长津湖的道路。因此，从南面控制清川江者可以控制北朝鲜的西半部；从北面控制清川江者可以直接威胁到平壤。

再次发起追击　第8集团军攻占平壤后，从22日起再次发起了追击。美第1军的目标是新义州——水丰水坝地区，南朝鲜第2军的目标是水丰湖——满浦镇地区。

美第1军认为追击已到最后阶段，便命令骑兵师担任平壤地区的警备，南朝鲜第1师向水丰水坝、第24师向宜川（麦克阿瑟线的西端）追击，以南朝鲜第7师为预备队。并且预定，美第24师一旦夺取宜川，便令南朝鲜第7师向新义州地区追击。

南朝鲜第2军预定命令进至顺川的第6师经熙川向楚山和碧潼、命令进至德川的第8师经熙川向江界——满浦镇地区突进，掘杀北朝鲜政府。

10月22日，各追击队在晚秋的阳光下终日北进，逼近了清川江。战争爆发时是骄阳似火的夏天，而刚刚变得凉爽宜人不久，报告早冬到来的寒气已悄悄来到了士兵们的脚下。

渡过清川江　10月23日，南朝鲜第1师和英第27旅一起到达清川江畔，分别推进到安州和新安州的渡河点，但是，

清川江的桥全都被爆破了。

南朝鲜第1师当夜在安州上游3公里处发现了徒涉点，令一部渡河掩护修复安州的木桥。军属工兵彻夜完成了修复任务，翌日早晨大型汽车就可以通过了。

这一天，南朝鲜第6师沿清川河谷向东北推进，为最先到达鸭绿江而勇猛前进，但在熙川南遭到了北朝鲜军队1个团的伏击。师展开全部兵力加以猛攻，经过激战之后，好容易将其击退而进入熙川，缴获了20辆可以使用的T—34坦克，不过北朝鲜军队的抵抗精神很引人注目。并不是没有不吉之兆，但师还是在熙川留置一部掩护第8师前出，主力马不停蹄地西进赶往北镇。

二、取消限制，向鸭绿江推进

10月24日，即夺回汉城后的第26天，越过三八线后的第14天，联合国军的第一线已从三八线推进到200公里以北的清川江畔。北朝鲜军队似乎继续以一部向新义州地区、主力向江界地区后退。

取消限制　这一天，麦克阿瑟将军亲自下达了总追击命令，他认为这是最后的作战命令。10月17日新规定的麦克阿瑟线宣布废除，命令"各级指挥官，全力以赴向鸭绿江突进"。自攻占平壤以来，虽与敌主力脱离了接触，但是北朝鲜军队在熙川附近的抵抗是值得注目的，同时又查明了在大宁江西岸有强有力的北朝鲜军队，所以，他认为象华盛顿命令规定的那样只允许南朝鲜军队作战是不合理的，同时又没有所担心的中国和苏联介入的征候。这样，麦克阿瑟将军便在自己责任范围内取消了华盛顿的限制。

这显然是无视训令，是超越华盛顿战争指导权限的行

为。国防部长收到报告后，立即要求说明。麦克阿瑟将军回答说："仅仅用南朝鲜军队显然是不能达到国境线的。这一行动，是联合国军为完成所受领的'歼灭北朝鲜军队'的任务，必须采取的军事行动，是符合现在训令的精神的。关于这件事，早已在威克岛取得杜鲁门总统的谅解，你们也都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参谋长以下华盛顿的全部军事首脑都认为，这显然违反训令（麦克阿瑟听证会议事录第97～98页布莱德雷证言），但是并没有要求撤回命令。据推测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认为，在战争已接近尾声的现在，并没有苏联和中国介入的征候，因而即使允许美、英军向国境突进，他们也不会马上介入；二是顾忌到麦克阿瑟的威信。

当时，麦克阿瑟将军的声望还是非同寻常的，尽管由于元山登陆估计错误及空降作战成果不佳而逐渐走下坡路，但是并没有因所谓失败啦，受到重大损失啦等而损伤威信。

而且翌日即25日，第8集团军发出了紧急信说，似乎中国军队已经介入，因此，事态已不允许继续议论麦克阿瑟将军违反训令的问题。

总追击　这样，各军在期待战争结束的时候，受领了麦克阿瑟发出的总追击的命令，便又一次出现了势如破竹竞相北进的情形。这回的目标，是鸭绿江。相信战争再有两三天就要结束的官兵们，心里充满了对幸福的未来的憧憬。北部遍布岩石的山脉挂着雪云，阴沉沉的天空不见晴日，天气似乎要发生某种突变。可是谁也没有对它感到担心。

10月24日，集结在清川江北岸的南朝鲜第1师，取道龙山洞——云山——青山场——青水道向水丰水坝挺进。师长由于应邀出席平壤的庆祝仪式不在部队，无人担心这些，官

兵们士气昂扬，斗志冲天。

左翼的美第24师以英国旅为前卫渡过清川江，准备25日晨发起追击。

从熙川向左拐弯的南朝鲜第6师，沿着狄逾岭山脉的险路艰难地继续西进，24日夜通过温井。其第8师也在向熙川急进。几乎未遇到北朝鲜军队的抵抗。这样，第8集团军便轻而易举地渡过被视为最后障碍的清川江，在其北岸声势浩大地转入最后的追击。

这时，在东海岸，南朝鲜第1军确保元山——咸兴地区，等待美第10军的元山登陆；美第9军（第2、第25师、南朝鲜第11师基干）担任汉城——大田——金泉公路沿线的警备任务。另外，预定专门担任南朝鲜警备任务的南朝鲜第3军（预定由南朝鲜第11师、第5师组成）尚在编成之中。

兵力的分配　这就是说，10月24日，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兵力为，美军6个师和南朝鲜军队8个师，而在下达总追击命令时，有3个美军师和3个南朝鲜师担任治安警备任务，有2个美军师在元山海面和釜山港的船上，所以，实际作战的兵力，只有1个美军师、1个英国旅和5个南朝鲜师。从其兵力的分配比例看，作战部队占35%，警备部队占45%，闲散部队占20%。

第8集团军司令官开始担心第一线兵力逐渐减少的趋势，10月23日向第9军发出了准备命令："最迟于11月10日，你要把你的警备任务交给南朝鲜第3军后北上"。但是，第9军的坦克部队、炮兵部队和大部分车辆都已配属给第1军，司机也被抽调走了，所以该军处于半身瘫痪状态。而且又忙于归建准备工作，看来已毫无战斗精神。

三、北朝鲜军队的反攻准备

关于从平壤陷落到清川江畔的作战情况，北朝鲜公开史料作了极为简要的叙述，对于把从南朝鲜后退的主力部队集中在铁三角地带，准备构成第二战线的问题，及改编军队的组织设立政治部的问题，都讲的比较详细。

这时，正是北朝鲜军队准备与中国军队联合反攻的时期，所以它所采取的措施当然是准备反攻，不过在方法上也反映出北朝鲜军队的一些特征。

着重点是原书编者加的，表示与联合国军方面的资料不同的部分。

完成人民军主力部队的战略性后退
党保证人民军转入反攻的措施

敌军在三八线以北地区、元山和阳德地区遭到我军联合部队顽强的抗击，受到严重的损失。因此，敌人就更疯狂地补充自己的战斗力量。它们慌忙求援于当初向三八线以北开始进攻时，曾作为准备消灭被包围的我军部队而留下的美第9军。同时，还调动第10军通过海路在东海岸的元山港和利原地区登陆。不仅如此，美国又动员了仆从国家，10月17日被动员的英第29旅开赴朝鲜战场，参加了战斗。

……人民军部队……10月19日暂时撤出了平壤。敌军企图截断该地区我军部队的退路，把美第187伞兵团投到肃川和顺川。但是，我军部队不仅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反而有力地打击了敌军，使敌军遭受了莫大的损失。……因而，使还未完全突

破敌人包围圈的人民军主力部队，利用这个时机有效地完成了长途后退。……

主力部队……没有在任何困难面前低头，……积极保存自己的力量和战斗技术器材，从600～700公里敌人纵深部，冲破密密层层的包围网光荣地完成了后退任务。……

其他的联合部队也翻过太白山脉的峻岭，到处进行奇袭，消灭敌人，到达指定地区完成了有组织的后退任务。……这样，使敌人妄想消灭被包围的我军部队的计划遭到彻底的破产。

党采取有效措施，组织人民军主力部队进行后退，从而加强了转向决定性反击战的准备工作。

金日成元帅早在进行后退的最艰苦的时期，就预见到反击战一定到来，而提出了必须形成顽强的敌后第二战线的方针。这是在战略和作战上具有巨大意义的方针。因为当时我们人民军的空军力量还不够强大，机动性还不完善，不能马上同前线的再次进攻配合起来形成强有力的敌后第二战线，所以，预先在敌人后方组织强大的第二战线，是很英明而正确的。我们在敌后形成第二战线的目的在于：争取敌人强占地区的人民，削弱和破坏敌人的机动性，扰乱敌人的后方，分散敌军兵力加以打击，而且配合在前线发动再次进攻，截断敌人的退路，使敌军陷入混乱境地，里应外合实施夹击，以更沉重地打击敌人。

当时的客观条件对我们建立第二战线是有利的。首先，敌人由于我军的顽强抵抗和自己军事战术

上的拙劣，因而敌人丧失了同前线的联系，并未能巩固后方。其次，在战争过程中得到锻炼的我军一些部队，在敌后同人民群众结成血缘关系，受到人民的绝对支持。这些说明了我们完全有可能形成第二战线。

因此，最高司令部便把从洛东江地区后退到铁原地区的几支人民军联合部队组织了第二战线。第二战线人民军联合部队，在江原道、黄海北道、平安南道一带扩大自己的根据地，从10月下旬起积极地开始了活动。

党对从前线后退的所有部队进行整顿，以新的战斗技术器材加强了武装力量，并且组织和领导了迅速组织新师和训练预备部队，以编成新军的工作。党为了加强人民军，在派送更多的党员和干部到人民军去的同时，又培养了许多军事政治干部。

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根据金日成元帅的倡议，为在人民军部队里进一步扩大劳动党的力量、加强对军人的思想政治教育，于1950年10月21日通过了“关于在人民军部队内建立党组织和政治机构制度”的决定。在此以前，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为了进一步加强军队内党的政治工作，使之完全同党中央委员会的意志一致，组织了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把原来的文化部改编为政治部，每个部队都建立了各自的党组织，以往的文化部副部队长制度已为政治副部队长制度所代替。

这是我们党从军事政治方面深刻地分析战争4个月来的经验之后，才采取的一种为进一步加强并

提高人民军部队中党的政治工作和战斗力、战斗技能的一项革命措施。军队内的政治机关和党组织，……在贯彻党的路线、政策和最高司令官的命令，以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军人，提高部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使他们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委员的周围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还保证党员的先锋作用，以模范行动鼓舞非党员军人，使他们在战斗中争取更大的成绩。这样，在组织和动员人民军军人完成战斗任务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由于我们党采取了各种措施，使人民军力量急速得到加强，进行决定性反击战的条件也日益成熟了。

第三节　形势突变

10月25日，第8集团军司令官参加攻占平壤的庆祝仪式时，一边暗示战争就要结束一边对记者团说："一切进展顺利"，但是实际上在这一天上午是一切进展顺利。

一、决定命运的10月25日

英国旅在博川附近渡过大宁江，开始对西岸进攻。在这个方面是一切顺利的。

可是，南朝鲜第1师在通过云山后，就受到了兵力不明的敌人的阻击。不一会，抓到1名俘虏，而他既不懂朝语也不懂日语。他只会说中国话。而且，他顺口说出了惊人的消息，他说："有2万名中国军队已进至云山和熙川以北"。

另外，南朝鲜第6师的1个营从温井西进，转眼之间就被消灭了。第2团主力前往解救，也被击溃，后退到清川河谷。

南朝鲜第3师的1个团由咸兴向长津湖前进，也在水洞被阻止在这个峡谷的入口。各个战场上都抓到几名俘虏，他们都是中国兵。与以往抓到的北朝鲜兵相比，脸面和服装都不一样，也是只会说中国话。在温井抓到的俘虏说："从10月17日就在北边山地里待机"。在长津湖入口抓到的俘虏供认："属于中国第8军的第5团，不久还有4—5千人的中国军队到达"。另外，搜查尸体发现，在上衣里面缝着部队番号和中国人的名字。

这些情报，都作为紧急情况报告给平壤的第8集团军司令部和东京，大部分俘虏也赶紧送往平壤进行科学的审讯。而且证实了是中国兵。但是，联合国军的首脑却无人断定中国军队已经介入。他们认为，这些中国兵是按个人的意志作为志愿兵参战的，估计其数量不过数千人。联合国军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在这个时期中国军队介入的合理的目的和手段。

10月31日，美第24师沿京义线急进，排除敌人的步步抵抗，到达距新义州还有36公里的地点。然而，到这个时候为止，清川江上游河谷的南朝鲜第2军已被歼灭，进至云山的第8骑兵团也遭全歼，第8集团军的右侧背军隅里这个要冲也面临着危险。第8集团军迫切需要调整部署，遂于11月1日命令全军向清川江畔后退，命令第9军加紧北上。

形势突变，战局逆转。但是，联合国军却判断介入的中国兵最多7万人左右，准备11月下旬的圣诞节攻势（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回国）。

二、中国军队的动静

可是，10月下旬作战的中国军队，是林彪将军指挥的第4野战军6个精锐军（18个师约20万人）；11月下旬抗击圣诞节攻势的，是彭德怀将军指挥的第9和第13兵团的9个军（30个师约30万人）。

据后来调查，这些中国军队在10月中旬以前，集结在鸭绿江北岸；在10月9日美第1骑兵师越过三八线3天后的12日开始渡过鸭绿江的。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在威克岛举行会谈，在共同认为"中国军队不可能介入。万一介入，其兵力为5万人左右……"的10月15日，中国军队的主力4个军（12个师）已秘密地渡过了鸭绿江。

中国军队以主力配置在连接龟城——云山——温井——熙川的狄逾岭山系，把1个军配置在长津湖南侧水洞的隘路口，等待联合国军北进。而且，在10月25日中午时分，统一在云山、温井、水洞地区给南朝鲜军队一次打击，接着在清川江上游河谷采取攻势，击破南朝鲜第2军，逼近美第1军的右侧背。

中国军队介入的动机，一般认为，正如周恩来总理10月1日的讲话中所阐明的那样，是由于美军越过了三八线。有人提出：那么如果美军停止在三八线，北朝鲜被南朝鲜军队占领，中国会不会袖手旁观呢？对于这个假定也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但是，中国介入的目的，直到约20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搞清。当然，人们都在纷纷进行推测和估计。由于中国政府还没有公布它的真实目的，对中国参战有重大影响的苏联政

府也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所以仍然不得而知。在越南战争达到最高潮的1967年至1968年人们议论中国介入越南战争的可能性时，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议论。但是，无论怎样猜测，不明白的问题还是不明白。因此，美国为了不给中国以介入的动机，都是在华盛顿决定轰炸的目标，并且注意着中国要人的一言一行来指导越南战争。如果判明了中国介入朝鲜的真正目的，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指导上也许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

关于这些中国军队介入的实际情况，在下卷《中国军队发动攻势，联合国军再次反攻》中将详细论述。